

叢書集成三編

三九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

# 叢書集成三編 第五九冊目錄

文學類

## 文別集——清

邵亭雜文燹餘錄一卷	清	莫友芝編	獨山莫氏	中	圖	〇五九	〇〇一	
影山草堂雜文一卷	清	莫友芝編	獨山莫氏	中	圖	〇五九	〇九五	
養知書屋文集廿八卷	清	郭嵩燾著	養知書屋	大	台	〇五九	一五九	
訖庵遺稿一卷（五周先生集之三）	清	周悅修撰	冒氏	大	台	〇五九	五四七	
面城樓集鈔四卷	清	曾釗撰	啓秀山房	中	研	所	〇五九	五五五
陔南池館遺集二卷	清	喬重禧撰	春暉堂				〇五九	六三一



邵亭雜文燹餘錄

本書承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邵亭雜文彙餘錄

咸豐甲寅八月命門人輩搜家從篋尚有別稿者錄為此冊略具十之二三以待改正云爾乙卯人日題





字說

胡長新字說



黎平胡子長新問字於余，余字之曰子何，而為之說曰：說文：新，取木也。从斤，柔聲。何，僮也。从人，可聲。後人加艸作薪，依荷

者，別俗字也。旬師注曰：大木曰薪，委人注曰：麤者曰薪，麤大必待于析，故月令注曰：大者可析，謂之薪。新蓋从斤，木，辛，辛

亦聲，言析木之辛勤也。此新之本義也。自木始析之為新，因假新為凡始基之義。廣雅釋言曰：新，初也。詩采芣曰：于彼新

田傳及爾雅並云：二歲曰新田。淮南齊俗訓曰：而刀如新，割刃注云：新，剗始製也。是也。又假為更

故之義。穀梁定九年傳曰：言新有舊也。又莊二十九年傳曰：其言新有故也。詩新臺馬注曰：修舊曰新。公羊莊二十九年

傳注曰：總故曰新。左氏莊二十九年經注曰：言新者皆以物不可用更造之，是也。物之始必鮮好，故新又為鮮好之稱。

天元務曰：新鮮自來珍。注云：新鮮清潔之貌。物鮮好亦由揆擇故。是也。新又為揆擇之稱。內則曰

東曰：新之。注云：新擇治之名也。是也。皆義之引伸假借也。借義行而本義字皆加艸，失其指矣。何本訓僮，齊語章注則

云：背曰負，肩曰僮，任也。何揭也。其實以肩以手以背以首，皆得云僮。何故詩元鳥傳曰：何任也。箋云：謂當擔負，易火畜

虞注曰：何當也。詩候人無羊傳並云：何揭也。廣雅釋詁亦曰：何服任也。又曰：何揭，擔也。蓋凡僮舉物謂之

何僮舉事亦謂之何。僮舉物者無羊之何，業何，筮候人之何，戈與袂國語之負任，僮何外如論語荷蕢者，僮皇，謂並云荷

謂之舉，牛注云：今荆楚人呼牽牛星為擔鼓，擔者荷也。是也。僮舉事者詩商頌百禛是何，何天之休，何天之龍，易大畜何

天之備外，如左氏昭三年傳：猶荷其祿。注云：何任也。文選東京賦：荷天下之重任。薛注云：荷負也。是也。經與何荷互見。釋

一  
乃  
其  
其  
其

自關而西靡右以往謂之質是亦猶莊子法區戰國秦策之擔囊管子之法之權軍皆修之別云爾今但以何  
 為誰何字或為呵責字皆聲假非本義又以擔何字音胡可切餘義音胡歌切皆後世音古音因平上不分也何从可  
 訓何何者骨間肉何箸擔何用力必于骨肉也何者或抱保之或揭舉之故又訓任訓揭揭高舉也任保也擔當聲  
 故又訓當今人謂能舉事曰擔當猶言能負何也左氏昭七年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何注云荷擔也以微薄喻貴  
 重析薪負何微薄也而凡貴重無不可喻也故夫新猶善也散新之而生也猶善之散而寄也既新之善之猶無異于散  
 而生散而寄也亦莫貴乎新之善之也是誠在乎何之者也中庸曰擇善而執固之又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  
 固執服膺乃所以為何也大語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冒堂矧冒構厥父舊厥子乃弗冒播矧冒獲作室底法舊  
 也者亦析薪之謂也堂構播獲之冒也者亦負何之謂也子之先邊功在旃常明經甲第世德照鄉里也子之新也子之  
 恭發舉奉懇懇款款懼隕令名者子之何也夫人藐然處天地之中自飲食作息以極于天下古今皆新也自博學審問  
 以至於美大聖神昏何也狀難者自畫遷歧者致迷也既進者易怠驚大者無歸也無管其途無絕其原然收錄累細大  
 不捐勿忘勿助必有事焉骨鏤心刻豈惟仔肩篤實光輝浩乎沛然是之謂能何乃無負乎新之傳也吾子勉旃

鄭知同字說

鄭君子尹有子曰知同當冠命余擬志余曰其以伯志鄭君曰善昔吾之舉斯子也念吾家司農君集漢儒之大成通內



外學論著百餘萬言、經傳洽孰、稱純儒也、極二千年學者、孳索猶不能盡知、矧渺渺末裔、益何敢望其知、而又不敢竟聽其罔知也、則且欲稍稍知手、文似司農之侍中、以進求於司農、或不終於一無所知、故命之以知同也、侍中作述無他見、惟鄭隋志載鄭志十一卷、謂侍中撰雖令散佚之餘、後儒時時藉以取證、固鄭學之羽翼、欲稍知吾侍中、殆舍是末由也、吾子之字之也、其亦有取爾矣乎、余曰、以子之說證志之字、當矣、而余固非此謂也、謂夫聖人之於民也、非有駢首倍腹、枝肱騰趺也、故聖凡絕官骸同也、古今殊倫物同也、同官骸而曠焉靡所屬也、同倫物而昧焉靡所理也、是坐於不知也、然而平旦之氣、罔克之念、盡人而有也、又非果無知也、是坐於不志也、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欲夫人之知之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欲夫人之知而志之也、故夫志也者、德業之本也、若登山不至、崇華之顛、不足以言崇也、若積水不極、河海之量、不足以言容也、志以帥氣、氣以策功、毋見小以苟利、毋局近以自封、夫何官骸倫物之猶虛器、而古今凡聖之不可同也哉、鄭君又曰、善、因兩存其說、道光己酉三月、



墓誌銘 墓表 墓碣文

清故文林郎河南扶溝縣知縣降改貴州遵義縣訓導胡君墓誌銘



遐思胡君既寔八年其子長新書來曰先人歸葬也遽未有銘願得子文補諸寯嗚呼君烏可以無銘余於君家兩世好尤有所不能已於言因宣千里來請也君諱秉鈞一字統政號理軒嘉慶乙丑進士兩知河南扶溝縣有仁聲坐某事降二級改訓導貴州遵義縣卒官有傳在府志歲貢生其仁者曾祖考也妣孺人鍾歲貢生銅仁縣訓導諱世範贈文林郎者祖考也妣孺人鍾增廣生贈文林郎諱濬者考也妣孺人郭上世自金谿徙桐柏至庸明初以征白岩塘功永樂四年授湖廣五開衛指揮使襲六世國朝雍正五年改衛置開泰縣隸貴州黎平府遂世爲開泰人君之來遵義先子爲府教授喜而曰吾道不孤矣相與反剗僞以造士士罔不就陶緝緝以雅唯時縣者舊復有若青圃李春堂蘊堂兩杜搖光劉翰圃林諸君或初返林下或未係軒冕兼一二齒德衣文主賓文酒於健山溫水間鬢髯奇蒼古道照映望若者英中人而猶以謂能常然不甚豔異獨至今日雖遵人士莫不緬想慨歎於一時之極盛不可復也君故同年先子戊午鄉舉又同官舍相接兩家子弟亦晨夕過無間記余始入學卽願坐不好科舉業大媿於時唯君數數奇譽於先子已且縱長新相從讀六書故訓詩古文辭以爲樂君之沒五君三數逸者者並先後其間先子積不歡亦衰病以逝苦幽以來世

愈齟齬。余所為馳念往昔。瞬息未十年。老成彫摧。知己淪喪。撫重憂之餘生。咎責滿天地。長新輩。塵厓同志。又各天涯。絳鹽米索。居閉門。藟馬蓬蒿。無所告語。尤可哀已。君生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年七十。卒以道光十六年正月廿五日。某月某日。歸附縣南五里胡家坪。配孺人邵側室。六子。長發。長庚。並廩膳生。長清。增廣。生長。祿。早卒。長華。附學生。亦先卒。長新。廩膳生。三女。長塔。廩膳生。薛永芳。次塔。徐長善。次在室。君居恒。訥訥若無所短。長人皆目為長者。每酒酣以往。抗論古今事。老吏斷獄無過也。小試平刀。受擠不校。投老橫官。以自隱。豈非其中有得。雖深者耶。三歲而孤。力貧。助兄以養母。晚得封。以予兄。鄉之人時時稱之。為文章淳實。爾雅不屑屑。時俗優劣。如其為人云。銘曰。道美有伸。亦美有屯。唯有述於人。庶幾不泯。

皇清敕授文林郎陝西洛川縣知縣夏公墓志銘

咸豐壬子春。自遵義走高規會姑外氏葬。於是外舅夏公年八十五矣。語友芝曰。余知石泉。適歲豐。蜀黍斗錢二百。而上兩歲南山州縣水旱災。斗錢千七八百。民間舊貸債者。唯計穀加五息。而貸者必計錢。至於訟以百數。余思貸穀償穀。常也。而貴賤幾十倍。必以錢。則償者罄所入不足供。因情喻貸者。令償者歲倍其母。再歲再倍。償者不聽。執之未決。旬百訟皆解。而紫陽隣縣方以民間貸穀不得過加三稟。上游請通行。余獨不奉。且以鄉調停償荒歲法稟復。而他縣上控者已

紛紛矣。卽改用余議行。乃止。余知洛川。其供官日四雞二鴨。魚肉蔬薪皆有程。給官價。又當西口孔道。賓館之供不在此數。顧物力頗艱。有魚龍鴨鳳菜靈芝之誘。官價償十二而已。舊今日程不取者。使折贏價。余家累未隨。既少取。並免折贏。在官人竊慮來往大賓客難責供。而所供乃踴躍肥美於常。且力却官價不受。二事雖小。一見民隱。當求一見民情。易得。余在兩縣。易爲治。卽先以二事。官一分好。民之感卽不止一分。奈何執成見。任胥吏者。輒號於眾曰。民悍且頑也。果誠然哉。友芝謹識之。謂計偕。當復省。公曰。來歲雜挑試。爾靜俟。截取未晚。以爲病後漫語。逮友芝仲冬出。而公先以孟秋逝矣。走奠於殯。而行至順林果道。種暹公昔語。乃若先見。明年夏返獨山省墓。道公家。公諸孫。竝以銘請。乃使各道公行蹟。次叙列之。公諱鴻時。姓夏氏。字顯功。號輔堂。其先永昌。明初自南京上元。從征來都。授衛指揮。世襲。遂居麻哈。長官司之。高規堡。後以司置麻哈州。卽世爲州人。永昌四子。洪貴榮全。洪襲指揮。與貴率甘羅二僕。襲苗邦水。轉戰至龍場堡。沙。巖俱陣沒。唯榮全以幼存。公全十二世孫也。舉嘉慶戊午鄉試。道光丙戌。大挑二等。選印江教諭。甲午九月。截取授陝西石泉知縣。丙申十月。調洛川知縣。明年十二月。遂引疾歸。曾祖馭民。字君祿。貧而好施。以少子朝正貴。封文林郎。浙江餘姚知縣。祖諱朝典。字慎徽。父諱濩。字登三。州歲貢。竝有隱德。不仕。贈如公官。曾祖妣氏劉氏金。祖妣氏王。妣氏李氏熊。並贈太孺人。公爲登三公少子。幼敏悟。過人所讀書。不斤斤章句。必求實用。公舞勺而登三公。老矣。年十四。卽授徒。以養弟。

子或長於師人咸以為笑。迨講授莫不厭服。既備歷貧窘。盜得以世故泚心。性過繁劇。叢脞必得其所。以理嘗主講本州三台書院。及諭印江。造士文行交飭。舊習為變。印去省遠。艱秋試。首節俸倡。醜賔與資。母至今賴之。印典史楊乙丁。祭畢輻入學宮。諸生毀其輻。乙徻狂自免去。其後典史王甲。累係武生。諸生闕走其署。出之。且釋他係。公為斥散諸生。而甲憤不已。懇之府。知府者。堃前事。銜公適公俸滿。不意必黜。兩庠若干人。乃予考。公不應。曰。典史擅拘係人。已非法。况及諸生。諸生闕典史者。當黜。而典史固無事乎。吾不考滿。何害。知府遂自詳學政。黜五人。會坐罷去。事乃解。公治石泉。辭訟送案。計里限日。踰者予役杖。到案訊判。不留宿。有壓不得訟。若胥吏為奸者。聽署後鳴冤。立課直之。坐里豪。盡役數人。軍流。嚴再盜之刑。重范甲行賄罪。暮月境內稱治。囹圄虛無一人。丙申五月。水壞池河村田廬。無算。公捐廉賑之。多全活。蝗及境。輒去。不為害。人爭異之。常以餘閒。羣縣秀異。躬為師。督教獎勵。士氣大奮。比洛川之調。縣舉人王毓。誠拔貢。呂道岸等。率著老數十人。詣省再請留。不許。皆送兼程。且曰。吾山邑盜賊水旱之困。若干歲。自公來。所苦皆若失。縣人欣欣然。有起色。而公不可留也。  皆洒泣。不忍別。洛川歲徵多。民久。公至。方奉以歲增。平面上控。秋米。公為核減。如昔。程控皆息。又令米至倉。立概納。其至。或以多少留。次日概者。罪倉役未及限。經徵志完。洛先有蝗災。而田近劉猛將軍祠。者獨無患。公令遍葺。而新之。歲時報祀。明年境內遂無蝗。公為諭為縣。唯一孫自隨。嘗曰。古人云。儉可助廉。儉非徒日奉。

也以春屬習官氣，勢將有不能儉者矣。聞者以為名言。配姜孺人，公授徒於外，能佐養無缺。相莊至老，雖少錢帛，非公命不敢私取。與先公一年卒，別兆高梁山。二子之兩州，廩生之葉國子。生竝先卒，六女長嫁都勻王德純，次嫁州貢生艾嗣宗，嫁龔。次嫁鎮遠廩生賀鳴鑾，次嫁州附生熊景星，次卽嫁友艾孫六長春國子生，如春，乘春州武生，詡春，際春陽春俱業儒。曾孫男十二，廷燮州廩生，其入學與公同戊申。公年已開秩，聰明夙鑠，携之釋奠鄉里，稱盛事。廷襄，廷相，廷勳，廷猷，廷棟，廷望，廷彥，廷颺，廷弼，廷濟，曾孫女七，元孫二，燦，忻，生乾隆三十三年二月朔日卒。咸豐二年七月十一日，四年閏七月二十六日葬。州西二十里寶波山。公於先君總角交，又鄉舉同歲生。先君已未，僞春官，而公報罷，聲震資先君爲留一月，料試卷四考諸瑣碎，其敦友誼如此。道光改元，先仲兄沒，公來視先君，見友艾讀尚書，舉成語命屬對，稱公竟卽許妻以季女，忽忽逾三十年，名行不加進，大負先友屬望。法然銘公，益增自世之感矣。銘曰：厥幼惠道，章句不封，實用儲胸，厥長困貧，泮心檢身，日光以新，校官縣尹，有澤隨軫，懸車恐晚，官不盡才，位不德偕，庶詒後來。

鄭母黎孺人墓誌銘

道光庚子五月，鄭君珍將葬，其慈親走狀與書來告曰：不肯不幸至大故，棺槨卽封在禮者，靡敢忽不深長思，以期勿之。

悔唯是納寤之作不欲乞諛名公碩儒計與足下文久知且最深唯足下言為信願得銘詔來許其勿辭爰叙次懿微繡  
諸石孺人姓黎氏考奉直大夫山東長山知縣諱安理妣楊也居遵義縣樂安里生孺人貧而女三三日饋不乳而活乃  
乳長勤敏端慈開女事紡織餘足自給衣食服勞井窻又先得父母意乃憐喜過他女年廿五歸同縣天旺處女鄭紛父  
清相莊若賓婦職修備後先慈師之女松叔姊妹之逮事舅及王姑王姑年八十食飲眠動非孺人不怡舅別居王姑  
曰冢孫婦善我事彼若乎我依穉孺人事益至噉噉噉久候知之先王姑卒時子珍生特甚撫愛王姑以也自是家稍樂  
外侮內訌日滋舅念冢婦賢輒自慰臨卒顧而言婦孝吾愧婦唯天福婦爾後家益落孺人內助補苴米盡常缺盡衣飾  
延課子師修必豐獨常念五鄉非若子所時里氛極惡林道者博飾散巧罔反掌年人鉅產否則手書眉黃雀語笑三五  
閭巷頭涎前後家東西家肥雞老釀釀以食否則屬游墟市縱飲噉但搏器躍尋干戈必長成風厲驚未嘗絕耳處士翁  
故長者常閉關一燕飯餅假數金多方避償使過約而息息孺人曰我困慮涎是舊矣奈何必殉子孫墳墓錢先人鬼乎  
遷志遂決嘉慶己卯東徙依母家居斤竹溪上謂諸子季穉仲當田勢不能盡讀長就博耳躬家事大小蓬勞權結汗常  
泚泚率昧爽畢園政紡或績而收夜深兩女倚尺軒棉車聲猶徹離情或達曉常曰人雖窮禮不可不富禮不富則真窮  
也祖宗生忌及四仲無或忘薦必潔親嘗米具倉卒亦辦咸噴噴鄭氏味多且旨溪東西居人咸稱鄭家三姑咸願三姑



賢每出婦人男子見者咸趨進起居三姑咸願得三姑過其家老者親三姑少者肅三姑三姑者黎稱也溪上多戚屬黎  
故皆黎稱孺人教諸子切近篤實無華俗見珍已西拔貢成均謂曰所望女得名者莫不墮先聲為科目兒侍裙綸耳官  
險路一行作即我生死不見知春秋榜命可再取可勿圖仕即艱食可受學給我慣破衣粗罋杭織海錯無取也珍中丁  
酉舉人試禮部勉之者未嘗得失及珍撰母教錄述訓語甚備云婦人全言容功無尋德處言只柔聲下氣容只穿飾整  
潔功則鍼黹紡績酒漿蔬醢終身不能盡足括女誡之蘊他于立身持家涉世之道亦適譬曲喻豈唯女宗蓋有儒  
者風焉珍學文勵行為通儒重當世名宿母教為多云孺人生以乾隆四十一年八月三日卒以道光二十年三月八日  
年六十五子三長即珍次璣次珏女二適馮適度孫一知同女孫五明年三月十有三日寔於子年山銘曰  
裁金為衣而胡以著煮玉為飯而胡以嚼含言容工婦德奚託斯言與行救粟布帛饒詩幸來永永無劇

胡母宗太孺人墓誌銘

胡教授長新奉其母宗太孺人就養於貴陽學署未而歲而太孺人卒吾第庭芝自安平館往視其舍殿長新稽顙奉狀  
且曰新之亟亟改此官也以吾母也而今已矣先理軒公在時常以最小寬責新母也必嚴督之自先公見背新授徒養  
且讀十餘年饗殮常缺母常若怡然蓋恐以紛新心至丁未通籍以江蘇知縣解歸戚好皆為母榮母意乃若有不豫然

者時或對長新述先公官場風波事，遂新得貴陽校官，乃色喜曰：「藉微祿生吾家，爾亦補得未讀書人生如此已足，更何乎？」<sup>弟</sup>新三兄長清沒，母命新分畜其次子生超，母疾彌留時，猶以生超取婦謀業爲念，吾母之耐貧知足，曉大義類如此。今夏來，母忽思徐氏妹鬱鬱不樂，新擬秋間畢歲試請急省墓，卽奉母錦屏視妹，未及行而母遽不起矣。新不能承母意，以致大故，負罪滋深，計唯得卽亭先生銘以不朽吾母，以慰於地下。唯予爲我乞，幸先生哀而許之。按狀：太孺人山西高平人，以歲荒從其父介山公就食於河南嘉慶丁丑歸，理軒公爲筵室，生子男二，長新，道光丙午舉人，丁未進士，卽用江蘇知縣，改貴陽府教授。禮元三歲，瑤女三，唯次成人，適錦屏徐之鏗，理軒公諱秉鈞，字退思，號理軒，嘉慶戊午舉人，乙丑進士，兩知河南扶溝縣，坐降改遵義縣訓導卒官，當太孺人之從理軒公來遵義也。友芝先母李太孺人亦從先貞定公於郡學官，署相去不三百武，兩太孺人殆無十日不相見，則講所以教子女勤家食貧之道，至於酒漿盤盞，蒔藝各有法度，善亦互授焉。壬子十一月，友芝將計偕道貴陽，拜太孺人爲媿，媿道在遵義時，見先母教育友芝兄弟姊妹勞苦瑣屑事，惜吾母年不及六十，未得一日之逸，且養友芝泣，太孺人亦泣。癸丑三月，經貴陽，太孺人復道如去年時，每以羨太孺人之福，長新盡養之，辛才六閱月，而請銘之狀遽至，遂以羨長新者轉而爲長新悲，而益以悲吾母也。其何辭太孺人生以

乾隆五十年 月 日 卒，以咸豐三年八月廿有五日 年 十有 以年月日歸葬黎平府之某山，銘曰

有子之英、英、鄉里所爭豔也、而不以爲榮、庶幾乎益大爾、後以長貽之令名、

先母張太孺人墓表

我王母張太孺、沒之六年、未克表於阡、而吾父教授遵義、又十八年、以終於官、貧不能歸其柩、友芝苦由偷生、勉圖近北、獨念吾父平生、未竟莫此爲大、十九年、遵義時、時以爲言、臨沒、又再三言之、所恃吾母、孺人、違事、以將暇、窺空、間、以徐請、懿行之詳、乃父未葬、而母又卒、傷痛瘡感、罔知所爲、閤惟吾父母、平日訓誡、子婦所舉、王母行事、語言、總不盡端、委又懼更歷歲月、記憶益茫、不亟撰次、是重吾父地下之恫、於不可已矣、王母之莫也、違事、曾王母、周太孺人、周太孺人、治家、特嚴法、躬事、大小、罔不理、視諸無當、意者、王母最晚事、獨能得歡、蓋曾王父之子、四人、王父最少、又先取邱蕭、兩王母、無子、早卒、乃取王母、時周太孺人、且老矣、內政、悉以委王母、已而別諸公、妯居、謀周太孺人、所以是、且養王父母、請獨肩之、周太孺人、頷曰、嘻、唯四兒、婦事、我好、偏勞、若庶、無辭、乎、家無婢僕、自紡織、春爨、而洒掃、潤澣、未有俄、間、手、而雍容、自如、不疾、以敏、辨、色、及、晡、日、治、園、事、率、爲、常、蔬、食、不、足、間、以、山、蔬、而、祭、祀、賓、客、必、及、於、禮、舅、姑、以、上、止、卒、辰、先、日、奠、祀、具、必、備、晚、年、必、先、戒、子、婦、無、或、遺、錯、王、父、友、於、諸、兄、佳、食、必、共、緩、急、必、資、王、母、於、諸、妯、也、亦、然、吾、家、自、曾、王、父、行、始、相、挈、自、都、勻、遷、獨、山、州、北、三、十、五、里、兔、場、族、以、漸、蕃、其、以、內、則、垂、蔭、黨、者、最、唯、周、太、孺、人、唯、王、母、能、事、事、法、周、太、孺、人、姑、婦、媿、美、翁、然、

賢聲而每語吾母及周太孺人則曰乃真賢仁不可加惜汝不及事如吾者未敢望一二也吾又及世父始就傳力以  
 供米鹽而自摘菜邊以食一日輟學歸且譁索飯王母方在園呼語曰而不見吾之治園乎後鉏之則淺以茁深鉏之則  
 深以茁輟一藝灌亦輟一豐茂積不理者草萊宅之夫治經亦猶是已皆憬然又見王母所自具食益悚泣請罪誓不復  
 輟學未弱冠皆知名世父尋卒吾父亦肆力典籍卓為通儒為循吏得王母教居多焉吾父將試禮部王父曰今之為科  
 舉者率以苟求爵祿肥身家之見橫于胸故其失得悲喜之不可解能去乎此將有得而慶者矣王母曰識之是猶夫豔  
 夫富貴家婦者美其衣服居處之華於人而方將為之者一思夫和上睦下忍詬彈爭之百萃於身且憂之不暇則此婦  
 者庶幾乎吾父始官四川又誠曰願兒念百姓疾苦依好官以報 君父他非所求也明大體淡於世榮不以窮蹙豔  
 人<sub>不</sub>以貴盛加人晚年祿養粗克而食不兼味終身布素蕭整無纖痕嘗曰吾聞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吾謂不飾亦不  
 可見子婦夫飾豈必綺羅珠翠之觀美哉潔衣帶正襟結斯謂飾矣間者以為深得禮意王母姓張氏考諱 都勻士  
 族二子長與班未冠卒次即友芝之父與儔嘉慶己未進士選庶常改知四川鹽源縣又改教授貴州遵義府庶常時即  
 請 封王母孺人王父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王父諱強附學生二女嫁黃嫁張孫男九希芝某方芝增廣生秀芝友  
 芝道光辛卯舉人庭芝附學生瑤芝生芝祥芝孫女七五嫁士族二在室生以雍正十二年三月八日卒以嘉慶二十三

年三月三日壽八十有五歲是年十二月九日葬宅東南四里新寨之八木山友芝之生也王母年七十七矣喜解襲衣舉之曰元宗繼述者望此孫矣稍長食必侍行必從授章句成誦易益憐譽異等六七歲時句者予飯求益請逐之且勿復施旬王母曰母益之施旬何損我亦儒者利物之一端王母坐必端立必正几案無點塵室中可履聲蓋百數罔不井井年八十餘耳聰目明才有宣髮唯時患胃氣臨沒朗朗若平時此友芝彷彿記憶者嗚呼王母之沒今二十五年友芝生三十二歲矣學不加進聞不加廣上負王母元宗之期吾父吾母又相繼棄中路嬰永容異鄉言歸無期南望北城松楸邈然寸心如利徒有零涕伏凶緘綴語焉不詳存什一於千百愈恭敬奉持而不敢墜待發貞石永示後昆凡我兄弟子孫毋忘明德道光二十有二年三月八日第五孫友芝青田山廬謹述

先母李太孺人墓表

太孺人姓李氏上世自三原遷成都先君令四川鹽源以遷室歸善事我大母張太孺人十四年備極勞辱迨畢喪先君改教授遵義太孺人從及前唐地唐太孺人沒遂以爲繼仁溫柔平均蒸蒸以入論者比諸陳穆姜先君姓莫氏貴州獨山州人諱與儔由庶常外用凡八子七女太孺人出少者五子六女先君以道光辛丑秋卒校官貧不能歸葬遂北遵義縣東八十里青田山未及窆而太孺人明年正月病亟命諸子曰如我死唐孺人獨墓故山必不吾耐爾父至月三十日遂卒

距生乾隆丙午六月七日年五十有七以明年六月十九日薨縣東七里五英岡嗚呼我曾大母周大母張兩太孺人媿美則閔里皆年八十而益康而太孺人嗣徽壽不址天道固有不可知者耶然而太孺人曾病痿痺歲張太孺人撫泣曰斯人也遂若此天喪我矣顧不藥而愈獨非天耶昔張太孺人將沒執太孺人手曰吾死無報汝佑汝子婦孝如汝耳今太孺人遽弃諸孤使無所事至諸婦且有不及事者何孝之云嗚呼痛哉男友芝既具狀乞銘窆越年復隙刻斯表庶後觀焉

仲莖兄墓碣文

兄諱方芝字仲莖姓莫氏獨山州人先君第三子也少個儻有大志以世教爲己任好飲無量多益善溫如也聞不義言直不義事則使酒大罵莫不慄而敬之方學善屬文出一篇老宿斂手然思絕筆嘗一二日不下每試冠嘗誦甄邇百口而自謂場中迫限無一佳構也既冠補州附學生旋補增廣生卒年才二十七友芝之受章句也先君事以出則兄教之至人倫之際幼儀之節可以與孝弟禮讓者必三復平聲能解則譽於先君喜若獲異寶又手厲儀禮授課期以一本朝經傳友芝至今于敦行學文粗有所見固先君之訓亦吾兄之義掖以基之也兄之卒也先君哭之慟友芝撫膝哀號時才十一歲亦知慟先君之慟而不知先君之慟之所以極也亦知慟夫所以助我訓課之無人而不若今日之

思之之慟之爲尤極也。蓋其時先君之子五人，唯兄最才，使其不死，則晚年家計皆付之畜教諸弟，又其優爲先君可已。校官之行，頤養天和，壽且百歲，卽不爾，如今之爲，迭遭大故，窳窳未知所措，弟妹未知所依，兄也，肩之友芝之頑劣，直從二人於地下耳。今也，忍死偷生，賴肩絕體，天荆地棘，何道之由，兄乎，吾獨且奈何哉！兄以乾隆六十年二月十五日，生，道光元年三月三日卒。越○日葬州北五里康朗山，子遠猷生半月而孤，嫂池撫之成立。今年補增廣生，距兄卒二十有二年，而第五弟友芝爲文碣其墓。

培喜墓誌銘

培喜外姑姜孺人，從嫁婢也，爲擇對貧富，皆不願，固彊，則曰：村兒婦何如？士家婢，且主人恩義必報，以死願安，得能終身事主人者，嫁之耶？憊謹勉力，作外舅夏輔堂先生，未通籍，常遠館，家中新蒸蔬茗，倚培喜，餘力以供，擬主人一草蓋人，擬他人一草蓋，主人皆不爲也。頗竊藏，否鄉里人無棄，敬憚之。自諸兄嫂以下，嘗遣視，饋遠，賀氏姨，覆舟清江，家人傳聞培喜死，輒相對垂涕，已而培喜歸，驚問所以得活，則若陰有援，就淺者謂時無他恨，但念主人耳。道光壬辰春，余就姻夏氏，培喜年六十餘矣，外姑已致政，諸嫂門內事，非培喜指揮，輒無緒，內子呼之老姊，余亦老姊之，已冬，余來省舅姑，因問老姊，香浦兄愀然曰：老姊死五年矣，自吾兄弟姊妹而子姪而諸孫，皆老姊背抱以大，不知所酬，念老姊喜冷酒，常醉

一杯計唯得君銘永之可乎老姊麻哈陳氏女或曰本馬氏而陳育鬻太小已不自記年七十七以辛丑九月某日葬州南若干里某所銘曰

女而不士道匪正也婢則何求義已賈也乞銘塞恩情之稱也

庚兒墓誌銘

堂

道光庚子十一月庚寅庚兒從母歸寧麻哈州高視堡瑤於外家是日葦之堡旁小師山下黃土圍兒生時余方購通志經解直數幾不就其母喜年叶拜經之祥盪簪珥滿售故命以庚子單呼曰庚云庚雖善啼聞誦書聲輒止雖善病癩

疥寒熱無三日間而大父母旁必破啼以笑家人爭惠之余解圖經不常奉晨昏亦賴以承歡焉而星者謂其生日直月

衝慮童厄殊不足信亦漫以為憂豈果然耶兒生遵義府學以三月庚戌在世得七月又三日傷哉三十得子亦已遲既

去之速胡為來乎人乎父耶母耶併歸無以寄哀為銘乞其外凡刻片石納小墳之傍因其封母飽孤狸以哀其母傷

銘曰

未插齒走千里鬻頭生沉頭死二百日終一世骨碎朽銘不毀



健為文學傳

舍人經典釋文敘錄爾雅健為文學注三卷本注一云健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關中卷隋書經籍志梁有漢健為文學爾雅三卷四川通志引七錄健為文學爾雅注三卷蓋據隋志按前輩言爾雅家皆不詳文學姓名鄉里以釋文本注云健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考之于郡吏衙下加臣某必其上此注時自題則舍人其姓名也廣韻云舍又姓舍姓別無所見其所以據姓苑諸書必有引注爾雅之文學為證者觀陸氏於注中備錄其衙亦為備其姓名使人有改其大題不云舍人而云健為文學者蓋當時此注通如此稱陸雖得其舊本原題驟改恐人難即曉故具之注中又諸經疏所引爾雅舊注多直稱舍人日與孫炎李巡樊光等日一例愈知舍人為姓名也其鄉里前余言四川通志以為尤有爾雅遺載之嘉定政漢書衡山王傳注日如淳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除國中又黃霸傳注如淳日三輔郡得任用他人而卒史得二百石所謂九異者也後漢百官志每郡皆置諸曹掾吏本注日諸曹略如公府曹無東西曹劉昭注引漢官云河南尹員吏九百二十七人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文學守助掾六十人又諸卿下注皆有文學百石又大尉公下本注漢初掾史皆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然則文學卒史皆百石也洪适釋隸巴郡太守張納碑陰有文學主事掾文學主事史文學掾文學史四銜繁長張禕等題名有郡文學師隸續末卷無名碑陰亦有

文學史此之文學、其為事史與師未可知、其聯稱卒史、自是當時史員通稱、而其秩之為百石、固無疑者、當時四百石、自除國中、則文學必健為人可知、健為初治醫、其即醫人、或他縣人、不可考矣、如漢書儒林傳稱、公孫宏等議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逐其秩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不足擇文學、掌故補郡屬、請若功令、此之文學、既稱繫健為、其為郡曹明甚、必非如儒林傳所云者、不得因彼致疑、至陸云漢武帝時待詔者、文選楊雄甘泉賦序、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李善注、請以材術見知、直於承明、待詔即見、故曰待詔、漢書朱買臣傳、詣闕上書、久不報、待詔公車、東方朔傳、上書自薦、令待詔公車、救皋傳、上書北闕、召入見、待詔、賈捐之傳、元帝即位、上書言得失、詔待詔金馬門、王褒傳、宣帝時、召高才、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上徵褒、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今褒與僑等並待詔、文學待詔、必是上爾雅注、後待上詔、除與諸人等、至其後終何官、史失事實、雖陸已莫能詳也、又考後漢百官志注、引漢官曰、太史待詔五十七人、其別有治歷、龜廬、宅日時、易、筮、典、禳、藉、氏、許、氏、典、昌、氏、嘉、法、請、兩、解、事、醫、等、十三職、又引靈臺待詔四十二人、其別有候星、候日、候風、候氣候、晷景、候鐘、律、舍人等七職、文學既上此注、必承明金馬中人、不與諸小術家為伍、其非靈臺太史所屬待詔明矣、或曰、舍人即文學、計徵所授之官、後漢注、靈臺待詔、其一人舍人、陸言漢武帝時待詔、即謂此、是舍人與待詔、傳會曲說、大不然也、古人注書、結銜之例、其私成者、則曰某官、某人、其上於朝者、則云

某官臣某人若以舍人為官則是某官臣下又云某官何以解耶盧文弼釋文考證云李善注文選羽獵賦引爾雅注依郭舍人考漢書東方朔傳武帝初有幸倡郭舍人常侍左右注爾雅者疑非此人盧疑之是也武帝建元六年始開雉為文學為郡吏必在其後至上書待詔尤必多歷年所其非武帝初幸倡無疑洪頤煊讀書叢錄云爾雅雉為文學注文選注引依郭舍人西京雜記郭威字文偉茂陵人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疑即此人考漢茂陵右扶風縣文學若既茂陵郭威則與漢四百石下吏自除國中之制不合又與陸氏所書臣舍人之銜大謬且註疏家亦決不譏議本經也此緣避注偶誤致起文弼之疑頤煊又緣誤注而別求一郭姓者以當之則誤之又誤矣論爾雅一書郭景純稱為九派津涉六藝鈐鍵今經歷代注疏童習白茫尚難竟業其在豹鼠未辨以前蓋傳授蔑如矣文學管挾書方除遽能當名辨物前啟潭奧非天授為此經大師能如是乎經義考於爾雅舍人注稱為漢儒釋經之始今觀唐宋諸家所引上下卷遺文其章句如菟葵顛凍中鳩為一物萌草為一物引觀梧樸杞者合棠櫬采薪采薪即薪及昆劉甄茅與暴樂弟離別句皆視孫郭為確其異文如謂作棠驤依雞附作狗鷓鴣依兼兼玃作濯皆先秦最古之本其訓釋如蝮一名虺充訓為高飛踞蹄訓淵蹄茅者味之明跳者躍之間多合充漢相傳古義所存雖音光片羽前輩多據以證注家之誤蓋其專精之至也當考武通西南夷初置犍為繼置牂柯汶山諸郡其時榛榛狂風

教雅時文學以郡人膺學史選詣關上書既挺生古所未臣之地而即注古所未訓之經其通貫百家學究天人與相如張叔輩上下馳騁同關一代絕詣淑丈翁之雅化導道真之北學南中若莫先師斷推文學鼻祖前人數典皆竟志之故詳著爲人物傳首發曉微與晦之論爾雅書已引廣韻舍姓謂舍人是姓名非官稱趙竹岡困學紀聞箋亦謂舍人是文學之名前輩讀書細密已有先我而獲者道光庚子編遵志撰此傳時瀏覽未到故未及引癸卯五月附記

楊侍郎別傳

公諱文駟字龍友號山子其先德字克明者自廬陵來爲貴州衛官遂世著術籍後置貴陽府而衛諸生附府學故亦稱貴陽人父師孔字願之一字冷然號霞標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有詩文名善書歷官浙江右參政龍友舉四十六年鄉試崇禎中謁選得華亭教諭縣西有盜起禦却之以之遷知青田縣尋移永嘉福遵用兵會以知縣監軍崇禎末調知江寧縣御史詹兆恒劾之奪官候訊事未竟直李自成陷京師莊烈帝殉國我大清定鼎而福王猶立於南京乃起龍友兵却職方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皆監軍京口龍友以金山踞大江中控制南北請築城資守禦從之明年遷兵備副使分巡常州鎮江二府監總兵鄭鴻達鄭彩軍我大清既克揚州移師臨江鴻達彩以水師守瓜州龍友駐金山五月朔福王擢龍友右遷僉都御史巡撫常鎮兼督沿海諸軍龍友乃遷駐京口合鴻達等兵南岸與大清兵隔江相持初九日

大清兵乘霧潛濟，迫岸，諸軍始知，倉皇列陣甘露寺，鐵騎衝之，悉潰。龍友走蘇州，鴻達等遁還閩。十三日，大清兵遂破南京，福王出奔，百官盡降，命鴻臚丞黃家真往蘇州安撫。龍友襲殺之於嘉定，遂走處州。時唐王又已自立於福州，初唐王在鎮江，與龍友交好，至是龍友遣子鼎卿奉表稱賀，鴻達又數薦乃拜龍友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令圍南京，加鼎卿左都督太子太保，鼎卿馬士英甥也。士英會遣迎福王，過王於淮安，王貧窶甚，鼎卿賙給之，王與度布衣交，以故寵鼎卿甚，及上謁唐王，王復以故人子遇之，獎其父子，擬以朝漢大小耿龍友之走蘇州也。福王職方主事吳江吳日生易方走太湖，謀舉兵屯長白蕩，龍友約為聲援，出沒旁近州縣，道路為梗。唐王授易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江南諸軍，龍友奏易斬獲多，進易兵部尚書。八月，大清兵至，敗走之，龍友走處州，大募兵入龍泉山中，聞故友人桐城孫臨挈家至台州，急以書招之，薦授職方司主事，監其軍，臨字克成，好談兵，善挽強擊刺，為諸生不得志，更字武公，與華亭陳子龍、貴池吳應箕等糾三吳義士抗王師，兵敗，陳吳等相繼死，走新安，依休甯金聲，新安陷，金亦死。武公兄晉方奉母避地於台，故走依之，既受命，條晰震澤狀萬餘言，龍友為上之。唐王進龍友浙閩總督，武公福建兵備副使，監軍如故時。大清順治三年也。總督副使，據孫氏譜，史未之及。尋移軍龍泉，日練士卒，屯險隘，屢拒命，梗東南一隅。七月，大清兵入閩，龍友武公急移軍衛仙霞關，家室雜隊中行，而大清兵已間道先入，二人不能禦，負重創，退至浦城，皆被執，貝勒屢

諭之降、並唾罵不屈、乃斬之、武公妻方子中岳、走匿得免、而龍友妻妾四子女及子婦僕從一家同死者三十六人、死以

八月二十五日、月日據孫氏譜、史繫七月、不言日、蓋自七月被執、至八月屢諭不降、乃被戮、其長子鼎卿就刑時、神色自如、餘失其名、女已聘孫中岳云、吳易

亦以是月在長白蕩被獲、死、龍友武公既就義、其所居人為坎壺大樹下、剝樹皮大書官爵姓名、於是武公兄子中章字

仲衍者、間關走建陽水東三百里、求得瘞處發之、兩體敗不復辨、因並焚於東峰僧舍、分裹置衾枕中、負歸、以戊子冬抵

戴冲莊、同棺分斂、逾六年甲午、乃合葬於桐城縣東三十里之楓香嶺、復為祠三楹、奉兩木主、過者必弔、土人呼為雙忠

墓、龍友少負奇偉、文章劍術、兼擅其能、尤耽書畫、好短衣、矢箠、馳惡馬、逐健兒、射生坐草間、燒為笑樂、意有所會、即伸紙

潑墨、如風馳雨驟、不能自休、試諸生易義、願失旨、提學使山陰張汝霖目為奇才、猶置第一、鄉舉後安邦、考叛圍貴陽城、

曾募同拒守、圍解、又率所募擊其一路、克之、尋奉母移家南京、日與諸名士結社角藝、每當酒酣耳熱、抵掌時事、意氣橫

出、一坐盡傾、計偕時、直隸文忠公承宗罷經略、走謁談次、文忠甚壯之、贈以在邊克敵所製人頭杯、遇雅集輒出傳飲、客

或歌自縮、澀不敢遽舉、而龍友連觴引滿、旁若無人、好游覽、過佳山水、賦咏圖畫、克叔行寮、自十歲即從其父登岱、既客

白門、東南數百里佳勝、有不到、歷尤蓄意天台雁宕、崇禎元年、其父參政浙江、駐台州、明年、乃得侍而遊焉、哀所得詩文

圖畫、題曰山水移、首以謁董文敏其昌、文敏大嗟異、題其上曰、龍友生於貴竹、獨破天荒、所作台宕等圖、有宋人之骨力

圖畫、題曰山水移、首以謁董文敏其昌、文敏大嗟異、題其上曰、龍友生於貴竹、獨破天荒、所作台宕等圖、有宋人之骨力

去其結有元人之風韻去其佻出入巨然惠崇之間觀止矣倪文正元璐陳眉公繼儒李竹嬾日華譚瑒卷頁點范長倩  
允臨諸能畫家復爲題跋詩歌以張之是時龍友年才三十三畫名噪大江南北迴在詩文之上其後以職方監軍京口  
吳梅村偉業爲畫中九友歌云阿龍北固持戈矛披圖赤壁思曹劉酒酣灑墨橫江樓蒜山落月空悠悠以龍友與董文  
敏王大常時敏王廉州鑑諸人並稱其傾倒一世可知矣遊台宕後數年刻其紀遊詩文附以前後一二年作爲山水移  
集四卷崇禎末又續刻詩文曰洵美堂集若干卷龍友修結納鮑聲伎一歲費常鉅萬豪士每略小檢遠明社既屋乃阻  
兵員固屢抗六師父子家人膏斧質而不悔大節錚錚亦可謂烈士丈夫也已後人猶以士英故不免抑掄則世議之隘  
豈公論哉龍友交遊見本集他集自董文敏孫文忠而下勲華文章彪炳之士抱材負異不得志之人擅一時盛名者以  
百數而高淳邢昉石臼集與龍友將覽贈答獨逾百篇蓋自雲間芝田括蒼至監軍督師無一歲不主龍友家餘人待黔其突  
者更不知凡幾史稱龍友豪俠自喜好推獎名士士亦以此附之不虛也致命之後黃岡杜濬至以五百青銅與歎而昉  
題其畫曰可憐埋骨竟茫茫四海九州無寸土蓋猶未知骨歸孫氏生死之交桑滄之感幾不堪卒讀也龍友嘗南京破  
自誓必死有妾郁生少子鼎勳在襁褓使攜以逃伏荆棘犯兵燹五年乃達貴陽鼎勳頗讀書不求仕二子元愷本朝  
康熙己酉舉人官雜澤知縣元愷諸生其後嗣頗蕃衍龍友又有妾方芷武公有妾葛嫩皆納自由中後與同死亦可傳

武公死時年三十六龍友死時年五十

莫昌



楚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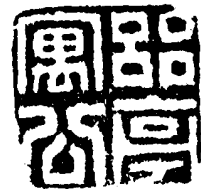
卷之

楚辭卷之二

品名

品名

# 邵亨雜文彙餘錄



咸豐中寅八月桐梓賊起匆入郡  
 城助守禦邵亨文籍在湘川講舍者  
 並未及携至九月末賊人檢歸已燬其  
 三之一而文稿四厚冊與焉命門人  
 輩搜家篋篋尚有別稿者錄為此冊略  
 具十之四五以待改正云爾乙卯人日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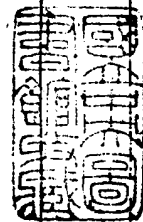
12/14/1912

12/14/1912



碑跋

泰山石刻十殘字拓本跋



秦泰山刻石斯篆全碑裂佚已久百年前猶存明北平許氏所得廿九字殘石嵌置碧霞元君廟東僻間至乾隆五年復與廟同火右十殘字乃嘉慶中蔣伯生因培令齊河時搜獲於玉女池中卽廿九字之僅存者既爲亭覆之東嶽廟側復爲圖徵詩一時關傳石凡二小由其一由一行四字云斯臣去疾一由三行行二字云昧死臣請矣臣山左金石志云二十九字舊拓本首端界一線中有裂文以六字一石證之信然此碑全文載星鳳樓絳帖陳繹會云星鳳樓帖曹士冕摹刻今就其行列質之碑凡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刻辭十二行餘十行爲二世詔及斯等奏此四字一石卽奏首行之第四五六七字六字一石卽奏二三四行之首二字其後卽制曰可一行也聞宋大觀間汶陽劉跂斯立親至岱頂手拓其文謂碑四面皆有字凡二百二十三文雖殘闕不可識者無幾作譜紀之歐陽集古錄特碑陰二世詔四十餘字未及全文之半也惜後迷失遂不復完家無學易集未知所譜云何曹帖當卽據劉本縮臨故其行列斷續間四面之式猶可彷彿其刻辭蓋始於右側之第二行循正面轉至左側第二行畢第三行卽二世詔轉至陰面第三行畢第四行卽斯等奏至第七行畢餘制曰可一行又繞出右側爲首行蓋前後各七行兩側各四行然則此字正當碑陰之後四行矣按曹刻全碑十制二三

第五行 譚下似有字疑是曰

呂唐集

惟此四行三十二字中才損德字至許氏所收又缺丞相字故存二十九廟火以後唯陽湖孫氏揚州阮氏數翻本流傳  
而此十字以灰畫之餘復出於數十年之後非有神物護持不能雖復殘失過半益可寶貴也道光丁未買自京師相  
諸君 考其本 故為題詩故本 今存秦碑存者 繹山會稽 後人摹補 唯琅邪及此僅存元石耳 九月二日影山草堂書

漢 右扶丞武陽李事永壽末 斜大臺刻字釋跋

右扶風丞捷為武 易李君諱 武下半字是陽字

事字季本以永壽末季中檢 中下兩半字是漢發

解大臺 由其與安平少 萬民 斜字外旁人在上又一體與即果安下似有空白

懽善行人 蒙稻君故牧益州 莖 莖即善蒙即蒙

事再舉孝廉尚符 邳巴 百即再巴上半字是即

郡胸忍令換漢中 城固令 擢 宜上半字似足擢

不都尉

右臺中漢刻七行 歐趙洪婁所未見 曹漢兩漢秋帆關中 兩金石記並不著錄 道光戊戌 借遵義鄭子尹珍在京師與鄒



君石門諸拓同購者、嘗亦與諸刻同爲磨崖也、本高今二尺弱、廣一尺、彊行縱橫不正、均如揚淮表記、而上下端隱有界、文蓋磨石時略限書地耳、李君名字無可考、見華陽國載、犍爲人士、兩漢無李姓、而於晉則大書武陽李令伯及其諸子、他姓寒寒、可見李氏寔犍爲望族、事豈其高、曾行常氏、失其行蹟耶、云永壽末、漢中寢斜大臺圯者、漢桓帝永壽止三年、丁酉、次年六月、卽改元延熹、則當爲三年也、上距王稚紀勒頌造作石籙之建和二年、凡八年、所謂大臺、或卽稚紀石籙、或孟文所功、劬或鄒君所造、依不可知、必要當橋格之、由事復完、故少長權善、行人蒙福也、云君故收益州從事、再舉孝廉、尚符璽卽巴郡胸忍令者、追述事、丞扶風前所歷之官、云換漢中太守、宜禾都尉者、蓋紀其丞扶風後所歷之官、故以換別之、寢斜谷亘數里、北口斜在扶風武功南、口寢在漢中、故兩郡皆有治道之責、事丞扶風、治臺及漢中、福祿兩郡、故遂換守漢中也、通計七十許字、情事首尾完、到古人記叙可法如此、諸郡縣址、見兩漢志、收益州從事、謂益州牧從事、雖至建武中、復改州牧曰刺史、至靈帝中平末、始改刺史置牧、然亦得通稱州、從事、據續漢志云、諸州皆有從事、史本注曰、員職略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屬治中從事、以益州又爲郡名、故以收別之、尚符璽卽見續漢志符節、今屬有尚符璽卽中四人、本注舊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周禮春官注云、典瑞、若今符璽、卽漢書惠紀注、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有尚符璽卽是也、宜禾都尉、不見於百官表志、後漢書西域傳云、永平十六年、明帝命將帥攻北匈奴、

奴取伊吾廬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是東漢始有此官、而前書地理志於敦煌郡廣至下云、宜禾都尉治昆崙障、蓋附載班氏時新制耳、後漢明帝紀、十六年二月、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戍北匈奴、破呼衍王於天山、留兵屯伊吾廬城、亦見固傳、章懷注紀云、既破呼衍、即其地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城是也、注傳云、伊吾、今伊州縣也、明帝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故地在今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小城地是、又注西傳、昆崙塞亦本前書云、敦煌郡廣至縣、有昆崙障、宜禾都尉居也、凡皆宜禾之見於史者、唐伊州即哈密地、今為鎮西府、土地肥美、故有宜禾之稱、後漢西域傳云、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是其證、然自建武至於延光三絕、三通、章帝建初二年、罷伊吾屯兵、距置時才五年、安帝元初六年、索班以千人屯伊吾、招撫、旋被攻沒、至順帝永建六年、以伊吾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平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蓋罷屯者五十餘年、都尉當亦同罷、同復事為都尉、在永壽後、距復屯時、又且三十年矣、槩為槩字、從木、與石門頌同、說文無槩字、知漢人止用槩也、科字增斗、已變鄒君孟文兩碑之假借、斗字依人覆十、亦人持十之筆蹟、小異耳、字季士、字書依本、頗近本末字、然此事也、名字與漢人訓詁相應、且此字直畫首、獨長末、雖微見、恐石剥耳、唐公房碑陰諸士字、並書依本、亦可證、書體依重、是說文正字、今所用从玉者、乃籀文、凡皆有資於小學者也、丁未十月、

元祐黨籍碑跋

宋史徽宗紀崇寧元年九月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餘官秦觀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有二十八御書刻石端禮門庚子以元符末上書人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爲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二年八月辛酉詔張商英入元祐黨籍三年二月己酉詔王珪章惇別爲一籍如元祐黨六月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爲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五年春正月戊戌禁出西方其長竟天乙巳以星變避殿損膳詔求直言闕失毀元祐黨人碑復誦者仕籍自今言者勿復彈糾姦臣傳蔡京崇寧元年代會布爲右僕射二月<sup>甲</sup>正月進左僕射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陰託紹述籍制天子時元祐羣臣窟敗死徙略盡京猶未愜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曰姦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爲大碑遍班郡國初元符末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爲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五年正月禁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黨碑凡所建置一切罷之此揭乃三百九人之本嘉定辛未權<sup>知</sup>融州軍沈瞭所重刻者在今廣西融縣又有慶元戊午饒<sup>亮</sup>祖刻者在廣西臨桂子諸賢已沒者皆注曰故校沈本尤備明倪元璐題元祐黨碑云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其所見卽三年九人之本戚學標書倪跋後云倪謂其

元祐黨籍碑跋

元祐黨籍碑跋

碑自靖國五年毀碎，此或失改。按史碑立於崇寧元年，蔡京請徽宗書，刻石端禮門。其毀以後五年星變，則劉達之請方靖國時，碑未立也。安得預毀？徽宗通在位二十五年，大中靖國一年耳。無五年所刻奸黨司馬光以下大小臣百二十而二百餘人，不應多其一倍。由是言之，彼所見特偏本耳。林雲銘即謂其靖國五年二百餘人之說有誤。今改倪氏時誤崇寧為靖國，讀史未審耳。西仲鶴泉既未見碑本，並史之年，定重合籍，凡三百九人，刻石朝堂之文亦未之見，較倪尤疎也。碑刻以崇寧三年，京序云嗣位五年者，通靖國前一年未改元時計之耳。舍弟庭芝欲通為改核于史所不載者，取宋人說却求之，亦治古者必資也。道光癸卯春三月書。

伊顯陀羅尼經跋

考洛陽伊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如意元年四月，日史延福主造，磨崖高七尺二寸，廣六尺六寸，正書，五千五行，行六十字，或多或少，一字不等。經末造者題識，又別為三行，字稍大，末載書經人口柱口。其書姿韻頗近褚登善，惜明隆慶以後河南巡按趙若刻其題書伊顯三大字，橫壓經中，其書者又侵書經人姓名，教不能全識。真殺風景也。此經有朝教郎杜顯及蜀賓沙門佛陀波利兩譯，南元釋教錄謂出大周錄第一譯，第二譯者也。佛陀波利自儀鳳元年從粟，却回西國，取此經，至永淳二年，回至中夏，傳教行顯等，同翻譯，田中還俗梵本，復年西明寺與漢僧順貞、姜英、翻

譯本並行。諸不同。見永昌元年。月定。覺。寺。法。門。志。靜。序。以。磨。崖。經。即。用。佛。陀。波。利。本。如。意。上。經。亦。得。二。年。才。年。  
張。昌。才。四。年。至。南。元。天。寶。後。世。經。之。幢。遍。道。以。百。數。而。流。傳。最。古。者。唯。以。伊。闕。一。石。惜。乾。嘉。諸。考。未。之。見。也。  
道光十未二月都門記

身記

身記

呂氏集

卷

昔<sup>者</sup>君子嘗訓友<sup>曰</sup> 國朝兩儒宗曰潛菴稼書潛菴之學承之新吾蘇門稼書之學開之蕺山楊園北學踐履篤實  
 深奧絕少姚江良知之學極而為一三十三章見西來大意世界得蕺山反之以實楊園繼之而更實孔孟道乃復明三  
 魚堂學術諸辨說楊園蓋已三致意矣稼書特極為善後策耳顧諸先生緒論派傳天下翁宗之而楊園書絕罕觀知  
 者亦鮮然他日兩廡俎豆必不能少此一席也余京居時假何茂軒書讀會一見其集記其舉評魯齋學者須治生語以  
 為能治生則無求於人無求於人然後士品立此最今日士林第一著子人唯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不能無求於人  
 欲其有所不為難矣全書中陳事理處近而指遠辨大道疑似處嚴而氣和其切於人如布帛菽粟之於饑寒也如針石  
 藥物之於病疾也吾不能悉<sup>備</sup>記留意求其本自得師矣友<sup>曰</sup>謹識者有年道光己亥以遵義却乘之役假書王氏始得  
 見朱刻全集本念昔者思讀之難謀重梓公之同志敬以白先君子色喜曰吾向欲雕人譜類記呻吟語等書以其本易  
 得輒止所拳拳楊園者數十年矣好讎之亦以畢吾志辛丑冬末雕竣而先君子以初秋見背遂不及一見痛哉友<sup>曰</sup>願  
 鈍無志賴小來日侍先君子朝夕提命於諸先生之門似稍有望見處身細攷之已事事牴牾自今以往中路嬰兒愈益  
 質質奉斯編也其遂能從義寡過以不得罪於先生不得罪於諸先生以見先君子於地下或遂止於是質質以終皆不  
 敢知今先生之集之刻之成復何敢贅一詞唯敬念先訓大懼失墜謹述諸簡端以志無窮之痛云爾

卷一

呂氏全



跋

補刻桃源山銅標銘于石跋

銘曰皇帝二十有八年播人不軌天王赫怒爰整六師以誅不悛粵有四月蓋伴厥醜遂稽其宮方三千里始入皇封載勒銅標永鎮西南臣李化龍

右明長垣李公萬歷廿八年平播勒銅標源山銘文見補全蜀藝文志及舊府志不言存亡意自勝國天啟來府志迄

我大清康熙十七年前水蘭谿吳諸役迭經兵燹即已失之矣心齋隨筆云李公銅柱銘凡二一在龍巖山特數字小

異不軌依告訖天王依天皇粵有四月依百十有四日厥醜作羣醜千里下多設吏治之四字餘文同細釋龍巖者

為長疑當日同文異標補蜀藝文轉寫謠奪而舊志從之耳故備著以詔來者又舊志播平後劉將軍緞勒詩桃源洞石

壁云仗劍飛虎穴停軛憩洞天幽巖可鑄石何處不燕然二十字中猶見此老英姿颯爽之概今亦不存以桃源掌故竝

及之道光二十年夏四月署遵義縣事八寨同知楊書魁遵義府經歷胡祖寅重立石

跋舊詩卷贈五岳遊侶

五岳遊侶陳君煥巖客播將歸更五岳游草得海岳之助乃爾奇技絕倫友芝甫練衣冠不文之言不足

為報舊詩卷聊助歸莊君南海在鬱江尾我居母攸鬱一源才力大小如其山川不可也余尤因有慨焉人

生世上一銷日兩履欲盡吾量不唯其才唯其具唯其時余于五岳非漫無志者三度京塵僅望其二家食

不唯其才唯其具唯其時

不唯其才唯其具唯其時

不唯其才唯其具唯其時

累歲百感千劫。不狼龍巖近在几席。已非腰脚所自主。庚辛以降。海波方揚。水衝告匱。半壁東南。因有安宇。就今天假之閒。別奇扶勝。將復何心也。陳君子陳君。乃汝福真勝哉。歸過朱明。檢蓬萊舊島。為問諸仙人。及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者。猶在子抑。靈芝青精。稚川金匱。猶有傳者乎。乃可恃以無恐。道光癸卯歲五月。

易筮跋

安平陳定齋先生筮易論象數則。厥來瞿塘。錯綜其象。顛倒陰陽。剛柔之實之非。明辨以哲。論筮法掛一。及再切後掛。為前一變掛一後。二變不掛。而掛一之策。不入歸奇中。三變皆以四八為奇偶。不用九五借象。雖異朱郭。猶有發明於經義。二條久見於四庫提要。所稱道光戊戌禮閣始得其書。琉璃廠肆。觀其全而繹其旨。蓋術數言易之支離破碎。故專就人事立說。以愚夫愚婦之知能見天地鬼神之奧。以省身寡過之學問。揭盡性命之微。更事燭理。觸物會象。不侈統同之理。使象為虛器。不求穿鑿之象。使理無據依。欲學者於身心體驗之中。得涵泳從容之味。不徒句釋字解。以為工。強探力索。而無當。持平蹈實粹然。儒者言矣。頗敷暢程傳朱義。而與傳義異者甚多。自謂如康成之箋。毛詩之故。名曰筮。于研易家。其在虛齋蒙引。安溪觀泰問乎。唯其六十四卦經文。於半簡之中。橫分四截。首彖辭。次象傳。次爻辭。次爻傳。而大象別為一條。於後繫辭上下。據史漢引改為大傳上下。非鄭非王。不今不古。其于雜卦。謂筮人。筮便記誦。聖人存見反對之。

義耳、而傳寫多誤、不必協韻、以韻正末數卦者、未爲得、首乾坤三十卦而成恒、則首乾坤宜終坎離、首咸恒宜終既未濟、爲一一更正、按其次顛倒替亂、非序非雜、且通篇反對、頗大過獨不相連、莫解其故、又以困脫不字、柔遇剛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皆誤添入、悉增刪之、改親寡旅爲旅寡親、信意武斷、不可爲訓、其酷信宋人圖書、不服王禕歸震川毛際可李穆堂之辨、所申說、嫌于浮游、然固不以捨其大醇也、黔中前輩說易、知者清平孫山甫先生、淮海易譚、麻哈文鳳、崑先生易注、及是書而三耳、易譚間有行本未之觀、易注未受梓、唯是書有榕門刻本、頗行于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是之恭敬奉持、蓋當何如耶、

書爲庭芝弟選運洋詩後

運洋詩佳處、正似南田寫生、于古來能事外、自透出一種天趣、愈覺鮮秀撲人、其出之自然、尚有漁洋所不及處、無怪其亟詫得髓也、使學更能稱才、太白東坡一間耳、又安來藏園卷菴之不滿哉、庭弟學詩稍腐氣、計唯中條華妙對證、而易服爲檢出若干首、五言據三之二、猶不能盡其勝、七言三之一、幾不能及、始欲更去昌化寺、觀吳偉畫壁、陟嶺赴潭、拓寺等數篇、則愈寥寥、故亦過存焉、蓋先生五言有深功、七言徒信才耳、前輩云天姿國色、粗服亂頭亦好、又謂動用佛典、是其一短、皆是定評、不可不知也、道光乙巳正月廿六日、

白氏長慶集發本跋

向讀香山詩其文未見道光乙巳中夏友人楊容光架端閱長慶集雖殘斷而自三十二卷雜文制

詰奏狀策判至終篇無缺失容光方專力歧黃書因乞歸裝整附單詩後于是白氏書以合而

成完容光曰嘻今日典籍明備極矣所謂藏書家四部環繞宋刻元抄抵烏鵲常修于目錄家論著之外

通行斷本拱壁之斤斤焉何窮措大舉乃余曰不然膏梁而能孤格而煥廣厦而庇善矣而藜藿者緼結者

蓬華者未嘗無飽無煥無庇也夫讀書求有字耳完本之字豈有異於兩合之字乎必得完本而始讀書則抑將

朽腹保體而野處以冀膏梁夏屋孤格于不可知之數乎且今藏書如某某家亦云矣主人不能名執友不得假

典守厭于厮僕卵育乞于鼠蠹故有富兒極飲食居處之美而門祚苦無所承而窶人者生子生孫岌岌仰事俯畜之不

不暇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不待知者決也容光曰嘻然哉斯言可以勵學者不宜不記而吾之故紙收

此且十年一旦值子拂拭料理遂燦然先後于尊鼎旅孟士之沈埋人海碌碌無表異遇合而榮枯

判然皆可以故紙觀無容為之悲喜也

尹和靖遺書行本書後

右尹和靖先生言行錄四卷、文集七卷、康熙庚子和靖二十四世孫仕殷所校刊、道光壬午二十八世孫文鳳重刊者、攷陳直齋書錄解題載尹和靖語錄四卷、云其門人馮忠恕和寬居之呂堅中崇實所錄、此言行錄第一卷、馮忠恕錄第二三卷、和寬錄第四卷、呂堅中錄是與直齋所載一書異題耳、朱子文集有尹和靖言行錄序、謂尹先生門人馮氏和氏、呂氏、記其緒言、各爲一書、則稱言行錄爲古、據朱編<sub>子</sub>二程外書、及伊洛淵源錄引、於馮氏稱涪陵記善錄、於和氏稱和寬所記、尹和靖語、於呂氏稱呂堅中所記、尹和靖語、其合三家爲一編之出誰手、不可攷矣、和靖集今文淵閣著錄者八卷、凡奏劄三卷、詩文三卷、壁帖一卷、王時敏所記師說一卷、此本疏劄第一、師說第二、壁帖第三、雜文詩第四、論孟解第五、而第六爲附錄授官諸劄、第七爲宋史本傳、其疏劄詩文校閣本並少二卷、其編次先後亦不同、據凡例仕殷於言行錄諸家異同既刪重修、繁以類爲一條、復標條中要句爲題目、於文集中辭免奏劄數十、嫌重複、僅錄其五、壁帖不錄、論孟書句、元附告勅二十餘、亦謂辭意重複、官職無徵、去之、而別取三吳文獻攷所載六篇、又謂言行錄卷末本有年譜、雖詳弗信、乃於文集末錄附宋史列傳是、二書大爲仕殷昔校所刪亂、殊不足據、朱子序言行錄於諸家記錄、抵牾人名事跡不同、固恐其精微之意不能無疑、而所自編錄徵引、則異同兼收、不敢輕有去取、無論仕殷學行於朱子何如、第以仕殷之去和靖與朱子去和靖遠近何如、而乃毅然筆削、校以外書淵源錄所引、即已多此本所無、亦可謂無知妄依矣、今文

集猶有舊帙而仕殷所據之太學本言行錄已不可見僅留此不完本年譜亦無傳不重可惜哉然尹子守約意主力行誠能好學深思得其一二語將有終身不能盡者克不完姑勿計也道光庚戌春<sup>正月</sup>有六日過蔡荳谿教授丈見案上之頭此本假讀於湘川書院畢題其後歸之二月八日

王守溪文集舊本書後

守溪論文以法法以昌黎爲聖法昌黎必<sup>取</sup>道可之持正文昌習之諸家故其序持正集曰昌黎變化無端倪湜得其奇翱籍得正翱又得態合三子一文乃具體爾其刻可之集曰讀文粹載持正可之文若<sup>取</sup>不遺其全後獲內閣手錄二本始有然髮見於古人立言之旨又曰昌黎海也不可徒涉可之則巨筏焉又謂可之卒其法中絕後來歐蘇天才猶謂於是未暇數數然者其斯向如此故其爲文廉潔而溫淳力溯韓門而不以其貌其序容春堂集曰韓公有言師其意不師其詞國賢師韓而不必似韓所謂嚴而不晦者蓋亦自道也世競知守溪開有明制法詎知法法所自固已先歸唐古文詞之聲邪道光庚戌中夏逆義試糊肆出此本爲卷三十有六題曰王文恪公集與文淵閣著錄之震澤集三十卷者不合後附文恪曾孫遵考<sup>名禹</sup>鵠音白社詩草各一卷亦四庫提要所未言豈別一本耶其每卷端文恪題名後並有吳興朱國禎文寧訂雲間董其昌元宰閱二行據元宰序附遵考亦自元宰也刻印精好若手寫字有董氏臨米意

思故是明人舊姓佳者、仁懷龐張某好而傳之、借讀粗過、書其後以歸、

明人中庸合註跋

右中庸合註一卷、未擬詳人、其所引宋元諸家說、至于史氏伯璿、其十五六兩章、且言及大全、攷史氏四書管窺、成于元末、行于明初、四書大全出永樂中、則撰者明永樂以後人矣、其稱補註、稱愚按者、所自立說、大旨爲書義而作、故于章中虛實分際、篇中脈絡往來、言之頗詳、他則無所發明、僅以供科舉文之用而已、其篇首總說、應置卷中、書題之後、而冒草廬之名、以爲序、誠如四庫提要所云、書賈作偽、蓋猶非著書人本然也、此舊寫本、督學中允祖庚翁公所收、朱竹君氏舊弄、付舍弟庭芝持示、因書其後、咸豐壬子六月、

潘氏朗陵而下八世十三家詩集跋

貴州家世有集者曰越氏、楊氏、吳氏、潘氏、越至卓凡屢、非楊至龍友、洵美堂、吳至滋、大徹帚、並濟前美稱、一時一家之盛、而繼者、吳氏猶傳、復旦漱石、餘則未之有聞、惟潘氏自朗陵味淡軒、士雅瘦竹亭、已足埒越、吳、楊諸家、而觀黔西潘生元炳所輯家集、始明萬曆、迄國朝道光間、由朗陵而下、凡八世、十有三家、爲詩若干卷、二百餘年、風雅相續、不衰、嗚呼、尤可謂極盛者矣、朗陵之祖伯瞻、惠政在滇州、伯瞻子中池、活武定、寃獄、朗陵乃以文章科第起其家、安賊圍貴陽、朗陵毀

家誓死保城以完、慈惠忠貞、澤流無既、宜哉、而元炳敬奉手冊、至八世二百餘年、罔有失墜、噫、亦可以風鄉里之為子孫者矣、咸豐二年秋七月、

朗陵名潤民、祖維嶽、字伯瞻、號抑菴、貴陽人、嘉靖丁酉舉人、知雲南永平縣、遷昆陽州、所至有惠政、卒之日、家無餘貲、

思聰字子思、一字中池、司武定府獄、府欲冤殺武定民、樂應舉、力生之、樂氏祠祀累世、朗陵萬曆癸卯解元、丁未進士、

庶吉士官至雲南左布政使、字用霖、號朗陵、著有味淡軒詩集、子嗣驥、嗣字士雅、號韻人、一號純菴、崇禎己卯舉人、國

朝順治末、知雲南蒙自縣、著有瘦竹亭集、出岫草、驥字子襄、崇禎中選貢、桂王考授時雲南羅次知縣、升四川榮慶州

著淡遠亭集、嗣子德徵、號亦韻、字道子、康熙己酉舉人、官至武定知府、著玉樹亭集、德徵子奕快、奕字九大、康熙監生、

著滇遊草、快字死悶、康熙壬午舉人、著留餘堂集、奕子文滿、文苞、文苞字華也、乾隆庚午舉人、官福建鹽大使、江西朴城縣、著

州翠屏縣山因家焉、自號翠屏寄客、著翠屏寄客詩文集、文苞字華也、乾隆庚午舉人、官福建鹽大使、江西朴城縣、著

琢雲軒詩草、以上五世、竝貴陽人、文茂子曉、字東白、黔西州學生、著斷續亭集、曉子以澂、以澂字靜川、黔西學生、

著甯愚堂集、以澂字巨川、父字蒼巖、大定府學生、著思敬堂集、以澂子桐、桐字鍾嶧、監著客留草、桐字雲表、黔西州

學生、著菽蘭軒集、祥芝附注



遺山詩集跋

右遺山詩通行本。毛子晉據元至元戊辰曹觀所刊單詩本傳刻者。遺山全集凡四十卷。交城張德輝所類次。中統壬戌。嚴忠傑刻之。在曹刻前六年。其詩居十四卷。凡千二百七十八篇。曹本次叙悉同。唯卷析十四為二十。又增多五言古十二篇。七言古四篇。雜言三篇。樂府二篇。五言長律一篇。五言律七篇。七言律三十四篇。凡增八十二篇。分續各體。末卷之末。合千三百六十篇為不同耳。據五言律卷中當增出之首篇。題下有注云。以下係續編。意必觀因忠傑本而據遺逸附之。故析卷增其六。復係此注以相別識。各體皆然而毛刻奪去。四庫提要謂毛本為從全集摘詩別行。殆未審勘也。却經志遺山墓。謂其詩至五千首。五餘篇為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者。又百餘篇。用今題為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校此本篇數。乃溢出四之三。而忠傑刻全集。有存治徐世隆杜仁傑王鶚四序。竝謂忠傑就其家求得完帙。而遺山自題絕句云。千首新詩百首文。蓋即晚年定集所作。特舉成數。與今傳者未為驟殊。然則却志兩五字。當是一二字之譌。曹本即是元詩足本。不必援却志誤文致疑也。詩道自李杜韓凌暴。三唐東坡涪翁。雄視兩宋。後有作者。誰敢望其項背。而遺山崛起。幽并才情橫逸。絕去依傍。渾浩流轉。如長江大河。駸駸乎欲與之抗。在李杜韓蘇後。固未必遽增四家。五其于山谷老人。分道揚鑣。庶幾勁敵。其先後間之。故翁石湖。道園。淵穎皆莫能及也。又精九數。天元之學。曾因劉汝諧

擬如積釋鑽為之細草以明天元見祖頤序朱世傑四元玉鑑蓋遺山自弱冠受知楊雲翼趙秉文晚又善李治張德輝號龍山三友楊李皆歷算宗工故亦能兼通之尤古來文章家所未有惜其書不傳史傳亦不載咸豐甲寅夏五讀單詩本一過復假得全集詩略為校勘識數語卷末以示子弟

呂氏家塾讀詩記宋刻殘本跋

羣書拾補云呂氏讀書記明御史傅應臺刻於南昌有嘉靖辛卯鄧陸武序從宋本出字多從古今其本頗不易得世所通行者乃神廟癸丑南都所刻本爾余會借得嘉靖本以相參校始知神廟本脫去兩葉其他亦有遺脫卷一詩樂禮記天子五年一巡狩之前脫一段卷二十七丞民第六章鄭氏曰衮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能比下嘉靖本後印者脫去兩葉神廟本遂無從補完嘉靖本係每葉二十八行每行十九字今鈔補於後云卷二十八廟本第八葉謂神廟本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下脫誤十四字今補之云第十二葉後三行年大麥也下多訛脫今補正之云友芝家藏是書後半自卷二十一一起至三十二其行款及從古字悉同盧氏所舉嘉靖本盧氏所記缺脫此本一皆完好字墨精雅印用羅紋綿紙舊裝古色香撲眉宇恐尚是嘉靖祖本也道光癸巳二千錢買之京師雖非完帙已足寶貴矣道光戊戌復買一上半殘本版稍大行款亦不同癸巳本反切及注中附注皆用單行側書戊戌本則悉易雙行癸巳本概用小篆古

體作楷書，雖不盡精貫，亦留意小學，所爲戊戌本，則十改六七，如常書，以校盧氏所舉詩樂一條，卽在脫中，蓋卽神廟本也。癸巳本有潘雲龍印，未詳其人。

跋平越峯陸爭坐帖

魯公與郭僕射書時，志方大有爲，故草藁雖平淡，天真殊饒，奮厲直前之概，還翁年六十，臨此荒江，冷署中，道德無權，官情索莫，故到恬淡至處，幾於聲臭俱泯，此意雖深于畫者，未易知也。道光甲辰六月。

楊龍友先生山水移集跋

右楊龍友先生山水移集四卷附錄一卷，崇禎己巳七月，先生奉其父霞標參政爲天台雁宕之遊，哀其詩文圖畫以歸，謂之山水移，旣而刻遊集附以前後一二年作，遂仍其名，集中有丘春七律，蓋卽遊台宕年詩，其起句云：三十三年電光走，然則此集僅先生三十後數年作也。其詩骨挺勁，岸異，已有不可一世之概，未到者渾融耳。崇禎末，先生又刻洵美堂集，見明詩引，邢昉曰：洵美詩，紆徐以導遠，篤摯以達情。史元曰：洵美詩，沉澹淵遠，有正始之音。杜濬有懷龍友諸君詩云：黔蜀波瀾老，所論皆與此集不契。知後此所造，必更有深焉者。屢訪未得其本，先生值遺明殘局，猶螳臂撐撐，志思恢復，膏斧鉞而不回，其志節，徒有生氣。至今詩文流傳，正因人重洵美，旣不可見，而此山水移舊冊，又歷千百，僅存於塵。

堆鼠窟中而乃今出之若有陰爲呵護者亦愈足珍惜矣集以詩百三十九首爲一卷赤城山賦並張璠賦序爲一卷  
台宥日記及江行十二畫記爲一卷腐侯傳爲一卷附錄諸社長送游贈言一卷則夏允彜送行詩序及陳則梁宗存補  
張堯翼張明弼終時英陳元綸宗珏七人送行詩而雜以陳煒文如增兩序朱隗朗道人顯蔡如衡滅煦如四人詩沈鉉  
賀懋修二人跋皆爲集題者又有陳煒答詩五首錢稱魏學濂題畫詩潘一桂畫贊周祜新張澤李聲亨錢秦秦懋德何  
白六人畫跋凡二十五人之作首載其舅越其杰其師鄒嘉生兩序并其杰四詩而又以董其昌陳繼儒倪元璐李日華  
譚貞默五人題畫冊引范允臨題畫詩李思聰送游詩謝士選題集詩並雜置卷端以張結納之盛杜濬有云昔年龍友  
請余爲其季子作傳肅衣冠以五十金潤筆而第止生來索觀余文猶嘆曰龍友小樣不知文章痛癢止生之譏殆緣此  
類然今去先生二百餘年不惟藉見一時交遊而謝文若周又新蔡湘渚皆黔竹文人畫著作逸越自興雖有詩而文亦  
未見竝得留吉光片羽所補爲不少矣咸豐壬子黎柏容學博從定番張氏假得相示亟錄副待好事傳之因書其後

桃溪遊歸記

遵義府治西十里，有溪曰桃溪，寺曰桃溪寺，與治北十五里之栗溪寺大覺者，並林壑窮窅，富有鯉鮎蝦蚬之美，為近郊

遊屐所甲。邈吟蓋酒盞，流連光景，頗時時有之，而未聞能實究二水古何水者。唯假若膺說文解字，鼈字注謂牂柯郡鼈

縣，今遵義府西有鼈縣故城是也，則必以桃溪為鼈水。洪稚存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及貴州水道攷亦謂遵義為漢鼈縣

不狼山，即龍巖山，鼈水即湘江，栗溪湘江上流是。又以栗溪為鼈水，攷前漢地理志鼈縣云，不狼山，鼈水所出，東入延本

沅誤依水，又漢陽云，漢水東至鼈入延，符縣云，溫水南至鼈入黠水，黠水亦南至鼈入延本依江誤依，延江即今烏江，其

尾為涪陵江，自元和郡縣志謂黔州西有延江水，一名涪陵江，由牂柯北歷播費思黔等州，北注岷江，是後皆無異說，而

烏江大勢東北流，其所受水之東流南流者，唯遵義府屬之遵義綏陽兩縣，正安一州諸水為然，則漢鼈縣居遵義一府

之大半無疑。通鑑輯覽注亦有鼈即遵義縣之說，乾隆諸老指證確矣。唯即以二溪當鼈水，則未是。桃溪出治西八十里

夏家溝，栗溪出治北微西四十里龍巖山，竝於治東五里會為湘江，又東南五十五里會洪江，又百十里五至黃灘合口，而

入烏江。二溪若果鼈水，雖有二源，亦無不可，而漢志又云，鼈水過郡二，行七百三十里，遍驗遵義諸水，唯三江水齊次風

水並提綱謂之渡頭河者源綏陽縣之分水嶺挾綏陽正安諸小水至四川縣之江口鎮入烏江源流約七百里彭水且  
 彭水正漢涪陵縣地由覽而涪陵通過牂柯巴二郡並與漢志應則覽水非三江不足以當之洪氏蓋見貴州通志言湘  
 江合桃溪紆回五百餘里入烏江遂以為境內至大之水取以實之夫果五百餘里於漢志里數雖未甚懸絕而已與溫  
 郡二有礙況又通志駁文湘江桃溪源流尚未及三百里乎然則二溪於古何名曰桃溪即漢志之溫水自潛溪集楊氏  
 家傳載元播州宣撫使楊漢英著桃溪內外集六十四卷始見桃溪之名其改稱之自唐自宋不可知是後明史王司傳  
 載平播時安疆臣奪落濠關至大水田焚桃溪莊孫敏政志載治西五十里有桃溪山至今溪無二稱其出之二三十里  
 間猶有桃溪上下莊二壩粟溪名與桃類而明末閩相詩刻以前無攷其下流經府治東者宋謂穆家川潛溪集載楊軫  
 病白錦舊堡隘、樂堡北二十里穆家川山水之佳從治之即今府治又方輿紀要引四裔傳遵義軍於穆家川並其  
 證明統志始出湘江之名今悉從之唯東岸半里許地名穆家廟近舊稱而穆家川則無有知者矣然則何以知桃溪為  
 溫水也曰漢符縣治安樂水會即今四川合江縣而貴州之仁懷縣屬並其東南境其水皆東北入江無有南行者唯桃  
 溪源近仁懷而東南流以入烏江與漢志南至覽入黔入延合說文解字亦云溫水出犍為符南入黔水符本多依涪誤  
 則桃溪所出即符之東南極境故桃溪為溫水無疑而溫水所入之黔則合出府治北九十里悠遠也及婁山南麓行

漢書卷之三編 第五十七冊

百三十餘里至猪槽塘合湘江以入烏江之洪江更無他津也溫水亦曰暖水黠水關駟謂之關水見水經延江水注而  
鄺氏又謂黠亦出符蓋由漢志載在符下推想增之其實黠自於營縣出入無不可通又謂溫黠俱南入營水亦由漢志  
至營以意聯之又謂營水於其縣東注延江則尤舛謬營水過郡二明載漢志安得卽於其縣注延鄺亭敘述南中諸水  
牽就大率類此不得指爲實據唯并以三水入延江篇中可訂今本漢志營入沅溫黠入江之誤耳至漢志入延之漢水  
今地理家多以漢漢陽爲今四川長甯地長甯於烏江中有赤水之隔殆未可信志旣云至營入延則漢陽之境必有與  
營相近者今驗入延之水唯出黔西州西南境行百餘里至遵義縣西境鼓樓大橋又二百餘里東南入烏江之底水河  
差相近則自黔西大定之接永甯一邊當爲漢陽舊境而底水卽漢水較爲可通至華陽國志謂漢陽有漢水延江漢陽  
更不能及延江之邊則延上奪入字耳班志凡水源流短者卽不言過郡及里數漢溫並其例也道光庚子正月遊桃溪  
歸書

### 遊天池記

人有甚美之物欲致之事則必縈紆中腸振觸寤寐循隙候計以冀一遇然而遇之者或取諸目前或需之遲久或遲之  
久可一遇而仍不遇或遲之久已不意其遇而忽遇而旣遇者淺深憂樂又各不以相儷得也適然失也歟然天下萬有

不齊之境亦胡弗然而吾得之天池之遊池在遵義府治東三十里蓋楊氏時陂以灌田水蓄洩有定度瀕池數千頃無  
澁溢處卽寺其旁爲遊觀場遊之人嘗豔其吐納宏肆足以盪滌心魄陶寫襟抱以自雄異轉相競告是必宋元名宦規  
畫福農功壯觀美兩舉其利經始甚偉遊人復罪之逆龍罷民窮欲則下流之歸而不可爲實錄也於是豔遊人之豔者  
或三四年或一二年或一二月或一二日相率而成遊而豔最久者或十五六年余且十八年枝事牽近數往數不必積  
與未已亦遊始今日去城廿五里遙得池口雙溪別流沙石瑩淨溪源二橋絕山東鎮沿洄西行塵囂左開疇浪若涌山  
曲若極轉更激濶荷花白紅蓋池競長罔望而不可以諦思棹乎中央小山西嵯似由人爲昔亭今燕爲鷗鷺之家穿關  
洞天狀如半國顛仙昔止遺題尚存有石碎擲晶腴隱見道膚下則怪石骨出崿岬蹇迤與池唇池不可以徑步審禪以  
疾達於趾得池二源迤山兩谷南孕石炭其北獨無間不盈丈地氣迥殊焉木多楓柏女貞柘櫟棗草有莎苜蓿菰蘆  
竹葵芡其他紫蕊纂實黃花青條雜荆棘中者復有花葉婉娜若菊若百合者相與葦蓴菴勃掩映池側時間異香莫可  
名字耳暑旣盛憩於寺間片雲黑西俄然半天驟風疾雷雨如彈丸濺珠亂迸白波連山穹谷罷斂冥晦荒忽疑有神物  
出沒心駭目震莫可質訊須臾風定雨止天水溶沆存身若空上下無佳際月徐吐清光滿衣荷香逐烟草樹若洗煮魚  
利淺舉酒臨池行坐偃仰間以嘯歌同遊諸人莫不各適其適而止歸而不果遊者斯之曰聞諸壯斯池盛斯遊也斯池



周里不過十、廣袤不過三五、若在水國、直蹄涉視耳、何遊足云、余曰不然、曩嘗經行齊魯燕趙、平行千里、得却婁盛密、輒方虛蓬嶠之不啻、南中去山無地、得潢汙陂澆、亦宜昔陽洞庭之不啻、若山者珍魴鯉、若澤者珍鹿豕、廟廊者思林泉、阿者慕青紫、物尚其罕、美惡頓反、是可以觀同世異好之情狀、亦奚足為斯游病哉、

上巳遊勝龍山記

來青閣朝食、天放晴、除薄裘、徒倚欄楹間、耳聾丹輪、孫梅史商被禊所、余始憶其上巳也、雖然曰、竹纏溪水石佳、且去城近、丹輪曰、勝龍山冠林帶溪、巖壑森秀、前竹纏又不过三里、曷以若為、竟中間勝處亦供去來觀乎、梅史與不可過、命酒肴趨行、而舒衡峯至、丹輪季弟春圃亦至、道劉次言司馬寓、茶而同行、蓋尚遊者二人、益余而三、出門而得六人馬、至郭雜市、蒸薯若梧、實葵子度北門橋、溪山弄春、士女殷盈、遵之俗、前後清明十日上冢、戚好內外集、咸郭之外、龍山鳳山又其北、邛風晴日麗、青鞋黃帽、華妝袪服、參差掩映於雜花芳草間、固一歲之盛觀也、沿溪下為洗馬灘、急湍活活、疊石磊砢、徑稍迤、疾趨過、得坦處、小憩復前行、則溪水澄碧、夾以古柳、回曲二里許、對岸原田平行、林木翳如人家、在花竹中、書聲機聲、春聲、比犢聲、小兒嬉笑聲、與時鳥弄晴聲、烟水相答、隨風去來、倏近而倏遠、笑謂諸君曰、吾他日稍贏餘、當結官於此、更置三板船、讀書之暇、携子弟輩、蒔蔬課耕、煮高鈞、深復結一二同志、時時招邀、酌酒舵頭、煮茗林下、惟意所適、倘

徬而忘老於願足矣各延佇者久之不數武卽普濟橋橋之跨竹鼉溪也橋南迤左折山麓一洞深二丈許廣丈許口容一人梯下鍾乳纍纍然垂狀不一五年前土陷洞出有婦人病乳試禱而適愈遠近相譁以神香火相屬一年所官禁莫能止尋自寂然去年一過之土石封焉而陳香楮望封拜者乃百數則皆數年前病禱而今愈以償神者也今則封復開香火復屬矣世俗之尚鬼好淫祀大類此取小徑踏石虹渡溪徑散而弗諸人皆莫從返故道而橋焉畢渡招共觀白飛霞遺跡舊志八景一石壁仙題者也左旁有溪山青一詩似元明間刻者字近顛仙桃源洞詩轉折復小異署款似一字似二三字經此必細目之不能識今審其上爲草書此木二字筆勢相聯下作存則八分省書存字也始定爲紫存云自是而北日亭午天無片雲竄氣愈遠溪壑愈殊媚道旁戎菽藎薑盡花香氣匝路不斷五色蝶深穿旅翔望若舒錦惟小熱皆脫帽揮汗衡峰梅史故持筴獨收其利殊令人妬談且行達勝龍脚諸君方問勝龍問此幾許蓋六人中四人皆未嘗至聽余與丹輪指揮流連風物了不覺遠余二人亦忘其已至也循石階而登蒼官數千屈曲夾蔭盤旋而造顛得平臺而羣休焉茶罷而酒點以蒸薯桐葵子半酣而撤之憑石闌下視深百丈不見溪水聲鞞鞞若出九地皆股栗退避石磴倚而坐品缺林山色梅史獨乞僧玉簪掘之余則呼紙筆索勝國舊碑舊碑者嘉慶間張斯未先生得之山下溪底所記崇禎五年歐萬貴重建勝龍菴事故知山勝龍昔址今祠文昌山猶稱勝龍據此碑也碑語殊俚惡以其及天啓水蘭

可考見當時事而錄之日已蹉諸君皆下山余旋亦追及負手行歌先後不次復共懸竹鼈畔聽兒童誦謠姪姪有音節今三復焉至北關下觀漁人弄舟急浪中三入三出負之而趨亦妙乎哉坐南石隙泉絕甘冽余謂諸君此第一泉也遺義郭外佳泉三一北關下石罅二雙薦山下白沙三中營溝小井一二三者余目之以烹茶不讓中冷一斛也諸君思卽泉上人家試之而東山夕陽堵間歸者肩駢而踵相接也懼入城晚不果于是劉次言獨返寓五人者復會食于來青閣而繼樓二更矣

登小龍山得左邱記

遊境之佳者二曰蘊之負曰借之人蘊者遁林隱壑峭折鬱遠使人眩暈錯迕而茫其所往借者憑雄踞高四洞八關使人曠心適神而莫知其所以然遺義近郭可遊者若桃源湘山迴龍十數皆極勝借者無聞焉三月壬辰過小龍山因及登其左邱而始得之呼尊命儕箕踞環眄蟲者、迹者、壁者、穴者、叢者、縛者、帶者、疊者、噴者、滄者、逞妍負奇、歛忽奔湊、雜花連天、佳禽四飛、雕甍繡閣、錯落煙杪、偃仰嘯歌、與大化俱澹焉忘日之將夕、視桃源湘山諸佳遊、未有樂于茲邱也、夫獨行之士、不顧乎其外、其所就以視人、亦如其量而止、休休有容之君子、驚驚未有能、無非取於人者、而其所就以視人、浩乎其無倪、淵乎其不可窮、境之蘊之借、猶是已、雖然、斯邱之弃北郭外、不知其幾何年、墟焉寂焉、匿其所以勝、以與樵

夫收豎者遊息而今乃以牽連出之且將駕乎習貴者之上得毋有駭而却走者乎是因聽之矣噫世之遇合遲速又豈獨斯印哉故歸而記之是歲道光二十一年

### 記周景王大泉

業經巢收大泉一枚圍徑 寸 分重 兩 錢 分內好皆周郭正赤色澤甚古文曰大泉五十以謂莽錢以權其徑

二分寸重十二銖之大泉五十者此泉之一直彼五十彼泉之五十直此泉一故皆以大泉五十為文所謂子母相權以

余攷之殆周錢非莽錢也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

大錢當依五十又造契刀文曰契刀五百錯刀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傳同云居攝二年五月更造貨志又曰莽即

真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公錢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

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上大錢字並當依泉是為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又曰

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圍

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

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乃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並枚直一並行盡六年

母得復挾大錢矣。據此則莽所作大泉始以權五銖，繼以權其小，公等泉繼以雜貨泉，權貨布用而廢之，皆徑寸二分，重十二銖之一品。其以權大泉者，錯刀契刀耳。未嘗更有權大泉之大泉，其非莽物明矣。是後歷代錢貨，惟五銖有因鑄，絕無因鑄大泉五十者。且其色澤文字亦決非後世物也。其知為周錢者，國語周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王弗聽。卒鑄大錢。韋注引賈侍中云：大錢者，大於舊，其質重也。唐尚書云：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後鄭司農說周禮云：錢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二錢字周禮外府注依泉後數變易，不識本制。至漢惟五銖以行。王莽時錢乃有十品。今存于民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大泉，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周禮注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孫云：注誤，當從五十而正。則唐君所謂大泉者，十乃莽時泉。非景王所鑄明矣。又景王至赧王十三世而周亡。後有戰國秦漢幣物，改轉不相目。先師所不能紀。或曰：大錢，文曰：寶貨，皆非事實。又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為然矣。鄭君云：錢始一品。至景王有二品，省之不孰耳。漢書食貨志亦用國語，文云：景王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巨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注：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臣瓚曰：但是不聽不鑄大錢耳，猶自從其不廢輕。此言母

子並用故蒙其利也。按唐尚書說景王大泉文曰大泉五十，必先師傳授，非鑿空而言。周錢今存者唯時見寶貨一品，意即是其輕錢，而此乃其重錢矣。唐又云重十二銖者，則偶誤以寶貨之輕重為大錢之輕重，致與莽錢混。故韋氏謂非事實耳。孟康謂母當五十，子三十，續之為六十錢，乃言周制亦固有。大泉五十之一微，不獨唐說矣。洪氏泉志于周景王錢云：顧烜錢譜金光襲錢寶錄、李孝美錢譜以大泉與寶貨兩存之。董道錢譜去大泉，余謂以錢當以班史為正。董說得之。蓋顧金李諸人皆緣唐氏重十銖二之誤，以莽錢為周錢。董洪又不知景王自有大泉五十也。

聽鶯軒花木記

山陰孫君海潮應聘黃巖廬太守，安硯郡署之聽鶯軒，慨花樂草樹之不蕃，無以融怡心神，滌盪塵垢，汲汲焉搜他山，乞名園時移而法時，盡力所及，致未止。殆學子之勤于課，急耕之農人，慈母之護嬰兒也。五年于茲，日敷月舒，影蹊環階，蔥蒨參錯，鵬詠偃仰，天機盎然。軒始乾隆間劉研莊太守倚山面池，其八景詩軒寔聽鶯荷池疎雨者也。道光戊戌罷禮部歸，平越峰太守以郡乘招館其間，已就寥落，然而桑柳槐棠之屬，猶一二存者。明年春移榻來青，假守者園人以居，泥芻馬通不可嚮，適比受代，昇夫豎子竭池而鑿，盤菹絕根而薪喬柯，聽鶯風物益掃地盡矣。孫君丁極敝日來，以朝夕培養，以反佳觀於未有艾，吾不知視始軒盛時何如，而大造於茲，軒則僉乎孫君歸之。夫植物猶植民然，今舉天下極彫敝郡

縣其曩昔名宦循治道經皆未必就派派守令者傳舍其官漢焉若無已與甚者乃益之疾而速焉德方且實實思號蓋  
心于眾以大咎民氣之不易振迨賢者為之無暫謝無功期肫肫翼來使之自得廢修而墜與因俗以成化于茲軒也可  
以鑑矣孫君既功茲軒慮來孤厥意不復愛惜屢乞予記榜軒楹而屢未之有應癸卯三月黃太守晉觀察浙江杭嘉湖  
孫君將偕往便歸省計日成別不容默然唯是沿海郡縣經嘆逆蹂躪其民物衰耗有待休養照姬當百倍天下孫君識  
之哉願所以佐治勿稍忘茲軒也

娛蕙臺記

張其詔于其舍之北圍壘小石為崇四尺之臺廣四其崇而袤五之短垣上周闕前容階階五等植四時草木花竹瓦瓦  
甃甃參差高下掩映成趣鮮繹之山清冷之泉烟雲卷霧畢趨臺端爭妍獻奇日奉其孀母薛遊息為樂命之曰娛蕙之  
臺夫娛親不一道也有世榮者有性命者有朝夕者擬魏科登美仕奉八座而列百珍頤使目驅應志而趨閭里豔望殆  
於天人世榮之娛也不一出言忘親不一舉足行殆先民為徒夷險一經蓄道德而能文章貽令名以施後世性命之娛  
也無形以為視無聲以為聽導和引怡融融愉愉隨其力之所能當之者亦忘其所以然朝夕之娛也世榮之娛有道有  
命君子聽之性命之娛全生全歸君子勉之唯朝夕之娛見乎性命之中大行不能加窮居不能損聖賢無所餘庸眾無

所教故曾之養、萊之啼弄、香之扇、猛之蚊、之。晉此物此志也。夫女也者，天下之鬱人也。孀也者，鬱人之無告也。不出門不踰閭之人，益無告之境。雖有克家之子，承顏之婦，百思千慮，未易一當。而張生奉承庭園間，課婦弄孫，評雲說山，引繫而意閒，事勞而神逸。若將忘其女也。孀者若夫張生之爲娛，于朝夕之間，其亦有窺也乎。昔者楊園少孤，其母教曰：孔子孟子亦無父之子，唯以好學。大聖大賢，楊園守之，卓爲儒宗，推斯臺之意，深求性命之娛，繼楊園而學孔孟，將非迷其途者，張生勛之哉。道光丙午閏月。

重修培英書院記

代

遵義三書院培英育才並先建湖縣夫教所以開必首及焉。自乾隆中以培英肄業生增育才，而培英少衰。後又別建湘川書院，縣學左居諸生成人者，而培英育才居童蒙而已。尋以湘川舍雖廣，肄業者不能悉容。道光初，別置童蒙義學，又增兩山長束修，三院聽生徒所生止，師分課之，官合課之。于是兩院人士蔚然，與湘川埒。然而培英傾以漏育才，隘以異師生，講業常岌岌。二十五年春，某來權縣，篆有事于兩院，送學，卽竊思策之善，傾漏者更之已耳。隘以異殆非徒不爲功，徒較更難。故先節廉圖其易，屬董事于學博李君襄、臣茂才晉君廷榮、韓君道藩，講堂剝落者塗墍之，廳事半圯者拓而易之，兩廡久廢者復之，舊材無用者撤以屋守役十月經始，明年二月歲功唯堅，無華粗澁，舊觀獨所謂射圃臺觀，觀在



舊記者已湮民居其址不可復省耳。來視畢事，諸君固乞記歲月，儲諸石。某于邁既閱歲，愧無他善可言，是爰爰者其又奚言。雖然，早盛先落者，盈虛之道也。敵極必反者，中興之理也。我遵人文，其自此益昌矣乎。夫治身亦治舍也。破一瓦，折一椽，一舍之顛以之一口羞，一足失一身之敗由之。因循不察，將盛美不可長恃，而能自力于治，雖甚朽阨，積狂愚未嘗不日新又新，漸底于有成無難，故學不可以已也。舍其寓焉耳。此某得諸是役，自以勵者，願共多士勛之也。書院舊名湘江，或曰湘川，以後建者占湘川者名，改今名云。

### 魚梁江源流記

魚梁江源都勻府麻哈州西七十里壩忙岩山中，涌石穴出如三斗盞，謂之水頭。去都勻邦水河劍河源處不遠。東北流十餘里，經壩忙場東，又東十餘里，經蔣崗塘西，過擦耳巖下，又東北十里，經樂平司西，得樂平橋，又東北三里，爲大箐小箐，裂壁竇立，高可十尋，危累百九，了不歇墜，墮七里許，馮家壘水自北來會，又東會北十餘里，入平越州界，經姊妹巖下，兩巖並峙，高五六丈，參差若人，又東五里，經黃絲塘西，谷洞河自西南來會，又折南行，東屈二十餘里，經西陽驛南，乾溪茶園北，又東七八里，經谷頂岩側，又東七八里，經老虎巖下，爲黑塘，又東三里，爲魚梁江，得萬善橋，驛傳之通道也。幽泉碎墜，琴韻清冷，昔人謂之響琴峽。又東北五里，得吳家橋，又東北二十里，得萬鏡橋，橋在平越州東南五里，舟渡多艱，明

萬歷中、鄉人葛鏡再建再北、鏡絕復甦、毀家誓死、鑿空墨石、崇乃益堅、又東北諸梁、江龍潭河、復有卡龍河自州北斗場來會、會處皆未得確所

各挾州西北諸小水來會、謂之三江口、有石崇數丈、矗立中流、謂之將軍石、又東北十里、經鴨爪壩、又東十五里、經三郎

舖北、又東二十里、經羊場北、又二里、經新橋營南、又東十里、經楊老驛北、之登田壩、麻哈江挾麻哈境諸小水自南來會、

自大箬小箬至會麻哈江處、皆重崖疊嶂、對岸如削、路之所經、自東視西、問若尋丈、蟻緣上下、俯入無地、仰即登天、又東

北流折而東六十里、經清平縣北境之大風洞北、又東三十里、經香爐山北、重安驛西、入黃平州界、曰重安江、有重安渡、

碧潭澄淨、恒竹橫江、扶短進舟、無事篙槳、亦驛傳通渡也、又東六十里、經巖門司南、又東會于都勻河、為清水江、道光丙

午冬十一月、既望、發西陽驛行度魚梁江、轎夫王甲為道其水源、多圖經家所未及者、因記

待歸艸堂後記

唐子方先生之布政湖北也、寄聲其家、為構宅一區於貴陽城、顏曰待歸草堂、是時、成廟方嚮用先生、江漢災民待

澤孔亟、非先生當言歸之時、特以謂人臣奉職事、必其升沈去就、用所濡回、廉制、然後得行其志、以盡其所當為、故取待

歸之名、以益自激勵、且以愧乎、實有可歸之道、而貪位苟容、不忍遽舍者、云爾、咸豐壬子春、友芝走清、都省墓、得道謁先

生於茲堂、於是先生引疾、三年、已優游矣、其冬、計偕將行、先生又此命飲、因觀王子壽所為記、屬有所思、先生曰、子疑我

今者待歸名堂之不實乎、吾猶有說焉、夫懷憂千歲者、拙士之胸也、隨化修短者、通人之識也、古人亦謂死爲歸、吾今退閒無事、待此而已、子其爲我作後記、友芝曰、善哉、不能輕進退者、不能盡臣職、不能了死生者、不能輕進退、先生之言、不與向者名堂之意、益相發明矣乎、然而友芝之愚、則猶以謂、先生非宜以歸之人、今日亦非先生聽久歸之時、則夫待歸之說、不如仍持前說之爲得也、先生又曰、人當三四十壯盛時、志力強猛、視天下事無足以難我者、衰舉所嘗學問、期次第盡諸設施、惟其勝任故愉快也、逮五十而氣少衰矣、矧余今年更六十、邪、成皇帝特達之知、念自筮仕來、驟躋

介藩、何敢自惜犬馬之勞、貪餘年以自逸、誠幸清時多才、羣策競力、昔者在楚在甘、猶不失官才、不至貽先陽曲陽山之羞於地下、今之歸而待歸、庶可以全吾歸、而復何求邪、友芝曰、不然、如先生之說、知止知足、特可以無事時言也、自庚戌辛亥、粵賊據永安、僞桂林、擾衡、永、長沙、勢將漏湖湘而出、勞師糜餼、已閱三年、而先生杖屨遊覽、矍鑠猶少壯、抵掌時事、須髯張、設一旦、天子簡在告人、命先生運籌當一面、先生猶得以遠觀待死、不復出爲辭乎、抑將聞 詔攬轡、不敢宿留而行乎、友芝故曰、名堂之意、不如仍持前說之爲得也、先生笑而頷焉、遂書而揭諸壁、十一月既望、

### 重建魁星閣記

獨山州北三十五里、與城戶編甲爲第一、曰兔場、上下街、南舊有魁星閣、北向、嘗兩街門戶、形象謂有助於興文富民也、

其建自康熙某年東倚民舍入州道出其西形家又謂若遷閣西倚而道東出尤於形勢宜嘉慶末阮貞定公家居率鄉人共少以孝友仁讓罔不循循遵唯謹即欲因家意遷閣易道藉益興化美俗尋教授遵義不果今又三十餘年棟宇漸不支余從子繼芳猶子大猷遠猷輩亟謀移而新之以竟貞定公夙志取資閩中舊醮存及生息銀若干兩不足乃更募增咸豐三年三月方庀材鳩工而余以謁伯莖兄新墓自尊義歸繼芳因以記請夫形勢之說吾不知魁星之祀亦不詳所由起唯計自解事來今昔聞見鄉里人家其講孝友懋仁讓者其子若孫率能讀書取科名次之亦不失田廬足衣食其不孝不弟倚勢力橫行者其子若孫率游手犯刑罰或斬弗嗣焉夫形勢之美星精之神之能福人豈有厚薄而數十年輾轉輟興替之不齊而綜核之則又未嘗非其所自取也斯工之歲繼芳輩其勤以此導意鄉里使之敦本厚俗悉循循如貞定公在家時於以因篤栽培大啟未振之秀於靡既庶幾乎真能竟貞定公志也夫八月十三日

豐樂橋記代

遵義府治南五里跨桃溪尾建橋曰豐樂崇四丈有八尺廣半之袤五其崇兩翼石闌如其表醴水五道開南北廣路百有若干大用功十一萬四千人筭鐵四萬三千斤架木千五百段石灰萬二千石桐油二萬五千斤費白金九千六百四十兩上游不十丈舊有下躡水橋即元建之巨濟早才半尋仰承斗溜薄漲噴面即有線湍游淥中橋儼忽起伏不可軌度歲

常溺人暑潦之際行旅愁恐郡人更崇懷匪朝夕長白  
來守郡越歲亟與  
倡德斯舉施者  
響臻  
屬職事於李教諭襄臣  
義民張朝輔等

咸豐元年辛亥正月十日丁酉伐石十一月廿二日癸酉竣功

舍舊登降梁空而行平達兩山坳雖有盛漲永無恙朝輔精算營造逾於巧工在胸之橋先事已具採石既近必手度  
量務收兼材以植橋壽蚤作晚食不輟指搗與橋終始職事諸君操縱有方一心一力是以費半功倍成速且堅厥初

相基慮南道營駛溜沙深康功斛鋪過尺地設二石棧乃通稱趾連合尖頂率僚吏郡士耆老來落橋成  
歌飲既耐時雪應瑞觀者隘谷歡聲若潮天心隨人了於告語自今以始險阻既除痼癘不生年豐民樂左券斯存

幸與其美用述本末勒諸岸端以詒來者

遵義府知府題名碑記代

官署有題名所以詒後來考得失也遵義自明萬厯中平播置府入本朝又二百餘年隸蜀隸黔並稱大郡繁劇不

易治然而膺守土之責者雖極地廣事繁其遺愛在民口嘖嘖不衰者未嘗不絡繹相望而在地狹事簡乃寂寂徒具姓  
名甚或遺議焉者反時時有之嗚呼豈不視乎為之者哉長白佛爾國春知遵義三年於襄晉守土諸公稽之志乘核之

輿論其由前說者必心嚮往焉不敢志其由後說者未嘗不引以為懼道光庚戌冬既舉郡署新其十之八見堂左舊碑  
隆然特前明孫公學易所為遵義兵巡道題名自我 朝康熙七年裁道二十年後以道署為府署繕葺非一而題名  
之石至今闕如適郡南建豐樂橋得善碑材因市其一具書置府以來知府籍貫出身任年選工刻之古語云不習為吏  
視已成事又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凡在茲錄皆而我多師後之君子幸勿徒視為太守簿也咸豐元年十一月

記王少伯龍標詩

唐王少伯自江甯丞貶龍標尉史稱其詩緒繁而思清時謂王江甯而自唐以後稱之者皆曰王龍標貴州黎平倚北半  
府為唐龍標縣南境方志錄其二詩以志流寓一則龍標野宴云沅溪夏晚足涼風春酒相携就竹叢莫道能歌愁逸謫  
青山明月不會空一則送崔參軍往龍溪云龍溪只在龍標上秋月孤山兩相向謹請離心是丈夫洪恩共待春江漲蓋  
緣其謫後諸詩不似太白西上篇題沅夜即字唯此二絕及龍標故錄之耳今就所傳詩遍求之其自謫後道中及在  
貶所作者猶不少留別伊闕張少府郭大都尉云遷客就一醉主人空金壘江湖青山底欲去仍徘徊九江口作云水與  
五溪合心期萬里遊明時無弃才謫去隨孤舟江上聞笛云遷人悲越吟至南陵別皇甫岳云昨夜宣城別故人長江還  
共五溪濱西江寄越弟云南浦逢君嶺外還沅溪更遠洞庭中岳陽別李十一越宿云謹黜同所安風共所適送薛大赴

安陸云津頭雲雨暗湘山、遷客離憂楚地顏、留別武陵丞云、皇恩暫遣請、待罪逢知己、從此武陵溪、孤舟二千里、又武陵  
田太守席送司馬盧溪云、山水清輝遠、俱憐一逐臣、留別司馬太守云、長陽太守念王孫、遠請沅溪何可論、盧溪別人云、  
武陵溪口駐扁舟、溪水隨君向北流、笠篔引云、盧溪郡南夜泊舟、有一遷客登高樓、不寐不言彈篔篋、別皇甫五云、淑浦  
潭陽隔楚山、又云天澤俱從此路還、上諸篇、蓋自江甯泝江入沅作也、其聽沅人水調子云、孤舟微月對楓林、分付鳴箏  
與客心、巖色千重萬重雨、斷絃收與淚痕深、送程六云、冬夜傷離在五溪、青魚雪落繪橙齋、武岡前路看斜月、片片舟中  
雲向西、送柴侍御云、沅水通波接武岡、送君不覺有離傷、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送吳十九往沅陵云、沅江  
流水到辰陽、谿口逢君驛路長、遠請唯望雷雨、明年春水共還鄉、寄穆侍御出幽州云、一從恩謹度瀟湘、塞北江南萬里  
長、莫道蒨門書信少、雁飛猶得過衡陽、李四倉曹宅夜飲云、霜天留飲故情歡、銀燭金爐夜不寒、欲問吳江別來意、青山  
明月夢中看、送任五之桂林云、楚客辭孤舟、越水將引棹、山爲兩鄉別、月帶千里貌、羈謹同繪綸、併幽聞虎豹、桂林寒色  
在、苦節知能效、行路難云、雙絲作纜繫銀瓶、寒泉轆轤上懸經、一絕不可望、似妾傾心在君掌、人生意氣好遷捐、只重狂  
花不重賢、宴罷調箏奏離鶴、迴嬌轉盼泣君前、君不見、眼前事、豈保須臾心、勿易西山日、下雨足稀、側有浮雲無所寄、  
但願莫忘前者言、判骨黃塵亦無媿、行路難、勸君酒、莫辭煩、美酒千鐘猶可盡、心中片愧恨、何可論、一聞漢主恩、故劍

使妾長嗟萬里魂凡八篇以語意求之則皆在龍標作也其九江口末章云擊鳥立寒木丈夫佩吳鉤何當報君恩却繫  
單于頭經武陵復有答曰太守絕句云仗劍行千里微軀感一言會為大梁客不負信陵恩皆意興豪邁了不以遠謫于  
懷遠夷居久之鴻恩不來春江自漲于是感懸綆之一絕傷萬里之羈魂遂不免有遠謫意矣蓋少伯性任俠喜談兵法  
邊塞諸作尤為一時之冠其望樓引又云僕本東山為國憂明光殿前論九疇篋讀兵書盡冥搜為君掌上施權謀洞曉  
山川無與儔紫宸詔發遠懷柔搖筆飛霜如奪鉤鬼神不得知其由憐愛蒼生比蚍蜉朔河走兵須漸抽盡遣降來拜御  
溝便令海內休戈矛何用班超定遠侯合九江口作觀之其志趣大概可見其失題詩云姦雄乃得志遂使羣心搖赤風  
蕩中原烈火無遺業一人計不用萬里空蕭條殆其世亂還里所依所謂計不用者豈祿山未反以前亦曾策除之耶是  
不可知矣送程六及紫侍御兩詩皆及武岡知武岡正接龍標東境而自潭陽往長沙武岡亦其一道其留別張少府郭  
大都尉又云幸隨板輿遠負謹何憂哉唯有仗忠信音書報雲雷則其之龍標蓋奉母沂沭而行至還鄉被害其母猶在  
故張鎬誅問印曉猶有王昌齡母當誰養之語也舊唐書謂少伯京兆人登開元十五年進士第補秘書郎二十二年中  
宏詞科調汜水尉遷江甯丞晚節不謹細行貶龍標尉新書則以為江甯人又刑其江甯丞一官據本集贈馮二元六詩  
云家本藍田下幽居與君近茶集天宮寺詩云舊居太行北則依京兆人為是新書殊舛謬



記王少伯墓

黎平府西北六十里之龍里司與開泰縣之龍里所相錯有龍標山山有唐龍標尉王昌齡墓其地亦名龍標寨舊志謂即廢龍標縣也唐承隋置縣本以龍標山爲名初縣廣潤後又析置朗溪潭陽諸縣而獎州龍溪郡通典謂之業州龍標郡並領峩山渭溪正與領龍標之叙州東西境接疑皆隋龍標地而唐析之元和郡縣志言叙州潭陽郡至道云西泝流至獎州八百里南踰嶺至融州水陸千五百里又謂諸縣皆在舞水東岸今地理家率以湖南黔陽縣爲唐龍標今自黔陽泝清水江南取東道至黎平才四百餘里龍標境接融州融又在黎平南龍里之山其爲因名縣者與否不可知要自黔陽南至黎平皆得有龍標故地也至唐龍標舊治據少伯送崔參軍往龍溪詩云龍溪只在龍標上唐獎州龍溪郡當今鎮遠思州兩府間而在其上則當在黔陽境內不得在黎平殆與少伯之墓同一附會史稱少伯謫龍標尉後以世亂還鄉里爲閩邱曉所寃殺張鎬以後會師至誅曉卽爲少伯則少伯實不死於貶所安得有墓在黎平乎

龍友楊公有後記

始讀余澹心雜記云楊中丞文驄父子三人同日殉難又云龍友父子殉難閩嶠無遺種也唯老女自歸金陵依家僕以終天耳每歎錚錚女楊公竟斬焉弗嗣捨卷不怡者久之意仙霞忠魂欲求梅花嶺之衣冠一杯益不可得矣道光末桐

城心筠孫觀察起瑞來巡貴州糧儲得讀其家譜乃知龍友骨歸孫氏與觀察高祖之父武公副使合葬又附見楊氏後裔於是鄉積不能解者一旦渙然于懷不覺狂喜累日譜云仙霞之役楊公及四子一家三十六人駢死唯長子忠貞將軍都督同知遺一子寄育其中軍江南李茂芬家存亡猶不可知而乾隆十七年楊卓所具楊公世系謂楊公尚有少子鼎勳生未固歲楊公令其生母郝從以婢子蓮花負歸里犯兵燹伏荆棘間關五歲乃達貴陽勳頗讀書自以萬死得生不復求仕二子元愷字仁濫號檄齋軒康熙己酉舉人雍正四年選直隸雞澤知縣元愷字仁沛邑諸生又記愷悖子孫十九人然則楊公後信有無疑澹心傳聞之詞不足據也唯孫譜云四子同死澹心云父子三人則僅二子無他紀載疑莫能質楊公又會乞杜于皇為其季子作傳則當有季子先歿並同死四子及鼎勳而六矣邢孟貞石臼集連見楊愛慶生貞生又有送楊愛生由白下往黔中應試及題楊貞生攬霞閣詩杜于皇燕磯感舊詩序數辛巳餞送諸人中亦有貴竹楊愛生愛生當卽鼎卿之字貞生必愛生貞弟與父兄同死者惜失其名自二人外他更無可見然則澹心父子三人同殉之說或近是也澹心謂猶存老女又謂有妾馬嬌不知所終豈並在三十六人之外耶其歸骨合葬始末已據入別傳

盧橘說

望山堂有果焉枝葉花實皆橘類唯實小花作茉莉香花實不間四時沿呼公孫橘細攷之蓋即古之盧橘一名給客橙一名金橙知是給客橙者華陽國志巴志其果實之珍者國有給客橙又劉淵林注蜀都賦云蜀有給客橙冬夏十花實相繼又太平御覽引廣志云給客橙至冬自夏且花且實據所述事狀正此果也知為本盧橘者上林賦盧橘夏熟漢書相如傳注引應劭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御覽引郭璞上林賦注云蜀中有給客橙即此也冬夏華實相繼又引魏王花木志亦云蜀王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亦名盧橘也云如拳不合齊民要術引郭璞語與此志同如拳依如手指蓋確據目見魏王本之意改為如拳後人不究所本見志文不合又改拳為櫻桃本艸綱目引云或如櫻桃蓋沿之是漢晉間人以此給客為盧橘故李尤七歎云梁上青黎盧橘是生白華綠葉扶疎冬榮與時代序孰不墮栗黃暑炫炫眩林曜封金衣素裏斑白內充滋味偉異淫樂無窮稱其殊異常橘所云冬榮指冬花非榮枯之謂通觀前載盧橘實巴蜀珍產漢之上林致方異異物如蒲菊石榴見史傳者甚多盧橘更非難致太沖譏相如為虛誇過矣據盧橘名始伊尹書呂氏春秋本味篇載伊尹語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盧櫨古今字說文櫨字下引伊尹語依有盧橘焉夏熟也與應氏引正同知本書正作櫨橘稱甘櫨異文然則盧橘名自三代矣諸書言夏熟者橘之常夏花冬熟早熟有及秋者遲橘有及初

春善藏有及莫春者至夏則絕無矣故舉夏以顯之其又名金橙者御覽引博物志云成都廣都

本誤作成  
今枝改

即繁江原也

臨印六縣佳金橙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夏秋冬或華或實大者如櫻桃小者如彈丸或有年春秋冬夏花實竟歲都與

給客形性無異故知又名金橙也後人或以枇杷當盧橘或以廣南江西之夏花冬實名金橙者當給客橙皆誤也至安

仁賦再熟之異羅浮有夏熟之種特時地異氣難冒斯名廣州壺橘秋赤實而經春轉青建安庭橘冬覆裏而來夏尤美

齊民術遠引記錄並有盧橘之稱索隱書兩據其文以釀相如傳注然循名責實究與古說不契今詳推之不嫌辭繁云

道光丁未仲冬

家規

甲辰家規

嗚呼、吾家之不治、未有甚於今日者也。人各異心事、惟多口好逸者、袖身以自便、習勞者縮手而效尤、僮僕無所措其手足、雞犬已默象其質爭、吁可懼也。其病惟在於無法、無統、非無法也、非無統也、不法於法、不統於統、自與無等。夫堂上猶存、居高而理、其勢常順、永感之後、各不相下、其勢常逆。每見親肉未寒、遂析爨以便私者、竊怪其薄。然析之而能自存、即析之可以免闕、因時為宜、得失尚略相抵。今吾家盡計所入、僅支半年、加以人事頻迫、悉待每歲、不可必之謀。則析之一字、斷無可說。計惟極勤於無可勤、極儉於無可儉、同心協力、各盡所能、庶冀稍免飢寒耳。故自壬寅春夏、我即於飲食日用、粗定章程、乃今日定之、明日已譁然、而亂之一國三公、何去何從、於是傭奴債婢、犯令者有功、且盛氣以凌上、守法者得罪、惟涕泣以求去。師牛宏之含容、則大快今日。將來依於胡底、師繆形之自責、又誰不知省。即事且以增嫌、五夜不寐、自訟過端、哀從中來、淚續金枕、耿耿在疚、首尾三年、近來細察諸人、似皆有思善之意、則又不容默然。夫家無論富貴貧賤、無主必亂。夫人而不知之、故此時即有萬金之產、千倉之積、我既多長幾歲、多懂幾事、自梓當聽我調度。大家學箇作家作人樣子、也不枉一張人皮、兩頓米飯。何況稻粱之謀、朝不及夕、而只是飯硬飯軟、鹽鹹鹽淡、開

箇不了，是皆由未嘗閱歷，全不自知身在何等，世有何事。昔貞定公家居時，諸兄自耕以食，一切艱難困苦，我所目擊，與夫從前尤困之境，得諸教訓者，皆能記憶，故隨事看去，都覺切身。庭弟從來遵義小時，已不能悉幸其天性淳厚，時能近思，無聊之極，賴相慰藉，而其看事，已有不到十分親切處。瑤生兩弟，以襁褓來，祥弟至遵始生，學異雖比他官清，若然而俸薪未脩，較之農家者，流自然兩樣。昔貞定公不肯作州縣，即謂恐習壞子弟，而諸弟猶不免此，甚矣習之不可不慎也。今且將日用瑣碎，略為規條，並說其所以應如此之故，使大家平心竭力，各有遵循，須知僅能如此，較之祖父當日，已是十分安逸了。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諉，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成王為天子，而周公詔之以此，矧在貧士者，貞定公常舉此語諸弟，亦聞識之否？安可不深長思也。道光甲辰冬仲月，既望，友芝書。

一曰務職業。職業無一定，各盡力於見在所居之位，便是總持家事，必教書以助用，我之職也。庭弟有館則就，無則勤課，諸弟偷閒讀書，是其職也。瑤弟浪習弓馬，不上不下，又終日間蕩，將來作何結果，不如學學小貿易，尚是涯，否則家中用度，我總其成，而零星數辦，皆爾任之，亦習勞之一端，猶為不失職也。生弟無端要教書，大是異事，始聽其自說，在蔡六丈處，可以就便，請益不至曠功，我亦以為兩得，既而察之，但有餘閒，無非三朋四友，醇飲羣詬，於自己切要事，仍

是今日更待來日、今年更待來年、館中所得既不能却、更不關白、盡行講不可知之用、乃知其教書之意、只圖背却、凡長恣情逞欲而已、今不必與爾深言、爾既心豔名場、卽當理頭、雖窓揣摩利器、是爾職也、胡亦不知自厲、若此、祥弟之職、惟勤隨諸兄讀書、勿驕勿惰、凡我兄弟各稱所能、不以異物遷其心、便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婦人之職、中饋絜布、盡之矣、見在築里、四人吾擬修饋有二法、一法四人各主門內事一月、周而復始、一法一人總其成、三人者分執炊爨、五日或十日一更前法、頗多零星授受之煩、且數易主、則難畫一、誠不如後法良、時四人者分均、一旦相統、恐或未甘、然未有無統而能理之家也、故使 慈幃尚在、共有所屬、亦不宜更以家事榮 老人心、卽當行此一總三分之法、况在今日、諸弟能皆如此、必相安矣、吾婦薄德、元不足長諸婦、然以其先來達事、兩老人奉教者十年、故令爲油鹽薪米之總、三弟婦輪執爨事、若祭祀賓客、則吾婦尸之、未執爨者、皆來相助、總者似稍逸、然歲無一日之間、分者似稍勞、然歲有八月之逸、且試思一人作家、不將並自爲之乎、如此庶兩均耳、絜布之業、四人者皆尚待於學、至於裁袞製履、以衣其夫、竝爲祥弟各製一雙靴、或履、必非所不能也、或曰、治內事得諸內人、通力合作、尤爲大佳、然不聞俗語云、一箇和尚挑水吃、兩箇和尚擡水吃、三箇和尚沒水吃乎、避勞就逸、將不至吃生米不止、事無專責、愈衆愈不成、正不如前二說之勞逸分明也、以上所說、內外人職事、皆比 先人安逸得多、昔 貞定公兄弟師徒、伯父讀書於翁奇岩、推薪汲爨、以奉先生、其在

家

呂氏遺書

家則兼耕牧諸事稱是也。大母張太孺人躬紡織經浣春饗釀圃且要几案無點塵先妣唐太孺人李太孺人莫不承教唯謹降而諸嫂不勝其風今不耕而食不汲而飲不織而衣犁耙井臼不知為何物執獲春蠶不知為何事機車筵罌不識為何用止是安享現成若尚以為勞雖飲熟人饌諸口猶苦吞嚼之難衣成而人披諸身猶厭結束之煩也生世為人而見同頑石豈不哀哉

二曰戒晏起。明炮畢起二炮畢寢若五六月長日雖不及二炮寢可也惟孺子晏起聽之試觀常晏起人偶以事一早起雖冬日亦詭其長故常能早起者一日幾當晏起人二日安有不辦之事且僕隸作奸率因主人晏起恣其所為常能早起則奸盜不嚴自息吾家自 大母張太孺人降而 貞定公 李太孺人非疾病未嘗執晏起也早起又必稍早息不爾則精神不繼雖勵精圖之亦難持久故出作入必息方順人情亦省膏火有疆力更能夜作者聽至於無事夜遊二鼓三鼓談諧忘歸家人必以坐以待恐妨次日之工不能待而留門以候或付之下人則百弊叢生必有不可言者初自初昏閉門戶非甚急要不得擅開

三曰親勞辱。掃地添爐捧盤拭桌一切皆宜子弟身親不得推諉夫子教弟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家庭諸瑣屑即在孝弟謹信中所謂行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書最為詳悉故朱子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小學作聖之基實在於此



今日禮教不明，習於侈情，一切以爲僕隸之事，尚有一二能講者，必相與陋之，此風甚惡，不可效也。陸桴亭過姚文初見其次公執役，稱其高風善夫，即以現今諸友中論，侯貴三家阿大，終日奔忙於家事細碎中，必至上燈始能讀書，盡三更率爲常，此卽城中第一等子弟，然猶謂其更無可貸，末如之何，至黎伯庸，鄭子尹家，皆其諸弟執役，伯庸家兩世作官，豈無僕隸而勞勞爲此，亦曰禮在則然耳，至於吾家，則亦無可貸時也。昔貞定公家居時，客至，皆子孫執役，夏，輔堂外舅家亦然，諸弟雖未見，亦記在學署時，客至，斟茶引火，但呼諸子耶，生弟既聞此言，作而曰：貞定公在學署時，閒來手除階草，莫是以身教否？曰：然，爾知此可教也。貞定公除草，卽是士行運甕之意，況少年子弟，可謝勞辱，以長驕乎？

女子在父母家，不能治絲麻紡織，而專事刻繡以爲巧，不令學慶曆，任釀以爲女，終是客當逸之，皆惡習也。故小妹不可不使知之。詩曰：爲綺爲綌，服之無斃，卽周之所以王，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卽周之所以衰。又曰：無非無儀，維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三詩者，婦道備矣。古天子諸侯尚如此，況齊民乎？婦人職主中饋，而各衣其夫，未有在室不習而遂能者。錦繡纂組，徒害女紅，反其所當務，則將來教訓之不幸，家政之故失，卽莫不由之。貞定公云：服之無斃，鄭君說最長。女子不子，不甚明理，惟令習勞以柔服之，則微情邪僻之心，不戚自消。歸寧父母，卽無貽罹之謂。謂在父母家，習勞既慣，歸其夫家，可以安父母也。吾家世傳織作，先妣唐太孺人既老而失明，猶紡績不綴。李太孺人且以雇繡資，有棉花紡織衣。

諸子諸嫂皆精斯業已適人諸姊妹亦然且並習饋事是不可墜也

四曰惜物力。今日衣粗食淡在他人看去安有不惜物力之事而其實在衣食外者其浪費乃倍之如一爐火一盞燈三五人共之不覺其費一人一爐一燈則費不貲矣他可類推又凡食用物有檢點不到致成弃物者皆失愛惜之道故一切傢伙必有定所毋使之危定則易尋安則能壽用畢復歸其所自無浪擲即多購昔貞定公未來遵義時家中衣食粗具非如今日之半年無食也而其時讀書者止我一人欲買一禮記集註及四書集註曰此二斗米直也夫不易辦已而搜敝書篋得伯元所曾讀集註又於紫泉書院字彙中拾得他人所弃集說遂不復買每年用筆不過三四枝墨不過一二塊紙不過百許張當時自覺得之甚難故筆甚秃而未弃紙無縫而猶書達至遵義貞定公以我粗似解事書籍紙墨皆常使之有餘以拓其意二十年來此費過當時何啻十倍今日實難繼矣而諸弟自始讀書來即習見其如此每視爲不甚愛惜之物書未讀而已汙筆方利而旋擲甚且牆陰屋角枕藉縱橫試觀我所讀過之書丹黃數過而插架如新筆墨無不盡之才故此費雖自我增之亦云無負屨弟獨能法我無論何時皆諸弟所宜師也況在今日不繼之時乎嗚呼貧士思讀一未見書有一二十年夢想始一見者有千萬里外購求而始一獲者有美而不能讀讀矣而不能作好人作好文與有好紙筆而不能作好字其爲浪費尤甚尤不可不勸也

五曰戒專制。子弟卽事事大賢，有父兄在，未有不當稟白而行者。未有稟白而行，不愈彰其賢，而反失其賢者。唯父兄他出而事在必不得已，先行而後白，亦可。蓋少年性氣未定，任意妄爲，既失子弟之分，亦長邪僻之端。譬如留一客，應一招，用一錢物，遣一僕走，此並小事。然用錢物不白，卽難免無益之費。且主者未悉僕婢之冒竊，皆起諸此。年來頗有不食自盡之鹽，不燒自完之炭，非其由卽遣人不白。若彼方有更急於所遣之事，既不敢不應，而急者反廢，何以責之。留客應招，稍不檢點，比匪之傷，卽乘之以入他，可類推。惟有益於身心德業之事，則不妨聞斯行之。以諸弟自庭艾外，皆世紛兼人而求道反退故也。

六曰別內外。男女之別，古人嚴之。又嚴故，雖同一家，而嫂叔至不通問，不相爲服，爲其褻推而遠之也。且女子許嫁，纓

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教子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同生者尚如此。況

其他乎。後世於嫂叔，漫不聞別。惟凡公弟婦，猶小有界限。蓋自唐初議以嫂會字叔者，服報小功，而今且爲兄弟之妻，要

爲夫之兄弟，皆小功。蓋禮之變，非一日矣。欲更講古之授受不親，卽太驚俗。且貧家亦空礙難行。若有必相授受，當竊取

喪祭授器，以篚之意，奠於几案，或器物中，或置於地，呼自取之，猶不至大倍於禮。惟男僕及外親男子，不得入中門。禮則

雖無深宮固門闔寺之守，自內外截然矣。若僕走買持菜物，須納之廚中者，止令將置中堂，呼內人自取去。

七日嚴爲祀。木欲靜而風不休，子欲養而親不在，中路皇皇祭而豐何如，養之薄也。况貧家不能備物，惟此雞酒之薦，四時俗節，生日忌辰，其與先人之精神相通者亦僅矣。若非內外恪恭將事，使誠敬有餘於物，薦雖不薄，祖考其來格乎。是惟平時日邁月征，夙興夜寐，常常相勵，以泰所生爲憂，庶幾當事之敬不作自至矣。

八曰敦睦讓。不睦多生於不讓，未有能讓而不睦者，故一事也，已就其逸，誰當獨勞一物也，已擇其美，誰當受惡，斯計較生矣。讓者禮之寶，奉一部禮記，止講得箇讓字。

九曰寬奴僕。奴僕須使之職事有常，謀其勤惰足矣。陶靖節遺力給子儼等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先妣李太孺人嚴於子女而寬於婢僕，遺忘過矣。聞子婦報鳴，每日爾試省亦遂免此否，彼能免此也。不婢僕矣，仁義之言，藹然可思也。蓋彼徒以無依而食力於我，彼所極力奔走，無非代我所應勞，念此則苛責之心消矣，而尤戒夫使不以道者之茫無端緒之愈勞勞而愈少成事也。

十曰謹交遊。人之立身，有父兄所不及糾者，則賴師友，然師之分尊，亦尚有未及盡言處。惟友之切磋，可以無微不至，故必資於直諒多聞也。若惡直好諛，賢者安肯與友，則便辟善柔便佞之居遊，卽有日流於小人之歸而不自知者，焉可不慎。至於酒肉朋友，恣意飲博，小有不厭，豈觴子尚其顯焉者也。

十一曰嚴取予 傷廉傷惠不必在大一錢一飯皆有之甯人忘我無我忘人貧士之取尤不可以不慎

十二曰慎飲食 飲食不以道得卽非慎浪釀私造皆不慎之類也又吾家自祖父來皆不飲故最不喜子弟飲酒仲凡好飲年未三十而死雖曰壽命亦酒促之今生弟尋常未見其能飲而交遊中皆盛稱大量遠而青田五英皆播飲名去年東門之近且至早以入室噫酒於天下無之不關民命吾欲去之从矣奈何不念先人若此乎

十三曰勉虛受 芻蕘有得先民詢之集思廣益之道也我雖不德既較諸弟多入世幾年多讀過幾本書多走過幾里路或者一言半語不盡漫然若聽者任其矜情之氣聞法語不惟不改卽已不從聞異語不惟不釋卽已不說以此積書涉世必終自作門外漢孟浪行去不至於犯上作亂不止也凡人能不受人憐方能立品此傲骨也然用傲於死生義利之交則善用傲於父兄長者之前則凶德矣故丹朱只一傲象亦只一傲同爲千古罪人可爲炯戒用傲於父兄長者卽所傲大是亦已非矣况其不是乎

十五曰勤改過 人孰能無過能自見自訟期於必改過既寡猶無過也過而不改或且飾以遂之是鐵鑄一錯矣書曰改過不吝語曰過則勿憚改吝之與憚便是遂過之根不可不隨時點檢痛自拔釁相期共立於無過之地也

嗚呼 先貞定公以名德照映遠邇十九年校官徒以貧故使吾兄弟浮游永寧皆不能歸然貧吾家故物豈其來

千人且疾風乃知勁草歲寒乃見松柏人不從艱困中將此窮骨頭十分磨鍊雖有美材終是不成大器則貧又豈害  
之具乎我兄弟幸而值此各當上念祖宗中念自己下念兒孫整頓家聲大家撐出箇錚錚烈烈底漢子方不負父母  
我一片苦心上蒼磨我一番厚意安忘危者危立至矧其未安存忘亡者可待矧其難存吾家若只如前日所爲不復  
改弦易轍不到十年必至一敗塗地我輩何輕何重成敗何關獨安可使他人道及貞定公乃有辱先之子孫也與言  
及此兩猶不痛自刻責回心向道天地安有是人乎父母安有是子乎况我所說諸條只是庸庸易易並無一毫高遠  
難行勤力其中尚何疑阻惟是十分說話只到三分其待於自己隨事推想引伸者不知凡幾慎勿囫圇聽過說東看  
東指西走西也自今以往諸弟守而行之若時有可爲不妨自試事不得意更莫尤人在我嚴吾操舍在外聽之天命  
名教中樂地必非他物所能易也惟是競逸辭勞薄人私已婦人尤甚雖章程了了而理難驟明必且橫生嫌怨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猝無如之何也有不順軌各坐其夫庶久而自協耳天下無不相好之兄弟其隙生於婦人者常十  
而九念哉念哉諸弟可將此稿各寫一通細心看看若有不妥便不妨說我改去若有不明白不妨向我細問但  
願諸從弟此爭自濯磨日新其德希賢希聖你去不差後來便將文字收入家牒使子孫觀覽知其祖父兄弟凡相勉以不  
墜先緒者如此豈非平生一大快事哉廿有三日友芝又書



B	1951										

呂氏春秋

卷





影山艸堂雜文

本書承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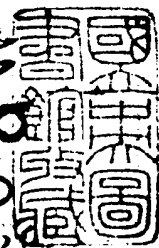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影山艸堂雜文



Table with approximately 12 columns and 15 rows. The conten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appearing to be a ledger or account book.

琴泉亭記



凡境之見為可樂者皆有時而窮者也。境為吾所不能至而心想  
 像之則心與境常相引于無窮。朝鮮使臣申君少而通籍官判中  
 樞府。以朝正來京師。與余相從。為文字飲相樂也。日語余曰。吾  
 卜築王城之北。有亭曰琴泉。具林壑之美。子盍為我記之。夫古之  
 記園亭者。原美琴泉之地。余所不能至。其花竹水石。皆目所未見  
 也。使余得游其地。見其花竹水石。而取昔人文字所稱道者。一一  
 舉似之。而其境固有所以止矣。今第聞琴泉之名。而未履其地。於數  
 千里之外。而想像之。則凡若人文字所已道。與其所未道。皆可舉

而歸之琴泉而琴泉之勝殆若未止于是也雖然余與申君相見  
數矣使申君第聞余名而未一見則申君之于余未必不若余之  
于琴泉也是余為琴泉計則之而自為計則拙也申君笑曰吾是  
哉遂書其言以為琴泉記

通幅靈氣一片往來精潔之至神理自起哉于虛室生白時然  
最空境界如似柏楓老人中年得意之文恨老人不及見此作  
也抄例之少資

無黨亭記

昔裴君公為魯建中興之業，豐功偉烈，忠言謹論，受知人主，及其  
歸守東都，乃築綠野之堂，與白以詩唱和，議者謂其晚節浮沈，  
解褐玉以少之夫，高富憂寇方張之日，首決大計，執兇同僚，  
斃于賊刃，已而傷隋漢中，幸不死，其氣百折而回，卒排眾議，  
執出視師，入禁擒元濟，其雄略如是，豈至垂暮之年，而畏仇士良，  
輩哉！蓋以身一日不退，則忘之者一日不已，故甯托于富貴，已極  
放棄自適者，而為示不復有意世，可以塞忌者之意，而為國家  
留有用之身，此其用意至深，而其中長必有不能悉然者也。朝鮮

徐君漢山築別業于國城之外名其亭曰無喧將歸老焉而屬中  
朝人士為之記余嘗與漢山飲酒半漢山熟視余歔與其友耳語  
不可辨余固問之不荅而索余為亭記益堅漢山去余一歲官尚  
書飲酒之求退為是如求者何所顧而不去是殆漢山言外意邪  
雖欲余之去與留何足為輕重漢山以未艾之年處喉舌之任于  
其國而乃若有不能一日已于退者豈亦有形不得已邪抑知漢  
山雖日抱此志其遂欲勉為亭中人否邪

論者公極深至筆力精悍收處一筆使全篇化為烟雲心手  
相逐漸近自然之境至此可云至矣



### 程玉才先生家傳

粵寇之起。蹂躪半天下。殘郡縣以十百數。將兵之官守土之吏。仗  
 節死義者。所在有之。若夫閭巷之士。一命未沾。無必死之義。又幸  
 不為賊物。執亦可以無死。而乃懷然于食毛踐土之義。甘一瞑  
 死。旌其家之婦女。幼稚。奮然從之。無一人異心者。吾得一人。詔  
 曰。程玉才先生。先生諱北棟。玉才其字。先歛人者。曰量入者。徙揚  
 州。為先生始遷祖。以讀書世其家。曾祖崇。華國學生。考授州同知。  
 祖志。教諭。敘主簿。父澤。國學生。先生幼入儀徵。初學有聲。繼使南  
 城。曾公深器之。先生碩泊。幼無所干。請中年後。屢蹶場屋。而文名

日益起威。暨三年，奧寇陷身。慶揚州戒嚴時，官兵鄉圍守備。粗具  
先生款曰：此兒戲耳。欲以策干苟，不果。亡何，賊至城。臨先生窗  
戶，饋官軍消息。數日，聞城外教聲。賊之守城者曰：眾先生言，家人  
曰：不可為。知死國吾分也。乃以手書。首次婦李于母家。以孫德  
培屬李氏。時第四子守謙已為賊所掠。亟揮守謙之弟慶杰使出  
走。已乃齋沐具粟，魚指酒祀先人。具食與家人訣。期是夕死。家有  
婦媪，獨是日聞先生言，慰解之。先生笑，始使去。與家人並殫死。從  
死者子慶蕪、婦張氏、鄭氏女一孫、一女孫二凡八人。次婦李未得  
歸。聞變不食死。守謙在賊中，方謀間道走。夫軍以先生故，未即

行是日忽心痛。向棄間脫。先生體修偉。縲解懼不可勝。攘槍向  
廢杰踴而入。變乃擊。嗚呼！士大夫受國命。與城存亡。進不死。賊刃  
退死。法然其死也。論者將與之。其視先生已少媿矣。若乃衣冠  
之族。不幸陷賊。不能自引決。甚或甘心為之用者。自先生視之。世  
豈有此人哉。守謹又言。歸之日。藉於八纒。繫梁上。以慘。吹衣。守  
謹抱足。號尸。忽轉面向外。言至此。輒長號。不欲生。其可悲也已。其  
可憐也已。可。 贈卹如例。祀忠義祠。

馮志沂曰。先生居家。以孝友稱。世父為父。侍疾二十一年。為一。日  
女弟寡。並其姑。與其子女。終養之。又急人之急。千金無吝色。人以

為持其庸行也。烏知其視園門死難如獲餘復息之必適于節也。  
固未嘗自以為奇行也。常補繁信平事及法實各收二語緊密

每于起處款溢得方韓蘇中著議論多精悍重深取之曾王柏  
叔父酷似簡淨乃是似家本色少暢



吳半生。擢遊擊。嘉慶元年丙辰。額戾勒登保被圍於頂補寨。公率壯士潰圍而入。圍遂解。十一月。苗疆平。授副將。而教匪已蔓延三省矣。覃家羅林之華。張溪潮。魚王氏等叛。楚水。王三槐。徐天德。冷天標。冉天元。苟尚名等叛。西川。李全。張正倫。易均。伍等叛。秦中。款戾奉。命移苗疆之師。還征湖北。丁巳春。兵次黃金嶺。分軍騎往探。得賊窺寨。遂與侍衛豐紳率兵三千直搗賊巢。斬獲三千餘級。迨北。如十里。賊遂竄。馮施都統備布春。敗賊於鴨子山。林之華。戰死。賊走中。經寨。四面壁立。惟一徑可通。相持如月。不能下。戊午正月。公潛募死士。夜半。猱援而登。寨遂破。賊墜崖死者不可

勝祀軍家羅張漢潮皆就縛。將王民遁入陝西。公隨款侯。與  
 賊李金張正倫戰於興安。斬二千餘級。賊走投高均。公與謀入川  
 與王三槐合公沿江結戰。復屢敗之。遂星散亂竄。而楚北張漢潮  
 之黨張正潮復集萬人。欲窺金<sup>荆</sup>門。額度與公復趨荆門。時兵不  
 滿萬。及與<sup>賊</sup>接。公奮戈直進。賊皆披靡。軍士亦殊死戰。多不自一當  
 百。一晝夜斬首如千。賊入漳水。死者無算。餘寇走北。陝西少隨款  
 侯躡其後。賊聞風。口散。公遠丁父憂。同訃。呼擗。歎。徒跣奔喪。額侯  
 奏請奪情。墨<sup>經</sup>從軍。公感<sup>上</sup>知<sup>運</sup>。益奮不<sup>死</sup>身。是年冬。羅  
 汝清及張漢潮之子張正隆。次第被俘。奏公功第一。遷西甯鎮總

兵已未春正月。公追擒天德王廣安。何斌半渡擊之。滅賊于銘。獲  
其黨嚴火林等七十餘人。天德卒跡寇。與王先祖合賊黨。藺占國  
張長庚自關中來援。公邀之於黃土壩。克之。再戰於譚家山。藺占  
國張長庚王先祖悉就縛。餘寇奔附冷天祿。公於汝賊中。既悍勇  
最。司大軍。至。悉眾來迎。部甚整。公辛健銳衝之。賊大亂。冷天祿  
中箭死。擐甲。手拉。昔是役也。賊延蔓三百里。旋滅旋起。  
自辛亥迄乙丑。凡十五。始奏凱班師。論功。公為首。雖曰智勇  
絕倫。亦其忠義素積。以身許國。所以能送也。丙寅。實陝鎮兵。受公  
帥師。至子午。以陝名鎮兵。以王先祖攻賊於平年。敗之。追北二十

星。遇伏。各鎮兵皆潰。公獨收集。如百人。退保柴關。賊復至。中有蒲  
大芳等數人。乃公帳下舊將。遇見公。輒下馬。羅拜。公諭以利害。設  
計降之。吏議以公處置失宜。左遷甯隸鎮。公即攜家屬往。是時友  
例。初安人心未定。咸為公危。而公推誠取。下措置有方。軍中帖然。  
戊辰入執。 審廟審教遇之。 溫語褒嘉。賜予甚厚。仍

提督固原。並權漢南鎮。已巳。始赴固原任。先是營務廢弛。公至  
為之中明禁約。賞功罰情。選材黜濫。得逸士千二百人。日訓以技  
藝。將士頗以為苦。公徐諭之曰。我馳驅數十年。豈不欲暫就逸豫。  
但久歷戰陣。每見技藝凋。熟。便殺賊立功。致身通顯。生疏。後



張軀命勤勞乃汝等富貴之資也。於是軍皆悅。固原之師。死者  
天下勤。旋卒。汝臣報功。數其甚眾。癸酉秋。河南盜牛亮。臣等反。殺  
滑縣官吏。據其城。

詔少與溫。撫軍承惠討之。公曰。

命即率部下健兒八十餘人。馳往滑縣。適遇賊百餘抄掠近村。公  
及信斬之。是時溫公統豫眾如千。觀望不進。

上乃改。

命直隸總督那公彥成。挂經。累印代其任。而大兵亦執譚雲集。公  
自揮皂旗。破賊於道口。斃其萬餘。賊遂堅守滑城。其亮李文。自  
長垣來。援樵源。賊復逼為之。彥勢公。自兵禦之。絕其外援。賊遂窮  
蹙。固守孤城。冬十二月。用地雷破之。公率眾冒烟入。經累。公率壯

士登南城殺賊萬餘俘獲二千有奇擄賊偽帥牛亮臣徐安國械  
送京師三陟月不歲多奏上以少功高封二等男 崇寧城騎馬

公方撤還京渡

命撥向陝西南山民變賊皆以白旗來中

為多少復奉

命與長制軍齡會勦公即由涇率勁旅六百

倍道疾馳九日而抵鞏度與長帥議破寇之深適固原兵六至公  
於是率大軍趨鞏州距賊二十里而陣公潛召心腹佯投賊為內  
應漏初下又令健將數十人偃賊裝束徑往賊營舉火賊先投戈  
從內為之賊大亂且自相殺賊故兩肉月殲捕者餘晉爵一等男  
陞見之日 天款溫霽慶勞備至 賜予有加衣衣秋

八月

睿廟升遐

今上登極即下溫旨嘉公忠諫費日

幼勞懋著

恩如太子少保銜

賞戴雙眼花翎

恩遇益隆

乙丑即有德替決甘之命蓋防思也公自以忝人石智吏多疏辟

詔不許公感。上恩愈加渾礪於民生吏治如意整飭一片培

養元氣為先丙戌夏六月回疆張格爾叛喀什噶爾辦多大臣巴

亮伯克面副統都烏爾贊額音特額乞後被害。上命伊犁將

軍長公額為揚威將軍總理軍務公與山東巡撫武陟陞河為參贊

大臣。命下公即馳拉阿克蘇而喀什噶爾和闐英吉沙爾葉

爾羌四城已先後淪陷丁亥春正月大兵始集三帥會議分三路

進發揚威將軍由中路進。公由葉爾羌進。武魯穆由烏什進。仍會  
於中路。師至洋阿巴爾特達。與賊遇。三軍合搗。殺數萬人。遂抵三  
十里。渡生禽二千餘人。奪獲器械堆積如阜。復戰於陣中。先出  
奇兵繞其後。斬獲過半。餘寇尚數萬。披阿瓦巴勒官軍銜。放疾馳。  
乘夜潛進。甫曙。三面環攻。出賊不意。復大破之。斬首二萬級。凡三  
戰三克。遂渡喀什噶爾城。公晉太子太保銜。寇退守喀爾喀河。公  
率死士數百人直前渡河擊之。賊驚潰。遂渡英吉沙爾。葉爾羌亦  
降。而楊軍門秀仁恢復和闐矣。前後收復四城。才四十餘日耳。惟  
首逆張格尔領誘寇遁卡外。時值大雪。固屯兵固守。

昭以首

遂未獲措置亦方。鶴公太子太保衛弁。

公回途次即復

之。以甫拒京。以揚威將軍已生禽張格。亦獻俘。

闕下回疆送羊。

上嘉至。又亦勛。升擢有差。并

命僧切臣像於

紫克阿。公

与焉。

御筆親為之贊。公仍昔陝甘如故。乙未春。公以年力就

衰。跡乞骸骨。

上念公馳驅四十載。近年旬。思仍归休。勉

允其請。遂猶

優詔慰勞。且

御製詩以勗警之。而後

賜予無算。

恩眷莫二。時人榮之。公自結髮從軍。大小百戰。未

嘗不在行向。公偉軀。修髯。每戰輒結髮。揮刀大呼。陷陣。身先士卒。

故所向有功。性嚴毅。持家有法。然交友。取下列。謙退。溫和。不以爵

驕人不以功自伐。故朝楚世向言。撫循士卒。以恩甘苦。與其酬功。能一秉至公。故人樂為之死。真近世名將也。以疾薨於里第。時年七十有八。朝廷震悼。卹典特優。恩賜世禁一等侯。謚忠武。友人田氏。謫莊。暨淋子。舅姑。馭威獲皆之。為閩。輒公。得以致力疆場。無內怨之憂。故友人之力也。誥封一品夫人。晉封一品太夫人。丈夫子二。長國佐。仕至參將。加副將銜。次國模。某。斜。舉人。歷任河南山西巡撫。陞浙。閩。總督。予告歸。里世。繁。侯。孫五。昭。昭。皆州附生。昭。昭。刑部主事。杰。援。例。以。遊。擊。斬。燭。仇。曹。孫。五。孫。環。珮。珮。皆國。定。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山。之。原。銘。曰。

維古蜀州萬生偉人仗筆從戎肝膽輪圍疆場百戰為國忘身魏  
峻五務之序臣宣力兩朝持節三秦民頌申伯未宣來自屹然柱  
石默契楓宸荷國瑞眷恩私莫倫奇以列侯形繪麒麟蜀  
岡崇之安分之神貞砥氣之銘分之効吁嗟公乎孰能清聲

甘瘋子傳

甘瘋子江蘇上元人逸其名有神勇力能鬪虎踰高絕遠捷疾如  
飛淡嗜欲不事家生產遨遊名山足跡半天下性任俠道遇不平  
輒為之入排難解紛故人以瘋子名之嘗遊報國寺坦卧簷際適  
故人至瘋子佯寐不與語故人倦上軒睡柱下瘋子乃以右手托

柱起。鎮髮其中。遂出。少頃。卧者醒。不能轉側。曰。必甘瘋子所為也。日且晡。瘋子始至。故人詈曰。何惡作劇。亟我出。瘋子仍下。手扶柱。殿屋皆震。故人乃得起。而瘋子色自若。見者皆驚。遊黃山。喜其幽邃。雖人跡所不至。肆意冥搜。必窮力乃已。至蓮花峯。高數丈。四面陡削如壁。上平如砥。瘋子遂飛身登其顛。見梵宇一區。歎落成者。瘋子喜。以為期峯。後狄所不到。必非人居。自記為武陵之品。遂整衣入殿。宇雖不世華藻。而幽故精潔。花木蕭騷。鳥聲上下。落葉糝徑。草碧無塵。迴裏人世。步至禪房。見床帳几案。陳設燥爛。頗怪之。乃偃息榻上。見帳前懸小木魚一。戲擊之。俄聞門聲呀然。二麗



人至，自屋後出，修眉皓齒，霧鬢雲鬟，見瘋子，驚顧錯愕，却行欲  
避。瘋子趨前，揖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不意唐突，幸不迷途。」女曰：  
「公何人，烏得至此？」具告之。女曰：「余本良家子，被惡僧擄至此，同難  
十餘年，人皆幽閉虛室中，已數年矣，不能自脫。故強顏偷生，憫君  
孤旅，宜速行，匪則盡粉矣。」瘋子詰其故。女曰：「賊膂力絕倫，猛獸不  
敢近，朝出暮歸，上下如隼，行且至矣。君宜速行，瘋子曰：「某雖善  
欲歸，請為除之。」女曰：「公得無誇乎？倘能相救，是起死而骨肉也。雖  
此事若不濟，是禍公也。」曰：「若毋我慮，賊往來徑路，若為我告之，某  
能自辨。」女乃引瘋子出，指峭崖曰：「賊往來皆道此，公當慎之，勿視

為等闲也。遂退瘋子乃翳身叢薄間。凝神以俟。少焉紅日銜山。杏  
無踪兆。潛探首下視。遙見一人緣溪而來。行且近。帝視之。僧也。態  
騰虎體。軀幹修偉。背負一囊。步履如飛。及崖下。乃解帶。掠衣。倚身  
而上。瘋子出其不意。騰足踴其背。僧顛畧一端息。乃解其囊。復賈  
勇而上。立未定。瘋子又飛足蹴之。僧以手力格。僧顛而瘋子亦仆。  
有頃。瘋子起。僧六抖擻躍上。瘋子乃運神功。俟其甫登。竭力端之。  
僧兩手握其足。一人遂俱墮崖下。僧傷已重。而互相挽結。猶獸鬪  
山足。瘋子墮時。幸僧為之墊。傷稍輕。乃乘間擊要害。僧瞑目曰。某  
稱雄數十年。未逢其敵。今遇子。命也。乃三躍而卒。瘋子復躍而上。

為女賀曰幸不辱命。賊已斃矣。於是各出窟中。女子燔其舍宇。縱  
諸女子下。汎共居里一。送之歸。自茲瘋子之名益震。至嶺南有  
巨室某。富甲一鄉。郡劇盜數十輩。謀往劫之。瘋子適至。微聞其事。  
漏初下。乃先登巨室屋。映身潛伏。夜未半。忽聞門外人馬滾騰。火  
光竟天。巨室舉家惶惶。不知所措。瘋子知盜已至。屏息俟之。少焉有  
盜飛屋簷。瘋子藏之。繼者至十餘輩。皆擊墜庭中。羣盜見屋內寂  
然。無敢復登。天將曙。羣盜相謂曰。入者吉凶未卜。孰往探之一盜  
應聲起。條登楹際。見先登者尸相枕藉。仰見一人踞坐樓前。知為  
果人。曰。某某唐突。自貽伊戚。自茲已往。不復相犯矣。瘋子曰。若知

悔且舍<sup>若</sup>羣盜遂鼠竄東方既明瘋子乃下巨室跪謝曰與君素昧平生忽蒙高義拯某于厄故以家資之半為謝瘋子不荅拂衣而行巨室挽之曰君義士也既不受謝而死者累奈何瘋子曰未借借邑宰白其事遂飄然而去其排難解紛多類此嘗乘驢渡河水深沒腹驢不能涉乃牽裳<sup>扶</sup>驢而過其子某二有父風瘋<sup>子</sup>廬其及于禍一日日子至以手撫其項背遂僂子流泣請教瘋子曰與其勇而危孰若無勇而安今若體雖殘禍其免矣後年八十餘而卒或曰瘋子本儒生登進士第任某邑令緣事賜帛束布夜半而<sup>用</sup>懸遂匿其名隱于黃冠云

余小坡訪序

余童幼喜讀詩竊喜古人詩非可學而玉也則取近人詩做之見者謂多作表簡齋張船山也戊戌春因天津王益之得識余君小坡以所作請正君奮筆塗抹謂無一篇有當於古人且論之曰子詩近人處用大重向露本色乃絕佳蓋求之古人乎退取漢魏六朝唐宋詩熟讀之遂然棄舊也蓋余之學詩自君始後因君識宣梅先生伯言及桂林朱伯韓馬平王少鶴南粵吳子序諸人文酒過從興靈日然交之密無如吾兩人者嘗與益之飲君家夜半月佳甚三人推舉起聯袂步屨室敞登依所認室甚若據地箕生仰

視明月大笑叫呼以為世人多<sup>此</sup>果也既又起立環視認長安十  
萬家何遠夢、<sup>如</sup>是則又仰天大啼泣下沾襟因下臺覓路出陶  
然亭門園矣漫步而下阻城垣不得前迷失故道披葦葦行陷淖  
中乃相顧大笑道蔬圃旁守者疑為盜鳴銃集眾環向欲見拘執  
告以姓名居地乃已蓋昌黎所謂當時行多可笑者君長於余  
十年是時余年二十四五耳甲辰春君出守雅州時夕日棘音向  
遠絕今年春<sup>過</sup>身內運生方伯于一編見示顏曰余亦披遠訪愕  
向之則亡君歿已久遺孤甫三齡依其族二橋先生以居其卒之  
年月方伯亦不能詳也君詩沈鷲靜細善茶難題之情害難狀之

景其悍慄如古奇材劍客之士持寸鐵入百萬軍中人馬移易其  
操縱變化如淮陰用兵多之益辦其整栗如李臨淮視師壘壘之  
勢余自別君後未嘗廢詩之境亦屢變所遇之境是君發其抑塞  
磊落之氣者殆過於君而視君詩之學之獨造前年台人殆無一  
篇足以肩隨其後故知天資所限不可強也詩僅五十首皆在都  
時作披讀再四追念昔游如旬日而耳而余之年已遠過君如  
識余之歲矣嗚呼予別君二十年以遺孤之年計之君歿當不過  
二三年耳此十餘年中國是民瘼及官途通塞之感足以起君者  
何限則君之詩不自收拾散蕩遺佚者不知幾千百倍於此而猶

幸而有此而与君之凶同俱至喜君之靈有默以証余者悲喜之  
餘輒假歸手錄副本而以原本歸之方伯並誌其錄起如此同治  
癸亥二月



上曹節相書

宮低中堂閣下十餘年前在都中梅伯生先生座上屢獲接待未  
幾而明公遷貳刑部地近而分益陽還往遂疏願浚公出都以鄉  
兵剽賊中外之士傾心向往而某繫官於朝無緣侍左右辛酉歲  
某以劄取出守廬州絮家累還里便道有從兄於律之去周家口  
不十里遂由周家口至太和甫解裝遽有控匪圍城之報解佐某  
公皆師援颍州不幸為前巡撫賈公所知適某公道先以賤名入  
奏而後檄入幕中自浚某之蹤跡距公日近而益無由得至於公  
之前矣去歲秋隨節入秦草屨奔走無少暇貝間從一僕乘一輿

与贼相去半里内此日以為常多危險萬狀卒而獲全於大河  
之浩渺太華之崇隆与嶽廟之壯麗山温泉之幽勝雖皆接於  
目而未常概於心惟仰而明心効書曰威能遠及聖陵 克某  
之孰舊如程生鴻詒及族兄子焯皆受陶成於大君子之內而某  
於遠屏三千里之外某公喜無餘不尋常度不可磨使去窻自  
計不觸怒被各點亦必積至於不能堪而投劾以去秦晉接壤將  
歸去先人隄墓之側而此心之傾向於操中其且抱靈願以長終  
不意某公遽解兵柄某自以去秦入汴再至潁州而苗鍊收叛正  
專道梗已決計由豫楚泛江徑投戲下又以是資斧不克行旋以

馬廩訪函招中丞唐公檄召遂由穎亳至蒙城又宿泗至臨淮  
今入逾世官半月矣唐公為公內下士至唐公固多異多公而私心企  
慕愈不能自已竊念自入穎幕以來不知某者鄙且笑之即雅相  
知共猶疑之諒其所以已而哀之共世公然可倘終不棄而辱收  
之俾得效尺寸長固幸也即灼見其無可造就而斥而去之則某  
雖自愧其不材而猶見斥共之為公將引為攀連而不設有哉此  
之憾否干冒威重不勝戰栗頓首之至

A scan of a page with a grid pattern, possibly a ledger or table. The grid consists of approximately 12 columns and 20 rows. The lines are faint and there is significant noise throughout the image, likely due to the scanning process. The content within the grid is mostly illegible. At the bottom center of the page, the number '130' is printed.

勅封文林郎西昌大令書顧農家傳

書顧農。字紫園。顧農其号也。漢軍正藍旗人。本姓甘氏。其先氏  
世于永樂間。以從征東遼功。授瀋陽衛指揮使。世其職。後降襲于  
戶。遂居瀋陽之鳳凰堡。國朝順治初。其太高祖諱應春者。從龍  
入關。始隸旗籍。以武功仕。至福州彰澤州副總兵。高祖父煥。蔭給  
事中。累遷直隸按察使。曾祖國。填。太學生。本生曾祖國。延。由  
河南河南浦令。歷官兵部選司郎中。祖仕鑑。以特恩。選錄舊  
家子孫。授筆政。本生祖仕鐸。由太學生授州吏目。補廣西金城寨  
巡檢。仕鑑如無出。以顧農太翁際華嗣。由官學生考職縣丞。借補

直隸青縣主簿。遷滄州判官。生君兄弟四人。伯恪敏。仲即碩農。叔恪仁。李恪宗。碩農少沉毅。豪言笑。孝友。敦篤。太翁及太夫人吳氏咸鍾愛之。總角從父受書。聰穎善記。稍長。精騎射。以太翁遊宦。君遂廢學。年十七。始下帷。發憤。遂貫穿。六籍。登嘉慶戊辰賢書。太翁常以四修齊治為教。碩農上慨然以經綸匡濟為己任。未幾而吳太夫人与太翁相繼逝。碩農衣毀骨立。以未克報卷為痛。用者悲其志焉。太翁居官素廉。囊橐蕭然。青滄士民素感太翁惠政。醵金相博。復得同僚麥丹之助。碩農始得扶柩回旗。卜葬于先營之次。道光壬午成進士。出宰西川。補冕寧。以廉能著。旋調西昌。歷權三

台蒼溪巴州簡州越雋司馬事。女于治術政尚嚴而明燭覆盜故  
所至胥篋無跡。胥吏不能仰視。民鮮罹法。其始治三台。即平反程  
興國完獄。士民頌之。台邑久風久不振。每課士輒為講論文。儀似  
以膏火。字者感發。摩厲自是。領鄉薦者數人。蒼溪首修學校。恤孤  
獨之。婦凡有便于民者。以舉行。蒼俗婦女好輕出。或姑勃。或  
室家反目。或鄰里角爭。往。投繯而所親復釋。以君奇。楚索無狀。  
盈溪擊而後已。君為嚴禁。且作勿輕生論。徧諭民間。其風稍息。故  
受替之日。父老為之零涕。其任冕寧也。甫下率廉知奸胥滑吏。與  
鄉豪比黨。由視里閭。莫敢泌理。君撓驗得實。置數人于法。一縣肅

然邑固多電。民不穰。民以崇祈。君晒其妾。乃禁。改臘時。推擇。君  
遂。遂已。監司薦廉能。調西昌。為寧郡。附郭首邑。接壤。免寧民。素問  
君嚴明。莫敢以身試法。雖夜不閉戶。晏如也。先是。郿城東河常為  
患。每西山水驟漲。竹陌廬舍悉成巨浸。城東南隅圯。君至。即繕成。  
浚河築堤。捍禦。民免漂溺。再涖巴州也。故刺史魏君以憂去。是時  
涪州境大旱。饑民嘯聚。胥食富民。莫能禁。人情洶。咸謂變且不  
測。大府知君才。檄往泣事。多為君危。君至。即榜示曰。若皆吾赤子。  
迫于饑饉。故假貸富民。今吾粒。若其悉。毋擾鄉曲。即啓倉。發粟。  
饑民知君之果粒之也。遂散而就賑。君復自捐俸。并勸諭。伸民及。



富商巨賈輸粟相助。存活甚眾。置境以寧。當碩農發粟也。或謂宜  
 先請于方伯。監司侯可。乃行。碩農西曰。若侯續請。往返三月。則亂  
 成矣。否則<sup>求</sup>民于枯魚之肆矣。聞者歎服。越雋為西蜀邊徼。古雋  
 蒙洛地。萬山環繞。延袤五百餘里。悉與番夷連。眈數十年來。酋長  
 花甲石畢。出帶<sup>集</sup>為患。殺掠人畜。不可勝計。邊民患之。雖屢經官兵  
 勦捕。而軍至則負隅自固。軍退復擾。故師出無功。君撫茲土也。親  
 拊<sup>按</sup>視邊境。體察尤勢。謂利濟梅子營等處。左右崇山<sup>夾</sup>峙。下臨  
 深溪。路處其隘。如鼠行穴中。道旁築壽翁營。寇每潛伏其中。侯<sup>以</sup>富  
 旅前後駐。或欲逃。無所。故為其據。因繪圖上之。建議于高<sup>公</sup>。冠既

夫從高視下之利。又無叢薄之障。地高路曠。一望數十里。寇之眾  
露。瞭然在目。可禦則行。否則退而避之。又常于阨要處。必增置營  
堡。使聲勢聯絡。則寇必不能為患。制使憇其儀會。君及瓜王司馬  
受事。之能吏也。如君言。遷道健營三十里間。乍猴驛屬王司馬。後  
誘至石鼻。而局鑄之。豐其餼。飲饌。與之約曰。境內安。則若生。否則  
死。石鼻暗語共界曰。毋得擾邊。寧表王太守復購花甲之頭以千  
金。花甲知怨家多。遂埋首巢穴。自是越萬里邊患十餘年。君有  
力焉。制府以卓異薦。而碩農歸道山矣。享年六十又五。屈處百里。  
未竟其用。識者惜之。有人倫鑑。甲午分校蜀圍。得士七人。皆知名。

士族姪甘守素常次蜀中。卒于錦里。碩農遣僕視含斂。即其表葬。恤其家室。未幾守素母二卒。又葬之。嫁其女于吳氏。鞠其孀孤。其好義又如此。尤長于詩文。著有古文二卷。重修吳寧邑誌若干卷。建南風俗一卷。有益書居待集四卷。聽理得間。即循書生結習。与予及山左王雲嶠。大梁李紅樵。餘杭吳音木。江左趙竹菴。蜀人潘紫垣。郵遞唱酬。为人虛心。不立涯岸。人有佳句。則稱道不置。詩胎息魏晉。辨香子美。得風雅正宗。余与碩農訂交十載。碩農常嗟予不遇。余之悲碩農之未展其驥足也。屢欲次其行。但政績以未得。其願未而止。丙午夏。君弟恪宗以縣丞需次江南。不遠數千里致

余書并君生平事畧一牒曰先仲兄與君交深知已莫如君相得  
二莫如君敢以家傳請余敢以不文辭因兼採訪輿論次第其事  
而書之以俟太史氏他日之採采云尔  
積曰昔武侯治蜀以嚴而蜀治顧農法之而西至二治國氏有云  
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故有火烈水懦之喻斯言者  
哉顧農蓋奉斯言以周旋故厯著循聲至其再莅巴州拯饑民于  
垂危弭禍患于片言一能矣哉

送余小頗先生出守雅州序

志沂幼失學自應試文外無所指意通籍後始為詩又好隨俗為  
織靡之音戊戌春於友人所見小頗先生文求介以見因呈所為  
詩先生塗乙過半心初不能平徐取古人詩讀之乃始慙然媿汗  
悉取舊作焚棄之自是有作非經先生可否不敢以示人先生所  
居去余居僅數十步時沂初官京師吾母不令多結客頗雅重先  
生每先生至吟嘯聲作輒輟刀尺以聽入必問曰書舍客余亦  
其吟聲吾耳談之矣先生嘗為吾母壽序而舉此蓋是時  
日不相見恆自朝至尊不去飯至即飯其飲饌未嘗豫戒

結有遠

坐次酬對一惟意所適未嘗為主客禮他客至多瞠然怪之而  
 兩人者但知相見之為樂不知人世間有是非毀譽與聚散離合  
 之足感也後數年先生移居益近而官事及人事益繁沂亦稍以  
 職事見拘兩人恆旬日不相見然每讀書有疑及得勅解必以聞  
 兩家童僕日或三四返今先生膺簡命出守雅州去京師數千  
 里同人皆喜雖沂亦幸先生祿養之逮其親而稍行其志也願自  
 以業不加修而去其所資以處者意惘然不能無悵古人云何  
 以處我今乃知是言之有當於人心也

言世而神氣欲靜也色味辭之文說部作為高矣少在

吳氏老僕雷沁源傳

老僕姓雷氏余姊家僕也無兄弟妻子無名字以其沁源人悉呼  
之沁源云初余姊夫吳午樓官襄陵典史使老僕秣馬馬輒肥午  
樓率其尊人捷三翁方官清河老僕遂從眷屬之清河清河有稅  
吏司之使老僕監焉偶從稅所歸狀若迷惘時向隅喃二語一日  
晨起持錢四千跪主人前搏頰泣且言曰奴當死前日某吏以此  
錢與奴不知其意何也畏主人怒不敢言今數日不能寢食爾味  
死告主人言已叩頭泣不止主人笑仍以錢畀之捷三翁亦僕  
又從余姊之師老僕性戇口吃每語目睚上下動久之不能成

第二行 古志三言 第三行 可志否

言親串家嘗狀其言動以為笑樂使市物得物少則出已錢益買之歸夸主人謂京師人不我欺也余嘗飲姊家天寒夜深聞老僕嗟怨呼之前與火酒肉輒喜躍曰二舅愛我善撫小兒小兒見輒啼呼從之余兩甥之幼也皆老僕抱之長甥生子老僕又抱之今年長甥之子三歲矣而老僕死鄰里所嘗見侮笑者皆惜之老僕死以道光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是日奔走如平時日晷稱腹小痛不及藥而瞑葬京師城南馬家堤余為書碣曰青陽吳氏義僕雷沁源之墓

真淨之云置寒以每歲不能辨拜動之

此女與書吳佳處今多一篇可也作字成許獨



松閣閣詩鈔叙

吾友伯蒼既沒其弟子厚手一編示余曰此吾兄病中所手錄也  
受而讀之為詩百六十篇而憂時感事之作居十之九壬寅秋撫  
夷事定君為詩紀事洋洋數百言其神理音奏駸駸乎入杜之室  
矣自論者翊為無病呻吟之說而詩人之居下僚而蒿目時事者  
例目為狂怪不祥嗟乎一命之吏苟憐於國家生民之休戚不  
得不出位議也況乎其為勳舊之裔邪然士大夫方且循默為明  
哲凡君所為隱憂者皆心知之而不可言而君獨大聲疾呼從  
其後君之一進輒蹶不得行其志且夫其年以死而不為世所  
嗟

惜反更見快亦其宜也。余初識君時海內無事君願私憂竊嘆若  
不以終日未幾而夷事起近於事定而君獨抱其隱憂以終今海  
疆偃兵已三四年距君之沒六年餘矣中外宴然無鈴柝之警蓋  
聖君哲相所以弭患於未萌者非尋常意計之所能知則君言宜  
其不驗然遂謂君為狂則不可也。聞君錄是編時疾已殆鼻血  
湧下左手持盤承之右手執筆不少輟小楷精好如平時嗚呼其  
可悲也已。君姓章佳氏名慶霖文毅公孫於文成公為五世孫松  
閱閣者君所以自名其齋也。

中教行精悍沒幅序了此痛

書王少鶴戶部夔碁課誦圖後

乙巳冬十月王君少鶴將就婚河南且將迎其寡姊於廣東以歸  
柳州瀕行出夔碁課誦圖示余少鶴自為記甚悲蓋述姊氏之教  
而作也少鶴年甫三十少於余一歲而所業遠過余余性疎慵每  
見其一文得數日砥厲少鶴之將行也友人程生告予曰王君歸  
殆不出矣余謂不然以少鶴材氣天下事宜無不可為或屏棄世  
事壹意於古作者之林亦必能立不朽之言以顯其親於後世然  
予觀古之立言者苟非功成名遂之後則必蓄利器以不得施與  
世磨厲至於既衰乃始退處於寂寞之濱以自適其意少鶴之齒

與時俱未也夫少鶴賴姊氏教以有今日居京師數年未嘗一日  
忘誠不能無歸以慰其志余與少鶴雖不欲一日離而無以足其  
行也願使少鶴以方壯之年伏處山澤為文人以終則豈其姊所  
以教弟之意哉則少鶴之歸而行且奉姊以復來京師也請即以  
斯圖卜之

僕此行言甚欲也不知予歎於荒忽為平生罪愆言者久屏適山而多年已將矣  
百三可為讀 君以文惟不愧歎之雀

書端甫遺藁序後

士閒居時有朋友游從聚處之樂其治學也又得砥行能文章之  
儒以為依歸此其樂宜舉天下快意之境無以易之即稍有不快  
者亦宜無足槩吾意乃如是而憂有終日不能釋者則其憂必非  
尋常貧賤困阨之外鑠於吾身而師友之助亦窮於力之所不能  
及此吾友張君端甫所以恆於憂而竟以憂卒者也君於梅先生  
親受業為弟子歲庚子於友人家見君科舉文驚歎以為非今世  
人及從梅先生游因得識君君頽皙而瘠與人語若不出於口而  
作為詩文深鬱有奇氣君齒稍長於余余自謂才不及君同人亦

皆見謂不及也時君寓邸舍去余居甚近暇輒相從談飲無虛日未幾君從某觀察於河南年餘以事至京余過之詢近作文君曰論語入則孝二言終身不能行之復何心治文字越日述其語於先生先生默然為言君生平所隱憂未嘗以告人者且曰以端甫而所遇如此吾甚喜其能進於義理以自勝也既而曰端甫之憂非人情所堪即強自遏抑庸遂愈乎是年君復之河南今年夏復來京師至即病數日遂卒君之來以至於卒余未及知後數日先生以君之訃來始得一憑君之棺且以序遺稿者見示君初工為俳偶麗藻之文後棄去繼乃并如今所存者亦不復作今所遺者

才文數篇詩數十首而已然猶幸其有是而知君者得自信其言於後世不然。是特一士之不遇而早折者耳。烏知君之才實有過人者。如是而先生之言之非阿好哉。君沒京師親屬無在側者。獨侯君子勤視藥棺斂卒致其喪其於南復與秦君澹如刊其詩文歸手箠於家以端甫而得此於師友固可以無憾然此固師友之力所能及者也。能為之計於身後而不能寬其生前之憂宜先生序之而有餘痛也夫。

深也。文懷清和。自口裏。以而文之。之。之。

此言數文大都皆經文。夫賞鑒共讀之。強憾感。既不置。之。





書吳佳安人事

安人吳佳參領明祿女歸吾友輯五主英瑞為繼室生二女事翁  
姑接娣似御僕妾皆有恩禮翁狀以賢婦稱成豐十年八月啖啡  
二夷自大沽闌入天津通州遂薄都城二十凡九日入據安定門  
城樓九月十二日和議成悉眾去先是輯五之母夫人聞夷兵入  
城率次婦出居祖塋欲安人從安人曰姑有娣待左右翁及夫皆  
杜是妾安往脫不幸妾有以自處矣輯五以國家方以恩信結  
遠人必無意外虞朝夕慰解之安人無戚容治家事如平時九月  
九日夷遣騎數十視其所謂天主堂者輯五家西單牌樓騎過其

門鄰里喧呼曰夷至矣時輯五及其尊人皆以公事出安人則闔  
戶手刃二女皆死遂自剄嗚呼兩軍相持之際開國門縱敵入而  
徐与之議和敵騎充斥衢巷而市易如故不發一礮矢史冊所未  
有也賴

宗社之靈議定而兵罷然婦人女子倉卒之頃豈  
料其若是哉若安人者其於身與世之際為能審其所當然而不  
苟於自處者矣輯五狀其事上大吏請 旌於 朝

和入而付以俱也抹金截玉之華天方憤慨欽歸向淨神理  
高文境也極矣少衆

書潘四農先生詩冊後

潤臣閣讀之師潘先生也年三十餘且為京朝官矣先生亦恬然受之皆不可於今人求之者也近親串中有規其所親愛者使勿與名士游蓋指謂潤臣也夫名士之稱昔人謂惟諸葛忠武侯足以當之今乃用為相整訾之詞甚矣其可怪也憶戊申己酉間與平定張石州交最密一日酒酣晚余曰吾閱人多矣少年中莫若子能以師禮相事乎余請存其實去其名石州領之又屬物色戚友子弟之佳者余以青陽吳甥應石州則大喜館之家悉以所孳相授余每過從值有所講畫得聞所未聞乃未及二年而石州遽

歿死者不可生是吾終負此良友也。因讀此冊歎古道不可行於  
今。又自咎曩年從義之不勇。為遠愧於潤臣也。書以志之。至先生  
學問根底與潤臣之高義。則伯韓諸君言之詳矣。戊午十二月。

神理殊峻。簡而能詳矣。此境良非易到。 少者

授經臺記

道光中上元梅先生伯言以古文詞提倡後學一時京朝官如諸暨余小頗桂林朱伯韓新城陳懿叔馬平王定甫諸子時載酒從先生游余亦廁其末執後進禮雖未正師弟子之稱而是正文字不必假借世之名師弟子者或不逮也時平定張石州傳亭林潛邱之學與余善先生不喜漢學石州亦不喜八家文先生聞余交石州弟默、不置可否石州聞余從先生治古文輒不樂或怒加誚讓余往來於兩家者如故石州與朝鮮金秋史友善先生亦與朝鮮金臺山以詩文相知嘗見先生所輯詩話取臺山詩甚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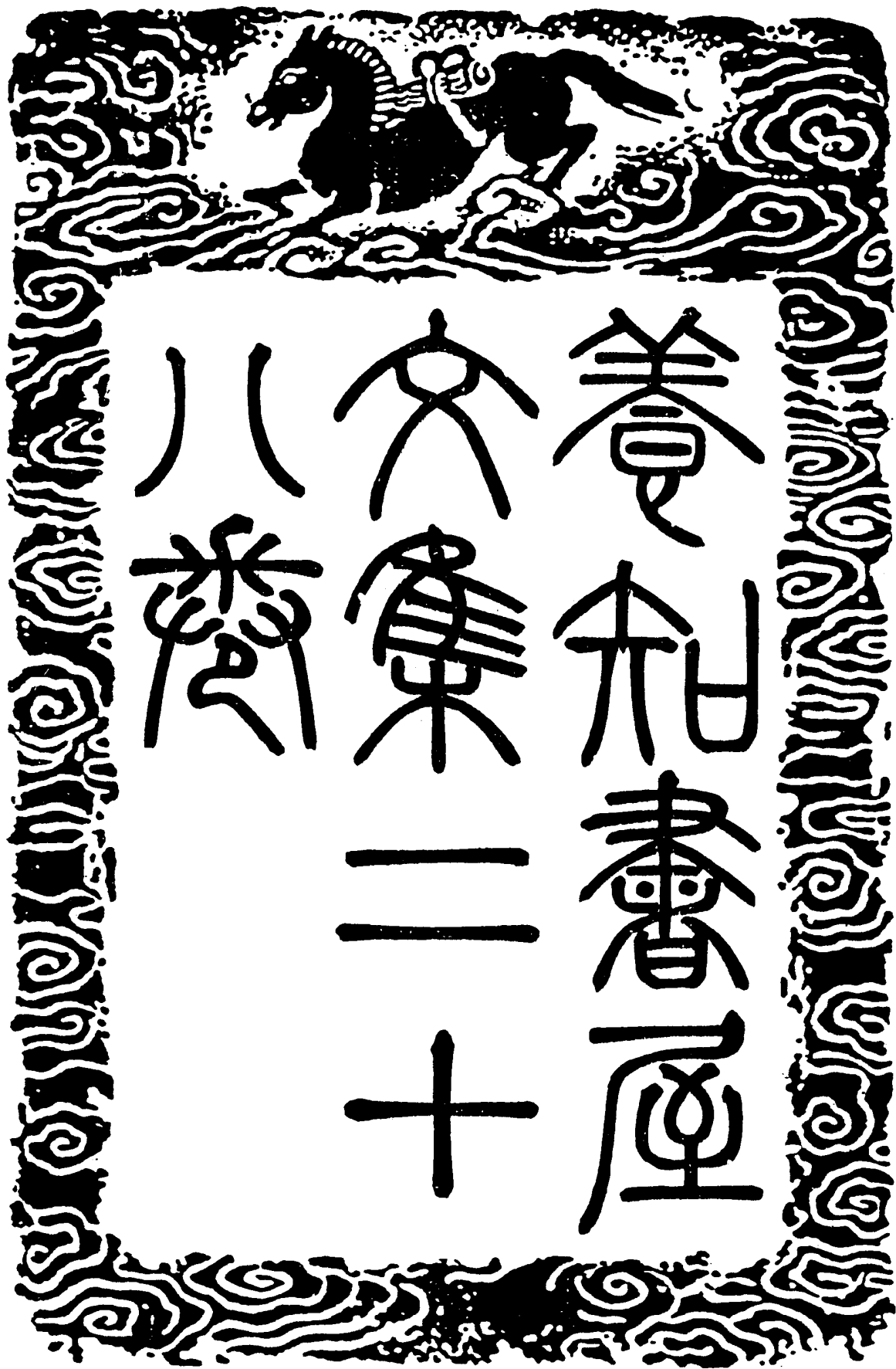
文集中有書臺山論日本論語訓傳後反書臺山論文後凡二篇  
極意推許之己酉歲石州効先生引疾歸金陵辛亥粵西盜起一  
年陷金陵先生流離遷徙數載乙卯館河帥楊公署中遂萃楊公  
梓其詩文行世去年賊擾江浦其板又不可問今年晤朝鮮申君  
言兩家金君亦前歿久矣嗚呼士不遇於時退而發憤講明先生  
之道思垂空文以自表見天不惟厄之於生前而且窮之於身後可  
悲也夫申君為余言臺山嘗以所為文介使車質先生先生曰是  
深於東坡之文者臺山聞驚歎曰吾少時甚喜讀坡文中歲無所  
不涉然不意少所用力率不可掩也申君又言臺山有弟子曰金

君經臺求先生文集甚殷屬余購之曰不可得則子當為金君作  
授經臺記余與金君雖未相識然梅先生與山臺山臭味同遭遇  
亦略同余與金君師友存歿之感又有同者余能無記乎哉聞金  
君以詩古文名東國今又名其臺曰授經則必能傳臺山之業或  
更恢而大之而余於先生歿之再期始效潛邱追師南雷故事為  
位而北面焉而人事牽繞不能盡於<sup>意</sup>李今業不加進頭斑白而齒  
動搖未知於先生之季終能承其萬一否也余媿金<sup>君</sup>何其遠哉申  
君之也<sup>行</sup>余友洪同王霞與將以梅先生文集贖之王固為石州李  
而能兼好先生之文者也石州歿後壽陽相國梓其遺書工未竟

相國引疾歸聞貧甚幾不能自友他日秋史之徒有來求石州之  
文者恐欲知梅先生集之猶有以應亦不可得也然則後死者之  
悲其可勝言也邪咸豐十一年二月

往復世遠悲慨蒼涼而喜氣滿紙使我位緇不能擬文境純而  
肆矣少雀







養知書屋  
文集二十  
八卷

卷續  
墨煠  
戶琴

養知書屋文集目錄

卷一

宋儒訂正古易攷

釋六宗

鴻範朝鮮本增多五十二字辨

春秋始隱公說

周官九兩繫民說

讀論語 二則

釋三歸

讀孟子

養知書屋文集 目錄

卷二

論士

辨霸

駁魏禧論岳鄂王朱仙鎮班師事

與朱石翹觀察論宗祠饗堂

與吳南屏舍人論羅水出巴陵

與李次青方伯論吳有漢昌郡無吳昌郡

與王益吾祭酒論漢武帝紀元元鼎以上五元皆

追改

文中子論

卷三

禮記質疑自序

大學章句質疑序

中庸章句質疑序

王實丞四書疑言序

王氏校定衛本郡齋讀書志序

魏鄭公諫錄校注序

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序

綏邊徵實序

史書綱領序

養知書屋文集 目錄

罪言存略小引

十家駢文彙編序

卷四

江忠烈公遺集序

羅忠節公遺集序

姚桂軒論語衍義序

重刻瞿唐來氏周易集注序

毛西原杜詩心會序

代劉韜齋中丞重刻李中丞遺集序

李舜卿夜談追錄序

古微堂詩集序

張叔容遺稿序

饒月樵五十三松草堂詩集序

陳文泉詩集序

彭曉航遺集序

張小野夢因閣詩集序

熊雲渠先生時文序

卷五

重刻夏忠靖公集序

夏忠靖公立身訓跋後

養知書屋文集 目錄

重刻安愚齋文集序

唐愨慎公省身日課序

劉蓋臣尙書疏稿序

汪氏遺書序

祁陽陳氏清芬錄序

黃海華先生玩靈集遺詩序

小瑯環園詩集序

言靈笙琴源山房遺詩序

趙振卿一鶴山房詩鈔序

小鄧尉梅花園詩文集序

趙吟篁學博歸里吟序

趙吟篁醉吟閣詩集序

劍水詩鈔序

蟄存蘿華山館遺集序

卷六

校訂朱子家禮序

彭笙陔明史論略序

丁冠西中西聞見錄選編序

張叔平重刻萬卷讀餘序

跋萬卷讀餘人部第三卷後

養知書屋文集

目錄

四

龍嶠臣堅白齋遺集序

譚荔仙四照堂詩集序

陳右銘觀察贈別詩序

趙君靖悔初集序

熊鶴村甌字疊韻百首序

李鹿萃竹石山房遺詩序

金眉生煙雨尋鷗圖卷序

津市吳氏支譜序

蘇氏族譜序

營盤洲張氏族譜序

安化梁氏族譜序

蕭氏族譜序

巢氏族譜序

羅氏族譜序

纂修上林寺小引

卷七

重刻歷代循吏傳序

重修南嶽志序

湖南疆域驛傳總纂序

黎肇琨讀史法戒論序

養知書屋文集

目錄

五

梧岡姚氏宗譜序

楮山劉氏族譜序

閔氏族譜序

李氏家譜序

板橋周氏族譜序

神鼎法嗣譜序

書海國圖志後

書江統徙戎論後

書經韻櫟集明世宗非禮九論後

名賢手札跋後

周易釋例序

史畧便蒙序

學顏篇序

誦芬書屋文集序

瓶蓮館詩草序

吟香閣遺詩序

鴻爪詩存序

款冬禪室詩鈔序

會合聯吟集序

湘陰縣圖志序例

養知書屋文集 目錄

三禮通釋序

新會陳氏模刻 殿板二十四史序

姚弼丞地理元合會通序

韓齋文集跋

廣東武鄉試錄前序

卷八

毛詩餘義自序

書中庸章句質疑後

重刻李中丞遺集跋後

潘伯寅直廬唱和詩跋

冒小山枕戈錄跋

跋黃德堂脩竹堂記後

跋吳南屏鶴茗堂記後

書龍禹門蘇秦論後

跋彭麗生書蔣蕺林追尊定陶濮興獻議後

書李生閩訓後

鄭母陳夫人家傳跋後

德範詞源冊跋後

跋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

再跋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後

養知書屋文集 目錄

跋歐陽伯元李少溫三墳記

跋李果仙所藏褚書蘭亭

跋僧寄凡集方外帖

跋吳稱三所藏徐星伯收輯諸家尺牘冊

跋王君豫所藏黃九煙爲王山長書人在緜山手

幀

日本鄭永甯譯侍讀學士福羽美靜鑑古鐘說跋

後

意城書刻家集跋後

跋亡兒遺稿後

書城南書院經費冊端

卷九

復鄧小芸

復易笏山

復吳又桓刺史

復嵇月生

復張竹汀

上陳尙書

再與笏山

復方子聽

養知書屋文集 目錄

上沈尙書

復何鏡海

致毛寄雲中丞

復毛中丞

與周壽山

與吳南屏

復李眉生

復嚴仙舫丈

復潘伯寅

卷十

與鄧伯昭

與羅研生

與閻丹初

致劉霞仙

復王綸霞

與龍皞臣

復羅小溪

致曾中堂

與曾沅甫

致曾中堂

養知書屋文集 目錄

與曾中堂

與李少荃中丞

與曾沅甫

與陳懿叔

與劉霞仙

與朱石翹都轉

致曾沅甫

復李筱荃

致笙陔叔

卷十一

倫敦致李伯相

致沈幼丹制軍

致李玉階中丞

復姚彥嘉

致李傅相

復曾沅甫宮保

卷十二

致李伯相

致李傅相

再致李傅相

養知書屋文集 目錄

寄李傅相

致彭宮保

復李次青

致曾宮保

卷十三

復李傅相

致李傅相

致曾宮保

再致曾宮保

致曾宮保

致曾劼剛

致李傅相

致李傅相

致瞿子玖

致黎純齋

復黃曙軒

答黃性田論學校三變

與友人論仿行西法

卷十四

送朱肯甫學使還朝序

養知書屋文集 目錄

送陳右銘赴任河北道序

送鍾夏卿歸龍山序

相國曾公六十壽序 代

曾宮保五十壽序

李玉階中丞六十壽序

秦星樵六十壽序

羅研生七十壽序

馮樹堂六十壽序

易摺臣六十壽序

唐曦臣六十壽序



養知書屋文集目錄

黃叔濤六十壽序

楊玉川八十壽序

楊紫樓八十壽序

李選臣先生七十壽序

周翰臣雙壽序

王靜山七十壽序

卷十五

送李申甫方伯西歸序

送陳右銘廉訪序

劉韞齋中丞八十壽序

養知書屋文集

目錄

三

王夔石尙書六十壽序

松錫侯廉訪五十壽序

曾沅甫宮保六十壽序

李筱荃尙書六十壽序

陳雋臣中丞暨顏夫人六十雙壽序

梅小岩中丞六十壽序

傅青餘廉訪七十壽序

劉彥丞牧伯六十雙壽序

韓寶臣五十雙壽序

李次青六十壽序

蕭廉泉七十壽序

李芋生六十壽序

朱禹田六十壽序

卷十六

吳梅軒先生雙壽序

周筱松先生八十壽序

韓六皆七十壽序

張萊潭七十壽序

劉新樓先生七十壽序

區雲甫先生七十壽序

養知書屋文集

目錄

三

常南庚親家七十壽序

衡唐三叔大人六十壽序

笙陔五叔大人六十壽序

志城五十壽序

鄧母孔太夫人八十壽序

李母徐太夫人六十壽序

蔣母朱太淑人八十壽序

常母鍾宜人八十壽序

余母許太宜人七十壽序

涂母曹太恭人七十壽序

124

聶母張太夫人六十壽序

李母柳太恭人七十壽序

曾母唐太恭人七十壽序

卷十七

贈總督安徽巡撫江忠烈公行狀

贈總督湖北巡撫胡文忠公行狀

誥授中憲大夫湖北漢黃德道彭公行狀

誥授朝議大夫候選郎中彭君行狀

卷十八

郭武壯公家傳

養知書屋文集

目錄

十四

任府君家傳

李石帆別傳

樽安家傳

馮府君家傳

郭席儒傳

沈仲怡家傳

唐蘋洲家傳

黃南坡事畧

卷十九

曾文正公墓志

羅忠節公墓志銘

陝西巡撫劉公墓志銘

誥授光祿大夫薛公墓志銘

誥授光祿大夫劉公墓志銘

誥授光祿大夫劉公墓志銘

誥授資政大夫署理福建巡撫周公墓志銘

署廣東鹽運使羅君墓志銘

湖南鹽法長寶道郭君墓志銘

張少衡先生墓志銘

湖南卽補知府戚君墓志銘

養知書屋文集

目錄

十五

胡文忠公神道碑銘

署理四川潼川府知府彭公墓志銘

卷二十

廣西布政使江公神道碑銘

贈太子少保席公神道碑銘

郭武壯公神道碑銘

誥授建威將軍王公神道碑銘

誥封光祿大夫劉府君神道碑銘

誥授榮祿大夫蕭公神道碑銘

誥授光祿大夫劉勇介公神道碑銘

誥封光祿大夫胡府君墓志銘

誥封通奉大夫黃府君墓志銘

誥授朝議大夫張府君墓志銘

贈封承德郎黃君墓志銘

卷二十一

誥授榮祿大夫蕭公墓志銘

陳府君墓碑銘

鄧伯昭墓志銘

誥封資政大夫瞿君墓志銘

陶益謙墓志銘

養知書屋文集 目錄

六

翰林院編修譚君墓志銘

羅研生墓志銘

姚桂軒墓志銘

誥授通奉大夫汪君墓志銘

王子壽先生墓志銘

贈光祿大夫陳府君墓志銘

卷二十二

敕授文林郎辰州府教授李君墓志銘

曾伯祥墓志銘

楊小皆墓志銘

誥授通議大夫鄒府君墓志銘

誥封通議大夫黃君墓志銘

贈榮祿大夫儲府君墓志銘

誥授通奉大夫周府君墓志銘

龍襄堯先生墓志銘

誥封通議大夫白公墓表

誥封通奉大夫湯府君墓表

吳南屏墓表

卷二十三

誥封奉直大夫黃君墓表

養知書屋文集 目錄

七

黃琴鵑先生墓表

揀選知縣楊君墓表

周慈予先生墓志銘

喻母朱恭人墓志銘

舒母羅夫人墓志銘

王母鮑太夫人墓志銘

張母許宜人墓志銘

羅母周夫人墓表

黎母宋孺人墓志銘

譚烈婦墓志銘

卷二十四

左彥冲及妻郭氏合葬銘

魏母王夫人墓志銘

陳母李太夫人墓志銘

胡母陶夫人耐葬志銘

李母吳宜人墓志銘

楊母陳夫人墓志銘

胡母全太夫人墓志銘

周母陶夫人墓志銘

楊母向太夫人墓志銘

養知書屋文集

目錄

六

曾母熊夫人墓表

陳恭人墓碣

郭母羅太夫人墓志銘

胡母彭太夫人墓志銘

卷二十五

新甯縣江忠烈公祠記

江氏義塾記

羅忠節公祠堂記

嶽麓書院碑記

九忠祠碑記

江幼陶重修新甯書院記

船山祠碑記

城南書院名宦院長二祠碑記

湘潭郭氏義莊記

聚園展襖圖記

石筍山房記

浩園雅集圖記

瞿魯青先生二圖記

聶仲芳心齋跋

卷二十六

養知書屋文集

目錄

七

武甯劉氏孝友記

新甯縣育嬰堂記

五賢祠碑記

金鶚書院記

重建湘水校經堂記

舫泊記

書湘鄉易龍長先生軼事

忠義祠明知縣楊開家屬題名碑記

郭氏義莊後記

重修考棚碑記

記戒壇僧

卷二十七

太子少保益陽胡公祭文

祭曾文正公文

祭黃南坡文

陳恭人初七告文

陳恭人小祥奠文

陳恭人百日祭文

告陳夫人墓文

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

養知書屋文集 目錄

船山祠祭文

小祥祭亡兒文

笮兒大祥告文

昌蒲塘告奠亡兒柩文

道林衝新壘成告墓文

支祠安主告文

節孝祠告文

節孝祠安主文

船山祠祭文

王益吾祭酒永慕廬銘

辛

聶仲芳戒欺室銘

方子聽綴遺齋銘

克己存誠二箴

船山先生像贊

胡道生像贊

卷二十八

丁伊輔先生館課臧本書後

湖南通志地理沿革攷列洪亮吉三國東晉疆域

志洪騎孫梁疆域志並自補陳疆域志舉例

問挽河復行淮徐故道與仍行大清河二者孰利

養知書屋文集 目錄

復淮南引地議

鐵路議

鐵路後議

新疆阿爾泰山設防議

壬

宋儒訂正古易攷

漢儒傳易費氏為得其正鄭康成氏注費氏易其傳最顯然析傳附經實始鄭氏迨王輔嗣易注出盡取象象之辭繫諸卦爻之下則又因鄭注而變易自漢以來相傳之本唐正義行易注專宗王氏漢學盡廢李鼎祚周易集解所錄三十五家漢得九家仍用王氏本採錄其注釋之文以存其義學者遂不知有周易古本宋熙甯中呂大防攷訂舊文作周易古經二卷嗣是晁說之有

養知書屋文集卷一

錄古周易薛季宣有古文周易程迥有古周易攷李燾有周易古經吳仁傑有古周易所述各有異同其後呂伯恭氏訂正古周易分上下經二卷十翼十卷通十二卷為之音訓朱子本義即取以為式以還古本周易之舊宋儒攷古之勤信非唐賢所能及也易之為書象數而已矣觀變於陰陽而生象參天兩地而倚數是故數之用存乎象中聖人彖傳發明象數之義專就陰陽往來上下言之足以盡易之變矣漢儒言易各為扮說義外求象象外求數而於聖人所以消息陰陽之用以察人事之宜而盡萬物之變曾不一及焉是故漢儒傳經

之功惟易多失其義王伯厚氏蒐輯康成氏易說為鄭氏易異文古訓稍見於篇而尤有取於互體之義虞仲翔氏明易消息其取象亦多以互體足以備易象之一義二家之書終不可廢易經秦火獨為完書漢儒既未盡究其義又改易其篇第然則治經者喜新奇而趨簡便蓋亦自漢然也

釋六宗

姚氏經說敘述虞書六宗之義數十家俞氏類稿又以古文今文之說明之大抵據周官及戴記之書為證其諸持異說者又各以意擬之而無證據禮者祀天之名

養知書屋文集卷一

也或雜引地祇山川於義無取伏生之說最先舉天地四時為言義近矣而不能言四時何神又並天地言之終為無據姚氏於此據虞書之六府以釋六宗實勝他說要此六者著之人事云宗非也亦與禋祀無當蓋自漢儒傳經喜立異說六宗虞禮無所因依各持一義以資其傳會遂至紛紜不可窮紀杜氏通典謂唐虞設官詳於天而略於人三代以還專詳人事其命祀亦然禋祀者日月星辰之附麗於天者也義和治歷首明中星以定四時成歲舉鳥火虛昂與日月並尊由始治歷時測日長短與中星相應準此以為民極故謂之六宗夏

殷以後改易正朔歷法稍變星度之行又有歲差率積七十年有奇而差一度不能據一中星爲準是以六宗之祀歷夏已廢不舉惟獨虞書存其名其後月令之言天宗祭法之言幽宗雩宗其名亦本於此謂日星兩暘之麗於天者也盧氏植徑以天宗釋六宗則非以六宗虞禮歷法所由準也是以虞書首明日月星辰授時之政而後言禋于六宗可以推見其義歷數千年諸儒無能辨者斯亦可謂習焉不察者矣

鴻範朝鮮本增多五十二字辨

孫氏承澤鴻範集義八曰師下有食曰生貨曰節祀曰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一

三

敬司空曰時司徒曰德司寇曰慎實曰禮師曰律生乃蕃節乃裕敬乃和時乃悅德乃化慎乃仁禮乃嘉律乃有功五十二字云朝鮮本有此仁山金氏謂爲箕子所傳玩其文義蒙上五行五事而爲之衍其義然五行天地之數五事人身之象數可推而著之於用象可準而納之於德八政皆實行也無待侈陳宋余燾欲移王省惟歲以下附之四五紀以釋歲月日星辰之義其後賀成大又於此強分經傳以五行爲禹之經水曰潤下云云則箕子之傳也五事爲禹之經貌曰恭云云則箕子之傳也八政但有經因移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爲之

傳五紀亦但有經因移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爲之傳又移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爲五福之傳移惟時厥庶民顛倒其文爲六極之傳皆用其一隅之見以窺測聖經然猶就鴻範之文顛倒比合爲之孫氏直增入五十二字而託之箕子箕子陳鴻範而九疇之義明豈假文以自見者又於此不傳之武王而私傳之朝鮮亦太矢之誣矣孫氏尙書集解多採仁山金氏之說金氏尙書表注竄改經文以就已意往往有之孫氏因坳會及之耳

春秋始隱公說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一

四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惠公之立當平王之三年隱公之立當平王之四十九年周室東遷而王者之迹熄春秋於是乎託始則曷爲不始於惠公曰此聖人所以存周也平王之初晉鄭懿親夾輔王室鄭武公衛武公皆入爲周卿士猶有興周之望焉小雅之衰降而爲風憂時閔亂之心存乎歌詠采詩之官不廢王者之政猶有所託以行於諸侯至於平王之季晉亂相仍以成乎篡奪鄭莊校焉思逞志不在周雅既亡矣風詩亦缺而弗采孟子固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亡也平王之末世也周語王子晉之言曰昔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

所以著西周之亡之終於平王也其於東遷之始未忍絕也故曰春秋始隱公者聖人所以存周也春秋奉一王之大法以正諸侯周之東遷天下無王而霸者猶明此義則亦進而與之爲天下諸侯之猶有取正也宋儒之言春秋尊王黜霸者非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孟子之言允矣假令平王卽位之初修明王政以復西周之舊三代之禮樂賴以不廢而霸功不與聖人於此有深望焉託始隱公者明周之無可望也聖人傷萬世之心也無春秋則二百四十二年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隱而不明而三代之所以趨於戰國其迹皆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一

五

無可考聖人一取而裁正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所據以正天下之諸侯者周法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得其旨矣泰山孫氏言春秋之作爲天下無王也非爲隱公也最爲得春秋之義而於託始隱公之說無所發明予故備論之以明始隱公者聖人所以作春秋之旨也

周官九兩繫民說

周官九兩繫邦國之民兩者比而合之聯而屬之聖人知民之情散而無紀羣而無序無紀則亂無序則爭使相與比合聯屬以自爲理制爲封建使各君其地牧者

諸侯之任牧民者也六官之長各以其職屬民觀象讀法以作其役民知其爲貴者順而從之大司樂及師氏保氏任教國子皆師也成均之法凡有德者有道者使教焉則儒也是四者制之國家者也宗法者士大夫之各繫屬其家者也主者賓之對也凡坐而制人以資其衣食皆謂之主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輪輿臬桌之屬皆任爲主史記貨殖傳行賈之地名之都會鐵冶鼓鑄或役僮千人是二者任之士民者也吏則比閭族黨之能屬其民者友如以文會友老聃在孔氏前已有徒厭孔氏之徒至三千人子華使齊冉子請粟任之義也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一

六

數者虞衡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蕃鳥獸皆是也是三者任之有司及有學行與其任之地皆使自相聯屬者也謂之得民蓋實分有其民而使知所因依以盡其力道有三養之教之董而治之期使人人自相親亦使人人自相理周秦之交無與繫民乃起而爲盜於是國家制爲法令禁使不得相聚而爲盜者籠致天下之民亦各有其術焉禁之愈嚴其趨愈眾民之羣分而類聚也亦天地自然之機也分民以與天下共之使自爲聚而後民氣深固而不可搖聖人觀人心之通以達人情之變嗚呼微矣



往讀論語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求之不得其義父之道果是耶終身無改可也何必三年果非耶知而改之善述人之事者又何待三年及歷觀漢唐以來之治訖於今日喟然曰嗚呼是言也盡萬世之變而無以逾焉者也三代之制傳於今者鮮矣由漢唐以下沿而行之可以知其所授由漢唐而上追而溯之可以知其所承嗣君初立頒詔天下推恩大赦謂之新政其大臣爲先世廢黜者起用之倚信者罷之下至一州一縣之長無論孰爲賢否凡所至

必務力反前政以爲名左氏於春秋衛文公晉悼公具其事史記秦紀箸錄尤詳知此東周以後皆然矣聖人亦知後世王者其道不足與持久也善政少而不肖之政常多不能以無改也而以是微動其不忍之心曰苟無急求相勝而已則忠厚之畱於人心已多而天下之政亦不至畸輕畸重以急驚於紛也他日又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可以知其立言之旨矣故曰父在觀其志志吾定也曰父沒觀其行行吾自足也志定則爲嫩爲惡固已辨而知之行自足則爲得爲失皆將化而裁之而惟其心

不忍於其父而依之以爲道善者顯而庸焉不善默而存焉盡此而已矣至於三年而行已著改不改又無論矣汲汲焉以改父之道爲名彼誠忍也與哉而人相與由之習而安焉無或疑也蓋數千年於茲也求以明聖人之教其奚能也

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聖人躬行之與其著之事與言其道一也孔子值衛出公時以正名爲先自春秋以來二千年無達其義者則亦終未知夫所正者何名也哀公二年衛靈公卒出公卽位晉趙鞅納世子蒯聵於戚衛

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爲之說曰石曼姑受命靈公立輒曼姑之義可以拒蒯聵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穀梁爲之說曰納者何內弗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是時所爭者衛也輒君衛則蒯聵不得入蒯聵入衛則輒不得爲君而輒之立靈公實命之趙鞅納蒯聵亦不能正其名而以計入之於戚是以當時論者並以蒯聵爲不當入而於輒有怨辭焉王者創業垂統以下逮諸侯道其常而已不幸而出於變反復相尋以求其安必積之久而後定惟聖人爲能制權天時人事之窮

以道貞勝而有以通其變後世守之爲常法聖人於其  
時勑而行之則權道也然則聖人之言正名無他正父  
子之名而已一正父子之名則蒯賸之入爲父之受養  
於子而非以交兵卽迎蒯賸而立之亦爲子之奉父而  
非以爭國肅宗監國靈武而奉上皇入居南內天下晏  
然不疑聖人爲之必更有反經合道以興起人心者出  
公十二年蒯賸終入衛而輒奔魯蒯賸旋亦失國公子  
班師公子起更起爲君衛國大亂凡四年而出公復入  
則使孔子之道行正父子之名以昭示天下而天下之  
爲君臣者亦定故曰人倫之至凡爲人倫者於是取則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一 九

釋三歸

包咸論語注以三歸爲一娶三姓史記管子傳注漢書  
顏師古注國策鮑彪注皆用其說說苑以爲臺名至金  
仁山氏始據以爲算法固爲近之而不能詳其義此蓋  
管子九府輕重之法當就管子書求之山至數篇曰則  
民之三有歸於上矣三歸之名實本於此因考管子書  
制國之用穀與幣相準以爲之經而以正鹽筴綜而  
緯之以次及金鐵竹箭羽毛齒革皮幹筋角凡天財所

生地利所在皆量其出入之數導民趨而赴之下至北  
郭履縷唐園之微亦使得專其利國準篇曰無用之壤  
藏民之贏其視尺寸之土之有餘隙皆其利之所從生  
也故觀管子書多設法以罔民利而其實使民歆其利  
國家因而取贏焉輕重乙篇曰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  
得其十君得其三盡此而已矣其地圓篇量物之宜度  
地篇去物之害又此輕重諸篇之本計也所謂謹守其  
山林菹澤草萊舉一國輕重之勢分數明而權衡無或  
爽所以爲天下才其書所載計民之利而歸之公有十  
倍百倍侈大言之者而以三爲率輕重諸篇屢見焉是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一

十

所謂三歸者市租之常例之歸之公者也桓公旣霸遂  
以賞管仲漢書地理志食貨志竝云桓公用管仲設輕  
重以富民身在陪臣而取三歸其言較然明顯韓非子  
三使子有三歸之家說苑作賞之市租三歸之爲市租  
漢世儒者猶能明之此一證也晏子春秋辭三歸之賞  
而云厚受賞以傷國民之義其取之民無疑也此又一  
證也

讀孟子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  
心之非夫使其君昵比匪人亟行亂政坐視而莫之救

而曰格其心之非君心之非烏從辨之然且曰譽望足以弭其邪心容止足以銷其逸志彼其用入行政彰彰者如是而何譽望容止之足以相懾哉嗚呼孟子之言至矣君心之非非能虛擬其然也必實有所存漢武帝之用桑宏羊孔僅而行均輸之政也征討巡行宮室之取給也唐德宗之用竇參裴延齡而建瓊林大盈二庫也所好利也宋神宗之用王安石行新法也志不忘幽燕也辨君心之非者亦辨之所用之人所行之政而已矣神宗初立文潞公方爲宰相上以理財爲急責宰相以養兵備邊畱意節財潞公不能辨也畢仲游上書溫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一

十一

公安石以興作之說動人主患財之不足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穀一歸地官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溫公不能辨也明道程子自安石用事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夫神宗之言功利則亦當世之急務矣太宗謀任曹翰取幽燕趙普沮之則急儲封樁以待子孫之興然卒無益神宗之心猶是也賢如程子不能辨也夫能辨知其心之非而格之人與政之得失皆可言也不能辨知其心之非而格之人與政之得失無可言也無能勝其私與欲而持之也益堅未有幸而聽焉者也神宗之心賢者之心

也其所爲非易格也然且不能彼伊周之贊成君德者何如哉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一

十一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論士

周官六職無士之名四民之有士肇始管子管子盡一國之民各勤所職趨事赴功因而別異之無使有厯雜焉此管子之權也古無有以士名者自公卿大夫之子下及庶人皆入學至於成人而學之成不成固已定矣其能爲士者與其耕者工者各以所能自養其有祿於朝則有上士中士下士之等其次則任爲府史制行尤高其志尤隱舜伊尹之耕傅說之工呂尙之屠且漁膠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

一

鬲管夷吾孫叔敖之賈皆任爲士者也至漢猶然路溫舒卜式王尊牧羊公孫宏承官牧豕兒寬爲都養朱買臣艾薪匡衡傭作衛颯侯瑾鄭均並爲備梁鴻任春劉茂以精力致養嚴光耕釣臺佟韓康賣藥第五訪傭耕王君公僧牛徐穉耕稼申屠蟠爲漆工或歷仕至公相或懷道守節有隱見之分而皆不辭賤役所資以爲養然也唐世尙文人爭以文自異而士重宋儒講明性理之學託名愈高而士愈重於是士之數視農工商三者常相倍焉人亦相與異視之爲之名曰重士其所謂士正周官所謂閒民也士愈多人才愈乏風俗愈偷故夫

士者國之蠹也然且不能自養而資人以養於國家奚賴焉然自士之名立遂有義冠博帶從容雅步終其身爲士者訖於戰國遂以養士之名傾天下後世之云重士者皆用其名以傾天下者也而士之實乃終隱矣

辨霸

漢宣帝之言曰漢本霸道雜而董仲舒賈誼之徒推陳王道後之立論者託之以爲名高徒曰王霸之分以其心而已三代王者建邦分國傳數千年公卿皆有世祿以治其民上下之分截然因爲之制其田里修其庠序使爲之民者各有以遂其養而馴其教諸侯相侵伐者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

二

董而正之暴虐者誅之一以道綏輯天下頌其禮樂制度以整齊天下之耳目而和戢其心思天下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以奉一王之大法不敢有所違反是以天下統於一而無不得其平周之衰天下無王而霸者出焉假王命以臨天下之諸侯使之上奉王章下守侯服以不敢一逞其志春秋之作推原霸者之功以正當時之諸侯蓋傷天下之無王也聖人之不得已也故曰西周滅而王道終戰國興而霸道絕先王之制度既已蕩廢無存天下交鶩於功利游說之士詭變反復交相傾軋風俗人心敗壞不可收拾五六百年是以東周之

興而王者不可復作德有至有不至也降及戰國霸者之事功天下舉莫能辨焉霸者之不可復作也則時爲之也表記之言曰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合仁與義之謂道霸者不知有仁而猶有義之存焉義立而天下諸侯從而受理得之則治不得則亂孟子曰五霸假之猶有仁義之可假也至於戰國更無仁義之可假矣考道者行合乎義而天下以待其裁成納首而聽命焉秦漢以來賢君令辟皆所謂考道無失者也循乎霸者之迹以蘄當乎義者也皆時爲之也諸葛公自許管樂崛起西蜀一隅之地遷就草創與吳魏爭衡其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

三

得爲管樂也諸葛公所幾幸而不敢自必者也程子斷以爲王佐允矣若諸葛公者身處三代則王佐也後儒乃以西蜀新造之邦責諸葛公以行王政不當以管樂自程不亦慎乎

駁魏禧論岳鄂王朱仙鎮班師事

魏禧論鄂王郾城不當班師以爲與其死於奸臣孰若死於敵避專制之罪名何如棄二帝敗國家塗炭生民之禍之酷明人議論大率如此是將使克敵張國威以希不世之功而先教之據兵抗命自比於逆亂天下亦豈有躬逆亂之迹以求幸立功名者乎雖甚愚繆亦知

所處而以之責鄂王舛矣鄂王始出從畱守宗公自靖康之世與金人會戰十三年紹興四年張魏公會師江上令鄂王屯襄陽以窺中原於時有可爲之機而屢勝屢敗終以無成洎魏公去趙忠簡亦罷相專任秦檜主和議事已無可爲矣紹興十年金人分四道入寇東西三京並失河南郡縣無幾存者鄂王所復一郾城無當安危輕重之數於時諸將勝負相乘所在有之鄂王亦失其將楊再興王蘭高林而謂於其時可以獨力規復中原是於天下大勢懵然無所知也高宗本紀稱鄂王奉詔班師自郾城還軍皆潰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

四

皆當時耳目所悉言之尤詳鄂王本傳鋪張甚至則明世重修宋史取諸稗官小說無稽之言意爲之辭耳南宋之世戰與和相資以爲用者也得勢而規進取以厲將帥之心審幾而求息兵以柔敵人之氣各因其時而已規進取者用其新機能行之建炎之世紹興以後南北之局已成而氣亦稍熾矣各懷息兵之心其勢必終歸於和徒以秦檜之姦耶力主其議爲諸賢口實羣起而爭之叫嘯盈庭積漸以成風氣用其說爲名高魏禧果見以爲鄂王與金人交兵十餘年必俟四道入寇之時孤恃郾城一戰席捲以取中原乎當時和議成諸將

皆解兵柄鄂王爲秦檜所尤忌以至冤死明人所爲慨慕流連爲鄂王計者正悲其冤耳如魏禧之論將使鄂王爲左良玉爲高傑檜執而誅之固有名矣孰冤之哉然且爲之辭曰淵聖卽還必無復辟之理將以是歆動高宗使決於戰意謂高宗慮淵聖之復辟遏抑將帥以成金人之亂明人議論之乖謬尤無甚於此者抑思高宗之世爲何如世高宗之爲君爲何如君徒以柔弱之資懾於金人之凶愆觀望周章其心未嘗一日安也及選立太祖之後爲嗣而得孝宗急議內禪視去天子之位若去荆棘而就衽席一日之安不考當時之事勢不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

五

察人情之順逆深文周納以誣異代之君父豈惟其文章學術之駁用心亦已酷矣魏禧習縱橫之言持論多悖理其論鄂王則專襲明人之議論蔽於所聞見以厚誣古人貽誤後世不足當有識之一笑矣

與朱石翹觀察論宗祠饗堂

承詢今制士大夫家廟有寢堂有饗堂饗堂陳主宜如何據禮宗廟之祭皆於室迎尸而行朝踐乃於堂既畢延尸入室遂行饋食之禮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也皆在室故凡祭鋪筵設同几而不移主東漢以後爲同堂異室之制廟無專主四時之祭以合食爲義乃有饗堂

然其世次有定陳設有數非若今宗祠之制合族而祀之一堂也嘗論宗法之收族以廟祀爲準主始祖之祭爲百世不遷之宗則收其百世之族主高祖以上之祭爲五世則遷之宗則收其五世之族無廟祀則宗法無所繫禮經言廟制甚備惟天子得立祧廟以藏其遷主諸侯以下無之而廟制止於七士則一廟而已宗法通士庶人言之大宗小宗各主其祀不以世次爲限是宗法與廟制相背者多也程子論家祭通及四代又言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先祖者通高祖以上言之歷今數百年士大夫皆得祭其始祖用程子之說也竊疑古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

六

廟制有定而所祀之祖不限於廟如大夫三廟士一廟而大傳言大夫士干祫及其高祖觀宗子之家盡一族之人皆得附焉固必有所以收其族者而禮經不詳唐制士大夫不能立廟聽祀於寢由是因寢以及宗因一家以及一族而宗祠之制興禮之因時以制宜也亦漸積自然之勢也所祀始祖則始祖以下祧主入焉所祀支祖則支祖以下祧主入焉而凡子姓之所自出各以義屬之通古今之變而濟禮數之窮廟祀缺而猶舉宗法廢而仍存盡士大夫之家皆有廟以藏其祧主程子之言所以爲精義之學也周官守祧專主祧廟爲諸廟

宗伯所掌其屬皆有事焉而祧廟無常祭歲一合食始祖而已記禮者無所徵先儒因謂昭穆之祧主藏之文武夾室誠然則文武世室之不祧者反爲祧廟也祭法之言遠廟爲祧四世親盡通謂之遠也惟天子立祧廟諸侯以下藏主太廟夾室可知聖人制禮辨爵祿嚴等威不可踰越天子諸侯之廟制程子乃以通之於庶人而上及始祖盡人皆得有合食始祖之祭而不謂之僭者報本之義追遠之誠使一族之子姓有所繫而應遷之主有所歸人情之大順也而固不得立饗堂爲盡始祖以下合食饗堂位次無所施也是以廟制止於四天

子諸侯大夫士之等辨焉而今士庶人通行之廟制變而爲合食而饗堂立焉而士大夫之家不必行此又古今禮制之爲宜爲稱非能強而同之者矣

與吳南屏舍人論羅水出巴陵  
昨論羅水出巴陵閣下頗以爲疑因屬檢方志以資討論今猶名其地曰羅內蓋北斗嶺周環羅列山水縱橫四出會於羅內西出關王橋徑南至三江口以達劍灘水源始盛又西至黃谷市爲驛道所經置水驛水道提綱所謂北得伏井驛一水者卽此羅水也行百有餘里至小江口入澗水水經注混汨羅爲一又別澗水爲二

而云湘水北會東町口澗水也蓋自漢以前圖經完備酈道元據以注水經東南諸水曲折畢具而譌脫疏漏蓋亦多也其時南北道梗目驗無從湘水以東惟汨水之名最著酈氏因之牽合澗羅二水爲之說說文澗水出豫章艾縣西入湘而汨下云長沙汨羅淵也屈原所沈水今名之屈潭實羅水經行處至此匯爲淵楚人名之汨羅淵所以哀屈原也羅澗二水旋分旋合而澗水最大遂並以汨水之名被之隋書地理志羅下云有澗水汨水澗水源出白鶴山曲折納諸小水至澗灣遂得澗水之名北出新市趙公橋徑西出東町口今名兔耳

港澗水自出泥沙港水經注謂之汨口羅水又北去小江口水經注謂之羅口三水分澗注洞庭其間經行曲折錯綜經緯皆可考按而知也古羅城環帶三水而汨羅二水久經混合隋書獨著澗水之名爲他記載所不錄最爲有功澗水源盛並奪澗水經流澗水亦北入澗蓋六代分擾時水源之失次者多也然羅澗二水源各百數十里豈能並沒其名故嘗論水經注混羅爲汨以東町口屬之澗水遂失澗水之委又併汨羅爲一而奪汨水之名以與澗並失羅水之源而水經所謂澗水者至今不復能舉其名承譌襲謬遂以終古要之羅縣以

羅水爲名湖湘間一巨川也而言水道者不一及之由水經注不能敘其源流分合沈沒至數千年亦考古者之一憾也今幸閣下指示羅源所自出得有據依鄙心益以自信因並論次澗涓二水與羅水相發明伏候裁正

與李次青方伯論吳有漢昌郡無吳昌郡

奉讀惠示平江志沿革黃龍元年改漢昌縣爲吳昌置吳昌郡自承舊志爲說證之吳志吳昌未置郡也後漢劉昭郡國志長沙郡下無漢昌瀏陽二縣名始見吳志周瑜魯肅呂蒙三傳其後吳改漢昌爲吳昌故知漢昌養知書屋文集卷二

卷二

九

漢置而瀏陽莫知所從始唐書徑謂吳分長沙置瀏陽縣方曹公自荊州東下軍敗北還吳蜀爭荊州而長沙先爲蜀得吳但踞有長沙之下雋瀏陽漢昌三縣併南郡之州陵爲周瑜奉邑以拒蜀安得於是時分長沙地置瀏陽以事求之建安十四年吳平荊州所得南郡江夏二郡而蜀分得長沙零陵桂陽武陵四郡漢昌瀏陽近距豫章郡爲吳所必爭下雋瀨江與巴邛相屬因併南郡之州陵爲周瑜奉邑使夾江爲守瑜卒魯肅代領其軍奉邑四縣屬焉而以程普領南郡太守其年以南郡歸蜀普還領江夏郡十五年置漢昌郡以魯肅爲太

守卽以下雋等四縣隸之漢昌郡二十年先主定益州與吳分荊州割湘水爲界南郡零陵武陵屬蜀江夏長沙桂陽屬吳二十二年肅卒呂蒙領漢昌太守二十四年蒙襲取荊州拜南郡太守自是漢昌郡之名不見於傳推求當日情事吳蜀爭荊州恃下雋漢昌等縣翼蔽東南爲南郡襟帶與蜀相持立漢昌郡以統攝之呂蒙卒用其地以襲取荊州是漢昌一郡孫氏君臣陰謀祕計日取荊州而玩之股掌中者也既併有荊州州陵仍當還之南郡下雋瀏陽漢昌仍當還之長沙計其時必已罷漢昌郡距黃龍元年改漢昌縣爲吳昌遠至十年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

一

之久晉書以下州郡志卽緣吳立縣之舊不宜黃龍以後重有置吳昌郡事也此可以讀史而得其大要者言地志者不務考求本末徒以漢昌瀏陽見之吳志遂以爲吳置又因漢昌吳昌之異名謂漢昌漢置而不能辨知其爲何時漢書延禧五年艾縣賊焚燒長沙郡縣踞臨湘遣太常馮緄爲車騎將軍討平之是時州郡盜賊數起緄以艾西南距臨湘西距羅並四五百里因析臨湘東境置瀏陽析羅東境置漢昌以資控制值漢末造史並略之方志鋪張故實多失之誣而沿革大政史家或詳或略皆有端緒可尋未宜牽率傳會承譌襲謬疑



誤後人望更審而正之

與王益吾祭酒論漢武帝紀元元鼎以上五元皆追改承示李佐周述南屏吳氏之言漢武帝紀元皆從後追改頗以為疑往聞南屏言之而未有論述當時亦未一詳考以事求之南屏之言不誣也文帝十六年用新垣平之言改元以詔行之武帝立紀元建元為天下初始而無詔其後元光元朔元狩元鼎以至元封始一見詔書以登封泰山與士大夫更始當時蓋隱其事班史仍之不一詳著其由流傳二千餘年無由辨而知之今略可考見者元狩元年當武帝之十九年詔書亦有滌除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

十一

天下與之更始之文似當為改元言之而郊祀志載是年有司言元宜以天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日光令郊得一角獸曰狩而不及改元事疑是年改元如文帝景帝中元後元之比有司建言天瑞當時未即行也終軍傳從上幸雍獲白麟一角五蹄軍因言宜昭令日改定告元上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亦從後追為之辭至二十一年改元元封乃用有司以狩紀元之議又得終軍證其義合之前後各元適得六年之數因以六年一元追紀前事而增入元朔一元以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收河南地置朔方郡為始用兵匈奴

功最紀元以表之而先一年以合六年之數應劭顏師古注全失

其元鼎四年得寶鼎汾陰后土祠旁作寶鼎之歌亦先班史元鼎四年以合六年之數以是知其追改無疑也元年得鼎汾水上郊祀志及史記封禪書皆不載由後人因紀元附益之郊祀志得寶鼎及封禪及太初改元皆有贊饗辭其以元鼎紀元尤天瑞之顯見者班史亦皆約略言之以傳疑後世待人之自悟注家全失其義讀史者遂亦不加深考南屏於此發二千年之覆亦見班書敘事高簡未易與人以窺尋也

文中子論

唐書藝文志錄王通中說其書自唐已傳而杜淹敘文

卷二

中子世家言所著書都為八十卷薛收為其碣銘亦稱其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皆不及其中說以是疑中說偽託並文中子亦無其人其書引唐世名臣杜如晦房元齡魏徵之徒皆其門人多可疑者然楊炯為王勃集序明稱為文中子之孫而文中子之弟王績以高節名其述論亦言文中子講道白牛之溪門人程氏薛氏退省於松下論易薛收杜淹為文中子門人見之諸家論著誠無可疑薛收以大業十三年歸唐正當文中子卒年杜淹大業末為御史中丞年輩遠在文中子上薛收碣銘載文中子卒年三十二中說立命篇賈瓊稱

文中子年十五爲人師陳雷王孝逸白首北面是其年  
尙不逮顏淵而當孔子志學之年其學固已成矣此又  
可疑也觀文中子書一依附孔子薛收亦云周道竭而  
孔子興隋風喪而夫子出今其書獨元經在起晉惠帝  
太熙之初訖於陳亡以擬春秋視揚雄太元法言而尤  
僭矣隋書無傳意其廣已造大門人私相標異不必爲  
當時所重亦以其年未及壯道未充而業未光也中說  
之成由其子福時爲之其言亦必文中子所著錄而福  
時加之傳會如云楊素言政而不及化蘇夔言聲而不  
及雅李德林言文而不及理語自可味而言楊素蘇夔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

三

李德林請見而有憂色則福時之傳會也自宋阮逸表  
章是書晁公武洪容齋王深甯各據史傳以證其誣洪  
氏遂以中說出自阮逸程子獨謂其中格言有過荀揚  
而疑其爲隱君子世人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就杜淹薛  
收所述徵之文中子才高而志充動自比孔子至欲綴  
輯六代箚命頌贊之文以續詩書詩書非可續者則所  
見之偵也其隱居教授議論流傳足成一家之言蓋文  
中子既卒數十年中說始出王福時王勃仍世能文重  
相炫飾福時所述關朗之占易唐太宗之論禮樂及中  
說之傳自杜淹而以隋書不爲立傳錄王績與陳叔達

書歸咎長孫無忌之怨王珪陳叔達譏隋書王績從借  
隋紀云亡兄芮城著隋書未終畢芮城者文中子之兄  
也叔達答書亦及文中子元經似不爲其門人亦與所  
錄王績書差異當唐初元文學未甚顯也言理者亦闕  
焉福時及勃世有大名可以惟所附益凡言房元齡魏  
徵諸人之假借倚託者皆其類也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

十四

養知書屋文集卷三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禮記質疑自序

咸豐壬子避亂山中有終焉之志讀船山禮記章句尋其義悃將合大學中庸章句爲一書以還戴記之舊所得經義爲多鄙心竊獨好之有疑則標識簡端乃益求之注疏討論其源流得失積久而疑愈多於是求之儀禮周官經推測其立言之旨凡戴記所錄皆發明二經之義趣者也二經所未具亦常推廣而補明之而其文或參差互見或繁複相抵或引其一端而辭有偏勝或養知書屋文集卷三 一

殊其旨要而義實兼通其言列國時事多與左氏異同要以發明春秋之義例以著禮之大經誠欲上考古禮必此之爲涂徑也而拘牽文義交午扞格亦多矣漢書儒林傳言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以授梁戴德戴聖沛慶普竊疑禮記之名緣始曲臺而藝文志禮十三家記百三十一篇曲臺后倉九篇注謂行禮射曲臺后倉爲記而河間獻王自得禮記古文獻之隋書經籍志謂獻王得仲尼弟子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卽據漢志爲說而言劉向增爲二百十四篇戴德戴聖各有刪合未知其言所本鄭著禮記目錄皆見之劉

向別錄似戴氏傳經稍先於劉向謂戴氏刪定劉向之

書恐未然也藝文志稱孔安國獻古經五十六篇今大

戴禮書有諸侯遷廟燹廟投壺公符諸篇皆儀禮逸文

疑出安國所獻曲臺專記射禮今射義一篇與儀禮鄉

射記文異想出曲臺記也后倉所傳東漢慶氏學最顯

曹襄傳言自其父充持慶氏禮衰又傳禮四十九篇慶

氏學遂行於世是慶氏禮四十九篇與小戴同也橋元

傳其七世祖仁從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

橋君學藝文志稱大戴授琅邪徐良小戴授梁橋仁而

仁本傳明言從戴德學是大戴禮四十九篇亦與小戴

養知書屋文集卷三

二

同也後漢董鈞亦習慶氏禮而鈞傳論鄭君本習小戴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又注小戴禮記四十九篇是鄭君於三家之書會通扶擇始注而傳之於禮爲顛門之學而用心尤勤其考論典章制度及古今文聲音訓詁流傳至今學者得知所歸宋世儒者研求義理時有違反而於三代典禮兼綜畢貫山涵海納終不能有易也然自漢氏傳經具有家法而實各立新義未嘗拘守舊說是以王子雍李欽仲之徒以善賈馬之學尋難鄭義其中得失蓋亦參半然固各持一義不必強而同之要如鄭君傳經之功所謂百世之師者也

蓋孔子後千有餘年而鄭君出由宋以前言禮者受範焉又千餘年而朱子出由元以至於今言禮者受範焉政教所趨人心所向凡所著書與其行禮之實確守而尊事之莫敢違越而獨禮經之傳授持之有本其異於鄭說者終無幾也 國朝諸儒勅立漢學宋學之名援其說以詆程朱而鄭學乃大顯討論研習之深精義之發於人心亦足上揜前賢矣而援引傳會屈經以從其說者蓋亦多也嵩燾區區時有疑義一準之經以校注之有合與否不敢意爲從違竊論禮者徵實之書天下萬世人事之所從出也得其意而萬事可以理不得其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三

三

徐瑛其有悟焉庶以求益也成書二十餘年奪於仕宦老病乞休又迫人事既乖夙昔求進之心又自忖年衰學儉志意銷落無由增益其所不能東置高閣久矣益吾祭酒強取授梓起諸荒廢之中俾躋論述之末用備言禮者之一說而已知我罪我吾無辨焉時光緒十有六年歲在庚寅夏六月朔日

大學章句質疑序

朱子輯四書首列大學爲於其中分經傳而以謂經者孔子之言尊之以冠於論語之前自言於大學用功最久見於或問其答門人書中庸前人論說多時有差舛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三

四

駁難不易不如大學從未有著錄是以編次大學因程子攷定之本更加纂輯使章句相爲附屬蓋非獨詳其文義而已躬行而實有得焉足以窮其節目而究其精微也元世定爲科舉甲令學者尊其說八百餘年其要義所繫尤在格物致知一傳攻之者亦用是爲射者之的姚江之說行聚訟紛紜訖明之終其說交勝而朱子切己之學循序漸進之功於學者爲有據依老師大儒篤信謹守無敢失墜雍乾之交樸學日昌博聞彊力實事求是凡言性理者屏不得與於學於是風氣又一變矣乃至竝大學中庸之書蔑視之以爲禮運學記之支

言緒論要其義蘊之闕深研之而愈出析之而愈精鄭注禮記之文具在視章句所發明豈足校其毫釐分寸哉嵩燾於朱子之書沈潛有年而知聖人盡性以盡人物之性統於明德新民二者而其道一裕之學學者致知誠意極於修身止矣致知之道廣而具於心者約誠意之功嚴而盡天下之事固無不包也格物者致知之事也物者何心身家國天下是也格物之事何所以正之脩之齊之治之平之者是也格者至也窮極物之理而不遺格者又明有所止也揆度物之情而不逾其則知此則大學一書完具無缺數百年之辨爭蓋皆求之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三

五

於外而於中之要領有未究也用其書以求朱子之學深味而力行之可也強大學之書以從朱子比類而附之循章以求之則亦徒見其陵越而已當朱子時陸子壽氏謂論語孟子集注純實精潔傳世之書而疑大學中庸爲未至嵩燾心契其說而謂朱子之言理後人無能有易也而求之過密析之過紛可以言學而不可以釋經稍因朱子章句就經以求其義而後此經之微言大誼以明卽朱子之言惟其所以附麗之而精神愈出尊經也亦卽所以尊朱子也時光緒十六年夏六月朔日

中庸章句質疑序

漢書藝文志中庸說二篇顏師古注禮記中庸一篇蓋此之流中庸附之於禮子思著書之本旨漢志別錄之必尚在禮記百三十一篇之外隋書經籍志有宋戴顒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疏一卷中庸義五卷實始爲中庸解義與禮記本別行宋仁宗時范文正公取以授張子而其書始顯其後司馬溫公爲中庸大學解義又爲廣義猶循禮記次序編大學之前大學一書程子始表章之而溫公實發其端中庸一書則自漢以來儒者多能明其義而其辨之明而析之精亦始自程子而朱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三

六

子所以闡發疏通之其功尤深而其詣蓋尤微矣嵩燾少讀是書亦時有疑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爲達道盡人所知也知仁勇之爲達德盡人所能言也然何以行之一生知安行數者之分爲達德言也所以行之又何義也中庸於此三者言之詳矣章句又稍分次第而於勇之一德若有忽視焉則益疑所謂達德不當復有參差也涉歷世故積歲已多值世變之殷煩攷古人之成迹乃知聖人開物成務所爲過化存神者非有異術也知足以知之仁足以裕之勇足以行之而積誠以循乎自然之節爲時措之宜則幾於化矣故夫知仁

勇者所以爲行道之資也知此而中庸全書之言必可瞭然無疑也聖人之道其迹存乎名物象數之末而其精究乎天人精者未易以言傳也循乎名物象數而得其秩敘之節而禮行焉又益以講習討論之功而學興焉其傳之人而見之於其書者名物象數之迹而已積累之久而得其精微於是而有成德之君子用其躬行實踐之效以鼓舞整齊天下而人知聖賢之可學而至奮起而廣續之而天下之言學者紛然出於一塗一不由此謂之雜學既久而其說浸微又返而求之名物象數以是爲實學天下又靡然從之以成乎風會循實以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三

七

賢成已成物之功亦足窺其崖略矣光緒十有六年夏六月朔日  
王實丞四書疑言序  
漢書儒林傳博士講授獨有五經趙邠卿言文帝廣游學之路論語孟子皆置博士旋亦罷蓋五經之文深博無涯涘諸儒得以所傳受爲家法論語孟子質直簡易是以何平叔注論語集孔馬諸儒之說及趙注孟子大都卽文以明義而已名物訓詁庸有略焉及朱子集注出而後聖賢微言大義有以究其實而觀其深故嘗以謂諸經傳注列在學官歷世不能易而其義蘊之精純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三

八

求之考求名物象數其制行必皆卓絕言性理者兼綜博覽通知古今之變亦豈不由學問之深哉而各據其一端以相勝亦皆足以自成其說以務張其所學其倡爲是言者實亦有轉移天下之力而君子之爲學求得於心而已必能不從乎風會以與爲波流而後可言自立朱子中庸章句序言與石氏輯略並行又爲或問以通其說輯略者採輯二程子與程門諸賢所爲中庸之說也章句一宗程子而其言亦有異同嵩燾所疑又與章句微有異同百川學海大小曲折隨其流行漸至於海而已讀中庸者能知知仁勇三者之所以行其於聖

然自漢賈逵氏以中庸大學並出子思其言與論語孟子足以相證而義亦足相成漢志載管子十八篇今見之大戴記者未若中庸大學之純粹也則以四子書名經犁然有當於人心數百年莫能廢矣王君實丞爲四書疑言十卷專求之義理以所疑於朱子之說積數十年之精力窮思博覽章求其旨句探其義以蘄合於聖賢之言假令生朱子之世質疑請益其未有合者朱子必更發明之以暢其義其有合者亦必忻然受而納之此理之在人心析之而愈精研之而愈出故凡事造始之難循其途徑依其義類而擴充之所得或加於前雖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三

九

朱子亦以是望之後之人必挾是以求勝非僭則妄而遂謂一切守儒先之說不待反求諸心是亦惑也大江自蘄黃折而西以受湖漢九水其間山水瑰特舒翕滄洞涵而後肆而一收攬四至之奇取足於內無假外求旁薄乎人文演迤乎學士大夫之心是以江西學者治經與文務心得恥爲隨同之言爭新立異以矜所尙豈非其山水之臧洩之有不盡者乎實丞所疑近人亦多言之既無依仿亦不復有所引避意在證明經旨而異同有弗計焉儻亦所謂內自足而無資於其外者耶卽其言以求通朱子之學亦足互相備也時光緒九年歲

次癸未夏六月

王氏校定衢本郡齋讀書志序

隋書經籍志爲簿錄篇坊史部推原班史劉向別錄剖析條流推尋事迹以爲古史司典籍目錄類然而譏晉宋以來苟勛之四部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錄但記書名不能辨其流別今別錄久佚不傳惟鄭氏三禮目錄稍存其說所以條其篇目撮其指要使一書大義粲然著明所從來遠矣至宋而傳者浸繁尤以晁氏郡齋讀書志最先敘釋亦最精據宋史藝文志當時衢袁二本並行 國朝四庫全書所收獨袁本而稱衢本不可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三

十

復見蓋袁本康熙中刻之海甯陳氏衢本無重刻者至嘉慶中吳縣汪氏始得舊鈔衢本經黃氏蕘圃李氏薌泚校定彙行於世王益吾祭酒兼得衢袁二本又博採諸家所藏及舊鈔本校其異同辨其譌誤字疏句別推求晁氏著論之旨以證諸本之得失可云用心勤而致力專者也自乾隆盛時表章六籍老師大儒承風興起爲實事求是之學其間顯門名家言考據者又約有三途曰訓詁研審文字辨析毫芒曰攷證循求典冊窮極流別曰讎校按羅古籍參差離合三者同源異用而各極其能百餘年來古本流傳往往間出諸儒討論之功

於是爲盛汪氏此本校勘之精幾無遺義益吾又舊萃諸本逐條疏證匯爲一書遂若諸本之錯陳於前而於七八百年之後起昭德先生相對一堂參稽商榷此其讎校之能而訓詁考證之功兼至誠亦是書之幸亦以見一書之微校之有不厭而研之有不窮既資多識之助而凡讀書稽古者於此亦將知所取法焉爾光緒十年春二月

魏鄭公諫錄校注序

王益吾祭酒檢刻其弟禮吾所爲魏鄭公諫錄校注五卷又以其餘力爲魏文貞公故事拾遺三卷年譜一卷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三

十一

四庫館所收翟氏續錄二卷採之永樂大典者並加校注祭酒又以所爲新舊唐書合注魏公本傳附焉以屬嵩肅校訂而謹敘其略曰古昔聖賢之訓皆先行後言以爲言有餘而常不使其盡獨至陳諫其君之辭又欲其盡而不使有餘而舜禹之相誠乃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於其臣進諫之言顧反有擇焉詩書傳記歷時三代之隆君臣交儆都弗一堂其義深而摯其言舒而婉後世諍臣疆諫之風或有過之則嘗疑古今人之得失不必盡同宋明以來進言於其君者條列而畢陳焉又何文之繁而義之備也及觀魏鄭公諫錄一

百三十事一事之微一言一動之發皆推致其心之所存而防其流極慮微而慎始卽事而研幾無有泛引旁及者盡人事之變歸本君身督之嚴而餘皆居以寬焉博德厚施含宏光大不使有苛求督責臣民之心於權萬紀李仁發之告許以爲無所肅厲徒損聖明於侯君集之案房元齡王珪以爲兩人國家重臣非有阿私假令錯謬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失委大臣之體於太宗親納表奏以爲乖大體於太宗疑高麗覘國虛實以爲朝廷所行善此等固當取則所行不善拒之何益諸所言責難人主之一心務去其猜防褊狹之私坦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三

十二

然相喻以誠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若鄭公者可謂格君之非者也而孟子固曰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則疑君心之非常出用人行政之外將日舉性命之精微求得其非而格之而不知夫君人者盡人與事而繫之一身所行與所用之人卽其心之見端也格君心之非格之於所見端而已百司庶事之損益偏方一隅之利病國計之盈虛政令之緩急所司各有職焉君子不屑意也程子論鄭公能正君而不能養德眞文忠公亦謂鄭公論事多論心少彼人主之心與其所謂德者豈能虛懸而臆度之哉程子之言偉矣而於事情



固遠此宋明諸臣進言於其君者文之繁義之備而於君德之修與否終無能有裨益也讀魏鄭公諫錄可以爲人臣之進諫者示之程而立之準而君人者循是而取則焉亦可以知求言之要略矣祭酒與其弟汲汲表章刊而傳之豈徒心慕鄭公之賢歷千餘年而其精神意量蘊之心而沛然施之天下猶得窺求其本末其自宋明以來條陳政要以搏擊攻射爲名皆所謂無稽之言弗詢之謀舜禹之所不事也言事而未究古今之變語人而莫覩賢姦之分其文愈繁其義愈備準以鄭公諫錄知其舉無當於諫臣之義也故言格君心之非者

歷秦漢二千餘年鄭公一人而已祭酒兄弟獨能窺知此義所見超出今人誠未易涯量禮吾不幸早逝如祭酒者得君而行其志抑亦千載一會者也嵩巖並敘而論之以竢知者時光緒九年歲在癸未夏四月  
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序  
春秋列國見之傳記者至戰國而盡亡而戰國策獨著中山史記趙世家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後惠文王三年滅中山前後百二十年與燕趙交兵爭勝爲疆國及周顯王四十六年燕韓宋相與稱王中山與焉凡王中山三十年而立國本末莫能詳其地則春秋之鮮虞

也變名中山亦未知何時略可紀者春秋戰國之交一亡於楚再舉於魏其終入趙爲趙地六國遂亦相踵而併於秦戰國所以盛衰中山若隱爲之樞轄而錯處六國之間縱橫捭闔交相控引爭衡天下如中山者抑亦當時得失之林也證諸趙武靈王之言中山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其時大勢所趨與諸國所以爲重輕略具於是而於趙尤甚自春秋之季晉已奄有胡地滅肥滅鼓獨鮮虞與晉相持垂四十年遂取晉之棘蒲肥鼓諸國之地鮮虞必奪而有之直東徑蒲洛水以介齊趙三國分晉中山南境全與趙鄰又折而

西以達溱沔而時方與韓魏攻滅知氏廢晉而擅其地楚得以其閒北侵中山而走其君此當在楚惠王簡王之世至趙獻侯始立中山武公以與燕魏相保觀呂氏春秋所載西周桓公問太史屠黍之言則或桓公因中山之亡請於趙而立其子徐廣云中山武公爲西周桓公之子殆非無據也是時魏文侯因楚之滅鮮虞而不能有其地謀掩取之以自廣戰國策之云中山復立者當遂以魏女妻中山武公而定其位於是始有中山之名其後魏終滅之而燕趙亦終復之蓋戰國之勢始成中山之存亡燕趙之所以爲利病也趙武靈王反復以

規併中山爲心得之以臨燕齊而廣胡地惟趙爲能制其勝史遷趙世家詳及中山所以始終豈非當時大勢然哉今京師西引太行臨御中原中山故地所謂燕南趙北者遂爲四達之衢車馬輻輳二千餘年人事遷流形勝時有變易而當戰國紛爭之日中山倔彊其間久而不傾其故有可思者益吾祭酒試諸生太學以中山疆域爲問而博徵周秦諸書條其國事推求時日又爲中山疆域圖說以測知其四境所至雖其一事之微窮端竟委包舉閱大有裨掌故近陽湖張氏國策釋地以鮑注據漢志中山國說戰國之中山爲失其實歎程氏

國策地名攷又疑鮮虞中山爲非一姓追求春秋戰國

五

時事中山數有廢興其言皆可信而於楚攻中山則無能置一議蓋古書之缺略者多也嵩燾因序而論之以備一義攬古今之要略以知形勢之扼塞於此或有取焉時光緒九年歲在癸未夏四月

綏邊徵實序

堯舜三代封域可考見者蓋莫遠於唐莫狹於周古之有天下因朝會之國奠定之而已其不與朝會者王者不相強也而屏之爲夷狄非有劃然中外之分也司馬遷言黃帝北逐葷粥匈奴傳又稱其先夏后氏之苗裔

曰涓維樂彥括地志湯放桀於鳴條其子獯鬻避居北野中國謂之匈奴獯鬻卽葷粥其原始於黃帝時桀子亦君其國歷周又爲獯狁懿王時獯狁侵暴及涇陽遂爲夷狄深入中國之始戰國之世燕趙世有邊患趙築長城自代至陰山下傍高關爲塞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秦併天下築長城渡河蓋亦循燕趙之舊而西北因河爲塞自是以後中國地逾萬里而邊防戰守之略益繁矣善夫班氏之論曰聖王制御蠻夷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之以禮羈縻不絕而常使曲在彼自唐劉昫述武指駁班氏之失以謂

詳而未盡後世儒者襲用其說務爲誇讓而後漢唐控

二

御夷狄之大略絕於天下者七百餘年新莽時嚴尤論御匈奴無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劉昫反之以爲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漢得下策周世獯狁未至疆盛猷戎之難平王東遷遂喪成周安得有策哉持論者徒曰間隔華夷無窮兵而已然不欲窮之於秦漢疆盛之時而乃欲窮之於靖康紹興積弱之日此又何說也班氏之言曰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董仲舒大儒魏相名臣皆搢紳之儒也南宋之初言戰者一出於搢紳而韓世忠岳飛之流猶斷斷然

能以戰自效繼是而文吏高談戰略武夫將帥屏息待命神沮氣喪功實乖矣是以宋明之世議論多可觀者而要務力反班氏之言常使曲在我晉太始中西河郭欽請及平吳之威徙南匈奴雜胡塞外最爲要略蓋漢之失計莫甚於處匈奴西河美稷平吳之初謀臣武士之略其機可用也過此而固不能矣唐世因之令回鶻屯沙苑畱族太原列舍雲朔間而不知懲書生之言競其虛而不務詳其實持其末而不務竟其原於是論次秦漢以來下訖於明邊防戰守之宜著其得失其於歷代成敗之跡折衷一是不繫功過而興衰治亂之大原

因是可以推見命曰綏邊徵實徵實者所以矜南宋以後虛文無實之弊也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 史書綱領序

長沙余萃皋輯史書綱領若干卷以與秀水朱氏經義考總經史之大全而體例各別蓋經有定名經之流小學訓詁而已其源亦出於爾雅漢以來儒者之書皆述經義者也史者有作有述史之源尙書春秋又皆列之於經故史例由後起而上包經及諸子之用下該私家著述易者史之著於卜筮者也其流爲陰陽家爲術數方伎家詩者采之郡國編之樂外史掌之大司樂臧之

其流爲辭賦家禮者史之典章也朝儀政教具焉其流爲名家法家是以極史之源流本末凡七略五部之臧皆可撮而括之史萃皋爲史書綱領書序及凡例錄之必詳意蓋曰凡述經無例而史有例前人之所採擇而著錄者皆例也信然則取例於史無取例於經禹貢之志地春秋之紀事經也孔曾思孟之書子也而著之論孟亦經也詔令奏議職官儀注及政典之書附之史史之流也以史書綱領名篇附之經附之子者未宜以史例之而凡史之流分派別又無可繫之綱領也約之史以正其綱通之傳記廣之地志以挈其領其於史之體

### 罪言存略小引

嵩燾年二十而煙禁興天下紛然議海防明年定海失守又明年和議成又五年而有金陵條約又十二年而有天津條約又二年定約於京師又十七年而有煙臺條約凡三十七八年事變繁矣當庚子辛丑間親見浙

江海防之失相與憤然言戰守機宜自謂忠義之氣不可遏抑癸卯館辰州見張曉峰太守語禁煙事本末恍然悟自古邊患之興皆由措理失宜無可易者嗣是讀書觀史乃稍能窺知其節要而辨正其得失久之益見南宋以後之議論與北宋以前判然爲二然自是成敗利鈍之迹亦略可觀矣間語洋務則往往摘發於事前而其後皆驗於是有謂嵩燾能知洋務者其時於泰西政教風俗所以致富彊茫無所知所持獨理而已癸亥秋權撫粵東就所知與處斷事理之當否則凡洋人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抗拒又皆可以禮通之乃稍以自信退而語諸人一皆扞格而不能入矜張傲睨而不能與深求蓋南宋以來諸儒之議論錮蔽於人心七八百年未易驟化也衰病頹唐出使海外羣懷世人欲殺之心兩湖人士指斥尤力亦竟不知所持何義所据以爲罪者何事至摘取其一二言深文周內傳會以申其說取快流俗竊論洋人之入中國爲患已深夫豈虛矯之議論聳張之意氣所能攘而斥之者但幸多得二人通知其情僞諳習其利病卽多一應變之術端拱而坐收其效以使奔走效順有餘非徒以保全國體利安生民而已奉使兩年處置事理蓋繁要皆一時一事

之利無當安危大計稍檢奏議書說詳論洋務機宜數通刊而存之爲夫鄉里士大夫羣據以爲罪言命曰罪言存略質諸一二至好以通其蔽而廣其益亦不敢望諸人人能喻知此理也時己卯夏六月

### 十家駢文彙編序

文章緣始取資根柢品事類情理體畢呈流派區分軌轍斯異尋求兩漢之作樹幹爲骨錯綜經緯輔之以辭非博攬無以厚其藏非精思無以析其理異製繁興摛辭無二六代波流漸趨繁縟遂乃排比爲工陶染爲富至唐四傑出華瞻豐靡無復餘蘊楊雄氏已言今之學養知詩尾文集 卷三 三

者非但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輦輓蓋世愈降而文亦愈靡矣昌黎氏起而振之抗兩漢而原本六經勗爲古文之名六代文體判分爲二夫誠有涵濡六經之功斯爲美矣而舍鉛華以求倩盼去纂組而習委它勞逸差分豐約殊旨俗學虛枵波蕩以從之則矯之於古者抑亦轉而就衰之徵乎 國朝文治昌明曠越前代駢儷之文跨徐庾而追潘陸陶冶性情杼柚尺素爲不乏矣全椒吳氏八家駢文之選萃一代之僑雄匯斯文之淵海牢籠百態藻繒羣倫鼓鐸以齊聲容膏馥足資津逮其所甄錄淵源師友前徽未沫或歎遺珠來軫方適多

能踵武益吾祭酒繼之有十家駢文之刻以此諸賢方  
軌前哲鱗翼附湊風雲同薄未易低昂綜其辭翰彌復  
粲然發思古之幽情攄承平之雅奏燥溼殊節同倚徽  
絃之張方圓並施推本椎輪之始所謂禮堂法器見者  
神傾正始元音聞之意遠者也祭酒精力智能陵越今  
古於編輯續經解若干卷南菁書院叢書若干卷於古  
文輯續古文辭類纂若干卷又以其餘力輯刻此編九  
方堙之識駿足無取判其驪皇鍾子期之辨琴音豈待  
言其抗墜但以致遠之資質文兼綜中聲之契愚知同  
忻量古爲程取則不遠追思冠年與周苻農侍郎孫芝  
房侍讀同爲駢儷之文二子者高駕遠躡迹古人自  
具形製每慚蹇步莫或肖之今所缺者芝房之文而所  
存亦極一時之雋矣比諸子桓之感應劉都爲一集亦  
取彥和之論莊宋先標六觀豈徒體性之陶鎔實亦心  
聲之酬獻也矣光緒十有五年歲次己丑夏五月

養知書屋文集卷四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江忠烈公遺集序

江忠烈公遺集初刻之寶慶再刻之成都於其詩文已有增加繼又求得其書稿一通與其詩文之軼者公子芾生又刻之長沙嵩燾為序其略曰古仁聖賢人未嘗有意立言詔後世而文辭之散見當於理而切於事則世固尊信之而傳守之其德廣而名盛者傳之逾遠求之逾殷豈惟其文之重哉其精氣流行天地間而寓之文字人心於是為有憑依以求其人千載之上低徊慨

養知書屋文集

卷四

一

幕如或遇之忠烈公始以科舉就有司程式自負奇氣以事功志節相高誠不屑與諸文士校論得失長短及其論事成敗辨人才高下援據古今指陳要奧其文章意趣自足以達其才而盡其變雖在當時居游談謙未嘗不重其文也既出任軍旅支柱危疆勞苦功高於其文也固不暇而間出其文若詩同時名能文者相顧瞻貽莫敢與抗蓋其浩然剛大之氣傾口出之稱心言之無意為文而文固至矣然當其時固不甚惜名篇妙句為時傳誦就求其作出其草敗麓中則已毀而棄之或竟忘其事洎今二三十年其詩文往往軼而復出嗚乎

是豈有意以言詔後世者與其尊信而傳守之者非以其人與吾又以思夫忠烈公之薨纔旦暮間事耳其遺文求之難如此而人之貴愛之又如此後此而千百年精氣固常存於人心而想像以求得之者又豈有窮也

羅忠節公遺集序

羅忠節公所著書曰西銘講義姚江學辨人極衍義讀孟子劄記周易附說小學韻語總若干卷刊行於世其為詩古文辭凡八卷嵩燾為之編次校定既卒業而序其略曰古之君子不求盡乎事之變也治其身而已不期當平言之文也明其理而已自詩書六藝之文君臣

養知書屋文集

卷四

二

父子兄弟朋友之誼天地民物事為之善政教之繁皆其身之內自足焉而窮理以居之是以修之身而無歉著之文而不疑於其心施之家國天下而無待外求傳之後世而俟人之取則焉古之君子待其身之重也如此公以武功立名天下卒殉國難其視天下之事盡然而如傷其思以一身奠安天下泰然而自任而其深究夫治亂之原輕重緩急之勢充然若有以自得也蓋公之學出於西銘博求乎仁之體而得其理一分殊之用研之精而辨之晰而其為道又在乎嚴理欲之防而明義利之辨其於富貴貧賤禍福死生泊然無足動其

心者而自其少時艱難困苦獨處荒山之中而世變之  
煩躋民生之疾苦無不返之於身以求其變通屈伸之  
理其言語動靜又一皆本之以敬而達之以誠反覆夫  
陸王之辨以爲其流必至於放誕此其心之所存造次  
細微立言之旨無或逾焉者也公既以書生視師其時  
若李忠武王壯烈及今李希菴中丞皆故從公游明天  
人性命之旨體仁義中正之實起爲將帥功成身顯誠  
所謂古今事局之變者而公之自命以勞定國以死  
勤事固其生平身負天下之重有如此也吾故論次其  
文以明夫學者道德之歸文學事功之盛繫乎其身之

養知書屋文集

卷四

三

自重後有君子以覽而興焉

姚桂軒論語衍義序

往讀昌黎韓氏論語筆解兼錄李習之說二公者未嘗  
爲傳注之學而往復從事於論語權衡諷味參較出入  
以取證人事得失各據所見辨其異同於以知古人爲  
學求益之勤有如是也老友姚桂軒手所錄論語衍義  
示予章爲之說句爲之疏博采史傳引申其義以求合  
論語旨趣而輯存胡文忠公遺說實居其半焉方文忠  
公治軍皖鄂之交練兵籌餉日不暇給而讀書自課甚  
嚴夜與桂軒會講論語亦有專程未嘗稍輟及自英山

移營宿松二百餘里間日夕支帳爲邸舍輒燒燭席地  
以講一日病甚不能食飲左右請稍息笑曰是口不能  
食而猶能語言耳亦猶有聞豈以病而廢學哉嗚乎文  
忠公晚年進德之勇務自砥礪於學有非儒生艱苦所  
能及者嘗自言讀書有得臨政處事及與文武將吏敘  
論軍理曲折渙然於心目間獲益良非淺其於論語之  
精微誠非昌黎若習之掉弄文字研討故實所能窺見  
其用心而其爲言淺深鉅細互有發明尤足開廣學者  
之志氣而振盪其精神使頑者廉而懦者亦與有立也  
桂軒彙輯所衍說都爲八卷以屬嵩燾序而傳之嵩燾

養知書屋文集

卷四

四

嘗撰次文忠公行述於其讀書取益猶愧知之未悉因  
序桂軒是書附著之天下之大治理之艱非夫不學無  
術懵然挾私以自聖者幾幸其有合也文忠公之功烈  
成就卓卓具有本末而其微言大義多寓於是篇吾又  
以知桂軒之賢之過人遠也

重刻瞿唐來氏周易集注序

聖人序易專論貞悔兩象而以剛柔上下往來消息  
盈虛之理故易之爲象必寓於卦畫自漢孟氏以卦候  
陰陽言易而易淪爲術數之學康成傳費氏易而論卦  
氣爻辰所值猶孟氏之支流也隋唐以後王注行而漢

學微至宋而又有圖象之說治易者各據所學相爲刺  
譏而漢儒言象僅存者鄭氏之互體虞氏之消息荀氏  
之升降各明一義而因爻命象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固亦無以逾此矣明瞿唐來氏伏居講易冥心獨悟比  
附卦爻以求其義其於錯綜升降之說亦兼取邵子圖  
象發明之而其言易象曰中爻卽鄭氏之互體也曰錯  
曰綜曰爻變卽虞氏之旁通也曰占中卽荀氏之逸象  
也曰卦情曰卦畫曰大象則聖人言之詳矣而漢儒言  
象者顧反略焉來氏匯集諸家之言旁推交通曲盡其  
變其於易之取象不既兼全而大備矣乎夫易者何陰

養知書屋文集

卷四

五

陽而已矣聖人錯綜陰陽之數以盡事物之變用舍進  
退動靜語默得喪窮通因乎時義以消息天地之大用  
而四時鬼神莫能違焉所以前民用而吉凶與之同患  
聖人之神固然也而必於象與數示之機漢儒言象皆  
有所受而取義固殊蒙嘗疑虞氏之易凡爻與字皆依  
象而立疑若矜心作意於其間而於聖人情見乎辭之  
旨反有所不達來氏辨虞氏卦變之非而推行其爻詞  
之盡於象者益詳且密其取與舍固自成一家之言而  
於近世儒者發揮易象之說亦足以暢其義而廣其辭  
誠爲有裨於學者劉鑿室觀察以吾楚於此書流傳未

廣刻之長沙蓋古言易者明理則廢象取象則失辭來  
氏兼述之循是而求焉以窺易之精蘊而推知漢學之  
源流有不能舍象以求義者斯亦易學之津梁也  
毛西原杜詩心會序

自古詩人託物起興皆意有所鬱結不得發摅而託之  
詩歌以寫其纏綿哀怨之旨唐杜甫氏出指事類情推  
陳始末天下利病得失生民之休戚親故之離合身世  
之榮悴悲忻言之必達其志慮之必窮其變然後詩之  
蘊乃旁推交通曲盡而無遺當時論者以爲集詩家之  
大成無有異議顧或以其忠愛之誼尋章摘句附會而

養知書屋文集

卷四

六

遷就之讀杜詩者轉累於箋注之煩茫然莫得其指歸  
明高氏棟胡氏應麟王氏世貞乃專取其律法音節會  
其微妙開示學者 國初新城王文簡以詩學倡天下  
考論杜詩標其新異摘其繁累意尤美焉嗣後五家評  
本出學者循其說以求杜詩之義淺者見淺深者見深  
犁然各有以當其意巴陵毛西原又稍以意折衷之簡  
杜詩之善者爲四卷悉採諸家之說證以己見而辨論  
其不合者命曰杜詩心會夫通其辭而不達其意者有  
矣未有求達其意而先不能究其辭者也自唐以來詩  
人推宗杜甫氏以至今日而其義例之精變化之妙章



章而比之字字而析之辨之久而其精日出宜西原所得之深也往者山陽潘德輿嘗述朱子之言讀李詩如士人治本經不宜有去取杜詩之原於風雅發於性情之正讀者皆能望其崖略而其深亦未易引而盡也西原之於杜詩未知視彥輔所論何如要其持論之詳與其辨證諸家得失最有裨益於學者爲之序其略而廣其傳焉是編稿本得之門人熊秋白農部秋白又得之吳南屏學博皆西原至交因竝記之

代劉韞齋中丞重刻李中丞遺集序

李瀛仙先生遺集重刻於湖南者予至楚之明年得受

養知書屋文集

卷四

七

而讀之病其蕪雜無倫序蓋先生奏疏既無傳本其居易草堂詩集先生之子刻之施南亦多散佚掇拾而刊存之倒亂失次宜矣予惟先生宦跡所至有聲在湖南屢疏題請分闡士民感之至今其於先生遺著有宜寶貴而珍惜之者乃更爲整齊編次期使先生精氣散見於文字間有所託以行遠以永楚人之思始予初至楚人士以故督學通政錢公立朝大節負時重望在湖南尤久訓士有程度請祀之名宦先生又固有專祠歲時奉祀鄉里先進蒞仕湖南者無幾而樹立表表爲士人宗仰若二先生者庶幾可以無忝自惟構昧於二先生

無能爲役而通政錢公之祠名宦相距九十年至是始得請今又取先生遺集校定之竊私自幸倚附鄉里之末得所窺仰又益以是重予心之愧咎矣

李舜卿夜談追錄序

新化歐陽礪東先生以詩名天下其論詩尤精鄧丈南村左舍人仲基數稱述之李君舜卿述其語加詳與先生論詩有所會悟輒筆存之總得若干條命曰夜談追錄自宋歐陽氏有六一詩話之作以所得於詩之精詣求古人之離合以取證天下後世嗣是嚴羽滄浪詩話張戎歲寒堂詩話葉適石林詩話類能攷六義之要有

養知書屋文集

卷四

八

所發明明以來至今苟能詩必有論述往往純疵互見甚者議論馳騁爲名鶩聲氣君子病焉其得之山林枯槁憔悴專一之士傳者蓋無幾也先生於詩窮極淵微偶有論斷必求通古人之辭而達之以意證之以理較其得失析其毫釐多人所未發者而皆其心領神會之餘灑然有以自得不一求著於人非所心許而篤好者莫得而聞也儻所謂山林枯槁憔悴專一者耶舜卿以所聞於先生之言網羅蒐輯存其梗概此豈爲名鶩聲氣者亦庶幾六義之要因是而粗明猶先生之志也予以咸豐乙卯見舜卿新化手是編相示勸其付梓以公

諸人時舜卿病膏未及爲而卒卒後八年其猶子宣伯卒成其志刊行之而屬予序其略嗚乎欄東先生晚年閉門絕交游予初有知豔其名相去數百里就見無由及見舜卿開亮卓偉絕遠於俗獨喜述先生爲人以得聞其言論志行追念往復愴然於心豈惟先生高世之跡欲一恍恍舜卿之流風餘韻而固不可得也

古微堂詩集序

默深先生喜經世之略其爲學淹博貫通無所不窺而務出己意恥蹈襲前人人知其以經濟名世不知其能詩而先生之詩願最夥游山山水草木之奇麗雲煙

養知書屋文集

卷四

九

之變幻滄然噴起於紙上奇情詭趣奔赴交會蓋先生之心平視唐宋以來作者負才以與之角將以極古今文字之變自發其嶽崿厯落之氣每有所作奇古峭厲倏忽變化不可端倪又深入佛理清轉華妙超悟塵表而其脈絡之輸委文辭之映合一出於溫純質實無有幽深扞格使人疑眩者其於古詩人冲夷秀曠宏逸入神誠有不足然豈先生之所屑意哉先生所著書流傳海內人知寶貴之而其詩之奇偉無能言者鄒君季深藏其全稿嵩燾以爲宜梓而行之以公諸世季深欣然以付梓人而屬序於予天地之生才無窮而文章之變

日新月盛有非古人所能限者此亦以見斯文之廣大而豪傑偉人出於其間隨所得之大小淺深樹立槩槩以自殊異詩可以觀其謂是矣

張叔容遺稿序

張玉夫大令之死有賢子曰叔容氣英英然年甚少而才博志廣浩無涯淡詩古文辭靡不學學之而試爲靡不工內自韜匿獨好爲深湛之思不務發攄於人既卒其父友太常左君梓其遺文傳之蓋其時年十九耳其才盡於帖括詩賦之文而意恆忽忽不樂其所樂爲詩古文又無多其見於他文者往往感激奮發躡古人之

養知書屋文集

卷四

十

跡而從之而汲汲屢其不逮其志蓋可哀也吾楚近十餘年爲經學辭章多得之年少有所成立其出自孤寒艱難鬱結嶄然以起則望其成尤昌以大而及吾之身多才早逝若叔容者數數見焉豈不悲耶其悲之則其文之僅存者爲足寶而傳焉無疑也叔容之文經義詩賦爲多皆應試體也其文演迤涵肆以能有所變化不拘於格調而自視欲然若不足盡其意者以爲其道卑學者所弗尚予校其遺集得所爲古文四詩數十百首序而歸諸太常猶叔容遺志也

饒月樵五十三松草堂詩集序

道光十五年應鄉舉長沙識饒君月樵試院中偉然魁  
頤議論雄偉心奇之相與道姓名別去其後數見所爲  
詩致聲通殷勤而終不相見蓋至今三十有二年而余  
亦已老矣君長於余又十四年老益窮避亂游巴蜀倦  
而歸訪予山中入門相視久之笑曰君非饒月樵者耶  
何爲而至此益相與大笑急出其詩讀之若瀉水於平  
地隨方曲折流注不可遏止若箏琶管籥會奏於一堂  
鏗鏘瀏亮而音不窮也古詩人若杜甫陸游至蜀而詩  
益奇君住白帝城月餘值大雨初霽月出步江上望灤  
灤堆上有石白二涵水滿其中與月相射狀如獅子兩

養知書屋文集

卷四

七

目蹲立而望月者大喜謹誦謂自有灤灤堆未一發此  
景然則山水怪瑰傑特出奇無窮固有蘊焉而待洩者  
與更千百年游者無有寢饋玩悅於斯以俟其時而發  
焉得之淺與得之深而因以獨見者爲工與觀君所得  
於山水之娛卽其詩可知也君言生平詩逾萬毀於兵  
近存者又數千其爲之勤如此夫苟爲之不已又益務  
發其所獨見其奇有必至者杜甫陸游以蜀之山水發  
其奇豈不以是也哉君於詩幾矣更三十年再與相見  
將益賞君之奇也

陳文泉詩集序

陳文泉大令與余同歲生又同舉於鄉同成進士君故  
善爲帖括之文操紙筆趨有司程式張目以顧精悍之  
氣不可一世既得官縣令以去十年余循江西東游君  
適以服闋重相見吳中於時金陵鎮江陷於賊矢石聲  
相聞與君攜酒滄浪亭上蒼茫四顧相與慨歎手其詩  
出示向固未見君之爲此也酒酣縱論古今詩人得失  
舉似高常侍五十以詩名若君之才爲之益勤且多卽  
古人不難到無以年力自程限別去三年而聞君之喪  
又十三年君子椿壽哀輯君所爲誠求齋詩存將授之  
梓人則猶余十五年前所點定也蓋君旣補官奉賢有

養知書屋文集

卷四

七

案牘之繁其於詩也誠不暇以爲而觀其生平精氣凝  
然甚完以固得一官效其志業將求有表見於時又進  
於所謂詩之爲者而遽奪其年使其才一有不盡而茹  
志以終也悲夫抑又思古詩人之作嘗發於傷時閔亂  
悲憂怨鬱無聊不平有所不通一決於詩君性和夷其  
力能自給無慊於心大軍圍金陵制使者駐兵常州有  
藩籬之固吳中酒食歌舞嬉笑燕樂卽吾與君視滄浪  
亭若不勝其憂人見者皆笑謂迂更三四年江浙糜爛  
幾盡合淝相國時撫吳憑海以守奉賢與松江所屬諸  
邑獨完君於其時幸存發憤流涕不容自已所爲詩當

益工而君已不及見禍亂之成讀君詩而欲然於所存之無多也余重爲君悲之

彭曉航遺集序

道光戊戌始識曉航先生京師其詩古文雄出一時而謙退自下其言惇篤務情實曾文正公嘗許君能勝天下事既老無所遇就邵陽學官以歸其後每見則文益工新化鄧湘舉先生尤重君文表章先賢遺蹟輒屬君紀其事於石已而駱文忠公檄君從赴蜀一守潼川遽卒其子棣初稟輯君詩文曰古香山館存稿凡十二卷刊而傳之余惟古之能文者皆蓄道德有治行事業可養知書屋文集

卷四

七

紀述彼其蘊於中閱深傑特其發之於文以自據其所得光氣固不可掩沒君熟知古今利病之能言事必洞燭其原而行之以誠篤一試於潼川凋敝之餘而民俗蒸蒸若還復乎古初與聞先正之風規人自爲幸而功未訖於成澤未覃於遠終君之才與志施者不能十一其詩古文積之數十年鬱其光以待洩者固亦天道人事自然之符哉君爲文喜低回前哲遺言軼行沈潛往復若不勝其情忽忽三十年情事一如目前讀君文而自傷老僊益愈爲君悲則又未知是集之流傳後人慨慕追思視君向者之於古人復何如也

張小野夢因閣詩集序

吾友王太常之言曰凡人心感物而動凝而爲天地殺而爲事物盪而爲憂樂哀思斂而爲性情文章議論有不能宣者惟詩能通之其言偉矣然非博覽古今之事變周知民物之情僞以自理其性情而納之溫厚和平則詩之爲道人皆得託焉以宣其鬱而流極於泛濫淫泆而風教以微沅陵張小野與吾少同舉於鄉而小野方充是科選拔貢生文采風流伏一世與之交情深而文明悱惻而芬芳蓋有得於詩人之深者而未嘗甚肆力於詩已而小野官中書數年用外簡選授廣東和平

卷四

丙

縣歷治鉅邑越海至南澳聲蹟爛然起矣以目疾乞歸遂病盲掌教虞溪書院與諸生論文講藝耳聆口授若不知其盲予固已奇之既乃彙次所爲詩寄予屬序而刊之則其平生足迹交游及意所感觸怨鬱而不自得者一皆寓於是而合於詩人之旨其性情之溫厚得於天者然耶嗚乎天將以其盲也故使自放焉而託之以宣其鬱也孔子論詩以達於政專對四方爲義夫必古今之事變熟於中而政以通焉民物之情僞衷於要而言以昌焉唐宋以來詩人之濫而詩教之微爲其貌強而詞襲不學而以戾於古也小野善詞令政成有聲

方及中歲而病廢夫孰知其反而託之詩日進於業以有傳也吾是以重悲其志也

熊雲渠先生時文序

自明以帖括取士悉天下之聰明才智習爲對偶聲律之文獵取科名一二豪傑偉人研窮經史泰然有悟於身心性命之旨以窺人情物理治亂得失之原及其生平忠孝大節昭著呈露文字之間思之而其人若揭味之而其旨彌深而其間僥倖一日之獲迷惑恫恍以求所謂對偶聲律無與於文章之本末者亦時有焉輒近數十年文字之道日微迷惑恫恍盈天下苟能爲對偶

養知書屋文集

卷四

五

聲律齒未毀而出取科名猶掇之也世亦莫相非者熊雲渠先生治帖括之學六十年自吾爲童子時先資政公數爲言先生年稍先立名尤早蓋先公甫就學而先生已屢試冠其曹名藉甚而卒困於省試洎吾通籍歸先生猶逐隊童子軍也其子姪多已成名則禁制先生使不得與試先生聞試期至旁皇願望或抱其文以泣年八十矣志氣不以少衰今年春錄次其所爲應試文示吾曰是果不足於今人耶雖然吾無待於今而猶有望於後也子爲我序而傳之讀其文其義法往往近於古人其對偶聲律視世之獵取科名者亦未有以讓也

國家取士之途至今日而尤寬矣歲附入學籍者幾三千人取徑於對偶聲律其道相若也獨塞其過於先生豈其義法猶近於古人宜獨遠於今人若是耶使夫後之讀先生之文者以爲義法遠於今人悼歎而嗟惜之則亦司文柄者之過也

養知書屋文集

卷四

六

湘陰郭嵩燾鈞仙著

重刻夏忠靖公集序

吾湘人文至宋始顯 四庫全書所錄同文館唱和集  
鄧紳伯集世無傳本明忠靖夏公集傳至於今四百餘  
年 國初學博詹杞望士懿刻藏其家今亦無存訪之  
公裔孫輝南得其本凡六卷後附遺事一卷蓋明刻本  
相承如此而詩為多雜文獨有贊頌及表一通大都應  
制之文而一出之和平冲夷想見盛世雍熙之化從容  
涵濡納之太和其意充然有餘也公厯相太宗仁宗宣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五

宗於時政多所參決史稱其掌戶部詳定賦役諸制建  
白三十餘事其後益請裁冗食平賦役嚴鹽法錢鈔之  
禁廣屯種以給邊蘇民振饑浙西奏免召耕淤田弛其  
利與民及會議不當用兵沙漠並闢天下大計而其章  
疏皆不可見獨河渠志載其治水一疏亦略而不詳而  
於吳淞上下游水勢及疏濬之宜能舉其要而規其大  
蓋公於國計民生周知博覽窮盡端委期使其利漑之  
天下被之無窮不自以其文炫耀於世略可見者身際  
太平之世導揚盛美涵泳性情用示休和而已至其措  
之政事垂之憲章廓然一視為天下之公於身若無所

與是以其文闡焉而不章其斯為國之元臣與同休戚  
利病而無假於其名者也而使後之人流連慨慕求公  
政術之施因文考事仿佛其用心不可得亦豈非人心  
之公之終有未慊者乎既求得公遺集謀遂刊而存之  
以廣其傳而益愜然於其時優游夷愉之風以太宗之  
厲威嚴督責無所寬假而其風益厚滋培醞釀為有由  
焉嗚乎是可觀也矣時光緒八年歲在壬午秋九月  
夏忠靖公立身訓跋後

夏忠靖公集六卷刻於康熙四十四年教諭詹公求之  
監利夏士英家得所為百忍贊立身訓二篇附之雜著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五

中蓋明刻本所無也其立身訓二十六條隨所見錄之  
明通婉摯具有本末實開辭胡諸公語錄之先聲詹公  
於此通為一篇於文為不類今稍條析分列附諸遺事  
之後明史傳贊於公及忠定蹇公推本太祖樹人之效  
考其政績僅一治水吳淞餘無卓卓可紀者獨筦度支  
二十餘年外周臺省內參機要隨事納忠退而恂恂若  
無所與言者謂其與文貞楊公尤持大體方太祖太宗  
相繼以嚴急為治公彌縫匡救以德量綏輯天下卒用  
其力以成仁宣之治含宏光大保合太和其在朝聞一  
善必採納之有小過為之揜護以能興起一時人才養

成敦龐博大之氣嗚呼此公之成績史無可書而天下之蒙澤乃爲深且遠也所爲立身訓皆其體之身心驗之民物深造而自得者而一以約己容人爲心其言淺近而可思別錄爲一卷期使學者覽之得所啟發而亦以推知公學問淵源之所自光緒八年冬十有二月重刻安愚齋文集序

嵩薰校葉忠靖夏公集成顧念 國朝人文遠過明代就所知者若蔣天植之棗朱子昭之宣王朗川之鉄徐遜齋世佐張百川廷祿曾南坡過唐陳同甫覺民周褐梳嘉細黎素盒彬楊木盒先鐸張子任學尹左仲基宗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五

三

植皆得讀其詩文以爲難能而二百年來湘人能文者獨推徐遜齋及周半帆先生遜齋文雄奇奔放不可一世彗行者至六十卷之多先生書味盎然平澹安愉志和而音雅吾嘗以湘人之文遜齋及先生擅名一時而仲基爲之後勁湘人之詩晚得吳伯翼淮李枚生杭最其傑出者而先生爲之先聲是以湘人語文章之盛無過先生先生與其弟默耕篤志古學皆仕爲知縣號稱儒吏而先生脩然塵俗之表年未五十以母喪去官遂不復仕用經術講授鄉里是時府縣初立書院多求大師耆德爲之都講書幣相屬於庭於是先生之名日盛

而文亦日充然有得也君子之學無間窮通得喪其中誠有快然自足者推而達之於人與所以自淑其身各視其境之所值均之寓也必有得於所寓之外盡人世之所營營無足以累其心而後有以希乎古而漸至於久遠雖其得志行道極富貴之娛亦豈有加於毫末哉而視人世之殊榮超然無所屑意彼誠有足於其心者也故子於先生之文尤有取重焉始先生之文刻藏其家其孫昌輔徵君諤枝又搜得其遺稿若干篇意或先生之所刪削而文固各有意旨可觀仲基嘗爲之審訂以授嵩薰謀更彗行之至是並以授之梓人蓋先生遺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五

四

文流傳且百年爲時矜尙而所存止此詩文小道固若是難哉仲基既卒吾湘能文之士益衰落矣此又可歎也時光緒八年歲在壬午秋九月

唐懋慎公省身日課序

道光甲辰乙巳間謁鏡海先生京師見所著省身日課因論君子三戒之義與時盛衰者氣也其心馳騫二者之中不與時盛衰也惟克治深者其初若拒堅敵以強力勝之久而渙然能辨其非又久而夷然無所櫻於其心默自省念七十年於此三者幸知免也當時以先生道充學裕必有殊異而所言平易如此退而讀其日課

之文乃知先生之學之積惟在日用行習之間辨之明而守之嚴雖極語默之微辭受取與之節以道權衡較其毫釐分寸一有出入卽於事有違而心之獲戾滋多曰省身云爾者極萬事萬物之變皆約而反之一身其析義之精與其審事之當自先生視之一皆切近於吾身而天下事物之待理者求之一身而固無待於外也宋明以來語錄之書皆各有其心得而理道本無二趨行亦皆有塗轍無紛歧故常若其言之有因襲先生用以省身由其體驗所及與所讀書應事交相印證以是居之安而資之深自然慨於人心深求其立言之旨益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五

五

信其言之切而味之深也是書始刻之金陵凡四卷板燬於兵晚年續編九卷其孫繩武紹武檢其遺稿又彙次爲一卷通爲十四卷授之梓蓋自兵燹之餘流離轉徙之中皆其省身之實功無間於須臾至屬續而後已生平所著書甚多而勤一生之心力以自證其所得其爲學之篤與其德之所由成皆於是書徵之紹武兄弟接輯審訂使其書終以有傳稍存先生學行之梗概裨益後學亦可謂有後也矣丁亥夏五月

劉蓋臣尙書疏稿序

章奏之有專書實始陸宣公奏議歷宋而著錄日繁然

漢書藝文志已有議奏三十九篇奏事二十篇附之春秋家議奏十八篇附之論語家蓋春秋記事論語記言班氏準古左史右史之例就秦漢間進奏之文分錄之所由來遠矣自前代疏議存者皆以厯官年次爲程亦或因事爲類大都議論居多其施之事者亦但詳其措置之方而不必盡具成效故雲貴總督劉公奏稿若干卷起官雲南巡撫時前後十餘年所言多用兵方略及戰功顯著者蓋公以諸生起一旅從討賊轉戰川陝滇黔其立功川陝最著以統於疆吏不能著之章奏其章奏實始雲南故其陳述兵事偉矣而在公則技餘也明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五

六

史稱譚襄敏公沈毅知兵朝廷倚以辦賊始終兵事垂三十年所著奏議曰閩稿曰蜀稿曰薊遼稿多陳論兵事之文公所爲奏議近之然襄敏官台守及浙江右參政爲時無幾其事蹟多在撫閩以後公積功至巡撫賊勢已就平矣故其戰蹟不列之章奏者爲多而章奏所入反少要其所述一皆行軍實蹟而功效亦以見焉則猶班史春秋記事之遺也家君紹臣觀察夏輯其奏稿授之梓人而屬李幼梅觀察以編次校勘之役卽其所陳兵事省括事機之緩急測量地勢之險易應幾觀變以赴事功所爲發揚蹈厲贊成中興之業者亦略具乎



其中嵩燾論次其大旨著之於篇俾覽者詳焉時光緒十有四年歲在戊子春正月

汪氏遺書序

汪鐵珊太守輯其先世詩文著述起明萬厯之世訖我朝道光咸豐開彙爲巨冊題曰汪氏遺書刻成以示嵩燾序而行之竊惟 國家敦龐博大積累深厚莫盛於雍乾之世人才蔚然抉經史之奧集文學之成翕聚吳越千里間汪氏於時亦稱最盛上湖先生主東南壇坫曾稟輯其高祖然明先生逮下三世梅坡毅亭雲尺漚亭諸先生遺詩爲春星堂集十卷並所著書八種付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五

七

之梓迨道光初年裔孫水亭先生復搜集上湖先生遺著及歷代詩文雜說刊於珠江於是汪氏家集遂盛行於世夫世運有盛衰故家望族流傳遠近旋盛旋衰又有厚薄之等科名仕宦積至三四世斯已難矣文章著述累數世以集名海內與科名相耀又倍難焉汪氏爲歛巨族仍世仕宦有聞其遷浙之杭州實始然明先生一傳至徵五先生順治戊子科舉人丁丑成進士仕至湖廣按察使厥後相繼撥科第入詞館毅亭雲尺漚亭三先生以兄弟同中康熙庚子乙科雲尺以第三人及第尤爲士林佳話上湖先生刻其先世遺詩歷數傳而

水亭先生繼之又歷數傳而太守於劫灰之餘蒐羅先緒附以羣從詩集約二十餘種刻爲汪氏遺書而見於序目散佚待續者尚十餘種積八九世之畱貽更歷兩朝三百餘年之久而勿替足見汪氏積累之厚屢經兵燹而世澤之流傳先靈之呵護轉增多於舊刻太守紹述之心勤而益篤尤人世之難能也抑尤有異者自梅坡先生以逮上湖先生生當極盛之時優游愉夷歌詠昇平志和而音雅於事宜然明先生處明萬厯之末國勢日蹙可憂者多矣而澹定冲和流連詩酒志意有餘所交游若陳眉公董思白黃貞父皆著人名德相從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五

八

湖山觴詠之會窮極權娛豈其沈冥衰叔之世和光同塵於時事有不屑意者耶不然則是其志廣意闊游心萬物之表其量之所及固遠也傳流數百年而世澤且未有涯豈無自而然哉世會之升降繫乎人心使賢者懷輕世肆志之意極所處之艱虞而與人相適與時相忘此亦足徵世變矣時光緒十有二年歲次丙戌秋九月

祁陽陳氏清芬錄序

祁陽陳文肅公一代名臣其由庶吉士授編修在乾隆元年歷歲戊辰遂以吏部尚書爲協辦大學士總理軍

機相距纔十有三年敷歷中外功施爛然公之才望所以宣力國家誠不易幾而高宗之明聖於公爲有深契盡一時艱鉅之任畀之而不疑蓋亦極古今遭逢之盛矣其後子孫之繁衍科名仕宦百餘年相接續一本文肅公之世澤流風餘韻延美於奕世仲英太守奉母喪營葬祁陽哀輯其先世序傳志銘推原本枝始自文肅公外不旁及命曰清芬錄用陸士衡之文以志世德也如伯言之幹略幼節之忠貞史傳所紀世德孰與比隆哉文肅公其近之矣明世司馬晰著涑水源流集略去司馬文正公已十七世備載其系籍及諸紀述然其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五

九

傳固遠矣又益展轉異籍太守亦寄籍順天而上距文肅公四世其家世又皆有行義可紀是其所述錄爲近而歷數傳以承其休風又更顯而文也嵩燾爲述其略以表其家世之光榮昭示無窮時光緒十有六年歲在庚寅冬十有二月

黃海華先生玩靈集遺詩序

詩內原於性情外通於政事情感物而機應焉而文之以言辭聲成文而音生焉而申之以詠歎皇古以前文無傳傳者獨古歌謠猶可推見其世以知其治是以文字之原肇始於詩周官以樂德樂語教國子興導諷誦

詩之節也蓋自周世文盛之時蒞身課政以詩爲衡黜惡貞淫於是見焉而因以爲法戒則詩者爲學始終條理之事也由漢以來學士大夫下至委巷草野莫不能詩世愈變文愈煥而辭愈濫得乎性情之摯者蓋少通知古今治亂之原以措之事抑又少焉然則詩教愈昌而所以名詩之旨或將愈遠而愈晦矣乎海華先生兩湖詩人之傑出者也始游京師官國子助教以詩名京師嗣爲同知湖南南士能詩者無敢與先生比並則以詩名湖南其後官寶慶官永州屢攝縣事典郡凡爲利於民者靡弗舉也爲病於吾民者靡弗釐而正也於是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五

十

又益稱先生能吏不徒爲詩者夫苟知詩之旨則康成氏所云源流清濁之所處風化氣澤之所及一依於詩訖於異世誦而聞者猶辨知之妍媸得失之在身形之爲詠歌沿之爲輿革謂詩與政之有歧分焉非知詩者也先生詩手自審訂刊行者若干卷人知貴而重之矣晚年以老乞休大吏重倚君不允所請先生因吏爲隱徜徉容與又十餘年哀輯所爲詩四卷曰玩靈集以自寓其意嵩燾識先生久矣自海外歸尊酒唱和得數與焉讀其詩倦懷朋舊感傷時事無苟作者而一出於性情之正所言皆有以內得於心曲折以盡其意其旁薄

鬱結又若極其才力所極而內自恣焉常任意餘其辭  
卽嵩肅崎嶇海外言之若甚有不適者每爲旁皇興起  
不能自己然則先生爲人與其行政之美其自得於詩  
也深矣嗣君幼海刺史謹踵刻之附先生前集之後嵩  
肅爲發明詩之爲道之所由成以見古今詩人彌綸天  
地而不敝者其必有合於是者也光緒十有四年歲在  
戊子春二月

小瑯環園詩集序

咸豐丁未嵩肅以進士入翰林於時年二十九所與偕  
就館選往往齒少於予嘉定張君東墅年尤少文尤高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五

十一

其家固饒也東墅罄所有揮霍無所惜益自豪於詩酒  
其爲詩瑰奇綺麗淵乎其若思沛乎其無窮予既多其  
才而壯其志氣又快君履境之豐足以發其文以爲若  
東墅者天之所篤厚者也已而兵事起天下擾亂東墅  
以知府待闕湖南所爲詩益多名亦益盛而稍稍憂貧  
雖甚豪其心意常有鬱結不得發據既屢典大郡得  
盡其志東墅一意孤行沈敏有制凡諸舉錯視事當否  
不顧上官喜怒益務爲延攬高才秀士括而有之與爲  
磨礪贍給親舊無依者一竭其心力所至無絲毫顧慮  
以是貧日甚而其志意亦稍摧落矣晚乃晉階爲觀察

使居邸舍廚供或時缺乏而所資養及推食以食常數  
十百人亦或相對不能舉餐東墅夷然不爲念與人爲  
質劑有得則徵歌命酒號召賓客賦詩極歡既盡亦輒  
已終不知有人世憂患事君既不得於時視今世所爲  
固不屑意益自憤而詩益進爲閎肆沈鬱自負一時作  
者方君少時知君者謂宜貴顯有名於世雖君亦不自  
度其迤邐若此也然使君馳騁功名之會不必能積久  
以自得於詩抑稍持盈而取約焉自處充然有餘不爲  
貧累也而君自適其意無擇於人無撓於物曰契契焉  
取人之藉隄孤嫖以私之己而忘其身之勞與所施之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五

十二

有窮也莊生之言曰其爲人也太多其自爲也太少是  
豈有樂於憂思匡維終其身而無悔耶吾誠以是悲之  
惟其不驚於競馳以自得於所好此君之所以賢而詩  
之所以獨至也與東墅既卒江夏黃海華都轉義甯陳  
右銘觀察及其門人瞿子玖學士相與醮歸君之喪武  
進劉詠如太守獨任刊君遺詩然則君窮於時而將有  
不窮於後世終以得之友朋之力君其可以無憾  
言靈筮琴源山房遺詩序  
吾楚詩人莫盛於潭卽吾三十年所習於潭亦獨多而  
與言靈筮孝廉生同時游同方獨不得見而讀其詩孝

廉殤十餘年其子樹勳爲吾治水師韶州挾其遺稿丐  
子校定始得受而讀之其平生重交游氣誼言詩專主  
東坡七言古變化流麗爲得於東坡之深者五言清深  
婉約氣局稍別詩存者無多而於家庭朋友之際情深  
而文明惓惓而芬芳非獨其詩淡遠可誦其於人也亦  
賢矣聞諸康成鄭氏之言曰伐木廢則朋友缺南山有  
臺廢則爲國之基墜谷風之詩作而天下俗薄朋友道  
絕焉詩教之盛衰繫於朋友其尤鉅哉至於桑柔而世  
益降詞益危推究其極曰朋友以諧不胥以穀於是賢  
士大夫岌岌無以安於其時而進退維谷矣漢唐以來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五 七

者與序而行之亦爲世之處朋友者勸焉  
趙振卿一鶴山房詩鈔序  
望溪方氏有言詩雖小道然其本於性質別於遭遇而  
達之學誦者非盡志以終世不能企其成同年友趙君  
振卿好爲詩用力絕勤道光甲辰游京師出其詩數百  
首示予予告之曰古人之文始之甚難而終之以易子  
之少作未足存也數日再過予示所爲詩則前數百首  
者無一存而爲之益勤詩亦益工荀子之言曰術正而  
心順之振卿幡然舍其所業以躡乎古氣充而力裕才  
博而志昌吾甚畏之反覆乎其詩猶夷動蕩久而愈不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五 十四

小鄧尉梅花園詩文集序

往在長沙鄧禹民太守數示所爲詩五言長律至千言者累數篇喜其閎麗而流動自然與論詩人比興之旨禹民心折予言請爲弟子子弗敢承也間歲子陳臬閩中禹民攝篆永綏以憂歸則以書來曰守官引嫌不敢脩及門之禮私尊所聞而已今居里中得自申其志脩業而請益予考宋儒仕宦而求師多矣卽朱子從學延平亦在涖仕之後今人以施之舉主及有所受恩而恥言問學詩於道微也如子淺陋無所窺仰禹民且求之勤屈而相從予固已偉之洎子自海外歸禹民之卒久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五

五

矣今歲壬午夏其子仲韓哀輯所爲詩文謀彙行之屬序於予自周之衰士大夫賦詩贈勞以文辭相高聖門學者尤重言詩自政事語言以至起居動作一澤之詩以爲其意悱惻芬芳而其言婉而多風感人者尤深也禹民政事才一試之永綏而懷感至今讀其詩友朋故舊殷勤之誼其哀無端而思無窮斯其發於情者誠爲有本也觀其於予纏綿篤實之意卽其詩可知矣其古文及駢儷諸體皆若深造自得能盡其意之所欲言不可概之一藝嗚乎若禹民者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者耶時光緒八年夏六月

趙吟篁學博歸里吟序

往與甯鄉趙振卿同舉於鄉又同北行相與贈答爲歡時隨園詩猶盛行予獨喜昌黎之言以爲字向紙上皆軒昂者文家之妙諦也而振卿固守隨園家法子數規之題其詩稿三律末云君試芟蓬累子將據竈觚斯謀疏又拙視古或同符振卿則大韙予言後七八年振卿主講吾邑仰高書院出其詩名篇傑作迥然異於曩昔之爲子固驚其力之勤而進之速也而其弟吟篁指卿相爲唱和亦數得之振卿集中又三四年子爲曾文正公轉餉甯鄉見振卿年纔四十龐然衰老相顧感歎嗣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五

六

是不復見而吟篁兄弟乃稍相過從道故今年春吟篁以永綏學博滿任考績長沙出示其醉吟閣詩一卷命曰歸里吟屬爲之序蓋自赴官六年始得一道里門其距振卿之卒三十有二年矣弟指卿尙健在然亦窮老而君詩優游和愉充然自得若有以內足於心昔白樂天嘗自號醉吟先生史稱其下偶俗好至數千篇君舟行未及兩月積詩七八十篇其自署醉吟閣意將以偶俗好也予獨悲振卿之詩進而日工而其年不及待以有傳而猶得諸弟之賡續之而若吾弟意城蟄存詩文皆幸有成比年先後俱逝而吾獨以衰病之身精意銷

耗學殖日荒追憶生平舊游有如夢寐讀君詩而益愀然以思遽然以重自傷也時光緒十年春二月

趙吟篁醉吟閣詩集序

乙酉秋趙君吟篁自永順學官任滿回長沙類輯途次所爲詩曰歸里吟予既序而槩行之矣逾年引疾而攜其醉吟閣詩集二十卷各爲集謀盡付槩曰永順僻遠吾就刻工長沙去官以存吾詩以屬嵩壽總而序之吾觀古人執一藝以名世其先皆有陵躐萬物牢籠百態之心視一世無當吾意乃折而斂其心於所執之藝樂之以終身及其爲之窮日夜廢寢食審所藝之程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五

七

度較其分寸毫釐粹然以求合於心雖其飢寒之迫身欣憂愉戚之環集吾前舉不足爲心累而益用之爲嬉娛以寄其蕭閒曠遠之思古詩人有積於其心感而觸焉託之吟詠以自見大抵然也吟篁之於詩亦既樂之終身其所得之淺深吾誠有不能知而至棄官以營其詩以求幸有傳焉非其蕭閒曠遠游心萬物之表以博其趣於一藝者耶君子之求道與其居官任事而役役於得喪榮辱若甚有所繫戀不能自脫於心彼其自視曾不如一藝之爲是謂浮慕而外假夫浮慕而外假則是終身由之而不知其域也聞吟篁之風其亦畧然有

動於心矣夫時光緒十有二年歲在丙戌夏四月

劍水詩鈔序

嘗愛左氏傳論謀帥之要曰說禮樂敦詩書而以爲詩書義之府也蓋凡心意所發涵濡浸漑原本德義循乎道之序而極乎言之文則詩義備矣范史稱祭征虜在軍旅不忘俎豆對酒設樂雅歌投壺當時未知其文章何若而雍容嫺雅儒將之風其意量固闊也甯鄉周渭臣軍門提督關隴列檄陳書覃思吟詠被服造次必於儒者軍興以來湘人起文學任將帥肩項相望一時武健疆力多知折節讀書軍行所至聞弦歌之聲周氏世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五

六

儒也君少值寇亂廢學徒步從軍轉戰兩湖間躡粵而西歷黔蜀秦隴功日以高位日以崇入蜀登劍閣僚佐從賦詩君頰首四顧覽山川之雄峻倚柱擊劍作豪語諸兄桐峰孝廉驚曰此天籟也試爲之必以詩名君聞亦自奮日取古人詩讀之循章析義校其音節格律遇山水名勝輒一發摠既久益工秦隴故邊險曠覽古今形勝益發其沈雄激越之氣於是詩愈多名亦愈盛間錄其劍水詩鈔屬嵩壽審定夫節士之言慷慨邊塞之音壯厲其所處異也而亦各隨其功名樹立震發其志氣陰山勅勒之歌華林笳鼓之奏激宕一時踔躑千古

而他文不具見將非嬰時多故腰弓橫槊乘陵蕩決良  
不屑與綴文之士俯仰沈吟挈量尺寸者乎昔吳主使  
呂蒙蔣欽就學皆當貴盛時終以幹略稱湘中諸將多  
傑出特立之才亦由其能濟之以問學也而若君之豪  
蕩感激根原雅頌漱其芳潤而含茹之上巉巖絕大漠  
窮極乎軌域游揚乎藻翰則亦幸際中興之盛控御萬  
里民夷綏輯有以導其和平之旨而發其懷古之情跡  
其遭遇與其年壽之悠長又非諸將之所及也君所居  
衡潭之交曰靳江世傳靳尚墓在焉然靳氏當懷王頃  
襄之世由郢徙壽春徙陳無因至湘以南其名又無足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五

九

比附長沙志亦名之建江君以江源自嶽分透迤至潭  
最高者羅仙山矗立如劍脊爲易名曰劍江然吾觀君  
提一劍從戎略地數千里劃然若劍之利始爲詩又自  
劍閣則是江也君得專其名而人莫與爭既取以名集  
劍水之名亦於是乎始夫豈不以其人哉

蟄存蘿華山館遺集序

傳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  
多奚爲然則詩之義上通於政教而下盡人事之變酌  
其行之宜而勸懲立焉極其言之文而情僞通焉蓋非  
徒敷文翫辭理性情而已有唐詩人如杜甫元結白居易

易用其忠國愛民之心經緯物變牢籠百態猶有詩教  
之遺焉吾弟蟄存自少通敏喜立事凡人世媿惡貞淫  
忻憂愉戚必務剖析條理之不與時相汨混其於友朋  
故舊困窮阨艱一引而納之其身情相卹而惠相周也  
而其爲言極事理之曲折昭德塞違以卽乎人心之安  
雖有忿爭糾紛得君言立解是以終身汲汲赴人之急  
不自寬假人以是賢君之爲而益歎美其才君尤自負  
其詩每有作反復馳驟昭宣邈朗一如其爲人敷陳利  
病罔弗達也指發幽微罔弗應也聖人之言詩通於政  
而給於言君又用其所得於心者形爲詠歌衍爲言論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五

十

所以推行固有本未乎其致之用也猶聖人之旨也顧  
念吾兄弟三人皆稍能讀書求有用之學吾性卞急於  
時多忤意城稍能通方矣而懷斂退之心履貞介之節  
終不肯一自試其用君獨以才自喜樂以其心與力推  
而致之於人而亦終身望見仕宦翼翼然去之其施也  
不遐其欲以公之人終亦闕而不流情性固然耶無亦  
有不達其志而因以自沮耶當同治之初天下蒸蒸向  
治道固昌矣君於是時亦思奮而求效夫君子之於世  
固求有以自達折衝尊俎與其效命疆場等耳不能達  
而強之政既從政矣而固多方遏抑之使不得達君子

誠懼乎此也詩曰終其永懷又寤陰雨君惟知之而終  
不以一試其斯可與言詩矣乎君所爲詩無定本既卒  
其子龍允寅伯檢君遺篋裏得若干首而擇其文之可  
傳者附焉謀梓以行於世吾悲夫聖人言詩之意未足  
概於今之人也是以重爲君悲也時光緒十年歲在甲  
申冬十有一月



養知書屋文集卷六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校訂朱子家禮序

秦溪楊氏言朱子服母喪參酌古今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名曰家禮既成一行童竊以逃先生易簣其書始出行於世而觀朱子跋張敬夫所輯三家禮範言嘗欲用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裁訂增損使覽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行之難願以衰病不能及並不一及家禮瓊山邱氏尊用家禮別爲訂正刊行之其引元應氏家禮辨以爲非朱子所編未爲無徵 國朝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六

一

白田王氏篤信朱子亦言家禮非朱子之書嵩燾竊求王氏之說徒以朱子之集未語及家禮因謂家禮序亦後人依仿禮範跋爲之則疑有未安者意或家禮始成遂亡去不復省錄耳黃勉齋李公晦陳北溪諸賢皆身及朱子之門其云是書失而復出必非虛語故如勉齋說其後頗有增損未及更定則可以爲非朱子之書則不可也蓋禮經之亡至秦而極秦時所尙獨有法令蔑視先王之禮若弁髦然又禁民不得藏書是以律令頗有存者今承用者唐律意猶三代之遺歷代相承因時增益聖人精義之學往往而在而禮文願闕焉漢世儒

者乃取禮經之遺推明其意轉相傳授其儀文度數散見於諸傳記亦得彙次之以稍推行於後世二千餘年天下相爲法守獨康成鄭氏及朱子之書耳家禮一書其大端一依司馬氏書儀而多本之鄭氏其於宗法所以繫其族行之尤力言之尤詳誠欲敦本善俗以漸復乎古舍是奚由哉然三代之禮之言宗法所以嚴事宗廟祭而已冠昏之禮爲之父兄者主之於宗法無所繫則頗疑三代典禮之僅存於今日皆雜以鄭氏之說朱子又以意推衍之自宋以來代詳禮制而於品官家禮猶守朱子之遺說其文或繁或簡民間所尊尙但知有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六

二

朱子家禮不知其他而其間爲今世所遵行者蓋亦十無二三也嵩燾讀家禮之書反而求之禮意以推知古今因革之宜而達其變稍仿秦溪楊氏附注之例發明所以異同條次於後以斲合乎人心之安而通乎事變之會期使人不敢疑禮之難行以樂從事於復古邱氏所訂家禮爲今世通行本頗刪削原文參以己意而益病其繁亦疑其增損之或未盡當今一還朱子之舊而疏通所疑參稽討論要於可行俟言禮之君子擇焉西河毛氏家禮辨證求異朱子至上嘗儀禮以爲出於秦之末世其言誠有過者弗敢從也

彭笙陔明史論略序

自唐劉知幾著史通辨史法得失而史論興所論者史法也其間政治醇澆之分人物賢奸之辨史固備錄之讀史者循而求得之無俟著錄若東陽葛氏涉史隨筆崇安胡氏讀史管見或因古人之事傳以己意或逞一己之辨求勝前人是非褒貶多失其平自明以來論說益繁大率不外此二者獨船山王氏通鑑論宋論通古今之變盡事理之宜其論事與人務窮析其精微而其言不過乎則嵩燾嘗欲綜論元明二代之史以附船山之後而未敢遽也新化彭笙陔著明史論略六卷首論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六

三

十六帝以挈其綱次舉一代大經大典或比而合之或分而列之以曲盡其義類通論八十餘篇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要一出之和平不爲詭激陷深之論而其言鑿鑿足以盡事變而資法戒庶幾史論之貫通有根柢者嘗論明季之亂基於嘉靖爲其摧折士大夫之氣過深而怙私自蔽持之過力有驕盈之心而無震動恪恭之意賊盜水旱不上聞而思不下究然自謂能以力屈服一世之人心此明之所以侵尋渙散以趨於危亡也彭君於有明一代事蹟受成於心斷制權衡不差尺寸因附論明世興亡之機弁之簡端以見怙私自蔽發

於人主一日之心而貽禍數十年之後無可收拾有如影響其取類廣大而爲戒深也後有覽者可以思焉  
丁冠西中西聞見錄選編序

周禮小行人掌邦國之禮籍其民利害與其禮俗政教之順逆及有暴亂札凶與康樂和親安平各爲一書每國辨異之以周知天下之故而內史掌讀四方之事書外史掌四方之志又一繫其事於史官其於諸國之紀錄至周備矣於是設爲懷方氏以致四方之民爲合方氏以達四方之道路爲訓方氏以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所以通其財利同其好善者求之不厭其詳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六

四

引而導之不嫌其曲至也而有土訓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厯以辨地物誦訓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厯以詔辟忌凡國之封域與其物產及其政教人民之美可法而惡可爲勸懲者莫不編爲成書垂示天下無有能逃於聞見之外以自寬假者近歐洲諸國得此意以爲日報沿海書館仿行其法雜取民間軼事傳會傳播以廣異聞冠西先生彙集日報之善者輯爲中西聞見錄一書萃日報爲月報甫十餘月而罷自以搜討之勤而懼流傳之不能廣也又彙集其善者爲中西聞見錄選編而以所得推步之方博物之旨附列其中夫西學之

借根方代傳爲東方法中國人所謂立天元也西人用之缺而不已其法日新而中國至今爲絕學冠西主講同文館始用以爲教汲汲焉勤誨而不勅自明季利瑪竇倡西學於中國近偉勒亞力所著書尤精冠西遂講明而傳習之三人者相望數百年號爲博覽而冠西之功尤偉矣是編乃其著書之一種觀所著錄未嘗不以所學詔之人人而其大旨要歸於勸善規過用心之勤篤如此戴聖之言曰其爲人也壯不譏述老不傳授亦可謂無藝之民矣冠西賢哉抑何所藝之精而教之詳且盡也嵩燾老病衰殘因冠西追思戴氏無藝之言自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六

五

以愧悚爲揚其義於簡端昭示天下學者俾知西學之淵源皆三代之教之所有事而冠西之爲人爲足任道藝相助之資爲尤難能也

張叔平重刻萬卷讀餘序

臨泉康鏡溪先生家塾蒙求五卷張叔平刻之京師易其名曰萬卷讀餘其書分紀天地人物所錄次皆尋常可知者以教家子弟初學者然也於天兼及推步於地並詳歷代沿革凡禮樂政刑下至宮室服食器用之微一一著其原始而統之於人經史典籍及國朝職官與前代同異備具焉又略取北溪字義性情之屬推廣

至倫類列人部之首自劉向說苑新序詳載古先聞人行誼以資博覽昭法戒而崔豹古今注郭義恭廣志多紀事物爲成學治異聞者取資焉其後徐堅初學記王應麟小學紺珠以教始學者所錄益博而泛無由一觀其要夫學之始必辨知夫天地萬物之宜古今賢否之別然後反之於身心道之於禮義其心易順以入世之學者驚於博而略於常窮於所難知而忽於所習知至有讀書取科名爲聲律之文而成夏不辨其世并涼不測其方往往耳目近易茫然若未有聞是書也子弟初學所宜有事推其極考古以知事觀物以審宜自少逮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六

六

老莫能越也非夫攬萬卷之全以知教學之方奚以能約且要如是哉書成於乾隆三十四年刻於嘉慶七年而傳本絕少道光六年再刻之金陵同治七年又刻之漢陽至叔平四刻矣金陵再刻之年叔平始生已有萬卷書屋之名叔平既易名萬卷讀餘及求得是刻欣欣而樂一書之流傳其必非偶然也故附著之光緒二年夏六月

跋萬卷讀餘人部第三卷後

案人儀類自孔子下專紀兩廡從祀諸賢是以歐陽氏修司馬氏光王氏守仁皆不嫌重出而所載極有可疑

者如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激從祀崇聖祠同在嘉靖九年今不列孟孫激而列孔忠孔忠自在先賢之列不入崇聖祠也同時程珦朱松蔡元定同祀崇聖祠萬曆二十二年增入周輔成 國朝雍正二年增入張迪孟子弟子樂正克公都子萬章公孫丑並從祀並見孟子書皆所宜載七十餘賢惟載見之論語者蘧瑗林放實居兩序之首論語載其事特詳而顧遺之孔氏穎達劉氏敞朱氏光庭呂氏希哲游氏酢李氏燔始終未議從祀劉向入而復罷而列之正錄伏生高堂生毛氏萇孔氏安國蔡氏沈何氏基王氏栢陳氏獻章胡氏居仁從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六

七

祀久而列之附錄諸葛氏亮范氏仲淹陳氏浩羅氏欽順並雍正以前從祀至不一列其名此其去取有不可知者其崇聖祠增祀孟皮先賢增祀公孫僑公明儀先儒增祀毛氏亨許氏慎陸氏贄韓氏琦謝氏良佐袁氏燮李氏綱文氏天祥陸氏秀夫方氏孝孺曹氏端呂氏坤呂氏相劉氏宗周黃氏道周孫氏奇逢並在道光以後所不及編列矣是書人物不及 國朝而以兩廡從祀爲之綱陸氏隴其從祀在雍正二年亦所宜載其後湯氏斌張氏履祥陸氏世儀先後從祀者四人學校大典天下學者所矜式既專次爲一類其詳略有未可苟

者因重刻是書爲補正之如此  
龍皞丞堅白齋遺集序

問之易曰脩辭立其誠非特辭之脩而應以誠也忠信之積立誠於先而傳之辭以究其指歸校其分寸毫釐以明人事之得失及古今制度損益人才高下準諸聖人之經以求當於吾心所得之理循乎道之序以應乎事之宜古之云脩辭如是而已龍君皞丞少與湘潭王壬秋武岡鄧彌之葆之倡爲古學擯棄今世爲詩文者推源漢魏以上溯周秦壬秋彌之各極其才力所致變化開闢出入神鬼而君幽渺淡泊深自斂抑其才氣納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六

八

之冲虛頽然若相忘於人世而諸君皆折節下之語其文以爲非今世有也然君志節卓犖見於行施於有政發揚蹈厲頡頏古人所至有光氣非若枯槁寂寞之爲者久與之處及考之生平沈潛乎經術涵泳乎性情一由其積累深厚安而行之無有矯飾矜張於其間則宜其文高古純懿稱其人也所謂立其誠者非耶君詩古今體皆五書而文獨長於論事所存稿皆其自定病且亟授膏肓爲序君既歿而詩文存者益貴重於是爲合而序之屬君弟霽生芝生與君子璋刊行楚以南固多奇傑非常之材而文學猶閻弗彰自頃二十年人文蔚

興日新月異實君與王秋彌之諸君發其端而君頗獨  
以吏事自效既病痺歸鄉兩足重著不移四五年而君  
固不廢學尤孜孜以獎掖後進爲心充君之才極君之  
志文章道德之歸誠無有過之者也讀其詩與文想見  
其人而知有以主乎其先者古之君子所以傳至於今  
爲脩辭者示之準其道如是讀君文者可以自得焉  
譚荔仙四照堂詩集序

詩上原於道德下周乎民俗其旨深其音雅而古今詩  
人閔亂憂危哀傷怨鬱憤惋悽厲則其詞往往多工詩  
之作也其衰叔之世乎今天下之詩蓋莫盛於湘潭尤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六

九

傑者曰王王秋蔡與循其言詩取潘陸謝鮑爲準則歷  
詆韓蘇以降以蘄復古予以爲詩之廢興時也李杜興  
而王楊盧駱之體屈蘇梅作而溫李之響廢元好問力  
詆蘇黃而虞揭衍其流何景明上疑李杜而王蔡乃昌  
其教詩之盛於潭也固宜譚君荔仙潭人之能詩者郵  
其四照堂集示予其生平遊覽及與一時賢士大夫游  
必寓之詩而淋漓感激因事稱情不專主潘陸謝鮑之  
爲也要之怨怒哀思政散民流亂世之音皆無有也意  
者時雖急而固不終於亂與雖然曹植陶潛杜甫之憂  
讒畏譏憤世疾俗其視潘陸謝鮑之時抑何如也詩之

與時相盛衰吾又終疑之譚君能一言之以開予否也  
陳右銘觀察贈別詩序

有地千餘里大川巨防周秦及漢唐瓌觀勝蹟撫臨而  
納之宇下又於其時行治河隄考覽禹蹟以究知歷代  
疏防得失爲天子奠安元元游觀適於心目功業施  
於國家右銘觀察被詔分巡河北漳衛懷之地實兼  
得之夫水之性猶民也大禹順之戰國以還隄而防之  
久之而激蕩橫溢盡失其性能者儼精爲之制一時而  
已從而順之其道無由觀察所治河實當濟派東流入  
河處濟水湍悍既入而河勢益橫遂爲兗冀諸州受河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六

十

患之始其北漳衛二水皆大川汎濫於渤海歲潦則流  
溢浩瀚瀾迤早又無所資以宣洩自魏時從滎陽下引  
河爲鴻溝通曹衛而渠引漳水溉鄴以富河內多在今  
觀察所治地水性遷移而陵谷高下之勢亦隨以變循  
故道求之不可得也善治民者防其害以有董勸之方  
善治水者收其利以有蓄洩之術望古以證今因利而  
善道觀察往歷辰沅通民情興水利爲有儒者之效吾  
見其所治益大而功益盛由河北諸州以溉之天下無  
窮也嵩燾既前爲序以贈觀察之行而導楚人之思張  
君笠臣又相率爲詩歌褒美敷陳賡颺而推大之嵩燾

亦爲詩以附諸君之後又推其意敘之簡端亦以明夫詩之作蓋非徒爲謳歌頌禱之私也

### 趙君靖悔初集序

往與趙振卿同年以詩相切劘間出其弟君靖詩商訂得失每得吾言委棄己意以從所指授更爲之無稍慊與其兄振卿躡迹古作者窮追力踐俛焉日有孳孳吾甚畏之而與君靖始終不及一見咸豐戊午己未間吾居京師君靖館子家與吾弟意城唱和尤勤振卿已前卒而吾老病廢詩私念君靖久處鄉里憔悴專一其所爲必有大過人者而固不一求讀其詩考知其進境爲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六

七

何如則予之類放亦可知矣其後君靖舉壬戌鄉試選授慈利學官學官職清簡慈利當澧水上源澗水自西會於城下亦山水環聚處也君靖於此意甚娛詩亦益多未幾君靖死其兄斐卿出其詩曰悔初集者屬序而刊行之余嘗語振卿古人云詩皆有餘於詩之外其志氣鬱結終已不得發摠一寄之於詩及其成名則必嘗致精以盡其變侵尋漸漬以研其幾而後可以詣深造微從容自得昌黎之言曰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振卿甚躉余言一日盡捐棄去其舊作充然自悟觀君靖所以自名其集及自述其存詩之旨猶振卿意也趙氏一

門羣從皆能詩振卿出入蘇陸之間無意與古人較長自然卓出於時君靖詩比和事實馳騁議論不及振卿之超逸而沈實過之二人者乃皆不及中壽以使各盡其所長誠亦吾楚詩人之厄非趙氏之私痛已也然讀君靖詩窮極妍巧而不越求之質實則亦足盡詩人之能事矣

### 熊鶴村甌字疊韻百首序

唐以前和詩各爲韻自皮襲美陸魯望始用本韻相酬答然載之松陵唱和集者亦不專用本韻也至宋而爭險闢捷出奇無窮蘇黃出而更唱迭和爲極詣矣至後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六

七

乃編次爲坡門酬唱集謂觀此立盡和詩之能事也其多者元馮海粟與中峯僧梅花百詠至各疊春字韻七律一百首大抵和韻之作相持校勝險怪百出所謂乘人以掩取其巧者也鶴村先生偶飲黃午樓宅卽席得甌字韻詩旋過絜園飲追誦之又疊一詩自是同人間有和作先生亦輒答之而亦不與人爭勝兩年之中自吟自疊積至一百餘首分兩次彙行首日五十疊次日百疊而所作仍未有已也文人之心各極其巧後來者輒思揜前人而勝之詩至杜公百韻止矣近潘少伯至數百韻以一詩爲一卷和詩至馮氏百詠止矣而先生

疊至百餘而未有已此亦見天地之機引之而不窮世之而日出以爲如是而遂已者君子弗何也是詩也可以爲先生引年之資可以論文可以語道先生儻謂然乎

李鹿萃竹石山房遺詩序

李鹿萃學博竹石山房遺詩一卷皆其司權澧陽與同時諸君唱酬之作爲其子所錄存者鹿萃爲人嗜酒高曠不以繩尺自檢所居梓木洞萬山中翛然人境之外吾與今相國左公避亂山中實自鹿萃發之其後部使者駱文忠公督治民團及籌積穀亦多出鹿萃之力嗣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六

三

是以籌餉從公十餘年所爲詩皆出自羈旅奔走勞悴中久之忽若有不樂者竟辭去蓋其灑落塵埃之表不樂拘係馳騁其素性然也鹿萃既卒八年其子始謀彙其詩刻存之並檢得其大父及其世父從兄所爲各體詩合得數首附刻以行其詩雖不多而其精神意趣畱貽文字之間皆可以髣髴得其爲人爰綴數語簡端稍具其始末以詒來者

金眉生煙雨尋鷗圖卷序

嘉興鴛鴦湖上故有煙雨樓吳越時錢氏所建下矚湖波迷漫千里盪若無際於兩景尤宜余往來嘉興再登

其上始年二十時客游極山水之勝與句容唐魯泉長安李薇生畫壁爲詩慷慨酣嬉沈雄壯厲不可一世丙辰再游陽湖周弢甫與焉於時鎮江陷賊四年王師急征討鼓鼙之聲相聞兩人者憑闌歎歎無復向者登臨賦詩之樂前後十餘年間江山之觀未始有異而人事變於外憂樂應於心山川草木亦如是寓焉而發其悲憂愉佚之情未有爽焉者金眉生都轉以所作煙雨尋鷗圖徵序於予同治乙丑王少鶴通政來自京師眉生招同陳芟裳太史泛舟爲鴛湖之游相與尋煙雨樓故址少鶴爲賦木蘭花慢詞芟裳眉生繼之因爲圖以紀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六

四

盛蓋與余丙辰之游相距又十年所謂煙雨樓者蔓草荒蕪不可復尋三人者以高才負時重望而詘於仕宦其於身世之際淒涼感歎殆過於予而觀所爲詞撫景流連其詞甚悲而意反若有餘亂離之後誠不意復有今日追思往事遂如夢寐而江山吟嘯猶及此三數人者一時健在三君子之情與予及弢甫向者之情固未始不同也往者相國會公與巴陵吳南屏舍人游莫愁湖賦詩有云黃金可成河可塞惟有好懷不易開曾公以身負天下之重終日憂而不見有可樂即欲尋求古人遺蹟從容憑弔亦有不能然則三君子蕭閒放適自

得於湖山之外以悲以喜惟意所向且有非曾公所能及者讀三君子之辭使我神游三茆五茸之間悽然以思而益慨然以歎也

津市吳氏支譜序

澧州吳氏其傳自宋元之交至明時乃貴盛凡歷三百餘年有遷居澧之津市者曰廷章傳又百餘年繁衍殷厚自湖以南言望族以津市吳氏安福蔣氏稱首蓋澧產也禹貢敘澧九江之前唐以來有湖南北之名而澧實隸湖北 國朝澧別爲州始改隸湖南嘗疑洞庭一湖之汎濫蓋在宋元之世澧水入湖渟淤涵肆而流乃

養知書屋文集卷六

七

盛人文物望亦加隆焉津市澧水之衝吳氏之興亦資物望誠非偶然萊庭觀察脩輯吳氏支譜斷自廷章之遷津市者譬諸水儲之藪澤輸之溟渤極流濫之盛而推其源所自出洪纖廣隘各有其流派匯而納之一川川之廣博其流必長引其源而導之疏瀹之功於是乎始萊庭有志於族譜而先輯其支譜以明其派別其亦疏瀹之始功乎吾獨嘉乎吳氏之在津市者有施濟之功有簪紱之榮家給人足禮讓蒸蒸萊庭蒞仕有政聲且貴顯矣而遽歸以勤其德於鄉以和輯其族人其約取近支之可推尋者而譜其實猶親親之義也親親仁

也推而達之無窮獨一譜也歟哉

蘇氏族譜序

湘陰邑郡城之北地廣二百餘里爲望縣歷宋迄今人文亦稍具矣而列名史傳者無幾人焉明宏治間有以孝廉旌於朝者得附名孝義傳實惟蘇氏故蘇氏於邑爲望族科名孝友相嬗不絕而歷傳數百年譜法未具少泉孝廉始創譜法取舊譜草本輯而新之而徵序於予予惟蘇氏得姓於司寇蘇公著見於尚書凡姓氏肇始經傳者莫蘇氏若也於漢於唐曰武功於宋曰眉山焜耀乎古今發皇乎觀聽今是譜也不侈徵於遠而詳

養知書屋文集卷六

八

實於近所述譜法有足觀者其益務董率族之人脩孝義君之實行延史冊之休揚前人之烈蘇氏之宗之益光且大也有日矣予又拭目俟之

營盤洲張氏族譜序

營盤洲張氏自鄂徙居湘陰實當康熙之初其時保賊圍尚未興脩所治洲土而已乾隆十一年保賊圍成爲城河西岸保障而營盤洲適當圍之東北隅故張氏雖寄籍而於保賊圍受業爲最先圍民莫有及者自康熙以來煦濡涵育百餘年之久圍地廣衍而土益沃物產繁多易豐以殖於是張氏遂爲盛族道光之季保賊圍



屢圯於水寢廢不脩張氏數百人凋喪零落或徙他所  
淮西上舍閔其族人之將散而不可紀也稍因舊譜之  
遺自始遷祖以來迄於今茲接續編輯之而徵序於予  
予惟天時地利興廢不常而惟其人焉以相維持於不  
敝上舍以其敬宗收族之意起疲敝之餘輯其族屬之  
可紀者使其散者得比而同之遠者得聯而合之其用  
意亦勤矣予故序次張氏遷徙之由與上舍所以脩輯  
是譜之意弁諸簡端亦使張氏族人聞此知所興起焉  
安化梁氏族譜序

世族之傳由來久遠而自唐兩稅行士夫受田無永業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六 七

轉徙者多著籍累世數百年蓋不恆有也其間流傳久  
者家法必稍脩明焉人才亦必常廣續以生而有以維  
持之安化梁氏自宋南渡初由湘鄉徙居安化歷今七  
百餘年所傳族譜入 國朝凡三脩推大以保合其族  
人至精以約亦足以見家法之淵源有自來也氏族略  
稱平王封秦仲支子於夏陽爲梁伯春秋於僖公十九  
年言梁併於秦然則梁立國數十年耳東觀漢記言梁  
與秦同祖出自伯翳漢書臣瓚注秦併梁後始爲夏陽  
氏族略所言封秦仲支子於夏陽者疑非事實而左氏  
傳桓公三年有梁宏莊公二十八年有梁五閔公二年

有梁餘子養僖公六年有梁由靡僖公三十三年有梁  
宏又下及文公之世上距桓公八十餘年是又一梁宏  
也文公八年有梁益耳爲晉之梁氏桓公九年有梁子  
爲魯之梁氏家語梁鱸齊人爲齊之梁氏梁氏之族著  
見春秋者甚繁不必盡爲嬴氏後漢書梁統傳云晉大  
夫梁益耳卽其先也而歷次其五世祖子都生橋橋生  
溥溥生延並無河興名漢世因秦郡爲封國或稱國地  
理志亦無名迪國者功臣表獨有合陽侯梁喜未箸河  
興封迪國侯事范史詳梁統先世推原晉大夫梁益耳  
其他不能詳也乃欲於二千餘年之後一家之譜比而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六 八

次之而以安定梁氏附諸齊人梁鱸之後使學士大夫  
疑惑非所以傳信也梁氏以始遷安化御史府君爲初  
祖而追溯潭州府君先有賜第長沙潭州以上世次不  
能明闕之可矣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世繫辨昭穆  
夫不能爲昭穆之辨則於世次何繫焉歷代源流詳其  
始末於序以志受姓之由反本追始君子將有取於斯  
義而隱約其詞著之於表非譜法所宜梁氏之譜之傳  
爲家法者善矣其備具祀田義田以見故家締造之艱  
難詔子孫世守之用意良厚嵩燾因討論梁氏之散見  
春秋史傳者明世次之非一源而紀載之不容遠及也

梁氏多賢其將有採於吾言也夫

蕭氏族譜序

予家居喜聞鄉人談述家世其傳世四五百年輒相與驚歎其久遠以爲難而其間盛衰遞嬗歷年久而生聚保惠以無替其家風者蓋尤難也城東蕭氏祠少時數游觀其地甚隘隘而歲時祭祀整肅有規度里人稱其舊家其後徵求世族推知鄉先輩之遺烈蕭氏當明之世科名仕宦有明德者固繁也而其遷湘實在宋元之交歷今且六百年可不謂久遠者乎夫世家巨族相爲廢興固亦有氣運存焉而能相保相守讀書治生業自處於不可廢而將有重興之機使人拭目俟之則亦存乎其人而已蕭氏故有譜入國朝凡三脩新吾上舍又彙集其家丁口纂而續之徵序於予嘗竊以爲譜之作陳家世表人物而要常使孝弟禮讓之風維持於弗敝蕭氏傳世之久如是其必有當乎斯義也循而守之昌而大之余滋有望焉

巢氏族譜序

鄭樵通志有譜圖略而若劉孝標世說注所引諸家譜甚備歷唐譜牒尤盛已無有能紀錄者蓋譜者一家之私書也故其傳絕稀歐陽氏譜蘇氏譜編之文集至今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六

九

舉以爲式然二家之譜各有義例世俗能知而辨之者

亦無幾焉予編次族譜頗發明其義曰巢君湘夫來言曰吾巢氏之譜脩於嘉慶某年族長者謀續纂之將求君家譜爲式俾吾族之人有循焉予曰遠哉君之爲族也其有巢氏之苗胄乎凡爲譜必有據依以記其家世之所由殷之封國有巢伯國於吳楚間所謂居鄴城也許由亦號巢父漢章帝時有太常巢堪受姓命氏之原舊矣而傳者少迄今爲單族湘夫言其家自明洪武時有瓊琪瓊道者由江西萬載徙家於湘世爲儒補博士弟子員者數十人近頗以武功顯有舉武進士名坊者有爲副將日昇參戎端兩者五百餘年之族姓舊家罕能及之然則巢氏之譜不待追溯久遠而論爲吾邑之望族也譜者收族者也族愈大流傳愈遠紀載之當否傳疑傳信受之後人劉氏世說注所引今讀之諸家源流本末猶若身際其時與之周旋至於脩百世之業存一家之言譜法宜並詳焉湘夫往以是語族之人譜牒之盛亦孰有逾於是者哉

羅氏族譜序

湘陰古羅國羅始國於宜城西爲楚所逼徙之枝江又南徙之湘汨水東北流經故城西謂之汨羅故羅小國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六

三

而東西流蔓千餘里後遂併於楚歷秦漢其苗裔無傳  
宋以來吉水羅氏獨顯往與湘鄉羅忠節公語道其家  
世謂自湖以南諸羅氏皆原本吉水從族望也子曾大  
母故韓灣羅氏先中憲公始生猶及羅氏盛時曾大母  
父位宏公有善行資產歲入鉅萬推與無倦曰吾與羸  
於資甯羸於施後子孫稍貧或他徙韓灣羅氏遂微位  
宏公元孫麓山以學行有名慨然念其家以時盛衰而  
族譜未輯因其先人化池公遺本編纂之自高祖位宏  
公以上推溯之得十餘世中間或軼其名其家世之由  
來無可考見博求湘人之同氏者得其地曰羅家山羅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六

三

家崙羅家坊者數十而羅氏之族纔數家因言曰吾羅  
之盛於昔而微於今也流傳舊矣其古羅國之遺乎予  
因考杜預左氏注羅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枝江而南  
漳縣南亦有羅國故城顏師古急就篇注羅在今房州  
蓋江漢之間數百里爲羅國城者四今平江縣南亦有  
羅子城與湘陰故羅川城相望數十里世遠年湮各以  
所聞指目之卽其地有難詳者又古者以官命族周禮  
夏官有羅氏所稱芒氏始爲羅是也顏注史記汨水在  
羅今平江也而汨水西人江故有汨羅山夫彝亦有羅  
江皆楚南地亦可以地爲氏羅之爲族大矣然爲國氏

可徵信蓋楚熊姓之支屬也楚之有羅其源固遠矣哉  
麓山之爲譜也推原受姓之由而錄其所可紀者以爲  
始祖先世善言美行勲勳著之無濫無遺其於譜法爲  
能得其通而其用心亦勤矣子因歷徵羅之繫國與其  
命官以爲族者相爲引伸之其譜義法之精麓山言之  
蓋詳無俟予之張而大之也

募脩上林寺小引

佛法入中國垂三千年所言明心見性之旨與吾道相  
爲異同今之僧眾罕有傳焉獨其所爲戒律其徒固世  
守之有非吾儒所能及者彼教中神通行爲北宗其於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六

三

生死來去神鬼怪祕誠若有以盡其變爲人所敬信則  
今喇嘛僧是也爲僧眾者因緣附會舍其真實而求權  
應而南宗之傳亦微要其象教之設與禪真之所棲止  
盛衰興廢歷時百變固嘗有人焉持其後教以延而弗  
絕上林寺者唐戒靈禪師演法之所也遞傳至康熙初  
懋功禪師實昌其緒而布政使郎公因其寺基恢廓而  
崇大之遂爲會垣名利十方接引飯僧常數百人而其  
後侵尋爲刊刻官書之所僧寮闐然莫庇其生寺亦頽  
廢逾半多治爲民居劔州李公來爲布政使檄書吏還  
諸寺僧於是西枝和尚實住持斯寺感李公之加惠重

啟法門建戒律既乃願瞻寺宇喟然曰是寺重脩於郎  
公又二百年敝壞不治且日蹙矣佛殿之存者棟桷摧  
朽架木枝柱之又十餘年於茲今傳次在予而令是寺  
及予身而圯無以贊益李公之德而永其延厥咎滋大  
謀博徵同志式宏佛教葺而新之屬嵩燾爲之引異時  
會垣上林泐潭開福三寺爲僧眾聚集之區居者有所  
安行者有所庇法教普焉志願宏焉泐潭開福寺基僅  
存獨上林寺猶爲叢林不宜更就傾頽使戒靈一鉢之  
傳迄今而就荒也夫彼教所以覺悟愚民常有所偏勝  
晉梁以來釋老代興及今而俱衰微則耶穌之強民以  
養知書歷代集卷六

圭

崇事者興焉佛之教日引召其徒脩而行之其傳有所  
歸而其流有所止使人知其爲教猶不踰乎心性以無  
急折而入於耶穌也儻亦吾儒之志也與

重刻歷代循吏傳序

雍正初高安朱文端公漳浦蔡文勤公有史傳三編之刻曰名儒曰名臣曰循吏其循吏傳則南靖張君福昶所編也竝錄始於漢訖元而止時明史未有成書不及錄也上元徐君子元重刻所編循吏傳而取明史循吏補所未備亦仿原書每傳系以論發明之而屬嵩燾審定竊惟遷史傳循吏敘述孫叔敖子產公儀休諸人皆列國名卿也班史承之列龔黃循吏東漢以後官較崇

養知書屋文集卷七

而名蹟較著皆自爲傳終身淪滯郡縣始以循吏名焉漢宣帝之言曰與我共天下者其良二千石乎積縣而爲郡積郡而爲天下爲天子分任牧民之責一言一動百姓身受其利病無能避而去之其與民之親也是非得失無以掩人之耳目是以自古得民心者尤多於郡縣之吏春秋列國猶今郡縣也遷史之傳循吏以爲其意專主於愛民約己以敦化善俗爲益者大也後世無以加焉唐宋之世蒞仕必經宰縣循蹟爲多而以功績昭著史冊一州一邑之蒙其澤未足盈稱其量也是以傳循吏者其名或不顯其事又皆平易近人非有奇

技異能讀史者無所感發興起南靖張君盡取歷代書

史循吏傳簡汰修飾多所芟節而於一二功迹顯見位至列卿宰輔而遺愛猶存夫一郡一邑皆錄入之其所增損不能盡明其義例而尤多所脫遺要其用意凡有疵瑕不足爲勸戒悉屏不錄蓋亦崇實務完之義也徐君以諸生從軍遊宦吾楚心有得於是書重乘行之而增益明史循吏其志趣之所存將躡古人而從之而以是示之準非苟焉以文著錄者然吾觀明之有天下懲元之弊急通民情郡縣吏賢否百姓皆能以上達朝廷亦因之爲黜陟循吏著在國史亦用此以爲常例有保

養知書屋文集卷七

畱至二十年三十年以類附名者尤繁飾名要譽或不免焉非有實政不足錄也而若周文襄之撫吳朱恭簡之督粵黃忠襄之按交阯林恭肅之宣政江西皆所謂遺愛在人者也至於況鍾之任蘇州林錦之蒞廣東愈事宜在循吏以名顯自爲傳而儒林中若呂柟邵寶潘府唐伯元在官政績竝表表著顯於時宜以次錄入嗚呼吏道之敝久矣循是以求之推以及人而拊循綏定之由一縣一郡概之天下以蒞中國而撫四夷可也富疆云乎哉嵩燾爲加釐正附諸歷代循吏之後以成徐君之志而上窺文端文勤二公之用心庶以無愧云光

緒十年甲申歲冬十月

重修南嶽志序

往讀爾雅釋山首列九山而後乃云霍山爲南嶽茫然莫喻其義道家因有黃帝省方建嶽霍爲南嶽之說及讀宏農太守爾雅敘稱其書興於中古隆於漢氏始悟武帝元封五年登嶽天柱山命曰南嶽因增益爾雅之文以實其義又更易河南華河西嶽二語使與五嶽參差推索其由來自楚考烈王徙都壽春仍名之郢乃移衡山之名於六移九江之名於壽春是以秦時名禹貢衡山曰湘山而名嶽霍山曰衡山蓋襲楚之舊名也武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三

帝承之徑名嶽霍爲南嶽此足證爾雅傳流承誤之由歷漢至宋且千年用事泰山嵩華地近亦加禮焉獨衡山晦於周秦之交五百餘年訖唐正名五嶽終以道阻南服登封之典曠遠不能及山之蘊蓄沈蒙鬱塞之久猶有待而弗彰迨夫南宋之世祭告之禮獨隆於南嶽領祠祿者數十百人則其時五嶽皆爲異域惟衡山存耳山靈之顯晦各以其時而自唐宋以來高人隱逸及仕宦之遷謫者登臨慨歎著於歌詠於衡爲盛將非其山阻曠闊深重峰疊嶂有足資羈人之惋喟發思古之幽情者與自頃同治十二年衡山廟殿燬於火粵六年

爲光緒五年平江李次青方伯獨任修復之功往返經

營又五年告成乃歷覽其名勝古蹟研考方志與人文物產之麗於茲山者重輯南嶽志編次爲十四類釐爲二十六卷體大而物博例嚴而辭雅衡山扶輿磅礴積以有待者至是盡洩其奇夫山之有專志實始南北朝及唐蓋多出道流棲真者之所爲宋明以後踵爲之益多衡山志代有專書而訖無傳於世豈果南方僻陋無與張而大之固疑其文猶有未厭人心者也當順治初元船山王氏纂輯蓮峰志爲衡山之一峰其事典則其文雅馴凡歷二百二十年威毅伯曾公刊行王氏遺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四

書其書始顯又二十年次青衡山志成盡攬七十二峯之勝而其體例猶受成船山蓮峰志載朱張祠嘉會堂船山經營成之蓮峰志之作猶以朱張二先生也次青亦經營廟殿以成此志蓋自船山發其端而次青總其成此豈爲無因而偶合者耶道元水經注自謂山水有靈亦驚知己次青爲功衡山尤大而若衡之爲山晦於秦顯於南宋而大昌於今日世運之變遷人文之升降若隱繫於其中豈惟茲山之靈異沛然伸於知己屢飭乎吾楚而甄貺無窮亦將有資於來葉也時光緒九年歲次癸未秋七月

湖南疆域驛傳總纂序

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大小相維遠近相屬而縣師掌郊野地域司險掌山川道路又分隸之邦國總而會之以周知天下廣輪之數爲之節與傳以通達於四方出內皆有期日綜計道里傳達使節實亦王政之大經秦漢以後郵政益詳至元世設水陸二驛於是水程與陸程贏縮復有參差又設通遠鋪置鋪兵傳遞文書蓋古傳遞之置各於其國而已其法常疏而不密天下一統開疆拓土遠及萬里極郡縣之地錯之綜之經之緯之按數而稽計里而至法日密而紀錄日繁要皆官行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五

黎肇琨讀史法戒論序

莊子言春秋經世聖人議而不辨著其事之微惡是非

顯微闢幽昭示無窮所謂議也歷代史書之有論贊則

辨之所由生也至於辨而褒貶刺譏更無聖人爲之折衷庸有不得其平者矣自唐世已多論述古事之文而未有成書宋儒著錄始繁然大抵沿通鑑立論或專及一代之事蓋春秋以前詩書所載聖人有不及詳固非後世所能論定也 國朝王船山先生通鑑論出盡古今之變達人事之宜通德類情易簡以知險阻指論明確粹然一出於正使後人無復可以置議故嘗以謂讀船山通鑑論歷代史論可以廢黎肇琨通守乃更追溯軒轅之世通舉概論爲讀史法戒錄一因舊史之文闡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六

悟岡姚氏宗譜序

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姓氏之分所從來遠矣生人之初莫知其派別也有德者出焉

天子既授之官又知其後必大以衍賜之姓以紀其原  
始其後以國以官以諡以字相嬗以別其族謂之氏姓  
必有所受命而氏以滋生自爲之紀說文舜居姚虛因  
以爲姓姚者舜所生也左氏傳稱陳胡公立周賜之姓  
又推本舜居媯汭之文以媯爲之姓是以傳稱陳曰有  
媯而伍員述少康之生虞思妻之二姚蓋舜之族周以  
前爲姚姓周以後爲媯姓受命天子以爲姓又知舜之  
德所及者遠而姓可以重立也傳及戰國秦漢三代神  
明之裔歷久益微而族姓之廢久矣又益相衍爲氏其  
以姓傳者罕有聞焉然則姚氏受姓之由其源流固尤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七

遠哉 國朝姚氏在江以南尤爲望族科名學術布列  
輝映吾友彥嘉通守居陽湖之梧岡其家獨微甚自明  
嘉靖時曰冕者始遷自蘇五傳曰雲林始爲姚氏譜又  
六七傳曰兆之曰道輿實重修焉道輿卽彥嘉之父也  
彥嘉之言曰姚氏居梧岡歷十五六傳著籍三百餘人  
以耕讀世其家無顯仕亦無贏資吾父積德累學數十  
年有聲鄉里所以畱貽姚氏子孫獨世譜存耳推其傳  
次之縣長以知先人之澤觀其世業之敦樸以知子姓  
之微今將續而纂之以繼述先人之志願賜之序俾先  
人之爲姚氏久遠計者賴有聞也嘗論世家門第之相

矜尚遞盛遞衰更一代之數變而惟勤力以守詩書之  
業閭然無聞於時其傳也常久自口分永業之制廢農  
失其職多矣周官六職農工商與王公士大夫各勤其  
職以效其能民之秀者上應士大夫之選無專以士名  
者歷唐而詩賦興而士重歷宋益以道學而士愈重士  
愈重而士之實日微以亡積久而士之失職愈甚二者  
失其職而民俗不可言矣若姚氏者豈惟一家元氣之  
存國家所由以治安於茲有賴焉彥嘉益以是勉其宗  
人無廢先志之志業姚氏之曰延以昌也可無疑也夫  
處江南科名仕宦之鄉傳數百年世守士農之業傑然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八

與諸舊家相望固必有人焉峙立其間以重其家然則  
姚氏之有立亦豈不存乎其人哉

櫛山劉氏族譜序

自漢州郡有戶籍晉世南徙乃立僑人之名而主客戶  
之分至唐始詳其後寄籍日多一依民戶均稅其名亦  
廢然則自晉以前民常聚晉以後其民亦日散予觀諸  
家譜牒綜其世次罕及明以前者蓋一經亂而流亡轉  
徙莫能紀者多也櫛山劉氏自宋初占籍湘鄉距今九  
百餘年族萬餘人咸豐丙辰孟容中丞始輯爲族譜  
合諸房記載流傳參伍異同辨其得失以推知族屬遠



近條而合之犁然各得其序又據其瑩兆可紀者尋求地道翦剔荆莽搜得其碑碣累百數十所分領之各房俾其子孫世守焉於是劉氏子姓知敬宗合族之爲益於家向時尊卑相瀆強弱相陵皆各勉循以分無敢違越孟容中丞因集其族之賢且能者册立家規約束整齊之彬彬然稱望族焉及今二十餘年又補輯子姓之滋生者合著之譜生日益繁家法亦日益修予惟三代王者殫其心以有事於民政蓋詳也其制尤莫備於周二千餘年漸滅以盡無一可行於後世獨其所謂宗法者自始受姓而立爲宗一傳而有繼別之宗順而下之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九

盡於五世之宗各以其親屬焉而統於大宗更千百世如縷之析而益紛而引其緒未嘗紊也故自唐宋以來世家巨族猶能以宗法屬其族人蘇氏洵之言曰始爲大夫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惟小宗之法可施於天下此未達禮意也古之族姓其傳皆數百千年而仕爲大夫得別立族後世族姓之傳多者二百年少者百數十年而爲大夫者其力不足以庇遠無能別立一宗非有宗法之維繫則爲大夫以下訖庶人一皆散而無紀是以宗子之法不能盡行於今而各以其宗法聯屬其族姓則亦賢士大夫之責也周禮九兩繫民一曰

宗以族得民得民者盡一族之人而皆可以情聯之以義正之者也吾於孟容中丞之治族譜見周禮之遺意焉三代民政猶有可以行之今日者此也中丞嗣子伯固續修譜成求序於予劉氏之傳且千年而始有譜今未及三十年已有能續而纂之凡事莫難於初始而法之良者必曲當人心之公而人利從焉獨斯譜然哉時光緒七年秋七月

閔氏族譜序

三代世官世祿之制廢而族姓興一朝門閭之始終與國運維繫常推一二賢且顯者以爲族望其間聖賢之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十

裔爲九尊唐初考定天下譜牒第次九等首宗室以及貴戚功臣而推及聖賢之裔以加於庶姓之上要其所爲貴族者一時之榮也而惟列在聖賢有常尊焉是以其族不必顯而常貴閔氏之遷湘陰當明洪武時上推至江西之南昌又上推至隴西又上推至魯展轉流徙二千餘年而其爲閔子之裔世次猶可紀則以歷代功令褒崇聖賢之後所以維持之者久且遠也門人閔君新吾以其兄養吾所輯族譜屬序於予予惟族姓之流傳失其舊者多矣閔氏以閔子之裔有所據依以討論世派則夫上溯先人之德業而思所以承之之艱因以

垂裕而延後操之有本行之有恆又更易於齊民也一鄉一邑之良德澤涵濡而民俗興起其量猶足遠及數十年矧夫聖賢傳緒之久推而衍之以至無窮聞閔子之風油然而生其孝弟之心與其貞介之節當時敦龐博大之氣彷彿遇之二千年如一日也爲之子孫者其能無深長思耶予既嘉新吾之請又益推知閔氏之籍湘陰且五百年士食舊德農服先疇歷久無爲非者故爲之書以詔示其後之人無忘所以存教而保世以滋大也

李氏家譜序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十一

吾湘李氏爲邑望族居城南者尤顯號南城李氏與吾家世爲姻媾自吾少時及見其家名德長者大抵務爲儉約善權量出入饒資財雍乾以來百餘年中稱極盛凡邑舊家相錯居獨吾家與李氏世居城傳系三百餘年其始徙皆自江西吉水李氏當嘉靖時吾家當萬曆時先後四十餘年兩家子姓都不甚繁衍而各粗給衣食咸豐初粵寇起人事變遷多矣芋生刺史始用軍資知沔陽州應擢知府會以母喪去官不復仕一用其所學循求典禮準古今之宜興教勸工勤恤其家學有程婚喪有費使人各得其所安而推原所出之祖奉其三

代廟祀之又推原始遷之祖爲公祠於是反復推求遷湘實有二支分居城鄉更歷國亂日久遂不相聞芋生復求得其宗派合輯爲李氏家譜嘗竊以謂族姓之傳由來蓋遠春秋時世族各有端緒而李氏實始見國策魏有李克趙有李兌李牧皆莫詳所自始鄭樵氏族略敘李氏以官爲氏自皋陶爲大理實姓理氏其後乃爲李氏然皋陶當唐虞之世爲士主刑箕子陳洪範稱司寇是司寇始自殷時周爲秋官秦易名廷尉漢景帝時改廷尉爲大理自周以前無理刑之名安得皋陶以官爲氏唐書宰相世系表敘趙郡李氏六族李牧以前數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十三

世皆有名蹟餘竝起自漢晉以下武陽姑臧二族乃爲國宗其他賜姓及冒國姓者尤繁是自唐族姓之盛尤莫著於李凡言姓者必出神明之裔而觀李氏諸家譜無託名唐氏者將非支派不可知近出帝繫宜取徵實然則遠者之未易徵宜附託者之眾也芋生之爲家譜斷自遷湘始而遷湘之別爲二支失傳二百餘年竝收而合之整其紛而理其緒條其流而匯其源可謂篤於親親之誼者也因念李氏傳世之遠至芋生而後其家規模大立鬱積之久而豪傑偉人生焉追思少時與芋生二兄春浦交厚及見其尊人與諸長老純樸敦穆愉

怡安雅又足知其積累之深且長也嵩燾既與李氏久習又快芋生發名成業表章其家世足以爲一邑之光故樂爲之序

### 板橋周氏族譜序

周禮小史奠繫世鄭康成氏以爲繫者帝繫世者世本蓋姓氏之原實始黃帝散布爲世家名族條分派別皆有端緒周世以親親爲義小史奠其世籍放族姓之盛莫著於周秦併東西周子孫存者爲周氏則周之爲世所謂神明之適裔耶自漢以來世本無可徵於是一變爲族望爰及晉宋崇尚門第而譜學興焉劉孝標注世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七

說載諸家譜甚備然要皆有名蹟者其家人文才望稱盛卽譜之著錄加詳是故譜者譜其族望而已卽三代世本皆然也周曉丹觀察治糧儲廣東以書丐序其家譜云板橋周氏徙自廬陵爲吳南郡太守之裔南郡之子都鄉侯實徙廬陵廬陵之周出自南郡遠有端緒可尋而自明成化時曰仕廣者自江右徙益陽至萬歷中有官重慶知府曰朝聘始錄其世系爲譜略自廣仕公以上無徵斷自遷益祖始再傳得廬陵舊譜乃稍能敘其家世凡八傳曰大猷康熙中拔貢始次爲板橋周氏譜蓋距遷益時二百餘年矣再傳至澤州府同知曰思

洛續修於乾隆乙卯又再傳趙州知州曰兼杰三修於嘉慶庚辰已而萊州知府曰林四修於咸豐戊午迄今庚寅觀察議重修屬某某董其事蓋自其遷益二百餘年而後有譜歷六十餘年而一修至於四修五修則僅及三十年豈不由人文日盛著錄亦以日詳乎而主修者必皆其族之望是不惟其名蹟人樂誦而傳之其家世之鍾萃成於此數人所以光其族姓昭示其子孫固必託之文辭以表襮著見於天下觀察發名成業無有窮極是譜之傳也必遠矣嵩燾區區曷足道揚其休美哉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南

神鼎法嗣譜序  
佛法至菩提多羅而法印徧及東西土至黃梅而法派又分南北二宗世嗣紛歧南宗曹溪之傳爲盛北宗微矣曹溪一傳而衍爲二派曰懷讓曰青原懷讓一傳爲馬祖其傳尤盛自是有五宗之名馬祖一傳至百丈爲滄仰宗再傳至黃檗爲臨濟宗三傳至雪峰益衍爲雲門宗法眼宗青原一派傳者獨曹洞宗昔黃檗語臨濟吾宗至汝大興於世傳至今臨濟宗爲尤盛臨濟之宗又益歧分爲法嗣曰興化曰風穴曰南院曰首山曰汾陽曰石霜曰黃龍曰禾山曰報恩吾湘神開洪諱禪師

爲臨濟五傳法嗣是故湖以南宗派繁多神鼎亦其一宗也至於今七百餘年矣夫印道者心行道者法心契乎淵微之境千聖之音響感通寐寤猶一堂也法周乎天人之界一脈之流傳空虛謦欬猶同氣也蒙莊之言曰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道無盡遞衍之爲法遂亦無盡徧十方三界天人之果參諸佛所以參者法也何名佛心清淨是何名法心光明是光明普照法之所由衍以昌也光緒戊子之年化成松雲敏機諸長老先後住持神鼎相續修輯法嗣譜諸佛法誦本無參別遞相付授各有契悟是名禪宗是名參別洪誣禪師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五

之言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能通惟通能印但以法論是無分別以法嗣論是有分別輯是譜者歷二十八傳上溯開山之始下訖無窮其爲分別自法乎自心乎其自坐朽牀說法之枯淡僧乎既舉其世次又與參之佛諦以爲序時光緒十有四年冬有一月

書海國圖志後

邵陽魏氏所輯海國圖志初爲六十卷蓋當道光二十二年和議初定之時至咸豐二年又取諸家論述及海防以來章奏彙爲一百卷魏氏著論獨篇首籌邊四論其諸國沿革形勝皆取證元明以來記載及泰西人論

述而於廣東構兵情形見之章奏者亦皆不錄示不敢及時事之義蓋自漢武帝通西域皆由玉門關以達蔥嶺無出海道者歷唐始有市舶以通西蕃易市而終莫辨其疆域遠近分合元時招徠諸國貢獻記載始繁訖明倭夷沿海爲寇而戰事起然其討論各國風土多得之傳聞恍佛而如坤輿圖記職方外紀傳自泰西人亦稍得其實近時泰西游歷所及皆有著錄益精且博矣魏氏此書徵引浩繁亦間有參差失實要其大旨在考覽形勢通知洋情以爲應敵制勝之資其論以互市議款及師夷人長技以制夷言之始通商之日無不笑且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六

駭者歷十餘年而其言皆驗讀書多而見事明反復相尋而理勢之所趨終必循其徑而至焉此亦自然之數也而其議論乃以卓絕天下亦豈非學問之效然與然當時構釁以禁煙之故所忌者英吉利遂欲聯合俄羅斯佛蘭西彌利堅以規海攻之法則猶囿於一時之見而未能通籌全局以規洋情之離合淺深至論朝鮮琉球與海防無涉不著之於篇又烏知今日之邊患尤在俄羅斯琉球且折而入於日本朝鮮介處俄倭之間尤爲大勢所必爭也哉傳曰知己知彼知彼者知其情之所注與勢之所極以考求其疆弱之由而推極其順逆

得失之機知己者知吾所以應之不獨勝負之數決之已也緩急輕重一隨其時與事之宜內審之心以靜持之夫非有異術也明理而已矣魏氏之言曰同一禦敵而知其形與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敵而知其情與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誠爲至論及觀泰西人論中國船步遼河小孤山爲最鎮海次之福山又次之以爲水深無礁石又四山環合不受風濤之險及論旅順口渤海數千里門戶中間通舟僅及數十里兩艘扼之可以斷其出入之路泰西人構患天津必先守旅順口此中國形勢之顯見者泰西人知之中國顧反不知抑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七

又何也

書江統徙戎論後

案江統徙戎論稱漢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種居宏農河東空地魏武帝徙成都氏於秦川止始中使匈奴部落散居并州六部允爲失計自漢武帝處匈奴渾邪王降眾於邊五郡迫建武中而單于降處之西河美稷日徙而內屬郭欽所謂西北諸郡盡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宏農蓋錯居內地者三四百年既久益爲民害殺長吏不能問是郭欽所論及平吳之功謀臣猛將之略盡徙塞內諸胡於邊地竊恐其力未足以及之如

其說盡使種人各還故地將臨以兵威分道迫遣乎抑盡屬之長吏乎諸胡豈然乘勢爲亂劉淵后勒之起必已在太康之世矣江統著論在惠帝之九年抑更非其時也聖人之治天下有靖亂之道而無防亂之方晉武之世衛瓘和嶠何曾索靖之徒皆知其必亂但令朝政清明百官奉職若劉淵等輩以一都尉任之有餘徒見羣胡之逞而謀爲徙戎之計自速其亂而已矣世無知道之君子誰與明之

書經韻樓集明世宗非禮九論後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末

段懋堂氏明世宗非禮九論引公羊傳僖元年繼弑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僖二十八年衛子卒衛子者何衛侯鄭之弟叔武也成十五年仲嬰齊卒爲兄後也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而爲之申其義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此千古爲後之禮經也段氏之言允矣君父道一也其始奉之爲君而後承其統則固有子道焉有虞氏之宗堯義在所必宗也公羊氏深於禮臣子之大分有可例言者也殷世兄弟叔姪之迭相承不詳其廟制必以世代爲昭穆兄弟叔姪紊亂失次多矣先儒於此無論及者喪服小記之文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

庶子王亦如之於是殷商之廟次可得言矣四廟者四親廟也王者有承統無承嗣統所繫卽昭穆所繫也曰庶子王者兼兄弟叔姪之相繼爲君者言也廟制無可增則必不能以世次爲昭穆禮之窮而有必變而通焉者也公羊言繼爲君者一以子道例之禮之變而義之正也其服喪必三年猶之子道也王者之承統所承者祖宗之統也先君之統絕而爲庶子者皆得承而續之代相續而昭穆之分明焉左氏傳曰子不先父食以子道明臣道其義本無二也必以爲之後者爲之子通乎君道則將謂僖公閔公之子又義之所不許也段氏欲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无

明統緒之相承舍君臣之大分而據爲父子之私親是未爲善言公羊者也君臣父子不能以伯叔名此名之無可假者世宗奉孝宗爲皇伯武宗爲皇兄悖禮之甚者也宋世爲濮議者奉濮王爲皇叔亦悖禮之甚者也援漢世通行之例追謚所生曰皇所生母曰后爲之立後以奉祀焉無可稱名者也兩朝議禮諸臣不達此義持論愈踴悖禮愈甚段氏從而救正之曰爲人後之禮行而亂臣賊子知懼然責以君臣之分而義無可辭矣竟以父子之倫被之正恐仁人孝子之心有不能安者也

名賢手札跋後

自古風會氣運之成蓋莫不由人焉曾文正公以道德風義倡天下名賢頌德蔚起湖湘間電發鸞舉斯亦千載一時之會也校其事功則輝潤六合挹其言論則霽霽寸心子澗居父喪輯刻諸賢與其父往還手札兵事之始終人才之隱見本末粗具煥乎可觀蓋曾文正公善談談胡文忠公益之以諧謔恪靖左侯獨喜自負嘗自署葛亮洎意城治軍事相與謂之老亮新亮周壽山中丞丁巳病武昌自願身爲僧而嵩燾爲南嶽老僧相見痛哭既瘳言其狀於是胡文忠公又謂嵩燾南嶽長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于

老曾文正公名知人而胡文忠公汲善立賢惟日不足將非仁爲己任道遠彌厲者乎胡文忠公嘗謂駱文忠公蕭何舉曹參諸葛公舉費禕董允古人經世宏務非獨私其身而已盍早圖之其勤勤於嵩燾意蓋有所屬也夫用舍之端君子所以存其誠也審己量力以全吾素於心自慊也而益重悲胡文忠公之用心功名之際各視其志意所存誠亦有幸不幸而如諸賢宏兼濟之量以紓倒懸之會功足以成言足以興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周易釋例序

聖人明言易之爲書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而於復六三巽九三皆曰頽豫上六升上六皆曰冥臨上六艮上九曰敦復六五亦曰敦否九五曰休復六二亦曰休豫上六曰有渝隨初九亦曰有渝反復求之而確然有以知其通朱子本義以大訓元以宜訓利聖人贊易義亦通焉而乾彖傳文言傳明釋爲四德卦德兼者乾坤以下七卦而觀晉睽姤井艮六卦不及卦德卦德多言亨而爻多言利言貞言亨者否初否二大有三隨上大畜上升四節四六卦而已言元皆連吉元必吉也而比卦專言元謂元吉爲大吉則家人四富家大吉萃四大吉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三

无咎升初允升大吉何以偁焉聖人觀象繫詞非必苟焉而已乃稍比次易義推而衍之焦氏循易通釋其辭博辨而不窮矣而頗病其舍本義而專義於互卦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未聞錯綜其言也漢儒之釋經也強經以就己之說焦氏之弊以易從例今之釋例以例從易無當於易之高深而以經釋經由象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義亦期不以己意爲歧說以亂經而已矣

史略便蒙序

長沙唐陶山先生讀史蒙求約四言爲文蓋取唐李瀚蒙求之義而專繫之史喜其取便初學而文辭典贍貫

穿全史亦足爲考古之一助隋書經籍志雜史有吉文甫十五代略一卷注云起庖羲至晉又有童悟十二卷約全史以爲養蒙之資所從來遠矣宋史別立史鈔一類大抵論述事要參以論斷其間有南史摭實韻句三卷則韻文也至明趙南星史韻二卷起漢至元顧正誼詩史十五卷又上溯史記而皆鮮傳本讀史蒙求一書幾於上掩前賢矣吾邑黃鳴閣先生博通史傳爲史略便蒙八卷上窮皇古下訖元明亦頗著其廢興得失之蹟綴以韻語其指陳事類分別部居未若讀史蒙求之綜覈而考覽興亡規畫大勢殆復過之先生素有彊記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三

之名世謂之書廚讀此亦足知其記誦之博與其用心之勤矣

學顏篇序

李君晴寰爲顏子彙編三卷上卷顏子及孔子以下語顏子之言見於論語及諸經者亦稍有所發明中卷諸儒說下卷歷代追崇典禮其雜見於莊列者不錄尙爲嚴謹有法度因考四子書以大學屬曾子中庸屬子思子而顏子無書漢書藝文志有曾子十八篇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有曾子二卷晁公武讀書志有曾子二卷子思子七卷書皆不傳宋汪暉又輯曾子一卷十二

篇子思子一卷九篇孝經大學中庸分篇皆別爲標目而顏子之言惟張氏栻稍有採輯名希顏錄明初陶宗儀始輯有顏子九篇其後平江徐達左又爲顏子編嘉興高陽又有增輯爲顏子鼎編明季張星又有顏子繹分內篇外篇大抵因莊子心齋坐忘之說以坵會姚江之學而已而以顏子名篇則猶漢志著錄曾子以是爲顏子之書也顏子之言見於載記者無多相距二千年以末俗淺學搜輯坵會成一家之言亦見其誣矣張氏希顏錄世無傳本觀李君所述匯集經傳及諸儒之言以求顏子學所從入而想望其氣象不妄立篇目則亦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垂

希顏之學也乃取周子之言名之曰學顏編蓋不欲李君效明人立論妄以己見強合聖賢之旨也

誦芬書屋文集序

予年十七與同年生吳君西喬讀書仰高書院西喬爲文勁悍鋒芒逼人予心畏之西喬亦獨以予爲畏友其年予補弟子員西喬報罷發憤歸鍵戶讀書逾年見其文大驚西喬曰吾比年出入於史漢沈潛於諸子百家之文自謂有得也予聞內慚乃益研精覃慮伏而讀仰而思得文二十餘篇西喬見之亦大驚持示鍾君情田情田歎曰百年無此作矣情田邑名宿老於文律於人

鮮所許可聞之亦竊自喜予年未冠邑人士謬謂能時

文由西喬情田兩君發之也予與西喬先後成進士情田獨抑鬱以終老而幕遊益肆力於詩古文辭其卒也又後西喬予悲二君之才顯晦出處不同而其詩與文皆有以自立又一皆未竟其施終其所就未始不同也情田歿數年嗣君仰視哀輶所爲古文辭曰誦芬書屋集者示子屬爲之序悲夫情田足不出里巷其所考訂闡揚多關繫一邑人文風化其文有不可泯者而予獨念少時與情田相見討論文事未嘗不以古人相許與二十年來士之能文漸進於古者益無多矣豈獨乾嘉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詩

盛時不可見即吾一身而世運之升降殊焉序其文而益懷老成凋謝之悲也

瓶蓮館詩草序

吾鄉易氏於吾家爲世姻有以德行才望著聞於時者曰又村先生先生有孫曰曙霞才而早世其妻吳氏亦吾家世姻也賢而有禮法自曙霞之卒徹環瑣弗御屏鉛華弗飾常閒至吾家望而心敬其人又因以歎曙霞之才不及見其成立爲足悲也今年夏曙霞之父曰儀臣哀輯曙霞所爲詩古文辭若干篇付諸梓而以其詩曰瓶蓮館遺草者寄示予予受而讀之情詞綿婉往往



擬古而肖其形於是又知曙霞之能詩也曙霞生十餘年積學能文卓然思有以自立觀其所爲勵志詩殆有意乎瑰奇卓絕之行不欲以流俗自苟者區區詩文之業猶不足以盡曙霞之量而曙霞不幸死矣其所爲詩止於是其存是數十章者果足以存曙霞之爲人耶嗚呼士生世而才不數然也才矣而或有成有不成年壽之不齊則命也苗而不秀者有以夫有以夫曙霞之生予不及與之言其卒也予固將張之況其有見於詩古文者耶獨以曙霞之才而僅得此區區數十章者以傳也嗚呼其重足悲也夫

養知書屋詩集

卷七

美

吟香閣遺詩序

易生礪仲與亡兒同入學籍意相得也聞其讀書有常課每得一書日記其所誦習校其多少尺寸以自程督工金石篆刻尋求古義釐正文體皆循流溯源深造而自得之亡兒既卒檢所求刻石未訖事者大小二十餘盡刻而還諸其家曰吾不忍負逝者之託集中哭泣兒詩所謂拳石纍纍記姓名者是也予既喜礪仲之厚於行而敏於學以爲今日所難而其於朋友之交生死不渝如此以是益有意乎其人始終不及一見而礪仲死矣其生長於亡兒兩歲其卒也又後一年病瘵纔五

六月讀書日程終守不懈至病不能支乃已距其死十餘日耳後又數年礪仲從弟淑子館予出所爲詩曰吟香閣草者見示亦皆有老成之風年雖少而讀書礪行不以自恕所成就宜然吾獨悲夫礪仲者志意所存莫究其所終極而其才固必有成其所爲詩寓情敘事擴寫胸臆非欲區區託此以傳者然而其志未就其藝未成而不幸已死則此遺詩數百篇者固皆其精神意趣之所存不可得而泯也老病頽唐思維後起之秀摧殘剝落之慘忽不自知衰淚之涔涔也

鴻爪詩存序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美

肇昆自黔歸手一帙示余皆其從軍所泣及感事述懷之作也豪情壯語雜以悲憤然玩其辭雖處羈旅艱難而灑然有以自得於心其於兵事倥傯人民流離之情狀若獨有深憂者讀其詩究其心而賢之而視其身窮且老無所憾獨憾不得藉手以奠安生民於是又知其必有以自見於世也肇昆少豪於酒所爲詩多縱肆涉世既久而氣益斂語益深今其所爲益皆得之艱苦閱歷之餘者也士非奇窮困阨固無以成其才豈獨詩也歟哉

款冬禪室詩鈔序

鶴備隱於僧激昂伉爽不事小節與西枝皆以年少能詩有聲老友吳樗臺尤善鶴慵授以詩法偶有所作雄直豪邁意氣岸然人不知其僧也嗚呼使二僧者生長富貴詩書得名師友陶成其所學豈非佳士哉西枝就禪悅罕與人接鶴慵周旋士大夫下至屠販務盡其歡氣日益豪詩亦日益工年三十死矣且死以詩授吾弟志城曰惟公爲能傳我志城乃屬序而存之吾既喜二僧之多文詞而益悲夫鶴慵者早死不盡其才爲可惜也

會合聯吟集序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毛

咸豐四年湘鄉曾公督師東下嵩燾與霞仙劉公從行至岳州劉公留贊軍務而嵩燾歸治餉湖南其冬水師潰於湖口曾公間道走江西收輯餘軍嵩燾馳赴豫章相見曾公喜甚爲會合詩一篇屬嵩燾與劉公和之已而在營者皆有和作積久得百餘篇乃彙存之以志一時之盛焉

湘陰縣圖志序

嵩燾編次湘陰縣圖志凡圖之屬六凡表之屬十一凡志之屬十二凡傳之屬三其文繁者輒析爲上下卷通三十四卷既成而謹序其略曰天下者郡縣之積也由

漢以來公府屬曹班職任官縣皆具焉兵防選舉文武之資以及土田方物萃而輸之京師縣皆給焉校其地則古諸侯也受其要會其成臨御萬里而納之畿內若百骸手足之附麗於一身是故郡縣得其理而天下治矣郡縣失其理推而至於天下猶是也而大亂以生禮儀政化人心風俗樹藝隄防疏濬營造若有事若無事大致同也利者興之害者除之知其分數權其緩急知周天下者可以理天下知周一縣者可以理一縣大致同也自宋元徽中立縣至今千四五百年幾經治亂遠無所徵自南宋始爲縣志至今六七百年幾經治亂人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天

文政教存者五六由今日上溯南宋又上溯立縣之初因文考事推見其由又十有三也及吾身之粗有所知追求千數百年因革損益之宜舉而措之三代其涂徑可循其文辭訓誥散然各別犁然而各有當於心蓋孔子曰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卽今不爲纂述而後將益茫然也禮樂之燦著法度之脩明 聖清至矣懲前而毖後鑒古以知今規模於是焉備法守於是焉資斯志也體例無以踰於今人而論譏殊焉後有君子覽觀而切究之可以得其指要矣時光緒六年歲次庚辰夏六月

例言

同治戊辰中丞景東劉公主脩湖南通志縣志亦肇始於是時圖說表志草勅略具李輔堂方伯指爲改變舊志規模貽書相詬用是輟業至於五稔稍授黃石珊大令編定之會奉 詔北行未及授梓私念此書援古證今頗資考覽獨棄可惜又七年歸自海外蒙被 聖恩得以病免閉門卻掃居多暇日乃稍理其篇目條其次第刊而存之推明成書之始末發凡起例以諗來哲

宋涪祐中知縣事胡公脩湘陰圖志爲縣志所自始自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无

班書勅爲地理志下逮北宋之世乃徧及一州一縣其名多曰圖經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人民與其財用蕭何入關收秦圖書以知天下阨塞戶口言地理者必資於圖州縣地志之名圖經山水方域於是焉詳故亦或曰圖記或曰圖志圖以爲經志以爲緯隋唐相沿志地之書皆然也元明以後踵事增華專詳人物事蹟而輿圖反在所略即歷古圖志之書亦皆散佚失傳唐書藝文志載元和郡縣圖志五十四卷每篇皆有圖至宋涪熙時程大昌已跋稱圖亡獨有志存後之志地者無敢以圖名亦勢然也此志於方域

廣輪之數橢圓表長犬身相入之形並於圖詳之題曰圖志非獨以上溯隋唐地志之原亦紀實也

班書志藝文以山海經入之形法山水方域成形於地而受氣於天氣之感也以形測縱橫之度以應分至之節制溝封之勢以參城郭之宜皆於形求之圖者圖其形也禹貢九江紛如聚訟自宋胡氏旦始正名洞庭而歷來稱九江道縣境者瀆湘二水而已其實九江之名當視其經流入湖以爲之準洞庭吐納羣水其入湖之口在湘陰縣境凡六而以湘水爲之綱曰汨曰羅曰湄在湘水東曰瀆曰泚在湘水西水道遷移非復故蹟而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无

入湖之口箸之圖籍者猶可辨知其由來凡爲圖目六經緯以會天位總圖以正地域圖城郭以明四境之統宗圖古城以攬歷代之形勝圖水道以證諸水分合出入之數圖二十九局地勢以綜一方封域之全而極古今人事之變首圖者以箸圖志所由名也通爲五卷四境分圖不分二十五里而分二十九局里數岐出展轉推移益有參差今依二十九局四境所至案方立圖各爲一卷云

桓譚稱史記年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表亦圖也圖隨地勢爲方圓而表體方立準故圖以紀地表以紀事紀

人一縣之事沿革爲大湘陰故與羅並建梁陳以後凡兩建州一建郡又廣建諸縣皆在羅地湘陰亦割羅與益陽湘西三縣地而水經注稱磊石山西對縣城口是卽所割羅地也通典重華城亦名虞舜古城在沅江縣東舜南巡涉湘重華置縣必近距湘宋時尙未置縣所割益陽縣地當西及重華古城宋書州郡志吳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地立衡陽郡兼置湘西縣宋卽移郡治湘西九域志湘西故城在湘潭縣南一百二十里是距劉宋湘陰縣城遠至四百五十里當時增立郡縣不應割地四百里外元和郡縣志長沙西北七十里故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三

尉城孫權使程普爲西部都尉建城於此西部都尉地實界湘陰西境知宋時徙衡陽郡治湘西亦當更有建置也賴齊書王僧虔傳敘及湘陰立縣緣始知湘西益陽犬牙相錯當時皆與湘陰毘連臨湘縣地盡於湘水以東不及湘西也此關分地置縣之大者故繼之以沿革表

湘陰南北通衢自元設水陸二驛垂四百年至 國朝初裁水驛專置陸驛而水程之四達者亦與陸程相準非獨以辨知疆里而已封域廣輸之數關津阨要之防皆可以於此得其機要故疆域表次之

南服荒遠歷代巡幸所不及而史記五帝紀登熊湘南巡者凡二足證三代以前幅員廣廓而後乃愈陘也是以終漢世長沙爲下溼貧國分封建侯比諸遷謫晉宋以後建置湘州郡縣日增規模漸拓封建亦稍繁焉而歷年千餘邑人士無膺五等之封者明宣德中贈夏原吉湯陰伯則以耆臣宿德寵其名非關詔爵之典咸豐初元兵事起恪靖侯以元功膺 懋賞涖伯而侯人事之流傳人物聲明之昭灼誠莫大於是故巡幸封建世爵諸表又次之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三

山川方域物產而已太平寰宇記始箸人物吳郡圖經兼及牧守至乾道臨安志而後科舉軍營咸備縣有令長一縣之事經緯繫焉漢制以丞贊治以尉典兵文武之用未分也歷唐曰鎮曰戍宋曰砦猶統於令而加兵馬鈐轄之名元明以來乃始判分爲二凡有事於縣者不可偏廢也故職官表及武職官表又次之

宋以前地志與人物皆各爲書或曰先賢傳或曰耆舊記其紀科舉又別爲登科記其後方志之書因援其例備錄而詳述之唐之季世長沙劉蛻一登科而有天荒之嘲人文簡略益可想見至宋而湘陰一縣登科者踵

相接也自唐設科名日繁多因是有科目之稱漢世統名之選舉州郡辟除賢良對策亦稍異常選登朝涖仕其途雜出至以武功列名薦剡一皆選舉之歧分者也凡生存者不入人物表惟選舉依類列名無分存沒故選舉表又次之

後漢傳人物視班書嚴謹有法度所循用班書之舊儒林而已文苑獨行方術逸民皆勅爲之名而增以列女後世史家無能踰越然列女傳自劉向實當西漢之世其源流固已遠矣人物目隨事命名列女行誼成就亦然凡生存者不入表惟節婦苦節幽貞稍寬其例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誦

但及歲者皆入之故又次之以人物表列女表

周禮小史奠世繫其源肇於禹貢之錫土姓唐宋以來繫土著之戶於郡縣卽國語工史書世之遺法也魏書官氏志唐書宰相世系表猶存譜牒之略使後世得以窺知其家世源流歷代方志之書常據華陽國志表及大姓費著蜀中世族譜兼詳宗派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世家大族所以立縣之基也觀其人物之隆替風俗之盛衰厚薄可以推知一縣之始終科名仕宦稍有聞者皆追溯其由來而一邑之著姓瞭然如指諸掌故又次之以氏族表

禹貢道山與道水同功皆明其起訖之由至山海經表山望而推其首曰某山以達某山之尾太史公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凡山皆有脈絡而首尾具焉論山水大勢皆起於西北而極於東南說文陰水之南山之北也穀梁傳曰水北爲陽山南爲陰陽者氣之散陰者氣之聚水之出也散聚而納之一川山之出也聚散而分之羣阜故水以所出處爲陽山以所止處爲陽山海經之敘山也皆辨其陰陽與其上下山水所以相表裏也地志之書但表山名不詳山之脈絡以爲近於堪輿家之言是並禹貢亦譏也古者建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誦

故繼志山

酈道元水經注最稱精博其敘湘水尤莫詳於湘陰一縣至今可以推尋者曰高口水曰上鼻浦曰下鼻浦曰陵子潭曰錫水曰望屯浦曰三陽逕曰門逕口曰黃陵水曰太湖曰白沙成曰東町口曰羅淵曰汨羅口其於地道無徵舊志不能敘錄曰玉池口曰東湖曰三谿水曰大對水曰決湖曰西陂曰苟導逕皆不詳所在湘陰東湖上承玉池山水舊志亦據水經注爲言而酈道元自稱玉水東南流注錫浦謂之玉池口錫水又東北東

湖水注之謂之三陽逕則所謂玉水玉照山之水東南流者是也東湖之玉池口當爲今橫嶺湖南會錫江爲錫浦東出歙港爲望屯浦名之東湖者玉水東流匯爲湖今東湖以在縣治東爲名宋以前未立縣治不得有東湖之名就今地道縱橫曲折證以酈氏所述無一不巧合而後知古圖籍之精其纂述爲有據依也其有誤者混汨於羅以東町口屬之澗水而失涓水之委又併汨羅爲一而奪澗水之名以與汨並失羅水之源高口別爲一水源出益陽東南益陽西北則澗水經流也東徑三里橋與高水相出入又東徑高口與湘水相出入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蓋

酈氏以高水止於陵子潭自陵子口以下皆屬之湘水則高口一水源流並失此志於縣境山水窮搜極討允足補水經之缺而發先儒之覆故次志水  
唐陸廣微吳地記詳及茶鹽酒課不及土田元豐九域志備載戶口土貢而亦不及地糧地志之列賦役肇始南宋以後然自宋元賦役之制舉其成數而已其詳莫得聞也由明世賦法推之知歷代相承習爲苛煩至國朝而始掃蕩廓清一歸於簡要是以明世田賦之額微解之數自康熙初始脩志時其法已有變更雍乾以後併丁於地歸奇於整舊制無復存者而田制三等之

科起解部寺諸名目之煩仍而載之不敢擅變蓋其名去而其額之存於籍者猶沿明世之遺也清祐志當詳及宋世賦法元脩古羅志遂除宋籍迄明成化嘉靖二志又廢元典賴今田額一循明世黃冊其品目具存古今因革之宜得失損益之故後之考求賦法者於是取徵焉故又次以賦役志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美

地理志東南陂湖水利備載無遺實兼河渠一志而亦不及洞庭以南吳楚水利甲天下朱長文吳郡圖經獨著治水一門可云卓識雍乾之世水利繁興家給人足號稱極盛其後陵夷衰微失水之利而多承其害儒生俗吏不達時務無能言其利病者有宋之世開濬洞庭湖直河置斗門溉田今猶可以推知其遺蹟水性就下而喜深不務度地勢之宜勤求疏濬蓄洩之法引水以暢其流而柵爲棄地與水之說日取民田蕩平之擾愈甚水亦愈橫君子於此盡然傷焉故又次以水利志  
周官六職實爲禮經三代政教所以納民軌物無一不

本於禮漢魏以降古禮廢亡始各因事爲儀注至唐開元禮出而後五禮備焉一州一邑通行之典禮一皆政教之源也宋陳氏祥道初爲禮書稍因儀文度數之末以窺見制禮之精義 國朝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乃始燦然集禮之大成下至士民皆能行之而能言之有宋方志體例具備獨不及典禮以爲典禮通行郡國者非一縣之私也然一縣所有事準之天下大端具矣卽其中祀典一門或爲通祀或爲專祀則亦時有參差闕而弗紀庸非歎與故又次以典禮志

學校至宋而始盛方志之紀學校亦至宋而始詳然宋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考

時科舉學校猶分二途歷元明至今而後盡斂天下之人才彬然一出於學校史記儒林傳敘論稱讀功令至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蓋其端肇始西漢盛時其時縣有學鄉有校斯云盛矣而使天下之人奔走功令以希進取則亦學校之所由衰也南宋太學之囂至於劫持朝政以議論簧鼓一世其害延及數百年明興優儒重士厚其餼崇其禮獨禁使不得上書言事以臥碑鈐束之而後士習乃徐軌於正三代禮樂涵濡教化之功歷久而不做所以爲不可及也自宋立學垂至於今八百餘年其間事蹟繁矣彙而記之盛衰得失

之原蓋可觀也故又次以學校志

地志之繫於湖南而其傳又最久如盛宏之荊州記羅含湘中記今其文猶有存者所記山水而已而亦間及物產王存九域志自序獨稱鎮戍城堡之名山澤虞衡之利皆謹志之所在土貢則卽物產之表著者也古志專及地利不詳人事大率以簡要爲宗湘陰一隅之地兼有周官山林川澤邱陵原隰之全物產無甚豐者亦頗皆有之繁爲按討無取苟略亦多識之一助也故又次以物產志

方志城坊亭館橋道冢墓皆有紀其類則工事也今制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考

工部四司營繕司所掌曰壇廟曰城垣曰公廡虞衡司所掌曰器用都水司所掌曰水利曰橋梁屯田司所掌曰墳塋皆縣志所有事也水利所關爲鉅別有志壇廟入之典禮城坊橋渡冢墓器用各紀一事其文不繁而皆隸之工部推至一縣之微皆有事於營造者也故又次以營造志

隋世立輸籍之法而團以名宋世行保甲之令而保以名鄭氏康成注禮記檀弓保縣邑小城注月令小城曰保後世因謂之城堡鄉村聚落置守望皆曰保湘陰舊分二十五里領三百一十八團而里分參差不相接續

甚或畸零出入無從定其方位咸豐初舉行團保之法乃因四境地勢分置二十九功而里名之散隸於各團者仍依都圖冊之遺記其里數以符舊制非獨山水地勢尋其脈絡辨其方域瞭然易見實亦今時政紀所從出也故又次以團保志

方志之紀事見於吳郡圖經蓋自漢魏下及隋唐紀地紀人各爲專書宋初地志始合著焉地與人交相輝映而人事經緯於其間自然相因之勢也湘陰兵事之始見春秋傳楚師濟於羅汭六代紛爭湘州地處上游叛亂頻仍訖於五季之世南唐與楚爭併岳州皆以湘陰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五

一縣爲之衝 國初殘明及三藩之變被兵尤久攻守緩急之宜形勝阨塞之方因時變易推原一千餘年之事勢其大旨可覽而知也故又次以兵事志  
漢書志五行詳錄伏氏洪範傳說及其占應歷代史書循用其名洪範庶徵本與五事相應自京房劉向專以陰陽災異附會五行貽小術破道之譏劉知幾已力詆之而用以紀災祥使各以類相從史家體例取則於是莫能廢也宋元以來方志品目日繁無及災祥者至明乃始有之志者史例史家所錄無庸闕焉水旱札瘥或千里同占或一縣異紀一方之休咎而天人應徵之理

及時補救之方所關至大不可以無紀也故又次以災祥志

班氏勅爲藝文志總敘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證以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則班史所著錄其存者亦無幾矣而搜輯乃益加繁歷明又散佚逾半獨賴存其篇目足以推知當時藝術之多方源流之異軌今一依藝文志體例分別經史子集凡舊志所著錄仍而載之續有收入必實見其書校其篇第與其敘論但有成集無分存沒並錄存之所收詩集尤多沅湘耆舊集選錄各詩非有成集一置不錄其自成一集卽詩不盡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四

工備載無遺意取徵實不復銓次其高下官脩書列首明有尊也碑版金石之文古方志皆加意搜求備錄之而列次其年代焉附諸別集之後故終之以藝文志  
自宋方志錄職官或曰秩官或曰官治必皆治行可紀者惟高似孫刻錄既爲官治志矣又附以令丞簿尉題名稍銓次其姓名焉職官表所錄則亦題名之類也湘陰歷唐以來人文簡陋宦蹟無能言者有宋之世興賢育才文質彬彬然賢良之吏爲多矣邑人士亦稍興起於學故夫政教之畱貽亦賴人賢相與尸祝之史遷傳循吏所謂破觚爲圓斲雕爲樸大抵務以德化民不貴武



健衰敝之俗詐偽滋生又恃方略威嚴禁姦止邪以爲稱職然而晚近愚民抵法之多教之不修也是非善惡邪正之分較然其不相掩則民知教苟無混淆枉惑民心而已何必威嚴在於今日兵戈水旱更迭相乘財殫民窮生計蕭然整齊教化之功涵育維持之術君子於此尤所究心焉寬嚴異施文武交濟要之以愛民爲本由宋至今存心利物爲功一邑代不乏人故復爲名宦傳

湘陰立縣蓋六百年而後鄧祕閣以文章稱又三百餘年而後夏忠靖以功業顯然祕閣玉池集已無傳忠靖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聖

集歷四五百十年向行於世至國朝周甯朔徐嚴鎮之文李梅生太史吳樞臺孝廉之詩實遠過玉池集左恪靖之事功又幾駕忠靖而上之風會日開人文斯盛亦時然也此志表章鄉里諸賢幾無餘蘊藝文志搜輯詩草百餘種而儒林文苑各表必實有傳書名實相副其諸文章聲譽有可表見人之學行稍示區別詩稿入藝文志而不列表者蓋亦多也又於其中摘取志行卓卓足以厲世而傳後者徵求先哲軼行下及士女於此稍存微旨故又爲人物傳凡三卷

羅含湘中記屈潭之左玉笥山屈原之放棲於此山而

作九歌訖今二千餘年相沿以爲屈原宅離騷九歌九章天問招魂蓋皆作於南遷以後錄楚辭可也徑取以冠人物之首則不可周秦以前遠而難徵得一屈子歷漢唐數百千年無廢續以起者已覺不倫况明明爲遷謫者乎彭襄毅實出自湘陰而入蘭州衛籍已歷數傳明史列傳亦不著其本籍屈子已列湘陰祀典不待鋪陳襄毅一代偉人由湘陰外徙著之彭氏譜沅湘耆舊集亦錄其詩而不敢援舊志列之人物以紀實也

水經注黃水又西流入於湘謂之黃陵口昔王子山有雋才年二十而得惡夢作夢賦二十一溺死湘浦卽斯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聖

川矣張華博物志王文考從父師叔到泰山就鮑子真學算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溺死據後漢書王逸傳南郡宜城人子延壽字文考注文考一字子山因考靈光殿賦敘云客自南郡觀藝於魯李善文選注南郡荊州南郡本荊州治子山自魯歸南郡不應遠渡湘水又稱客自南郡不言家世南郡而言客尤非事也疑南郡正謂長沙郡地子山流寓長沙是以自魯歸而渡湘道所必經也李注於此實有未審至於洛陽弔屈之文頴川閔屈之賦杜陵青草白沙之什昌黎江口湘中之篇並在縣境山谷集所謂湖湘間小白花爲定名山巒者正

亦縣境也舊志亦或列之流寓其實一道縣境而已無  
疎援引坵會子山之客南鄙據張茂先所述尚爲有徵  
今並以義無可增概從闕如

舊志人物未著錄別加按討於各表中注明有傳者皆  
雜採他書得其事蹟未遑編次也歷年久遠舊徵書籍  
多至散佚又性善忘老而彌甚追思茫然無復蹤影對  
之浩歎而已凡若此者悉仍其舊以待補輯至於編輯  
人物採精擷華黃石珊已有定本芟繁取要因文見義  
稍有釐定而無能意爲增減惟於郭氏紀錄稍詳爲其  
知之論也要取其志行不苟流俗足資矜式無敢濫及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聖

方志者史之一體凡史家敘錄之文方志皆得具焉然  
史紀一代之事方志自立縣以來歷時綿遠但使事蹟  
有可推求不宜稍有遺闕馬遷之史詳於秦漢班固之  
書備於哀平事近者易爲徵代遠者難爲紀亦勢然也  
而或以爲求切今人之用賦役兵防諸大端但詳今制  
竟廢舊典將使千餘年之事蹟隱而不章後世何所取  
徵焉故嘗疑方志善本惟尚簡括近於以文相高非所  
以備掌故也有明之世康氏武功志韓氏朝邑志文成  
七篇辭不盈萬專詳義法無待侈陳是書之旨事必溯  
其源而不敢有苟略語必詳其實而不肯有游移文雖

近於傷繁而義必衷諸至當纂輯不踰三年更歷十四  
年之久乃始授之梓人分事任勞者尋求山水地道則  
熊漱芳壽徵羅籠生鑑考覈名物則虞愷仲紹南編次  
世族人物則黃石珊世崇分別繪圖則新化晏圭齋啟  
鎮鄒子翼世詒而卒經理刊行者長沙饒葆丞國瑞考  
古徵實勒爲成書嵩燾亦不敢辭焉書成而熊漱芳虞  
愷仲已前卒不及見矣前後知縣事者丹陽於公梁山  
唐公蕭山丁公新喻胡公如皋冒公平度孫公山陰潘  
公貴筑姜公於桐軒胡秋樵冒篠山三大令稍與聞志  
事之略迄姜崑山大令乃成書姜公通知政要勤恤民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聖

隱於時爲良吏是書乃幸際其時告成是亦私心所自  
喜者也

三禮通釋序

先王制禮所以經緯人倫宣昭政化而寓其用於儀文  
度數之繁自朝廟燕饗之大器用服食之微皆爲之取  
象於天因財於地類別人物節理性情其精意流行於  
人心而其繁縟之文廣博之用散見禮經自漢諸儒各  
以所傳授爲傳注鄭氏之學出於馬融而與融異義其  
注周官多存杜子春鄭興鄭眾三家注而於衛宏賈逵  
禮說亦兼採焉故鄭氏於禮集其成又考正禮圖存古

遺制爲功甚偉魏王肅喜賈馬之說多與鄭異晉董景道又依鄭義著禮通論其後賀瑒皇侃熊安生之義疏沈重之禮義禘輝之禮疏於諸儒互有發明迨唐賈公彥儀禮周禮二疏孔穎達禮記疏表章鄭學號爲詳明而諸家之書行世者亦鮮言禮者獨宗鄭氏其合三禮著論者則宋何承天禮論梁崔靈恩三禮義宗北魏劉獻之三禮大義隋元延明三禮宗略唐王恭三禮義證至宋陳祥道禮書始攻駁鄭氏朱子有志於考訂禮經撰儀禮經傳通解多存其大體制度品物非所詳也其喪祭二禮以屬黃氏幹爲續通解楊氏復繼之爲儀禮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巽

圖解而後禮制稍備焉蓋自鄭氏爲禮圖而隋經籍志有三禮圖九卷云鄭元及阮湛等撰唐志有張鎰三禮圖九卷夏侯伏朗三禮圖十二卷宋初聶崇義采唐張鎰等舊圖凡六冊考正三禮圖朱子譏其非古制然當時張昭尹拙等已有駁正其後陸佃撰禮象十五卷取祕府所藏古遺器改訂舊圖明史著錄者有劉績三禮圖王應電周禮圖說二家之義古人傳經皆有圖而禮制尤兼圖爲說考古者鑒焉去古日遠而諸儒訂正同異乃更加詳亦豈非考證久而益精與然自陳祥道撰禮書一百五十卷解釋名物更繪其象而後三禮之書

與圖合行實唐宋以來言禮者之總略侯官林薊谿教授博學多通尤邃於三禮爲三禮通釋二百八十卷窮天地之紀述人道之用因禮書制度儀文諸儒所辨證者參合比引究其旨歸書例略依陳氏禮書而持論各別爲圖者五十卷兼取宋以來圖說旁採林之奇鄭景炎項安世王廷相諸家分圖使足與經相考訂而於國朝諸儒萬氏斯大張氏爾岐江氏永凌氏廷堪任氏啟運林氏喬蔭任氏大椿所著錄凡於禮有發明廣爲採摭而於其師陳氏壽祺授受淵源訂定尤至一以表章鄭學爲義參考諸儒之說糾正其失蓋三禮之學至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巽

國朝而極盛教授研精鄭學以所心得辨析諸家同異以匯成三禮之全斯可謂宏達精攬者也咸豐二年教授以其書進呈 賜官訖十餘年未授之梓毛寄雲尙書商爲刊行之稍得讀其論略窺見其著書之旨漢書藝文志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班氏之論偉矣而非禮之原也三代王者之治無一不依於禮將使習其器而通其意用其文以致其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戰國諸侯踰越制度滅去其籍獨賴一二儒者網羅散佚接輯遺聞誦而傳之而後王者制禮之精意代有人焉維持於不敝雖有闕略而其存

固已多矣教授是書繼陳氏禮書而起又豈徒以表章鄭學云爾哉

新會陳氏模刻 殿板二十四史序

班固漢書藝文志一依劉氏七略自世本楚漢春秋太史公以下九家增六藝略春秋之後隋書經籍志始列經史各門又別史爲十三門推原馬班次及歷代以爲正史然自隋以前皆以東觀漢紀與漢書相次後漢書郡國志已著三史之目至唐始類次爲十三史以後漢書列正史而東觀漢紀遂以無傳宋史著錄合唐五代益以南北史有十七史之名明嘉靖中南京國子監校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聖

刊史書仍用十七史舊板補脩其缺而已宋史板取之廣東遼金二史無板購求善本模刻延至萬曆時復有北監二十一史之刻蓋成書之難如此乾隆四年明史成 詔刻之 武英殿因遂刊定二十一史又

敕劉昫舊唐書並列正史爲二十三史考證監本及汲古閣本之誤旁採載記與本史相發明證其謬缺後三十七年 詔開四庫館按輯遺書又因永樂大典所輯薛居正舊五代史編次成書用 武英殿聚珍本附之二十三史爲二十四史而後歷代史書之傳流至是始極其盛其二十三史板舊藏國子監歷久殘毀道光

四年重脩遼金元三史後十六年又因御史言補脩全史 朝廷表章經史之意期使 內府善本流行天下以資考證終以庋藏官學卷帙過繁流傳甚少既更兵亂故家世族書籍散亡初印完善之本尤罕觀之新會陳偉南虞部得舊本京師謀廣其傳獨任剞劂之役重加摹刻凡六年書成嵩肅覽而善焉自東觀漢紀著之正史六百餘年而其書歷唐已亡舊唐書賴有沈氏刻本猶爲完備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乃散見永樂大典條繫排纂還其篇第仿南北史之例與諸史並行 國家宏綱大業施之典冊曠越前古虞部居海以南荒遠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聖

之區猶得因 祕府舊本刊而行之加惠來學較之宋史板爲監本所取資其爲功尤鉅其用力尤勤追思 列代右文之盛軌綱維羣史存其厓略考訂而脩明之固將有證古知今感激奮興起贊 中興之業敷文以光治化者出於其間斯尤虞部模刻是書之深旨也夫

姚舸丞地理元合會通序

褚先生補史記言占家有五行堪輿叢辰建除天文太一各据所學爲吉凶而漢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入之五行宮宅地形入之形法實爲後世言理氣形勢之祖法

班氏之言曰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氣而無其形有其形而無其氣此精微之獨異也晉以後葬書無以逾此然陰陽五行之書類次數十家而後無傳者豈其學不逮揚曾之流耶其時人事勝而假吉凶爲小數世猶不甚貴之自青囊都天玉尺之書出術家衍而傳之其辭恂恂迷離伏而不宣而其術或小驗於是倚託坳會爭鳴於世壤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而堪輿之書持一說以求勝至繁而不可紀嘗論天地之氣融而爲山川結而爲土石迨其形既成而氣之鼓盪其中者相依而不能舍如帷鐙然東西南北見之皆知其鐙也而在東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兪

其庶幾有所得矣乎  
韓齋文集跋  
昔歐陽公少時得韓公文於漢東李氏讀而好之後官京師與尹師魯穆伯長倡爲古文之會東坡謂自漢以來道喪文敝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風故自宋言古文者宗韓氏公自述所爲文曰明道而要之於仁義而載之於氣予獨愛公之奇趣東坡亦嘗言退之仙人爾游戲於斯文惟坡公爲知公之奇趣其源亦自莊馬來也繡山觀察居京師好友多文天趣盎然尤喜韓公之文而思效之因以韓名其齋其恢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辛

宏近道得公性情固多耶惜乎其年之不遐未足究其所學也然而自宋以來法韓公之文而得其奇趣者蓋亦無幾矣憾不及與觀察一論之

廣東武鄉試錄前序

同治三年歲次甲子欽奉

諭旨舉行正科鄉試文

闈事竣旋屆武場

臣郭嵩燾

以署廣東巡撫職膺主試

謹會同監臨兩廣總督

臣毛鴻賓

率同監箭官廣州協

副將

臣崑山

外提調布政使

臣李瀚章

外監試按察使

臣李福泰

內提調督糧道

臣郭祥瑞

內監試候補知府

臣袁詠錫

進學政

臣王彬

所錄民籍武生暨捐武職武

監共三千七百四名旗籍武生七十五名並將軍臣瑞麟錄送滿洲漢軍前鋒領催馬甲六十一名按次校閱馬步箭及各技勇外場既畢局試內場點寫武經擇其技勇之尤者取中六十五名敬謹開列姓名并錄武經一節恭呈 御覽臣例得颺言簡端竊維漢時去古未遠文武無分途而建元時選六郡良家子給羽林期門趙充國甘延壽馮奉世之流皆以起家材武之選由是起矣至唐長安時始置武舉宋初因之而未有定制熙甯時乃建武學以外舍內舍上舍第其優劣而試科舉焉然郭子儀以武舉異等補右衛長史狄青亦試武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至

萃於茲蓋材武之所從出也廣東雄控南維海涵山負瓌奇偉傑之士焜耀史冊鄭嚴何遺起漢初名善將兵封侯首列百粵先賢志六代隋唐馮寶侯安都麥鐵杖陳元光之流號稱曉傑宋明以來人才益偉而以武舉起家前明陳策高為礮貞果彊粟大節炳焉自明以前試武舉策略其試武藝獨以弓馬今制為加精密而於司馬之法孫吳之書惟取成誦使運用之妙自諸於其心而不復督以文事尤為能得其實山川雄博之氣清淑而純懿者為文怪詭而奇特者為武嶺南蓋兼其勝而亦豈非 國家陶成作興之為功歟凡在試者本之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七

至

舉以三班差使擢秦州刺史累功除樞密使南宋隆興時侍御史胡沂言武舉中選率領推酤中書舍人蔣芾請以武舉置軍中洪适且謂武舉以文墨進雜於卒伍非便其時文武分任而猶同階遷轉試武舉者率以知兵書射策為能而薄視武藝至詔文武兩舉同時局試貢院以防其改習頗失分途選舉之本意元世文武益分總把百戶千戶一以軍功承襲而銓除任之吏部兵部司屯牧而已文武資階猶互用也明初復武舉之制成化中定武科鄉會試視文科例吏兵兩部分司選事垂至於今五百餘年而文武截然分為二將帥之選多

漢軍副都統臣海春二品頂戴奉宸苑卿督理粵海關

處左翼滿洲副都統臣庫克吉泰鎮守廣州等處右翼

東全省陸路軍務喀勒春巴圖魯臣崑壽鎮守廣州等

處提督廣東全省水師軍務臣溫賢太子少保提督廣

之盛典云爾維時官斯土者鎮守廣州等處將軍臣瑞

而正告之遂謹書為是錄序期無負 朝廷講武興賢

取重於科名臣既率諸中試者望 闕謝 恩序立

機淡泊恬靜以達其廉質直好義以敦其節畀之軍旅

而事功立任之將帥而才望孚乃以稱名於當世乃以

忠孝益之幹略雄武駿深以厲其氣雍容超邁以暢其

機淡泊恬靜以達其廉質直好義以敦其節畀之軍旅

而事功立任之將帥而才望孚乃以稱名於當世乃以

而亦豈非 國家陶成作興之為功歟凡在試者本之

稅務暫行革職畱任臣毓清兩廣都轉鹽運使司鹽運

使臣方濬頤分巡南韶連兵備道臣唐啟蔭分巡惠潮

嘉兵備道臣鳳安護理分巡肇羅道卽補知府臣史樸

分巡高廉兵備道臣英秀分巡雷瓊兵備道臣孫觀例

得備書署廣東巡撫三品頂戴臣郭嵩燾謹序

養知書屋文集卷八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毛詩餘義自序

傳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蓋詩之用廣矣其於盛衰興廢得失之原徵之人事準之世變其詞婉其義深夫子蓋刪而述之以垂經世之大用變雅詩人涵濡文武之教澤感念時政之日非推論本原究知其情狀斟酌體要情深而文明悱惻而芬芳君子讀之悲憂奮發不能自己嵩燾自嶺南歸左右自隨者僅有毛詩訓故傳舟中苦熱諷誦養知書屋文集卷八

書中庸章句質疑後

右中庸章句質疑大端一依章句而辨證其所疑朱子表章中庸之功至矣漢以來儒者傳注旨趣各不同實始折衷而會歸於一此由其踐履體驗之餘默契於心自成條理其於理道之淵微文辭之曲折若傾家積而會計之以與經旨相印證者夫聖人之言賢人傳之而固不能無異同子思親受聖人之傳千有餘年而後程朱氏興朱子於此一循程子之說以徐觀其會通由其

傳之也遠則於所私淑而體味之有得者為能近取而資之深誠慎之也嵩燾於朱子之學無能窺見萬一顧竊疑章句之書求之過密如謂十二章以上承費隱言言之析之過紛如謂戒慎恐懼致中以位天地慎獨致類其分言以其更涉世變參考人事恍然有悟知仁勇三達德之旨即體以為用隨所得淺深而莫能外而益疑章句薄視勇字之非經旨如不賴勇而裕如及困而知者勇之次沈潛反覆十載於茲乃於子思立言之旨粗有證明獨憾生朱子後七百年無從執經一質所疑稍取區區所見附之章句之後期以發明經旨使承學之養知書屋文集卷八

士取擇焉

重刻李中丞遺集跋後  
中丞劉公謀重刻李瀛仙先生遺集以屬嵩燾杪定為稍第其篇目芟其繁複彙次為三卷先生為政一本愛人溫惠慈良自然愾於人心為詩文求適意而已一不用以為名無有蕲絕奇異可驚喜者然其於家庭骨肉之交君國之際纏綿往復其心常若有餘所為今體詩往往類唐白文公長慶集之為蓋深於情者也嵩燾竊有疑者先生生極盛之時上被 聖明知遇言足以達其志行足以慊其心又其時中外當事任者蓄道德能



文章有師友見聞之益宜若可以肆志而忘憂者而先生思念田園之樂永懷不忘視其功名事業之成否舉無足繫其心而若惴然不可終日漫興一詩尤懷交道陵夷之感豈仕宦固不可爲而朋友交際之難雖盛世賢者固亦有不可恃耶讀先生之文以求先生之心其感歎歛歛又烏能自己也

潘伯寅直廬唱和詩跋

伯寅侍郎見示直廬唱和詩起癸酉十一月訖甲戌十二月其詩多奇興益梅感歎流連意餘於詞蓋猶寓李

空同氏悲歌泣孝宗之旨侍郎自咸豐丙辰以翰林院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八

三

侍讀入直南齋至是三十年矣當乾隆盛時 天子崇

尙文學南齋唱和無虛日入直久者多至宰輔清貴無

與比焉自頃數十年祇文端師歷官宰相沈文忠歷官

尙書皆直南齋二十餘年以學問文章名天下侍郎年

益富名益高積二十年始至侍郎以科場磨勘聖部議

殺皇帝知其枉復 命以編修入直 恩遇之隆視

前賢或過之而一官偃蹇不得發據二十年中兩遭鼎

湖之變更寇亂倉皇悼痛有不能自勝者未嘗不歎侍

郎受 恩之渥而遭時之窮也嵩燾陪直南齋二年與

侍郎追談乾隆時盛事相與感慨係之今者人才之盛

唱和之勤視往昔無多讓顧念人事之悠悠變故之紛紜嵩燾讀是詩愴然以思愴然以悲無能自己況侍郎之躬歷其境者耶名位之遭際不足論也而如侍郎志節才望當乾隆之盛其樹立必已多蓋又不能無世運升降之感也矣

冒小山枕戈錄跋

冒小山通守以官乳源時所治公牘文告及詠懷碑記之作編爲二卷題曰枕戈錄蓋其尊人春山先生故令乳源討羅坑亂民戕焉手加刃者邱何也事平邱何負緣爲縣役君兄哲齋副轉令番禺廉得其實至是君復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八

四

攝乳源事乃捕邱何並其黨五人誅之距春山先生死

事時十有七年矣君兄弟枕戈以求報父仇劬勞隱忍

歷久以有成蓋其難也君既誅邱何等乳源之人積憤

於邱何而快君之爲能攘除兇慙以蘇民困又益懾君

之威無敢阻遏君令者用是政化大行姦貪屏息賦役

以時觀君所條示以與民約養之教之董而正之今世

無有也於古循吏之爲或庶幾焉而一以枕戈爲義蓋

忠孝之積於心而沛然以施於有政視士民之感激歌

吟無足介吾意而徒幸父仇之藉手以報復吾以是壯

君之志業而益悲其心也 國家用法仁恕曠越前古

歷時久而姑息因循中於士大夫之心乃遂寬縱有罪縱使爲厲於民莫之禁遏以馴至於大亂有能討兇惡之民正其罪誅之而遂戴之爲慈父母矣使夫爲民父母者用刑殺以取民之悅此亦古今之變也而惟不忍人之相戕俾一格於律令以養人心之仁而殺人以爲暴者無能逞焉乃推吾仁以逮及有罪而日移其爲暴之心求逞志於良民民氣鬱而不揚而從亂滋甚視吾民之自爲暴以相殺又豈國家之律令然哉周禮復仇之說其義詳於戴記蓋三代之遺也其時各君其國各私其刑賞王者有不能行之於諸侯故聽民自相仇以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八

五

濟王政之窮昌黎河東柳氏復仇之議非周官本意也憤於有司者不能爲民理其平有激而云然也邱何身犯大逆十餘年無能捕而戮之君幸能自復仇已足多矣而其事爲申 國家之法令以討有罪以君之私則復仇爲重以天下之公則 國家所期於良有司之事未有急於是者也世但多君之復仇而於君治行卓卓罔能究其本末嵩燾以是推論之俾司民牧者知所勉

跋黃德堂脩竹堂記後

黃德堂司馬以道州何子貞先生所撰脩竹堂記屬跋

其後蓋自其母蔣太宜人守節撫孤劬勞教誨茹荼若甘以訖於成於此堂乎基之而終見其子之賢樹立偉偉揚太夫人之名於 朝顯榮褒大以隆其報亦於此堂乎成之昔歐陽公爲韓公畫錦堂記值韓公貴盛時榮其一時之遇而終以澤被生民功施社稷相助勉德堂謁選京師當出爲縣令其官有崇卑而遇有顯晦然其爲澤之被而功之施則同也夫榮於一家一身者有限而澤於天下無窮德堂將揚其母之施以達之一縣積漸以延於一郡若一行省無以爲一身之榮而曰吾母之劬勞教誨將有其大者遠者使吾之澤在人而吾母之心固甚慰而名固亦甚遠也則此脩竹堂也其不益光且顯耶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八

六

跋吳南屏鶴茗堂記後

近歲南屏老人因其弟退齋舊所建君山九江樓益飾以寺觀亭堂之屬擇山勝處爲之於是君山之勝甲吾楚江以南名利無以遠過此鶴茗堂其一也今讀所爲記惻然閱寺僧供茶之苦思所以拯救之而以望之來遊者唐孫可之書何易于開成會昌間詔重茶榷易于剗去詔書焚之不爲下觀察使以易于挺身爲民亦不問也是時唐政稗亂已甚而猶有是安知今日必無賢

令尹者起而行之而上官亦遂嘉而許之乎南屏今世之高向者而惓惓當世利病雖小而不遺然則所爲游觀之美其尙有得於湖山風月煙水之外者夫

書龍禹門蘇秦論後

太史公蘇秦傳稱其知有過人者而以爲張儀之行甚於蘇秦而秦獨蒙惡聲由儀震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史公優蘇秦而絀張儀兩傳中反覆言之亦以蘇秦合從之說爲當時要務心契其言也文以管仲之攘楚蘇秦之拒秦相提並較確是正論自宋以來蘇氏之論六國實守此義史公論蘇秦謂其學長於權變豈惟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八

七

蘇秦遊說然哉戰國之君一皆習於權變是以蘇秦合從秦兵不敢窺函谷關者十五年而齊魏急起敗約以權變相濟爲用未有能守者也蘇秦始出本在用秦秦不能用乃始爲合從之說以遊趙其力固不足敵秦矣而又激怒張儀入秦以證其言豈惟其心與管仲異所處之時亦異也通觀蘇秦之始終而知明允之權書類濱之六國論皆未究知當日之情事者也

跋彭麗生書齋藝林追尊定陶濮興獻議後

追崇之禮始自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亦以周有天下之規模實始自太王也是以兩漢開冊未聞追崇之典隋

唐以後其禮特隆至宋而人臣一命之榮皆得贈封其祖父古今異宜原不能概以三代之典禮施之後代其截然不可易者四廟之制非私親所能上千天子有繼統無繼宗戴記大傳之文詳之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庶子王者卽宋英宗明世宗之以外藩繼統者也自漢以來治經者多能爲其精而不能爲其通宋明兩朝諸儒之辨爭多可笑者其原亦由康成之注禮於庶子王已誤解無能發明其義矣今世出繼之子例得追封其本生天子雖尊獨非人子乎苟明此義一切紛紛之議論皆可從刪矣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八

八

書李生閨訓後

老友李縵卿以其次子閨訓遺著見示蓋其初娶時所錄以爲刑于之基者也其拳拳於孝友悌睦之誼節儉之風而尤以自重爲義所謂婦德者盡此而已而防微杜漸舉世人所陷溺沈錮莫知其非者一一遏其流而發其覆豈徒以教家哉士大夫立身制行得失之機賢愚之分未有不由於是者也而當其爲閨訓時年甫及冠初應試爲弟子員生質之美學道之有得於心求之今日蓋尤難之而遽奄忽以死其妻亦幸成其志以死覽其文而悲其用心之勤又益以歎夫天之生夫人也

不幸而早死以不得觀其成又豈獨李氏之私痛已也  
鄭母陳夫人家傳跋後

陶齋鄭君出示其母鄭夫人家傳烏程施君文也敘事  
簡老會稽趙君爲之書趙君以書名當世善爲波折而  
含隸意似宋人張卽之其源固出於北海可傳也夫人  
年不及中歲劬勞黽勉以勤其家而善贊其夫以應人  
急難不勅其德之豐而所歷之境之悴有足感人者其  
年又不長以食報子孫固宜陶齋斐然溫雅喜賓接文  
士赴朋友之急若營其身之私必措之安完乃已君子  
之處世求有益於人人與人相比而仁之道立焉夫人  
養知書屋文集卷八

九

之賢其知之矣若陶齋者亦豈非所謂賢豪君子人耶  
德範詞源冊跋後

乾隆三十年尹文端公自江南入相隨園繪存其像及  
其畱別詩爲一冊時莊滋圃先生方撫吳是冬亦內召  
爲跋其後並繪像於冊其後嘉慶四年冊歸文端公子  
兩林將軍王夢樓先生爲畱冊端曰德範詞源將軍以  
傳其弟蕉園中丞又十四年癸酉中丞官蘇藩補繪隨  
園及夢樓先生二像續又繪孫淵如張問陶查丙堂三  
先生像而自以其小像附焉咸豐六年蘭岩觀察得此  
冊京師求得祁文端師一詩珍藏之又十有六年嵩燾

至長沙見此冊從觀察丐得俾老友汪嘯霞鉤摹上石  
並附刻觀察及嵩燾二像當乾隆盛時隨園與文端公  
江南文酒之譙至今猶想見其遺風歷四十八年一時  
尊宿名德若王夢樓孫淵如張船山諸先生得並畱像  
其間使人彷彿其儀容與尙友之思賴觀察之能收藏  
而嵩燾爲發其議得摹刻以傳兩人者例得廁名其後  
蓋距文端公去江南之日一百十有八年矣流傳久而  
嚮慕者將愈深王右軍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覽  
斯冊者其益有感於吾文也夫時同治十有一年壬申  
春二月

養知書屋文集卷八

十

跋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

錄釋載漢廣陵屬國侯夫人碑世無傳本婦人碑銘見  
之石刻拓本以江氏所得此碑稱首隸法稍變漢人之  
適緊而爲駿爽乾嘉諸老輩考證最詳朱朗齋氏定八  
年爲泰始八年武虛谷氏定孫父爲魏侍中孫邕其說  
確不可易而於任城稱太守據後漢郡國志晉書地志  
及魏書任城王彰傳以爲任城王國宜云內史則猶考  
之未審後漢書光武十王傳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國  
封東平王忠弟尙爲任城王食任城亢父樊三縣魏黃  
初三年立鄆陵公彰爲任城王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

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而彭城王傳稱黃初五年詔改封諸王爲縣王明帝紀又稱太和六年詔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爲國任城本東平屬縣既立國而食三縣魏文帝以猜忌削諸王國邑乃有縣王之稱是任城仍爲縣隸東平至明帝復以郡爲國而食五縣則又增加二縣而地志未詳晉立任城國一仍魏制削所加縣晉書任城王陵傳泰始元年封北海王三年轉封任城王是以武氏暨洪稚存氏李墨莊氏方半茶氏竝疑任城未嘗以郡名而謂太守亦王國通稱考晉書武帝紀泰始元年封皇從叔陵爲北海王咸甯三年徙封北海王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八

七

謂其舉邕侍中而夫人早度及之知盧毓與孫邕雅故相招引各就其所見知爲言卽此一事也武氏竝據吏部尙書爲邕所涖官誤矣此皆明著之史傳爲諸老所未審伯嶧出示其家藏因更一補訂之

再跋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後

予旣爲伯嶧跋所藏晉任城太守孫夫人碑碑字疑義六略爲疏證黃氏釋文金石志已著錄又更歷諸老輩審定趙味辛氏何子貞氏補訂尤多何氏於文義精審獨至嵩燾所見亦時稍有異同其先與齊同姓先字左旁形跡尙可辨純靜不二二字甚明顯昔臧武仲先犯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八

三

陵爲任城王泰始建號十年至咸甯三年晉氏立國已十三年自漢以來凡侯國皆爲縣凡王國皆爲郡此十三年中任城爲郡宜矣任城王陵傳三年上脫咸甯二字證之本紀自明諸老未詳考耳碑云聞爲吏部尙書多用老成先帝舊臣舉之不疑必不忘君旣而果舉君爲侍中此與魏志盧毓傳適合毓傳云入爲侍中旋以毓爲吏部尙書使自選代毓舉阮武孫邕武帝於是用邕邕三爲侍中由毓選代也聞下泐三字當爲聞盧毓擢爲吏部尙書而字畫繁簡不類諦審之似是聞子家方爲吏部尙書子家毓字也魏志謂盧毓自選代而碑

齊莊不令與己邑今我乃犯尊而蒙優詔正以辭魏文帝之命爲犯尊也作不犯尊者誤此爲同寮故夫人啓告啓字形跡宛然而告字模糊孤直直字上橫十作山者裂文直下一字泐再下容字略可辨以文義求之宜當爲孤直不容有見机意假机爲機字體宛然與下夫人止父令爾緊相接黃氏釋文作宜洪氏審定作寡於文皆不可通先帝舊臣舉之不疑疑字尙可辨作絕者誤次第有常度洪氏校出一次字趙氏校出一美字次下第字宛然度上常字中直已泐作美者誤相帥孝友友字一畫尙存齊肅之訓齊字左旁尙完好作不者誤

乃發歎曰是發字非爲字諦審碑文乃字不誤何氏謂其嗣子歎詞非乃爲字不知文義自上嗣子迅追惟云云直貫至齊肅之訓乃因以發歎也於是乃追而述之述字甚明顯皆所宜補正者玩銘辭切切遺疏辟踊靡及何以告哀之文則此碑文嗣子迅所述也故於夫人之父及夫皆不名諸老考證皆未及之要皆可以文義推測而知者也

跋歐陽伯元李少溫三墳記

唐人多工篆法而李監陽冰名最著亦常自負李斯以下一人然其書多雜隸文俗體其纂字統三十卷偶以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八

三

隸體於篆文時有出人不盡合六書之義歐陽伯元自少工篆隸研精六書之學得陽冰三墳記舊拓本臨摹一通能得其嚴整適逸之趣而於藝不從艸於引不從已亦稍寓抹正之意因攷陽冰所書捫先塋記三墳記竝刻於大曆二年其卜葬鳳栖原竝云歲攝提格是當在寶應元年壬寅也記云乃貞陽卜而耐大墳卽謂所捫鳳栖原之墳李季卿旣爲捫先塋記以表其父之墓又爲三墳記以紀其諸兄仕履行實兩碑皆出邵權名捫先塋記云建塋霸陵此記云霸陵故塋葬不違禁書于而家其捫葬一皆邵權主之是其前葬是否耐霸陵

不可知而此三墳之爲耐葬鳳栖原則無疑也王良常氏據爲前後二事恐非此記稱陽冰書捫先塋記稱從子陽冰書則陽冰爲先侍郎從子於曜卿等則兄弟行也王良常以三墳記爲從子陽冰篆書亦誤因跋伯元此書附著之如此

跋李果仙所藏褚書蘭亭

劉餗嘉話錄蘭亭敘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賜太子諸王而何延之蘭亭始末記稱太宗命湯普澈馮承素諸葛貞趙模各臨榻以賜近臣當時褚遂良歐陽詢各有臨榻世遂以定武本爲歐臨穎上本爲褚臨是世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八

丙

所傳蘭亭皆臨本也然自隋開皇間蘭亭已有刻本太宗始求得其真蹟而不言刻石何時疑貞觀十年榻賜之本卽太宗所得蘭亭真蹟勒之石者諸臣名能書皆有榻本有臨本而何子楚謂歐陽詢榻本爲奪真勒石禁中蓋又別本也是自蘭亭初出時已有三本而諸臣臨本歐褚爲最著孫氏問者軒帖考稱歐陽墨蹟世不傳嘉興項氏舊有褚臨本又有大中祥符中蘇耆藏本米老所謂三本之一也又有賜高士廉絹本藏江南顧氏皆褚摹真蹟然則褚書流傳於世亦有三本而收藏家源流皆可推溯而知之宋元以來臨本又數百家而

米襄陽趙吳興最著又有米摹褚本宋理宗所收至一百一十七刻刻非一石刻石者亦非一家書元大德間錢塘錢氏刻十種蘭亭筆法各別亦不能定其爲何人之臨本矣孫氏所錄褚本凡三其佳者大率襄陽書也果仙所藏褚臨蘭亭本據方方素一跋當卽蘇耆所藏本紙墨極舊而筆法收斂不類褚書之矯變疑元人所臨而託之褚書以炫世者然其精神意趣猶奕奕然具有生氣固亦非今世人所能擬似也

跋僧寄凡集方外帖

唐世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尤工書時人宗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八

五

其書跡自後罕繼者而虞世南傳謂其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有唐一代書法智永實開之先而吾湘人最重懷素書拓本盛行於時世謂張長史草聖今傳者不逮懷素遠甚自後名僧間出而鮮以工書聞者寄凡上人哀輯元明以來諸僧法書得數十家積數年資力泐之石 國初諸尊宿爲前明遺老隱於僧者所收存爲多往讀昌黎高閑上人序稱其書比張旭閑書固不傳賴昌黎是文使閑名與旭並重寄凡既輯諸僧書刊而傳之又求當世能文者記之使高閑當日有若一寄凡者其書必且大顯明僧有古今禪葆集之刻表章僧詩

爲盛寄凡之爲此其用心尤勤而爲功尤鉅僧門六藝之傳其遂將以是爲法派哉

跋吳稱三所藏徐星伯收輯諸家尺牘冊

漢魏碑皆隸書今體書惟施之尺牘漢書陳遵傳與人尺牘皆藏以爲榮魏志胡昭鍾繇邯鄲涪衛顛韋誕善史書尺牘之跡爲時楷則今所傳魏晉人法帖其源實肇於兩漢歐陽公集古錄所謂法帖者率皆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其初皆非用意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至於高文典冊何嘗用此故夫魏晉人尺牘之妙正在無意間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八

六

而文亦特淵古大興徐星伯先生所藏諸家尺牘若李氏申耆魏氏默深商訂地學羅氏茗香治算經包氏慎伯沈氏子敦宋氏于庭於經史雜學時有考證要皆以無意出之性情意趣自然具見其書與文可玩味誠不逮古人而持論必徵諸實隨事指陳有可想見 國朝一家之學爲古人所不逮者稱三學博得此冊藏之凡諸君所爲書札初非有待人世今日之傳而傳之久益重更歷久遠安知不有好事者因學博之藏輯之爲十八帖天下事無意而流傳久盛若此類者蓋可思也然亦豈不存乎其人哉

跋王君豫所藏黃九煙爲王山長書人在緱山手幘  
黃景虞本湘潭周氏從官江南養於黃氏遂冒其姓崇  
禎中官主事不終職歸葬其親返湘潭曰秣陵者從其  
仕履江南籍也癸未爲崇禎之十六年王山長先生舉  
康熙十八年鴻博科行輩後景虞其以王子晉相況知  
是時年尙少也康熙二十四年先生官澄海知縣七夕  
得巨木海中曰靈槎也作靈槎賦用其木爲樓顏曰浮  
槎其後澄海人卽祀之槎中觀景虞書中想見先生清  
超曠遠有自來也邑人羅研生得此書以歸君豫君豫  
爲先生支裔意甚重之景虞自少有書名潭人輯自其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八

七

七歲所爲書刻之名周郎帖而隸法罕傳是書當兵戈  
擾攘之時展轉流傳歷二百餘年仍爲王氏所藏亦潭  
中一佳話也君豫因屬書其後以志之  
日本鄭永甯譯侍讀學士福羽美靜鑑古鐘說跋後  
鄭氏譯古鐘說凡八圖爲鐘者六皆出自土間以唐時  
紀載類此名曰寶鐸相沿謂之鐸鄭氏据屋代翁說謂  
之扁鐘其高尺許或至五尺形微扁有乳有帶鏤爲文  
其上有懸旋而無舌無柄不爲鐸明矣因考周禮臯氏  
爲鐘兩欒謂之鈇鄭注鐘口兩角說文亦曰鐘兩角謂  
之鈇云兩角是古鐘皆扁也孔氏疏云應律之鐘不圓

故有兩角應律之鐘卽磬師所擊之編鐘也質小編而  
懸之以協十二律然古鐘無不應律者春秋傳景王鑄  
無射之鐘隨其質大小而皆可以律協之是以其制各  
異而微近扁古鐘皆然也屋代氏之言允矣鄭氏精博  
好古爲譯而傳之證之周官書而益知其信而有徵也  
意城書刻家集跋後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八

六

矣而光祿公尤喜誦本生大父遺句以爲超逸過人亦  
頗手錄之成帙旣以人事奔走又更兵亂轉徙流離遺  
失無存吾弟意城稍有錄藏顧獨完以是遺澤之僅存  
也懼久而有湮佚乃手書刊之嗚呼飲杯捲而淒惻增  
唏謂猶先人之遺也況聲容意趣之存於文字間者耶  
吾兄弟庶幸寶藏之以貽後之人  
跋亡兒遺稿後

咸豐八年余以翰林入直南齋寓居海澱澄懷園直廬  
故名食筍齋祁文端師爲署書其後歸自粵東所居左  
偏有竹千竿治隙地爲齋取文端師書揭之亡兒讀書



其中意甚樂其清幽也書畫小章皆用食筍齋為名所錄存詩數十篇其餘殘稿零落為稍按次之得詩二卷題曰食筍齋從亡兒志也亡兒年二十書畫篆隸下至鐫刻汲汲為之而為詩尤勤意將託一藝以傳者而天驟奪之年如亡兒沈潛多藝能自炫暴無夭折之徵今且死矣詩與文之傳不傳何足深計而且為按輯而刊行之亦亡兒志也時同治庚午仲秋

書城南書院經費冊端

城南書院自道光初移建妙高峯下以次建立文廟文昌閣南軒張子祠規制大備其後陳堯農先生掌院事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八

九

又建二賢祠祀陳子良屈子平及前後五忠祠惟文廟在書院左餘祠並建之妙高峯凡為經費二曰歲修經費董事司之曰祭祀經費齋長司之更亂以來各祠傾壞不治書院齋堂亦多毀漏而園土之隸於祭祀費者或至失業無復記錄同治九年嵩燾謬領講席言之中丞劉公方伯王公聿新各祠講堂齋舍之剝落者葺而理之又於南軒祠旁隙地建立王船山先生祠期以鄉里先賢開示學者知所歸鄉於是成靜齋孝廉董院事羅小園為齋長竝心壹力句稽簿錄規復園土之被侵者彙土田之數課其租入靡敢抗延而書院舊基在天

心閣下多私造為民居估其價折而贖之書院規模犁然一新歲增經制錢數百貫嵩燾乃屬小園總記歲修祭祀二者之費籍而存之凡田若干屋廬若干園土若干通計出入贏縮第其篇目都為一冊俾後之人有所循守冊凡三一付董事一付齋長一畱院長處互相交受以資稽察考歲時修理按籍以求經費之所出永無使有廢墜祭祀典禮儀式亦備列焉凡為院長以文章道德相資益而已經費出入之數有司之者院長不宜問董事若李仲雲成靜齋齋長若羅小園相與考正清釐無憚勞怨三子者之用心與力勤矣嵩燾遭遇其會

養知書屋文集

卷八

十

開而行之與聞其末嗚乎無道德文章之益以資於人而校量出入虞經費之有缺所謂舍本而徇末者耶夫本與末相須也苟知其相須而為院長者與董事以下各務舉其職焉書院之日積而盛其猶有望與

復鄧小芸

奉書殷拳懇摯如獲晤言兼承以室家之戚頒賜挽聯  
追亡悼存悱惻芬芳伏讀增感大集循誦一過深溫縣  
密長或數千言少或百餘聲容笑貌曲折畢肖其於忠  
孝節義有關世教之大者與其生平友朋骨肉之戚纏  
綿愷惻言之娓娓尤使讀者唏噓哽咽不能自己吾楚  
治古文之學者自頃數十年皆奉君家法為依歸宜君  
得之深如此而其性情之款篤意旨之綢繆則又君之

養知書屋文集卷九

得天獨厚加於人人者也賜製譜序精純博厚次謨公  
一節之小異前書蒙論及之且述以為家教又著其義  
於序甚哉君之樂善之誠也而吾家子姓靡焉日趨於  
虛浮無有能念先世之彝訓以相董率者以是重自愧  
報而君家世之繁昌讀書能有成立者相望以起豈惟  
孝友淳懿之風蘊之已厚其所以為教嚴肅而婉至為  
可深長思也舜卿夜談追錄一卷礪東先生論詩之微  
旨略具於是舜卿以見示因攜其副本以歸未嘗以序  
文相屬也五年以來書籍散亂不復可尋其家草本當  
尚存如以付梓而使鄙人以一序發明之雖駑劣孺廢

言之無文固所不敢辭耳

復易笏山

奉書喜慰前聞奉檄南歸召募論者謂足下議論伏一  
世而少諳練當雷幕府不當任為將帥兄意不然兵者  
用人之新氣而已士苟才與志足以有為則遂為之幕  
府治文書透逸議論何足以羈天下士也故於足下之  
募勇私竊慶幸既可以觀足下之發摠亦念時事艱危  
人才難得身雖隱退而固願同志者之聯翩以起也來  
書所論辦事非難得人為難及化畛域為最要之說精  
確明澈洞中窾要足下識解超卓銳於任事亦略知其

養知書屋文集卷九

底蘊矣獨於主用蜀人之說疑其志疏言輕而視事太  
易不可不一發明之來書所謂用蜀人而收其人心資  
其嚮導者是也知勇豪傑之士急收而用之所至與其  
人民士紳聯絡凡道途之險夷賊蹤之聚散非居其地  
者莫能悉也開誠布公招徠俊傑此之謂用蜀人未聞  
行數千里之地略無憑藉隨所至召募而可創立一軍  
恃以轉戰者韓信驅市人使戰亦未聞度井陘召募而  
自謂為能用趙人者也足下之言曰善用楚人者多矣  
而皆不願用蜀人若故以此示異者此又非也楚人蜀  
人一也此自在用之者而召募之勇與營伍異非有所

繫屬與之久習不足恃也廉頗曰我思用趙人頗趙人也與楚人自不相習不得於楚而思用趙頗言固非虛也自頗猶難之足下何易言哉方今召募之勇盈數十萬武夫無籍者奉尺一之符發兵自名勇敢作氣勢所在皆是也吾輩既已爲之則幹旋世運宏濟艱難之責分任於此身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吾輩不得已而身親之沈謀密慮去矜與名持之以貞固而行之以惻怛君子之道所由異於武夫之爲也李次青再起視師通城賊退次青與劉鎮軍各以克復馳報吾甚惜次青自待之薄慮其終不足以立事願足下勉之正月一書不復

養知書屋文集

卷九

三

能記憶其時方勸足下詣皖謂蜀亂且甚於皖是不以爲輕也足下方從一縣令間關入蜀無事可辦難易更非所較要之川陝天下根本所關甚重乘賊之方起急撲滅之速則所辦較易遲則所處倍難此時蜀事尙較江皖爲甚易足下所述前書之言乃適相反或有之亦義各有所取耳

復吳又桓刺史

前歲自山東旋都始知福星臨涖吾湘爲快慰者久之比歸數聞意城稱述盛業謂楚以南治行卓卓未有及者自古詩人爲政風流從容設施立聲名者有矣盤根

錯節通明彊固若老兄詩人之政尤古今人所難也伏處深山不敢僭通書問乃荷賜書注問勤意隆語鞏伏讀增感又知受代有期而殷殷然以一日在事不敢弛勞爲念賢哉文與意之交美也欽服欽服僕疾病蹉跎凡百荒廢生平非盡無志者一再試之而知天下事之難與吾道之不易求合徒坐視其敗壞無益於人世而增此心之隱痛則何如引身以退使天下之是非得失不復留於吾心吾之所養不較多哉所以自守迂拙固如是也來書獎藉所不敢承要之君子之進退審時量己求當於義古今人所處當亦不甚相遠耳

養知書屋文集

卷九

四

復嵇月生

奉書並諭堂上窳窳之事諸已就理寄示土色溫潤堅細上上吉徵此由足下仁孝之感亦太夫人之至德厚福以庇蔭後人於無窮也兼承弄璋之喜爲鼎門大慶尤足告慰太夫人在天之靈無任忻忭友朋枉書多相勉以進取獨足下之言以退爲義而諭以固守甚哉君子之愛人以德也人相飾以文之謂賁夫子筮易得賁而愀然曰賁非正色也故夫以仕進得失相勸勉者賁如濡如之美觀也初九以陽居下其占爲舍車而徒夫子繫之曰義弗乘也不受賁者也足下知此義矣抑僕

之所處非敢以退爲義也其觀之三爻乎曰觀我生進退退不失時進不失志未敢庶幾君子之道而心竊嚮往之時事益艱今之時非古之時也吾輩正不知所以自處所可自審者此而已

復張竹汀

奉書具論刑部事宜所陳三弊精確明暢深中機要善哉足下之言能及此者罕矣僕常以謂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無識自漢崔實荀悅龔申韓之論以嚴爲尚論治者多主其說肅尚書因之以求起積弊於衰靡之世於是一變爲操切之政而其是非得失與古今所以

養知書屋文集

卷九

五

救弊扶衰之宜士大夫莫能辨也任司寇者承風揚波效指搗奔走求如漢時持廷尉之平者無有人焉相習久而亦遂視爲固然去歲東撫動以小故連章舉劾王壬秋因咎我曰 朝廷望君爲鷹鷂而君海上不効一人所以敗也予曰此乃所以爲鶴仙也壬秋何足以知之凡仁與勇生於識故三達德以知爲先足下之言庶幾近之芝生尚書尙爲近情理有何疑懼卽阻於上臺力爭之可也雖然足下之言及此則吾恐功名富貴之塗難乎其言通利也可歎可歎上陳尙書一械略論此事試取觀之必於足下之意有合也

上陳尙書

奉賜書恭悉 回鑿之請已有轉機閣下造膝之言所以啟沃 聖心者至矣某竊闕 朝廷之意諗知內憂外訶艱難之狀而兼爲廷臣議論所持塞外之行觀望遷延用心至隱閣下一言而消釋 聖心之疑乃使人君舉動得有所據依以解於天下後世大臣謀國之忠通古今理勢之大而運量於一心非持一端之議論者所能及也時事至今日轉移非易肅尙書之才美矣其用心在起積弊而振興之亦可謂勤矣某在京三年推求 國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塗飾而事皆內潰

養知書屋文集

卷九

六

非寬之失顛預之失也寬者宣聖之明訓 國家積累之至仁烏可輕議哉今一切以爲寬而以嚴治之究所舉發者仍然例文之塗飾也於所事之利病原委與所以救弊者未嘗講也是以詔獄日繁而錮弊滋甚徒使武夫悍卒乘勢罔利以凌藉搢紳明世之裨政見矣某竊獨憂之向者之寬與今日之嚴其爲顛預一也顛預而寬猶足養和平以爲維繫人心之本顛預而出之以嚴而弊不可勝言矣毋亦稍寬假以例文以求理財行政之實效天下事其猶可爲乎故某以爲省繁刑而崇實政爲今日之急務閣下儻謂然否自古豪傑有爲之

才所以運量天下者豈有他術哉以誠應物以實行政而已竊觀今日司農之理財每創一制多類誣罔百姓而誘取其財者數變章程以相眩惑以此經國未敢信謂善策也因閣下之言略論及之不自知其愚陋伏增惶悚

### 再與笏山

昨復一書頗有陳說蓋足下所患信心太過視事太易任人太輕而新進喜事之言太易入也僕心實隱慮之近得玉班書言與足下形迹甚疏而其遇事自用人皆用以爲疑王秋蓋嘗主是說矣意者有中於王秋之言

養知書屋文集卷九

而思一試之戰陣耶往在京師嘗以王秋學識過人語之足下意不謂然也以王秋之才之學與之往返談論爲益甚多其有偏頗處擇而從焉非爲害也至於軍旅大事當擇老成諳練深悉機宜者就而求益而足下之於王秋論學則遠之論事則反親而信之稱此而求則吾弟所以取法於人與其所以用人者吾慮其背道而馳也君子之學必遠乎流俗而必不可遠道王秋力求絕俗而無一不與道忤往往有甘同流俗之見以畔道者是足下但論文章友之可也師之可也至與辨人才之優絀語事理之是非其言一入如飲狂藥將使東西

迷方元黃異色顛沛蹉失而不可追悔獨柰何反用其言以自求迷亂哉吾之望於足下大矣恐一任事而先失眾人之望故剴切言之嚴陵之告君房猶有懷仁輔義阿諛取容之戒僕局外人於足下認認不倦如此亦竊比古人之義實恃足下好善取友樂聞盡言一肆其狂瞽之論不罪不罪

### 復方子聽

奉書美哉文也其識趣之高遠當於古人求之非復今人所有卽僕亦不料足下所詣精進如是也西夷本末粵人多能知之以久習而知其情僞耳僕則衡之以理

養知書屋文集卷九

八

審之以天下之大勢而其情亦莫能遁焉所由與粵人異也來書論西夷之禍原本好利至精至當豈惟萬曆之裨政鈞求珍異以有澳門之畱哉非李督之汗縱亦未敢輕視中國非琦者二相之貪私夷禍猶少戢也利者合公私上下而奔趨之良可悼歎然是說也根本之論而非救時之策也譬之病痞者曰食積然也由是而禁其食而病益烈至於交關互市徧於中土其爲病也大矣不必其亡人國也逼處相陵以嗜人之載庸有瘳乎夷人初至天津中國之體外夷之情事機之成敗得失理勢之強弱所關甚大君子之所從容審量精思祕

運以綏定天下於無形者至前歲而斡旋之略已無所  
施託之語言以求挽回一二者不效則相與畫定章  
程以要之久遠此僕之所見及也京師論者咎僕以議  
和笑應之曰宋金和也有遣使朝聘之煩有歲幣之擾  
諸君亦知戰爲何事和爲何名乎世人所見大都如此  
可笑也足下所見偉矣其論漢唐之事則多未允自古  
夷狄盛疆未有不爲中國患者因時審勢以應之可矣  
班孟堅匈奴傳贊論此甚詳後世無能易此者也武帝  
用王恢計伏兵馬邑以要匈奴而謀泄匈奴侵暴益甚  
此爲失矣而因是以城朔方取河南地爲障塞歲出兵

養知書屋文集

卷九

九

擊匈奴使之遠遯則亦若天之啟之至宣帝時而呼韓  
邪以降終漢之世無邊患以文帝之每飯不忘匈奴使  
處武帝之後規模必更遠則使光武當武帝之時起隴  
西上郡雲中至右北平侵掠無已亦豈能閉關絕約從  
容養息以安保無事哉北單于求和親臧宮馬武上書  
請誅光武卻之是也而猶博考廷臣議酬答之宜以光  
武之明聖處就款之虜詳慎如此此則非後世之所能  
及也唐氏初起臣事突厥史多諱言之便橋之盟羣臣  
皆欲進戰太宗以爲爲國之道安靜爲務彼或懼而修  
德結怨於我爲患不細今我卷甲韜戈啗以玉帛凶頑

驕恣必自此始破之必矣其後四年遂滅突厥帝王之  
神略操縱在心此爲難及太宗之失乃在北滅薛延陀  
西定高昌吐谷渾東征高句驪專務窮兵威遠耳然貞  
觀之世吐蕃服順終爲唐患得失亦可見矣因足下論  
述四君優劣聊一言之嘗論中國之控御夷狄太上以  
德周武王成王是也其次以略漢唐是也其次以威漢武  
匈奴唐太宗於其次以恩漢之於西域唐之於回紇而  
突厥諸國是也其次以恩吐蕃北宋之於契丹是也  
信與義貫乎四者之中而不能外光武之爲君三代後  
無能及者其撫單于卻西域都護之請則亦時會之適  
然耳舉光武以爲後世法可也而遂以爲籌邊之全策

養知書屋文集

卷九

十

則猶經生之論而非通達古今時勢之言也秦皇之北  
築長城功莫偉焉彼所以亂天下者多矣豈蒙恬之爲  
罪哉賈山莊忌小儒之言君子不取也所著綏邊徵實  
以砭南宋以來士大夫習爲虛詞而數千年是非得失  
利病治亂之實蹟遂無知者物窮則變變則通朝廷無  
人則草野著書者之事事有成敗理有得失不相掩也  
今天下能辨此者舍我而誰哉亭林大儒豈能方比要  
以一事之特見卽爲大儒之言不必盡從處極弱之勢  
無可據之理又於外夷情形曹然不知考究而思以詐  
勝僕再三陳辨則懷憾而力傾之僧耶所爲延夷禍於

無窮豈徒曰羈縻之而得邀擊之而遂失哉君子立身處世以識爲本司馬德操之言曰儒生俗吏不諳時務俗吏無論也讀書而不爲儒生之見所囿則識遠矣願足下勉之以勞生回粵之便取來書所言一復論之特相知深不我笑耳

上沈尚書

去臘賜書六月始由詠之宮保遞到纏綿悱惻讀之感喟兼蒙賜寄五言長篇沈鬱而有超邁之氣起法在李翰林猶爲高唱不多得也中間敘次感慨波瀾壯闊與書中所言相表裏閣下所見之精卓人無及者往在京

養知書屋文集

卷九

士

師值夷務之初起辨論至二三年惟閣下言之獨允也天下事一理而已理得而後揣之以情揆之以勢乃以平天下之險阻而無難漢唐以來控御夷狄之規模有得有失而理勢情三者必稍能辨其大概然後可以制一時之勝而圖數十年之安南宋以後議論勝而士大夫之氣囂此道遂絕於天下數百年天下大勢之功效亦略可觀矣閣下之言曰一誠可使豚魚格根本之言也而大略出其中豈惟制夷然哉以宰天下以育羣生胥是道耳昔賢謂天下解事人少天津之役山東之行傷心久矣君子之所謂解事者是非得失之幾世俗之

所謂解事者禍福榮辱之末與世俗人相處足以消弭道心錮蔽知識某之於此不可一日居也久矣因閣下之言聊敢一發其略耳某於滌生詠之兩公舊交至誼值所處艱難險阻義當一往視而窺宮保之意必欲以仕進相強遂忍不一往比宮保之病方劇時事益艱深爲天下憂之南楚偏隅乃爲今日四戰之衝人才銷於外財力耗於內比年旱潦交至殆哉岌岌而在東南猶爲四境安全江廣搢紳之家避兵者紛集閣下必遣子姪輩謀一家居附省百里倚山處儘可爲謀其果爲安士則所不敢知也澄懷諸公牢落可念王丞相新亭之言正須爲諸公進一解耳

養知書屋文集

卷九

士

復何鏡海

承示近日讀易以窮天人之變讀論語以求性道之歸論學論治備於是矣因易而及老氏又旁及諸道家言誦其精妙不異儒宗又引老氏與論語並稱此足下賢智之過也老氏之清靜不爲物先能使人徼功喜事樂殺之念冥然不留於心然其爲術在於測天人之機與物相軋而陰以求勝善用之則爲子房之超然物表不善用之則爲何晏王衍之清談辟睨一切以機智相競去夏曾錄取老氏粹語得數十條多可爲治心應事之

助其於聖學未嘗無合者其本原固不同也黃庭經參同契曾讀之而不得其解友人陳季牧最好參同契謂實約周易之旨以成書間舉以問季牧曰房中八家之密旨也子曰若然則神仙家流也與老氏清靜之旨異矣而附之周易吾弗知也自王弼以老氏之旨注易後遂有程大昌周易通言此正吾儒之所宜辨者不觀其大旨而但取語言之近似者以爲得易之辭以爲合於孔氏以約之義吾未見周易孔氏之學可以合於老氏者也

致毛寄雲中丞

養知書屋文集

卷九

三

洋稅一節湖南但能注定茶釐照舊徵收一語餘非所能與議出奏之說思之未見其宜一切章程似須由江督酌定鄂中自不敢參差承示總理洋務所覆揆帥一咨含混支離於地勢商情事理都無通曉彼實無主見聽外間之自爲處理而已如咨中逢關納稅遇卡抽釐二語至於三四見又云不與和約條例相背語言閃爍莫能得其要領與揆帥原咨如盲者相遇於塗指東畫西互相廣和而俱無所見也和約條例但載明正稅子稅二條稅之彼稅之此則惟中國於通商之處設關徵之洋人不代爲謀也此當由江楚兩督行之有何條例

之背與不背乎所不背者正稅子稅以外不復再徵而已至於逢關納稅過卡抽釐則祇可行之內地商民施之洋人於理不順於勢亦不能此惟須與洋人畫分清晰以防其包庇咨中屢據爲言洋人之狎侮中國亦宜矣滌公於洋務素非通曉見其兩奏兩咨光明正大情理兼到此非別有神妙過人之識亦明其理而已鄙意此事終當由滌公主之前與揆帥辨論一節似當委曲以告滌公及與洋人交接之始一畫定之

復毛中丞

承諭悉上海近耗思之茫然時事潰決至此豈復能有

養知書屋文集

卷九

四

幹旋補救之術耶薛君一身不足塞責卽如通商條款所載道光二十一年五口通商之始添設子口稅一條進口子稅歸海口完納出口子稅歸第一口完納據今總理衙門咨稱則第一口發給運照而已最後子口乃得徵稅所謂最後子口據長江而言則上海也盡長江之利網而歸之上海此其出於薛君之謀不問可知所定報單運照款式委曲煩重皆緣以爲利歸併上海不能不多設防維以使之有所趨重不知利源統歸上海而以報單運照責之各卡於勢既有不順於情亦所不甘從前九江蕪湖例設鈔關尙可以虛文相爲粉飾今



之卡局官紳會辦較爲認真虛文所不屑也必求其實則夷人之橫肆內地商民之互相偷漏能勝詰乎薛君但顧目前之利而不知其害嵩燾擬疏稍發其覆其意則尤以皖鄂兩省軍餉之艱難徵收洋稅利源稍厚兩省大吏義當引嫌老前輩以公義言之事行則皖鄂無窮之利也不行亦不失己兩省與吾楚相爲唇齒利害其之亦未嘗非自謀之道至今昔事體微有不同立言亦當稍異前疏無存稿不甚能記憶別以一片發明之呈求酌畫大端不能越前疏所言其宜斟酌脩飾之處敬候偉識裁定之嵩燾亦得私承教益爲九幸也

養知書屋文集

卷九

五

與周壽山

去臘榮行時奉上兩楮計蒙賜鑒亦得賜畱一楮讀之尤拳拳也桂午回益後音問契闊無從探公近狀惟就希帥節麾所歷以臆度公之賢勞而已廬圍方急穎壽之防尤關大局公志在總統諸軍爲一面之寄而聞抵鄂之初卽移居節署然則仍受幕府之任耳日來部署機宜緩急輕重以何爲先深山伏處訖無見聞念想實深希帥去鄂鄙心固有歎焉謂舍鄂而固無以爲圖皖之資也詠之宮保經營締造之艱難尤爲可念 朝廷新政煥然尤加意求賢直是從大處落墨百餘年所未

有也獨慮其操之太迫求之太驟左右大臣又未能有學識知大體沈毅堅忍足以相濟補所不逮恐有不效而無以持其後一以爲喜又一以爲憂往者滌生節相次師九江喟然於忠烈之逝謂忠烈在則全皖之勢振而事機可乘念此而悲痛益深今日人心思治之迫任賢之專而詠之宮保不畱及此時一發攄其志事此又天下所同悲者也時事艱危凡百爲憂事機之衰旺不足論也所憂多在根本寄帥誠篤開朗君子人也方伯以精細廉明佐之去冬至省常引以爲慶幸今春再至則人心多至乖異推求其故由江味根王若農兩參蔽

養知書屋文集

卷九

六

於忌者之一言而陰行之遠則高叟爲之憤怒近則諸公多不謂可吾謂此兩君者本非純德而一以勇聞方恃以禦外侮一能者管理軍裝勤儉有濟實用人所稱誦罪狀未明而持之過急遂足以失人心嘗論天下事祇坐一幾字非徒大政之行大變之生知幾之君子所必爭也一事之成毀一言之從違與夫人心一日之向背皆有幾焉幾一滯而百端爲之壅塞周子屢言幾誠哉其知天人之變而妙理勢之通者也叔向之語齊嬰雖吾宮室今亦季世耳得不危且懼乎與公久別昨冬數日譙談見公志趣之雄邁持守之嚴毅明足以斷事

而剛足以折物私竊服膺謂公數年精造又若是區區猶有慮者氣太銳力太果而於幾有未暇審焉周易憂患之書也而動必以幾公所從事皆賢者無有憂患而致然與然而亂日棘兵興日繁則亦君子憂患之時矣願公更深思鄙言僕閉關兩載有終焉之志以中丞編纂忠義錄屬與其議以是時一至省垣稍涉酬應非其好也忠義採訪尚無端倪欲先彙集各營奏疏以爲底本曾託果臣信知閻丹初廉使借鈔宮保疏稿至今無信懇公催取寄鈔期以一月蒞事卽奉還去冬見交宮保尺牘五本以眼疾未能卒業其刪削盈帙起宮保九

養知書屋文集

卷九

七

原定當心肯世人或有輕議當存此以待後世之審定又省城建立宮保專祠屢與南老商酌意欲鄙人謀之節相希帥籌備建祠之費鄙意二公於箴言書院已有資助不欲重煩之宮保所部各軍類皆楚人每營派費若干尚易集事湖北專祠官紳當併力興建湖南則取之宮保舊部能少有所寄卽可據以興工乞公速以此說問之丹初廉使能早定局爲佳此尤公義所不得辭者前商卜居之說由公見好深厚鄙人亦有樂於其山水之環互姑一謀之公出則亦無贊是議者此時移居之力亦乏俟之異日可也宮保家事非難處者公求之

過深失之反遠別後兩書微言及之頃果臣言斯千里當家者迭用舊人而益損其工價蒙竊惑焉宮保親族懷利心而不相親附然無能侵奪爲惡得一當家者卽處之裕如相彼舊人能勝此乎當家者非其人而益疏遠親族日與其骨月至成樹怨以相難慮非所以計長久也宮保親屬數人不當憂貧而感蹙無餘思見小利而忘遠慮舍本務而多爲外防公以一人人才力之所及毅然行之不疑此僕所以疑公於審幾之義多未講也辱公於斯千里家事強畱與議微窺見其節要聞果臣之言有歉於心故終一言之作梅有母喪未知其行蹤

養知書屋文集

卷九

七

所至反覆爲之計亦窮於思慮冒險歸視似未爲宜宮保惠款此時有所需用乞畱意應付之

與吳南屏

省垣相見所懷多未盡而語言文字之間干冒已多尤乖親賢服善樂求教益之鄙心至今念之悚然別後惟道體清嘉爲祝忠義錄成書體例言者互異鄙見所及約有二端一則表章湖南人物爲後代史氏之徵也募兵討賊肇始孫堅南宋有兩河義旅而李顯忠之流起爲將帥功績所被無足甄者中葉多故以一省之人才物力經營數千里枝拄天下實今日勦舉求之史冊益

所未聞著錄是編存其梗概用備國史採擇亦使湖南忠義之風流被天下傳示無窮此其所見一也一則著書必求微實湖南事蹟近而易徵博考約取證以所知以求微實而不敢旁及也古今人事各有是非至於軍旅專論功過是非亦在所略而施之奏牘者其辭異焉得之傳聞者其辭又異焉鄙人見聞所及方成之謨徐觀察傳以田鎮之失蔽罪唐方伯王子壽謨唐方伯傳以方伯死事蔽罪豫章沈廣策謨江忠烈傳以廬州之陷蔽罪吳文節此皆名能古文有行後之資所傳故交所敘近事而其辭失實如此向軍門貽誤楚粵事機而

養知書屋文集

卷九

七

楚粵之人歌頌至今曾節相水師功在東南數省前古所未有而知者寥寥至於論人才則顛倒於愛憎語戰功則參差於始末編輯是錄有懼心焉而鄉里之考校其事猶詳奏報之稽查其文猶具欲別纂湖南名宦功忠錄一書已慮接羅之無術是用不敢旁及他省廣述戰功所守經經志卑道隘以爲無當考證則無取乎鋪陳此其所見二也去歲與公辨論此事而鄙志所存尙未及宣述別後私自循省甚愧以行潦之量阻江河之流注敢敬及之設局之初專主採訪爲時既久益知其難頃始謀彙集各家奏疏錄存副本以備檢查敬乞台

從賁臨商定採訪簡明之法俾同事得所依循不勝感禱意城前述尊旨謂不樂居省垣果爾則岳州一府採訪編纂專屬之公一切歸併府城釐局所隸四屬均求函商辦理無庸移知省局或來省主持調度或專任岳州一府惟公擇而從焉鄙心猶望時時一親教益以開茅塞瞻仰如何

復李眉生

奉賜書詳哉其言之讀之感慰往得尊札多不過十二行今乃至五十餘行其少也簡括其多也恢闔施之鄙人不簡傲如此足見近者之習勤而樂繁劇也喜慰何

養知書屋文集

卷九

辛

可言軍事近益佳所聞皆喜耗也節相常言此時事局一二城之克復不足爲喜一二戰之獲勝不足爲功今所喜者非徒謂戰勝之威喜軍勢漸強賊勢日漸消磨此蓋世運轉移之機天心仁愛之寄賢聖豪傑躬際其時承天之佑以起而有功在軍者皆當寅畏小心以持之老弟以謂何如申甫精覈之才堅忍之力兄所心服誠如尊示前書以夷務相礙必遭其憤怒再過一二年而又必心折吾言之誠如是也少荃中丞以海道假我其意益以夷務爲憂此無足憂也少荃才學識力自足了之兄之不願海道非謂海道之煩難也如弟所陳固

不足爲畏今時天下之煩有如此百倍者使兄欲以功名自見就之可也如兄所處雖非海道豈可就哉生平之志不在申韓而出言行事終不越是以今仕宦欲求多於申韓而亦不可得故不願也竹浯前相見長沙欲俟院試後始行將謀束脩之脯以豐居者之積倉以備行者之裹糧兄無以奪之頃意城來言竹浯近有書寄我渠歸時遺之惟聞其將赴營而已何時啟程是否一道長沙未見其書不能悉也三數日內當赴省探之作梅聞丁母憂壽珊赴左營頃尙在皖耶心泉守安慶偲老在軍宜可常見桐雲信言當告歸節相能畱之否安

慶一城德星聚是健羨何如經甫昨信言當由淮安北行便道安慶未知已定計否聞淮安方有兵警往亦當暫畱耳餘詳節相函者不贅及再所示粵釐當派本地大紳此事實不然彼商民之出資豈以私其鄉人哉如羅椒老儒者坐論有餘其識見亦不能遠出丁伊老之上此皆可爲地方矜式於此事亦無所用之伍紫聯福山第一商戶斷不可不引用非徒以爲粵中大紳而已粵中釐務十餘年官紳商民相與罔利去冬忽令巨商先納資若干包徵散商聽從開報諸散商亦無有心願者然而官商相與力持非有力

量者莫能奪之又廣東鹽釐是大宗巨商孔廣榮等於制府爲門人遂力庇之故鹽利動歸商人而鹽釐迄今未一舉行 欽派大臣辦理不獨爲東餉卽爲國家經費計亦未有以易此也此時正一好機會民氣雖強而所收者商賈之利與窮民無與不軌之頑民一誅便了不足深慮惟以事勢揆之決非晏公之所能勝任耳節相奏派各員惟取與晏公水乳此雖順人情處平常之事猶慮非宜以晏公原無甚遠識以水濟水古人所戒况欲以一二人識力厭伏官商之囂囂者乎舉事必須量才黃南老足以當此矣爲節相論此甚詳並均呈一

稿老弟試熟思之必有以愚言爲然者恐節相不欲反復陳請仍求較量得失之計以此說上陳之復嚴仙舫丈關違崇教十有三年甲寅之秋道江口聞杖履經此路北行相距僅兩日丁巳入都去懸車之期亦止逾日德容咫尺乃爾乖違積年思仰亦未嘗以一書稍自陳述嬾廢可知頃奉賜函迺蒙長者拳拳之意在遠不遺致以黃門之私戚上塵盛注綢繆慰問奉書循誦爲愧爲惶伏念長者聲名在天下功德及民生投老抽簪身榮道泰天下之人想望風采較其出處以爲難能若嵩廬

者名不足舉一事官不足任一職節行名業兩無所託反蒙盛德褒嘉達觀昭曠之外加之善誘嵩燾何足以當之居京師三年默察當時之事勢深求古人之行蹟自維誦薄未易庶幾凡事之希乎古者未有不戾乎今者也古人成一谷立一事艱難挫折遲久而後成氣挫而志愈堅道誦而心愈隱勞不成績忠不見錄而行愈安凡此者皆非嵩燾所能及也知其不足而求以遂其志苟且自適豈敢希蹤聖達哉天下之才有矣而學難學矣而識難天下之亂由大臣之無識釀成之冀稍讀書觀理期有所得與一二知者辨論其所以然此則嵩

養知書屋文集

卷九

三

燾心願之所存也因長者垂愛之深而略及之秋農不赴浙江之召非徒庭闈之養道固然也天下之亂百出不窮而人之才必各有以自效吾楚豪傑激揚跌宕老成具在自足任之君子之仕待其自致秋農識遠而年方長其才自足樹立不以此時汲汲也

復潘伯寅

頃唐義渠方伯遞到賜書益由江蓉舫中翰帶至武昌者循誦往復蔚矣其文縷縷綢繆循循善誘感愧何已嵩燾節行志事兩無所成槁木其形支離其德謂宜賢達所見屏棄迺蒙盛誼勤勤若閔其愚而獎進其所不

及嵩燾豈敢自匿於知己之前哉漢世重高行至宋而猶有隱士之徵近數百年無聞斯舉廉潔退讓世守高節者世亦不甚貴之嵩燾仕效一官名聞於朝固非隱者居京師三年默察當世之事勢深求古人之行誼常用憮然內自循省古人成一事立一名摧之折之困之辱之艱難持久而後效氣挫而志愈堅道誦而心愈隱勞不成績忠不見錄而行愈安凡此者皆非淺薄所能及也往者亦信君子之道志乎古必戾乎今苟行之而心安斯可矣成敗毀譽在所不計然既當事則事有所不可擇名有所不可居爲大臣者躬自任之無所於悔

養知書屋文集

卷九

四

嵩燾區區一官進而在位無益於邱山退而野處無損於培塿何爲俯仰逶迤叢詢納尤以不得自適哉先皇於小臣知遇至深苟被召命義無可辭今此願畢矣湘鄉相國視師久嵩燾常在戎幕而不一奏請知非鄙意之所存也江忠烈羅忠節皆生平至交令與武夫游客營營求進何遽不富貴必俟垂老退休起而應人之求知者之所笑抑亦愚者之所訾也來書較論所從之優劣君子之出處內斷之心而外揆之義姜肱袁闕避陳蕃之辟楊邈山應蔡京之徵君子不以爲忤爲仁由已而出人哉僧邱負時譽爲流俗人所趨仰居幕府

屈辱而得失之大者數有諫爭於道未有砭也其終也不以不得於僧邸而懷去志胡文忠病時自憂不起遂欲以鄂事相屬隨同辦理皖鄂軍務一疏其引也嵩燾謀往一視其疾聞此中止蓋自揣才力不足以繼文忠又望淺名微人所不服要之此數者皆末也我固不得往也未有豪傑自愛誘之以美利而遽冀非分之獲舍己以從者也自念生平去就或毀之或譽之而皆無當於鄙心既已通籍爲人臣子艱苦患難豈得辭哉值其時處其地惟所自致而已矣老病侵尋精力日減環視天下達官顯仕接踵相望奚所不足而欲以鄙人坳益養知書屋文集

卷九

詒

之天下之亂積成於無識故爲才者有矣而學難學矣而識難且欲養吾志焉爲仕爲隱惟天所命魏桓申屠蟠林逋之所得於心吾不知其際也然且不欲以是爲程因賜書之意諄諄一發其所志王定甫嘗疑鄙人輕有所就鄙人所謂薦之不起招之不至者烏有是哉時相見求並告之

與鄧伯昭

初春至省聞從者旦夕將至延頸企踵私竊慰幸庶幾承望顏色一據數年積臆與聞名論以自廣大嗣見李宣伯始知近解旆郡城省游已停軫矣愛而不見我勞如何籌捐之局延續無已而多使有道君子任告貸之勞念公與公讓之勤賢益憮然於國事之艱難也往與江忠烈公崎嶇瑞昌山中忠烈嘆曰誠亂世耶乃使吾輩一二書生困憊至此每思此言為之愧歎公之與百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姓爭求錙銖之利以益軍食其艱煩亦有類此者敬述忠烈之言冀公之有以自廣焉僕疾病無狀中丞以編輯忠義錄強起一與其議竊幸得從公與南屏研生諸公後按求奇節卓行徵事述文既可陪侍德教抑亦無妨於隱退之義不復敢辭日盼從者屈臨得聞載筆紀言之略使鄙心有所依循昨宣伯來悵公枉駕之尚無期日也湖南之治國防莫先於寶慶其成軍也莫先於新甯人才之多戰功之偉又皆肇基忠烈是錄中可紀者寶慶其最盛者也公方籌辦捐輸不能久離郡城意欲即以寶慶一府採訪編纂悉屬之公所屬州縣採訪

事蹟均求械商辦理由各學及釐局徑解郡城以俟審定分三等錄存文武官戰沒及殉節者皆為立傳紳民死難者兵勇陣亡者為存名仍以事為類其有事蹟者附載其本名下有所誤錄仍乞隨時寄示俾奉為程式表章鄉里節義想尤公精神所注屬者也

與羅研生

書局採訪茫無端倪僕心煩且雜不能專壹斯事欲乞先生主持局務以全神運量之有可按羅不厭詢求之數書牘之煩人知先生之心勤勤也則將有不憚遠阻而來告者故欲以採訪事屬之先生以惟先生能勤勤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耳其戰功大略必徵實於奏報頃謀彙集各家奏稿錄存副本已足盡其大概營中採訪無以逾此伯宜赴營留意按求可也隨帶書手無所取斯前書謂南老以爭論體例之故憤然長往南老不如是之褊也然由斯言以思則鄙人之藥石也莊生之言曰辯也者有不見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我不見南老之用心而相為是非也南老亦不見我之用心而相為是非也故曰大辯不言履乎其域而自知也應乎其節而自定也吾與南老皆外也然且乘人而闕其捷則道之靡也無尊崇有道之心而以語言求勝則心之累也反覆先生之

言以悚以懼請得一以書局之事屬之先生不參末議  
比諸衛武公之悔過鄧君相吾當壽九十有二或卽以  
此徵之

與閻丹初

武昌一奉教言忽忽兩載世事浮雲變幻百端猶幸名  
賢得位天下屬心 朝廷新政煥然撥亂反正之機宜  
在今日下風傾首以日爲年侍屏跡深山疾病無狀寄  
雲中丞編輯忠義錄強起一與其議此不急之務逸民  
可以任之頃謀彙寄各家奏疏錄存副本以備檢察詠  
之宮保疏稿閣下爲任開雕之役僕意欲求賜一副本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三

尊處寫手必不能多能將原稿寄南分別繕寫刻期一  
月可以蒞事計閣下必能垂情俯從也又宮保湖南專  
祠至今未能興建南坡方伯欲懇節相及希菴中丞代  
爲設措僕意二公於箴言書院已有資助不宜重煩之  
擬令宮保所隸舊部派費三四千金能少有所寄卽可  
據以興工各營將官湖南不能周知謹備公啓一槓求  
閣下分別散發其籍隸湖南及爲宮保所識拔者求賜  
提挈派以成數由閣下彙收賜寄宮保陟降之所憑依  
南省士民同感大德義渠方伯並乞以此意商之  
致劉霞仙

去臘意城遞到賜書敬承以黃門之私戚慰諭綢繆渥  
頌厚賻用示拳拳之誼拊膺捫臆感愧交深前承 聖

恩勤求岳牧特畀閣下開藩蜀土資以旬宣保障之任  
側聞彼間吏治之不修久矣名賢得位天下屬心 朝

廷新政煥然將以風示在位振厲官常以爲戡亂保邦  
之本非徒快兄此行引領蜀亂之有瘳也聞受 命以

來勤人事廣人才孳孳馬惟日之不足盛德大業富有  
日新言者謂蜀人誦籥公之德比諸甘棠之歸召公尤

見我兄左右宣導之力也僕屏跡深山疾病無狀中丞  
編纂忠義錄強起一與其議此吾事也不敢辭而成書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四

體例言者互異有必待兄與節相與季高中丞之酌定  
者俟採訪略有端倪當先撰例言寄求指駁自去秋以  
來以此故三至省垣追念前歲匿跡之深大旆西行闕  
爲一送無以自解於心頗思一詣各營遂沂江而西幸  
一承望顏色往返之期刻以四月公私蹙蹙懷此於心  
未敢定也龍山之局非鄙心所欲以居高山久憚於登  
陟且避地以僻不以險恃吾無可欲者不恃吾之能自  
保也惟慮故鄉必不可圖存合一邑之人皆仰望之窮  
其所至而皆在人耳目古人避地必出國都非躬涉亂  
離不能知也比於蕪溪版溪之間有所經營而力弗能



逮兄能有意乎是則合謀之庶期有成耳蕭濬川方伯  
湖南專祠至今未能興建弟數以爲言而苦無款可籌  
擬令所部各軍派費一二千金庶可據以興工伏乞分  
飭各營力爲提挈早賜彙收撥寄尤所企禱又黃子春  
專祠漏載本籍及湖南兩項本籍似尤不可少能設法  
補敘否漏齋先生護尊眷入蜀想已抵省一切妥善爲  
祝

復王綸霞

一別二十六年世事浮雲變幻百端奉賜書如見長爪  
仙人談五百餘年故事也而其憂時閔亂之旨感事述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五

情之言尤見賢者所以用心與其制行之表表非復流  
俗所能庶幾欽服何已永郡釐務得長才經理必有成  
效世亂軍繁窮極搜括無古今一也今之釐務與漢之  
算緡唐之除官錢宋之經制頭子錢異名而同實而自  
漢唐之末所以取之民者名目繁多而常苦不給載之  
史冊可考也今一總其成於釐務無擾於民無害於農  
而竝無損於商亂世不得已之裨政斯爲稍愈而湖南  
行之較優於他省者爲得劉晏引用士人之意實收實  
報除去煩苛爲能用人而不用法故也俗儒不考古不  
知今影響警警蒙竊悼之老病閒廢宜爲高論而所言

如是者所以嫉世儒之好議論而無學識爲姦商莠民  
設淫辭而導之逞也其有闕者乃在任事不盡得人聞  
下言之是也其將有聞鄙言而神王者乎忠義錄一書  
中丞強起相屬不敢辭此事編纂非難而採訪爲難尙  
懇閣下督催同郡諸公不厭網羅散佚投討幽微先任  
其難近歲常苦目疾去冬患此尤劇廢酬應者數月台  
暉咫尺有闕音敬枉勞惠問又未獲以時裁荅略陳前  
狀冀荷鑒原臨書惟有惶悚

與龍皞臣

一別三年思仰何已老病閒廢久絕人事雲泥之憶闕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一

六

別霄壤無由通問蜀莊沈冥古有成例度無我疵奉賜  
書乃蒙念我勤勤在遠不遺非夫賢者之樂道忘勢豈  
暇及空山一老尋煙相問取讀之竊自愧益自壯世事  
浮雲變幻百端追思往昔縱談畱連慨歎一變復有今  
日 朝廷新政煥然尤加意求賢直是能見其大意者  
國家中興之業可復見耶西夷之禍自謂能見及之而  
痛言之京師畱心世務有學識如君者固不多得而無  
能一發其憤憤其他則又何說竊獨深念古人之言與  
其行事始末自南宋以來控御夷狄之道絕於天下者  
七百餘年老朽不才直欲目空古人非直當世之不足

與議而已然君政行卓卓乃獨能自行其所學聲名之  
洋溢自北而南而時一貫注山人之耳蓋曾子曰上失  
其道民散久矣念君治行所以動民之歌誦如是益慨  
然於天下治亂之原而吏治之媮蔽至今爲可悼歎也  
聞忽作引歸之計鄙意竊謂非宜非樂君之久仕也而  
不樂君之速歸君解人當自悟之所望於君者西瓊瑣  
路黨黃芪時一賜惠愈多愈感多病所需惟藥物他無  
所望南方無石瓊瑣近年西產猶不易覓故乞之君琴  
丈補冀甯道當時相見子壽近狀何如如齒及爲道相  
思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七

復羅小溪

奉正月十三日書所言精微透闢深中機要讀之寶貴  
默數天下人才見見聞聞識力能及此者殆無多人循  
誦往復傾服無已承垂念賤狀渥頒盛惠冲情摯誼敢  
不欽承惟念閣下方在閒非甚優裕時事艱危鄙人衣  
食天地間無所裨益尤不宜以有用之資贍及頑朽是  
以承命惶悚而不敢以區區冒閣下之大惠也來書論  
王薛諸公直探本原可謂名論江浙之禍久在意中所  
恃江南一軍而已相持十年勝敗之數必有所歸一軍  
敗而二省數千里之地土崩瓦解然且處堂而嬉般樂

怠傲無挾自恃論者謂其禍之速自蒙觀之相持十年  
禍已遲矣自江浙歸者多言事棘時民團之氣轉憤兵  
勇潰者官吏逃者所在截殺之蓋吏治民心之與爲彫  
喪久矣賢者不能堪王薛何論焉薛尤猥下江浙乃謂  
之能此鄙人所以憂江浙之陷溺將無已時也小園中  
丞所守一郡無當輕重次青代其位而名以裂中丞之  
生乃幸全此天也以是歸咎江浙之全局豈通論哉天  
下之事尙非無可爲爲之而必非無效而人才之生實  
乏滌生節相再出事日難而人才日絀季高中丞奏調  
各軍姑取其一來以壯軍勢沈毅戡亂之才故知其不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八

易致也蔭渠艱難可念此深有得於黃老之術以篤實  
爲體而以堅忍爲用文景以治承平之天下蔭渠以處  
亂國無子房之大用而平陽之清靜固庶幾焉蔭渠之  
學爲與黃老默契未易幾也柢棟一切若何晏王衍而  
謂之黃老鄙人固弗知之矣九峯作郡守頗有名節相  
亦屢疏薦之周子論人善惡有二曰剛善曰柔善曰剛  
惡曰柔惡九峯兼之而才實陋所在足以誤人家國其  
得志以逞節相與有過焉亦國家之運爲之也吾楚簫  
公去後岌岌不可終日寄雲中丞稍振發昭蘇之其人  
誠篤君子也近有一二事蔽於忌者之言頗用憂之吾

楚士紳有強名然自滌公季公外無敢與官抗者一則  
奉旨辦理團防一則主謀幕府非紳士也餘則籥公  
能用之一二能者辦事持正有氣力非若江浙以勢力  
把持顧私不顧公也而自倉廉使以下久懷不平以此  
一二事者陰嗾之以兆之朕於事無害而幾固微矣鄙  
人近數年頗有悟於周易言幾之旨以爲道非誠不立  
非幾不行事之大小天下之治亂皆有幾者行其間天  
也固人也來書言吏治之敝豈惟一省然哉亂天下之  
源在此撥亂而反之正舍此固無可圖功將如羅李十  
數輩餉盈巨萬以治盜可也而吏治不修長亂終無已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九

時故求將急矣而求吏尤遲以全神治盜急矣而治吏  
必舉爲先務程子言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養之恤  
之教化之整齊之寬而假之誘而進之任之賢者十年  
之功庶有裨乎楚粵猶可爲也江皖則已不可爲矣霞  
公之治蜀所謂吾見其進未見其止者也兩賢相與蜀  
當無憂僕更涉世故本乏材用默念道消道長之機以  
審其進退去就決然無可疑者人事之是非事機之得  
失悠悠今古誰與論之君子研幾於心觀事於理以俟  
千古之有知者讀書躬耕吾事也中丞以忠義錄相屬  
而不樂久居省垣以與酬應年逾四十一事無成精神

不足以自運其才學問不足以自調其氣無能有爲審  
矣閣下精神識量遠出塵表必能建立大猷以光時譽  
願幸勉之久不談時事與朋友書尤用戒愆以來書議  
論高偉私竊服膺稍一宣暢其說亦以仰荅諭問非閣  
下亦烏足與論此者哉笏存廉使耳其名久矣而無用  
一見京師與元卿侍御交好文章氣節獨出冠時有云  
前後兩趙者嘗私想見其節概人才實難見聞所及輒  
心奉之因閣下言聊一述平昔所聞以見心知之有素  
也手肅奉謝盛賜所以不敢承之意度蒙俯諒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一

奉三月十一日賜書敬領一切意城旋示悉巢含以下  
東達維揚次第肅清沅老之力幾於開闢洪荒使斯民  
再睹天日慶忭何已近事之佳者北則捻勢漸衰楚軍  
之援穎者威聲漸遠可以徐斂方張之氛而沃盪之南  
則左軍所向克捷日憂其深入無援而幼丹中丞能以  
一軍爲之後勁少荃赴滬後亦可由松江以通湖州之  
氣鮑軍與季公專意規復甯國北出蕪湖以通江路南  
出廣德扼浙江之衝事勢日益艱難而自軍興以來氣  
機之團聚蓋未有逾於是時者區區慮慮但念兵力之  
分布過遠而策應頗難城池之恢復日多而甯防匪易

擒匪屯聚南陽信陽其勢必闖入楚境以掣諸軍之力  
鄂省所以自衛者蒙有款馬一以爲喜又一以爲懼議  
覆朱御史一疏委曲詳盡尤得體要計已上邀 俞允  
韶陽鹽河總匯課之郴桂四散之地勢逆而難課之韶  
陽事易而順非獨以籌粵餉卽湖南鹽課亦舍此無辦  
法此疏行湖南東征一局自可增餉凡事初始爲最要  
關鍵稗政急行後難補救幸預籌之南老欣然任此如  
以屬之必使會同辦理乃爲有濟前年文藩司幫辦夷  
務與督臣會銜卽其例也承諭忠義錄事例適如鄙心  
所欲言中丞初爲是議往復商辨以謂事無終訖而多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一

二

煩費今但當網羅搜討不當設局尊論所及尤徵遠量  
鄙人初意則以楚人忠義之風流被天下當稍存其事  
蹟以備他日 國史取證去夏編輯江忠烈行狀羅忠  
節年譜所校正增加蓋十之五六以彼子姓門人傳之  
尙不及詳知史氏之失徵者多也欲及吾身錄所見聞  
以存信史或亦窮而在下者之事中堂肇基楚軍南陽  
父老以爲言之謙也至謂是書早計則傳者忠義非傳  
綏寇方略南山可移忠義不可毀無憂詒笑也以先後  
爲次第用備遺忘奉此二語爲是書事例固足息紛紛  
者之辯矣惠甫論洋稅事閱之慨然此難以口舌爭也

彼所據爲事要皆聖賢豪傑所爲發憤而慨歎者前書  
之辨益慮 朝廷下督撫議所見不宜參差旣不交議  
則是辨爭皆贅也歐陽公云且須放此人出一頭地苦  
兩數日山中拾薪尙待披裘積悶不可言狀本意入夏  
稍暖趁餉船一詣營而久爲雨梗至今尙未獲赴省積  
年瘴潦傷農事念之悻心少荃中丞奏調之議萬求論  
止之頑鈍褊迫如鄙人豈復能堪世用而繁爲之詞以  
虛名相耀祇益惡耳 先皇於小臣眷顧特厚觀我生  
進退猶以踈其時焉今此志畢矣且言固各有當古人  
云觀面不如聞名以言世人逐聲影者眾也恭邸於鄙  
人相習久其相視語言容貌無異人者強譽之以爲賢  
哲不足取聽或疑薦者之有私是於中丞猶爲累也康  
節語富鄭公公招未必來不招或自至聞雲蹤跡謀一  
就視中丞無不可者卽有薦達是直阻山人之行而速  
其遜耳因書敢敬及之

與曾沅甫

奉書荷蒙注問殷拳伏讀感領比聞大軍轉戰而東掃  
盪廓清如捲秋箨十年晦昧之區重睹天日開關之功  
規模宏遠軍興以來所未有也願益持之以謙守之以  
固慎司其發而時有以作新其氣經緯天地幹旋世宙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一

三

惟公大德乃能堪之欽仰何已厚菴軍門三疏乞假莫測其意所向聲望爲之稍減乃悟足下前言蓋有以窺見其深時事方艱宜如何委曲聯屬之以盡其用此則在節相將將之略矣議復朱御史疏未識 批荅云何果行此楚軍餉食猶可籌辦一二但未卜辦理順利何如耳

致曾中堂

三月八日奉塵一函計蒙賜鑒時方歸家至今未獲旋省爛廢可知意城遞示各件敬承大軍肅清江淮遠近知威國家資其保又生民賴其福庇非祇一邦之榮一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一

三

時之慶而已 朝政清明人心思治幹旋世運需之元老或者戡亂之有期耶粵釐特舉也而實正辦形公廉謹然無任事之力無審機之才又氣局稍褊不能用人廣東釐務積弊太深會城黃霧四塞自非豪傑特識則良其限列其黃而危在薰心蒙竊慮之原疏派員會辦當謂主謀贊畫豈謂差委者耶璞山循廉之吏責之理財非所能任玉班小心事友生方任軍旅中丞必乞留之後泉差強人意然江西釐務皆所經理令其舍贛南而趨粵東頗謂韓愈可惜蒙前慮南老之憚於遠行以書詢之慨然自許而大營訖未聞知此意城之過也湖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古

南非此老一行無可任者近年粵私浸灌全楚而釐課轉遜蓋樂昌爲粵東地游民轉運四散繞越莫可阻遏宜章臨武所設陸卡十防其三而已屢生事端此所謂窮於地勢者也當謀歸併韶關彙徵郴州所設各卡皆可裁撤故粵釐行而湖南鹽釐首承其利所必任之南老者此其一要略矣且如晏公亦豈能倚之以集事哉粵中總局委員曰華廷傑曰梁山谷攬事已久去冬又令各商包徵先納貲爲質相與網利有歸商者有歸員紳者福山釐務一聚眾而即停廢晏公處此其不至眩惑惶亂未可知也紳商之盤結如四川臬司俞文詔亦包徵之一戶此當一切停罷其強者以法繩之慮非溫良濡潤可以微相感孚者也用才各有所宜利者儒生所恥言漢武用孔僅桑宏羊皆賈人斯爲英雄之大略君子雖爲利不能不軌於正要取其才足以集事鄙人所訪悉三人一曰伍崇曜廣東大神必得引用一人羅椒老龍南老非其選也蘇更老不爲商民所服伍君亦在總局與椒老齊列福山大鎮可以取決一言其人亦知事體此必當援引者也一曰吳昌壽聞頗清廉持正帶勇有名人尙憚之任廣州府亦有惠愛可資坐鎮一曰羅勳聲名頗下任廣東都轉鹽課曠越前後而已亦

取盈焉人皆訾議之然自道員以下才具尙未有能及此君者資其計畫亦必有益謹擬疏一通辦法與初始事端皆略及之言官之失其職久矣攸縣釐務爲余梅臣所持去冬鄒公讓甫往辦理余君倡議罷市中丞曾密捕之乃爲道長所糾以鄒公爲殃民粵東之富饒百倍余君者有之而罔利尤甚或賄言官壞其事有如鄙人在山東發二百年之銅弊平情審處歲爲國家籌課百餘萬敝衣徒步嚴寒海上手足皸裂艱苦釐定一李湘菜足以傾毀之後雖能者亦無所施其力劉晏之言利身死而人以爲宜大臣如壽陽常熟諸公不考古不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五

知今哆口張目爲商賈爭錙銖之利以相詆毀使不得申其氣鄙心竊獨慮之竊揆晏公之才智未必及鄙人粵中官商之阻難不止一文煜自非南老之精彊誰與任此者乎鄙人所嘗任咎者故念之獨深僧邸以不候山東巡撫商議停妥爲擅專王壬秋比附文煜奉此一語爲罪狀煌煌 詔旨亦隱巖之人心安得有是非是否有可採處伏乞鈞裁少荃中丞以夷務爲憂求助鄙人其第二函與何伯會談頗自快幸固知少荃識力過人自能知其窳要無憂此也然中丞自守大帥軍令憤然作氣巧中機會此有天焉何酋以禮相接諸夷知之

不敢相凌侮矣其所以然者何酋上海未一與當事相見以中丞之能自守也卽邀與議大計可兒可兒自念生平周旋應接有愧此公多也必謂夷人所行惟當順從以求其安豈通論哉特事有理有勢而行之必以其幾此則眾人之所忽而豪傑有爲者之所爭也周子言誠神幾謂之聖人誠者本也神者用也幾者介乎動靜之間大而治國平天下小而處置一事皆有幾者存其間順之而得逆之而失其初甚微其流而爲功效相去判然近年見此理差明故曰幾善惡判之以幾而已慶公去闔繼之者必耆公惡固有二有剛有柔耆公兼之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一

六

江西所屈折幼丹中丞聞吳昌壽又其在粵所屈抑者以是知其賢南老寄示鈞書微有所見不敢自閤謹具言之粵鹽改歸淮引此必不行徒費筆墨何爲者少荃中丞信言定海岱山鹽已運至安慶此時江路漸通但用火輪船七八隻南運岱山鹽北運淮鹽開官局湖南招商領運天下之利孰有逾於此者正以總攬利權不拘成例輕重在心行之無忤第五琦劉晏所以能盡利者唐世制度視今日爲寬也據粵鹽引地而舉淮鹽爲科則目前之利不可知將來之累無窮尊旨謂爲不便偉矣君子之道協人情未有非人情而可強行者也沉

甫所謂劉晏轉運之法得岱山鹽而可行之裕如乞速籌之商成相國自陳衰老無能乞簡料鹽課以裕國變理陰陽之大猷不越乎此空山一老無求於世智謀計術亦復同之國家人才如此中堂笑之乎亦許之乎手肅敬敏鈞安

與曾中堂

六月十六日連奉鈞札由長沙還家稍稍料檢以便啟程自惟精力短乏無可成就此由天限之不可以人力扶掖近年以來尤畏官人在長沙惟時與中丞往返餘多不相見強顏以事官人其不相習明矣少荃中丞豈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一

七

能度外容此野逸與其事而有參差何如先期而自審量此官之不可就前緘已略陳其梗概俟到皖時再候鈞示以取進止昨在長沙聞江西拆毀西洋教堂一案幼丹中丞挺身任之至謂此二百年養士之報蒙心惑焉國家辦理夷務二十餘年大抵始以欺謾而終反受其陵踐其原坐不知事理天下藉藉相爲氣憤皆出南宋後議論歷漢唐千餘年以及南宋事實無能一加攷究此其蔽也傳曰惟禮可以已亂奈何自處於無禮以長亂而助之披猖乎至於寇亂之生由一二姦頑煽誘愚民無知相聚以逞遂至不可禁制所欲拆毀教堂

者無識之儒生耳其附和以逞則愚民乘勢鈔掠爲利

民數聚則氣鬱氣鬱則法廢造意不同而其足以致亂一也君子不屑徇愚民之情以干譽故法常伸而民氣以肅欲以此意告之幼丹中丞視其舉國如醒非疏賤之言所能發其覆也中堂轄有全吳措置有未善他日上煩調處恐徒損威重而終無善法以相折服夷人之與中國交涉者一曰商一曰教一曰兵三者相倚以行而各異用羅馬教主地屬法蘭西凡行教者皆法蘭西人也其人甚卑微無足齒數然至屈抑其教必求以兵脅之兵不得商人之助其費不敢擅發也既發兵則教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六

與商俱退聽焉故夷人之兵亦不易發醞釀之久激使一逞必出兵費求和而後已世人憤憤不加察耳中丞辦理湘潭衡陽兩案直令各縣賠修人頗以爲疑嵩壽謂充類至此而盡發之中丞兩縣猶可以情自求解脫發之夷人則中丞亦且俯受而無可置辯此豈不爲光明正大乎有示稿一通錄呈鈞鑒江西發端已誤勢難轉旋要使幼丹中丞通知夷人之情與約束吾民之法輕重緩急洞然於心庶不至激成事端以增國家之憂傳所謂度德量力易知也所謂徵辭察有罪則不專論勢之強弱而論理之是非願熟籌之衡陽吏敝民鬱伏

莽充斥言者痲心吾省蘊禍方深若此類尚多私心之憂又有甚者朗亭尙書奏徵解江西湖廣漕糧體察湖南情形實有難行者而不能不爲國家一籌其略湖北據民情爲言已覺其偏江西乃力陳洋船之不宜借則於事爲遠矣主憂臣辱非臣子氣矜爲名之時幼丹中丞敦懃嚴毅君子人也而不能不蔽於所不知爲中丞代譏一疏所謂臣子之心發於不能已者未知有當事理否並呈鈞覽蒙賜遞少荃中丞一書復械當由輪船轉達埒呈上嵩燾雖有官未敢就也又同年舊好私械問遺故仍啟而不稟如以爲失官人之體卽懇屬眉生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九

弟爲更定之沅公進軍過勇適多將軍有陝西之役未知以何軍助攻金陵深用系念

與李少荃中丞

六月十六日敬奉賜械猥以愚陋之資過蒙擢拔使與被朝命之榮持節巡漕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在古賢者猶以爲榮嵩燾何人寵邀異數知深能淺雅量陶成拊臆捫心惟增感悚然區區愚忱有不敢不以上達者凡治事以才而運才以氣嵩燾之才人知其不足矣多病連遭精氣銷耗至於且所經營未補已忘心所注措出言屢誤兩事竝集緩急祇益其倉皇羣賓

在門迎餞亦爲之顛倒值時事藉難之際自揣疲茶終無裨益是以決計引退期於內不失己外不失人今年且老矣奚取於世而懷觀望此精力之乏不足與任事者一也賦性褊迫少所容納一言忤意抵脰求勝一事乖方推心自激史稱許慈胡潛好爲忿爭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此在淺薄往往同之又嫉惡太深立言太快以之自守差爲無害於人豈足以綜人物之參差攬倚伏之要最此質性之隘不足與處世者二也往者嘗奉使命治事海上矣以爲朝廷憂思急遽豈復能有所擇以爲名而任事太深則同官側目立言太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十

峻則羣小驚疑卒至名實交隙心跡兩晦私心自計位下名微進退綽如可以從吾所好故袁閎與陳蕃異勢其位定也魏舒與張詠異情其事殊也顯晦者君子之時所以制顯晦之用者君子之道嵩燾之所以自處則亦審矣此志事之分不足與審幾者三也人之才質各有所限束髮受書以爲天下事皆可意爲裁量惟兵事變化呼吸所不敢任耳今之仕宦大率與兵事終始參軍長史既異古職制置轉運盡爲閒曹無一旅之師以相頡頏則亦焉用此匏瓜之繫爲哉嵩燾惟自知其不足是以在軍五年涉仕十稔不敢求進一階兼攝一職



豈有就枯之禾反希榮於霜露垂禿之鷲乃爭飾於毛羽此才品之異不足與共功者四也兼是四者焉所取斯誠恐大人薦言之雅徒累虛聲知賞之深或乖時用用敢直陳所志冀荷矜全謹當請示中堂乞情解職再行具詳上達耳

與曾沅甫

奉別五月二十九日賜書過蒙垂注殷拳以忝埒同寮渥加寵飾獎藉之殷期許之雅有逾涯量拊膺捫臆慚感交深少荃中丞欲見以一官歷練其意甚厚而自揣非所能堪假令精神稍足自給則此十年中已立功勳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三

致通顯何求弗獲必俟衰老且病躡人之跡而從之賢賈焉自以爲榮知者所弗向抑亦愚者所弗爲也吾楚人才之在今日盛矣苟能軍無不將帥者苟能事無不軒冕者空山一老從容談笑抵掌卿相自視亦頗不薄奚必竭楚澤之蒲以爲菹罄湘山之竹以爲楫哉且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道足以濟世摩頂爲之而不爲過道足以自靖鞠躬將之而不爲迂使此命出自朝廷無可言者少荃中丞果視鄙人之才爲足以定亂鄙人之望爲足以匡時否也松柏在山而草不殖燭火向日而光不耀江南之亂已亟而文謀武略匯聚一時盡鄙

人之知慮無裨於邱山效鄙人之才能無加於走卒徒使與諸賢齊列效其分寸毫釐其無當也審矣來書謂鄙人稍能通知事務可以贊益中丞是也然兄所知知其理而已天下藉藉與爲義憤而無當於理則鄙人爲優旣更歷何薛二公之遷就重以吳公之阿諛豈復能裁之以禮以使範我馳驅哉自南宋以來議論猥繁而控御夷狄之道絕於天下者五百餘年賢者惟知引身以避之而已中堂負天下之重且不欲與之交涉鄙人空山偃蹇何爲強與其事以滋天下非笑諸國領事微甚亦與督撫均禮其視道員草芥耳何所求於今之世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三

涉海以營一官賈夷人之菲薄如必以仕宦相迫上者募千人爲一軍埒大營自效其次中堂左右品甚談笑餘非所能堪也因來書之意勤勤故略及之金陵之圍甚銳其要在通運道宿重兵後路日盼大功之成使吾輩得所倚恃以自休息瞻仰如何

與陳懿叔

七月二日奉到二月十五日賜書計別十五年中間僅一通書問亂後人事反覆雖探之怡珊亦多不能詳其蹤跡近始知以廣東先生遺事由黔入蜀一就吾霞老而遂得尊書具承別後垂注之勤與其志事之所存春

秋絕學遂已成書盛德大業至矣哉而勤勤著書之旨未嘗少懈於易於詩於大學於中庸皆欲有所譔述恨不時從游一攬所業承其緒言餘論開廣心意致終身孤陋無成爲悒悒耳蒙於經義所得爲淺然竊以爲治經當求通聖人之志而非通其文則志固無由通文周之演易推陰陽消長之數以知人事進退得失之宜其旨微其辭深聖人贊之贊此而已史稱費氏易惟具本經而取彖象諸傳疏通經旨此漢儒傳易正軌宋儒知孟京諸家易之誤而謂文周有文周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此其蔽也無孔子易傳則亦何所據以知易之精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三

微乎來書欲取小象指點周公爻辭其微妙處所不能知然卽此而見先生之妙於言易也蒙嘗笑古經生多不達聖賢立言之妙中庸以知仁勇三者爲入德之方哀公問政章總著之推闡無餘蘊矣而後結之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者知也強者勇也舉知與勇而仁在其中矣不能曰雖私必公也此行文之妙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而後結之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造端於夫婦之知能也此行文之妙也昌黎因文悟道祇是能知得文章深處蒙嘗惜昌黎能辨古書正僞而不以之釋經先生以所悟於文之妙而

通之於經以嘉惠來學功過昌黎矣蒙於易中庸皆頗有所講說朱子編次四子書得聖賢之意爲多而於中庸則多自述其所得於聖人之微言妙緒時有出入欲爲質疑一書附諸朱子之後不敢求異先儒也其頗自任者則綏邊徵實一書取秦漢以來中外相制之宜辨證其得失而不必以成敗爲是非其於經世致遠之略粗有發明自南宋以來議論多而控御夷狄之道絕於天下者五百餘年徵實者以砭南宋後虛文無實之弊也此書出後世必有信吾之說以求利濟於天下者此鄙人之志事也然皆粗具規模於心而未能成書以腹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三

笥太儉又義理之蘊於心者尙未爲充實欲更讀書十年乃成書耳頃以 聖恩簡授蘇松道缺使待紛下敦迫就道天下惟官不可爲而蘇松無土地無人民虛具一官而已 兩朝聖人遇我厚不可以避難辭險義當一往稍平卽歸十年讀書之約又成虛願頗自惜也士之立名亦各有分霞老入蜀蜀之利也而霞老亦會其時以發其名業使在江皖則事難而功不能半鄙人復何爲哉南齋供奉三年在職僅逾四月奉使海上與諸貴人相交接益有不可以理喻不可以誠感者其受任如此其事功顯易如此而卒爲所齟齬此自 國運使

然而鄙人讀易而內自省亦頗有悟於吉凶悔吝之理  
仕進之志因是遂絕霞老所言粗得其概而未究知其  
深也及得 詔命又復不能自釋蓋京居三年親見

顯皇之憂勤與所以眷顧小臣之意終不敢有忘徒梗  
朝命而於義無可居於心無可解則固不能執一節  
以終焉鄙人之不及古人亦未始不在此也鶴丈遂有  
關外之行大臣中無此精明亦無此勤懇而知者絕少  
鄙心私獨痛之廣專先生遺著有成書可刊行者否爲  
其嗣君報捐所費當不甚豐近世納貲爲官猶擬之也  
何難若是高以下基請姑自小官始無遽爲其難者怡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五

珊初任清泉而政聲卓然爲之喜而不寐獨其體弱多  
病而又重以家累深用系念幸當事俱知其政聲可不  
至寂寞耳年來於詩文輒欲廢之而求者日眾酬應之  
文歲有所作以啓行在卽又家無寫手略上一二藝伏  
求教益聞方謀爲湖南之游怡珊亦屢思迎養此願必  
遂或幸及早告歸得相從數月一摠數年積臆此生之  
幸

與劉霞仙

今歲在長沙凡三奉書想蒙賜鑒自蜀來信者言大小  
之政一決之諸葛公甄綜人物修理法度斐然成章然

賢勞亦至矣想念何如嵩燾初意謀以春和一詣安慶  
須沂江爲成都之游夏秋長日足以了此夙願以入春  
苦雨空山兀坐至不能出門節相屢以信邀令李竹浯  
偕往復謀以五月啟行而李少荃中丞忽有簡放實缺  
之請 聖恩遂以蘇松道缺畀之欲勉就官則乖本志

以枉其身而無裨時用於心爲忤欲遂辭之則蘇松無  
土地無人民人知其艱難也徒以爲避難辭險而無可  
託以爲名於義亦爲歉焉使符紛下敦迫就道且赴安  
慶一行徐圖免此官以歸鄙人非無意於世者而不能  
委曲以事人涉世數年譽者或過其實毀者亦損其真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一

美

得失頗自知之可以爲知縣而斷不可以爲府道史稱  
王安石屢辭館閣之命及知制誥遂不復辭近沈幼丹  
中丞亦略似之士亦各行其志耳幼丹被 命爲道而  
不起豈非至光明磊落者哉安石之辭館職以有所挾  
而要也則君子所必不屑爲幼丹決然以辭無他望也  
後人效之則斷不可內揆之心外度之義無可言者君  
子之立身成名固各有命存焉少荃買馬有此一薦用  
之以取笑樂則亦吾命之爲之使此十年中精力稍足  
自給能任軍旅效奔走亦奚似今日耶廢吾讀書有用  
之日月以俯仰從人名業無成心跡交屈此所不能甘

耳老兄謂吾進退之際宜何以自處幸一教之忠義錄一書不難於編纂而難於採訪在局數月規模略定而頗苦於採訪之難其人頃已屬之羅研生將來不作官亦決不可就館與聞人事境地所置隨時異宜吾心自然之義不可誣也有復懿叔一書求轉交此老精神尙如昔而廣真渺矣古來才大難爲用今猶惜之恩恩奉報一切時事不能詳亦不暇問也

與朱石翹都轉

久未奉書側聞蜀中士紳歌誦盛德比諸召伯之甘棠所過輒畱惠愛爲蜀民慶亦賢者高世之風所在必有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老

樹立尤爲老兄慰也春間承以 朝命簡授浙江都轉浙事之艱難亦所謂盤根錯節以試利器者不足爲慮惟粵中齟齬者又復共事一方當何術以遠之而隨聞籥帥已有奏畱之說蜀事儘可爲視浙固霄壤也子翼名士以全部援浙而畱之湖南身赴廣南乞軍糧已得請矣聞頗以風月流連忘反所部有納降者三千人屢聚眾相誓爲亂已捕得一二人以待其至省城惴惴相視此行爲累必多心竊憂之江浙沈陷已深廓清無期不能戡亂而以生亂詎非人謀之失耶弟頃以 聖恩簡授蘇松糧道十年不欲爲官自揣精力弗能堪也垂

老乃被此 命其於鄙心亦稍舛矣以此官虛無土地人民若辭之是謂我避艱險也且姑往就事焉徐圖以病乞歸耳家居三載覺此心稍近書理意圖有所謀述而忽舍之而去以從事無謂之周旋勉供無益之奔走天也何尤蜀事傳聞異辭以理揣之合諸名賢以治一蜀必能澄汰人才勤求吏事和眾安民攘除寇亂盜賊固不足平耳一切幸時以相聞爲禱

致曾沅甫

奉書諷味噓唏豈惟公所處之難以侯相功崇德廣宜無間然 朝廷眷顧稍疏羣小遽從而挪揄之此可悟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老

任事之難而君子之於仕宦悴心爲已多也始聞侯相議守沙河賈魯河因取輿圖視之以七八百里之地遮蔽東北兩面饒沃完善之區使不得馳騁而令公與鮑公從容與淮皖各軍收撻伐之效賊勢方急而以緩應之賊情苦散而以整御之唐宋以來主兵事者無此規模氣象僧邱引運河之水以灌馮官屯計工數百里其時李開方殘賊數百人無敢議其迂遠者則 文宗初基東南糜爛天下岌岌 朝廷懷恐懼之意而出之以端簡百官懾於大難之驟興瞻顧卻立而抑不敢肆其囂囂金陵之功甫成士大夫謂自是可以長享無事而

議論囂然言路之氣日張時事亦愈棘矣常論宋儒發明聖學至精密獨有一事與聖道大反數百年無能省悟聖人之立教曰慎言曰其言也訥曰古者言之不出曰巧言亂德曰言無實不祥無相獎以言者堯舜之授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內自慙於一心而不敢及於天下之得失而即繼之曰無稽之言弗聽是白聖賢之治天下與其所以自治者無不以言爲大戒宋儒顧不然凡有言者皆善也乃至劾歐陽公劾富鄭公文潞公皆謂之直臣矣凡事皆可言也乃至採宮禁之傳聞陳鄙夫之猥陋皆謂之善諫矣歷觀言路得失其間賢愚

儒不能辨故曰民鮮能久矣唐宋之言官雖囂尙無敢及兵政南渡以後張復仇之議推陳兵事自諸大儒倡之有明至今承其風持兵事之短長尤急末流之世無知道之君子正其議而息其辯覆轍相尋終以不悟西夷之專求實用由中國虛文無實相推相激以贊成之亦豈非天道然哉又鄒衍五德相嬗之說上古以來一姓代興各有崇尚以成風俗蓋亦自然之理區區假五行之說索之於微此鄒衍之陋也自漢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爲勝吾總其要曰名利西漢務利東漢務名唐人務利宋人務名元人務利明人務名二者不偏廢也要各有其專勝好名勝者氣必彊其流也攬權怙黨而終歸於無忌憚好利勝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勢營私而終歸於不知恥是說也吾於數年前及見之曾以告胡文忠公自謂篤論故明人以氣勝得志則生殺予奪泰然任之無敢議其非 本朝以度勝得志則利弊賢否泛然聽之亦無敢議其非一代之朝局成而天心亦定終明之世居位者大率負彊使氣傑魁人也 本朝則賢者優容不肖詭隨非是則羣以爲怪愕而天亦常假手不肖以傾去之使不得發據稍能持正議務名實振厲紀綱考攬人才輒曰是無度量吾抑不知所謂度量

者將用以何爲也司馬德操之言曰識時務者爲俊傑  
吾則以不爲風氣所染爲俊傑雖講學治經亦然宋明  
之語錄 本朝之經說皆風氣之爲也君子未嘗不爲  
之而固非道之所存矣自非深識特立之君子介然無  
與於風氣之會烏足與論時務哉二百年督撫同城之  
大患發其覆者惟公與我兩人而公正言直色以陳之  
封疆之責臣子之義兩協其宜其申明義利之辨以正  
人禽之界發揮公私之分以存是非之公燭九幽之迷  
惑立人道之大防沛然任之而無疑進退利病更無足  
論前書所以相戒者望公忍辱負重爲 國家任艱鉅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三

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鄙人之於粵  
所謂莫之與而傷之者至也是亦一義也 是道也胡值  
文忠以之  
主少國疑之際樞府無可倚毘之大臣舉朝無可主張  
之公論豈惟無同志之援亦並無氣類之應君子於此  
懷忠而無可與訴裨益家國生民而無可與協心以求  
其濟則亦勉自效焉姑使此道自我而粗明大亂自我  
而粗定莊生之言曰汝慎無擾人心處末世者之所同  
哀也是又一義也 是道也相  
侯以之 若以言乎道之貞則君子  
之於小人苟可潛移默化以使之軌於正固宜勸誘而  
匡正之不爾則劾去之其援繫已深顯正其事以告之

君父而求自靖焉一身之得失勿之計也卽所糾所  
斥之去雷顯晦亦勿之計焉可也所默證者吾心所共  
信者斯理又何疑乎使言官醉飽以嬉條論人才之賢  
否如令盲者居越而辨楚水之清濁聾者居蜀而察秦  
曲之抑揚 朝廷既曲從之士大夫亦允譽之同官切  
身之利害一有所陳 朝廷既深疑之士大夫亦交毀  
之莊生之言曰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  
勝也非鄙人無與發公之深微者歷事久而知古今是  
非曲直蔽於聞見者多矣或身受其利病疾首蹙額而  
莫知其所由其源流本末無能推知而辨論者輒因公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三

書一推論及之幸恕其狂愚  
復李筱荃  
奉讀復書蔚然有道之言諷味沈吟意俱與長其於鄙  
人乞病之請略無疑阻士之貴乎知己非徒以知其意  
嚮而已必其知道也而後人與己之意嚮沛然一軌於  
正公之於此偉矣殆非時俗所能庶幾也所論沅公得  
失及與處輕重之宜卓識淵抱蓋兩兼之定計不帶武  
員所見尤精審李希菴初任鄂撫官相奏請以兵事歸  
撫而以餉事吏事自任識者笑之謂與國家制度適相  
背也而公持論亦云然官相以濟其私公之爲此言也

廓然一出於大公雖使褊心者居此猶將化其意見之私以相與有成況若沅公豪傑俊偉以天下國家爲心而非專己以自足者以是益知公在鄂必有益沅公而益慮沅公之蹇蹇將與霞老俱西恐不及久飫此福利也沅公請處一疏尊意以爲無層次允允急脈緩受四字地與家祕訣而天道之精微聖賢之裁成輔相舉無逾於此君子得之以治事而事成亦省多少煩惱此公之盛詣鄙人與沅公皆所望塵不及者也京信久已繕就去人倉卒不及械交數日內送呈鄂事復棘尤爲沅公慮之孟子云莫非命也一笑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

書

致笙陔叔

奉書懿然有道之言伏讀欽感而於情事容有未詳者不敢不一竭其愚在粵三年所得惟養廉及韶關經費外無別款歲用萬餘金取給經費養廉數千所餘無多至於僕從規費已多裁革餽遺一無所受此人所共知姪之節省由於性生出客公服間有添補居常衣服一襲家居之舊未嘗更製日食上下一例玩好什物除置買書籍外未嘗浪費一文以故所存尚二萬金黃莘翁言粵撫萬不敷用彼用度自豐不可爲訓去歲費至萬餘金歲租已過一千可以傳遺子孫住屋亦儘敷而地勢迫隘架屋山屑若巢

然當前去水一瀉數十丈萬不可久居意城爲置饒姓一莊原爲屋基而憚於營造吾甚怨之議合三四年之力籌備二千金置一住屋及吾身爲之其地基直十丈橫不過十餘丈較之意城見住屋合塘基計之橫直皆短數丈試問從何起造大屋身爲督撫歲支養廉良亦不薄何嫌何疑而畏人訾議一身服食起居而多懷顧忌罔道干譽此吾所素恥居官居鄉一以直道行之所信此心此理而已不顧人喜怨非敢爲嘯強也性自定爾往在軍中數年未嘗添置升斗之田而人動曰所獲盈萬吾弗辨也每歲資助親友較多於存與不以人議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一

書

吾之富遂懷顧忌也近年勞李居室吾傾囊置備其地基力亦弗給彼尙無所瞻顧而吾十丈之屋乃反懷瞻顧乎必自謝曰吾無一錢左季高在軍日以沈幼丹歸裝四萬金而此爲言皆爲此語吾弗屑也老叔之意美矣而情事則非他日來鄉當自悉耳義學之設意亦良美然約以千金則斷不敷取效於一蒙師之力則又斷無此易事蓋設學必建立學館始已難而子弟所取法者父兄之德藝耳吾族身列膠庠者多矣果何一爲足取法者哉先生所訓者空言父兄所行者實事其不足相勝明矣吾家所守硜硜亦恃諸弟皆賢耳子姪輩已兢

兢不敢保其往自計三四年後無所效用於世當遂博  
求後進賢者教育之貧者資以衣食富者亦取其脩金  
焉庶幾有興起者環顧族人尙未敢有振興之望也捐  
宗祠銀一千苦無所交納年來田屋絕昂未易置買莊  
業欲置一試館亦不可得若用以設義學則此一款預  
備久矣惟所以命之姪意求一經理此費者尙無其人  
敢遂望有濟耶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倫敦致李伯相

二月初八日寄上第三信想塵鈞鑒此間政教風俗氣象日新推求其立國本末其始君民爭政交相屠戮大亂數十百年至若爾日而後定初非有至德善教累積之久也百餘年來其官民相與講求國政白其君行之蒸蒸日臻於上理至今君主以賢明稱人心風俗進而益善計其富彊之業實始自乾隆以後火輪船始始乾隆初未甚以為利也至嘉慶六年始用以行海內又因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一

其法初為火輪車起自嘉慶十八年其後益講求電氣之學由吸鐵機器轉遞書信至道光十八年始設電報於其國都漸推而遠同治四年乃達印度自道光二十一年與中國構兵火輪船遂至粵東咸豐十年再構兵而電報徑由印度至上海矣其開創纔數十年乘中國之衰敝七萬里一瞬而至然亦足見天地之氣機一發不可遏中國士大夫自怙其私以求遏抑天地之機未有能勝者也來此數月實見火輪車之便利三四百里往返僅及半日其地士紳力以中國宜修造火輪車相就勸勉且謂英國富彊實基於此其始亦相與疑阻即以

初抵倫敦蘇士阿摩登海口言之往來車運用馬三萬餘匹慮防其生計也迨車路開通用馬乃至六七萬匹蓋以道途便利貿易日繁火輪車止出一道相距數十里以下來就火輪車者用馬逾多也去冬道上海見格致書院藏一火輪車道圖由印度直通雲南一出臨安以東趨廣州一出楚雄以北趨四川以達漢口又由廣州循嶺以出湖南而會於漢口乃由南京至鎮江東出上海又東出甯波北出天津以達京師見之怪咋謂雲南甫通商即籌及火輪車路也及來倫敦得此圖知已出自十餘年前凡其蓄意之所至無不至也印度火輪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一

二

車纜及阿薩密其通中國分山南北兩道北道由阿薩密直抵依拉襪底河南道繞出緬甸折而東北以會於依拉襪底河而達蠻允大率雲南通商一二年後兩處鐵路所必興修者日本公使見語云天地自然之利西人能發出之彼為其難吾為其易豈宜更自坐廢中國土地之廣人民之眾各國所心羨也聞至今一無振作極為可惜嵩燾赧然無以為答前歲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辨其異同得失自隋唐之世與西洋通商已歷千數百年因鴉片煙之禁而構難以次增加各海口內達長江其勢日偏其患日深宜究明其本末條具其所

以致富彊之實而發明其用心而後中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處人者皆可以知其節要謀勒爲一書上之總署頒行天下學校以解士大夫之惑朝廷所以周旋遠人之心固自有其遠者大者當使臣民喻知之以爲此義明卽國家億世之長基可操券而定也道天津亦嘗爲中堂陳之及至京師折於喧囂之議論喋不得發竊謂中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爲害之烈莫甚於鴉片煙英國士紳亦自恥其以害人者爲構釁中國之具也力謀所以禁絕之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爲悔數十年國家之恥耗竭財力毒害生民無一人引爲疚

弱明之亡皆此器張無識者爲之也嵩燾楚人也生長愚頑之鄉又未一習商賈與洋人相近蓋嘗讀書觀理歷考古今事變而得之於舉世譁笑之中求所以爲保邦制國之經以自立於不敵沛然言之略無顧忌而始終一不相諒竄身七萬里之外未及兩月一參再參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復有陳論而見聞所及有必應陳之中堂者日本在英國學習技藝二百餘人各海日皆有之而在倫敦者九十人嵩燾所見二十餘人皆能英語有名長岡夏芝助者故諸侯也自治一國今降爲世爵亦在此學習律法其戶部尙書恩婁葉歐摹至

學生改習相度煤鐵及鍊冶諸法及興修鐵路及電學以求實用仍飭各省督撫多選少年才俊資其費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機器局考求儀式通知語言文字而後遣赴外洋各就才質所近分途研習各機器局亦當添設教師二三人以待來者但須一引其端庶冀人心之知所趨向也此間有斯諦文森者亦言各國鐵路多所剝造尤勤勤焉勸中國之急爲之謹將所擬節略上呈抑嵩燾之意以爲事事須洋人爲之必不可常也當先令中國人通曉其法埃及國隸阿非利加其修造鐵路先遣人赴英國練習而後依仿行之此最可法伏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一

五

乞鈞示以憑與李丹崖會商辦理竊以爲方今治國之要其應行者多端而莫切於急圖內治以立富彊之基如此二者可以立國千年而不敝其爲利之遠且大者不具論也其淺而易見者有二利中國幅員逾萬里郵傳遠者數十日乃達聲氣常苦隔絕二者行萬里猶庭戶也驟有水旱盜賊朝發夕聞則無慮有姦民竊發稱亂者此一利也中國官民之勢懸隔太甚又益相與掩蔽朝廷耳目以便其私是以民氣常鬱結不得上達二者行富民皆得自效以供國家之用卽羣懷踴躍之心而道路所經如人身血脈自然流通政治美惡無能自

掩則無慮有貪吏遏抑民氣爲姦利者此又一利也三代盛時不過曰吏效其職民輸其情而已其道固無以加此也論者徒謂洋人機器所至有害地方風水其說大謬修造鐵路電報必於驛道皆平地而爲之無所鑿毀至於機器開煤吸水以求深也煤質愈深愈佳中國開煤務旁通洋人開煤務深入同一開採淺深一也有何妨礙卽以湖南地產言之鐵礦多在寶慶煤礦多在衡州而科名人物以此二郡爲獨盛湘潭石潭產煤世家巨族多出其地湘鄉產煤無處無之功名爵祿尤稱極盛世人一聞之議論無與發其蒙者何不近據事實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一

六

徵之中國百姓自爲之而自利之無故羣起而相阻難數十年後洋人所至逐漸興修其勢足以相制其利又足以噉姦豪滋事者役使之以爲用則使權利一歸於洋人而中國無以自立傳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先知先覺之任必朝廷大臣任之是以政教明則士大夫之議論自息亦在朝廷斷行之而已至於國家根本大計度今之時量今之力有難以一二舉行者而切要者數端無關根本大計而要爲諸政之所從出不先務此雖有良法美意日起以圖功亦終歸於無濟一曰禁止鴉片煙原鴉片煙之禁實自

雍正時其始供藥品而已賴政教修明官吏奉法民間無敢吸食者至道光中其風始熾嵩燾少時尚未聞此於時物力豐厚家給人足百姓守法惟謹迨後鴉片煙之害興而世風日變水旱盜賊相承以起卽今日洋禍之烈實始自禁鴉片煙而金田賊首亦因海防散勇嘯聚山谷馴至大亂是此鴉片煙不獨戕賊民生耗竭財力實亦爲導亂之原洋人至今引爲大咎中國反習而安之竊以爲鴉片煙之害不除諸事一無可爲而求其禁止之方有至簡而易行者其法在先官而後民先士子而後及於百姓一用勸導之術而以刑罰濟其窮其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一

七

用法亦惟動其廉恥之心而激使自立寬以二十年之期必可保其禁絕不至稍有貽患嵩燾前摺已詳言之無可易者此一事也一曰開墾江浙荒土初聞洋人惟務商賈之利於農田不甚經營也至是始知其不然其通商專務富民所稅茶酒及煙數者而已餘皆無稅歲計商賈贏餘而估其所獲之利約八十分取一住房器物計租取稅略如中國之戶稅歲入三百磅以下者不稅其所得寶星及他表記泐之用器有稅畜犬以上有稅並出常稅之外國家經制所入一取之地稅其勤地力至矣往見陳文恭公巡撫陝西河南專意農事興修

水利溉田在湖南教民耕種諸法悉備可爲知本計者江浙經亂後距今十二三年荒蕪之田未墾者仍多百姓憚於疏闢之勤而自惜其力州縣苦於奏銷之累而並沒其名荒者聽其蕪萊墾者亦相爲隱匿宜亦戶部所應經營督撫所應勸導者此又一事也一曰喀什噶爾之地宜割與雅谷刊氏羌數叛酒泉光武仍其君長賜以印綬吐谷渾徙浩疊河郭元振請卽其所置之邊要密邇義取羈縻無所顧惜至於漢建校尉唐置都護遠逾萬里近或數千降胡雜虜因叛襲封以爲故事無足比論惟喀什噶爾之地偏近安集延其勢不能築蔥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一

八

嶺爲長城以遮遏之浩罕諸部併於俄羅斯回部餘民乘喀什噶爾之亂襲據其地猶懼中國之威而思託爲附庸去歲威安瑪代爲之請嵩燾謂當俯順其心與爲約誓令繳還各城但得一鎮守烏魯木齊之大臣信義威望足以相服可保百年無事若徒恃兵力攻取曠日持久耗費無已幸而克捷而回部餘民必走投俄羅斯以相比附構兵縱掠終歲騷動徒使俄人乘間坐享其利而中國承其敵未知所以善其後也夫經國者務籌久遠主兵者惟取進攻是以棄地之議不能出之將帥也惟恃朝廷權衡緩急輕重秉成算以宣示機宜而後

將帥之威伸而朝廷之恩乃深入遠人之心使之俯首而聽約束故以謂威安瑪之代請實機會之不可失者此又一事也一日伊犁一城宜與俄人定約以垂久遠英俄兩國勢足相敵而英人務拓地以興利俄人務襲土以開疆無端乘亂襲據伊犁此其志在掠地而已竊度新疆事定令俄人交付伊犁一城必尙多煩議論西洋公法無乘亂據人土地之例勢且要求兵費責以收贖而非有巨款足厭其心知其必不能允也故莫如反其道而行之不責其減價而贖之我而責其準所贖價交易而驚之彼如日本庫頁一荒島猶欲全據之必不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一

九

肯輕易退還伊犁明矣與其含胡懸宕以生其戒心莫如明與定約畫疆分界可保數十年之安必不得已收國黑龍江以西地與之互易亦尙有名可據此又一事也一日停止各省釐捐嵩燾於釐捐籌餉知之甚明行之甚力湖南開辦釐捐實一力贊成之在粵東陳履釐捐情形援古證今自謂能得其要領然凡爲籌捐以籌餉也原非國家經制軍務告竣十餘年迄今不議停止則非事矣且法久則弊生各省本無急需相與視爲閒款不甚措意是以辦理日久收數日微驟有軍務籌畫餉糈踵事循章習爲故常將更無可施力尤兩敵之道

也前歲因滇案議停租界釐捐是專爲洋人免釐何異毆魚而致之淵歐雀而納之叢不獨有失民商之心其傷國體實甚意謂宜及時停免各省釐捐租界免釐一節自應刪除並與立約因事籌餉不在此例而如福建之茶浙江之絲及凡物產之在其地者應收土稅以備地方之用不與釐捐同免此皆可據理以求勝者舊時茶稅每箱八兩五口通商驟減至二兩五錢曾與赫總稅司言之渠意亦謂如此各省自有之利尙可設法另議無併土稅不準完納之理中國自有之利操縱宜出之朝廷蒙於此事極有不安於心者此又一事也嵩燾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一

十

本奉使海外凡中外交涉事件稍有所見例得上聞懷欲陳之久矣徒念京師蒙被口語側身天地至無所容朝廷亦不能不採納人言加之賤簡又甫出洋屢見參案更不敢有所陳論自取愆尤獨念中堂爲國重臣中外得失利病所關宜廬盛慮區區所陳準時度勢略舉其切要者措之而得行之又至簡而易非徒爲高遠難行之言以自快其議論者往與寶相論今時洋務中堂能見其大丁禹生能致其精沈幼丹能盡其實其餘在位諸公竟無知者寶相笑謂嵩燾既精且大嵩燾答言豈惟不敢望精且大生平學問皆在虛處無致實

之功其距幼丹尚遠雖然考古證今知其大要由漢唐推之三代經國懷遠之略與今日所以異同損益之宜獨有以知其深竊以爲南宋以來此義絕於天下者七百餘年此則區區所獨自信而無敢多讓者也惟中堂採擇上陳推而行之所以裨益 國家必多矣  
致沈幼丹制軍

書械往復思仰無窮故諗福躬近益康和東南保障天意實呵護之冬寒日臻諸想佳善禱祝無量嵩燾此行有類懸的以資彈射於心亦無咎悔獨於辦理洋務機宜頗謂粗有所見而終一不能自達且至援引無賴偏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一

七

處憑陵挾戈矛求逞非獨薄德無能以自貶貶人心之變幻不足生其廉恥而發其蒙塞然且曰是固可以邀一時之名以希無窮之獲也然則人世尙可與共居而艱難尙可與求共濟耶用是毅然求退謹引避之而已竊論今時辦理洋務一曰求制勝之術其大本大原處不敢遽言也稍清理其節目以求所以自立塗飾一時耳目固亦有乘機立斷之方有循序漸進之略期之三年五年以達數十年之久吾曹心力猶及爲之然非有力求振興之資震盪昭蘇擴充積累終亦無濟二曰了事一切政教風俗皆不敢言變更而苟幸一時之無事

則所以了事之方熟思而審處之勤求而力行之亦迫不容緩矣其大要亦有三分別功過以爲用人之程討論得失以爲制事之準熟覽中外情勢以爲應付之方如是而後可與言了事三曰敷衍事至而不暇深求其理物來而不及逆制其萌幾於坐困矣如是則且隨宜敷衍然而情僞利病之間緩急輕重之勢稍有不明則愈敷衍而愈至坐困所謂敷衍者審事以處之度情以應之使無求逞而已非待召覈啟侮陵蹀要挾而後與言敷衍也嵩燾於是三者亦常勉行之而勉言之自謂有效矣而擠排縉於所囑詬辱積於盈廷必使其志事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一

七

傾毀無餘而後已古禮廢亡學術不明其所由來者久矣嵩燾讀書涉世垂四十年實見人才國勢關繫本原大計莫急於學而自秦漢以來學校之不修二千餘年流極敗壞以至今日周官成均教國子之法統於大司樂所陳之物象所肄之儀法由本朝上推至歷代旁及四夷校其升降隆殺其於禮樂二者明其體而達其用窮其源而析其流盡古今之變而備人事之宜此其大經矣而其爲教本之於心曰六德被之於身曰六行施之於事曰六藝又皆有其淺深次第之用而一要之於成漢武帝廣厲學官著爲功令一以利誘進之於是三

代學校之制蕩焉無存其高者務爲虛文而於本之心被之身者既有所不暇及其下者於古人游於藝之文又一皆薄視之以爲無與於大道而不屑爲是以終日讀書爲學而不知其何事意以爲苟習爲虛文以取科名富貴卽學之事畢矣至泰西而見三代學校之制猶有一二存者大抵規模整肅討論精詳而一皆致之實用不爲虛文宜先就通商口岸開設學館求爲徵實致用之學略舉其義一曰分堂以立爲學之程二曰計時以示用功之準三曰明定規則以俾有依循四曰分別去留以俾知勸戒行之有效漸次推廣至各省以達縣

之遭詬謗尤以兩湖爲甚惟其所見愈狹而所持之論乃愈堅曾文正在天津誠有過者乃在不明立科條分別從教者之良莠以使百姓與教民兩無猜嫌至其辦理教案則亦天理人情之至矣而津人毀之湖南人尤相與毀之詢以津事始末無能知者道之不明而意氣之激以不得其平則亦何詞不可逞何罪不可誣哉如曾文正功德在天下立身制行卓卓如是而猶爲議論所集於嵩燾何有雖然文正公爲天下了事聲名之美惡不當復顧嵩燾並無了事之權徒欲發明其義爲天下任謗以俾在事者有所藉手以行其意而終以不相諒悠悠終古誰與明之文正公處於不能退之勢則以進爲義嵩燾處於不能進之處則以退爲義各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病體益衰精力短乏尤不堪事任外度之世內度之身自計已審若徒以人言而已生世不過百年百年以後此身與言者之口俱盡功名無顯於時道德無聞於身誰復能舉其名姓者區區一時之毀譽其猶飄風須臾變滅良亦無足計耳

致李玉階中丞

聞新政整頓保甲及禁煙二節引手加額以謂深謀碩畫於當務之急能究察其本原而推行以漸可云盛舉

適黃杭生銓部枉過述及鄉里盜風日熾乃稍推論其節要屬晉謁時陳達頃晤銓部似於所言有未能詳者軍興以來節次舉辦團練保甲利害常參半其見之公牘敷陳推衍不必皆實論者遂謂團練保甲具文於事無所裨益蒙意不然國家設官與民興利除弊一責之官而團練保甲必另設局經理無他在官例案繁多牽制百端非一新其耳目無由推行盡利也是以團練保甲之設其大端在通民氣而已其爲益百姓則在行之直捷無中梗者凡立法一視其意志所嚮賂文忠舉辦團練意在清土匪其時土匪竊發之案四出應時撲滅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一

去

而團練亦稍爲累或時假練總之勢苛擾鄉民黃蘭丞承辦保甲定立章程數十款鄙人告言章程愈密恐爲擾愈甚其後常見近邑小吏借所立章程增加規費則以章程繁密已失立法直捷之旨所慮多端反成具文遂使志意所嚮亦多不能自達者蒙以爲今日舉辦保甲在防禁盜賊請一以治盜爲義見盜卽辦以是督率州縣疏通民氣凡有盜案皆得上聞凡有盜犯皆得捕治懲辦一二人卽各縣之仰望如天日之照臨其誰不響應曾文正在長沙誅戮不過數十人而遠近爲之震攝風聲所樹其效立見竊度今日事勢與咸豐初稍異

承平日久官民之勢相距懸絕賂文忠常俯就之以能周知民隱考求吏治軍興以來官紳並當事任非復往時懸隔所以鬱結阻遏以成乎否塞者則吏治爲之也近十年來士紳稍賢能自給羣懷引避之心而風氣旣成無業失志者率希圖一差使以游食爲生亦非復往時振發有爲之氣誠以保甲爲名刊發章程塗飾耳目士紳多能爲之必欲整齊風俗除盜安民則所關鄉里禍福動須詰責州縣使之從令決非士紳之所敢任也賢者利國不一其用務在求治制事不變其法務在因時故今日舉辦保甲因其舊制而通利之因其所用之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一

去

人委任而責成功台端一言之轉移而固有餘裕多盛錫吾太守精明強幹經理保甲一循黃蘭丞舊章而以坐辦爲名所頒關防存之臬署則具文而已應添派道員督辦專責以捕治盜賊而於長善兩縣爲尤急稍因舊章聯絡各鄉紳士以保甲之法部勒之其外府州縣但一責以捕盜使自督率其紳民不更爲之立法以長善兩縣差務殷繁無暇與紳民相接省會要區非力加整飭不足以資表示是以保甲一局可以專任其事反覆籌思無踰裴樾岑觀察者爲其耐勞喫苦一切能加體察而其品望又足孚信於人各鄉紳民聞其專主治



盜也必爭歸之蓋盜賊之橫行差役之擾累鄉民疚心久矣凡此皆官能任之士紳雖賢必所不能任即曰求通民情而已宗族鄉里之言容有毀譽愛憎未盡可據以斐觀察之勤懇重之以委任其收效必百倍於紳士鄉間鴉片煙館尤爲盜賊之源治盜亦必自治煙館始度斐觀察之力皆優爲之謹據所見以上贊高深竊以爲台端求治勤軍情吏事詢之營務處求通民情之大略詢之保甲局裨益必多矣

復姚彥嘉

奉手示知已由家而金陵而又返家幼帥所論皆在意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一

七

中而非鄙心之所存也鄙人區區閣下所守實遠不同閣下無官守無職司泛然同於流俗於國家之休戚固無與也所知洋務亦但得之見聞而非有深識遠慮通知古今之變而究觀其始終鄙人常論辦理洋務之節要三上焉者力求富強之術殫思竭慮與之馳聘行之一日而可收效數年數十年之後當事者不樂爲也其勢亦必不能何也凡爲富強必有其本人心風俗政教之積其本也以今日之人心風俗而求富強果有當焉否耶賢如幼帥於此亦未能深察也其次則用今之法行今之政苟取循分自盡而已則亦必求知所以

循分自盡者爲何事而行之何先如今日吏治之稽亂

欲無整飭得乎民生之凋弊欲無存卹得乎吏事固必

求理矣民氣固必求通矣 朝廷持是以課之疆吏疆

吏持是以課之所司欽欽焉求所以治國而理民悉洋

務一切廢罷不講而洋務自理何也吾之所爲誠有以

服其心也洋人之與吾民亦類也未有能自理其民而

不能理洋務者也苟求富強其用有大於是者矣而亦

必以是爲之程此則盡吾人之才智而皆可希冀者也

其下則並此不能爲吏治之媿敵如故也民氣之壅塞

如故也而彼眈眈環視之洋人亦必求所以應之應之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一

六

維何曰理而已矣審吾所據之理必有道以通之審彼所據之理必有辭以折之常使理足於己而後感之以誠守之以信明之以公竭一人之力控制指麾而無不如意則亦可以求數十年之安能是三者淺深各有所得而其效立見不能是三者則萬無以自立鄙人知之明守之定而憫士大夫之狂惑昏迷日趨於危亂而莫之恤也正辭而明論之意曰苟令在位者知之則所以安民弭亂之術舉而措之裕如也吾心所據之理有餘安坐以應人之變而必無有困辱折撓若以前之爲者此可以理決也盡如今人所持茫昧之公義一變而

五口再變而十三口再變而浸淫二十餘口深入長江三千餘里置官四川雲南環中國而踞其要害閣下試思之能堪此公義之三辱四辱乎閣下相從海外日見吾所辨爭而幸有當者何嘗稍有假借以不得申其志而從未敢懷輕視之心以吾心實見其不可輕視而考覽其學校風俗益愾然內自懷愧身爲大臣讀書觀理且六十年事任所屬智慮所及於國家安危利害所關尤劇南宋以來無知此義者由北宋以前上推至唐至漢議論奚若事功奚若與今日所以爲異同又奚若在位者不知考求無論士民鄙心常引以爲大咎閣下乃欲使我囁嚅佞苟順士大夫之意以訾詬洋人爲容悅疑誤天下非惟不屑爲也實亦不忍疾病歸家閉門卻掃不見一人卽來書所示抑揚反覆規合時論以免疑謗亦並無所用之湖南又有歐擊洋人之案自辦理洋務四十年每一阻拒洋人則開一釁端至於廣東禁使入城而洋禍乃烈雲南禁使人關因而狙擊之而中外遣使之局乃成抑思洋人之游歷也有條約其指名游歷也有照會一切假朝命行之而至今相承不悟是以義憤阻拒洋人而先已違背詔旨夫且無以自解又何辭以解於洋人則亦在官者積慣成習不明

事理之過也如昨洋人至湖南以鬻書爲名書非貨也而既云鬻書則亦與通商爲例湖南非通商口岸當據條約禁使不得停留鬻書游歷非所禁也京師重地駐紮各國公使雲南通商後環中國萬餘里之地來往出入若坦途然湖南何所據以爲名而禁之不使至洋人行教者徧天下一著中國衣冠便無禁阻德國里士叨分礦學書盡湖南六十三州縣礦產皆詳著之是不惟游歷且到處推求考驗無知禁阻者是何足當一笑但使在位者稍明此理卽民心帖然矣惟其毅然無所統一也是以相與譁然卒莫辨其是非得失之所在來書謂常郡人聞西洋好處則大怒一聞詬訶則喜謂夷狄應爾引此爲喻是將使天下之人長此終古一無省悟試卽今時事局思之果有益乎果無益乎三代盛時聖人政教所及中土一隅而已湖南江浙皆蠻夷也至漢而南達交阯東徑樂浪皆爲郡縣而匈奴烏桓西羌爲戎狄歷元至本朝匈奴西羌故地盡隸版圖而朝鮮安南又爲要荒屬國是所謂戎狄者但據禮樂政教所及言之其不服中國禮樂政教而以寇鈔爲事謂之夷狄爲其倏盛倏衰環起以立國者宜以中國爲宗也非謂盡地球縱橫九萬里皆爲夷狄獨中土一隅不問其

政教風俗何若可以陵駕而出其上也今人與奴隸盜賊同席坐則慙且怒審知其非奴隸盜賊也卽慚與怒立釋故於此辨之必明乃得所以自處與處人之道閣下據此爲俯順人心之證蒙不敢謂然也西洋爲禍之烈莫如洋煙而相與以行教爲事二者迥異而固中國人心所深惡者蒙以爲泰西之教其精微處遠不逮中國聖人故足以惑庸愚而不能以惑上智士大夫誠惡之惟當禁吾民使不從教爲家長者約束其家爲鄉長者約束其鄉其權在我於彼傳教之人不足校也至於洋煙之爲害其宜禁也決矣不獨民俗之窮人心風俗之敝始於洋煙自西洋通商中國千餘年其國勢日益彊通商之國亦日益多從未嘗以無理求逞道光之季與中國構難其禍實原於此此所謂亂本也士大夫語及洋人則大憾見洋人機器所以致富彊者則益憾獨於洋煙甘心吸嗜豈盡民之無良哉在官者狃於所習蔽於所聞全無開導督禁之方故也曩在京師吳江相國相戒不談洋務而鄙人之談如故至於謗詭刺譏徧於士大夫洵洵然不可嚮邇鄙人之談如故誠見洋禍已成與中國交接往來亦遂爲一定之局冀幸多得一人通曉洋務卽少生一覺端

聖躬沖齡政在大臣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一

三

瞻顧尤多遇有洋務亦可少一喧囂爭鬪以滋朝廷之游移在我之理常伸卽在彼之氣自餒宋明之季之議論在當時已爲不揣情勢施之今日尤爲不倫誠當引以爲鑒戒不當反據以相崇獎誤國貽羞而不知悟也身當其任不能不慮及大局以求所以自效一日去位與耕牧爲伍亦直無足與談請閣下勿疑劉錫鴻一講張爲幻之小人何足與校然其中消息絕大以於鄙人戕賊太甚所營求者聲名富貴也至於貽誤大局而始終有以自立卽鄙人萬無可以自立之勢疾病衰頹尙復何求冷煖痛癢雖至戚關念勤勤不能盡相喻也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一

三

致李傅相

十月中領奉鈞檄慰諭殷拳伏讀增感以方閉門養痾謝免人事未敢以鄉里瑣屑之言上塵聽覽數月不一通報歧仰滋深頃由倫敦錄示使俄條約並知英法各國日相與譏嘲訾笑地山於洋務本無知曉京師就詢使法情形無能一言其竅要巴黎相見一意矜張龐然自大詢及往使方略漫無籌畫但云伊犁重地豈能不收回頗心訝其言之易朝廷以當艱煩之任而收折衝尊俎之效早度其無所成而固不料其昏誕一至於此通觀十六條中地山勉強相持者四字曰官不代賠

此語亦具有原委地山所見固止此也餘則一聽俄人之恣肆直舉天下全勢傾而與之並捐及蒙古地方聽俄商貿易不與收稅爲所欲得者伊犁一城其他利病非所計也而霍爾果斯河近距伊犁城其西屯卡相望伊犁河北流割分三之二又南繞出特克斯河橫截天山之北其南庫車拜城皆得反臨而拊其背南北兩路爲之中梗又北侵塔爾巴哈臺之境伊犁一城孤懸而屬之中國試問地山何以爲守且不但此也伊犁人民聽入俄籍是不有其人也俄人聽置房產是不有其地也卽所收回伊犁一城亦全操之俄人掌握以坐受其

制嘉峪關以西非復中國所能撫御又開南北兩道盡踞中國形勝阨塞以攘取商民之利恣其縱橫出入地山何所急迫而傾瀉爲之四十年辦理洋務同此一軌而地山之自取辱貽害 國家尤甚嘗論使臣之職在保護人民及所屬地辨論維持尤在 國體何子莪之駐紮日本反至廢琉球爲縣鄙心深用爲疑此其於輕重緩急之機必有乖違失其理者或高而抗或卑而俯其失均也嵩燾在上海聞日本之耗卽上言總署請先明諭使臣至其外部辨論使有以自處蓋琉球廢使臣進退兩窮無可自立之勢得此始有名可居然後加派

使臣專理琉球一事準照萬國公法存立小國之義會同各國駐日公使議之必能使之折服卽有抗拒中國亦足以自解說以無疚於心而申大義於天下前後兩上書言之計無加於是者望輕言微不蒙採錄頃復有愚見私貢之中堂請以尊旨商之總署或幸一邀聽納歐洲四大國英法爲鄰俄德爲鄰應以兩公使兼攝記在倫敦曾爲中堂言之使臣專主兩國交涉事宜事端大小輕重但以常道處之無庸震矜於其間西洋治行學問必務求實非可以虛名假借 朝廷一以了事爲義則人才自見竊度今日使才尙無能及李丹崖者使

當時幸用此言必無今日之辱仍當及此時迅派李丹崖兼充駐俄公使諭以中國注意收回伊犁而頃議訂條約諸未妥善不能照準伊犁地方應暫聽俄兵駐紮從緩計議近來喀什噶爾曾經通商自應變通辦理應由甘督與俄國督兵大臣會商勘覈具奏並諭左相以南北兩路新復各城善後章程均未定議應暫歸甘肅節制以一事權竊以爲收回伊犁事宜必應與左相深籌熟計俾無遺憾定慮於事前則易爲言補救於事後則難爲力其與俄人計議一責之使臣李丹崖隨機應變亦尙有餘伊犁或棄或否 朝廷內斷之於心俾使

臣資之以爲準則此時挽回補救視未經訂約以前難  
易懸絕然尚非無可措手者在 朝廷權衡處置而已  
往在倫敦論使臣赴俄當徑取道伊犁覽察山川形勝  
以知其節要乃能置議南北兩路邊界屯卡經亂以來  
毀棄殆盡無藩籬之隔疆界遠近尙待推察自非通知  
古今之變熟籌控制之宜具有深心學識良未易當此  
任卽不然亦當一赴甘肅與左相計議以爲應付之準  
斷非可貿然一行取決茫昧之中者又英法兩國皆值  
換約之期而相與坐視不一置議其意竝俄人定約後  
踵起以行其要挾之術尤非中國所能勝也是不獨爲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一

三

辱而已且至貽禍無窮聞左相意主用兵並請駐紮哈  
密以資調度左相疆臣主兵正不可無此議京師言者  
據之以爲名東征日本西拒俄人馳騁議論藉助聲勢  
嵩燾以爲兵者不得已而用之苟可以已用兵何爲自  
古用兵先審曲直無故授人口實遂激其怒以求逞在  
我已屬無名推極於用兵亦當竭情盡慮先爲之程以  
蓄積其勢審求事變堅持一意以理自處聖賢之當事  
任無以易此近復聞 廷旨議處而飭九卿翰詹科道  
會議嵩燾乞病以來於時事無所省問未知究竟何如  
或亦周諮博採之一義然竊以此宜斷自 朝廷無所

資於人言之喧闐今時士大夫知洋務者絕少紛紜無  
據之言徒足眩惑聽聞以資外人非笑於事毫無裨益  
生平於洋務不敢及其大者遠者所以存之於心宣之  
於言惟在了事衰病日深氣索心灰近患日疾尤劇並  
讀書之功亦廢何敢妄及時事以炫其愚耿耿愚忱不  
自揆度夙蒙中堂謬許爲知言如古井波瀾有攪其中  
輒激而動亦幸中堂維持啟道垂鑒鄙言採擇陳之無  
任瞻歧

復曾沅甫宮保

日前見申報聆悉督師山海關之

命旁皇顧望以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一

美

爲所處有甚難者蓋以義言之君父之憂臣子所不容  
避如公至性耿耿聞 召而必赴而以事言之則此  
次用兵全失機要理與勢二者兩無可居而以守山海  
關爲名則視關外爲甌脫也京師諸公僥倖一戰馳騁  
議論以爲戲耳頃由玉階中丞遞到賜書並摺片各件  
部署一切詳審精密具見老臣謀 國之忠而審時度  
勢語皆徵實無一字虛假知其練事之深也循誦書辭  
溫厚謙抑藹然有道之言挹之而無窮味之而彌深公  
於軍務高矣顯矣臨望遠矣非游夏所能贊辭垂詢芻  
蕘惟有悚惕謹略就目前洋務貢其所知之一二上備

省覽俄人於中國情勢知之稔矣一戰而獲利無窮一日不戰必不能定議是以調集水陸各軍幾於竭情爲之往時天津會集各國之師汽輪不踰十艘今據申報已至三四十艘彈春俄兵至者萬人厚集其勢以求一逞而立言且以保全和好爲義託之各國求免崇地山之罪反若出於恭順者此所謂兵機也中國不能辨而藉助廷臣譁囂之辭謂可以虛聲懾之徵兵轉餉取辦臨時有識者皆知憂之而廷臣竟無一知者曹劌之策齊也先問何以戰而聞魯君察獄以情之言乃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於是而知左氏之知兵也知兵必知學

卷之十一

臣

悲哉士大夫之無學也嵩燾謹獻呈四策無當公之高深也而亦可備一說往在倫敦聞西洋構兵中國皆先經畫遼河口卽所謂大孤港也德使巴蘭德屢請通商於此據謂中國泊船第一海口其外卽旅港實爲渤海之門戶扼截南北要衝一二十大汽輪船據守有餘嵩燾兩爲合肥伯相陳之而不敢獻議據守審知輪船兵力之不足也應先期會商英法兩國託以保護中國民商先據此口再聲明中國萬不樂與俄人構釁不忍民商之受害也如此各國幸從則中國隨同各國與俄人分據其要害而使南北兩路海道不至阻截或有萬一之

幸此一說也吉林黑龍江並設將軍爲遼東藩蔽所屬城皆關繫緊要豈能不規畫防守政府諸公不遑計也試問俄兵至山海關天下事尙堪問乎應先與合肥伯相會奏遼東 國家根本重地三姓甯古塔並吉林外蔽須先相度地勢輕重所以籌防之策與交兵後或勝或負應付之方豫計其利病得失明示機宜俾知所以自處免至臨事周章貽誤日深此又一說也山海關誠爲京師門戶然邊牆處處可毀而入水陸之防又繁奉天之籌及金州廳熊岳蓋平是矣而錦州之大小凌河及甯遠河尤關形勝自關以西永平天津海口鱗次北

卷之十一

臣

塘一口則庚申之變英人所從取道也竊度俄人大勢必扼遼河以阻截南北海道而駐兵琿春侵擾松花江或至挫衄而後擾及各海口蓋平熊岳良非今日要防以偏近通商口岸與各國同其利害者俄人不敢逞也嵩燾意謂宜多求通悉俄國語言文字及其情勢近則求之天津上海遠則求之哈克圖庫倫仍須兼通漢文者俄兵所至必遣使詰其來意兼備相機轉圜之用此又一說也節次與西洋定立條約皆一交兵卽增加數倍元氣因之大傷謂更涉四十餘年當知所鑒戒矣政府諸公亦多能辨之徒劫於紛囂之議論張皇四顧變

而加厲嵩燾所以獨排羣議而不顧者非能勇也生平讀書觀理頗能窺知三代政教源流本末漢唐以後規模局勢得失安在所以終能自立者安在下視南宋以下諸賢之議論猶蚊蚋之集於汙渠不屑較量也是以屢上言洋務當以了事爲義不當以生靈構兵爲名公與合肥伯相元功宿將爲時柱石與袞袞諸公無事巖爭有警捲席而逃者所處不同不與俄人相接則亦非力所及也或竟與對壘當延致各國領事明與之約決不交兵崇地山所定條約斟酌可與者毅然與之以一身爲天下任謗而所保全絕大天下萬世之聲名任諸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一

三

悠悠者取之無足措意此又一說也此四說皆人所不敢言而願言之無忌者蹇蹇老臣常有取於張江陵之言願身化爲藁薦任人溲溺其上終教人憑以安寢而已抑嵩燾尤有慮者近年竭天下全力以供左軍俄費一開四處徵調左軍餉源遂斷而合肥伯相一軍取給江南釐餉既交兵各國必停互市釐餉亦缺鮑軍無指定之餉一意向前不顧後慮新募市井游民無復紀律尤懼無以善其後此次回家所見風俗人心已成江河日下之勢十餘年醞釀功效乃見於今日吏治罷敝盜賊橫行士民犯上無等官吏一切縱之專意苛害良民

玉帥稍求整飭而積習已深不能驟變也稍有知者羣懷憂亂之心卽各省大勢亦皆略同公試念今時事局可更開邊釐乎無故遣使往議而遽憤然以兵相臨自處已屬無名頃見鈔傳劄電報云俄國外部言據萬國公法條約儘容改訂而遽重罪使臣增兵設防實所未聞不能不懷憾嵩燾春間一疏已前陳之其時俄船尙無至者急發電報往諭猶可遏其狡謀而苦爲政府所格不特此也往在倫敦函訴英法其一公使俄德亦當其一公使誠令李丹崖出使俄國何至有此辱亦使劉錫鴻之凶悻譯署稍能裁之以正不過相假借嵩燾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一

三

老病餘生捐棄海外亦不至乞歸使俄一役劄剛任之有餘凡此皆關俄事機要無知辨者矣京師極口詬罵崇地山所言良是劄剛則竟謂無錯處彼誠能知其甘苦然竟謂崇地山無過則不可也在西洋兩年每因事詣外部具一公牘繙譯動踰數日仍須由所議英人斟酌證其譌缺所議事必先與繙譯反復申論使其領悟猶時有誤傳者崇地山之精細自不能及鄙人俄人據伊犁後歲常遣十餘輩採道里形勢筆之於書舉國傳誦之婦人孺子皆能言其山川險要地山茫然未有知也俄人又蓄意甚堅持論甚強以地山輩當之其氣先

折其言亦餒取辱固宜竊度今時能不爲崇地山者劫  
剛及李丹崖外尙無其人陳儷秋與西班牙在京師定  
立古巴條約已爲洋人所笑出洋年餘尙未能一赴西  
班牙都城何子莪出使日本坐使其廢滅琉球兩君名  
知洋務而剛柔輕重一失其理遂至辱國皆與地山爲  
類今亦無能辨此者地山貿焉任之士大夫貿焉譏之  
其謬同也必欲追究其由來則左相之宜任咎也決矣  
收還伊犁與從前繳還定海繳還甯波及廣東省城情  
形絕異彼所據一城與其國土懸絕不相屬一繳還而  
無餘事矣伊犁直西一路北徑塔爾巴哈臺南極天山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三

約長千五百里而距所設屯卡約五百里哈薩克布魯  
特屬部轄地又約數百里今皆併入於俄是此千五百  
里分界之地畫疆定壤頭緒紛煩非左相無能任者俄  
人在京師但以給還兵費爲言所持獨此而已並不能  
他有所求左相旣欲取還伊犁以爲功又不樂居贖取  
之名乃以諉之 朝廷而不復考求情勢之當否事理  
之順逆方且侈然主戰用其驕溢之氣鼓動一時議論  
以攘取天下之大名 朝廷亦遂深恃之以爲砥柱西  
土有餘也竊慮俄兵一動喀什噶爾三面當兵左軍已  
不能支遑論其他一念務名之私貽害天下國家泰然

不以爲悔以是爲忠吾決不取言者集矢合泚伯相而  
歌誦左相弗衰歷代史冊毀譽失實者多矣能辨知其  
是非得失尤難其人無古今一也周子之言幾微矣曰  
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幾也蒞事之初有審幾之明及事  
變之歧出又有赴幾之智一得其幾而萬險胥平一失  
其幾叢勝百出咫尺皆荆棘也天下萬事盡然西洋相  
偪日深不容稍有虛假是以爲禍尤烈易曰君子上交  
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往嘗讀易而疑之幾者動之  
微不諂與瀆奚以云知幾也及今閱歷世故而後知聖  
人立言之精也就上交言之莫尊於 朝廷就下交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三

之莫遠於海外惟無諂與瀆而後曠觀極覽超然富貴  
聲名之外而深究其機宜故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知  
幾者無他知此而已矣王荊公用兵西夏伊川言之痛  
切至謂今日卽取人一城一國有何功名蓋當北宋盛  
時竭韓范之力猶不足取勝銀夏一隅兵力之敵乏久  
矣伊川不忍直言惟務息事安民而以無端動兵爲大  
戒此所謂知幾也西洋遼遠本無窮兵之心而因事求  
利日構日深幹旋之機允宜夙豫視公與合肥伯相審  
量出之而已嵩燾老病頽唐眷念時事私憂竊歎未嘗  
稍釋因書一竭其愚忱亦以發明中外相接事宜其理



不能越此至於此身艱難屈抑浩然有以自得求勿疑  
其有所怨鬱也

致李伯相

二月遞呈一檄思蒙鈞鑒前聞有督辦滇粵三省軍務之命知越南事必益棘而不能測其詳申報屢及法兵調發情形似挾全力注之蓋越南在其掌握久矣西法凡用兵交涉各國利病必先期定議或相助或否權度其宜無敢擅發其利病專屬一國諸國不得與聞越南交涉專在中國而始終未一考求萬國公法以籌自處之方凡駐紮各國公使以通好而已有小議論例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二

得參決至所關大故必專遣使議之不以煩公使蓋所議有成與否從違去就之機取決一時不使公使爲其難所以全交也嵩燾於日本及法夷皆請遣使往議蓋亦西法然也法人之欲通商雲南蓄意已深而謀開通越南之東京以取捷徑其意又不欲明言藉事生端以與越南構釁越南不達其本旨貿然應之其告急中國之辭法人能探知其詳中國又無以應也法人自度其力足以兼併越南而無後患先收取其東京開鐵路以偏雲南不待交兵會議而通商之局已成法人籌之熟矣往時西人滋擾中國用兵不滿萬人其侵據越南

西貢纔及千人而聞此次調兵萬五千人之多非但規取東京而已沿富良江而西以至保勝爲越南一巨鎮久爲劉永福所據皆將襲而有之以收其利而留爲屯防之兵以與中國相持至是而中國之大患乃成嵩燾十餘年來干冒眾人議論以求處置西人之方誠知二十年後必有承其累者及早爲之或可豫消其萌而殺其勢以彼上下一心揣摩天下大勢而覲其利誠無意於中國土地而因利乘便或更激而成之以恣其毒亦人人意中所共窺及者也竊以爲處置西洋始終無戰法彼其意在通商卽以通商應之暫緩越南之議先與

駐京公使明言通商章程使電報本國仍由朝廷遣專使巴黎定雲南通商之局而由中堂發使西貢調停解說平越法之爭事經數變而所處愈難及今與議方之去秋疏陳時其難不啻百倍然與其徵兵轉餉以從危曷若豫探其情而發其覆以理持之孫子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故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又曰知己知彼法人之意在通商而我必迫之使出於戰是無算也彼發兵萬五千人軍伍器械備具於平日而用兵之費動至數百千萬取給不窮今欲悉索敵賦召募無業游食之民以與相持是不知彼也用兵三十餘年聚而

爲勇散而爲盜蔓延天下隱慮方深重以水旱頻仍吏治媮敝盜賊滿野民不聊生而於是時急開邊釁募勇以資防堵曠日踰時而耗敝不可支矣幸而得解旋募而旋散之所募之勇游蕩無所歸乘饑困之民以逞是導亂也其弊又坐不知己其精微者不敢言略言其粗者則亦岌岌無自立之勢矣中堂國家柱石受命不辭義之正也然其職在主戰責成疆吏有餘奈何以一將之任使奔走萬里之外一以兵戎相見一切議論舉無可施西法爲將者任戰而已進退機宜主之國家權衡緩急輕重以顧全大局主之公使竊窺法人之意未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一

三

必遽犯雲南中堂擁此數萬之眾安所施其力而用其謀兼滇粵三省情形迥不相同雲南通商蒙自去歲正月已見文報是其心意久注所必爭者粵西土薄民淳西洋固不措意至於粵東沿海通商卽與諸國會議准其封口亦決不至率爾相侵沉甫宮保宿將知兵留意民生國計於洋務尤能觀其深自議海防經年絕未一鋪張入告嵩燾以是服其量而聞諸人言樞府以滇督援甲厲兵而粵督處之泰然數有普議是以屬中堂以專征之任又述京師議論所以屬之中堂仍以議和非求戰也其意若以爲中堂專主和者天下大事壞敗

決裂皆坐無識誠不意辦理洋務五十年士大夫所見終止於是可慨也要知天下大計豈能聽諸無識之一二人顛倒迷惑而不一疏理其節目條議其得失務定諸任事之初以求無悔於後審量樞府之意非必樂出於戰正坐南宋以來以戰爲名高有所敵而不悟耳伏乞中堂定計於事先無埃其敵而始求補救之術以滇事任之滇督檄粵兵且無出關專務保疆自固揭法人之隱正名通商先爲朝廷解其惑函告法國公使俾相就會議達觀昭曠之外坦然以誠相喻外間知洋務者稍優於京師皆知以戰爲不宜較南宋時議論固稍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一

四

異矣正不必樞府主戰者之果爲名高也然聞雲南又有戕斃教主之案高陽必援引岑公爲取快一時之計則亦終無如何矣故曰天也人力且安施哉嵩燾屢懷欲陳而計中堂所見實已知其深無待鄙言之亦祇以爲罪泣旬踰月終不能自默實以所憂者大故言之愈切惟有惶悚

致李傅相

去臘二十六日接奉鈞械知前兩械竝蒙賜鑒所以屢瀆尊嚴誠知中堂所處之難而羣言淆亂終恃中堂一語折衷區區愚忱深望排羣議而障狂瀾使天下蒙其

轉蔭利賴無窮繼見申報僂計法兵調至越南二萬餘人彼其所費侈矣未易與平議也自是不敢復有言往在京師陳說恭邸洋患至今日無可補救急求應付之方可以尊國體安邊圉爲中國之利其大要在知所務而已是故與洋人周旋可以理喻而不可以力詘可以情遣而尤不可以坐置不理竊論中國之大患二一曰寇亂一曰水旱災荒自粵逆蕩平水陸防兵氣勢完固應變有餘則無憂盜賊之竊發也威毅曾公倡振山西天下響應救災卹鄰之義遠及西洋轉輸絡繹去歲直東水災相承爲例互相扶持則無憂水旱之頻仍也

今時所患獨在西洋而西洋行事其發謀常在數年數十年之前而後乘釁以求逞猶不遽言兵也挾其所爭之勢曲折比附以爲名常使其氣足以自伸以求必得所欲是以先事有豫籌之略臨變有必審之幾以彼之疆每一用兵遲回審顧久而後發則知其志之猶有所攝而名足與相維也故可以理喻也漢書西域傳稱其利賈市爭分銖商賈車船行旁國歷今二千餘年諸國疆域日廓兵力日彊而一以賈市爲利未嘗稱亂中國自唐防邊之費惟收西域胡商之稅以供四鎮至宋迄明因有市舶司之設中國亦歲收其利通市之久遂以

廣開口岸聲息畢通頃數十年汽輪車船奪天地造化之奇橫行江海無與爲敵而究其意之所極賈市爲利而已其陰謀廣慮囊括四海而其造端必以通商迎其機而利導之卽禍有所止而所得之奇巧轉而爲我用故可以情遣也嵩肅實見辦理洋務無可開釁之理國勢之盈詘兵力之彊弱非所論也但無洋禍寇亂飢荒皆不足懼一有西洋之釁則此二者之憂乃倍於平時兵竭於外財殫於中未有能善其後者其中苛索兵費以求通商仍不越初議而國體所傷實多相持過久則必有失地之虞凡此事理之顯見苦言者不能知耳

近有二事稍心通其意當爲中堂一陳之見劾剛上總署書力詆李丹崖之言讓出北甯興化二城其持議甚正丹崖於此誠未曙然法人何以爲此言假令中國竟允其請法人將遂捲甲以退乎抑更端以求逞乎其必求開通蒙自決矣是徒自爲反覆也蓋法人之心逆知中國之必不能見允而姑試言之以觀其釁劾剛與丹崖皆在其玩弄計數之中未易以得失論也上海英領事上言江督請代守舟山恪靖置不答或曰此英人之詭謀不答宜也或曰此意在保護商民中國又與國也西法有相代守之義不答非宜然中國外海三島以

瓊州臺灣爲最要舟山距法兵甚遠英人何爲慮及之  
彼其意蓋曰滇粵之兵相持久瓊州孤懸海外法人將  
謀襲奪之日本蓄意臺灣久矣亦必乘勢以動用以相  
警覺云爾使二國而果出此英人亦將挾有舟山以爭  
勝凡彼之言皆通籌熟計以豫爲之程者也與洋人相  
處無推誠之心則扞格必多無審幾之明則迷惑滋甚  
此不必其意之果然然能知此乃得所以相處之義劫  
剛又上中堂書發八難以推明主戰之說其言足以啟  
動今時士大夫而於中外情勢蓋全失之今不暇究論  
其他其云法人議論參差怠於持久反復申說所言皆

是也法人君黨凡三民黨亦三議論視他國尤繁然至  
於用兵先由議院定議盡一國之臣民皆無異言而後  
籌定兵費以爲調兵之數或增調或曠日遲久則又再  
籌申報所載始籌八百萬法郎繼又籌二千萬法郎皆  
國人公定之無所謂參差也且凡所言挈短量長皆以  
勢論其視今日固優於道光盛時今之將帥果優於楊  
果勇僧忠武劫剛侈然言之一二主兵者亦泰然任之  
斯亦足以廉頑立懦矣然而洋務之興且五十年其情  
之所由起與其力之所終極一斷以理而折衝有餘奚  
以勢論哉劫剛意在規合時人之論以求一日之名耳

出使通好於職司不當主戰而其言如此南洋同主洋  
務其立異又如此於是中堂之心乃愈隱而所慮亦愈  
窮矣然劫剛亦有懇切之言而樞府不能辨見其電報  
類編去歲四月電寄總署言自前歲四月陳辦公牘無  
一復者燕會公使亦不知會其言以爲諸所議論出自  
公使之意非 朝廷本旨而峻拒之請另遣使與議此  
則法人初發議時所必應調處者萬國公法發明其義  
甚詳所爭中朝屬國彼猶專使就中國辨議而漠不爲  
應卽此已足激成其怒西洋相交有春秋列國之風使  
命所繫尤重 國家一切簡視之苟取應付而已此所

以失也自有洋務以來士大夫高視闊論以考求洋情  
爲恥見有知洋務者又虛爲之名曰此足應時須矣陽  
譽之而心益薄視之然就嵩壽所見凡名爲知洋務者  
粗知其情勢而已無通知其本末者由三代遞推至秦  
漢以下利病奚若所以爲異同奚若經史傳記之言具  
在觀其會通以辨其得失而後知兩漢承三代以後之  
規模一變唐宋規模又一變元明以來規模又一變而  
外人所以憑陵中國局勢亦變而日奇嵩壽請爲之說  
曰夷狄之民與吾民同也趨利避害同喜譏惡直同舍  
逆取順同求達其志而不樂阻遏其氣同賢者以理折

衷可以利之順之亦未嘗不可直言之因而阻遏之取足於理強者亦可使退聽吾民之於官吏父兄也卽有屈抑忍受而已不能忍受謂之亂民夷狄弱者奴隸也鞭之撻之可也強者義視友朋但能以理相處一有藐屈憤然而起禍福榮辱立見是故洋務者治國平天下之一端也其所以爲用各異而其用同能教化整齊其民以控御夷狄固沛然有餘矣嵩燾非能知洋務者獨知其理耳法人滋擾越南以求通商蒙自誠使用兵而遂止其通商爲之可也用兵而耗餉 國家多償兵費終以通商何爲也哉此非勢也理也抑使用兵而能保全越南爲之可也用兵以速其亡有可持之議論而不能宣也有可乘之事機而不能赴也貿然構釁以爲名高而不顧其後何爲也哉此非勢也亦理也嵩燾所以謂無可開釁之理是也尤以謂今日之大患不在西洋而在募勇之太多彼其注意在雲南嚴雲南邊防以粵西輔之而調集水陸之師扼守瓊州以防意外之變此所不可緩者耗餉財力以窮海防適足資洋人之一噓聞鄂督急治江防增修礮臺爲戲而已矣如信以爲宜防非獨不明洋情也亦未達兵略知其無益而用以相塗飾亦豈大臣之用心哉鹽法至今日壞亂極矣增引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一 九

愈多私銷愈充官鹽愈滯於此增加鹽價以事江防又兩敵之術也是未用兵而民商先困兩年以來富商大賈傾毀無餘利害之及民者如此卽 國家可知苦言者皆不能知耳至今越南大局全壞人心亦漸知悔禍矣急以此時斂兵滇境發使詰問傾覆越南之意滇督任之埃相往復而後上聞專使議之幸不終出於戰然非滇督所能任也要其義固不越此嵩燾堅持此義三十餘年無有掩飾瞻顧所言本末皆得之讀書觀理與今之談洋務者異也罵譏笑侮一切聽之惟中堂爲能垂諒竊獨以爲洋務當通籌全局非可枝枝節節苟倖目前卽有勝負不足爲憂喜用敢竭盡其底蘊言之但能知此亦足息羣言之囂而不至貽事後之悔矣再致李傅相

前遞呈一械暢論洋務本末計當上達鈞鑒頃龐省三中丞宣述尊旨以洋患日棘命嵩燾以所知備陳方略承命惶悚如嵩燾之愚直無所知曉何足以上塞明問晉臣卞壺之言諸公高語宏通而壺專執鄙吝今中外諸公力張撻伐之威銷沮惶懼嵩燾一人而已宜爲時論所不容中堂獨有意乎其言俯賜垂問謹彙次前後情事期解一時之紛而不必遂見施行略相發明以備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一

一義去臘奉鈞諭桑臺既失議撤北甯之防於體勢全失此不可之甚者然用中國之兵以守北甯果何以善其後均之失體也宜擇其輕者就之求所以自處謂當斂兵滇粵邊境固守疆圉無勤遠略詣商潘琴軒中丞竝錄呈寄復彭雪芹宮保李次青二書專言粵防者互證其得失琴軒中丞以爲將來歸宿應如此此時非所宜言會見申報法兵調至者二萬餘人度其所費已多尤未易置議也遂亦不敢復有言迨及北甯失守粵軍全潰遠近惶然鈞諭慮其乘勝苛索兵費此豈待深計哉極法人兵力之所及徵求兵費擇地通商而已急與

續知書屋文集

卷一

上

料處賠費必多不及此時爲之將恐有失地之憂而賠費彌甚嵩燾前書陳論其要略謂當斂兵保境發使詰問法酋所以傾毀越南之意中朝使臣在法都極力幹旋未蒙宣示本旨今當一與核議以全兩國大局俟相往復而後上聞簡派專使議之軍事百變緩急輕重相距懸絕而遣使與議始終止此一義至於今日而索賠兵費決矣然自我發之猶可據理以相爭其氣或可稍殺自彼發之則一言出而已無可改移使演督能明此義力與維持尙足稍全國體於既毀之後而固知其不能也 朝廷一取虛僑之氣以與經營洋務不務揀求

人才辦理洋務五十年誠不宜有此往與左相書辨其一勞永逸之說以爲值水旱頻仍民窮財竭之時而倡爲此論以急開邊釁歎動 朝廷西洋積強已數百年而慎言戰勑定萬國公法以互相禁制每一用兵或數年或十數年必分勝負乃已故可以理折而不可以力爭也御之得其道足與其享其逸一勞則恐永不能逸左相老臣在軍借用洋款千餘萬勑設船局及機器糜之洋人者亦數百萬於洋務爲最習而有此言非其智之不足也趨時之念勝也謇謇老臣但知據理爲言而已不知有趨時也其戒左相位高望崇爲 國柱石總

續知書屋文集

卷一

三

攬天下全局與言官不當事任有別則亦懇切之至矣惟其知之明是以憂之深而言之切耿耿私憂尤以爲此次與法人構釁各國皆深咎法人而相推相激乃使各國以中國控衄爲快又見中國兵力如此 國體全失各國環伺生心所憂方大而今日切近之患尤在募勇太多糜費太劇耗竭已窮之財力以供喜事邀功者一言之快自營辦海防西商提取存款名都巨賈傾毀無餘東南困敝尤甚吏治不修盜賊滿野將何以爲善後之計哉夙聞在官議論以爲二十年後必有洋禍幸及中堂元功頌德主持大計猶足息人言之囂深憂此

後邊釁一開禍必烈於往昔誠不意當中堂之身而使  
衰病餘生料及二十年後者竟親見之濫居總署數月  
而知洋務決不宜與聞誠憂所處之難也伏處窮荒每  
一念及時事發憤太息四顧茫然荷承中堂下問聊一  
發其所懷無任悚息

寄李傅相

海軍之設恪靖發其端李次青實助成之觀其立言之  
旨徒欲見威於敵魏相所謂驕兵也竊以爲北南兩洋  
兼綜防務控制有餘而凡沿海要害之地有形勢所必  
爭有一時憤怒所專及其必爭者固將度其力可以求

養和書屋文集

卷十二

三

逞而乘我之敵以便利爭之非其時亦必不敢輕發其  
專及者因釁構難無有常主大抵西洋負疆爭勝懷樂  
戰之心而用兵具有節度非若前明倭寇豕突狼奔宜  
備爲之防且中國情形與西洋大異西洋民氣定而用  
法簡久練愈精中國用兵用其剽悍方生之氣而已設  
防於不相應之敵耀兵於無可用武之時徒爲戲耳恪  
靖所謂重臣誰能當之北南兩洋居其位而任其責威  
望誠無及者將假重臣之名去官守而領一軍則益無  
所憑恃 樞廷定議爲居中馭外之計簡調多員以實  
京師又諸一二求富貴者蒙蔽阿比爲之竝與原議乖

異甚爲 國家惜此經費也至於裁兵之說凡有識者  
莫不謂然然自江浙亂後兵籍已無存然且不能多裁  
二十年來有爲以勇補兵之說者有爲加餉練兵之說  
者議論紛紛多格不行其行者成效亦略可觀矣近乃  
爲汰勇用兵之說爲省現軍之餉以厚養旗兵之說其  
終兵勇並議裁減以今時勢論之殆速亂之術也 國

家設兵以衛民而已往時長江盜賊充斥自冊立水師  
小河支港所在戒嚴長江劫案反少日頃沿海散歸之  
勇游集爲患近省城鄉劫案四出視若固然江行必有  
師船駐紮乃敢停泊曾文正初設水師之意在防洋船

養和書屋文集

卷十二

四

得入洋船不能敵也而用以緝盜以保長江之險使寇  
亂不敢生東南大勢恃以無恐爲功甚大恪靖議裁兵  
而不敢議及長江水師彼誠知之稔也次青並請長江  
盡改輪船豈謂此數輪船者遂可抵拒洋人耶洋船並  
無擾及長江之時而先委棄數千里之地以聽盜賊出  
沒儒生一隅之見妄議更張貽誤國家蒙尤惜之陸放  
翁記青城山上有道人年九十自稱病暗見人笑而不  
言一日見之丈人觀道院忽自言養生之術云爲天下  
致太平與長生不老皆非常人所能且當守國使不亂  
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



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放翁大喜就而叩之又自承暗不能言矣彼其所見實遠出南宋諸君子之上庶幾知本者宜其不樂有言也富強者秦漢以來所稱太平之盛軌也行之固有本矣漸而積之固有基矣振厲朝綱勤求吏治其本也和輯人民需以歲月汲汲求得賢人用之其基也未聞處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而可以致富彊者嚴北洋之防以拱衛神京中堂之事也以次增置兵艦廣求人才以應天下之變亦自裕如而多爲之名分其權勢又設海軍署京師以遙制之徒資紛擾終無裨益其甚可憂者以節餉爲名盡取天下額兵與其畱防之勇一律裁減使相與斂手以趨寒餓歷朝盛時所不能行而行之今日人心岌岌然且曰將以是求富彊也自古至今未之或聞蹇蹇老臣旁皇四顧私憂竊歎欲遂伏闕痛切陳之天高路遠衰病餘生無由自達欲乞中堂急先保全長江水師爲東南畱一綫之生機其有餘力能造輪船爲之可也必先毀棄數十年之成效營求茫無蹤影之富彊以爲名高此不可之甚者也程子云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竊觀今之言事者皆不明理不識體者也蓋亦人才衰敝之徵萬不能不及此時一圖補救耳

致彭宮保

臘月二十五日接奉冬月二十八日賜書籌畫精詳神謀獨運而其憂深思遠力求實濟尤徵平昔蘊蓄之閔深非復今人所能庶幾然嵩燾獨有深憂者法人滋擾越南以求通商滇境常事不務探求其情以理開諭之質焉與之構兵而於地勢軍情又多不能考究不獨急沿海之防且更督及江防聞鄂省亦議建築礮臺徒霸上之兒戲而已以勢度之雲南邊境必不能免侵擾其餘各省海防皆爲虛設獨瓊州一島孤懸海外極可危懼爲其徑西一面數百里與越南僅隔一海港法人輪船出入安陽口東距儋州隔海相望其南由昌化感恩以達崖州竝界越南南定旣爲法人所踞自神符海口以北輪船肆行無阻粵東無一輪船之可恃孤守瓊州海口其勢已難持久又況兵力分守各海口尙虞不給法人踞有越南必謀襲瓊州以爲輔車相依之勢粵東邊事乃大壞嵩燾以爲方今要務在嚴守瓊州宜急咨北洋大臣添派鐵甲兵船防護而厚集兵力以應之尊示據探報宜泰之役有日本兵數千人疑所傳之非實嵩燾於此尤懷深懼蓋日本蓄意臺灣久矣與法人合謀資之兵力心知法人踞有越南與中國相持其患必

及瓊州於時日本亦必乘法人之求逞經營臺灣去臘英領事照會江督請以兵助守舟山恪靖置不答英人之心猶日本之心也恪靖於洋務全不一考求應付之方似此關鍵所爭非細麾下居省調度各海口均有責成似以瓊州爲尤急而其地瘴氣爲人所畏僭耳以南瘴氣更甚萬非老年所堪惟宜遣將命師未宜自恃忠勇親臨前敵虎門礮臺向稱天險既經用兵增礮設防勢不容緩然香港數十里港路兩岸皆屬英人英人不與合謀法人必不能越香港以犯虎門似虎門以內之重重設防尙可從緩值民窮財乏之時開此釁端本謂

養知詩屋文集

卷一

二

非宜滇粵三省增加新募之勇各數十營沿海皆奉

旨設防乃至內江增築礮臺上及鄂省之田家鎮竊疑樞府諸公非獨不知洋情也實亦未覩行軍之要略嵩肅區區日夜憂懼揣度洋禍必及滇境若更有牴牾瓊州臺灣定海必承其害各國環起相陵且至無以自立尤以爲內地切近之患不在洋人而在招勇之太多誠憂餉項之無從取給也法人尙在遲回能稍委曲以求紓近禍猶可稍養滇南之威導使通商以饜其欲竊論洋患已成聖人生於今日亦無能攘而去之其機要全在應付之當否誠得其要可保數百年無事否則其

禍亦立見辦理洋務五十年僅見前歲用兵朝鮮最得機要餘皆失之以爲振帥必深明此義而於法人之擾越南迷亂已甚鄙心尤用茫然默察樞府之心必不肯遣使一與平議既蓄意求決一戰亦必考求洋情以審量戰事之始終非可憤然傾天下以圖一逞也嵩肅於此亦有數說一曰斂兵保勝以固滇南門戶以法夷深忌劉永福保勝爲所舊踞之地藉其力以遮遏法人而駐重兵蒙自爲與議通商善後之計一曰固守滇粵邊界鎮南保勝兩關以北皆中國邊境所應設防慎無輕言出關卽粵東虎門亦然所用以拒敵者必在第一層

養知詩屋文集

卷一

六

關隘也一曰嚴守瓊州臺灣以防意外之變西洋用兵不輕涉險劉永福不能固守其患專在滇南劉永福能固守則患必旁及此亦必然之勢一曰揀練精兵以濟實用西洋侵擾中國凡數用兵其終皆索賠兵費通商而止今亦猶是也而情勢則遠不同能力扼邊要一關足以制其深入卽自守有餘不能則急與議息兵是以虎門設防用兵貴合不貴分若枝枝節節爲之終至退守一城則必有失地之患蓋中國通商口岸已無可再增而乘積敵之餘用其積輕之勢可以無所顧忌此又必然之勢也孫武之言戰也曰知己知彼所謂知彼者

知其國勢之強弱知其人才之能否知其勢之所極與其計畫之所從出而後可以總攬全局以決勝負之機韓信攻趙知廣武君之計用與不用魏武知袁紹之不能襲許又知劉表之不能襲鄴則可謂知其深矣知敵之深乃益有餘地以自處西洋之患亟矣中外諸公惜焉莫測其所由先無以自處主戰愈力自處愈窮一將之能而偃然恃以為安一戰之勝而嘎然據以為喜以當小敵不足況若西洋之氣方盛而勢方強者乎彼固無求傾中國之心何為激之使狂逞也今時獨合肥伯相能知洋務而以位高望重不敢與樞府異同遂為議論所持嵩燾自問讀書觀理稍能窺知三代聖人控制夷狄之大用伏處田野無所顧畏於此屢具疏言之亦以直陳之麾下幸冀有所採納不敢自外誠無任惶悚激切之至

復李次青

臘月初八日寄呈一緘數日乃奉尊槭略悉彼中情事又數日復奉雪帥槭言之益詳而於尊槭所敘數事不能無疑亦以見公於洋務終未有明也趙充國策西羌為患中國必先解仇合約結聯他種與漢相拒西洋節次構兵皆然獨法人侵擾越南以求通商滇境最為英

人所忌粵東愚民焚毀沙面洋房英人至今隱忍不言彼誠不樂與法人相比以構患中國而憂中國之反激之以是竟不一置議西洋以行商為國計其勢必不能竟已也將俟法人通商事定苛索兵費彼亦乘之以索賠房費來書謂其不能交出凶犯遂亦無詞此大誤也彼所謂凶犯過失殺人而已以中國律論之擬罪不過流徒振帥據以難英人鄙心為之失笑在官者如此蚩蚩之民何論焉雪帥屏絕洋人不與一見粵人頗以失望以粵中姦民狂逞而士大夫類能諳悉洋情各口通商凡十餘國其構釁者法人耳猶恃各國主持公議而

叢書集序二編 卷十一

於其中經營調處斡旋之法雪帥一律拒之則是為法人合黨聯交使聚而謀我負一時之盛氣乃使其理反不足自申誠為非計西洋之入中國誠為天地一大變其氣機甚遠得其道而順用之亦足為中國之利而五十年來辦理洋務日趨歧左正坐一二賢者高視闊論專習南宋以後囂張之習由北宋以前上推至漢唐規模事迹且不暇討論無論三代是以前局愈蹙其勢亦愈窮賢如雪帥亦為此種議論所蔽惑無暇達觀昭曠之外嵩燾於此急言遽論略無瞻顧非能獨犯清議也三代聖人撫綏中外寬之以情隆之以禮其言具在而

在今日尤爲安危利病之大幾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其應與違皆吾民也猶能相爲反覆洋人眈眈環視其應也尤捷其動而有違也遂亦無可補救以言乎遠則相距數萬里以言乎近則咫尺也君子於此知敬慎焉故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竊慮雪帥氣太盛語太輕此所以關榮辱乃在天下國家深願在事諸公之熟籌而深計之也

致曾宮保

月前遞呈二書想蒙賜覽其時適奉全權大臣之命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二

三

而觀所頒 詔旨但欲偪使一戰而已一切強制以不得有爲私心憂疑謀遂具疏論之又念前屢具疏由南北洋轉進今事勢叢脞如此南北洋處危疑之地值盤錯之時嵩燾所陳又似比合南北洋之旨以折羣議之非於議未宜代進拊膺躊躇之日多矣略爲恪靖發其義知其負強使氣不可以莊語稍以平易出之未敢顯著糾正其失古人有言曰目短於自見故以鏡鑑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今時士大夫無知道者循聲附影希望 朝廷意旨以求詭合頑然自託於敢言日趨於迷惑而不知悟度其用心

豈果有見於今日兵力之強足資一戰而必不可不一示威外人乎希時道諛而已矣嘗記宋儒劉元甫之言仕有三恥相時而爲道希俗而爲功飾義而爲名古之君子以爲恥今之君子矜張自肆泰然任之學術之不明人才風俗之媮天下之敝所由基也初謂法人必擾及瓊臺諸島頃接鄂信福建馬尾已交兵船廠輪船之所集也是其故有三一毀滅機器根本之地一福建租界在南臺於各國商局無損一天津始定簡明條約卽有專辦福建海防之 命彼亦尋聲而至耳充法人之志駐兵以脅求通商苛索兵費而止卽諸言事者亦謂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二

三

無甚害也而當民窮財殫之時贖兵無已 國家何以堪之自頃數年商賈任貿遷者傾毀無餘富室存儲俱至蕩然而又毀及招商一局盡長江數百里利源舉以委之洋人中國不復過問豈復有能自立之勢傅相於此具有苦心然亦失計甚矣 朝廷任信少年希圖榮利一二狂瞽之言以疏忌大臣其害遂至不可究詰非愚直如老臣不敢言亦不能言而無由痛哭陳辭以幸當時之一悟至於今日而遂無可言矣

復李傅相

領奉十月十四日鈞諭所以訓誨而開啟之者甚至經緯光華全局在心所言皆中竅要抑嵩燾區區之意尙有應須發明者河決鄭州不東趨歸陳而南出汝潁足徵祥符蘭儀之交屢經河決地勢增高然以較之河身高下之勢又迥別賈魯河近接中牟尉氏可以引河使東行滎澤以下河道距蘭儀遠至百餘里申報言自決口東望盡成山阜是開濬舊河工費實爲增劇賈魯所以別開一河正惟地勢稍下易於引流也歷古治河或役民夫或調旁郡軍校原可參用而尤莫便於今之勇營蓋隊伍相連則人數有準哨弁相習則董率有程而又無徵發之煩資遣之費因其月餉量給米鹽之需工費可省數倍近年湖南一應大工役皆用營勇費省而成功亦速河工所以爲國家漏卮直以塵涌盆集莫可端倪易資侵牟調用營勇尤爲救弊之術至嚴施諸善士積年捐振累數十百萬略無憑藉所恃勤廉足資倚信而已河勢南趨江南必承其害裏下河爲江南完善之區財賦所匯聞嚴施諸善士力任工役可以分洩水

勢奮起助工救苗紆難宜有同心使當鄭口初決之時急切爲之早一日有一日之效及今則已遲矣誠知瀆河之工糜費過甚然黃河北決且四十年南北兩道河身均已淤塞水勢至無所歸卽令泛溢入江終須開通一河引使歸海此亦理勢之無可易者也及今爲之糜費一萬有一萬之工程糜費百萬有百萬之工程徒以堵塞決口爲義所估六百萬之帑金一擲無餘果何術以善其後抑嵩燾之意尤以今時辦事如鑿生鐵處處抵滯事事虛誣最服膺濂溪周子之言幾幾一轉而全局皆活曾文正公之用兵橫行絕迹中堂承之以成中

興之業皆善用幾者也河員積習濡染太深河工捐例開相與指發河南豫蓄其攘奪之勢此豈足與整理者但幸一見 諭旨愷惻詳明通籌全局合數省官民之力以圖補救獎勵而振興之卽機勢爲之一轉大抵積重者難反禍不亟時不迫卽欲反無由禍亟時迫而猶踵常蹈故爲之斯所可憂者大矣初聞河決奪淮南趨以爲河南之患爲輕江南之患爲重謂 朝廷當先飭兩洋大臣東豫兩撫通籌會議而樞府無能見及此其意專注決口謂幸苟且成一日之功自漢以來治河隨其流徙而爲隄堡潰決而加修築才力相懸功效略

等一塞決口而無餘義矣是以禹功歷二千年至戰國之季隄防興言治河者但能爲苟且賢者爲之足保數百年無潰決之患其要終不過識水性而道使暢行準之禹功一皆苟且而已誠令苟且成功尚復何求今自銅瓦廂決後黃河失修二十餘年恣使汎濫游衍欲苟且邀一日之功而不得鈞論借洋款延西士要言不煩日爲友人言河患遂成必展轉巧之洋人以求疏洩推盪之術此時尚不敢著之私論况敢昌言於朝乎鄙論借用西洋機器即隱寓此義今方治海防修戰艦謀所以攘斥之誰與任此者西人目笑存之久矣苦知者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三

少耳無已惟有目前救急之一法就南運河東隄各壩順其趨下之勢測量地勢窪下處多開引河以殺水勢而引洪澤湖之水注之射陽湖徑直入海兩岸排椿各爲遙隄以資捍禦勸民徙避多爲餘地聽其流行其害終歸裏下河而固當早爲之所以求保全善地即此辦法非得外餉二三百萬不足以集事沅帥懇以是重朝廷之憂不敢上請中堂儻能一與籌畫乎嵩燾地勢河務都無考覽意有所迫槽馬上陳不自知其覲樓

康熙中

命于清端公開下河海口以疏水時

靳文襄公爲河道總督疏陳下河卑於海潮五尺疏

海口引潮內侵已而治下河竟無功是下河不足以洩洪澤湖之水况重之以河水平因中外持論並以舊河故道已淤淮水之出清口者即開通碎石河已難爲力萬不能坐聽春來雨水之漫溢僅能出此下策頃聞洪湖加漲迫不得已仍開碎石河不敢望能疏洩洪澤之水然固勝於出下河也然及入春桃汎是否不至汎濫固所不敢知矣

致李傅相

中秋領奉鈞荅憂勤悻悻之忱爲國爲身盱衡千載庶幾聖者之任伏承德躬康裕福慶駢蕃敬祝無量十餘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四

日來聞鄭州河決泛及淮泗僅見兩次獨振 諭旨

不及河事心竊憂思曾沅甫宮保自清浦商定分疏桃源成子河清河碎石河以洩洪湖之漫溢爲淮揚十餘縣計亦稍紓一時之患而無關治河要義即洪澤一湖受河之激蕩亦恐非兩小引河所能殺其勢嵩燾以爲河之通淮久矣然必使與淮分流黃河全力注淮則奪淮以與黃而別道淮南行爲憂河勢之增溢也深求歷古治河之法必不肯使河并淮又更激而南趨以成併江之勢此實古今之奇變兼值國是艱難財力彫敝之時果何術以善其後竊意 朝廷當博求方略引取天

下能治水者通全局籌之規畫地勢高下及工役之繁  
省或仍道使北流或引歸舊河故道並須開通一河使  
河身足以有容而後堵口可塞而功可成頃見 論

旨須發帑金二百萬兼飭陳佑銘諸君隨同經理爲之  
稍慰然窺其大旨皆未能總攬全河形勢深籌熟計以  
求道河使順軌安流者也就目前利病言之亦決不能  
遷就敷衍爲苟且一時之計鄙心所爲旁皇顧念未能  
稍釋者也因笑張香濤尙書任晉撫疏陳身在一隅而  
樓經營八表之志嵩燾蹇蹇小臣引疾家居而遠憂黃  
河皆爲越分然災變所極時會所趨深慮江河合併常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五

憂及數百年之後者遂恐於今日見之滔天之患尤  
資厯柱急盼中堂通籌大局力主其議而董其成前復  
沅甫宮保書錄呈鈞覽儻有一二足資採擇施行否比  
年東南水溢一雨常至數月旋又繼以亢旱黃河泛濫  
山東永定滹沱各河衝決頻仍所在爲災言者謂陰氣  
過盛之徵竊觀近日朝政專務迎合傳會以水濟水是  
陰象也言事者務爲操切刻薄而紀綱廢弛已久無能  
有所整飭而益趨於靡敝相與爲銷沮閉藏而已是陰  
氣也十餘年來屢下求言之 詔而言者並未一及  
國政民生之利病專取釐捐小節禁侵漁禁濫費一人

言之羣起而附和之相與視爲莫大之經猷所以爲貧  
富疆弱者何在所以維持人心風俗者何在茫然莫能  
辨也凡皆陰盛之徵也而黃河之大災以成所盼 朝  
廷震動恪恭躬行儉約而示天下以敦厚博大多求賢  
能有節操者與圖治理以稍期斡旋萬一無任私祝  
致曾宮保

前承節麾北發入 觀京師適以尊府有宜奉慰者握  
筆躊躇不敢陳達旋奉鈞械則啟節已多日矣忽聞揚  
州接奉 諭旨即時返旆相與疑訝會見申報河南

鄭州河決關繫江淮大局度必倚公營辦十餘日來僅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六

見兩次蠲振 諭旨不一及河事心疑 朝廷視等  
黃河北決委山東數郡聽其決蕩則恐復有堯時懷山  
襄陵之患徑思具疏陳論頃復奉到諭示河決情形並  
飭淮徐兩道分疏支河引漫水出揚莊復黃河故道具  
見蓋謀願畫規畫兩淮大勢舍此更無他法漢唐千餘  
年黃河與濟相出入河決不越山東之境至宋而南趨  
與淮合歷元而遂以全淮受河而別引淮入洪澤湖開  
清口以濟運自是河決多在開封數百里間漫地益廣  
大勢亦日益南趨誠憂南匯入江將至不可施救竊計  
此次河災之羨溢治河之難百倍往時堵塞決口逼河

歸故道其功專今黃河故道已淤所決之口距故道絕遠其決而北泛濫直隸山東數百里入大清河日久漫口積淤堵使北趨正恐未易施功當遂因其勢導使復故道是堵口與疏濬故河一役而兼有二者之工又值國家艱難之日經費從何取給嵩燾所欲陳奏者三端與宮保所籌正相符合而微有引申凡治河決先殺水勢必多開支河而淮南北皆鹽場地僅雲梯關入海一道可以引流嵩燾以爲從下游道准入揚莊不如從上游多開引河道河復故道此當循求賈魯河遺迹引河出鄭州南仍由蘭儀下游歸舊黃河其行河經流不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七

能遠出賈魯之故蹟治法亦略相等黃河大工煩費爲多而事勢所逼不能不審量全局以希數十年之底定此治河之正義也自漢治河嘗博求能知河者詳考其利病非能專望之在官者也役夫堡民或能知之令更相推舉湘淮各軍之在防者發以治河可得一二萬人稍省工費卽擇遺偏裨督工河員故習視隄工爲利藪惟當以此沐浴之而令南北兩洋大臣董理節制歷代治河嘗發旁郡軍校爲之動至十餘萬人左文襄亦屢用所部營勇開濬河道其明效也此一義也伏讀

諭旨兩次頒發帑金四十萬賑濟災民江南諸善士亦

爭爲之其用心至勤然黃河之爲患與他水旱絕異爲其一瀉千里惟所馳突決口不塞卽成災之區一日百變故當以河爲急而招集被災之民以工代賑亦以此次疏濬舊黃河開通引河所在皆有工役不比前時專力堵塞一口也嚴佑之陳竹坪諸君力大願宏罕能及者當並使助辦開河各工令隨所在分別男婦工作振濟亦可收一舉兩得之效此一義也二者又治河之餘義也嵩燾尤以爲比年水旱頻仍民窮財殫所在四民皆失其義司農經國計者惟務操切苛斂知有度支一庫而已不知其他京師營造方煩糜費百端言事諸臣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八

亦務爲富彊之說潤飾太平增水軍復制錢誣罔朝廷倍增經費而天亦卽應之以奇變淮水之壅爲洪澤湖原僅可資一時之利決非經久之計豈能復令黃流漫入使當道光盛時竭人力爲之經費猶可營措也今更非其時矣嵩燾以爲宮保當至誠惻怛宣示在事各官誓心自勵視漢武臨宣防故事將軍以下皆自負土填河爲民請命以答天變迂拙之論知亦無當時宜耳再重伯自金陵回言黃流全注安徽淮潁以南伯寅叔平兩尙書疏請道河流出巢湖及開灌口宣洩入江意在稍紓水勢使不至全力注淮揚以免裹下河專承其



害河勢泛入安徽淮潁各水皆爲所奪其南入淝水亦勢所必至所急應籌畫者正在力遏其入江之勢決無引而道之使急入江之理且亦不足阻使不入洪澤湖淮揚之難終不能紓五代周顯德中略唐淮南謀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渡因鑿淮城西老鶴河以通其道由鶴河出山陽瀆以入江謂之灌口蓋北神堰以障江入淮是時黃河故道猶爲淮水故可引淮從鶴河出山陽瀆以通江又意主濟師原不計水勢利害今水道地勢亦屢有變更以大勢論之引淮入江未爲甚害也引黃河挾淮以入江則害不可勝言矣邗溝一水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九

何以堪之其害亦必先及裏下河此尤不可之甚者也西洋疏河機器皆資水爲用其無水處用何機器未能考求竊意此等當求西人之善治水者一與計議蘇爾士河到處有刮沙船歲一周巡推沙入海使黃河得此亦可稍省堵築之力西人長處在始煩費而後一切便利省約開河濬深萬不能外機器此亦今時工役之急應講求者矣

再致曾宮保

前呈一械論河工事宜想蒙鈞鑒竊意 朝廷當明諭南北兩督豫東兩撫及河督通籌全局審量地勢高下

工役繁省或仍道使北流或引歸舊河故道先定大計而後可施堵築之功河流漫溢山東本無河道積久加淤河身高出平地以丈計決而南趨就下之勢遏塞已難又並無故道之可復是直激水而挽使逆行深慮頒發帑金二百萬責成堵塞決口萬無可以收功之理若議道使北流必先開一引河而河流已漫及淮潁山東引河勢不能旦夕蒞功遂恐漲入洪澤湖江南北受害必劇仍須從決口開一引河引歸黃河故道稍殺其入淮之勢以今日大勢計之非令南北分疏二河竟無可以施治是以用力多而成功尤不易也漢平當言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十

考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其時賈讓三策以蠲地與河爲上策多穿漕渠分殺水怒爲中策繕治故隄爲最下策而亦不能爲疏濬河身之議蓋自戰國趙魏及齊潁河自保各爲障蔽而隄防以興禹時疏濬之功全失河身日益增高隄防隨而加增是以有激蕩遷徙之患每徙一口積久皆淤即欲決開一河工力苦無所施歷代名臣多爲濬河之論而亦終無有能行者孟子謂水由地中行黃河一水積三千年橫行地上嵩巖前書尋求賈魯河遺蹟以自漢治河但有堵塞獨賈魯之疏白茅以通劉莊村

實爲創舉追論當日情形與今事勢正同其時河決白茅北行賈魯陳二議北塞決口以制橫潰其功省疏塞並舉挽河東行復故道其功費甚大丞相托克托寔其後議因自北茅開通一河行四百六十四里至凹里入舊黃河計四百六十餘里中因舊水故道疏通之者十之九別開一河相接引十之一謂之生地生地深約二丈餘舊水故道不過數尺是有事於疏者也舊河故道仍專用隄防而已是時河決未久故道猶可循也據史所載至正十一年四月開工十一月工竣其工七月耳今河已南決無力挽使北行不急引其流將使挾淮併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十一

江以成滔天之患殆難爲善後計也故以事局論之全力注淮無從挽救則窮於勢國家靡敝民窮財殫則困於力天時人事之交相厄極可危之局也而以時勢論之往時河決苦於疏濬之力無所施今日河決更苦於堵塞之功無所用大勢所迫不能不先籌開決之方而緩計堵塞之術蓋用人力以疏河非神禹莫能爲而用機器以疏河西洋能知水性者皆能任之其功費亦略相等而其勢較順爲功亦足以持久伏乞宮保博訪西人之能者一與計議國家之力萬不足以勝此必藉民力以分任之論者徒曰開捐而已此用術以誘民財者

也非藉民力者也江南善士嚴佑之施少卿陳竹坪等七八人力籌捐振十餘年不倦爲能有堅識定力不避艱阻宮保以一紙書召之與籌商大計施一方之振能救活者幾何黃河之流徙又非他水旱比也今日注於此越日又注而之他流注無常所則施振之力必有時而窮宜較量地勢分段以開引河因即以工代振酌給開工之費而聽從募捐代振仍按照所捐之數準依河工例給與獎敘如此較之河工各員必能迅速取效其用費亦必稍有實際可以少助 國家之急而濟經費之窮河勢以伏汛爲最劇自今至明年五月猶及賈魯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二

十二

治河之期及今施工下游用營勇而於開封蘭儀一帶開引河以歸舊河故道卽募被災之民工代振勤日夜爲之期使刻期底定東南大局庶可無虞致曾宮保

去臘呈寄一函想蒙賜鑒歲發春伏惟道履康和受福無疆大鈞幹運物阜民綏萬類同欣豈勝佩仰去歲初聞黃河南徙漫入洪澤湖卽度決口未易堵塞水勢所歸江南將獨任其難以爲數百萬之帑金當從下游疏濬不當虛擲之決口商之頌生中丞爲擬疏稿一通略言其要當時中丞慮與 廷旨參差未及允行逾月

枉過言此疏關繫頗鉅不能不繕遞嗣聞張祀堂廉訪有開濬鬪龍港之議中丞揚人諳知地勢言丁溪閘萬不能容納黃水曾有書辨論及之嵩燾因查康熙中于清端公請開下河洩淮水時靳文襄公任河督疏陳下河海口低於海潮三尺卽有疏濬徒資海水倒灌其後工竟無成是用以洩淮且不足沉重之以黃流乎鬪龍港海外積沙涌起閘水蓄洩有時不虞填壅黃流挾沙以行入海之勢不暢則沙愈停滯恐不足資宣洩似以順淮水之勢專注射陽湖爲要總之黃流無入海之道其勢不能不趨注裏下河下河地勢窪下一經泛濫受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五

害必劇禹分四瀆而水治歷二千餘年而河合濟又千餘年而合淮遂以一河橫貫四瀆竭天下財力以事隄防勢常岌岌今又且千年矣必且挾淮入江自頃數十年水患頻仍江路浮沙成島嶼者日眾大抵江沙增漲水無所容歲有泛濫黃河又更相逼而南天時地勢之變遷將不知所底止竊疑禹治河北載之高地水性就下不能載使高也當爲濬之使深而北出碣石其地最下則河之入海益迅疾而無停沙計禹當時必有推沙濬深之法以能安軌順流二千年無河患更歷春秋戰國而其法全失至齊桓公始有曲防之禁其時爲襄王

元年又四十九年至定王四年而河徙知曲防與河勢紆回沙多停壅禹迹遂堙春秋戰國數百年中人道之大變者也而天地之氣亦爲之震蕩而不得所歸坐使中原瀕海受河之地盡爲沙鹵漸趨而及東南閱數百千年而必一變鄙心所尤爲旁皇慨歎不能自己者也中丞去臘相見亦力主開濬河道之說云當再一陳之嵩燾謂如此必先急籌經費台端所不敢陳請者當代爲剖析中丞言此須待其自請值國事艱難之際當事者亦各具苦心又不敢力肩其任固不如事外陳論得失爲可以盡意也其如何措辭未蒙枉示並以奉告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四

三代以前事無可考覽周世典籍具在推求其時情事猶可窺見其大概春秋昭公元年當景王之四年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洛汭洛汭爲洛水入河處而言纂禹功以大庇民蓋距定王四年河徙六十年禹功必猶有可循者故劉定公及之禹貢敘河至華陰折而東徑東千數百里始折而北以注渤海春秋諸國爲曲防而河乃回曲迫蹙瀕河必有承其害者劉定公以大庇民爲言必尙有興革之宜假霸主之命取決於諸國督使行之當時未經明言歷代注疏家無能推測其旨要發明劉定公之所以爲纂

禹功者而禹功遂終不可復矣

致曾劄剛

連奉兩械詳論河事想塵台覽自度生平於河務茫如也又非職思所屬誠不宜越位遠憂然於古今運會之所趨事變之相因而成與夫國家得失利病之數頗謂能窺見其大要竊覩近時行政處處抵窒事事虛誣在事者承迎觀望仰窺 朝廷意之所嚮以求免過無敢異同鄭州決口之不能遽塞人皆知之而無能建言疏濬以爲 朝廷之意在堵塞決口而已經費又苦不給恐言出而將任過以大勢言之河日趨而南直灌洪澤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五

湖濶成入江之勢非急開通一河使水有歸無從道使入海卽決口亦必不能堵塞縱令泛濫入江終須引使別流歸海及今爲之幸而有成使河身有所歸爲功甚大不幸而至泛溢終須竭數年之力爲之非能徒以堵塞決口爲義虛糜國帑一擲無餘此鄙心所爲長願遠慮懷憂而不能釋也河決以來距今四月河南七八縣黃水一過全注淮潁安徽漫地視河南數倍將來患害所及尤以江南爲最重 朝廷應先飭南北洋兩督及東豫兩撫通籌合辦急求引河入海之路目前大勢尤在江南乃至議開成子碎石二河亦苦於經費無從籌

蓋竟至中輟疆吏不敢以請樞府亦並不一籌及之頒發振款調撥帑項全注河南竊以爲今日治河之法但能急籌出路其撫卹災民但能以工代賑而全局所繫

尤在 朝廷通籌熟計合數省官民之力以圖補救未宜專恃河南支銷經費挽使逆流僥倖以求一效而置大局不問也日夕引領以望未聞有通籌全局之善策鄙心之憂其何能已湖南釐捐較之各省最爲覈實但少邨觀察辦理尤有計畫以一成二分之支銷爲部議所持此數月內裁併節省略符部議因請之中丞立一定規以釐捐收數有贏絀而用款一成不易俾不至任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六

意高下亦力求覈實之一義仍乞台端俯賜鑒別力持公議庶使辦事者不至驚憂畏顧側足而立所以保全釐務爲惠甚大想亦台端所樂爲主持者也竊論國家財賦所入積弊環生獨釐捐一項收數爲鉅弊亦較輕所用一二士紳稽查估勘錙銖取之民商其勢非多得數人不能任一局之事亦惟人多耳目昭彰可以杜弊局員董率之總局主之公行乾沒者數十年無有也湖南所以優於他省正以創立章程多出自賤兄弟法周意密流弊爲最少也各省外局用款不入報銷湖南一概列入一爲部議所持惟知裁減士紳以求節省人數

愈少收數愈絀亦勢所必至也十餘年來御史言事專注釐務防侵牟省費用章疏至數十上一二士紳爲地方效奔走經營餉糈月得數金之薪食此何關國計毫末而待御史痛心疾首言之部臣亦遂据爲要義至計而湖南報銷反視他省爲多天下事顛倒紛紜一無實際大率如此此實心任事者之所尤爲寒心者也但公以嵩燾爲能究知其本末屬爲一言以冀台端之鑒諒誠不勝區區禱祝之意並乞一爲間相言之

致李傅相

去臘領奉鈞械仰窺經國之遠謨受成於心無與發明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七

而後知大臣經緯天地具有本末嘗議之與其鋪張傅會之均無當於高深之旨鄂中新政稍聞其略於湘事專主開採煤鐵購置機器而急行輪船鑿通寶慶灘河以資轉運又欲爲兩湖總建書院依仿廣雅規模其發揚蹈厲爲能有豪傑之風而所行亦實切要便民獨其爲富彊之計則固未嘗就中外情勢參稽互證以辨其緩急輕重之宜也泰西富彊之業資之民商而其治國之經務用其技巧通致數萬里貨物徧及南洋諸島嶼權衡出入之數期使其國所出之產銷路多而及遠其人民趨事興工日增富實無有窮困不自存者國家用

其全力護持之歲計其所需以爲取民之制大兵大役皆百姓任之而取裁於議政院其國家與其人民交相維繫并心壹力以利爲程所以爲富彊者民商厚積其勢以拱衛國家國大者數千里小者一二百里莫不皆然中國官民之氣隔閡太甚言富彊者視以爲國家之本計與百姓無涉百姓又各懷挾私意覷其利而侵冒之其持議論者又各訟言其不利而阻撓之一聞集股開辦遠近聞風者皆得挾一說以起而與爲難矣數十年來舉行礦務訖無成效蓋由此也要之國家大計必先立其本其見爲富彊之效者末也本者何紀綱法度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六

人心風俗是也無其本而言富彊祇益其侵耗而已賢者於此固當慎之湖南山地本無官業尺寸皆有主者果爲利所在百姓盡能經營無待官與開採其開採而復得佳礦兼須吸水則必用機器凡用機器必西人爲之中人多不能盡其法此時宜廣開西學館使稍服習其業知其所以爲利庶冀人心所趨自求之而自通之日久必能收其效蓋所用機器亦須各就地勢利用何等機器層累以求買焉而以機器往愚者驚擾卽有知者亦莫辨其所以爲用遂恐虛糜無實卽此末中之一事亦自有其本存焉而百姓之爲利與所以求利國家

又自有本末次第今將盡天下礦產而開通之如明萬歷時遣使四出其利病得失誠有不同而爲擾民一也自公爲之徒資煩費自商人集股爲之則亦商人之利而已富彊之說果何賴乎且以西法爲名一切務爲泰侈士民失業者亦皆引領以望環集以求薪食爲利多少不能計而所用常數倍又不能如泰西人之持久也山藪自然之利皆王政所先漢唐盛時亦嘗究心於此其後聽民爲之如泰西製法之新奇國家用以興脩水利創置器械推行之各省埃民之擇而從焉可也不足上煩大府之經畫抑又有甚異者輪船之爲便利天下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九

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習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難在士紳十年以來阻難專在官凡三次呈請涂公一阻之十公再阻之前歲以中堂傳示夔帥之意嵩燾始一任之聞者皆各欣然甫一集議集貲至二萬餘李瀚堂以一書阻難其言絕迂夔帥不謂然也嵩燾惡其爲鴟音急避之亦以每歲行輪不過七八月湖路上下灘水率深四五尺水落則一二尺夏秋水漲亦或數丈而未可常恃內湖行輪祇能以輿水四五尺爲度其勢不能運貨卽人數亦不能多既有異議良亦不樂任此去臘以 朝命又一議及之具呈重申前議在事者

猶據李瀚堂之言爲定論力持之亦不悟行否當察看民情地勢不能以臆斷也嘗笑輪船至內湖府道以上凡有行必調取輪船獨不准百姓置造然且曰將以順民情也問何以知民情所據者獨一不達時務之李瀚堂豈具呈之數十人皆非民耶亦皆非其情耶五十年辦理洋務在官所見如此而謂西法可行富彊可期殆非所敢知也內湖輪船終須開辦固亦不待阻禁矣獨惜嵩燾之力不能任此耳

致李傅相

前奉五月賜械以孫本謀日謀北行帶呈一書而事局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十

屢變凡三易書致所急待上陳者反更濡延伏處荒山見聞疏陋獨於天時人事深觀默相粗能辨知其因革緩急之宜竊獨以爲中堂創興鐵路試行之津通數百里爲深得機要蓋泰西富彊之業非中國所能驟期也而固不可不通其義而引其端所興造者數百里之地經費猶可取給也行旅往來日無停軌計尙可得一二釐之息庶冀遠近知其便利仿而行之漸次推廣泰西鐵路公司通及十餘國皆漸積以成而行之一段卽收一段之利公司皆得爲之分任其功而總計其息所收貨稅各國自有經理而鐵路通任之公司未聞一舉營

治數千里估費數千萬示期八年爲此無端厓之計畫者然且曰是將以求富彊也烏在其爲富彊哉自取窮困而已矣數千里之遠宜開鐵路幾道車幾輛添設棧行幾所均未暇計北道諸水湍疾泥沙俱下水漲則車路盡沒又浮沙不受杵按里估費參差百出勢難畫一均所弗論獨就剗修經費論之惟借貸洋款爲最可恃而泰西計息以六釐爲率千萬之息月須六萬三千萬之數計息八年已逾千萬泰西集股之法按股品息而已然在本國至五六釐已爲厚息今且未知所收利息幾何而先坐耗千餘萬之息從何取贏以求善其後乎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圭

數千里之地百貨之轉輸商賈之貿遷可俵指計也造端宏大浮費百出重以委員薪水之糜費任事者之中飽所借洋款無從籌給勢將以所修之鐵路準折之洋人爲累將至無窮香帥大言炎炎讀者心折蒿肅視其文無一語可爲據依橫渠論學分別聞見之知心性之知雖聖人何嘗不假聞見以益其知而聞見之知終是隔膜香帥於聞見之知粗爲近之惜其於事理未達者多也京師士大夫於津通鐵路訾議甚力而於香帥一疏折而服之無敢議及者且勿論其他四十里之通州曰密邇神京盧溝橋距京尤近反不爲逼乎天津通商

口岸漢口之通商獨無慮乎見小而忘大慮近而失遠人言憤憤如此良可笑歎要知其可慮者固皆無足慮者也蒿肅所慮者獨謂國家物力未足以堪之將謀爲富彊之計所費過鉅收效尤難非經國之義也泰西富彊具有本末所置一切機器恃以利用致遠則末中之末也今將習其末而徐探其本但宜小試而決不宜大舉故謂津通鐵路惟中堂能斷行之亦惟中堂能知其妙用非沿海言洋務者所能辨也香帥鐵路之議以三千餘里爲程籌備經費勘估道路事前之煩費已不可勝計其勢亦決不能行幸而八年之久鐵路告成事變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圭

且益繁多未覩其利而先見其害又可豫計而決知其然也中堂於此宜熟思審處未宜傳會成之陸務觀在蜀於丈人觀道院見青城山道人言爲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老皆不易言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不得異術惟謹而已每思此言而知有宋人才皆未見及此竊論富彊者三代以下太平之盛軌也今時風俗頹敝盜賊肆行水旱頻仍官民交困岌岌憂亂之不遑而輕言富彊乎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彊之理西人以通商爲義本無仇害中國之心五六十年

來樞府諸公不一研求事理考覽人才懸一防堵之名  
莫辨其緩急輕重一責以防勤虛求之而虛應之一轉  
盼間又懸一富彊之名索之杳茫冥昧之中以意揣其  
然何爲者也前書論吳清卿一疏自謂有見而多未達  
其旨竊以爲天下大政總之樞府樞府得其人卽萬事  
理如不得其人各以所存之志所處之時與地求自靖  
焉可也讀海軍衙門奏駁香帥各條至爲精透亦見香  
帥所言之失實也如此可云考求西法而顧未能考求  
中國之情勢知其利而不知所以利嵩燾以爲輪船電  
報必宜通行鐵路暫不能行無已則小試之徐徐推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三三

廣之庶無大失也故深以謂香帥此疏爲亂天下之本  
苦京師諸公尅知此義者顛倒惶惑議論紛歧貽誤國  
家心竊悼之曾重伯告知薛叔芸曾以嵩燾使西記程  
入告仰蒙 聖人垂詢頗用爲疑此書略載海道情  
形於洋務得失無所發明未知叔芸何取於是徐思之  
書中論處置洋務事宜略有二三段多 朝廷所未聞  
叔芸用是以相啟沃於此益知叔芸有心人也其書進  
呈與否於嵩燾無所加損初議至西洋每月當成日記  
一冊呈達總署可以討論西洋事宜竭所知爲之得何  
金壽一參一切蠲棄不復編錄此卻可惜耳

致瞿子玖

自古言經國之計能盡古今之變述明哲之規而不能  
審量當時事勢與其才力能行與否言之愈精其去事  
理愈遠曩讀船山書關申韓之說極論諸葛公不當用  
此爲治竊疑諸葛公生擾攘之世值羣雄並起爭逐之  
時倉猝以就功名所自命者管樂而其量固遠矣豈能  
以三代王政期之其後從政粵東稍求自試辨知其輕  
重緩急涉歷二十餘年以來見諸言事者毛舉多端爲  
綜覈名實之說而後慨然歎息思船山之言蓋親見萬  
歷以後頭會箕斂用操切之術以求挽虛誣銅蔽之習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書

繁刑峻法愈益不當其罪坐使人心解散國計消靡以  
迄於亂是以言之痛切如此處末流之世紀綱法度廢  
弛久矣人心變幻百出日益不可窮詰於此當益勤求  
吏治培養國脈靜以俟之寬以容之力求保國安民使  
不至困亂無告則猶可庶幾也龔世俗之見剽竊一二  
古人之言目擊時事之日非立言陳計謂可稱圖補救  
尤君子之所慎也家居卻掃不聞時政得失惟自數年  
前廣開言路窮極釐捐之弊屢煩 詔旨督責竊獨  
以爲國家人才之乏一至於此良可浩歎 國家經費  
所入自初盛時常留餘以示寬假取足以養欲給求



承平日久侵冒日多各關課稅及錢糧正供所入淨收常倍於經制至有數倍而不止者通計國家取民之經惟釐捐侵耗最少如四川之夔州江南之五河委員所得常一二萬爲釐差之至優者然歲收至三四十萬是猶二十分之一也其間貪黷虧挪由督撫用人之失當豈章程之咎哉要之釐捐之虧挪準校經制常入之侵耗相距甚遠而收數固爲至多 國家豈患少此歲入二十分之贏餘以資人之生計而使各效其力且釐捐之起本由乾隆以後商人營建會館籌畫公款取之甚約而不勞積之甚厚而有繼自頃軍興遂用其法以籌

餉實爲歷古未有之創舉唐劉士安轉運江淮所任使多求人士有幹能者史稱其通壅滯任才能富國而不勞於民夫苟以常法行之所在皆壅滯也劉士安縮利權惟在引用士人廣儲耳目使遠近之氣常通是以獲美利而人無厭苦彼其所職在轉運猶國家經制也而不惜煩費以求舉所職國家終以享其利釐捐爲軍興以來一時權宜之計不領於經費又皆親見其倚辦軍需收蕩平克復之功裨益 國家甚厚言事者不知何所伎忌悉力攻毀之每下一苛求督責之令則弊端日增而收數亦日減當事者羣懷苛刻以繩其下人心懷

懷自危相與粉飾掩護以求寡過所在巡丁役夫橫行而無忌此區區十餘年所目悉而心傷者樞部大臣生長承平之世積資以至高位本末得失宜所不能知部書利用報銷之名爲罔利之資言事者從而助之將悉人士月得數緡數十緡之薪食攘而奪之以求快於心使天下側足而立故嘗以謂發此議者非言官之罪吾輩不明學術不達事理持議論者之罪也王壬秋博學多能每與言此輒爲舉司馬德操之言儒生俗吏不達時務俗吏一時在官者儒生則君輩也究其旨多出於伎忌之私以爲吾不屑爲此天下亦安用此曹爲也甚

或因其親戚子弟營謀未遂憤嫉而爲此言也試思以釐捐歸藩司以保甲歸臬司以督銷歸鹽道所省局員薪俸而已此其支銷皆可數紀歸併各署勢將假手書役其爲侵冒豈可勝言自古治天下大計在急通民情至於籌餉下及民商尤須體量商情使人信從而後欺蒙偷漏之弊少局員專司其事研求體察決去壅蔽猶虞不及司道大員職任繁重日行公牘已費捫摺又深居官府屬吏已罕見其面奔走給使令者門役耳書差耳令有不便且至無所控訴而又使之持籌握算與商民爭錙銖之利其勢誠有不便是自塞其利源也所傷

政體亦實甚 本朝立國規模與前代異前代州縣皆有庫儲如南漕一款皆存雷州縣備用者也一切主之自官百姓納課稅供使役官民常多隔閡 國朝州縣多資紳民之力卽列入祀典壇廟亦多歸民修官民之氣常通是以 深仁厚澤洽於人心亦由民氣易以上達故也釐捐引用士紳本劉士安成法良亦國家風會使然歷觀前代史冊軍興用煩爲籌餉之計設法徵求多立名目其法較今釐捐爲煩而所取亦未必加豐乃至焦頭爛額轉徙逃亡怨咨載路蓋州縣之橫徵差役之苛求壅蔽深而侵牟者多也釐捐之興三十餘年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三

大亂已平相仍不廢誠由各省有雷防之軍有協撥之餉不能不資取給實亦其用法簡便民商習而安焉不如前代之擾亂不可以終日也設局用一委員日與商民相見稽覈既周交納尤便所以能去壅滯良由此也柰何憐一委員之薪金假手書役以益其壅滯爲此纖齎之計乎無已則并各局裁撤之不能利國而猶足以便民以各保其私利若仍存釐捐督銷之名而盡去其實決知所收遠不能逮今日徒使商民困於書役流離耗敝相與怨咨以從前代之裨政其失計也甚矣至於鹽務之有督銷尤與釐捐迥異釐捐局用有常而收數

贏絀不齊少一支銷卽多一解款鹽務專以所銷引數爲程 國課在其中局用雜款亦在其中取之商人所得之贏餘隨所銷額引繳納多銷一引卽多得一引之經費少銷一引亦祇能計引完課不能以所收之經費填補額課也是以釐捐督銷局用同取之商民而督銷局用尤與 國家經制毫不相涉必裁去局員誰與任督銷之責者徒爲商人省此經費商人固不願受也會文正公初議招商舉行票引嵩燾時爲運司上言鹽務以引地爲綱領軍興以來兩湖引地由川粵各私占踞從何收復今當先爲收復口岸之計如各府縣城及各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三

市鎮商賈匯集之所必有銷鹽肆多或數十百處少亦數處督使銷行引鹽此易辨而知也但使口岸不能屯積私鹽卽票引可期暢行而引地自復惟須所在以一官督之文正公復書極以謂然惟云收復口岸四字未能見之公牘當仿其意行之此督銷局之名所由起也凡經設立督銷局皆行引鹽無局者皆私鹽也始終不能外收復口岸一語而所設局苦少嵩燾屢言之督銷局總辦並以開局經費爲慮不敢多設通計湖南分局不過十餘湖北江西各設三四局而已竊謂司農經國計者正當責成督銷不惜小費加意經理何以專爲

商人惜此經費以取坐困今但責以裁局員減薪水抑不知此經費果 國家經制乎抑出自銷行額引之商人乎鹽務 國家大利當細心體察挈其要領鼓舞商人爲之見小惜費經營一家生計且猶不足而可以言 國家大計乎嵩燾任運司一月時引票尙未舉行卽各場竈並利行私稍與清理一月收及三十餘萬加於盛時額課故凡 國家所恃以理財者急求擇人而已未聞朝出一令夕發一議束縛辦事者之手足而能稍有裨益者也嵩燾自以無才不敢過求仕宦去歲一病數月精力日頹於人事無所介意而自初通籍已歷四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七

朝身在江湖而常繫心 君國之重欲以此意上陳以非職分所及不敢自貢其愚同時在事諸君子又未宜以一隅之見妄有干瀆特私以質之閣下樞府如孫許兩公及翁尙書潘尙書曾侍郎皆知言者乞以此說詳陳之以希萬一之有幹旋補救其諸在下持議論者尤不可不使知此義也

致黎純齋

奉別十年中間一再通問雲天曠隔懷想百端傾寫無由閣下兩次持節海東遺經傳記按求古本討論宏富大雅閎達好古多能莫與倫比而亦見古籍之流傳荒

棄之中土而存留海外足資稽攷蓋有司失其官而學在四夷已早發尼宣之歎伯言目論之士烏足知之近所輯刻幾何幸求惠賜采本發皇耳目通使各國十五年誠無多裨益而搢紳士大夫紛呶嗶漸以醒寤議論日平外人亦日弛其猜防要挾之術以通情好此其轉移無形之中今人不能盡喻也而獨閣下表章載籍頌揚贊美溢於觀聽比績量功冠絕一時嘗論陰陽消長之機否泰治亂交互乘除自古爲然方始 命使時迫於外人之求請非 國家本懷也而實中外交涉機之所自開嵩燾庸迂拙無所知曉而自西洋肇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七

亂廣南攷求其本末證以古今事局又益寢饋三代及周秦以來流極變通之勢常若有所省悟下視漢唐二千餘年苟能推知利病得失之所在以求安國庇民必其於聖賢言論與其所以存心有合者也其亂也反是故自未通籍以前卽自信能知洋務以語諸人動見詆毀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用之自唐以前史冊所錄皆諫止用兵無言戰者南宋諸君子獎成此一段議論侈口揚目禍人家國憤然莫知其非追思構釁之初

宣宗憂勤惕厲所以戒諭在事諸臣眞所謂

聖人之量也當時諸臣無能體會其後天津之役盈廷

譁然以戰爲名 文宗獨以戰爲非宜嵩燾時官

京師獲讀 諭旨尤服 聖人之仁竊意其

時樞府大臣稍能諳知洋務安坐綏定之有餘而非

文宗深謀遠識處以靜鎮一時在廷虛憍之氣延

禍生民尚不知所究竟此又千百年後讀史者所不能

明而小臣於所目悉稍辨知之故於開端奉使西洋頗

謂 朝廷用人爲不虛區區才力亦尚能堪之而於其

時力舉一劉錫鴻充當隨員樞府遽以副使任之一意

傳嘗京師議論以嵩燾爲的自負能攘斥夷狄深文周

內以相齟齬不獨區區一生願力無所施用乃使仰天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圭

歛歔發憤嘔血志氣爲之銷靡才智聰明亦爲之遏塞

自古平陂倚伏之幾相乘迭見誠有然者而未若劉錫

鴻發之暴而施之悖謬至於此也出使者今人所薄視

自以不屑爲者也而亦竟有假之以爲名以投時好正

恐道光以前之人心向未有此使當時在廷諸公稍悉

洋務能如今日則劉錫鴻之言尙不足以惑眾使閣下

閱歷之深見理之明能如今日亦必有以匡正之使不

至增長其頑悖於此又見天人感應之機所伏至微所

發至烈而在廷紛擾之辨爭波動風靡其初峻拒之其

後又眩亂顛倒而爭趨之俛從俛違反覆變幻以此處

中外之交終知無有會同翕伏之望也抑又聞君子之

行道也必有以振厲天下之人心而使之服柔和生人

之氣而使之馴而後不疑於所行自宋以來盡人能文

章善議論無論爲君子爲小人與其有知無知皆能用

其一隅之見校論短長攻剖是非不能辨也辨之愈力

攻之者亦愈橫是以君子聞惡聲至則避之避之者所

以靜生人之氣而存養此心之太和也嵩燾不敢一二

與人辨則惟有卷懷以退安身以崇德以求沒齒無聞

焉已耳去秋與傅相論鐵路事宜傅相以爲知言而謂

所見正亦如此京師皆以是蔽過傅相此又以見任事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圭

之難而大臣爲國經謀遠計攻擊之與其鋪張附和之

一皆失其本旨而其議論混淆是非倒亂終使所事無

一能成如今日鐵路虛糜已甚亦豈能有成功之望哉

天下之事眩惑於議論而終以耗國病民蓋常有之得

一二辦事之才誠不易矣辦事而又能解事之尤難也

復黃曙軒

奉手書篤實謙抑感佩良深指示各節均有心得足補

鄙見之闕古人置重所以依神由來蓋久周主徹重周

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無取於重殷練而耐因有虞主練

主之分所謂殷主綴重者虞主也古人依神皆以飲食

重用二鬲殯用二篚葬用笱甕瓶皆以盛飲食置銘於重以表柩亦以依神也

銘與主皆書官謚姓字周禮司其上帝神之所依也

常大喪供銘旌卽王建太常諸侯建旂之屬士喪禮爲

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鄭注半幅

一尺終幅二尺故下云竹杠長三尺廣雅天子杠高九

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周禮疏引士喪禮云死

者以尺易仞然據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經

末鄭注因曰無旌不命之士也

朱高安之說亦本之鄭氏

自在孤卿

建壇大夫士建物之外不當據此謂士所建之物止於

三尺古禮殘缺多矣儒者各以意擬之恐有未盡然者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三

卷十三

書

自漢以來無建旂爲銘之制一以裁帛爲之而各視其

品爲長短之度家禮之言卽今制所由仿與古之爲銘

旌者固異又未宜比而同之居喪之禮不飲酒食肉檀

弓推及於行弔與喪大記士與於斂者一不食同義蓋

與於哭泣之哀則亦爲之廢食所以爲仁之至也然亦

云喪有疾食肉飲酒七十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聖人亦

自準量人情以爲之制周禮掌客札喪殺禮而受牲禮

如故賓客之牲牢不以喪廢是亦具酒食也竊疑周恭

叔爲程子主客應給酒與否當自酌之不當以關白喪

主病得酒爲解風寒又豈宜吝而不與哉程亦不當計

及人之爲惡與否此緣程子守禮法太過以有此耳經

言行弔而不言所以待行弔者哀與禮亦各自盡其義

焉而已周禮酒人有禮酒飲酒之分其四飲之物皆酒

類也似古者酒亦有常供不必燕饗爲歡始用酒祭祀

之期見之周禮者中夏享祔中冬享烝皆用仲月祭義

言春雨露既濡秋霜露既降亦當在仲月晏子春秋天

子至士皆祭以首時鄭注王制因謂祭以孟月薦以仲

月服虔注左傳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又云祭天以

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說亦紛紜而未有定而薦新之

禮宜在孟月如四月麥熟七月稻熟故自漢時祭皆用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三

卷十三

書

孟月亦無大夫士以下用仲月之文今大夫家祭或用

冬至則仲月也亦或用十月而薦新以七月則通品官

以下及庶人皆同凡禮經言宗廟之祭皆爲天子諸侯

言之儀禮特牲少牢二禮詳士大夫家祭之儀證之禮

經士祭禘而已大夫祭及曾祖而已而經言長兄弟眾

兄弟及羣子弟均與旅酬之事其儀甚盛未知禘祭之

果能通行乎否乎自漢以來則有不能通行者矣士無

世官田無永業自非五等世襲凡品官之子孫皆庶人

也王制庶人祭於寢祭於寢者薦而已矣惟宗祠之合

族者爲有祭古今情事之異宜有然者卽左傳所載昭

元年十二月晉烝四年十月順祀先公祭期已無一定鄭服之說但以意擬之至今千餘年亦未嘗一著爲令亦以非人情所安故也裸獻之用鬱鬯以始獻和香味以示敬王制天子賜之瓊然後爲鬯書賚爾秬鬯一卣詩釐爾圭瓊秬鬯一卣皆以明天子之賜然周禮固有鬱人鬯人之分鄭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鬱草名白虎通廣雅並云天子祭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苾蘭士以蕭庶人以艾天子之異在別爲裸獻之鬯酒其和鬱金以煮之下及庶人皆然惟薰蘭蕭艾所用之香草不同耳蒙竊以爲灌者裸獻灌地降神禮無明文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禮

而灌酒之必和以香草漢世諸儒猶能言之據周禮大行人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凡大國之孤以下無裸似裸禮惟天子諸侯有之蓋凡裸必有圭瓊其禮嚴而祭禮之始獻以香草和之自天子以至庶人同也頗疑朱子之言有未盡者禮經及漢儒之言具在可覆按也忌日之祭於禮有之而生日無聞凡祭必有配生日或父或母當以何主之假而母生以季秋將屈父以從母乎抑使生皆春夏將廢季秋之祭以從春夏乎今人生忌日皆有祭從俗可也據以爲禮則不可朱子著家禮固非一家之私書也此恐不可爲訓古今異宜而禮俗必

當有辨以閣下好學深思謹就來書所疑以鄙見發明之伏候指示

答黃性田論學校三變

三代學校之畱貽更歷春秋戰國而蕩然無復存矣孔孟於其時急起修明之是以三代學校至孔子而一變爲其道不能行之天下則與其門弟子私相討論太史公言適魯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三代法物具備及戴記所載論三代禮教甚詳而一納之於學以爲化民成俗之本中庸所謂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此孔孟之所以爲學也至漢而又一變太史公言讀功令至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美

廣厲學官之路爲之廢書而歎但懸學校之名導之仕進而已無所謂學也學校之變盡此二者章句之儒各有發明宋儒出而言理獨精培養人才亦獨盛其功在學校而於學校不足言變也孔子實始以身任師道無與爲敵者孟子興而有楊墨宋儒出而有朱陸異同顯樹之敵以爭勝至今日而標立漢學宋學之名假實事求是之說推求度數訓詁以攻擊程朱而宋學亦微矣并不能與爲敵要其實則所謂記問之學也亦不足言變也

與友人論仿行西法

西人富彊之業誠不越礦務及汽輪舟車數者然其致富疆固自有在審知彼我情勢之異而又有其可以通行者使緩急輕重之理先得於吾心而後可與考求西法卽以湖南礦產言之所在皆民業無官山湘水以西由湘潭湘鄉以達衡寶徑西至沅靖湘水以東由醴攸以達郴桂煤鐵各礦無地無之礦戶多於西洋以數十倍計恰無以是致富者亦有虛糜數百千緡不得礦產或阻水而止天地自然之利百姓皆能經營不必官爲督率若徑由官開採則將疆奪民業煩擾百端百姓豈能順從而在官者之煩費又不知所紀極爲利無幾而

所損耗必愈多若仍督民爲之則亦百姓之利而已國家何恃以爲富彊之基乎中國與西洋情勢相距絕遠不能悉數請一言其略凡礦產愈深愈佳西洋開礦常至四五十人必藉機器以濟人力之窮其用無他用以吸水用以轉運而已開礦取土皆人力也是以機器有利無弊用機器愈精則資人力愈多此中國之人相與蔽惑深言極論而莫能喻者也中國言地學者最重山脈爭執甚堅而人心之伎刻百出不窮士紳有勢力則伎忌加甚故凡礦戶自治其私亦皆習而安之一聞有集股開辦萬目睽睽必不能容悉力傾之而後已以

保全山脈爲言亦律法所必禁也士紳既假律法以相難在工執役者又相與乘勢侵冒耗散滋多一經委員主辦視爲公家之利恣意侵蝕益無所惜此又中國之人相爲猜忌誣罔深言極論而莫能喻者也人情習於故常而震於所創見西洋亦然而但有能開利源國家必力助成之委曲使人共喻人亦不疑其專利也獲利既厚輸稅國家亦常豐中國不然其初盡力阻撓而官不問及稍得利羣起而爭爲之互相侵奪官亦不問西洋用以裕民富國中國爲之徒滋百姓之矯誣以壞亂風俗此又中國之人相爲臆揣冥行深言極論而莫能

喻者也西洋爲利如礦務專主一事則專任之舟車行遠及開設匯行若古之交子務會子務自國家下及民商通任之公司其初各以其力視都會所在行之一二百里推行漸廣道路漸通力不足以相攝也乃置公司領之國家亦時有所收受或補所未備公司通計其資本相與品息卽國家錢幣製造出入一由公司總其成交互維持不相疑忌無書吏之句稽無工役之侵牟此又中國之人相爲眩惑猜疑深言極論而莫能喻者也凡此中外情勢之異由來久遠以成風俗未易強同而其間有必應引其端而資其利可以便民可以備亂可

以通遠近之氣而又行之甚易歷久而必無弊則輪船  
電報是也往時紳民相與阻難近十餘年阻難專在官  
然竊見在官來往上下必以輪船湘人仕外者亦然而  
獨嚴禁紳民製造然則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國適與  
相反所用以仿行西法以求富強者未知果何義也竊  
論富強者秦漢以來治平之盛軌常數百年一見其源  
由政教修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樂於趨公以成  
國家磐固之基而後富彊可言也施行本末具有次第  
然不待取法西洋而端本足民則西洋與中國同也國  
於天地必有與立亦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彊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三 完

之理今言富彊者一視爲國家本計與百姓無與抑不  
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數百年來開通海道  
盡諸島國之利括取之其基已厚矣而治礦務日益精  
五金出產之利製備器具日益豐又搦爲汽輪舟車馳  
行數萬里以利轉運觀天下之利以爲利故能富也中  
國舟車之利不出其域中而又禁百姓使不得有興造  
用其錙銖接取之財力強開鐵路於塵沙數千里無可  
築基之地以通南北數府縣之氣未知其利果安在也  
其煩費過多開通道路過遠終必不能望有成功且勿  
論矣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四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送朱肯甫學使還朝序

士敞於俗學久矣其所習務外為美觀而檢治其身與心無有也其所為學役聰明馳騁文字之間而通知古今治亂之源與民物所以相維繫無有也師儒用之以為教有司循之以為政賢且能者敷張文飾以為容悅以成乎矯誣浮敝之天下學之不脩豈小故哉朱公肯甫視學湖南心有閔焉軌士於正發姦摘伏無所容假避才於學一藝之長必甄錄之其將行也倡立校經堂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一

謀盡除一切課試之法選取高才之士向學者環集而董勸之磨礪乎世事沈酣乎經術務以興賢育才整齊學校為心自宋以來盡斂天下才俊納之於學於古所為一道德同風俗者若將近之終其所以為教課試之以文而已其間老師大儒自以所學為教啟佑人才風俗漸摩變革常稱盛焉即今書院之制也 國家當乾隆盛時詔天下盡立書院輔學校之不足規制大備可云極盛獨怪其時 聖人在上人文蔚興在廷在位者類能通經致用而無能考求宋賢遺規胥人士而達之古一取科舉程式被之書院視若帖括取科名外無有

學問者儀徵阮文達公於浙建立詁經精舍於粵建立學海堂一時人士漸知有樸學直省大吏稍稍仿效行之其為法但月一課試非有優游饜飫之功涵濡講習之益是以人才終無由上希乎古憶始受學數十年間習聞湖南督學賢者祁文端公劉韞齋中丞張海門侍讀而於其中厲威嚴有課士之實功獨昆明錢公且及百年而後得公又益為之興學觀其意將謀進湖南人士遠希有宋盛時不止若阮文達公於浙於粵之為者衰老且病於時事無所關與莫能出一言相贊益於其將行竊願有言誠懼夫後之人不達公立法之本指仍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二

取資課試之法相獎為具文而終道之於利祿也於是乎書

送陳右銘赴任河北道序

聞之記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夫此三者各有執以成名而謂之達德何哉德者載道以行者也其必皆有足於己而後沛然行乎道而不疑故夫執一端以為應事之準誠若異於流俗而其輕重緩急得失之間有過不及之差則亦無由推而放之以應乎時措之宜三代以上人才所以盛學素脩而行素豫故也吾始聞陳君右銘之賢就而與之言則所知多他人所不知及歷

之事又見其淵然悱惻之發求富於物而後已其行之也甚果以決久之而君所治事羣湖南之人信而服之又久之承望君之名則亦莫不順而從之所謂知仁勇三者學素脩而行素豫也聆其言侃侃然以達察其行熙熙然以和坦乎其心而不忤也充乎其氣而不懼也光緒庚辰之春 詔求人才大臣多以其名應於是特命分巡河北行治河隄數百里任重而位尊名高而眷深而君習湖南久其行也心若有不自釋湖南之人亦茫然於君之將去此也天下之需人急矣非獨湖南之人爲然由河北以至天下皆然而觀於今之人知者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一

三

幾何仁且勇者幾何苟得其人必尸吏也而能至者鮮能至而未備要之於道必未有聞焉耳學之不脩德之不足違於天下民將安賴而君之去人遠矣則宜湖南之人流連詠慕旁皇太息於君之行也然 天子方知君且知君之德於湖南也堪大臣之任以拯斯民之阨湖南之人將終受庇焉於其行爲之序以期之

送鍾夏卿歸龍山序

同治十年冬朱香蓀少尉介余見龍山鍾秀才夏卿視其貌若甚樸者少尉病盲去官鍾君具舟楫送之長沙逾年又送其母妻以來往返常數千里不知其身之勞

而奔走之爲無名也余既聳然異之當咸豐十年廣西賊石達開自楚竄蜀道龍山龍山令委其城以遁少尉獨與鍾君及黃君伯海饒君藻汀乘城以守削竹爲兵鄉人用牛車轉粟入城以爲食少尉日與鍾君三數人談笑擊鼓劄木發火與賊礮聲相應據陣指望以自壯會援師稍稍集賊亦竟去少尉以此名聞湖湘間而卒不得晉一階鍾君與其邑人守城者亦絕口不一言勞余聞益悲自古賢人節士多出於亂世艱難足以成其志業事變足以發其才氣 朝廷又爲懸旌賞之典不次之擢以激勸之是以草野奇傑之士爭自奮起於其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四

間而吾所見一二志節自負獨處觀變不干榮進亦往往有之竊疑天下之才挹之而日出蘊之而日深亦與世爲無窮也而亦有文章質行不著於外而所蓄甚奇而不可測者其用之足以感金石質鬼神尋常居處混然無以異於常人此古豪傑偉人汲汲以求人才惟恐不一得之而知之又惟恐其有不盡也若鍾君者不得少尉一鄉里人耳得少尉自任守城鍾君相與以一節周旋始終不渝然後吾人皆知有鍾君之賢而鍾君自視猶常人也吾又以知天下之人才惟能樸也而後可與當大事臨大難而不變所守鍾君者其真所謂樸者

耶嗚呼斯其所以賢也今世達官貴人所謂才者皆其趨踰應對適意者也見一樸者必推而遠之曰此不勝事也彼適意之果能勝事與否吾不敢知而樸者之勝事則固達官貴人之所不能知也未世之人才所以終無復古之望與少尉又言鍾君爲人所不可意雖甚貴顯有名一不與相接然則鍾君者非人之能遠之鍾君又自遠也歲十一月天寒風慄堅冰在涂鍾君浩然將歸龍山吾無辭以畱之而爲之說以贈其行且以告夫當世有用人之責者一講明乎斯義也

相國曾公六十壽序

代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五

相國曾公領畿輔之三年實惟同治九年吏法民綏家絃戶誦 朝廷以公六十生辰頒瑞玉而賜釐焉於是中外百司執事下訖民庶皆曰公爲 國家柱石以覆育生民至於今十有八年疑公壽已及耄今睹 天子之詔實始六十所以保乂我 皇家其永有賴相與鞠躬歌吟風馳雷動萬口懽騰如冕者何能出一辭以贊揚公之盛德哉雖然冕之獲私於公有不能已於言者冕官江南聞公入翰林天下稱其學行以爲文學侍從之選無逾公已而冕以事被逮京師謁公邸第則望益崇學益進知爲理學名臣矣及粵寇起公以憂歸有

詔起公於家治軍旅慨然以澄清天下爲己任而後知其豪傑偉人冕於公益進而益窺其深而自咸豐初元

左景喬舍人自京師歸述公言謂冕可屬大事冕聞甚驚以爲侍公日淺何遽相期待如此其後數以兵事見公從容語冕往昔就逮京師人言洵洵聞者相顧聘貽而君言笑怡然以知君氣定而神完也至是始悟左舍人之言原出於是冕與沅甫宮保以師出袁州解吉安之圍公時在南昌喜甚後嘗謂冕君何自賞識吾沅甫冕答言沅甫國士不難知正不知沅甫何自賞識及冕公關達知人一時賢士甄別無遺而冕以一見獲公知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六

自願衰頽從公兄弟間規畫天下大局望見崖略蒙一言以自壯於公之私義不能忘而亦確知天下毀譽是非無足介意者此所得於公之深也史稱張蒼年九十爲漢名相文潞公平章軍國重事年八十四至使夷狄望見之驚爲天人然其功業文章皆無聞公體性堅彊年壽上過二公今稱壽方始無足爲異而自漢置丞相二千餘年德業文章兼備一身未有若公之盛者也冕幸獲以其私率先鄉人發揚蹈厲廣導盛業將以上繼崧高生民諸詩傳美無窮乃歌以侑觴曰

聖清萬祀中挺名世披山滌川反亂爲治萬邦是憲

天子是毗載張其闕風示四夷以躋仁壽薄海一軌公  
壽初基恂恂甲子尊筆既設鐘鼓既陳 帝賚爾年百  
禩千春

曾宮保五十壽序

堯舜三代之隆至於今日刑賞董勸同也九官十二牧  
中外相制同也而奚以獨隆哉其必曰刑賞當焉而已  
矣九官十二牧盡其才焉而已矣後世建官立政既鮮  
有當而政日益煩才日益少然當其盛也政不皆下究  
而猶有能道其情者焉才不皆上試而猶有能達其用  
者焉其衰且亂也反是若吾宮保肅毅伯曾公起一旅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七

與賊相搏立名天下其才未嘗上試而自達其用豈非  
值 國家之中盛然耶咸豐之初天下葢岌岌矣寇發  
廣西一隅之地馳突數千里所過城邑爲墟樞府莫能  
發一謀疆吏莫能效一戰太傅文正公起家討賊鄉里  
選士厲兵收召豪傑轉戰江西會賊大至江西郡縣皆  
陷公別起一軍出吉安盡復其城江西卒完文正公再  
出視師一倚公辦賊公規畫天下大計以金陵江海之  
衝賊勢所專重而安慶爲肩項江蘇浙江其臂之自捍  
衛者也其勢必先取安慶安慶下而後以一路出浙江  
一路出蘇州以綏賊勢金陵可以搯而取之文正公用

其議平賊公亦以難自任獨當賊衝連克安慶金陵

中興之功於是爲最 朝廷懋賞酬庸錫之爵命撫臨  
大邦而公進不求汲引勞不待甄錄自用其才能奮起  
艱危之中爲 國家削平大難盡挈東南已失之疆土  
還之 朝廷成功亦偉矣始公從文正公觀所部諸將  
私語人曰彼其才任數千人萬人足矣吾自度猶可庶  
幾或問萬人之才尙有加乎曰部勒之以法而仁義之  
以道存乎其人而已於是人知公之志不可一世而未  
遽信其才也及出以所新集兵三千當韋正數萬方張  
之巨寇落其角距圍居方止若磐石而變動出入若鬼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八

神賊望見其旌麾皆悚慄遂以能兵聞天下於是人知  
公才可大任而猶未知其量之廣也既克金陵 論功  
行賞公退然自抑若不有其功拜疏乞急假曰吾以兵  
事自效兵事畢吾志遂矣官非吾志也久之 上念公  
勞命撫湖北公以湖北賊屢熾度不可辭比出破賊黃  
光開又乞急假以歸蓋公自以功高忌者多宜引避不  
一屑屑與之校其自分艱鉅無所辭而名位不敢有所  
戀進退久速受成於心處之綽然而當其先功有與成  
名有與立無不可達之志其後志雖就而於心若有甚  
拂者誠亦時之爲哉而公之所以自得於其心此其志

固甚大而量固甚遠也。嵩燾以爲國家之所以待功臣與功臣所以自待，當各盡其宜。公之功天下共見，而其心有不樂求諒者，誠得賢聖之臣佐。天子考攬人才，固必有以深鑒其隱微，知其才之殊傑，延而進之，以與其理天下士之求，自遂其志，誠有不得已耳。爲天下者，甯使士之志不盡，得所安，而要使其才皆足以自達，苟才足以自達而志亦畢矣。士畢其志而國家之治亦隆矣。是豈獨公才之不可卒抑，視國者亦於是有望焉。癸酉八月值公五十壽辰，家人子弟謀舉觴於家，稱慶古者士大夫五十稱老，朝廷以禮榮之，孰使公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九

甘老於家不一蒙天子顧問，起視天下之變，日出不窮而人才之待以應變者誰也。然則公其厚自愛，無遂頽然以老而自放焉，抑亦天下之公願也。

李玉階中丞六十壽序

自古天下統於州，由州而道而行，省名益尊，任益重，其位則古牧伯，其職專制所屬，府縣刑賞予奪，吏有弗獲其職，民有弗遂其養，則責望歸之。是以歷明至今，建置巡撫四五百年，功實名望卓卓，可紀，曾不數人。德化李公之撫湖南，始至求民疾苦，劾吏之不法者一以正己，率屬爲先，至於期年，政治民和人，謂曰：公蒞仕吾楚，且

二十年習於其俗，士民亦習公之化而安之，有素也。無足異者，獨念吾楚隩隈之區，江湖之阻，其地境埆而稠，穀其人質直而推魯，御之得其道，披心瀝腹，爭自琢磨，以效乎上，不得其道，亦易以爲亂。近時賂文忠公，革正民俗，獎厲人才，號稱極盛，其道無他，求通民情而嚴邪正，公私之辨而已。是其所行常道也。而吾楚之人，且謂百數十年來，莫賢賂公，吏化其德，民馴其教，而賂公容然一循其常，未嘗有殊尤之蹟，與其震發昭蘇之所，以興起人心者，則亦曰習之久而民安之若素也。賂公卒以是名高天下，樹功績而馴至將相，今公之習楚人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十

安之也。與賂公同其於邪正公私之分，辨之必明，持之必堅，與賂公同則其久於其任上承朝廷倚畀而爲功名道德之歸，微公孰與繼賂公亦孰與振吾楚之疲茶，以復希往日之風動，是則更數百年無幾見而兩得之二十年之中，庶幾大慰民望乎。可不謂盛與夫時有隆汙俗有險易，君子以道貞時，以化善俗，揆諸昔賢達趣舍之旨，無不異域同符，要之端好惡之源，必無屈法以徇俗，慎樞機之發，必無逆情以干時，以是推而放之，天下皆是也。其於專制一方，誠宜優游浹洽，自求之而自趣之，有餘裕矣。今年二月值公六十攬揆之辰，屬吏

及四方在仕者多爲詩歌以致祝禱吾楚士民既深沐公之化而謳思之無窮也則益思爲頌言以獻而屬嵩肅序其意乃敬述公之所以治吾楚者昭示邦之人而繫其辭以爲壽辭曰

洞庭之流拱嶽舒波萬眾熙熙蹈仁履和蹈仁維何平我刑政履和維何剔諛崇正興威服教其量百年歲周六旬聲施四埏笙鏞在堂歌詩在列我爲頌辭以章有德

秦星樵六十壽序

同治癸亥之秋嵩肅奉 命權撫粵東其冬王漁莊學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七

使歸相見慰勞言三月來吏事之興起多也問之曰粵東吏治之敝久矣始至高州聞新使者勤習吏事相與肅然及至雷至瓊至廉所聞皆然實始坐堂皇理案牘則亦相與憮然久之而聞澄邁令秦星樵先生在官能舉其職始終一節不隨人俯仰澄邁爲瓊州近郡治之邑遠處海外多瘴厲而視瓊屬諸邑爲最優以其人之安君也欲令久於其化不與更調於是益究知先生初選得巫山訓導以憂未赴官服闋權大邑縣教諭會滇回關入縣境大邑令聞變倉皇無措以先生才能幹濟一以城守事任之寇攻城急先生登陴固守設方略禦

之遂以功選授澄邁令於時年甫及三十知其治行爲有本也會奉內召之 命始終不獲一見而益心儀其

爲人越三十有三年少樵邑丞來湘陰文明而暢朗清儉而勤謹邑人嘖嘖誦其賢詢知其爲先生令嗣先生由澄邁調補新甯以憂去官遂不仕至是奉先生就養官舍而聞其精氣完固舉止矍鑠一如往時信乎磊落英多介繁祉以游臻乎大年也夫人生膺受之福各視所積之厚薄以爲量譬若器之容受然納之甕盎之中傾而注之槃盂則溢矣納之斗甬之中轉而灌之甕盎則又溢矣先生治一學舉一邑之急難而託命焉治一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七

邑舉一邑之所以爲教所以爲養通古今之宜而就理焉此其心沛乎其有給而其量廓乎其有容順而施之光而大之以蔭庇其子孫而昌明其世業繁衍廣博焜耀綿遠無疑也今年九月爲先生六十壽辰邑人感於少樵令丞之爲惠於民而有裨於一邑之政又益推知先生之賢爲能啟其後而昌其年也以嵩肅官粵與先生有同官之雅求爲序其略以爲介嘏之資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人世之至榮極樂無以加此矣先生其亦欣然而晉一觴乎

羅研生七十壽序

天地之文莫奇於山川莫變於金石草木百物之生而洩天地之精英盪盪洋其流益遠莫盛於人是以山川草木凡物之生終古未有易也獨其於人遞盛遞衰遞推遞行更代而興若循環然天地之生才至於人其力亦有所窮而常有一二巨儒名德起而承天地之運以開之先則天亦遂畀之以老壽聰彊使之博通厚積遲久以道人之信從故曰天地之道貞勝者也倡所學於十餘郡千里之地既自爲之又表章其鄉之先達詔後進爲之窮老而不倦是之謂貞勝湘潭羅研生先生自少通訓詁輿地之學閉門研討楚之人以先生所爲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三

無所資於今無過問者而先生爲之益勤行亦益高天下識與不識得所著書以爲德清胡氏休甯戴氏之精博先生視之固無多讓先生喟然曰楚人士孤哉屈原以孤芳而文吾以孤行而學於是推述元明以來能文之士八百有餘家哀而輯之爲楚南文徵曰楚之文如是吾道其終不孤也曩者道光之季新化鄧湘皋先生爲沅湘耆舊集論述明季遺老義烈事尤詳大儒若船山王氏亦至是始顯其後粵寇起太傅曾文正公倡義旅東南雲集景從震動天下論者以爲鄧先生實兆其機於十數年之前自頃數十年楚人相尚以樸學後生

晚進才智輩興則又將以先生是書開楚南文教之先山自岷山西南行逾嶺旁薄鬱結爲衡山九疑之崇深九江之澔汗雄奇甲天下其人磊落而英多靜直而廉深亦時挺生於其間而衣冠之盛文章學問之流傳不逮吳越遠甚聞之先達之言曰吳越喜標榜而楚人尙擠排人文之不相若誠有由哉先生與鄧先生先後二十餘年用其所學以振興其鄉之人意者天地之氣鬱之久而將洩天且遲迴審顧而以魁傑壽考授之先生董而率之夫天下之事成之艱而其流常廣博以悠遠敬告楚之人苟無相摧阻遏抑焉其可矣先生七十之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市

年戒無以壽言相頌颺嵩燾以爲先生之學之成有關吾楚盛衰則願先生之年引之而愈長循之而愈遠以及見楚之文大昌於天下也先生聞之又安能不忻然以喜也

馮樹堂六十壽序

道光甲辰識樹堂京師言貌敦龐持古義游處者嚴憚之當是時相國曾文正公爲翰林有聲而固貧樹堂館新城陳尙書一日辭就曾公尙書畱不可曰當吾世而有若曾公兼經師人師之望得從之游足矣其後建甯陳侍御上封事不報侍御名能彊諫數言事輒梗樹堂

徒步詣侍御言君名高而忌者日重及今歸 朝廷重君行久必起用君足以風示天下失今不歸他日求好歸不得侍御不能用未幾竟罷去用是樹堂之名高京師興國陳秋門給諫嘗語嵩燾楚北人才不足與比方楚以南有由然矣南士游京師者類能任事務實行以文章氣節相高人心習尚如此欲無興得乎嵩燾曰道光之季新化鄧湘皋先生表章吾楚先賢節烈聞者感奮以興樹堂首以節義立名京師鄧先生以文樹堂以行率先楚人揚其風入士翕然宗之二君之功不尤烈與君既用曾公薦選官四川萬縣知縣擢知府治行益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五

高名益昌大府交薦君可倚任而君浩然歸矣自兵事起曾公提義旅東南楚人奮起事業功名震動天下天下蓋心忮之謂是遭時際會憑藉者厚而秋門給諫獨先知其然吾觀樹堂一二軼事卓然不惑於流俗孤行一意以自致於友朋講習交游出處之地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夫雲觸石而起而滄然勃然漫塞山谷彌綸宇宙而後乃能霽需乎天下樹堂之始從曾公將非觸石而起者哉一時同游衰衣戔冠出人生死效功於時樹堂顧獨不與功名之會老而健在讀書務農爲善於鄉幾發於先而功隱德盛於時而名微吾見樹堂之

壽以康而受祜方長也鄉人士以君六十之辰瞻堂介嘏而嵩燾於君爲姻媾交尤深知之尤詳爲誦言其有關吾楚風會之大者以示邦之人加敬禮焉孰使吾與君樂肥遯而甘幽隱優游遲暮之年賡酬相勉亦豈非天也哉

易摺臣六十壽序

吾友天下士三十年其人廉以直其言也必諍與之交必肅而嚴其人坦以閎其言也必達與之交必博而裕其人忠以良其言也純摯悻惻與之交必能窮達一心而終始不渝因其與人交而有以知其立身大節與其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六

終所成就未有棄人倫捐親故愛憎反覆以意高下而可卓然自命爲豪傑者也咸豐戊午之歲識笏山京師恢奇自喜善飲而豪初亦未甚奇之其後數與游多聞直諒之言其自謂朋友之際披肝瀝膽豁然無有疑滯也已而挾所藝就謁王子懷先生之門相從古寺中遺外世俗又若不知前此之磊塊酣嬉恣肆者吾以是賢其爲人而樂與交焉笏山既提一旅從孟容中丞轉戰陝蜀困而歸以一官自試黔中乃就嵩燾言曰先生知佩紳者抑知佩紳之粗有成立以從諸君子不至隕越吾兄之教然也則益述其兄摺臣先生艱難扶持以養



以教以盡事畜喪祭之義以不遺其弟內顧愛而又以其道義文章交相輔以有成也吾既以賢笏山因笏山而稍與聞其家世又益以賢其兄也笏山將蒞仕黔中念不得與其兄游居而其兄年且六十謀所以壽其兄爲文張而大之以昭示天下慰兄弟之思而以屬之嵩壽嗚呼觀笏山所以自盡朋友之間其於兄弟可知矣觀其所以自盡兄弟之交其於在官之措施樹立又可知矣彼違親畔友以爲名者獨非人也與哉而曰吾以矯然求異於世天下奚貴有是人焉述笏山兄弟之風亦求有以宏示夫斯人也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七

唐曦臣六十壽序

余年十八讀書嶽麓山得交唐君曦臣是時曦臣年二十六貌恂恂若不足於言而與之論辨事理多微中同舍生皆目爲長者其後別去或十餘年一見或間歲數月一見見則懇懇勞問如始相見時蓋三四十年之間人事變遷多矣獨君與人交自少迨長其情常若有餘無損益於其初庶幾敦篤有常之君子也朋友道廢久矣道鈞則以名相耀勢並則以利相比苟可齟齬以爲名欺賣以爲利不復能保其親故與其生平口哆目張無擇而噬好則人怒則獸弱肉而彊俎黨私而炫交今

世所謂賢豪者不免焉求如君伏幽履潛無炫於名利之私以自盡於倫紀之地終其身無所改易嗚呼將天之膏其遇而豐其性耶此君年壽之所以引而日長也自吾始識君家故饒其後兄弟析居子孫益繁衍日食或不時給而君益強健善步余修邑志討論山川會合君出入岡嶺窮涉險阻循流溯源策杖徒行無間寒暑諸年少或愧不如吾既感君朋友始終之誼又幸君之老健治事能勤以敏於君六十生辰率先君之鄉人考德振辭以侑一觴而爲之歌曰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六

羅湘合流有賢人居閭然一室左圖右書我初識君溫溫言笑既久逾恭在心匪貌甲子是周侯焉老蒼端慤誠一不渝其常尊尊既陳鼓鐘載攷作爲詩歌用錫難老

黃叔濤六十壽序

聞古君子之爲學也內以事其身心而外以備天下國家之用自科舉之法行士矻矻焉日敝於制藝以庶幾乎一得天地之大萬物之繁茫乎其未有知闕乎其未有聞也其恬退知好學又或竭情畢志於詞章訓詁其視人世之利病漠然無所動於其心卽偶驚於義而見之不明則無復倫序行之弗篤則趨避遷就之意生而

終於自闕傳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學術之不明於天下而人才日絀則亦何怪其然哉龍山黃叔濤先生讀書爲弟子員慨然思立事功以見其學慨之天下而所以行之一鄉一邑自少逮老追古人之義而從之無所疑於其心道光己酉歲歉君倡建四門社倉又與弟鳳喈獨所受田置義莊以備饑其後戊辰饑甚所備田穀不足給則告鄰郡轉米平糶而治粥以食饑者至夜分不輟粵逆石達開擾四川湖北之交陷來鳳龍山與來鳳二城相望也君與在城文武官治守具儲芻豆皆取辦賊圍龍山四月不得逞竟解圍去時君有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九

從弟元齡亦在圍中年少負才氣能任事君請於龍山令曰吾年逾五十老不堪事不如元齡才卽有緩急猶可備 國家尺寸之用則悉以其功歸之元齡由是奉檄立一軍晉秩道員以忠義終郡守張公廉知其情曰是固以讓功爲義然其勞不可泯竟敘君功晉鹽提舉階君配晏宜人性婉能贊夫以義蓄諸子尤有禮法君仿劉戡山先生人譜著證人圖說曰若是則爲人否則不足爲人宜人亦雜采列女傳取賢與節可爲法者訓其婦若女亦皆以孝謹偁嗚呼先王之教廢士能自治其心者鮮矣而功利之溺於人心其流且及婦人女

子相與浸淫漸漬惟是之務使夫不肖者縱情而不知返賢者亦買焉無能自信其心而日求得之以爲榮而所以內絀其心以求立乎己而有以施澤乎人曾無有及之者焉黃氏自其祖若父行義於鄉無求仕進爲榮者君又務飾之以學夫婦相與唱隨以暢其志而大其施豈徒以致壽考如是哉黃氏之業益闋以遠而吾道將賴之以有明也庶幾其有望矣今歲十有二月爲君六十之辰宜人實與齊年君弟鳳喈乞予一言爲壽鳳喈司訓吾邑其神粹以恬其識闋以深所言必無溢美因著其植身行善之大者歸之爲其鄉里勸福祿之隆則君自有之無俟予之贊頌焉君其以是欣然而進一觴也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十

楊玉川八十壽序

嵩熏少侍先公見所與游處耆宿長老敦厚質樸其言多若啞者私計先進名德宜如是稍長見玉川楊先生貌和而心夷氣溫而詞雅就與之言曲盡事理之變如讀歐陽氏曾氏之文甚詳以要有餘味也乃恍然以知吾邑之古處若先生者是有君子之風焉其後戊申己酉之交歲大禔治振縣城與先生居游最久遇事調理井井雖甚煩劇從容取辦沛然有餘於是又私計邑之

人敏幹能治事無若先生才者已而兵事起今相國會  
公斂民兵征討十六七年始定嵩燾久在外先生家居  
不常見而年已老矣方楚軍起時人負才氣蹶張以起  
就功名相望於道楊氏於邑爲鉅姓仕宦憑藉尤厚使  
先生幸而壯抵掌馳驅藉助聲勢以效於時誰敢望者  
卽老而與時逶迤精神才力亦足以顯用於世而先生  
退處寂寞之瀕徜徉自適與世無所希合因思十六七  
年來所歷事變與友朋離合翕張開闔陰陽水火日交  
於前莫可端倪莊生之言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憤驕  
而不可係燕處超然其何撓焉然後知先生韜聲戢影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注

怡神養和以求所以自適其適年壽烏得而不長也從  
弟蟠西爲先生子壻來告先生八十壽辰而從叔燾廷  
先生亦以是時年七十幡然兩老相對垂暮之年視其  
子姓日昌以熾誠亦人生之大幸而嵩燾亦忽忽年逾  
五十回憶少時侍諸長老退輒摹效其儀容言論以爲  
笑樂今皆不可見矣人世茫茫誰堪託以不朽者先生  
獨長視久生及今日而猶幸老成之存又安得不舉觴  
以相慶也

楊紫樓八十壽序

少時見里中長老者壽繁祉其出而仕於時必有以自

達其材退而以詩書澤其躬俛焉日有孳孳毫不衰  
以爲生人年歲與學相成宜如是及長更涉世變見當  
世大人名德益多英耆俊偉若龍螭文章浩瀚若江河  
少時所見鄉里湫溢爽然若有失者卒其淡泊純實以  
至老壽出處趨舍無累於心而意量常有餘終亦不能  
一二數也將非時會所趨三四十餘年間推移變化宜有  
然耶長沙楊紫樓先生以篤老之年秉傑魁之資自少  
常有志用世矣困於無資力以進既詘而爲學官而兵  
事起一時才智奮起就功名先生漠然去之一不屑意  
嵩燾爲故相國會文正公治餉邵州識先生時權學事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注

武岡集學諸生命之曰天下洵洵將士裏創忍飢寒捍  
衛疆宇此豈吾曹安食時乎歸語父兄州里急輸軍無  
後時先生故煦煦然仁愛人不忍傷其財聞其言大服  
嵩燾尤以是重先生能持大體其後十餘年相見長沙  
先生年七十餘與其夫人重諧花燭鄉人嘖嘖誦先生  
之福稱其爲人而是時先生豕鬪鹿生太守攝廣西太  
平府事有能聲次君鵬海都轉舉於鄉儲歡蘊慶焜耀  
閭里而先生絢履策杖徒步往來人見者謂其高世士  
而不知其年之已髦而受祜之尤隆也 國家重熙累  
洽敦龐博大莫盛於乾隆之世及吾身所見聞其氣體

充然其議論迥然其行事渾然端且厚而久不渝使之  
年必上及乾隆盛時然則異時鄉里老人從容尊酒流  
連世故追語數十年以前事安能不使人深長以思也  
今歲癸酉七月先生實壽八十鹿笙昆仲稱慶於家謀  
所以娛先生屬嵩燾序而張之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  
極於六十而人事一變又三分之二二十年而一小變先  
生貌完神固其年與天地長久更歷人世之變且未有  
已回思乾隆時事猶能言其怵佛儻遂能一變而復先  
生及見之盛時乎敬告邦人士大夫援考古事論說乞  
言奉先生於學而養之猶將有裨於百年之風化以敬

養知書屋文集

卷之內

七

起一時之人心也夫

李選臣先生七十壽序

余少從先大夫受學粗習句讀年十一出從學善化李  
選臣先生先生督課嚴甚而處人接物貞夷粹溫甚悅  
而和與先大夫尤相善也其後與先生相見輒益老而  
精神意態愈益充然同治三年余時權撫廣東吾弟志  
城自楚來言先生晚有筵室舉一子而與其夫人相繼  
歿獨撫其子以居數年子又殤先生纍然矜也而年已  
逾七十日嘗進吾弟詔之曰吾窮獨無聞而有門人若  
而兄者爲文紀吾之生平以爲吾壽其可以無悔吾聞

其言而心傷之往年大常唐公宦京師生子而殤年亦  
七十矣往視慰問因論喜怒哀樂中和之旨而言人之  
有情流而爲喜怒哀樂生之心而達之倫常日用蓋自  
有甚不得已者聖人制爲禮以節之而人紀因之以立  
事功由之以興情以不流而性以各正節者所以止其  
流也始吾哀焉一往而不知其故而心爲之動搖乃反  
而求之天人之故以窺陰陽消長禍福死生之原而知  
理與數並立而各致其用大造之流行乃彌綸以成其  
變化人之喜怒哀樂於其間者有所溺而蔽焉而天命  
爲之不行而生理幾絕惟窮理可以養心君子所自節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七

其情者理也非是則衰老如吾烏可一日以生其後唐  
公卒舉數子年幾九十乃知聖賢之學養性以制情其  
所得有深焉者追思唐公之言年壽之所以長精神意  
量之所以運焉而不窮蓋有自來也先生所處之境視  
唐公而尤艱則其所以自養期使其境不可以累心亦  
宜視唐公而加慎窮通禍福定之天子孫之繁昌與否  
聽之數而吾喜怒哀樂發之心準之理而爲之節者惟  
人能主之敬述唐公之言爲先生壽幸先生年歲之日  
長而猶有望於將來也

周翰臣雙壽序

天之氣化萬有不齊而敦厚者常壽慈祥者常福勤勞  
儉約相爲黽勉其家常昌熾繁衍以有餘裕何則天之  
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攄斂之固所以振發之必豐斯三  
者約取而慎守之其於天地之物用而不過乃所以有  
常留其有餘以承天之庥也翰臣學博自少居貧奔走  
衣食而志必循其事行必踐其言無一語之虛誑爲人  
指摘者與人交更歷久遠不渝其素可不謂誠篤矣乎  
始長自砥於學食飲衣服或不時其妻子相聚一堂起  
居言笑訥訥如也其後舉於鄉稍以館穀自贖矣諸子  
益成立能事其家而一無加於前起居言笑秩秩如也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三

遇人無賢愚一承以和未嘗有所愛憎毀譽國夫牧豎  
相爲均禮意若與之相忘可不謂慈祥矣乎德配戴宜  
人實爲從姑之女吾家之所自出也賢明有禮法治家  
井井劬勞作苦歷險夷榮悴如一日而尤力務於儉布  
衣糲食節縮贏餘周濟缺乏君亦賴以忘其貧衍衍雖  
雖白首相莊人相與謂周氏之勤與儉足以爲法鄉黨  
而因以知其積慶之長也今年二月君與宜人同壽六  
十適選得保靖學官將之任而先稱觴嵩燾彙次君生  
平而序其所以得壽之由因爲之歌以侑觴其辭曰  
夫子木鐸周甲之年壽與福并厲勞獎賢厥福維康隆

隆斯起委蛇河山厥壽伊始任眾熙熙混然和同不磷  
不緇有守在中鐘鼓既陳琴瑟既御播之聲詩以永嘉  
譽

王靜山七十壽序

古之學者四十而服官蒞政七十而致仕其行道以時  
其受祿以節故其致身也舒徐而不迫充周而不窮既  
以施之事業沛之民物而退而自養其餘力以休其天  
年泊然與世相忘朝廷爲之備三雍之教脩養老之儀  
歲舉燕饗食飲射之禮優之學而加敬焉此古之仕者  
所以既老而其身安其道益榮雍雍乎引年脩治之盛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四

三

典也蒲城王靜山都轉宦粵二十年督漕而兵民兼惠  
權鹽而在官在商兩利其和人謂君生長古馮翊天文  
次東井地當洛渭之交故相國文恪公於君爲族兄山  
川之淳峙人物之蓄洩敦龐博厚多古遺風焉而君在  
粵兩遭大亂皆起倉卒踣城掠野紛譁叫呶君從容設  
方略集民兵轉庫藏使饜有繼亂以終定又益疑君長  
者而臨難有定守貞亮寬裕其施有餘值時方艱兵革  
未息君雖老其將益起大用以效於時乎已而以起解  
京餉未先報聞部議鑄職嵩燾與寄雲尙書爲請於  
朝還其官議格不行而是時君年亦七十矣會陝回亂

阻於兵不得歸。僦室禺山之陽。日召賓從。游素馨。斜訪南漢遺蹟。躋白雲之巔。酌虎跑之泉。流連憑眺。人見者指相告曰。此舊都轉運使大夫王公也。在禮有致仕之老。養於學。達於諸侯。歷代史書著養老儀式。皆於明堂。太學州郡之禮。不具。士大夫致位閒居。無几杖膳羞之奉。以飾之。珍具無記。善乞言之司。以著之。惇史意者。禮猶有闕。與君之致仕。有齟齬之者。非其本志。而適當其年。其惇大純。穆年者。學明則又視漢李躬。元魏尉元。無多讓焉。官斯土者。優之以國老朝夕禮。於其廬。以考道而善俗。亦其宜也。行葦之詩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序

以是詩養老。乞言成其福祿。歲十有二月。屆君生辰。治酒。讌賓客。嵩熏不獲。修適饌。省醴之文。左右將事。命工人進歌。是詩以佑觴。可乎。謹序。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送李申甫方伯西歸序

同乎俗者違乎道由乎道者忤乎俗古今類然也夫使其道不容於天下憔悴枯槁終老牖下而其心泰然有餘舍俗以從道可也而或事任所集名望所歸百姓環而待治趨走之吏數百千人刑賞出其喜怒舒斂由其操舍以道則格而不入以俗則蕩而無歸是果何從哉古之君子求盡乎道者盡乎理之宜焉而已宜於己弗宜於人非道也張乖崖諷寇平仲以不學無術術者路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五

也左焉右焉而皆有以自達者也極天下之艱難險阻以求其通察人心之曲折糾紛以盡其變行乎剛毅而自遂其剛毅馬行乎廉讓而自遂其廉讓焉君子惟得乎此是以其道用之而不窮而介焉不與俗相混雖然君子於此非有人之見者存也莊生之言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入焉而將與物靡出焉而終與世戾如是而懸一俗以較其從違其去道也滋遠君子之求盡乎道求所以自盡而已盡乎道而身安而俗亦隨之以化如是而後全也申甫方伯來藩吾楚三年遭謗以行人曰方伯由乎道以遠於俗不容而去

宜也夫為君子者苟無悖於道焉斯已矣俗之宜不宜弗論也而心乎天下國家又有進於是者焉方伯行矣古者朋友之別以言相贈處嵩燾竊願以是為獻要諸方伯之再出而有以一宏斯言也

送陳右銘廉訪序

國家席承平之業高官美仕一出於科舉訖於軍興崇獎武功負劍提戈收一戰之效名尤高仕尤顯其間用科舉之資赴功名之會馴至封疆節鉞肩項相望而亦有志節聲名人望所歸幾顯用矣而遭迴鬱塞若或沮之施焉而未閱耀焉而未光若吾右銘廉訪天下想望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五

其為人而又重惜其遇也廉訪始就鄉舉值粵寇起集團兵捍衛鄉里克復義甯州城於是言者皆以謂廉訪知兵其後金陵餘寇竄據江西擒其酋躡賊廣東蹙平之益用武功以知府需次湖南與平貴州苗亂擢道員蓋廉訪積資至監司一以平賊功而固未嘗習孫吳之書總將帥之任其自視經營天下蓄之方寸而發於事業以曲當於人心固自其素定也艱難盤錯應機立斷獨喜自負沈文肅公巡撫江南奇其才事有疑必諮而後行曾文正公尤許其有濟時之略嵩燾自海外歸始相見甚懽每過抵掌談論以澄清自期視人世顯榮富

貴夷然不以屑意於是益信其才之宏而蓄之遠也簡授河北道擢浙江臬司聞其在河北措置治經書院修沁河諸壩以資蓄洩殺黃河之勢在浙治盜尤有聲謂若廉訪可爲有救時之具而嘗惜吾湘未一與被其澤而廉訪居湘久尤與湘人習既解官就家長沙以爲心所適也因念數十年來新建夏公需次湖南最稱賢能惠施至今湘人多能道之廉訪後夏公二十餘年名聲又偃其上皆江西人也夏公一任鹽法道未久遷官廉訪於省城未有職任其政績多在辰沅而湘人嘖嘖稱道乃在綏甯治匪一事蓋數百年獲悍鸞陵之氣官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三

吏束手無策廉訪就其地求得幹才一二人授方略令各清其族捕治數十人不逾月而民氣爲之一變至今帖然誦廉訪之遺愛也嘗與廉訪論從政所宜以爲莫易湖南今遂稍申其志其於吾湘設施必益宏遠爲其心所宿契而湘人信服之尤深也及河決鄭州高陽李公任治河奏起廉訪至則不任受事獨居幕府備議論既治河有成績而李公去亦遂戛然以歸河南巡撫倪公追敘其勞爲樞府所持廉訪誠自遠於榮利而人亦因其自遠而遠之以此歎當國大臣無審量天下大勢考攬人才之知略一用其繩尺苛求小節播棄非常傑

出之才無與揚詡昭赫之斯亦天下之大憂也 今天子親政稍用疆臣之言徵求有名績者將加之簡畀而廉訪首膺是選庶冀 朝廷逮及時用之俾其蘊蓄得一發摠必有以濟時之艱危而使生人受其福夫豪傑偉人乘國家危億之日以功業著此必待其功之成而始見也而先事之籌防與人才之所資以備用必存乎當國者用心之明而通公而普則所禱祝以求又不獨在廉訪而在一二能知廉訪者固將於廉訪之此行卜之也

劉韞齋中丞八十壽序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四

自古賢聖過人之才非能甚異乎人也固必有當於人之心而其心亦自以得當於天下行焉而不疑其於人也無不達之情人之承事左右與其瞻視數千里之外亦各自輸其情塙然若有所資以爲信以施之政則和以平以驗之物則誠以信非有鉤距發摘之術而無敢玩以事非有崖岸峻絕之行而無敢干以私所以爲大過人者豈待自矜飾絕遠於人以求異哉韞齋先生始視學湖南甄才而拔尤黜浮而崇實人心翕然知所歸矣未幾奉 命來撫承花縣駱文忠公陽湖惲公合泚李公之後吏事修明人民樂業益務爲寬裕敦博綏



之安而動之和於時東南兵事底定而貴州苗亂且三十年湖南屢發兵討之殫財用煩征調先生至為易置將帥委任而責成功以其餘閒拓貢院基地葺嶽麓城南兩書院之剝敝者而新之士歡於學民謳於衢幸得有所倚恃以踰成平之業而忽蒙內召之命先生笑曰吾安湘人湘亦不吾疚也且老而求息焉卜築以家於湘迨今二十年志慮日聰精氣日彊見者相望以為人瑞而尤快道德之光華蔭庇湘人之日長也自軍興以來湖南以一隅之力支柱天下前勑後因循途踐輒誅鋤荒蕪納之太和至先生而始訖其成然駱文忠公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五

之功儼於湖南涵濡醞釀十有餘年惟能久耳先生無久道之化無盤錯之施獨以其德量開誠布公饜飮人心歷久而不能渝其視先生流寓為旅人與其在官皆若父兄師保之相親相慕傾心倒意畢陳於前先生亦自忘其崇高抑然以與為歡洽也獨怪先生德器凝然守之定行之安不與時為浮湛為朝廷倚信而一奪於人言再中於飛語上意姑以應言者之口未遽相棄也而先生之志亦稍損矣使用其二十年之精力綏輯湖南而煦燠之盜賊屏息民俗純厚可計數定也意者損益盈虛與時消息綏定天下之功成於湖南者

必不可長保耶而先生得以其寬閒之年為頤養之資顧視湖南人民之欣戚朝夕見聞用相慰薦湘人延頸跋踵以祝難老亦先生之所聞而欣快者也先生質厚溫雅喜怒不形於色敷歷中外四十年無姬媵之侍無貨幣之儲退休於所蒞官之地門人集資置田宅相協厥居聖人言君子之戒三綵先生生平無一之累其心焉哲孫湘土理卿同歲舉於鄉繼起蒸蒸有光門闕而湘人詠歌頌禱獨謂其兩歷湖南訖其去官始終一節於身無隱情於人無愧辭通德類情以成乎疊疊為有不可忘者在也荀子曰平易近人人必親之人知先生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六

德量不可及而所以大過人者重關洞開明目達聰無有障蔽其尤在平易乎嵩燾忝為後進去處進退亦略相同始歸自粵東適先生蒞湘日或一再就見先生坦然無所疑嵩燾亦未嘗以形迹自疏外吏民見者亦知先生相與之誠無有異議及退而旅居嵩燾奉使海外於先生七十之壽未一躋堂稱祝今歲丁亥為先生八十壽辰嵩燾亦年七十矣希鞫鞠騰進一觴為壽頁亦一時盛事於是首為頌辭以道湘人之忱其辭曰涉湘典學激揚後塵再徯來蘇華轂朱輪公來熙熙業光道泰一言委官百城失賴振湮疏滯肇始駱公公會

其成暢宣德風披誠納物誰懟誰伎利口興訛蜚言害  
治 詔令還朝公曰予休不忍湘人借釣借游二紀  
留驂八旬晉筆輿頌巷歌以介純嘏豈惟年壽保界山  
河比德量功孰與公多願祝期頤添籌益算敬致頌辭  
協聲笙瑄

王夔石尚書六十壽序

國家德化涵濡揚詡盧牟六合必有俊乂耆耇體元宏  
化用其敦龐博大之氣煦嫗吾民登之衽席而其始端  
覆育衍渥常厚積之一隅而恢而大之演而肆之以廣  
需於天下故其篤業之施能使一省數千里之地咀含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七

饜飮昭示之象則於是其發也光而其推行之也益遠  
而無窮夔石尚書始以部郎觀察湖北名爲幹濟才歷  
一二階開府湖南值軍事大定湖南援師四集專力貴  
州苗匪而東南歲苦水旱飢饉尚書撫湘之年而苗亂  
平歲功有歎常轉而爲豐穰盜賊或有竊發安坐騷除  
不煩捷伐湘人以謂承藉尚書之福蔭嬉游飽食以幸  
無事而尚書所以拊循其民人布濩而喫咻之惟懼有  
傷其於士誘進敦勉惟懼其聲名有不達絲及八九年  
休烈液洽羣生霑被浸漬優游歷之久乃以序功而慶  
成也 天子嘉其政之成謂宜公其澤天下不宜私

之一方 召使內直樞密以太夫人年高不樂久留

京師又數年終念湘人之習其教也復還之湘湘人聞  
而大懼伺其至扶老攜幼序立迎迓瞻望輝光額手自  
壯逾年擢任雲貴總督方尚書之再至適當鄉比之期  
其擢滇督又於是秋重開慶榜湘人驚走相告惟恐尚  
書之不畱監臨意倏倏若有失也蓋自十餘年相獎爲  
嚴急屏違人情使不得達尚書念就舉之士或數百里  
千里擔簦以至爲廣列舍以應之以是驩然交欣頌其  
仁夫子之言政也曰恭寬信敏惠而言君德曰寬以居  
之仁以行之是故水之積也厚而萬鈞之重載馬山之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八

衍也博斯萬木之林植焉故曰平易近人人必歸之要  
其所以能自達者明也明則舉錯當而賞罰理舉錯賞  
罰聖人所以整齊天下以使從化者也豈曰以威民哉  
而其德威見而畏之惟其明也如是乃以成寬仁之用  
言者徒曰國家承平久萬事墮壞非嚴莫能理夫苟政  
教修明人心震厲用嚴而嚴行焉可也至於紀綱廢墜  
之久則恐姦猾者翫法巧遞常得自脫而善良之株及  
者多也不達其理而欲以嚴勝之本末舛逆首尾橫決  
未有能善其用者也尚書之治湘奉 朝廷之休懿沛  
嘉祥之隆施不聞有所擊摺摧抑而一導之和平使沈

淪闇晦得耀乎光明是以湘之人愉愉熙熙忘其長官之尊而相視以家人父子尚書亦以其人之樂而安之顧慕流連增縉綬焉雖連兼圻爲天子保邊萬里之外不以爲榮而以捐棄湘人爲戚於時尚書亦年六十矣值其攬揆之辰嵩燾率先湘人爲之導其美旨而承其意思以明湘人忠愛之忱上契尚書願復恩勤之誼他日內贊絲綸持載區夏亦惟博恩廣施龐洪光大綏之來而動之和以翊贊萬年有道之丕丕基天壽平格保又休和以至耄期猶將盥手而上引年之頌也

松錫侯廉訪五十壽序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九

往在京師聞之文文忠公士大夫彊記之性無若錫侯先生在吏部與語中外官仕履舉數至數十百人無爽者事有疑難案考故實疏析其節目聆其言心意爲開其才又足濟事也嵩燾聞而心儀其人奉使海外無由一見比歸聞觀察四川縮鹽茶之利六年屢權按察使剔弊窮姦疏滯道壅端見而委輸關開而節解以餘力所及正綱紀之司泯同官之嫌隱若以一身繫全蜀之重節使丁公倚任尤專追思文忠公之言益心嚮往之其按察湖南也民相頌於塗官吏相慶於室曰是固能舉其職及至始見廓達開朗貌溫而氣良意勤而語當

退而喜張其說以示人既數日挹其言論考其行事果有以饜人之心也聖人治天下極其用曰知曰仁曰勇是以謂之達德惟知也見之明惟仁也守之定惟勇也行之決而或終身由於其途而行焉不著習焉不察惟不知故也故曰知德者鮮矣知之而守吾心之誠然以行之不疑而德乃備謂之達德者達之天下而無不宜也往時駱文忠公撫湖南汲汲求民疾苦以驗知吏治之修廢有聞焉必究有見焉必咨於時吏治蒸蒸百姓又安言者謂庶幾上及雍乾盛時觀其所爲無異人者而其在官人恃以安兵革繁興警報日聞若有倚賴以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十

無恐其故何也平易近人而人歸之聖人之德所以達乎天下惟平易而已矣 國家承平久萬事弛易論者遂欲反之以嚴急於弛易之後法益敝政益蠹未有能勝者也駱文忠公顧以平易勝之百姓無隱情官吏無廢事使人得舉其職而知仁勇三者備焉則尤知之大者也先生之言發乎上而上信令施於下而下從惟其所爲協乎事之宜而即乎人心之安眾人子子以不得有爲願獨爲之裕如然則修駱文忠公之業以慰湘人之望非先生之屬而誰屬哉駱文忠公之至湖南年裁五十垂二十年而以四川總督入相先生之來年與駱

文忠公等湘人延領踵踵仰瞻 朝廷知人之明謂幸有所託命而尤快先生之年之未有艾也今歲八月先生五十壽辰嵩壽率先湘人貢一言爲祝而引申知仁勇三達德之義濟之以平易以明立治之有本昭示湘之人尤冀先生美成在久如駱文忠時官民訴訴敦勵慰勉重親湖湘交泰之盛也

曾沅甫宮保六十壽序

沅甫宮保以勳望忠勤爲 天子節度嶺南東西之

地期年政通而人和威行而德孚 天子嘉其績而

優其年 詔解所職間六十之筵京邸朝之措紳及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七

外藩大吏下逮所蒞官屬眷鞫瞻相望慶嵩壽敬誦所知爲之序曰公以書生提一旅之師從其兄文正公轉戰江南北挈兩行省鉅郡名城數十還之 朝廷功無與多者蒞晉值三年游饑民相食公私埽地無餘公設方略以情告哀天下響應稟之粟委積而輸之所活數百萬人德無與厚然觀公意欲然不以自足而視天下之生有不遂者多也聖賢以其心仁天下政教之所及兵刑之所加一皆其仁之流行因時汗隆與物有宜用以理其變而濟其窮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聖賢達物之情而已常處於有餘故能以仁覆天下

質文損益刑賞尊親之用措焉而皆正施焉而皆行其

功與德之所暨若無以異於人而涵而納之一心哀怒

慘舒沛然一出於仁此其所挾持固大而量固遠也於

此可以觀公之深矣曩者嘗問公戰陣之方公曰聖人

治天下誠立而物應焉所以應者習之素也非所習而

德有未充信有未孚其應也或爽吾治軍數萬人爲將

領者數十皆吾習也將與軍又各相習數萬人猶一身

也時有緩急氣有強弱盈歉節宣之宜在吾一人稍歉

焉則餒盈則益驕餒與驕敗徵也常使有以昌其氣而

固而存之無令暴發吾謹持吾氣仁廉信勇內求之一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七

心以應無窮左之右之參伍變化而其應如響故吾所以治軍反己存誠之學也嵩壽常以其言勝荀卿氏之言兵前歲俄羅斯敗約 詔公衛畿輔公減兵節餉度事始終無調發之煩已而督粵又值法蘭西敗約朝廷責海防益急公部署諸將足以任守不侈召募在廷諱然以爲議公曰凡戰有數其動也爲機其發也爲情審其情之所終極以察其幾之動則得應敵之術法人之視越南机上肉耳而誦言通商滇南其情固有所止也誠欲任戰秣馬厲兵以援越南可也其將觀變而動焉則姑靜以俟時召募多而兵食難給祇以擾民國

家反承其害有明之季臨政涖民皆具文也治兵尤甚  
所言不誠無物吾知用吾誠而已嵩肅聞之作而言曰  
凡事之來眾人昧於幾先而君子以爲憂極之天下之  
人靡靡焉羣趨以爲名而君子泰然無與於其心古也  
謂之通識今也謂之違眾國家理亂興衰天也而受成  
於人人心之所趨天莫之易也故曰人定勝天於公又  
將何云雖然願公之無改於仁而益厲以誠也傳曰仁  
者壽又曰誠則悠久無疆壽者通乎天悠久無疆終有  
以孚於人通於天者性不易也而身應其效孚於人者  
理不爽也子孫將益享其隆公於此樂之終身可以無  
憂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五

華

厭嵩肅用製爲歸來之曲賡之以載馳舉酒和歌敬爲  
公壽其辭曰  
乾坤曷毀綱維自人公身之繫在 國與民維南有衡  
公宅其隩提攜日月光明覆燾萬眾軒舞公漠不知中  
含芬芳人誰與窺桂華泣露有馨空谷祝公歸來花香  
酒熟公車載馳無俾公歸龍旂九旂 天子是依卉  
服島居來踐我闕西鄰責言左右迴幹先哲有云得全  
者昌隱然長城鷺振鷹揚 詔徵秋觀路車乘馬公  
行無遲來錫純嘏  
李筱荃尚書六十壽序

國家敦龐博大又安無外必有元功碩輔恢張門閥爲  
國屏翰漢之平韋唐之裴蘇奮蹟中葉比響聯聲蔚爲  
名族功施爛然至 國朝而崑山徐氏太倉王氏桐城  
張氏之門望輝映一時際昌熙之運赴功名之會弛張  
趨舍希世宏務顧未有挺不朽之業樹非常之公文武  
兼資匡時幹運若今合泚之盛者今合泚尚書李公實  
爲相國肅毅伯之兄起家文學兄弟任將帥高官厚秩  
萃於一堂子姪相繼爲翰林而太夫人固健在光榮顯  
耀實邁今古所轄兩行省三千餘里之地與肅毅伯南  
北相望嶽立巍巍天下仰之爲宗臣而楚人之倚公也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五

西

飲食有祝居游有謳編戶外民怨怒窘窮悲憂困鬱無  
所得直恃公申理 朝廷亦知楚人之有利賴也畀之  
重任之久且專雖公之視楚人一若其子弟家人之效  
奔走而供指使者忘其尊而近之戚之人亦忘公之尊  
而相與歸附之於是公之任兩湖前後十有六年矣庚  
辰秋七月爲公六十攬揆之辰嵩肅忝爲部民習公之  
政而樂導指楚人之所以相維繫者以永其祝禱之思  
而爲之辭曰  
國有重臣連圻竝建不甯惟楚萬邦是憲析疆限域時  
政糾紛視所兼轄理亂弗聞惟公勳績人倚爲重岷嶺

萬里瞻依與其公身之繫天下安危載歌純嘏以歆其私

陳雋臣中丞暨顏夫人六十雙壽序

往在京師陳秋門侍御爲嵩燾言兩楚之興其在湖南乎其人質直好義後十餘年東南寇發曾文正公出視師豪傑相望以起將相名臣震耀一時侍御之言皆驗而於其間樹立偉偉若傑出人世功名之外以求自達其志如衡陽彭公及我桂陽陳公名尤盛迹尤奇彭公位望志節高天下不有其祿其名而躬其勞以大耀其施於世幅巾深衣若將終身然公獨以養母之故高官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七

美仕讓而不居而以一軍周旋鄉里間二十年晚乃奉身以出其於彭公始終之際若有不同要以人生大節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求所以內慊於心而無炫於其外其本原固同而公出處進退揆之古人致身之義爲尤得其正始公與彭公從文正公長沙而公實官戶部出文正公門受知尤深公亦毅然思得當以報外簡軍實內修營政薦引人賢量能而授之職隱若負天下之重文正公督師東下公以母老不任軍旅文正公因計曰湖南吾根本內有粵寇之憂兵力常分君家邊粵爲吾治一軍捍粵邊卒以衛其家以衛湖南賊終不得窺越

湖南尺寸地文正公至皖奏起公 朝廷卽就授皖臬

是時彭公已洧歷巡撫侍郎爲大將公漠然不顧也其

既卒終母養後文正公之卒三年公年亦踰五十矣世

既高彭公之行而以公夷然不爲一官計謂必與彭公

後先公舊曰吾養親之事畢則吾此身 君身也既

出八年遂巡撫浙江越明年政治以成禮釋威燁人民

太和公與其夫人皆壽六十哲嗣復心世兄適舉於鄉

福慶萃於一門詠歌播於九衢計公爲善之報又有非

彭公所能及者其治行之施於官德惠之逮於家與其

夫人之爲婦而孝而慈以贊公而達之政而揚詡於所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七

親鄉之人與在官者皆能知之而能言之嵩燾獨著公進退大節以爲與彭公各出其心之安而皆致其極性命之通天人之符亦各有隱相應感者以成其志孔子之言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而推其原於質直好義侍御之言亦豈有能易者哉癸未之春朋酒躋堂鏘鏘有容舉尊上壽嵩燾爲之道揚盛美率先鄉之人歌以侑觴其辭曰

皇路夔夔八風載之乘雲排闥舐天若飴翼生不飛鐘鏗不紐解弛弛懸歸勤吾母有愉於家有勞於邊在心無眩固局重鍵飲捲訖養揚輪就路旌麾四羅網維節

度皤皤黃髮左冕右禕庭趨若雲盤表交輝笙匏在堂  
尊疊在戶我爲聲詩以介純嘏

梅小岩中丞六十壽序

李幼枚觀察以小岩中丞六十攬揆之辰來告而求一  
言爲壽嵩燾因詰曰朋友故舊之交以情合也屬吏於  
長官以勢合勢在而羣趨之勢所不及則淡而忘焉中  
丞去官里居之日久矣子之請何爲者則曰中丞不在  
官故得以壽言進使其在官將求一言爲壽而不得也  
中丞之視東河與其在粵在江南所不及知其撫浙三  
年輔耀始終承事每歲朝及生日預戒所部無得獨所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七

職詣行省爲賀而以嚴檄行之無敢違者屬吏有欲陳  
獻甚微約不敢遽將俟見先明其無私請比見終不能  
舉其辭而中丞談諧談笑與人無城府固無厲聲遽色  
之加人也嵩燾聞而歎曰是其所以孚信於人而不敢  
以私干非一日之積也吾姪慶藩司樞甯波歸言中丞  
校閱甯波鄞令知其不樂奢靡所陳設皆古玩具名人  
書畫甚雅潔中丞聞所治舍樸無華也喜甚既入訖曰  
是費滋甚吾無以堪之亟出就宿舟中甯波人嘖嘖以  
爲未始有也往在京師中丞官吏部嵩燾聞知其名就  
與見車裘儉敝灑然不爲意每出囊筆疊紙爲方寸冊

有聞輒錄之甚喜其畱意經世之務卽小可以知鉅及

同官粵東益服其勤能卽治一事捕一盜躬率健者數  
十人以行左右莫知所嚮既至下馬立指曰某所治某  
事捕某盜手握佩刀超而入所發必中無有歧失嵩燾  
嘗與言少時聞于清端公軼事輒心嚮往之以爲苟得  
忍勞苦以清名世若斯足矣及讀清端公傳憫然以爲  
未足賢人君子之生世天地民物將託命焉其道之行  
則公吾之所學以使斯民被其澤其不能行懷清履潔  
奉身而退以不濡其迹故常重視其身一事有不足立  
一名有不足居蓋吾與中丞所以交勉如此二人者於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末

道亦幾行矣而終斂迹以退亦幸無悖於始終去就之  
義獨於聖人所謂求其志者猶或庶幾所謂行義以達  
其道固有所未盡也則以歎君子處身之難而持一節  
以表見於世無愧古人良亦未易期也幼枚觀察所述  
中丞軼事雖起于清端公於今日不能過而感其一節  
之清流連詠慕及退居之時頌言爲壽以志其敬仰之  
私吾以是贊幼枚而中丞之賢用是以益光其不自苟  
如此卽行政可知不輕取人如此卽恤民可知休休焉  
太和邦洽於其心年壽之長而行之積有餘矣詩曰樂  
只君子邦家之光夫苟有以自立身雖退豈不爲國

之光乎因書以序

傅青餘廉訪七十壽序

君子之出處進退求達其志而已無欣戚於其間然當危難之時水旱盜賊之警一日履其位則憂集於吾身而咎責無能自恕窮居之感歎悲憫盡然未有忘於心而責任不及之則俯仰可以自適君子所以爲欣戚又有以異人者乃幸以寬閒無事之日從容樂易葆其天年天下之人相視以爲儒者之效有徵矣終使其澤不被於天下而道以鬱不申爲 朝廷惜而君子用之以紓其憂游其心廣大之域道雖塞而行之固亨焉往而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苑

不達其志哉青餘先生與嵩燾同歲生其通籍爲翰林後嵩燾七年而歷仕之夙且久實先八九年嵩燾少習辭章之學洎壯治經史不能專先生專精小學審正古音著書行世曾文正公治軍長沙嵩燾經畫勗立水師及水陸各營制度而不敢任將兵先生提一軍搏戰汝穎之交功績爛然其後嵩燾歸自海外先生以河南按察使罷官假寓長沙相見甚歡綜論兩人出就隱見多同者而途徑不分軌迹各別要其志事所就各從其分量而已是以先生樹立偉偉視嵩燾爲多而亦終不能以固其位將非其所挾持有與眾異趣者乎而同聲之

契嘯歌之適與先生有相會意言之表者道咸之交三

四十年間相競以武功起布衣位開府特進肩相摩踵相躡也而以翰林序功授編修不與散館之試獨先生及嵩燾及稚璜丁公三人丁公年稍次最貴顯而獨早逝嵩燾與先生才不足以希時應變道不足以經邦宏務獨留其衰老之身徜徉容與與時相忘拊心自問異數所被差幸無負先生兼習道家致虛守一之說凝神攝氣以求長生嵩燾縱浪大化中幸與俱存其行義不敢望先生猶或勉而企焉以其衰病餘生比壽而齊年乎光緒十有二年七月值先生壽辰德配劉夫人適先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辛

一年九月生嗣君竹湘司馬謀以其時開七袞之觴豫爲先生祝先生之德博矣夫人賢孝仁明有聞姻黨亦習道家言吐納服氣夫婦相與唱隨有高世之風嵩燾於此尤不敢望先生之福然而鄉之人以嵩燾與先生道相若年相比功名志節亦幸相次皆曰爲先生壽莫嵩燾宜嵩燾亦自喜出處進退之節憂時之心有一二與先生同者然則以熾昌眉壽祝先生誠不如達其志之有餘量也傳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人賢代作來軫方適鼓鍾相聞存乎神契壽先生亦所以自壽也

劉彥丞牧伯六十雙壽序



歷漢至唐宋授官任職千餘年皆重內而輕外然其起家必隸於縣數轉而爲縣宰公卿大臣之選由是出焉明以來外吏之任稍重矣而內與外曠然若門戶之差分不相爲出入百餘年間行取御史之例既除州縣轉官至臺省常歷數世無一人終使人才阨於奔走無由自達用人之不古若誠有由然哉劉彥丞明府以進士令湖南二十餘年所至有聲嵩燾始見之長沙其氣溫而和其言質而達與語爲政之略常以廣學校敦教化爲先而在江華治行九偉江華地半隸猺民猺違言則輿而交兵焚掠無虛歲明府至立科條戒無相侵民猺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三

奉約顛若畫一如是三四年更調他邑而難又作聞其還輒罷凡三至三平民猺之亂訖十餘年無有事者其言以爲民猺各怙其私猺未易以理喻也民亦豈易喻哉吾惟平吾心示之以不欺而行之以不擾使皆有以相信則易化也嵩燾聞而深味其言光緒十二年由巴陵調補長沙患胥吏之爲擾度縣十都都數十團萃數團之力募勇一人貢之縣得百人部勒而訓練之揀湘人任爲將帥有廉名者資之董率獲盜無算亂民爲會稱首積數十年不獲亦捕得數人散其黨納所受標布凡數百屬境大安嵩燾初聞是令而疑之明府笑曰誠

不免累鄉人然固有樂其便者有事輒走縣乞差勇以往冬防得盜比有功用其鄉人治一鄉之事而以官法行之視胥吏之擾爲輕而事亦易集也已而其效果大著嵩燾則益深味其言今年四月明府與其夫人合開六表之觴於是嵩燾爲祝辭以晉曰觀君所爲亦至平易之論也今人爲峻厲嚴急以取聲名固不樂效之太史公初爲循吏傳自宰相百司以下苟盡心於民則以循吏歸之其他文類皆新奇可喜獨傳循吏一出之平實如君之爲當兩漢之世推考治狀徵拜九鄉良亦無忝然而此風固微矣獨其軼行傳之人口登諸薦剡今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三

且任爲武岡州牧君之年與其政行名業俱永無窮而夫人之賢亦實足以贊成之則此之爲榮又視高官厚祿無足與以當此者也嵩燾引疾家居無賓客交遊之歡而同城牧令之賢者若張子遇張南屏唐蓬洲嚴少韓及今善化令孫彥臣更相契好明府往來之意尤勤觀其所尙而足以知其入因彙次其祝辭引申平日相許與之言卽以爲明府壽

韓寶臣五十雙壽序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土田版籍人民受成而聽治焉順於心則一邑之人喜不順於心則一邑之人懼好惡惟

所施是非曲直惟所命縣尹之得所爲於時任專而權重矣然上之由郡累而積焉以達於部使者若累九重之基下之士民之環伺各隱其情以相試若窺千仞之淵承乎上者日危而接乎下者之爲蔽日多也是以縣尹在今日爲尤難舉其職邑侯實臣明府始蒞湘邑之人皆曰侯名進士有詩書之澤其治行必異於今人或又曰文學政事之分久矣今世仕宦多以資選選者自度其所能以求一試名與實相應得之科舉者名實常不相應也則疑於政有未達也既久又曰侯慈惠廉靜人也望其容粹然以和聆其言溫然以簡居京師時家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詩

世仕宦侍尊公官黃陂年少處豐而無矜情值粵寇之亂尊公募勇與賊搏墜馬傷焉明府掖以馳艱難顛沛旦夕不自保未幾奉諱歸貧益甚而亦無挫志見者相與歎息知其蘊負之深也而容貌辭氣粥粥焉若安於鄉里樸拙之習不知有人世周旋此其意量爲何如哉如是再踰年益曉然於明府之存心厚而用財博與人處泛施曲應懼恐不當其意無絲毫計較於其間以是重自累蓋自其少時拯患濟困常忘其身之窮以赴之常歲暮鄰有鬻女者明府聞持三十金償所鬻女又分所食米資給之前母李太夫人有從孫女將嫁不能備

匱具明府適以負責無可償營辦屢日以應逋者發取以畀之家人相與怪問應曰前母氏之親婚嫁相周吾事也敢憚煩苦自愛乎故其在官視所當爲煩費不惜以困難告者竭情爲之計若營其私無有厭也德配施宜人竝心一德以勤其家在官九年祿入不足贍其家宜人亦安其素教督其子女常若居貧時不以隨官請也今年四月爲明府五十壽辰宜人亦適與齊年邑人謀所以壽明府者竝著宜人之德製屏以張之屬嵩壽爲之辭今之仕者常患貧追時好以取世資蓄所有自封審乎去取之分嚴於納交之節未數數然也推施實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詩

客親舊殫所有公之於人不以自私抑又難焉明府任通道惠政爲多在湘陰臨民蒞政一行以慈下之民隱無不達爲上者亦多其惠足以及人推而行之於今世縣尹之所難者明府一處之夷然嵩壽尤多其能厚所施而輕視利以感孚上下之交無弗順而安焉宜人之德又實有以成其志以宜其家爲舉其略以昭示邑之人俾無忘明府之惠明府之視邑之人亦將有慘然不能忘者也

李次青六十壽序

儒者負文武才略其志意又偉遠嘗欲爲天子牧民戡

亂赫然著大勳勞顧或時勢交阻顛踣困窮卒不得一行其志此殆非天之所以厚之也其或性情冲夷脫然榮利之外而事會牽迫遂至馳驅戎馬膺至艱大任雖天下又安名位昌顯而鞅掌王事仍不得一日少休此似天之厚之而實非所以厚之也若平江李君次青天之所以處之殆厚矣哉君少負幹才又勤苦力學多知古今沿革損益之宜慷慨激昂喜任事從張振之府丞泣奉天攬邊關形勝陪都鎖鑰之重以關東天下根本樸厚純古蓄積至深而東南民氣彫敝悍健椎埋爲姦亂機數動慨然懷澄清天下之思會曾文正視師長沙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美

君上兵事數千言而隱其名文正公大韙之求其人不可得笑語君曰是非李君莫辨矣遂畱參軍事甫出師岳州水陸諸營未集而賊大至陸軍潰文正公簡料水師退保長沙自以召募成軍且一年不足資一戰拊膺太息君奮曰無憂軍雖潰而塔智亭羅羅山幸未與楊厚菴彭雪芹治水軍足可倚恃指左右侍立諸將弁曰此一輩人支持天下有餘於時侍者黃昌期鮑春霆方以武弁爲親兵也文正公亦恃君言爲壯其後塔忠武羅忠節立功名天下而百戰以殄巨寇肅清海表卒出此數君之力天下尤以此服君之知人君在軍久亦思

奮起立功名不樂以文章自見拊立平江勇營以兵事始終然諸軍捲甲急趨乘賊之懈君輒不與而艱難困厄危苦支柱居常以身任之今肅毅伯合沅相國嘗論君謂爲李廣數奇君亦以數保孤城抗遏強敵名聞天下皆指望之以爲不可及云一爲按察使兩爲布政使晚出平貴州苗寨功尤鉅而君一切棄置不顧浩然解組以歸塔忠武亦嘗謂君有儒略當以文章高天下君在貴州軍營集國朝名臣耆舊事蹟爲國朝先正事略識者謂爲一代人物朝章典故所繫而其文高雅純慤比之歐陽文忠公五代史記亦無愧焉文正公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美

學行武功震耀一時君從事最久受知亦最深規模氣象仿佛近之亦惟其文之足自顯著以揚於無窮也今年秋爲君六十壽辰太夫人方健在君引禮不稱老之義卻鄉人祝禱之詞嵩燾獨謂君以六十之年奉親致養爲生人之至歡而太夫人之視君少而立文名壯而其事功顯忽忽六十而以優游林泉文史自娛以娛其親則尤古今人傳爲盛美懿行稱述無窮者安可以無紀也嵩燾亦獲從文正公游自兵事起幾三十年今存者獨李伯相楊督部彭侍郎落落數人而或出或處名蹟各異君獨以棲遲林麓奉親著書極孝友文章之樂

爲諸公所不能逮然則天之所以處君者誠厚哉夫君既善以自處而天所以待之者又甚厚無窮則其所以流傳今之人固不僅在區區事功之末也已

蕭廉泉七十壽序

古之君子得一官自效必有灑然求達其志之心而後能審量民生之疾苦事之當否推而行焉以無歉乎其志然至一官而累而上焉者數輩一事而綜而議焉者又數輩勢積重而權益輕扞格參差所不能自達者多矣而其志之所存苟見爲得失出入繫乎民與事者大也爭焉而必得所請不得則浩然歸耳是視其身之遭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七

逢利達爲儻然之應誠有不屑意也而惟賢者爲能自達其志蕭廉泉先生以拔貢 朝考得教諭會兵事起治民團會官兵克復吉安郡城保知縣選得江南陽山縣調補儀徵江甯漉仕江南三十年承大亂之後曾文正公以勤約風示在位廣求民瘼稍蠲文法煩苛之舊先生亦於是時興教立學誅鋤姦宄所至皆能其官江甯陷賊久田皆荒蕪曾文正公請示限抵征會限滿戶部責征急先生乞減舊額二成紓民力凡再上請奉 俞旨允行其後儀徵有略人者觀察使捕得男婦七人皆論死先生爭之不可歎曰吾爲邑使民抵法駢死

不當其罪是吾職有曠也卽日謝病歸江南言吏賢能者推先生而重惜其去觀先生所爲非有赫赫之名奇特詭異之行而事必衷諸心行必踐諸言苟爲民利曲折反復不爲沮苟爲其心之安榮辱禍福不爲懼以云得志而盡所欲爲未也而亦豈不足以達其志哉夫鬱於前而昌於後天道之常然厚於積而需於施人事之必應先生自少以孝聞鄉里侍父疾望色察聲揆度陰陽久遂通知醫術厚於兄弟子姪推肥就礮一無校量夫人早逝遂不復娶孝友之風蒸於家庭生平佩服儒素志意充然有餘與人恂恂無疾言遽色而遇事持大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七

體有所辨論終亦無屈撓也是以在官與其在鄉每舉一事能任其難而持其終而未嘗有繫戀於其心小虞觀察漉仕湖南先生引退數年矣言者謂先生積之厚而施之不遐用其志以行之一官終其所事鬱而不申固將以是貽之小虞觀察昌其榮於無窮而益以大其施乎今歲七月爲先生七十壽辰觀察謀所以娛其親求得一言爲壽廬陵蕭氏富貴榮顯衣冠相襲觀察致身通顯延慶於有家未足慶先生之心也盡先生所欲達其志者觀察續述而推行之以霑其澤於人民而施及國家先生老壽繁祉扶杖觀政聞絃歌而知雅化屬

吏士民躋堂稱觥薰然太和回思今日以推及服官行政之年悠然以思欣然以樂年壽亦將引之而愈長也請以是言爲之券可乎

李芋生六十壽序

嘗讀老氏書玩其旨意言治天下皆寄也其本在養身其後莊周氏益闡其義而大暢於文大抵重言道德極之元妙慮無故曰道之真以治生其土苴以治天下儒者譏之然而聖人固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聖人之成物亦盡夫成己之量而無餘蘊矣而固將有事焉仁義禮智隸之名物象數而精義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七

生於其中初非虛揚之以爲名爲道德之說者將使精神專一動合自然瞻足萬物究紛紜蕃變之情而心不勞充虛極靜篤之功而用不匱如是謂之神全神全而握天下之樞以應無窮視治天下固緒餘也漢留侯李鄴侯出入功名之際虛牟六合樂觀超然用是術也吾友李君芋生少負奇志值東南寇亂橐筆走數千里從威毅伯曾公金陵曾公奇之稍優以事俾盡其智量事皆辦既以知縣待銓宜更得優保君謝曰吾才力自度可一州一縣過是非吾分也遂辭去應部選分發湖北所至以能顯屢舉循良第一擢興國州調沔陽州事有

叢勝必以屬君旋至旋理其功著江漢間尤在開柴林河先是沱潛諸水注洪湖多積淤水漲輒決隄壞田廬大府議開洪性河洩水君相度地勢步量河身遠近以開柴林河爲便諸在事者力持之大府惑於羣議又重倚君戒君無拂眾君曰某能治其易以幸有功不能治其難爲具圖以進且曰不爾某請退避賢者大府強以付君數月果大治竟數歲無水患功多而力省君適以憂去官遂不復出嵩薰長於君十年故與君兄春浦善君又與吾弟志誠善至渥也獨謂君才能勝事及官興國寄所爲周易問答言陰陽消長之原剛柔進退之宜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三

非獨經旨之深也其於道也庶幾有得矣疑君在官久任事多艱鉅何以能此君曰道家修命修性之旨命可立而性可明也吾修性而得朗徹在官而卽事以明性不廢學也既罷歸相見益親而觀其德日益光其言亦日益油然自足於其心於人世毀譽榮辱誠無足以介其意觀其才智無所不通所持若不可測量而用之甚簡在漢文景之治天下爲後世所不及順情以制法因物以就功無他簡而已矣夫惟其心之通於理而物不足以累之斯所以爲簡也君之出處進退誠有得於是其心且淵然而未有盡蓋古有道者流也故夫引之而

不盡者心之精也斂之而愈深者性之發也心足以應萬變而性足以成一純視其所以養之而已聖賢言性功極之博厚高明而悠久惟得所養也故曰上壽養性豈惟其道之裕而用之神哉年壽之長可決知也嵩燾之才不足以知君於君五十壽辰敬述所聞發明君之志事以諭世之知道者其將有得於君之深者乎

朱禹田六十壽序

生物之鑰司於天愛物成物之權散寄於聖賢豪傑立功所以與德並重所謂功者有益於人而非利己也修孝弟於家敦任卹於鄉里使一鄉之人蒙其福惠即是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三

之謂功此其說嘗徵之吾友朱禹田都轉禹田少業儒通學籍爲名諸生道咸之間江湖歲潦民困於食禹田轉百貨居積爲賈曰是可以利民吾亦得取贏以贍吾家久之利大饑輒分其羨以散友朋親族及道路之窮餓者如是數年人高其義僻壤無知愚氓素不知有貴宦顯仕而聞禹田名無不額手誦其賢禹田振人之急急人之難雖甚豪而廢居居邑伺貴賤亦常倍屣常言居財如治國務審時而知人善任所識拔卽百工執役亦羅致之善因事徵伺其取舍然諾與其才所能堪委任而責成功往往得所任今曾文正公督兩江規復鹽

政分楚岸行引專立湘岸禹田力任其難湘岸商賈雲集積歲銷常及引額視他省爲最文正公起一旅之師戡定東南朝廷念其功詔所在立祠而湖南爲文正公生長地禹田一意營度極闢林祠宇之勝而於其旁爲講舍延諸生俊秀者絃誦其中此其意非徒飾美觀耀勳名而已蓋欲遠近游者仰瞻棟宇想見文正公爲人而俾師儒講習優游揚公之風以明先生之道薰陶鄉里轉移士習民風其立志之宏爲謀之遠豈尋常鄉閭善士所能企哉今年某月日爲禹田六十壽辰同人謀所以慶之而屬余爲之詞余惟人之生也寒衣而飢食倦怠而渴飲積日累月增而弗已雖大耋期頤可漸而致苟非躬至行有厚施於斯世未足以云慶也今觀禹田所爲利樂其鄉人而維持人心風俗於不敝其所施已如此使漸而增至於大耋期頤其有功於世也將更無涯量然則今日同人之所以慶之固大異世俗諛頌之恆習而誠有不可已者余故據其生平志事爲之序禹田醜而覽焉其不以余言爲僞乎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五

三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六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吳梅軒先生雙壽序

天生豪傑畸人將以有為於時故常篤厚之使之傑出卓立異於比世之人畀之困阨憂虞進無可據退至無以容其生而後有以發其志而厲其才其始也惟其身之謀而常不足其終之成家國生民隱然繫諸其心措而理之若趣其私施之天下有廣狹溉之人而名業興焉有及其身有久而逮其子孫而其心斬於世有濟一不以自私所用以有為於時同也雲谷觀察敘述尊公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一

所以起家故吳越開望族也自其曾祖三世為儒貧益甚尊公棄儒而賈去越而徙楚之興山無能一日贖其生其徙興山所親沈君實召之興山曉地沈業亦中隳尊公至沈亦旋逝因其業居積大贏為長育其諸子殖田宅有室家於是括所有財帛累巨萬籍而歸之沈氏予身去之益稱貨理其業則又大贏興山之人以義歸之益高其才有所矜式事任其資役董其成凡有興造諮而後行觀尊公之為始為身謀也而若終其身服役以為人而身顧反後焉所謂豪傑畸人天畀以有為於時非耶雲谷觀察蒞楚二十年接其貌温然以肅聆其

言介然以和所至慈惠愛人而人懷之然其語入兢兢焉懼未有以上副尊公之言也其言曰在邑而得一邑之權心在行省若郡而得行省若郡之權心是可以為養矣釋其言思其人求以濟世者也不私己者也癸未之歲尊公壽七十有九而太夫人實以其年冬十有一月壽七十太夫人之佐尊公起家也力勤而恕物約己而厚施其課諸子篤於慈而敦於教觀察兄弟礪學砥行以利賴於有家成於太夫人之教尤多將非尊公啟佑之勤邁德其身以延及其子孫觀察受之而有以益沛其施而昌其業乎然則尊公之有為於時用是而益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二

光矣觀察集諸寅屬及湘人之能文者乞言以為壽嵩燾於是序而廣之導揚賓從躋堂介嘏而聲之以詩其辭曰  
天回地游人參其中孰綱維是勤施自躬形貌斯異息聲與通扶顛持危以訖天功令德孔揚興山之里挽鹿擔簋自澗來徙有唱而隨如宮叶徹涵濡太和蔽佩笄縱躋登崇齡雍容琴瑟鼓鐘在堂尊彝在室千門同聲慶懼流溢言施於家諮經誼律樂樂令嗣觀政於湘文高行美於時有光望雲懷思敬告嘉祥我為頌辭日永天長

周後松先生八十壽序

後松先生司鐸吾邑之九年年八十矣其容粹以和其言簡以當其與人也溫雅清夷使人自親之而巖岸有不事也其處事也廉直易良當於理而止而隋急有不居也邑人語先生皆曰盛德長者而先生以大耄之年精神完固耳目聰強人見者謂五六十以上人矍鑠軒渠有不逮也先生亦自忘其篤老讀書歌吟精力沛然有餘不知其有倦數也嘗論人生才志之所極各視其量以爲程其量恢恢乎有容斯所及者遠而所涵蓄爲尤大雖極崇高富貴其心終若不自嫌而常欲然視所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三

受於天者未有能盡也是故憂虞之意多而懽忻愉快之時少至終其身困窮抑厄或積一生之勤苦博一官效一職以自慰其讀書求志之心而泰然有以自得於人世無所動其歆羨二者之於天下未數數然也夫居大受之地而矧然以懼與小有所就而斂然以自抑是皆內有以自求於心而無累於物道之隆殺固殊焉而爲量一也先生早有文譽年四十始仕爲學官其選授湘陰訓導蓋已逾七十之年不可謂非鬱塞而終無拂於其心安於其所處順於其所受悅懌紆餘養其天和以葆其眞年壽又烏得而不長也邑人以先生攬揆之

辰躋堂介報謀爲文以張之而以屬之嵩燾湖南山水之雄秀莫大於衡而鄴之麗於衡自漢爲鉅邑山益奇水益厚其水之釀爲酒漿曰醪醑朝會祭祀用之二千年於茲矣近乃移之紹興而鄴酒廢不用物之盛衰固有時而山水之精英不鍾於物則鍾於人先生晚遇固非豐而諸子入成均登黌序下逮孫曾以詩書世其業而其次君遂以同知筮仕浙江蔚起蒸蒸將於是乎在嵩燾爲述先生高亮之節和雅之度與其所以保世而延年者蓋淵乎其心之宏而量之遠也先生於此將舉以自慰而亦邑人所以獻祝先生之旨也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四

韓六皆七十壽序

韓君陞臣奉其尊人六皆先生之命來言曰吾父年七十戒諸子無侈賓客爲壽而言吾不意篤老以至於今思吾七十以前侍吾父及上事吾祖父以迨吾爲童孺猶昨日也人事之變幻如飄風而世運如轉轂倏焉已失其故而觀古昔賢人道德事功負聲垂輝震耀耳目燦見於文字之間是則歷時無窮惟文之爲功爲能至壽以久吾足跡不出里巷而事功未有聞獨於吾心觀古人之行怛怛然若有契而合也誠得能文者導吾之心使吾誦而樂之則吾壽庶以深長而吾之志亦以一



申也其言如是幸願先生張而賜之文爲吾父光華嵩  
燾聞而肅然斂容以思憶吾年始及冠見先生之祖霞  
蔚公頎然長身嶽立道乾隆盛時事娓娓忘倦其時天  
下熙熙物阜民殷凡有技能各任其職霞蔚公遂以致  
富其名蹟藉甚閭里間六七十已非復向時繁昌之  
風先生長子五齡耳追慨今昔當時亦已惘然憾不及  
見乾嘉盛時會兵事起子從曾文正公治兵出入江皖  
卒以平賊而子仕隱訖未有定終奉使海西數萬里外  
鄉里故舊曠若隔生而聞先生積行累善嗣其祖父之  
業物造益繁偶出城北門渡江而西所立石磴及招渡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五

以濟皆曰是先生之爲也益服其家世廣習爲善而先  
生能卒成之既又與先生之家爲姻親陞臣執禮來見  
則與予始見君祖時加於先生之年且逾倍於是益慚  
然於今昔之感而予亦老且衰矣先生積善以享大年  
躬履康彊爲足以發名成業貽之子孫此可尙也人壽  
極於百年由七十之年推至於百年視所已歷之歲月  
其數猶及半所行善方長年命有至不至秉於性者然  
也而固亦受成於所行然則先生之壽引之而未有艾  
而附之文字以傳者尤視其善行所積使人慨慕流連  
與年俱永吾雖老蹇回視數十年名德長者能稍得其

心迹之所存以表而張之無所於讓先生之欲託之文  
字自見者子又奚能以不文辭哉更歷二三十年或幸  
畱其身以俟見先生之期願尙當援筆摠辭發皇先生  
之事業增益其家慶也

張萊潭七十壽序

士大夫居官而無益於國居鄉而無益於鄰里是與林  
之鶴淵之魚深山之木石無異雖壽千百亦奚以爲生  
而有益於人雖一鄉一邑所施不遠而鄉邑之人望其  
壽考期願以長享其利濟其愛而祝之也乃不容已常  
甯張封翁萊潭先生少負幹才厚於行誼其施之家庭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六

愛護其弟之瘠者伺歡承色以喻其意數十年不勅推  
惠其宗營建宗祠編輯族譜以聯合之勤力而竭其資  
經營不惜也而卒用其才恢宏先緒積家爲巨富邑有  
事羣疑劫劫曰以諮張君有所興作相願莫敢發曰以  
屬張君方咸豐己未間廣西賊發蹂躪徧東南忽分軍  
踔數千里間道走桂陽旁略常甯甯甯民驚懼遷徙張  
皇四突君爲縣令畫策趣民團練自召聯鄉兵捕斬內  
地奸猾扼守諸要隘賊偵知有備又失內應繞他道去  
而邑旁地田禾被蹂擣秋稼登場什不得三四民以苦  
飢君獨出數百萬錢佐令振卹其他撫存灾民之過境

者及推蠲以食滇黔之罷軍晉豫之飢民又不可勝紀也嘗怪世人以貧富相耀起居服食奢靡是求而視利之所在豪爭巧奪視同氣若行路嫻族友不啻越秦坐睨其離盜賊水火而不之救其視人也若遺而人之視之也亦若疾疢之在其身也則亦不知其席豐履厚者之果何樂也若君者一鄉一邑之人固已羣享其利濟矣則所謂壽考期頤者在君固若澹然之相值而鄉邑之人且願以是長得之君而冀享其利濟其愛而祝之也自有亮謹懇切出於不容己者矣今年某月日爲封翁若干壽辰令嗣超堂乞言於嵩燾因具道其所以爲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七

壽者以詔鄉之人躋堂稱觥道揚無窮之麻烈

劉新樓先生七十壽序

劉定甫觀察始蒞湖南與相見其容溫然以和其行事肫然以摯及數聆其言藹然意深以長也竊怪觀察賢者以進士試官農曹積階資外擢監司內轉九卿可安步得之而汲汲以蠲助軍需求外補去康莊而踐歧途以求淪滯良爲非計徐叩之黯然曰吾家積世累善至吾父勵學數十年求科舉不得今與吾母皆年七十矣吾官京師貧不得致養幸一攝職及吾父母身見之以爲榮也嵩燾有慨乎其言已而觀察奉母諱歸及再蒞

湖南攝鹽法道事始獲迎養其封翁新樓先生凡從觀察遊者望見封翁容貌承其言論若高山巨川渟泓涵肆包孕無窮知其蘊蓄之深充養之闕觀察所以成德而自達其才由封翁之累積然也及甄其生平所爲則以五經教授其鄉積勤至終身無勦鄉里有善舉必董其成卽有違言必化其爭鄉人語封翁皆曰善人長者古人蓄德隱行闇然不以章於身而食報於其子孫若此者未有或爽者也願獨區區以爲 國家承明制極天下之人才求仕者一出於進士而以六部總天下之政進士始試官分隸六部爲多使明習 國家典章制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八

度以勤其事而練其才其途旣隘其任之也尤重以專而常積數十年之勞不能一補官蓋自嘉慶道光以來捐例數開需次者倍焉累資而不獲一轉積漸以有然也遂使進士階資反以捐自效豈 國家之制然哉而以銷磨人才使其志業不得發摠而所以榮顯其親者雖得仕而亦無階以求祿養則人才於此亦必隱受其患矣吾於觀察而益爲之憮然也然終以是得一日之祿以養其親且使封翁之爲善一鄉者廣其德於一省數十州縣之地皆知有封翁之厚德而果獲美報也傳曰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立身者得美名以

榮其親而一資於事君以有所藉爲名君子之道期足以事君而已不能自必受祿之豐與約蒞官之通與塞也若觀察者其猶在豐約通塞之間乎其於美名所及以榮其親而固無餘量矣今年十月封翁實盈八袞之期湘之人樂觀察之勤於民而惠於政也推所以戴觀察者晉而頌封翁之德於無窮嵩燾既論知觀察之賢又飫間封翁所以教家而裕後爲足資吾湘人觀感也因奉是言爲壽其亦欣然而侑一觴乎

區雲甫先生七十壽序

士大夫讀書求仕得一官自效試之政而通措之民而宜同官之長與所蒞士民之望治者揆張乎治行涵泳乎道德相與懷風愛而載去思而顧望焉去之懷止足之分而甘泉石之娛又用其累積之仁爲之子者賡而續之以延其家緒此豈非人生之至榮而守道君子不可期之異數乎區雲甫先生與其弟穆臣同舉於鄉以五經教授鄉里最有名咸豐四年粵東大亂六十餘州縣同時併發連陷城邑大吏岌岌保一省城且數困數十里外道路梗塞不通於是民團大起任討賊卒收廓清之功者士紳力也先生亦以克復順德城保知縣蒞仕江西餘干上饒二縣四年政成名立矣而以憂歸

遂不復出大吏屢促之起不應也跡先生歷官兩縣皆不能滿二年問何以得民之深先生曰吾敢有他哉惟不以爲利而已矣州縣常規無甚害於民可受也而吾受之庸非利乎吾視爲利而遠之不知其常規也日坐堂皇斷決民事或盡數十起不敢自信無枉也而不忍畱獄以累民餘干吳張兩姓民爭湖地十餘年不決聚眾戕殺以爲常始至縣間且築壘治礮相攻急出不意歷其壘諭以禍福傳集兩姓勘治之莫相指證乃諭張姓得湖田吳姓得魚利皆大懽罷訟此非有難也相顧憚其難以求便耳吾惟不以自逸而已矣審若是先生

之視一官誠無所私於其身而凡吾民之疾苦皆其疾苦也則宜其一試而去不願也自漢設官重牧令之任晉制不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唐宋承其制宰相大臣皆起縣令士有歷官之榮而賢能易以上達中外之勢相維求仕者之心亦樂引以自重至明而縣令一官沈滯爲多至數百年無名史冊歷顯仕者其有願戀而不能去必皆爲利者耳君子之樂行其道以被澤於民於此蓋有嗛焉吏道之敝人才之靡焉莫由自振斯亦古今得失之林哉吾尤以是重慨於先生之爲治也先生家居十餘年肆力於善凡有興造於己焉先凡有施濟

於已焉任順德鉅邑貴族相望而區氏之名以大振諸  
子科第相聯起矣祝三大令以進士官湖南知縣先生  
雖隱退而其家隆焉日盛以昌而後知先生之畱貽以  
有待乎其後益深以遠也今歲六月爲先生七十壽辰  
鄉人官湖南者以先生與吾弟意城爲甲辰同年求得  
一言爲壽先生之官非尊也而所施已閱歷官之年非  
久也而所積已厚然則年壽之長與其子孫之博大昌  
明先生固自有以取之矣爲書其略以侑一觴云

常南庚親家七十壽序

嵩燾少時追隨鄉里父老大都沈厚而端慤簡默而嚴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七

重其語言色笑雖甚可親而使人斂抑以自肅望之常  
若有道者其年歲亦多至耆耄衣冠盛會梨顏白髮盈  
集几榻稍長而老輩遺風日陵替矣三四十年追念少  
時所接曠然若古人見諸夢寐世運之衰人心之日趨  
於澆薄漸靡以有然也而或一二得之其人必大異乎  
今世之爲而其年亦優且永若南庚先生者非其人哉  
先生故城居而吾家積世城居爲婚媾見先生恂恂長  
者讀書不遂遂棄而買因以起其家性慈厚愉訥乏者  
周之與其財者鈞之或時計校毫釐利害默不應徐曰  
苟利焉公之可也苟見害焉一以畀我故雖用權量尺

寸操奇贏而常懷宏濟廣博之心不屑錙銖之計人知  
者謂先生士夫有志行非商旅人也里閭小民亦莫不  
愛而敬之曰是有德者也而先生一不以爲名凡所施  
濟無大小求有實益於人闒然不一著之言論嵩燾躬  
涉仕宦家居日淺泊以病乞歸先生年逾六十嗣君健  
吾鄉舉得官有年矣與之談辭約而氣夷貌溫而情摯  
恍然悟老成敦厚之風少時所習見者今猶得一遇之  
天道之畱貽固常積於人心厚者得之以修身善世而  
葆其年存乎其人而已今年二月爲先生七十生辰以  
將爲其孫完姻也謝諸祝嘏者俟諸冬十月重闢殿脩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七

之獻而介觴焉是其積之厚而年之長而又極家庭福  
慶之隆爲不可及也夫九江雲夢之澤吐納諸水而總  
匯於湘吾嘗博考圖經得入湖之水九焉湘陰實湘水  
之歸墟所受之水凡五西入者瀆水東入者汨水羅水  
涓水蓋湘水攬九江之全湘陰又攬湘水之全大川巨  
浸之鍾瀆固將有人焉賡續以承其盛英奇傑士經緯  
區宙者是其應也卽耆宿溫博得天之厚若先生者蔚  
起於其間以蔭庇其子孫施顯無窮是亦天運之將昌  
而山水之淳洞以有待者將於是一發其奇也先生其  
亦欣然而進一觴乎

衡唐三叔大人六十壽序

自少見宗人名德長者多隱居不仕仕矣而康健以至老壽無有也人或曰郭氏挹湖湘之秀而磅礴鬱結演迤涵肆有弗逮焉族父衡唐先生官澧州學五年年六十宗人謀爲頌言壽之澧陽官舍嵩燾適自海外得請假歸宜爲文竊維人世盛衰之徵與其盈虛損益之數其事不可端倪而理常相因吾宗盛時家給人足負才角立爭勝而族王父存門公敦厚沈博意常有餘年幾九十任桑植縣學不赴衡唐先生承家以起仍爲學官夫不求豐於物而守之約者其施必豐此理之常也而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七

吾宗蜿螭扶輿垂三百年訖於今日仕宦稍顯門祚反益衰微席豐厚之業以無憂衣食率不過十二三類墮委靡不自振立常踰半焉盛衰之理有難言者衡唐先生志充而神定氣溫而語和值咸豐初元之亂轉餉佐軍不弛其勞與人無親疏貴賤皆禮下之有求必竭其情所謂名德而仕宦老壽者耶數十年間宗老耆德彫零祖謝衡唐先生年已周甲嵩燾亦六十有二矣追念吾宗所以盛衰保世延祚佑啟其子弟而匡維其族人非吾屬之責而誰責哉因書以詒衡唐先生當亦倦焉而進一觴也

笙陔五叔大人六十壽序

少時見諸宗老純懿敦樸褻衣戢冠聚居權燕率皆老壽而從大父存門先生年最高修髯隆準談論尤偉且及九十之年而容色舉止岸然猶壯盛時選授桑植學官不就而諸子乃皆以學官顯笙陔先生最晚起家爲學官歷兩薦年亦六十矣往聞存門先生之言曰士不能立身植品不足言學不能處宗族和鄉里亦不足言教蓋存門先生以明經授學垂二十年家子弟成就尤多而一端本身心言動之地笙陔先生疇茹庭聞少而端謹不挂於過差既知嚮學益務求學之實以植其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七

躬又益推所以爲學之旨以勤其宗之人嘗謂嵩燾故宗世族久而盛昌由學故也吾宗能自贍者數家而已貧者不啻倍之能籌所以養而不籌所以教非本計也嵩燾感其言爲之置學亦笑謂先生方行矩步被服儒者而所言必依於教殆不可以簿書期會任也任爲學官而已而先生果以選領學職永定至則謁文廟考求禮器名物度數無能言者喟然曰習其事而明其義者鮮矣未有不觀其器不習其文而可與於禮樂者也於是周視庭廚料量敦牟禮堂禮器咸備無缺躬率諸生肄習其中暇則召諸生校論文藝爲之立程式明科則

曰如此則爲良士否則爲凶德爲學中之蠹諸生懷懷奉其教惟謹夫縣之有學學之有專官以任教也分齋而舍之置課而董之察其良楛程其勤惰使一邑之士皆驚於學之中而人才之盛衰風俗之醇醜於是焉分訖 國朝百餘年用以化民成俗守而弗敢軼也學校之衰蓋自乾隆之季誠亦風會然哉而爲學官者虛惰弛易幾不知學校之爲何事學官弟子之爲何人日陵月替視爲故常所從來遠矣若先生之爲學官誠不知有異今人否也以今人視之則固異也然則今人之所事者果學官之職耶先生之視學官之職誠有宜自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左

盡者吾以是知其難能也今年十月先生六十壽辰凡諸子姓以先生兩世勤勤於宗之人其心爲有餘也又益聞永定學者之感先生之教而不知所以壽先生者果有當於先生之用心否也相與議於宗而思有以恢張先生之德爲引年之資嵩燾乃拜手上言以諗永定人之德先生者昭示先生之所以爲壽且永無極

志城五十壽序

往胡文忠公論吾兄弟之才以謂意城視吾優矣志城又益優賞笑曰君家兄弟後者累而上若汲長孺之積薪也然吾兄弟皆自守耿介未肯一規仕進吾以菲才

遭時竊位竇權開府贊戎政意城出入曾文正公駱文忠公幕府削平寇亂不受官天下高其節而君足不踰里閭名不交諸侯晚乃以轉餉貴州進一階三人者相與浮沈獨君始終一節不渝其志自兵事起布衣起徒步操尺寸之管憑藉權力致身節鉞肩相摩踵相接也吾兄弟是時多已通籍退然引避之其尤貴且顯者一二人君實與同時舉事於家常自負其才謂是挾智任術短長縱橫吾不屑爲也則益氣陵其上其人伎忌內懾吾兄弟名位氣力足與抗以是益謙君然每語未嘗不多君之才也君既一切無所取求於世益刮去崖岸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左

角圭以善施和眾鄉里爭者息之曉者平之與齊民雜居無所厭親姻故舊貧者推寒送煖權量有無多寡躬自拊循之其規人緩急而與計長久甚於利病之切其身也以困苦急難告者日常交足戶外君顧謙曰吾不及與之謀而煩吾告也是以君名在鄉里閒爲獨著夫聖賢汲汲天下之利病非自侈其知之能謀力之能任也其心有不得已者焉而將藉手以胥致之康樂及進籌夫一官之任一澤之施又若有甚難而不肯一苟就者賢人君子之用心宜如是也吾三人之志與其所學大抵皆同而吾屢進用屢不得行其志以去意城不求

用於世矣而功益多名益顯君顧寂然無所表見於時  
人世所謂才者其奚以爲也而不才如吾天將不甚愛  
惜焉而使一涉仕宦以與今世士大夫比耶胡文忠公  
幸在又將何說以處此也抑吾聞之凡物鬱積久則其  
發也光而施也遠君與意城諸子皆才能取科名仕宦  
而君善病及暇自調適以葆其生終其所得爲多也天  
之命夫才也施之身與逮及其子孫均也今年十月爲  
君五十生辰意城方就養浙江而吾官京師以病求歸  
先爲是文寄意城書之以爲君壽三人者之生平有同  
有異有離有合而其志趣之所及皆非今世有也而相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七

守以至老壽此又豈易得耶吾誠不敢以貴且顯者之  
樂而易此也

鄧母孔太夫人八十壽序

鄧禹民太守將以九月之秋爲其母孔太夫人開八秩  
之觴爲徵序於嵩壽則述其母少讀書識道理佐其父  
處分家事父卒爲其家禦外侮以衛其諸昆及侍其母  
疾甚仁而有勞旣歸鄧氏遂以事其母者致腆其姑以  
勤其家者詔相其夫以衛其諸昆者陶龔其子於成無  
弗善也亦無弗周也其所述雖學士大夫賢者純懿有  
未逮也劉向傳列女所敘錄多明通斷決曲中經權嘗

疑漢以前婦人女子成德達材取資於學立教惟均後  
世責婦人之德常輕其有才者諱不使見以爲婦人之  
德無非無儀其歸幽閒貞靜而已務才能與外事閉有  
家者戒之而考之於禮承事宗廟男女效績又未嘗不  
以宜家之義望之婦人然後知聖人之言內外和順國  
家理治推本婦德之修而終以陰德陽教各盡其能所  
以爲誼深而化隆也孔氏於粵爲巨富有詩禮之澤鄧  
氏益重以行誼太夫人爲女爲婦與其爲母漸習乎仁  
義研磨乎書史取成於心動而不過將古所謂婦人成  
德者耶夫德之成而有所施於外以才能自見必皆無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八

求

悖於訓典而有當於人心詩人之思賢女而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其言也博大深遠卽其爲婦德之成亦可  
知矣太夫人以今癸酉九月壽八十稱慶於家禹民大  
守繫官湖南不獲衣綵躬晉一觴因考古人稱壽之義  
朋酒羔羊行之肅霜滌場之後娛高年志慶典於是乎  
在嵩壽以爲福與壽相應而享年之長與其子孫受祉  
之繁衍古人有難兼焉而惟德之盛者可以驗其端於  
天天之篤厚鄧氏如是則其所謂壽母燕喜者又豈有  
窮也於是爲序而張之以侑觴而聲之以詩其辭曰  
溟溟合流大海環之滄深瀟宏福履所綏福以壽隆壽

由德致觥觥母儀言修行治令嗣五聽受命所親率由  
嘉則模楷人倫筮日娛賓笙璫匏竹我賡以詩用介景  
福

李母徐太夫人六十壽序

自劉向傳列女繫其名與事於夫若子其善也順之否  
卽矯而正之或逶迤於畢世或發憤於須臾要皆極人  
世所處之難而終以成其志行然處常而才能節行無  
所表異遭時之變而後見焉雖極人道之隆而人與事  
卓卓傳者必皆其變者也若李母徐太夫人人道之常  
之至隆者也而亦嘗躬值其變其歸梅生太史爲太保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九

文恭公之家婦家世繁昌太史年未及冠以才名天下  
儀容秀異望若神仙逾年舉於鄉相繼成進士爲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嫺郇交口羨言太夫人之福德今  
世無有也又三年而太史卒後數月其弟黼堂中丞  
實生幼梅觀察繼爲太史後太夫人始有子聞者又相  
與歎其遭而哀其志於時文恭公方督江南祖母陳太  
夫人在堂太夫人上承祖姑下和妯娌約心抑志以循  
所職在常無愆於儀處變而自貞其常卽哭泣必衷於  
禮史臣傳列女尤莫重於節太夫人之節尤常道也無  
自矜異者然則以節名太夫人固未足盡太夫人之蘊

也幼梅觀察之言曰吾母至慈也自孩提至成立視若  
一而訓誨無寬假一言之失必究其源明辨而申警之  
以是終身不敢有過舉然觀察性純孝能曲體太夫人  
之心不肅而教成太夫人日常蚤起周視廚膳巡省園  
林蔬圃觀察扶掖以從有問焉周而省之有施焉奉而  
行之凡太夫人之勤於家篤於親故沛澤於其鄉之人  
皆若安而行之忘其所以爲德者是太夫人之終身所  
處皆常也夫坤道之貞莫大於有常凡處變而有貞烈  
之操明練之識非能期之一日也必有其常德蘊之心  
而燦著於言動之際不幸變故之臨其身持之俄頃而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三

震動於天下故夫奇節異行之有傳在人爲不幸而在  
其心之所存一皆其常道然也若處家庭骨肉之常而  
有一日之戚秉義而度禮推亡而慮存惟所職事之爲  
謹不以一身所歷之榮悴爲其心之愉戚是故常德無  
可名通夫常變以成坤道之貞斯爲母德之至而天下  
之至難能者也豈非所謂尤賢者與丁亥六月爲太夫  
人六十壽辰郡人士謀所以張之發摠太夫人之淑德  
與觀察所以承事其親及先歲抱孫之歡皆若儲爲太  
夫人福壽之慶相與躋堂致其頌禱嵩巒獨以謂太夫  
人極一生之榮貴而歡戚相乘其心獨恢恢乎蓄其有



餘之量以保世而延後惟其德之恆貞常變而不渝所以矜式乎鄉里者大且遠也於是乎言

蔣母朱太淑人八十壽序

吾湘自明以來巨族有名蹟首推蔣氏亦與吾家爲世姻少時往來維揚遊懷兩先生稍得見其羣從於東觀學博小懷縣尉爲最習而未及見幼懷大令及自海外歸始聞大令名稱籍籍蓋自其尊人遊懷先生司幕善化大令繼之居首望之地才易以見而名易以章既久乃獲一見其容溫以粹其言明以清與談經世務沛然若決江河汪洋莫知其際其處事舉重若輕瑣屑繁難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三

措施曲當甚快所聞大令之名爲果不虛也詢其家太淑人尚健在記初見遊懷先生當辛丑壬寅之交今四十六七年矣人事變遷當時所見蔣氏昆季都無在者獨大令晚出與其兩弟年力壯盛志業方長太淑人乃以其老壽繁祉之身馨晨潔夕奉養優隆大令之爲太淑人光榮以得其歡心者誠亦人世之難能而可欣快者也太淑人秀毓名門溫恭慈惠其歸贈公遊懷先生撫遺無蘆絮之悲御下有螽斯之澤贈公館居不遑恤其家有無甞勉壹委之太淑人緝匱綴畸權畫無闕而以其伯氏大宗無後議令小懷爲之後遊懷先生亦欣

然以爲賢也迨贈公辭世獨與適室王太淑人持家教子含辛茹檠情好無閒卒以支持其家課督其子使有立皆各以才自見席其先人之業爲當道引重諸孫皆能文蜚聲庠序蔚然興矣太淑人儉約自刻帥初不變而恤姻睦族周急拯危則惟力是視或且稱貸以濟其德性純厚寬裕有周濟之仁姻黨翕然歸之洪範九五

福首曰壽而先會其極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若太淑人所謂好德而宜錫福者也大令受杜鶴田中丞知以勛績敘官行將出宰百里抒其所蘊以試之一邑吾知獲上宜民必有大過人者而太淑人之年引之而愈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三

長將倍隆祿養以章爲善獲報之榮頌臺萊而祝慈壽且未有艾也今年四月爲太淑人八十壽辰凡在官者與鄉里親故皆攜榼挈壺躋堂稱祝嵩壽因說次太淑人之德性足以延年受福並助大令出宰臨民不忘太淑人之教以治輿人之誦而增壽母之歡吾雖衰老猶將旦夕俟之

常母鍾宜人六十壽序

吾湘常氏世居縣城爲舊族健吾孝廉起乙科有聲閭里閒諸從子姪連襪以起魯青司馬子尤多名尤顯隆隆以日興矣而推知其由來一出於母教既成就司馬

之賢諸孫林立游躋庠序言者以知其族之將大而其母鍾太宜人聰強康裕享子孫之榮年八十矣嫺卹子姓審鞫鞠脛奉觴上壽相與宣道盛德爲引年之資嵩壽以徵其實於司馬司馬之言曰吾母之德里之人皆能知之而子若孫或不能以言太宜人之來歸家貧兩世姑健在日食常苦不充太宜人紡績箴紝以佐衣食而和愉肅雍門以內訢訢如也庭戶修潔歲時賓祭營辦完具秩秩如也羣弟妯娌聚居一室吾父奉政公經營支拄數十年值歲大祲諸弟請析居自爲生計太宜人垂涕慰畱又集親黨諭止之終不從太宜人約其身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誥

以自抑損推及子若女服食起居靡不約厚其諸弟以俾自存立推及族親之貧乏者餽遺資助靡不豐行而宜之習而安之初非有赫赫之名爲鄉里傳誦而相語必曰賢母益太宜人實行可徵者如是莊周有言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無力凡人之行與其所載之福必視其所積積之一身必有一身之享受報之積之奕世必有奕世之層累報之觀太宜人之所積其兼有二者之效乎視其子若孫敦懿而純良得天之厚者也而太宜人之年壽又益加厚耳目明達筋力堅強八十之年綜覈簿務細故無有脫

遺猶少壯也彼之身而博厚悠長莫窮其量也施之子孫而碩大繁衍莫闕其機也故夫一邑之間一家一族之微觀其累積之厚薄而盛衰消長天人倚伏之機具徵於其所受之量如太宜人者其可不謂所積之厚者乎嵩燾於常氏爲姻親仍世城居相習也諗知太宜人賢值其以九月之辰開八袞之觴執筆以紀太宜人懿行如陳廣樂中庭聆太古之元音聲希而味永使人慨慕沈吟不自知其言之有餘適也請以是還質司馬爲太宜人晉一觴鼙軒鼓舞琴親友一堂之懽心以上博太宜人之懽抑亦吾湘之勝事也夫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誥

余母許太宜人七十壽序

自古賢人君子樹大名歷顯仕爲時傳誦類成於母教而多得之屯邅隄艱拂亂不自聊之日以堅其志而卒就其所成之業蓋雖聖賢之成德不能無所激發而天之於人也將昌而大之其後必益掇於其先以張其家世之盛美而亦報之以老壽繁祉故觀於其人之成就卽天意可知觀於其母堅貞之德卽其家之盛大博昌亦豈有爽哉日嘗聞余堯衢水部敘述其母許太宜人賢自其幼博覽經傳從其兄青樵先生學爲詩敘致宏雅有王謝家風及歸贈公立臣先生上奉尊章下勤

井曰以一身任其艱辛隆家人之道宏清醇之風澹然自忘其麗雅之操也久而所處之境益艱而勤益厲率其諸女用箴箚取資衣食而課督其諸子益嚴求任爲師者移居就之數就數移居無則躬自程課非其師不使就也或時不任舉火罄家所有營辦一餐而先世藏書嚮謹守而勤護之曰家世讀書所以貽畱子孫在此鏗而不舍幸有獲也不可自我損先人之藏蓋自贈公之卒顛頓顛頽極人世之至艱有不可以終日太宜人一力摒擋十五六年堯衢始克成立營養終其身怡然無疾燧之容常夜不能具鐙聚子女環坐一室或相抵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義

觸太宜人用諧語釋之皆大笑一家熙熙忘其貧堯衢年益長憂患相乘太宜人間輒慰止之曰通塞遇也忻戚心也何爲以所遇累心吾惟不以自累以有今日回思十餘年前事甯可一日生耶夫天畀所厚於人與人所以承天各視其所容之量一有拂意焉而戚戚以悲一有適意而躍躍以喜此其量不足以有容也觀太宜人所處之境積勤銖累而有不足而意常沛然惶惑瞑眩而有不達而心常泰然夫猶不能測其意量之所極又何福之有不吝何年之有不遐也莊周之言曰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聖賢所以窮

天地互萬世惟貞其常而已矣若太宜人者可不謂能貞其常者乎堯衢又言自少見太宜人坐隅常置一筭日節縮所用得一二錢置其中見貧尤困者傾與之隨所積多少以爲量歲不知其幾也亦累數十年不爲勑其戒子弟以謹儉勤恕而一本於仁厚於人與物求有濟也是惟自得於富貴貧賤之外而後視己常若有餘而視天下之人常若可矜人知其德之宏太宜人自以其常率行之所以爲難能也歲十一月爲太宜人七十壽辰鄉里親舊飲知太宜人之賢而樂堯衢發名成業足爲太宜人光榮相與躋堂獻罍導張頌辭而屬嵩燾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義

紀其盛嵩燾以爲母德之成教見於史傳多矣太宜人所處之難尤在寬裕艱貞歷常變豐約皆若素定一行其心之宜以綏多福也於是乎書

涂母曹太恭人七十壽序

涂君稚蘅爲其母曹太恭人開七表之觴徵序於嵩燾就求太恭人所以爲壽者稚蘅曰吾母之德邑之人皆知之而子若孫或不能言其能言者皆常道也始歸吾父家貧也兩世尊章皆健在太恭人馨晨潔夕劬身以勤其家而歡有餘及從吾父京師有祿食矣會寇亂商旅逃徙幾盡營辦衣食不可得太恭人常忍飢以課諸

子女而勤有餘既而吾父以父喪歸再入都大母老且病太恭人留侍養終日欽欽勤愈甚以求得大母歡心而終不及盡吾父之年相保以榮顯蓋自少逮老吾母未嘗享人生一日之歡也而其心淡然若不知有豐約榮悴之異者方曙而興計功而息入其門秩秩如也登其堂訢訢如也承事吾父四十年未有以易也所得於吾母者如是而已夫行莫貞於不易而德莫大於有恆坤之爲道靜以方靜故安而不渝方故守而不遷惟賢母之德爲能當之世之誦婦德者常曰是有士君子之行士君子之德之有出入也行焉而安未數數然也齊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三

乎常變之境審乎內外之分泊焉夷焉無所動於其志舉世之人求之而未有逮也往往得之婦人女子惟安所有焉不自怨亦不以自表異豈其教化之及獨深哉舉世之人相與守之氣自化而性自定也性定故其養之也裕而持之也固是以母壽亦常多於士大夫抑吾嘗聞教成於夙而效著於家曹氏爲長沙望族多文章賢傑之士太恭人之父肯堂先生文行高有名以太恭人爲弟婦胡節母嗣節母又賢也都人士之詩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姑尹姑周之望族言女德者舉似之以爲榮太恭人之以賢惠聞也亦素所蘊積然也嵩燾少官

京師得交星畚先生知其家有賢助其子稚衡又賢而多才以是卜涂氏之澤之長越三十年歸長沙與稚衡相見益習則太恭人年益高德益聞精氣亦益以完固故於其稱壽也明婦人之德之有常聖人之以成教立道納人心以軌於一未有越此者也著其所以爲壽豈惟以章太恭人之德用是以風示天下其奚不可也

聶母張太夫人六十壽序

仕宦貴顯之家席豐履厚以滿而溢子弟習爲般樂怠傲蕩廢失業必慈母當之是故教成於嚴而家隆於戒勉之交至處豐而不忘約居盛而不弛勤其才與知開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三

明而有制保世滋大無疑也如是而後爲賢母張太夫人故通奉大夫聶亦峯觀察之德配也始佐觀察蒞政廣東約守厚施條理完密門以內之事無弗理也乃至文牘書帙盈集叢委皆簡料及之其序次有經其分合有程時其所需應聲而具觀察號稱賢能而在官出納一倚太夫人經紀觀察得一心民事不知有家自觀察捐館舍歸營宮室治生產太夫人曰南人習田此知本也吾力能任焉歲計其贏諫田日益豐嗣君伯元太守仲芳觀察皆才也大夫人擗擋生積一不以相聞仲芳理太西製造江南又得一心所職不以家累婚嫁資

祭視所入豐耗必潔以腆問遺餽勞視所親厚薄而必周以博自其家子弟下逮臧獲之趨事者指授唯諾無敢怠違卽有命奉之若嚴君焉有言若訓典焉入其門秩然以肅登其堂衍然以和夫婦人之德柔惠貞靜而已而創制資乎才明幹因乎識其大者在保家延世而一視其時以爲用太夫人佐觀察理政正觀察之所勤事蚤夜戒備以伺所命其心常懷懍焉未敢自遂其意也觀察行焉而豫習焉而安則相語以內助之賢及諸子成立門閥日盛人事繁興而用不給太夫人竭其智能綜理家政禁約諸子動靜出入皆有程式一絲一粟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堯

非太夫人之命無敢專自湖以南士大夫語家教以太夫人嚴明爲最詩人之言婦德曰其心塞淵縝密以理之謂塞靜深以博之謂淵若太夫人者其庶幾乎三月之吉爲太夫人六十壽辰湘人士相與躋堂祝嘏以觀察與嵩壽同爲翰林改官廣東又同蒞行省又屬在姻婭之次爲能得知太夫人懿行相率請一言爲壽太夫人家世仕宦在室而習豐腴歸聶氏又當繁耀顯榮之日終其身無一日不豐於用而自少逮老經營布署無有暇豫優游自享以愉樂者將非所謂勤家務教端操有蹤者耶爲表而著之以昭示鄉之人俾知取則蓋非

徒榮其福蔭以老壽繁祉爲一家一時之慶也

李母柳太恭人七十壽序

嵩壽與李君佐周交垂三十年於時佐周年二十餘見其沈厚而端慤精博而詳審爲文章不屑屑流俗人之爲以上希古作者竊怪佐周少孤家又貧而能力自振拔卓然有以自立及詢其家世知其讀書勵行得於其母太恭人之教爲多是其和順乎道德而發皇乎志業其所積者固厚也其後往還日密交日深每及鄉里爭辨事必傳太恭人之教曰是其心笑若所據之理奚若若燭照然無或自遐其情或語節烈又傳太恭人之教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堯

曰是豈可不維護而保持之乃知佐周事無鉅細稟命太恭人承受機要一有不當太恭人詔以事之宜而達其情之變佐周亦以善承其母之意而於人事之宜否取決太恭人一言昭然若發蒙自顧所見往往不能逮蓋其讀書知道理識定而能斷賢明之稱爲難能也佐周年四十卽絕意進取不就省試用大府薦保同知亦不樂求仕嵩壽頗嘗以顯親揚名之義規之佐周笑曰吾母亦知吾狷介不合於時戒勿爲也人世所希冀以爲榮獨有功名富貴而古賢者或漠視之則天下高其節以爲所蘊蓄而挾持有大於是者太恭人從容談笑

若將安焉有以內足於己而無待於外乃益肅然於太  
恭人之高識遠量非今世有也光緒丁亥值太恭人七  
十壽辰佐周謀稱慶於其里第嵩燾之於佐周相習也  
爲能道其母之賢用敢爲文以獻聞諸詩人頌禱之辭  
曰第祿爾康曰純嘏爾常於人世之相謂榮者極古之  
賢聖未嘗不豔稱之而以言乎語之長而文之美獨曰  
令德壽豈於此而歸之令德是真知本者也亦惟令德  
而後可以言壽是以言熾而昌必申之以壽而臧聖人  
固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觀太恭人之懿行非令德而  
能然耶而與其子相勉以仁義道德無假世榮以求飾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三

觀流俗之耳目以此云臧豈有爽焉然則太恭人之壽  
不侈美於今而有合於古詩人之義嵩燾幸從諸君子  
後以一文爲太恭人壽亦將於此取重以自榮其文乎  
曾母唐太恭人七十壽序  
同治三年嵩燾奉 命撫粵東暇登粵王臺歎曰富  
強哉是邦而使其富一出於姦商猾胥使其強一出於  
盜賊誰當尸其咎者書告吾弟意城意城曰無以自咎  
爲也急求治兵與財邵陽曾擊民樸勤知兵斯其人哉  
因請於 朝俾將一軍爲粵民爬梳垢氛令肅禁行軍  
政大舉嘗疑擊民生長賤貧驟起任軍旅端肅威嚴若

夙負重望者未知何以有此而擊民曰吾母之教然也  
蓋太恭人鞠子以寬而課擊民讀必嚴待人以恕而期  
擊民以有成也必備卒用縣學生起家保至監守凡夫  
脩己治人之方天下國家之故已嘗究心焉遇事程庸  
尺寸推尋校量不爽毫釐其自負以天下之重自其讀  
書粗有成立已自立威嚴如此此豈無自而然哉自古  
豪傑功名有所表見於世成於母教爲多而聖賢成己  
成物所以爲性之德尤莫尚於成就人才以備天下緩  
急之用故夫論君子之德必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太  
恭人所以教擊民不以寒微而廢遠大之規不以孤弱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六

三

而弛艱重之責彼其自視與所以視其子誠不規規升  
斗終身之謀揆之聖賢立教之仁豈有加於是焉言者  
謂太恭人微時竊者穴入室太夫人急呼鄰里起其縛  
之太恭人詢其貧迫無賴乘間脫之告鄰里曰逸矣其  
僕有盜金者太恭人偶得諸其篋力與掩護而用他事  
遣之人皆曰太恭人仁如是是宜有後而不知太恭人  
得此於其子蓋尤有其本者抑太恭人之視小人爲不  
義皆有可恕獨課責其子不以幾微恕其躬自厚者與  
其實有見君子小人之分而爲君子者必無可苟與其  
寬以容小人潛感而默化之又可尚也庚午之秋擊民

來長沙請曰吾母明年正月實壽七十念無可娛吾母者惟先生之文足信於今庶幾導揚吾母之德以爲子孫榮夫子之文何足以導揚太恭人之德哉太恭人督教其子以使其有成是乃所以導揚其德者也爲述其略以貽摯民俾歸侑觴焉亦使其鄉之人知太恭人所以教家而啟後者其道未有能易者也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贈總督安徽巡撫江忠烈公行狀

公諱忠源字常孺自號岷樵新甯江氏始遷祖大郎當  
 宋度宗時由江西遷居新化永甯鄉五世祖楨祥復自  
 新化遷新甯楊溪邨遂為新甯人曾祖登佐太學生祖  
 獻鵬父上景歲貢生隱居教授行誼重一時學者稱一  
 峯先生太夫人陳生子四公居長次忠濬次忠濟次忠  
 淑公生而岐嶷英達過人蚤歲能文章好讀經世書甫  
 冠附縣學為諸生道光十七年丁酉充縣學拔貢生旋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一

中是科鄉舉自是恆客都門與當世賢士大夫游刻意  
 問學以名節自砥厲陝西舉人鄒興愚故籍新化於公  
 為鄉人公以其溫雅士厚遇之興愚病羸咯血又貧無  
 僕從公襍被就其居為經理醫藥數月興愚竟死時君  
 所嘗受業者鄧鶴齡湘鄉舉人亦病咯血垂殆公既為  
 棺斂興愚屬其族人鄒溥霖送歸陝西而身護鶴齡南  
 歸鶴齡尋卒公又為任棺斂而致其喪湘鄉當是時公  
 義聲震京師人以得一識公為幸其後同年生曾如礪  
 死京師公又為歸其喪以甲辰大挑二等慨然曰窮達  
 命也得致職養親幸矣既卒不得第乃南歸心念天下

之亂將起愀然謂其鄉人曰 國家承平二百餘年楚

粵之交山谷阻深奸民萌孽其間有司縛於文法不敢  
 詰新甯巖邑也民徭雜處又與廣西五排連一旦亂作  
 事其危哉迺集諸父老為團練法每月朔會鄉村子弟  
 劉切警曉俾知親親長長之義陰以兵法部勒其眾數  
 月一鄉肅然未幾而有雷再浩之變雷再浩者新甯黃  
 背崗人習青蓮教陰結粵西奸民李世德及新甯李尙  
 開陳新進等為逆謀黨羽日盛公察其變為文備述嘉  
 慶初戡定川楚教匪始末諭邑中子弟毋為奸人愚自  
 罹顯戮解散漸多復告縣令李君博許其黨自首免坐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二

懸重賞購首逆雷再浩憂事洩黨散逆謀益急率其死  
 黨數百人反於黃背崗設將軍等偽號鈔掠近村公聞  
 警即請於令率村中團丁二百與把總方開甲合剿值  
 賊大出奮擊破走之追至黃背崗焚其巢賊竄粵西梅  
 溪口大埠頭諸處誘脅鄉民勢復熾公督團丁守要隘  
 屢擊敗之賊恨公甚揚言得江某當生啖之母夫人呼  
 公且歸公笑曰賊安能害我然以母故遂止城中助官  
 居守一夜忽報賊至城中驚擾公宿縣署堅卧不動頃  
 之所部團丁縛為賊問者二人至令李公謀繫之獄公  
 言人情洵洵莫知所從違急殺之以懲亂者不爾且生



三

他變令從公言城中人心乃大安時長寶道楊炳堃總兵英俊奉檄下縣辦賊欲調鎮軍兵公力爭以為賊不足平不足動大眾且客兵未可恃如小有挫失賊燄將益張楊公脅以危語曰爾能獨任此乎公曰能楊公默然公退上書言調兵之難與所以平賊之易規畫明白請兵之議遂止公請檄廣西會剿自督團丁四面逼之斷賊出掠之路賊飢不得食公乃與邑文生蔣啟華設間誘賊黨縛雷再浩出事遂定維時賊眾尚千餘公請誅其桀黠者以徇楊公弗許僅戮數人餘盡釋之公歎曰亂民狃於姑息未識軍威行將復逞耳不數年而又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三

有李沅發之變卒為楚粵患廣西會匪之禍由此起矣方雷逆未獲楊公懸萬金購之事平公以所得金為修城資湖廣總督裕泰公上公功 賞藍翎以知縣用道光二十九年揀發浙江吳文節公文銘時撫浙聞公賢凡事之難者輒委之浙有巨盜數十分布州縣伺間劫掠官軍捕急則跳匿海上莫能獲公一一設計擒之時浙大水秀水被災尤甚公奉檄往賑至則請發常平倉親詣諸富室勸捐助賑設局擇邑中正士董之編審丁口分別極貧中貧次貧為冊以上所捐錢穀即存捐者之家至散給時豫計某莊貧戶若干應給錢米若干

某莊捐戶應發若干由局發單令各莊長向捐戶支取分給諸貧戶莊長憑票給發無從侵欺貧戶丁口已審亦無從浮冒糾一縣之財賑一縣之饑合一縣廉幹士民治一縣荒政吏胥差役無所預又慮貧民領賑時債主或逼償宿逋仍出示嚴禁秀民藉荒強糶痛治之富室感公意輸助恐後全活遂多秀水地卑積潦無從洩民不得補種公循行郊野見有高阜親勸補植雜糧復請奏免正賦以蘇民困設局收養遺孩手定規條十六法最詳審皆賴以活適秀水令某君卒於官士民稟畱公權縣篆吳公許之公招流亡禁游惰懲奸猾又以民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四

俗奢侈躬節儉為之倡示橐中有知縣每日六十四文之語秀民誦之浙西蠶事最盛災後桑多稿公考農桑集要諸書作補救六條示之在官九月事大治民忘其災士為歌詩頌公德謂二百年來無此官也未幾補麗水令咸豐初 詔中外各舉所知吳公將以公名應適侍郎曾公國藩特疏薦公 命赴部引見布政使汪君本銓頗以外吏不由疆臣薦舉為疑贊善武進趙君振祚嘗以事過浙乃舉秀水土民所以頌公者為汪君誦之汪意始解會海塘壞吳公奏畱公辦工閱四月工竣而歲貢君之計適至公一慟幾絕嘔血數升時新

甯賊李沅發方謀逆有訛言公全家爲賊所害者公憂憤愴擾不知所措病日益殆有名醫某者索價夙高不輕爲人施治秀水民聞公在杭病劇相率造某醫所請急視江令君慮不速赴則請各任醫藥資以堅之醫笑曰惡有醫江公而索金者卽拏舟去詣杭日夜爲候脈處方凡可以起公者靡弗盡也會新甯書至知太夫人故無恙憂鬱少解病漸瘥醫乃謝去將奔喪歸秀水人競斂金爲賻公固卻不受吳文節公歎曰賢如江令可令其貧無以歸歸無以葬邪適調督雲貴遂於浙庫借雲貴總督養廉銀五百兩畀之語公勿辭汪君亦賻以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五

千金公感其意乃泣受之歸營葬甫畢而廣西寇事愈棘金田賊洪秀全楊秀清等尤兇狡官軍屢爲所敗

上命大學士賽尚阿公出督師湘陰左宗植方官內閣中書素悉公爲言於大學士祁公篤藻江某可倚以辦賊祁公薦之賽尚阿公遂奏調軍前差遣時廣州副都統烏蘭泰公奉 命來粵烏公忠勇善戰慷慨負氣與他將領多不協一見公深相引重每事必諮之公亦盡心贊畫屢戰皆捷遂敘公勞請以同知直隸州知州升用 賞換花翎又以公在新甯討賊所練團丁可用屬公自將五百人爲一軍公令季弟忠淑在籍選

募帥以來號稱楚勇湖南鄉勇出境討賊自此始也時賊方據永安州城楚勇至則營於近城之南衣履敝黯形狀短小各軍竊以爲笑賊亦以新募之軍易與也急起撲之公堅壁勿出俟賊逼外壕丈許乃縱擊之槍礮止刀矛接斬悍賊二百餘傷者無數烏公握公手示諸將謂若笑楚勇不耐戰今何如侍衛開隆阿者善騎射馬上發槍擊賊多奇中平生嘗射虎十數軍中所號打虎將者也其人勇敢而寡謀公初至時長揖見之開謂公輕己不爲禮不答也一日與賊戰馳而前所部僅十數人遇伏賊圍之數重開公左右馳突矢盡藥子絕事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六

垂危公方登高岡瞭賊見賊圍十數騎在山坳馳突數次不能出顧謂左右曰此必開公也開公健者豈可失之乃督所部自山梁大呼馳下賊回顧駭而奔開公見援軍至遂策馬衝出與公竝轡歸歸營卽向公拜謂活開隆阿者君也憾不早識之永安城小而固賊首多廣東潮嘉各郡積匪素習械鬪及守村莊法又能以嚴酷行其令故堅忍悍驚異諸賊方官軍圍永安時金田賊盡聚一城人數不及萬官軍數倍過之若以鎖圍法深溝高壘困之賊食盡援絕必死矣廣西提督向公榮時統諸軍扼賊北竄謂圍城缺一乃相傳古法必縱賊出

擊公與都統烏公力爭不得咸豐二年元旦烏公率所部從南路破賊數壘往見賽公烏與向積不相能時向在坐賽故與向竝而令烏公旁坐烏意不能堪歸語公必奏向提督誤事罪公爲言廉頗藺相如事解之會病作遂辭烏公歸其年四月賊果由北路竄官軍追至大衝口四鎮敗歿賊趨桂林烏公馳至泣告所部曰 國朝二百餘年賊無敢犯省城者今賊犯桂林何面目見天子以刀刺臂灑血盤水中呼諸卒共飲此隨吾援桂林比至將軍橋膝中礮不能軍賊乘勝薄桂林據象鼻山俯瞰城中日以大礮轟擊城中洵洵公聞賊犯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七

壁十數里外又或藉事他遁數日地雷發城遂陷賊憤武君多傷其黨遂屠州城將順流犯長沙掠民船數百載逆屬及所擄金帛子女公令所部於全州下游蓑衣渡伐木爲堰連營西岸力扼之賊覺來鬪以悍賊護船更番迭進塵戰兩晝夜賊渠馮雲山中礮死悍賊斃者數千輜重盡喪公急請統領速連營東岸斷賊旁竄統領猶豫未決賊果棄船由東岸走道州前湖南提督余萬清棄城走城遂陷方賊之奪舟而下也連日大雨湘水暴漲由永州至衡州數日可達湖廣總督程喬采時駐軍衡州聞警遽走長沙衡州府知府陶恩培雷之不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八

取也乃率其死黨疾馳而來公與提督銜綏靖鎮總兵和春公倍道追之時賊已由永興茶陵醴陵奄至據城南及小西門一帶民房爲窟穴日夜仰攻甚急巡撫駱公秉章候代未去與幫辦軍務湖北巡撫羅公繞典提督鮑起豹登陴固守會蕭朝貴中礮斃攻稍懈副將鄧紹良瞿騰龍駐城外營時與賊戰獲勝城中人心稍安長沙城東南天心閣外地勢高賊已建柵築壘據其半公言於和公非併力爭此賊將環攻東北諸門長沙危矣急率所部與賊戰麾下死傷者二十餘公據胡林督戰益急賊稍退遂促移壘和公亦督所部繼之壘成近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九

逼賊巢共汲一井擊柝之聲相聞自是長沙止南門一面及西南角有賊守禦較易而賊巢背水面城無從肆掠後雖大隊踵至無能爲矣賊自蓑衣渡敗後憾公刺骨新糾之楚粵匪黨亦熟公名將甘心焉一日公率所部與賊戰有數賊伏叢冢間覘公素服騎馬過遽挺矛刺之公傷腓墜馬賊方以矛擬公步卒滕加勝急以矛格賊刺賊死餘皆驚遁擁公上馬歸新授湖南巡撫張公亮基自雲南來梯城入受事張公素重公欲與計事願創甚不能動履乃以籃輿縋公上入署養傷就詢方略時賊首洪秀全楊秀清等率大隊自郴州來長沙勢

更張公言於張公曰賊盡聚南門外西阻江岸東自天心閣迤南至新開鋪皆官軍營壘此固自趨絕地惟賊所奪民船尙多時過江掠食慮其渡湘江築壘徐圖他竄請以一軍西渡扼土牆頭龍回潭之要漸逼漸進驅其歸巢可進殲也張公聽其言先後咨總兵常存馬龍等率所部西渡皆畏賊不戰時長沙城中兩巡撫兩提督城外十總兵莫相統攝張公雖明達善斷顧無如諸將何賽公時內召新帥兩廣總督徐公廣縉久不至諸將益懷觀望會賽公入長沙張公以公言白之乃檄向公赴西路督戰向公時已被議褫職雖老於兵事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十

而識略固非所長失意之時氣矜尤甚張公檄其速扼土牆頭不答土牆頭旋爲賊據復檄其扼龍回潭且以危語要之向公答云身是已革提督賊從此竄不任咎也賊復遣其黨石達開渡湘而西築數大營兼掠洋湖晚稻供賊糧湘水中一洲俗呼水陸洲卽古橘洲也長數里橫亘江心如匹練賊之渡西岸也畱賊屯洲尾爲聲援向公擬先勦之九月十九日親率勁卒三千餘由西岸渡江至洲北整隊而進賊盡匿洲南樹林中時出零騎誘官軍向公督所部放槍擊賊賊走避林中徐從林旁出斜鈔官軍後官軍初爲林木所蔽不及覺比賊

幟微露則疾趨如旋風官軍驚潰健將游擊蕭逢春都司姬聖脈戰歿士卒死者千餘向公與河北鎮總兵王代琳騎善馬得免城上諸軍望見爲之奪氣張公憤甚擬自督兵赴龍回潭禦賊西竄公力贊之爲區畫甚詳且言當先率所部築壘以待並請檄寶慶湘鄉各郡縣團練會師西路以厚兵力時賊所窺地道十數均抵城根張公令當地道來路預修月城開內壕並縱壯士下城鑿外壕已破其七八而城上夜深猶時聞鋤鑿聲更調副將瞿騰龍鄧紹良率勁卒八百入城爲游兵備緩急九月二十九日魁星樓側地雷發城圯數丈鄧紹良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十一

出將以何詞解乎公亦知其未可強遂止會新帥徐公至衡州遣官赴長沙索 欽差大臣關防賽公謝軍事而徐公所令來長沙者一廣西提督福興一廣東高廉道沈棟輝福興自衡州至湘潭行七日自湘潭至平塘行五日張公聞其來以書致之言西路之要惟龍回潭請速以所部駐之又慮新軍甫至不諳地勢令帶潮勇之知府朱啟仁先築營壘以待福興得書不報亦竟不赴向公駐軍西路稍久知龍回潭當賊衝自慚前此與張公抵牾之誤又其時徐公方奪和公統領昇向公向公亦言必進營黃泥岡游魚背方可杜賊竄但無兵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十二

堵之礮穿右肩殺先登悍賊數百十月初二日城外金雞橋地雷發和春公堵之公時遣所部把總徐以祥選勁卒二百入城助堵兩次皆殺賊有功賊知仰攻爲難徒恃地道轟城爲上策既兩次穴城被創知長沙卒不可陷賊黨久困堅城之下食乏援絕所掠洋湖晚稻無多急思覓路逃竄而所掘地道向餘一處未破仍思拌死一逞公仍請張公赴河西張公歎曰極知守城易堵必竄之賊難當爲其難者然始與君計議時賊尚未轟城今旬日來地雷發者兩矣魁星閣守者仍聞穴地聲城中人心皇皇吾出城渡湘而西人必謂巡撫避賊外

可分黃泥岡游魚背者卽龍回潭之別名也賊自渡西岸後卽以所奪民船架兩浮橋跨湘岸十月十八夜五鼓魁星樓側地雷復發城圯十餘丈瞿騰龍堵之敵悍賊數百自是賊之地道盡矣十九日有賊自言劉姓投向公營言賊正穿地道對天心閣向公以函抵張公屬嚴備之繼大索劉姓不得乃知爲賊諜是夜二更城南火起有旋風挾急雨數點過而賊全數從浮橋渡湘水由龍回潭竄去矣方賊竄時故分小股向南行向公謂賊將竄湘潭卽夜傳令飭東岸官軍盡趨湘潭於是和公與公均率所部南行不知大股已竄甯鄉也賊既竄

甯鄉向公令西岸各軍追賊而已於二十四日始拔營起行尾賊至益陽前隊健將參將紀冠軍戰歿賊乃撈船渡資水出臨資口遂過洞庭陷岳州湖北提督博勒恭武先三日棄城走賊留岳州四日疾趨武昌漢陽而東南大局遂壞矣公過湘潭時徐公令公暫留確探賊蹤所向比聞賊趨益陽乃令公由湘潭追之比至益陽賊已去臨資口乘南風陷岳陽公以烏公故怨向公又以向公不能用其謀不欲與共事張公遂檄公留湖南時巴陵有賊晏仲武與金田賊通聞賊陷岳州遂糾眾反劫軍餉張公調公與鄧君紹良討平之密飭公由巴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三

陵平江赴瀏陽討徵義堂賊徵義堂者瀏陽東鄉亂民周國愚曾世珍鄧萬發所立會名也道光年間湖北通城鍾人傑反周國愚假團練防寇爲名招聚不逞之徒爲暴鄉里習刀矛製礮械志益叵測邑中人多隸名其中前後官吏重發難不敢詰大府檄問但言徵義堂自衛身家不敢有異志也逆賊攻長沙時遣黨鉤之團總廩生王應殫獲賊謀得周國愚等復書周國愚等殺之逆迹大露有上變者張公輒置不問瀏人赴愬於江西江西巡撫張公芾幫辦團務在籍尙書陳公孚恩咨請捕治張公亦佯若不知陰遣人赴古港山光洞寶蓋洞

各賊巢密察路徑迂直形勢險夷及魁黨姓名住址之詳嗣奉 密旨捕反者張公仍祕之晏仲武事平張公乃密緘付公並付地圖及所得賊中事狀令公圖之十二月十四日公率所部赴瀏陽縣令趙君意公爲徵義堂來也詢公何往公謬謂奉大府檄赴江西俟長沙餉到乃行耳越二日築營縣東馮家嶺乃張示謂某奉檄來治徵義堂事所欲得者渠魁數人耳餘俱不問能縛首惡來獻卽免勦當公築營時鄧萬發曾世珍等賊雜稠人中來覘公所爲眾不敢指認也鄧萬發等歸語其黨始意官軍必壯健逾人今觀來者尪弱如丐殆烏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四

合趁食輩耳吾堂中刀矛拳棍槍礮事事精練吞之有餘何憚而不戰趙令急詣公泣謂公何故誑我公亦知徵義堂乎是據東鄉地周數十里有眾數萬稔惡十數年無敢誰何者今大軍追賊赴鄂而公獨挾羸卒千餘來自度能了此否縣令非敢愛死願時局何禍機一發長沙不保矣公笑曰明知變起禍速然矢已在弦可若何趙令乃發急稟抵上游請益兵數千籌餉數萬下縣張公笑置之十二月十八日徵義堂賊三千餘分三路來撲縣營旗幟皆白大書官逼民反刀矛林立呼聲震天公預遣守備李輔朝以一營駐縣治防內變而自督

兩營拒戰爲三伏於營外待之賊近營半里見營中寂然怪之不肯遽前公以數十騎誘之賊遂蜂擁而進伏發截賊爲數段賊目持大刀斫陣連傷數卒忽爲亂矛所截死其分襲縣治一股亦爲李輔朝所敗賊眾大奔公空壁躡之至雙江口始收隊歸營斃悍賊數百生擒百餘獲礮械旗幟無算詢所刺賊目則賊中教頭張大武也公隨出示不從賊者領良民牌免勦是夜款營領良民牌者五千餘次晨更領至萬餘公知賊勢解矣急分兵直搗三平洞及三口賊巢張公所咨調之雲南總兵經文岱等軍亦冒雪趨平江盧洞十八盤福石山抵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一

五

舊部千人駐長沙旋剿賊衡山平之公隨張公抵武昌距賊去甫十餘日遺黎存者不足十之一官署民舍大半焚燬死屍枕藉時張公署湖廣總督駱公署湖北巡撫河南布政使嚴公正基署湖北布政使公署按察使兼鹽道金公雲門署武昌府知府皆一時人望諸公又和輯一心遇事商定卽行盡除官吏壅積苛嬖習修城郭製守具通商賈卹難民治土匪緝逸賊壽軍食事無不舉公旋奉 命投湖北按察使三月討通城之賊通城自道光十九年鍾人傑之變餘孽甚夥大吏務爲姑息奸民玩法者多至是賊首劉立簡羅經仁何天進等復以抗糧劫眾叛意省治新破官軍莫能討也張公檄公速統所部楚勇四百及開化勇瀘溪勇三百餘往勦時嘉魚蒲圻均有賊響應公分遣開化勇瀘溪勇赴嘉魚蒲圻而自率楚勇徑擣通城麥圍賊巢擒劉立簡礫之復進軍葛家坪五日六戰斬賊四百餘方傳令進勦忽崇陽賊陳北斗糾眾千餘與通城賊何天進暗相勾結焚劫桂口及通城下畝將乘間襲取通城而嘉魚賊熊開宇梁一舉復與何天進合勢漸張公還軍通城禦之張公以崇通賊日聚日多嘉魚蒲圻土匪又方蠢動公所部楚勇僅四百分則更單咨署湖南巡撫潘公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六

鐸及曾公國藩預調公弟忠濟及劉長佑李輔朝留南  
舊部楚勇來北會勦公亦以書抵曾公乞速濟師數日  
忠濟先帶所部勇五百馳至適崇陽賊回屯桂口忠濟  
卽夜潛師掩擊陣斬陳北斗及騎馬賊首十一餘賊五  
百公知崇陽賊破則通城賊膽益寒卽拔營入山勦之  
生擒賊目張西園等二十餘名戮之大局略定旋奉

旨飭赴江南大營幫辦軍務三月二十九日交卸湖  
北按察使鹽道兩篆還鄂疏陳軍務八條略曰粵自逆  
賊滋事以來用兵數年糜餉至二千餘萬人無固志地  
罕堅城巨寇狡狴久稽 天討非賊眾而我寡賊強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七

而我弱賊智而我愚也法之不肅謀之不臧貽誤至今  
宜思變計微臣效力軍前出入矢石鋒鏑之餘于今三  
載兵勇強怯之情形事功遲速之機會苟有所見何忍  
不畢獻其愚謹將兵事大略有關得失者撮舉八條爲  
皇上敬陳之一曰嚴軍法法者將之所以馭眾使  
之出入生死而無敢違者也將不行法是謂無將兵不  
畏法是謂無兵軍興以來法玩極矣全州以失援陷而  
赴救不力者相仍道州以棄城陷而望風先逃者接踵  
騶至岳州預設防師不能爲日夕之守九江厚積兵力  
不能遏水陸之衝文武以避賊爲固然士卒以逃亡爲

長策皆由畏賊之念重畏法之念輕也夫人情孰不畏  
死而貪生而軍令必責其舍生而就死者誠以百人決  
死萬眾莫當一夫倡逃千軍自廢誠使將士知 國典  
之不可倖逃自不得不併心一力以致死於賊將有致  
死於賊之心而謀自生士有致死於賊之心而勇自倍  
是所誅戮者不過一二人而所保全者常千萬人也宋  
仁宗當承平之餘儂智高反官軍屢失利攻陷名城無  
數最後狄青至軍斬逃潰將校二十餘人而軍威始振  
嘉慶初年三省教匪之變經略額勒登保平之其言賊  
遇官兵條條死路惟向前接仗是一生路官兵遇賊條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七

條生路惟向前接仗是一死路故賊常致死於我而我  
兵轉畏迎其鋒利鈍之機已決於此卽如粵逆與官兵  
接戰每驅新附之賊在前而以死黨監督其後名曰排  
刀手遇有卻顧輒行擊殺以故匪黨不得不爲之盡力  
賊之脅眾也以嚴而我之馭眾也以寬賊之退也必死  
而進猶可生我之退也可生而進輒易死誰不望風以  
先靡而預辦一走也誠欲反怯而爲強莫如易寬而用  
猛 皇上執法以馭將帥將帥奉法以令偏裨偏裨  
行法以督士卒遇賊潰走藉詞巧避者有誅臨陣不互  
相救援者有誅不奉令而遽先撤隊者有誅堵禦不力



致賊竄逸者有誅軍令既嚴士氣自奮討賊之效庶可計日而待也一日撤提鎮提鎮而下爲副參遊副參遊而下爲都守都守而下爲千把以次遞相節制而提鎮之位爲最尊承平日久兵革不用宿將之以功名著者多就彫謝今之提鎮類多積資較俸洊至高位非盡論功闕勞績而得之者也 朝廷以虛名使之未遑擇其才略其中老於戎事深悉戰守機宜者雖尙有之而闡茸充位無足短長者正復不少權尊則意爲趨避而偏裨不敢與爭位重則法難驟加而大帥不敢擅決夫人情當齒壯官卑之日每思發奮有爲致身通顯及至身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九

居高位則顧惜之念重而進取之念衰責其忘軀冒險踔厲迅發以赴事機難矣且軍營體制副參以下俱聽命於所轄之提鎮其臨陣也必提鎮先退而後副參隨之副參退而後都守隨之都守退而後千把隨之千把退而後士卒隨之提鎮不得其人卽所屬之副參以下均難期得力是以姑容一二庸妄之提鎮致可用之將弁兵丁同歸無用也又軍興既久籌餉滋艱提鎮薪水夫價之需及役使護衛之人均較參遊數倍計裁一提鎮之費養精兵二百而有餘亦奚取以有限之餉糈奉此無益之提鎮爲哉副參以下任重敢戰者未嘗無人

其資位較輕則奉檄不敢遷延其摧拔方始則臨事易爲感奮誠擇提鎮之久歷戎行膽略尙優者以資統馭其餘概行撤遣副參以下量才委用務盡其長斯軍政嚴而軍食亦裕此時幸有殄寇之資異日仍獲趙桓之用矣一日汰弁兵選兵之道膽氣第一樸實耐苦次之技藝嫻熟次之巧猾懦怯爲下有武藝而無膽氣則臨陣忙亂並其平常演習之技而亦忘之故常有力敵百夫藝高羣卒而臨陣一揮卽什與未習技藝之人等者戰陣之事與搏鬪異兩軍相持旗幟賊目金鼓震耳膽怯則心易動心動則耳目手足舉失其常也質實耐苦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三

之人軍令易於服習性情易於調馴令進則進令退則退陟山渡水不知其勞歷夏經冬不知其瘁故眾可得而用至於巧猾怯懦之流無事則應對趨踰務爲觀美臨陣則趙趙退避專擇便宜論功則多方鑽營希圖美擢遇敗則巧爲推諉求便私圖將弁如此不足以整軍兵士如此不足以禦敵徒糜金粟無補絲毫此兵弁之應汰者一也軍興既久徵調頻煩有從軍數年漸形委頓者有老羸充數不堪驅使者是謂疲乏之兵又如曾經戰敗部曲潰散或遇急卸裝而得生或事後潛逃而就伍驚魂甫定轉戰何堪苟取充兵難期再振是謂殘

敗之兵當茲餉運不繼之時豈容若輩更滋虛耗此兵  
弁之應汰者又一也誠飭各營於此數者嚴爲淘汰選  
其膽氣充壯者爲一等以備攻勦之用其次備守營圍  
堵之用藥品既備攻達乃神爪身既強聲威自暢斯亦  
當今之急務矣一曰明賞罰勝有賞敗有罰夫人知之  
矣雖然勝有賞而所賞者非真勝也則不如無賞敗有  
罰而所罰者非真敗也則不如無罰無賞無罰人猶冀  
有賞罰之時賞非其功而罰非其罪則人知其賞爲主  
帥私暱之人其罰爲主帥傾陷之人懲勸之用乖怨讟  
之聲起而軍心不可問矣軍興以來得一勝仗有功者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主

固賞敘隨之而左右隨侍之人先叨獎錄逆匪蔓延四  
年糜爛六省未嘗行一失律之誅按一縱寇之罪勝敗  
本兵家之常主兵者每言勝而不言敗功過本不妨互  
見之事主兵者不錄過而專錄功有賞而無罰何以躬  
懲勸而令三軍乎夫軍中賞罰未可一概論也戰而勝  
固當賞矣然或雜然旅進割取他人之首級以冒功或  
當追擊至要之時不思乘勢掩殺祇顧奪取財物器械  
馬匹以致大勝變爲小勝者又當罰戰而敗固當罰矣  
然或奮勇前驅後援不繼或大眾卻走而一軍獨前者  
又當賞且同一賞而厚薄攸分同一罰而輕重迥別當

視其功罪爲等差大帥惟據營主之稟報營主又付諸  
左右之品評功罪之實既非採訪所能知又因毀譽而  
多誤求其權衡至當凜然合乎人心難矣自非親歷行  
陣開誠心布公道何以慰士卒之懷而振積疲之習乎  
一曰戒浪戰用兵之道能守而後能戰能制人而後不  
制於人能避賊之長而後可用吾之短粵逆狡悍兇頑  
頗有盜賊之智臣隨諸軍自粵西至湖南與賊大小百  
數十戰亦嘗備觀其結營置陣之詳疾行徐止之狀矣  
賊之結營也因地築壘環以深濠牆厚數尺層開礮眼  
濠闊數丈密釘竹籤其置陣也或分三路或分兩路正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主

兵應敵奇兵或分鈔陣後或直擣中堅其止也遍購匪  
黨四出窺探伺吾虛實以廣其謀其行也遙張虛聲馳  
忽倏至乘吾倉皇以逞其毒我兵併力攻其堅壘每至  
損傷精銳其新兵未嘗與賊戰者不諳營壘濠牆之式  
將弁無所恃以爲固往往爲賊所乘陝西征兵之在湖  
南以及湖北江西安徽江南諸軍之失利皆由於賊知  
結營之利而我不知也賊分數路我每以一路當之卽  
或數道並發而臨陣彼此不相顧或左進而右退或後  
卻而前行賊得以施其奇正鈔伏之術廣西湖南諸戰  
之失利皆由於賊知布陣之訣而我不知也賊之止也

宜扼要以斷其接濟嚴兵以堵其逃竄賊之行也宜預擇精兵宿將攔頭迎擊以遏其鋒沿途設伏以撓其勢乃我之圍賊也不務扼要嚴防專以撲營逐利爲事其追賊也不務攔頭逆擊專以跟蹤尾擊爲能小有挫失將卒之氣先餒又須養之經旬始堪一戰逆賊得以長其兇鋒我軍終莫操乎勝算此兵謀不可不豫而浪戰所以宜戒也一曰察地勢兵志曰不知地利不可行師地利云者非僅圖史所載山川一定之險也視賊出入之蹤而先爲之防察賊分合之勢而遙爲之制雖漸車之澮數仞之岡苟形勢在所必爭卽機會不可偶失請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奎

以殺賊將出令而兵不敢譁兵奉令而民不知擾則有制之師也粵逆所過之處橫刀躍馬市肆一空人民遭其屠戮子女遭其擄脅財物遭其搜括室廬遭其焚毀慘酷之狀固已觸目傷心被害遺黎羣馬飲憾然市井愚民罔識大義亦容有謂盜賊之害猶愈於兵者何也粵逆志在擇肥而噬下戶窮簷接求不暇且或以時詐示仁義愚弄吾民買飯求漿多給市直至於不法兵勇罔知號令方其攫取姦污則雖窮苦之家亦鮮得免於是民不怨賊而反怨官兵矣夫以盜賊而詭施小惠民於盜賊宜有怨詞以官軍而行同盜賊民於官兵能無隱憾若不隨時嚴按軍法以服民心恐草野怨咨鬱勃之言將有難於盡詰者軍中兵勇而外有長夫有餘丁有隨營貿易之人兵丁舊服營規管轄甚密果令嚴爲約束無難一律肅然鄉勇多係四方無籍之民較兵丁殊爲難管然猶名隸籍伍有犯自可按籍而稽至於長夫及隨營買賣之人則均游蕩性成不安鄉里名雖買賣營生實則不堪問其所自倏來倏往蹤迹靡常甚或僞造兵勇腰牌假其裝束時赴近營各鄉村掠取各物轉賣營中肆行無忌鄉民誤爲兵勇不敢格殺且畏其勢橫人眾莫敢誰何此輩久處營中熟觀戰鬪之事輕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酉

生嗜利習爲固然將來事竣撤遣散處民間必多不靖  
從前三省教匪之役大局已經戡定而按誅餘匪及不  
法夫勇之嘯聚者又至兩年其明證矣應飭各營於所  
管轄兵丁長夫及買賣人等嚴明約束遇有干犯除兵  
勇分別治罪外長夫及買賣人等尤宜從重懲處其有  
逃匿他方者所在地方官一體嚴密察緝隨時懲辦重  
卽處死斯亦結民心而弋後患之一端也一曰寬脅從  
粵逆起事死黨存者實不過數千其餘則新附之匪與  
裏脅之眾也會匪盜賊與兇惡痞棍粵楚州縣所在有  
之平時作姦犯科擾害鄉曲官司每苦文法之煩曲從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美

寬貸一旦有警遂爾率其醜類從亂如歸又在配軍流  
及被賊劫放監禁各犯乘亂得脫爲賊馳驅此皆甘心  
從逆執死不回寬之而無可寬者也至若村市良民被  
賊驅脅本無從逆之情但因賊中禁制甚嚴末由自拔  
又或以全家被擄勢難兩全依違其間遂歷歲月比髮  
已加長便與老賊無殊欲畱則違其歸順之心欲去則  
恐膺不測之戮低徊無計進退維艱此等苦衷殊堪軫  
念賊匪自武昌竄去時黨眾雜髮潛逃者亦已無數卽  
其中長髮之賊爲居民憑訴被裹之由往往悲感無端  
聲淚俱下可見小民具有天良終非左道所能煽惑也

宜飭各營多寫簡明示諭射入賊中臨陣於旁近豎立  
投誠免死大旗令其乘官軍與賊接仗時棄械奔赴旗  
下並設一雜髮公局發給免死執照資遣回家僕如官  
兵連獲大勝非獨不甘從逆者以免死而得生卽心持  
兩端者亦將去逆而效順既可用謀以探賊之情復可  
用間以攜賊之黨黨羽既已披離渠魁何難殄滅其於  
勦賊機宜或亦不爲無補疏入 上嘉納之公率楚

勇千七百餘馳赴江南路過廣濟適廣濟賊宋關祐等  
抗糧爲亂戕署黃州知府邵綸及黃梅縣知縣鮑開運  
張公奏飭公順道往勦比至蘄州則關祐已脅眾數萬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三

矣公以愚民誤聽奸徒蠲賦之謠妄思抗拒鮑開運以  
鄰令勦辦揀之過急遂釀此禍非寬脅從而嚴首惡不  
可行至蘄州勒兵界上蘄人請兵毋入願擒首惡以獻  
許之屆期罪人弗得乃進兵廣濟城北三戰三捷斬賊  
五百餘其生擒者均免死令其持示歸曉諭被脅愚民  
速自解散毋干大戮事漸定適金陵巨賊分黨由滁州  
北竄奉 旨湖北按察使江忠源親歷行間屢著戰  
功曾諭令馳赴江南幫辦軍務該署督等委令順道勦  
辦廣濟縣匪徒儻此時尙未竣事卽著署提督阿勒經  
阿接辦飭江忠源統帶兵勇迅速馳赴安徽鳳陽一帶

會同周天爵等攻勦公以廣濟善後事宜交署漢黃德道徐君豐玉署提督阿勒經阿接辦自率所部由蘄州取道九江入皖甫抵九江忽接探報金陵賊船二千餘上駛江南免兒磯師船失利賊之前隊已抵江西彭澤縣將犯省城江西巡撫張公芾在籍幫辦團防兵部尚書陳公孚恩會檄調公速赴南昌公率所部疾馳四日至見城外廛舍鱗比遽下令火之南昌人以賊未逼而先火民居爲疑公力言桂林長沙均以城外民屋爲賊所據使得據以乘城今環城屋多高且厚畱之必爲後患乃率親兵自出城舉火火未盡而賊至至則急撲火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考

德勝門外屋多完其後賊卒據之以穴地道轟城人始服公之先見當是時公所部僅千五百人南昌所調兵勇萬餘無習兵事者公環城巡視分陴以守每四五塚口以所部兵一人督之有某營兵數人謀絕城走公謂知之立斬以徇於是南昌兵勇稍稍知守城捍賊矣賊不虞公猝至急攻城城上鳴大礮拒之賊頗傷仰望見楚軍旗幟驚曰來何速也嗣是無敢近城仰攻援兵亦稍稍集巡撫張公幫辦團防陳公奏公總統城內外各營兵勇以一事權公守章江門賊營沙井沿江小洲築礮壘日夜轟擊礮雨下一日巡撫張公來計事坐甫定

從者左右侍忽聞礮聲子過碎從者首穿坐後壁轟然張公大驚數飭南昌守林福祥製牛革爲障屏公宿處公笑曰苟避此將兵何爲隨命撤去之數自督兵出城擊賊賊柵德勝門外連舟萬餘自七里街以東綿延十餘里堅伏不出穴地達城下隱隱有聲公募健卒燒德勝門外屋幾盡而文孝廟卒爲賊據堅不可毀穴地凡五六里旁穿斜出公遣卒循聲迎掘之破所爲隧道數四又壘石爲內城環其一面賊果轟城坍十餘丈公弟忠濟督兵當闕處以礮囊盛土築之俄而城大崩築者盡陷其中忠濟跳而免再上督兵壘土益急城復完越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考

數日賊復左右爲隧道伏火藥數處同時並發城坍八十餘丈雷崩地裂土石飛空城外賊譟呼乘城忠濟等冒煙塵迎上扼截之賊先登者皆殪賊始奪氣公命百長李光寬仍爲隧道而出鑿濠城下引水注之賊所爲隧道盡廢城守益完時太和土匪起連陷太和安福圍攻吉安戕知府某公公弟忠淑方自家募勇赴援禮部侍郎曾公檄忠淑出瀏陽湘鄉縣知縣朱孫詒率湘勇四營出萍鄉會於南昌命候補道夏廷樾統湖南援師至南昌二十餘日而吉安告急公檄廷樾等赴援吉安命劉長佑分部忠淑所募軍並隸廷樾飭分兵駐樟樹

鎮防吉安土匪與賊交通兼令湘陰郭嵩燾監造船筏  
爲水陸夾剿之計時嵩燾從廷樾援南昌得賊謀言賊  
皆舟居文孝廟柵壘更番巡守而已官軍數出無所獲  
因言於公賊據江路而官軍但有步卒無水師東南澤  
國多阻水非有船筏不足以討賊公大韙之因疏請四  
川湖北湖南三省分造拖罟船習水師而令廣東籌款  
購買洋礮奉 旨俞允因令嵩燾如法試辦其後曾  
公創立水師一軍扼截江路保全湖南北江西諸省使  
賊終不得逞由公發其端也時自巡撫以下以賊數轟  
城人心恒懼驟出三千人援吉安恐城兵單持不可公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五

曰太和賊初起撲滅之易耳令稍張與賊鉤連南昌上  
下之路俱斷此危道矣今兵逾萬益三千人不爲多省  
三千人不爲少事機輕重相視較然諸君何疑廷樾等  
至樟樹鎮急遣劉公長佑羅公澤南援吉安吉安圍解  
長佑分勦太和賊澤南分勦安福賊悉平之而廷樾數  
獲賊閒得與南昌賊往來書責以急攻吉安當遣兵來  
會非公決策遣援事幾殆吉安賊既平忠淑等督催船  
筏旋南昌而賊已遁 上嘉公功 賞二品頂戴  
賜白玉翎管白玉搬指公念九江江西門戶上扼  
長江之衝謀閒道往守而九江已先爲賊據時署湖廣

總督張公設防田家鎮扼賊上竄之路命湖北糧道徐

公豐玉總理防務漢黃德道張公汝瀛副之賊自九江

進次武穴襲破富池口官軍營壘遂陷興國張公檄公

急援田家鎮公所部楚勇以久勞多散歸因畱忠濟及

劉長佑江西揀鶴麗鎮兵千人鎮草勇開化勇瀘勇千

餘人由瑞昌趨興國崎嶇山谷佶屈顛頓居民避賊遠

徙所過無所得食掘蕪芋爲糧且食且行士卒飢乏中

道偃息公親下馬導之行日數十里不少息比至興國

官兵追及者開化勇二百餘鶴麗鎮兵三百餘而已公

急率以渡江而是日半壁山適先爲賊據半壁山者田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五

家鎮南岸巨險橫插江中扼富池口之背江勢南趨徑  
山麓折而東水迅激不可泛舟舟行皆倚北岸時防兵  
少盡駐北岸田家鎮南岸空虛故賊得襲據之又上列  
營戚家山盡有南岸之險公至按行營壘歎曰此地天  
險也而軍情地勢兩皆失之謀以翼日移營羊角山開  
濠固守而後渡江勦南岸之賊日晡會食忽報賊船上  
駛公急馳赴水營水營者纜巨筏江畔載礮數十以截  
賊船者也環岸爲營護之適當半壁山賊據半壁山駕  
巨礮俯擊聲隆隆然子墜地如織防兵多逃初署湖廣  
總督張公以公疏造拖罟船二十命武昌同知勞光泰

統之公急令拖罟船迎擊而勞光泰見賊船上率所部先遁訖無應者時東風大作賊船揚颿沿半壁山逆流上收泊戚家山麓水陸相倚公歎曰但令賊船兩日不上駛事猶可爲因自爲文告天痛哭宣讀而風勢轉勁時九月十二日也明日天初曙賊遂由羊角山麓鈔水營而上防兵大潰公率鶴麗鎮兵拒之江口親搏戰移時賊來益多左右親兵有傷斃者因其擁公突圍出趨廣濟徐公豐玉張公汝瀛死之上疏自劾 詔鑄四級留任署湖北按察使唐公樹義時駐軍廣濟盡以所部隸公移駐黃陂謀間道渡江間賊陷德安馳軍擊之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三

賊逸公遂由漢川渡江至武昌總督吳文節公文鎔守武昌靜鎮有方略賊亦不至公旋拜巡撫安徽之

命又 詔公楚皖一體當相其緩急爲去留不必以成命爲拘公以賊犯武昌尙游移廬州事急當往廬上疏請行所部鶴麗鎮兵開化勇瀘勇千餘人道病至六安病益劇留數日間賊已由舒桐趨廬州知府胡元煒詭言廬州兵力已厚餉亦充裕促公往公力疾馳至問守具元煒以方籌畫對糗糧軍火一無有簡守城兵僅元煗腹心徐淮所募勇及公所募六安勇皆新集不足恃公所部鶴麗鎮兵又留守六安赴廬者開化勇鎮守

勇數百人而廬州城周二十六里城上垣凡五千公至巡城見水西門枕高阜環城一面皆山度賊必據山俯攻因部分文武吏守城而自守水西門下令有能助守城者悉聽登城廬民爭赴之得萬餘人部署稍定越日賊大至環城急攻架雲梯薄城而登官軍屢擊卻之賊穴東城威武門爲隧道公募死士迎隧出有賊黃襦據隧口下窺外委馮貴引刀劈削其面賊驚譟官軍自城上擲火彈擊之皆反奔公守水西門賊據山引矢射及公幄公久病益不支眾力請公宿城下賊復穴水西門伏地雷轟城崩數丈公躍而起手大旗綠障上連斃賊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三

城卒完疏陳守禦狀且乞援師 上特賞霍隆武巴圖魯勇號先是壽春鎮總兵玉山以東關戍卒援拱辰門戰死陝甘總督舒興阿援師萬五千人駐岡子集屢戰皆敗鶴麗鎮總兵音德布自六安馳援亦敗於棗林城無外援勢益孤公弟忠濬及同知劉長佑自湖南募勇至營西平門外五里墩遣卒挾白鏡及油燭夜半縋城上且告援至都司戴文蘭亦自湖北以五十八人懷鏹入城城外賊騎充斥援師中隔卒不得薄城爲犄角賊攻圍月餘城中奸民往往以賊號誘煽愚民知府胡元煗所募勇分守北城拱辰門勇首徐淮故縣役最無

賴勇多與賊交通賊再穴攻水西門城崩公麾眾拒之賊分薄四城拱辰門守者先逸賊緣城上城上兵與賊相搏竟夕天且明霧蔽蔽如雨左右血刃擁公行公手劔自刎不殊賊逼公或強負公馳公嚙其臂因墮地擁至水關橋公奮自投水死所投處爲古塘時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從公死者布政使劉裕鈔池州知府陳源竟候選同知鄒漢勳胡子繼副將松安都司馬良勳戴文蘭縣丞艾延輝興福而源竟漢勳良勳文蘭之死爲最烈云公歿八日公弟忠濬募人出公屍部卒周昌發於古塘得之面如生解衣襲之輾轉賊中卒負以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七

三

出歸葬本邑某山事聞 天子震悼 贈總督

予諡忠烈 賜祭葬 命廬州湖南江西等處

建祠 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 褒公三代

如其官公生於嘉慶十七年壬申歲六月二十四日年四十有二公忠孝大節出於天性猿臂長身目奕奕有神顧盼磊然與人交披肝瀝膽終始不渝尤愛才服善聞人孝友節義事務成就闡揚之廓達大度開誠示人而見義勇發其所必爲雖險阻鬱塞眾人子子環顧多疑公不爲動初辦鄉團集社中父老示禁數條首約不得入會匪時粵西會匪流毒徧寶慶公既爲申禁乃接

捕社中不法者治之遇爭訟是非集父老悉情剖斷使皆服乃已社中以無盜無以事控官者由是鄰團爭附之諸習會匪者皆自伏願解教從善蓋往時不習教者率爲匪黨侵漁得公申禁有以自安耳公嘗歎言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卽一鄉可以知天下也既而以團丁擒巨逆雷再浩語人曰天下事無不可爲獨官吏持文法委瑣瞻顧爲足憂耳及爲秀水令數月又言 朝廷文法何嘗爲害天下由官吏執法以貽害耳去天下之治刑名者而後天下之訟獄清去天下之治錢穀者而後天下之虧空清後以桂林被圍募勇往援念可倚以辦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七

三

賊者獨烏蘭泰公烏公死公自念位卑望輕不欲以軍事自效洎奉 旨幫辦軍務卽於是夕挑燈草家書萬餘言處分家事甚悉其末曰吾所言止於此自此以後爲 國家任軍旅討賊毋復以家事關我矣用兵數年待士卒嚴而有恩雖他將所部驕兵悍卒見公無不氣折心服或頌公治兵有紀律公歎曰古名將用兵專事節制節則進退有法而心意交手制則越舍有主而手足齊一吾以書生倉卒募兵討賊未嘗一加訓練何云紀律乎然公於兵法神領心悟嘗喜自負每出兵當大敵橫槊馬上瞭察山川形勢遇坡嶺回互輒舉鞭指



示營將曰若以一營伏此吾轉戰至某所若出爲吾應雖平地田疇交錯或輒畱數騎伏阡陌間後與賊相持急往往以伏兵起得全勝歸人問公所以伏兵之故公亦不能言也居圍城每夜必環城一巡視見士卒食苦或時下馬呼七箸取嘗所食曰適巡城飢與君一其此味耳以故士卒感服無忍背者其規畫天下大勢及平賊方略慷慨自命每言天下之亂無已時當改就武職得專意爲 國家治兵討賊提督向公榮名重一時公意輕之或問烏蘭泰公向公優劣曰此皆任意氣然烏忠勇而向刻深永安之役烏總統南路向總統北路開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美

一面逸賊者向也他可不論矣曰然則向爲大將非與公歎曰是猶知以討賊爲義爲賢於他將耳天下人才固乏可慨也嗚呼公之名在天下而功被東南數省天下知與不知聞公之死莫不嗚咽流涕驚憂失據而公生平蘊蓄與所欲自樹立者固未盡其一二也此可爲天下痛者矣公所著詩古文奏疏無定本長沙馮卓懷湘陰郭崑燾爲按輯其遺詩二卷刊行之公弟忠潛累功保舉按察使銜記名道 賞花翎忠濟累功保舉道員 賞花翎援江西功最偉其後防守羊樓崗與賊戰死之忠淑累功保舉知府加道銜 賞花翎是

時楚軍之名震天下而公弟三人皆將兵善撫士卒有方略世號江家軍夫人陳氏無子撫弟忠潛子孝椿爲子官湖北按察使時納妾楊氏公歿十有三日值除夕生子孝棠人以爲天道云初公以舉人畱京師因友人郭嵩燾見侍郎曾公語京師瑣屑事移時去曾公目送之回顧嵩燾詔曰生平未見如此人旣而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是時天下固承平也曾公名能知人與公相契神明之表有不可測者而公亦誠所謂人傑也哉

贈總督湖北巡撫胡文忠公行狀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美

公姓胡氏諱林翼字貺生號潤之湖南長沙府益陽縣人世居十九里泉交河長岡村始祖漢清元武宗時由江西泰和遷湖南之甯鄉麥田數傳至思敬徙益陽又八傳曰光璧者明末從蔡忠烈公道憲守長沙殉難無子以姪柳溪諱其轍爲嗣四傳至公高祖諱民典事親以孝聞著孝經義疏行世曾祖諱多吉妣氏楊祖諱顯韶庠生著有紫筠園詩文若干卷妣氏楊繼妣氏劉父諱達源嘉慶己卯一甲三名進士官詹事府少詹事妣氏湯以公貴三代 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甫襁褓詹事公以優貢試京兆大父光祿公授公章句

聰穎絕倫喜曰是子必成大器九歲省詹事公京師卽  
授以儒先性理之書而公少負才氣不甚措思也爲文  
操筆立就旁通曲暢自達其志道光乙未以附生舉本  
省鄉試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戊戌散館授編修明年  
充 國史館協修庚子分校會試其秋副文端公文慶  
典江南鄉試因事例降一級調用明年奉詹事公諱歸  
里服闋援例爲內閣中書旋捐知府分發貴州署安順  
府事道光之季寇亂漸萌嶺嶠以南路越滇黔諸山中  
奸宄亡命狐嘯梟嘯四出劫掠句結營兵胥役爲黨羽  
無敢捕治安順宋之普里部也當雲南驛路向有冒頂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毛

大五小五諸匪聚眾爲姦暴公廉得其狀延訪士紳寄  
以耳目簡捕役之愿者行輒以自隨偵知賊黨以歲盡  
釀飲某所除夕方會燕署中忽起更衣疾率健捕馳至  
其地掩獲知名渠魁黃老廣余饒貴等其黨無一脫者  
在安順年餘先後擒巨盜二百餘名一郡肅然安順依  
山爲城舊有小溪貫城中歲久湮塞汲者負甕出郭十  
餘里始得水公疏濬溪道鑿泉築壩以時蓄泄人得甘  
飲在郡日坐堂皇訟牒至立與剖斷清積案至三百餘  
牘人自以不冤倡修義學十數區按輯節孝八百餘人  
彙報請 旌建坊通衢稟裁書吏規費安順二百年

有司詳報節孝自公始調署鎮遠府府境跨有澆沅所  
屬皆苗徭其台拱清江黃平皆盜藪勢尤橫公治之如  
安順盜幾盡歲饑開倉平糶清社倉之被侵蝕者民賴  
以生奉檄帶兵勦黃平革夷山丙沙邦等處苗匪獲盜  
首保鷺等三百餘名悉平其寨以勦匪功奉 旨雷  
貴州以知府不論繁簡遇缺卽補 賞花翎會湖南  
新甯奸民李沅發爲亂戕官據城公奉委赴黎平防堵  
事竣奉 旨補缺後以道員用 文宗卽位

詔大臣舉司道以下可大任者雲貴總督吳文節公  
文銘貴州巡撫喬公用遷以公名應旋署思南府事成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毛

豐元年補黎平府府境毗連湖南粵西山深箐密盜出  
沒剽奪捕之輒越境竄匿公至日延紳民及椎結左袵  
諸渠率賜以酒食詳詢民情地勢令相連爲堡擇立鄉  
正團長牌長互相稽覈捕治諸不法者是時廣西賊大  
起永甯懷遠融縣環黎平西南界皆賊分募壯勇擇隘  
防堵乃請委員今貴州巡撫韓公超操練勇丁張公禮  
度舉保甲冊籍以辦團練修建礮堡連屯相望上言督  
撫請環邊要隘築堡守禦以爲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  
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衛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郡城故  
無儲積勸諭富民捐穀置倉以備城守自後黎平疊爲

苗粵諸匪攻撲而城卒不可拔皆公練勇儲粟力也三年秋甕安榔匪滋事以抗糧爲名公以計解散脅從而誅其首犯劉瞎麼餘匪悉定先是粵逆出永安犯桂林道郴桂茶攸犯長沙東下湖南巡撫張公亮基調公辦理軍務黔撫以公見辦黔匪事關全省大局奏畱之至是吳文節公由雲貴總督調任湖廣仍調公帶勇來楚辦理軍務四年春奉 旨授貴東道公以黔勇千人行次通城吳公戰沒黃州賊遂陷漢陽以舟師上犯陷岳州湘陰甯鄉徑趨湘潭湖南巡撫駱公秉章調公回援省城會塔忠武公齊布今提督楊公載福侍郎彭公

養知書屋詩集

卷十七

堯

玉麟已破賊湘潭而安化土匪黃國旭等乘機抗糧爲亂檄公往捕公計擒之民皆安堵如故而賊之敗於湘潭者悉所掠舟趨常德公以所部赴勦尋授四川臬司仍畱湖南軍營辦理防勦事務是年今協揆曾公國藩大治水陸之師東征公從下岳州巡撫駱公奏請免隨東下仍駐岳州按勦崇陽通城等處餘匪奉 旨調湖北臬司秋曾公復武漢破田家鎮進圍九江調公會討公因自咸甯蒲圻大冶興國東出瑞昌與羅忠節公澤南勦賊湖口之梅家洲五年春湖廣總督楊公需之師憤於黃梅賊悉取上竄公請於曾公以所部千餘人

回援武昌別以副將王國才一軍隸之未至漢陽已失公先以軍營沌口檄國才軍由南岸徑趨武昌會授湖北蒲司甫半日城陷國才至偵得城賊暗號即夜遣曉將詐爲賊裝賺入城殺賊目數十城幾復天曙賊聚益眾公倉卒不能濟師乃令國才退營金口與今侍郎彭公水師相倚扼賊使不得上犯旋奉 旨署湖北巡撫時武漢黃州德安皆爲賊踞公私塗炭無所措手公意不攻漢陽則荆襄梗塞不攻武昌則咸蒲崇通愈形滋蔓添募兵勇兼顧南北兩岸大小百餘戰亦屢瀕於危六月攻漢口復之單騎率親兵奪大別山賊卡未克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罕

會賊別股由漢川至焚漢口公軍已一月不得食至麥山飢潰不數日整軍復戰其時水陸萬人多新募不習戰事賊至常數萬諸將見者奪氣公從容談笑沈密堅定雖挫而其氣彌厲振拔人才以忠義相感發所收裨將亦漸多勇敢能軍者州縣殘破餉源絕文移指撥多不時應爲書告鄰省求救沈摯悻悻人感其誠稍資濟之是年秋羅忠節公破賊江西之義甯州以武昌居天下衝長江險要所必爭上言曾公請赴援曾公以塔公舊部彭三元普承堯等軍佐之連克通城崇陽蒲圻咸甯公親會羅公軍於蒲圻併力擊賊平其壘因偕回金

口與今提督楊公議水陸進攻之策於是公率所部及  
普公承堯今方伯唐公訓方諸營由中路出省城之南  
駐營隄上羅公由東路駐營洪山南岡雷九谿營兵駐  
金口護水師以當西路自是武昌以南無賊蹤而督帥  
官公以吉林精騎合眾軍營北岸餉道日通軍勢亦日  
振六年三月羅公以攻城傷卒時與賊相持急日夜搏  
戰不少休而軍中新失大帥公撫循溫卹與故浙江布  
政使李忠武公績實整飭其軍而簡練之氣益壯先是  
悍賊石達開由崇陽入江西連陷瑞州臨江又南出吉  
安東趨撫州建昌江西郡縣無一完者屢告急請援羅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聖

保公今方伯唐公合數營往平之有議撫者公卒不以  
爲然而事亦遂定時武昌賊窘公先與李忠武公於塘  
角窯灣洪山青山等處掘長濠濠墻修長城自羊橋直  
達江邊築壘安礮臺圍守魯家巷花園五里墩石嘴亦  
如之城賊不得出援賊不得入我軍安坐以待賊糧之  
盡以十一月克復省城奉 旨賞頭品頂戴實授巡  
撫遂分兵收復武漢各縣屬餘賊遁入九江北岸之小  
池口公計江楚唇齒相倚而九江扼長江之衝實江楚  
門戶九江一日不復江楚一日不得安枕乃令李忠武  
公以全部精銳圍之分兵屯駐黃梅廣濟蘄州間以遏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聖

公一意規復武漢不暇應至是公念江西方急而武昌  
猝不可復乃遣劉騰鴻普承堯出瑞州應援而令曾公  
弟謚忠愍曰國華者統其軍軍糧並資給焉五月九江  
賊古隆賢領萬眾由葛店油坊嶺八角嶺後路援武昌  
約城賊舉火爲識夾攻我營公謀知之陽爲賊火城賊  
果出撲伏發奮擊殲除殆盡乘援賊初至遣兵連夜薄  
之賊敗走七月石達開又自金陵上援號稱十萬公分  
派水陸力戰制軍官公亦自江北遣都統舒保公領馬  
隊來助大破之追逐百餘里會襄陽土匪起連陷樊城  
穀城光化竹山興山遂與川匪合陷宜昌公遣都統舒

江北之賊而公自駐武昌調度當是時官私廬舍焚燬  
幾盡諸事草創民物彫殘公一意振興裁通省浮勇以  
節糜費設武漢重兵以固根本嚴查保甲以除奸匪慎  
選賢員以資蘇息設清查局查被賊後州縣倉庫錢糧  
交代設節義局表章歷年殉難官紳士女設軍需局籌  
備東征軍士器械餉精挈提綱維巨細畢舉尤以亂民  
之生由法度廢弛吏敝民媮因循苟且以有今日不務  
討賊則亂之流不塞不務察吏則亂之源不清効參鎮  
道府廳以下數十員與屬吏更始禁應酬嚴奔競崇樸  
實黜浮華於是在官者稍稍推廉尙能知吏事矣今大

學士官公總督兩湖司軍事公推誠委心諮商籌度官  
公亦深相倚重無疑忌得盡所爲今將軍都興阿公多  
隆阿公都統舒保公皆領馬隊兵隸官公號驍勇善戰  
公見卽傾身與之接交無不樂爲用者其籌餉有三曰  
錢糧曰鹽課曰貨稅湖北漕政久敝官民交困道光中  
葉以還徵收常不滿半公三次奏減章程民以是輸將  
足額湖廣兩省自淮鹽阻絕率食川鹽公分置課鹽局  
於宜昌沙市又推行武穴老河口等處視向來額課過  
之用故侍郎雷公以誠奏行釐稅之議設局各府縣市  
鎮仿劉晏用士人之法嚴杜中飽收支覈實自是湖北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聖

兵與餉強天下七年悍賊陳玉成自皖北上犯蘄州諸  
營敗潰賊徑趨蘄水武昌大震公急渡江赴黃州收潰  
卒得數千人而賊眾至十餘萬環踞巴河以東百餘壁  
互數十里時巴水大漲惟三台河有石橋可通公念賊  
渡河則勢蔓延急派千人斷橋扼河以守而潛師出迴  
龍山遏其上竄調今安徽巡撫李公續宜以南勇由瑞  
州馳至督諸軍合擊於孫家背馬家河月山等處賊大  
敗狂奔出境蘄廣肅清都興阿公李忠武公亦連破黃  
宿之賊公視師九江定方略還省提督楊公會諸軍奪  
小池口僞城次第收復湖口彭澤東流各縣九江之勢

遂孤塹長濠圍之八年四月李忠武公穴九江城發地  
雷破之賊首林啟榮竊據四年餘塔忠武羅忠節屢攻  
不下至是滅之 先皇帝以公調度功多 賞

加太子少保賊旋由六霍商城陷羅田麻城黃安遣兵  
分道擊之復其城公以九江旣復賊所扼長江險要獨  
安慶奏請敷路進攻提督楊公以水師出江面將軍都  
公由宿松望江逼安慶城爲圍師李忠武公規復太湖  
潛山桐城與都公犄角會廬州失陷北路請援急李忠  
武公奉 旨催促遂分營畱守舒桐自提五千人赴  
援軍次三河賊四面麴集力竭戰沒全軍陷覆公時丁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器

母湯太夫人憂回籍懇請終制將軍都公以三河之敗  
由公去軍無調度應急起復公督師總督官公亦疏請  
公聞 命痛哭啟行次黃州時各軍退保黃梅人心  
惶惶聞公至皆以手加額自壯九年二月進營上巴河  
與今巡撫李公整飭部伍日夜訓練謀大舉會石達開  
由江西南贛犯湖南掠郴桂而西趨寶慶號稱六十萬  
湖南告急公命李公率所部往援而以都統舒保公馬  
隊三百佐之又以水師二營佐湖南水師分扼諸河道  
湖北精兵援湖南者幾半寶慶圍速解公之力也已而  
協揆曾公由江西奉入川之 命總督官公奏請與

公併力圖皖乃定四路進兵之策曾公循江而下爲第一路多公與今提督鮑公超攻取潛山太湖爲第二路公出英山霍山爲第三路李公由松子關出商城固始爲第四路議者以鄂撫應駐黃州不宜出境公謂我奪情起復不赴前敵討賊則此出爲無名十月移營英山時太湖圍師方集逆首陳玉成來援眾數十萬多公鮑公及今方伯唐公觀察蔣公凝學悉力拒戰賊來日眾圍鮑公營數重聲息不通公調金觀察國琛以八千人自松子關躡英山踰潛山之天堂橫出冒大雪憑高築壘表賊師而陳賊聞見之大懾而曾公亦自宿松遣師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吳

來會十年春合擊賊於小池驛大破之遂復潛太命諸將分下會 欽差大臣江甯將軍和春公師潰於金陵蘇常盡失曾公授兩江總督攜鮑公渡江次祁門謀經理徽甯以爲規復蘇常之本乃以其弟今江蘇布政使曾公國荃圍安慶多公圍桐城李公駐青草壩爲兩軍援地廣軍分而將軍都公奉 旨赴援淮陽兵糧取給公悉力經畫問兵事曰惟我任問餉事曰於我取一無所諉於人十月多公李公大破援賊於挂車河公忿安慶久不下自英山移營太湖就近部署度賊援皖不利必謀深入腹地以牽動諸軍於潛桐舒霍山險建

立礮卡守以民兵命副將余際昌屯霍山樂兒嶺以防中路總兵成大吉屯羅田松子關以防北路戒以賊至勿浪戰堅壁穩守待援十一年二月賊果糾合捻匪由六安霍山分路西犯成總兵破之松子關殲其渠龔瞎子霍山守者違節度戰敗軍潰賊取其旗幟陷黃州德安孝感隨州公策賊西竄注意在解皖圍皖圍一解則大勢全去墮賊計非宜乃定策遣李公回援而圍皖益急賊復分股回略蘄州蘄水黃梅廣濟以趨安慶約城賊夾擊精悍皆聚公檄成總兵下援曾公亦從南岸遣鮑軍門來破賊集賢關剗平赤岡嶺賊壘四座悍賊數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吳

千悉擒斬之磔逆首劉瑄林而援賊之由桐城來者亦連爲多公所殄葢安慶爲金陵屏障久陷賊中其渠魁僞英王陳玉成據爲老巢室家在焉故救之不遺餘力及見我懷桐潛太之師皆屹然不動鄂疆雖暫被擾而黨分力弱兇悍被殲城中糧已垂盡勢大蹙適南岸賊復由武甯義甯內犯興國大冶南及崇通省城岌岌公病嘔血憊甚率師回援而皖圍終不解既抵省南岸之賊聞風遁八月朔遂克安慶曾公以力主圍皖之議推公首功 加太子太保銜並騎都尉世職桐城廬江舒城賊聞奪氣以次攻下之而孝感德安黃州各郡縣賊

亦先後擒斬楚境旋清而公嘔血不止病不可爲矣

文宗凶問至公自以受 恩深而信任專追慕

沈摯拊心悲泣病益劇遂於八月二十六日卒於武昌

節署遺疏入奉 上諭胡林翼秉性忠直操守廉潔

在軍營九年賞罰嚴明知人善任克復武昌及沿江郡

縣肅清楚境並調遣官軍攻復江西九江軍威丕振所

向克捷本年八月克復安慶省城朕念其公忠體國懋

著勳勞方冀長資倚畀乃以積勞成疾甫經賞假遽聞

溘逝實深悼惜胡林翼著追贈總督卽照總督例賜卹

並入祀賢良祠湖北省及湖南原籍建立專祠伊子胡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具

子勳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以示朕哀獎蓋臣至

意十一月十四日奉 上諭胡林翼戮力疆場勳勞

懋著據曾國藩奏陳自擢鄂撫數載以來恢復本境援

勦鄰氛整軍經武以死勤事綜其生平允宜亟予褒揚

著卽宣付史館以光簡冊胡林翼之子胡子勳著賞給

舉人準其一體會試以示朕篤念蓋臣至意同治元年

二月 賜祭一壇 予諡文忠公狀貌英偉目巖

巖有威棱懾人聰敏敏給事至應機立斷無有畱難苟

當理艱煩重大毅然自任不以例文拘束自言守鎮遠

黎平諸劇郡捕治盜賊爲民興利除害皆默自程課惟

恐大吏聞有所牽掣清釐湖北漕糧議者以州縣公私

取給積弊且二百年不宜驟革公手自擘畫釐定以部

定漕折爲率因其地之肥磽缺之繁簡加輕重焉歲爲

民間省錢百四十餘萬緡爲庫項增銀四十餘萬兩提

存節省銀三十餘萬兩民與國兩利而爲州縣裁革陋

規幾盡使有以自給故亦無怨者籌辦鹽課釐稅皆自

定章程所派員紳各視才地所宜時加手書訓戒綜覈

名實精力絕人每戒飭屬吏以知稼穡之艱難知小民

之情僞又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時時念此可以消除

貪鄙增長志氣其治軍務明紀律爲鄂軍營制一卷頒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一十

具

行之尤加意將才曰爲統將必明大體知進退緩急機

宜其次知陣法臨敵決勝又其次勇敢此大小之分也

又曰兵之鬻者無不亂將之貪者無不怯觀其將知其

兵觀其兵亦知其將生平以天下爲己任語時事艱難

慷慨自誓明於天下大計乘機赴會斷行無疑援江西

數千人援湖南萬人皆精兵時鄂中賊方逼餉且缺公

一意調遣軍糧皆自任之卒收全功武昌始復卽規取

九江九江復又規取安慶越境千餘里討賊制其死命

圍九江賊由江由皖犯鄂者三圍安慶賊由皖由江由

豫全力犯鄂州縣城陷者十餘公屹不爲動或遣將分

援或躬親督勦從容肆應權其輕重算無遺策其於一省之事務大小各軍強弱以及鄰省之優劣高下燭照數計洞然於心人見公亦莫不輸心納服吐情實無敢遜飾而尤汲汲以獎拔人才爲事屬吏一技之長一行之善隨登薦牘手書褒美以寵異之士有志節才名潛伏不仕千里招致務盡其用又密薦忠亮宏濟之才十有六人今多任封疆與開藩者嘗言國之需才猶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故公所特薦十餘人不盡相識也在武昌專意吏事懲貪惡任廉能吏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堯

治蒸蒸日上病急時猶引賢退不肖數人時論皆以爲允公自爲湖北巡撫念 國家多難而身負重任刻自砥礪益務繩檢其身較其尺寸毫釐而待人一秉大公推誠相與無粉飾周旋嘗謂人曰吾於當世賢者可謂傾心以事矣而人終樂從曾公其至誠出於天性感人深故也然諸將弁在事者樂公之鼓舞振興天下士從公爲尤盛而其言不自足如此立寶善堂武昌城以延賢俊之至者察其材德隨宜任使與人言虛中翕受言或未當莞爾置之苟可行必研窮其利害而竭盡其底蘊卽有牴牾亦無芥蒂事有不順憤怒作氣左右以一

二語解之卽時消釋和顏下氣委已以從與所常共事文武諸公歷六七年之久披肝瀝膽無幾微間隔而遇事諮商必務發摠胸臆而後已其自視欲然常若有不足者語及人才優劣喟然曰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願吾才智不足有爲賢者終不我應耳繫心 朝廷常至感念流涕庚申秋都城戒嚴急謀入衛會和議成

詔止其行

文宗升遐遠在熱河

哀詔未

下公憂思旁皇中夜扶病起立仰視曰京師必有事故病因是加篤然猶終日危坐考求兵事吏事之要汲汲施行顧左右歎曰聞道苦晚今雖稍有所見而不及行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五

者多矣故曾公奏上死事狀以爲其克復諸城堅持之力調和諸將之功綜覈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進德之猛嗚呼此豈今之人也哉公生於嘉慶十七年壬申歲六月初六日年五十夫人陶氏故太子少保兩江總督文毅公之女無子以從弟斐翼子子勛爲嗣所著讀史兵略若干卷奏疏若干卷尺牘若干卷詩古文集若干卷家故有田數百畝自筮仕貴州誓先人墓不以官俸自益至是位巡撫將兵十年於家無尺寸之積廬事公曾著弟子箴言行世公承其志爲箴言書院規模皆所手定悉以家所藏書納其中使人知務實學而推



見諸行事然於書院終未逮見也嘗笑曰吾不幸死諸君購吾者惟助修箴言書院無贍吾家於是協揆曾公中丞李公用公遺言爲積貲修之夫人陶氏又以購贈之入建胡氏家學以教其族之子弟而公故舊親戚仰給於公者歲常數十家無遺惠焉初林文忠公督兩湖設豐備倉武昌後歲稔賴其穀以食飢民自頃十餘年歲豐米益賤民家多無儲蓄公心憂之修復林文忠公遺蹟勸民捐輸積穀十五萬石有奇又推行之襄陽荊州黃州使饑饉有備公薨數月湖湘間穀大歉石錢數十官民皆憂乏食而後知公之爲慮深長也亦見公於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三

事巨細具有先幾云

誥授中憲大夫湖北漢黃德道彭公行狀

公諱舒萼字棟樓姓彭氏先世由廬陵徙溧陽轉徙宜興再世又徙江甯高祖瑄從其兄琦官湖南甯鄉縣遂家長沙占籍爲長沙人三傳至其祖季篆有二子長嘉會次嘉樹嘉樹獨有子三人公次居長其生時嘉樹年四十有三矣以兄嘉會無子命後之曰吾不忍先吾兄之老而有子也公少就學穎悟倍常人年二十四舉壬午鄉試又八年登己丑進士乙科選翰林院庶吉士又四年散館授編修充丁酉科陝甘鄉試正考官纂修

國史提調庶常館其年奏辦院事兼撰文己亥 大

考翰詹

宣宗親擢優等賜文綺旋

召見授

雲南永昌府知府永昌邊郡沃饒民俗醇易治而土司及回民與漢民雜居頡頏不相下則各比聯爲會以相鬪名牛叢旣久負其眾官法有不便輒抗不聽約束公至爲宣講 聖諭十六條召耆老行鄉飲酒禮郡屬鄉聚皆置義學專以禮化民而務自礪於勤終日坐堂皇治事民相訟者立句訊之咸得其理姦宄散法逮治無赦逾年民大和會制使者巡邊至保山令集民夫應役故事保山八鄉七哨承充官役凡大徭役隸持檄發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三

丁夫則苛斂民財和雇以應而短其值應役者逃去之則又勒派之民戶倉猝集者皆羸丁或遭鞭箠民大譁刊章傳集牛叢遽起者萬人揚言隸虐我且入城計議城中回民故與漢民爲仇互相猜疑亦各磨刃以竦公聞急馳一騎往諭家奴數人從行十里見藍帕首持械湧至公就道旁高阜立馬待之且至喝曰若何爲者眾仰視驚曰太守彭公也皆羅拜公曰若等亦有耆長知事者以數人來卽有援而上者數十人公笑曰若若苦隸虐耳誠然是叛也重取刑戮何益吾知若若苦官役久矣行爲若壽之願少安無躁數十人者皆泣拜曰公活我

公活我虜其眾以去公檄召耆老訊知其由械隸杖之亦杖聚眾者數人事寢乃諭永昌民戶各出銀三錢計戶十萬有奇得銀三萬置田屋收其息歲得銀三千有奇太守亦歲蠲出銀千以助役民皆諾會調署東川府知府不果行至東川二月以生母憂去官服闋 簡授廣西思恩府知府時廣西賊大熾所在剽掠殺人部使者諱言盜州縣盜發輒匿不報公歎曰粵西之亂無日矣思恩極邊民尤悍不可使亂發自吾郡始則益以捕盜自任窮山荒徼迹盜所在馳一馬從健役數十人一日山行驟遇盜兩崖相抵數百人填壘叫呶從者皆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五

黨盈萬可以須臾號集從劫獄相與驚憂而公已梟黃亞贊首竿之城上日晡果有盜艇十餘駛至戈矛林立見竿首驚匿四散郡人大歡公於其時課士論文育興才能暇則集諸生校射賦詩豪宕感激郡士亦大奮於學皆曰太守貽我以安全澤我以詩書相勉以條教弛張無敢有違會勞文毅公來爲廣西按察使與公爲婚姻循例迴避調補廣東高州府公至偵知梅某巨盜歐光棍蔡開才勢張甚躬往擊斃之梅某隸茂名縣瀕海盜窟穴其旁至是皆遠遯明年攝高廉道廉州土寇李士奎圍靈山有眾萬人公受事之明日即馳赴廉遣練長陳國綱國謨募勇三千人大戰靈山界擒士奎而方晚復起欽州國綱以所部至欽州鍾廣者欽州隸卒也實通賊引國綱入賊伏國綱國謨皆戕焉方晚遂由欽趨靈山公急檄鍾廣以所帶壯勇來援廉廣至公立梓之下並其黨十數人誅之方晚已糾合劉八由靈山趨廉公設間迎擊斃方晚劉八退擾石城靈山土寇大肉黃復起與劉八合公以壯士五百人躡劉八於白沙劉八遯走廣西博白縣大肉黃復返靈山公追及之那彭殲其眾數百人會奉檄返高州任而高州土寇凌十八何明科起何明科圍信宜凌十八犯化州劉八又自博

白趨廉州所在戒嚴高廉道檄公拒賊石城公選壯士  
二百人馳解信宜圍遂趨石城劉八使其黨溫大倫踞  
石城之青平墟公追擒之廉州平以功 賞花翎而  
部使者中讒言解公職蓋廉州營弁有通賊二人公以  
語游擊某不敢發遂揭之部使者比得賊供語皆驗游  
擊恍於法不敢護遂以蜚語構公公處之怡然當是時  
高廉土寇四起而凌十八最强踞羅定州西南墟立礮  
臺三十二環臺爲柵扼險以守督部徐廣縉奉 旨  
勦廣西金田村賊巡撫葉名琛視師羅定檄公贊軍務  
公議先斷接濟堅壁與相持而分兵擾賊巢戒曰左軍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詩

出則右返右軍出則左返見賊即退無與戰賊笑以爲  
怯公曰可矣六月某日夜出壯士五百人人負一囊沙  
用降賊爲導伏草間行近至礮臺投火具臺上守臺賊  
驚潰遂聚沙囊以登大軍五路齊進呼聲動天地連破  
賊柵斬凌十八軍中於是羅定賊悉平湖廣總督張亮  
基奏調公遂授漢黃德道葉名琛以湖南桂東土寇起  
近距廣東議防韶州檄留公其年四月以病卒於軍公  
性開爽而臨事沈毅有大略不以險阻沮洳自餒其志  
尤善用兵料敵進退迅捷如神誅鋤姦猾義憤填膺慳  
慨自誓在軍文武將吏咸倚公爲重自高州解任旋省

病甚日問左右凌十八已伏誅耶未耶或應曰未也則  
瞑目厲齒椎牀叫呼曰吾憾不生噉此賊徒苦吾民人  
耳生平豪宕好施尤篤於故舊鄉試主考編修李公浩  
偉視公及編修卒後公經紀其家教其子相爲始終其  
後待銓京師編修夫人病公親侍湯藥不脫冠帶至兼  
旬執其喪盡哀所後母喻氏有舅子轉徙於外遂與其  
家不相聞公隨所至訪求卒得之爲投家室故人子弟  
教誨食飲扶振以有成者蓋不勝紀嗚呼公官不逾四  
品政不越滇粵數郡之地而當道光咸豐之交盜賊竊  
發公於其時抉剔爬梳窮盡根株無憚煩勞所至上下

養知書屋文集

卷一

詩

牽掣遏抑不得發撼而終負其氣隱忍刻切既久益厲  
凡所誅討必訖於成公去粵西而金田賊起流毒徧東  
南誠遂用公之治思恩者行之諸郡則盜賊可弭亂可  
以不生天下皆幸安枕而卧抑使稍盡公之才而畀以  
年其功績卓卓如是 朝廷求將才爲封疆之寄公必  
與有事焉平賊之功且首及公天之生豪傑偉人其視  
千百庸人必有異也然往往才與命不相值其終立功  
天下者必於豪傑偉人而受蒞祿必於庸人豈果天意  
然耶天下之所以求與其所以比而趨之固在彼不在  
此也嗚呼可哀也已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

曾祖某妣某祖某妣某父某妣某本生父某妣某三世皆以公貴 贈中憲大夫妣皆恭人妻易氏 封恭人子二人長鴻恩邑庠生候選知府次天佑殤女五人長適陝西道善化勞文翹次適候選知府甯鄉程榮壽三適湖南候補道新城陳寶善四五俱殤孫一人祖穀嵩燾於公爲門下士知公尤詳謹具歷官行事以備國史採擇並以諡當世賢人君子請垂編錄謹狀 誥授朝議大夫候選郎中彭君行狀

君諱鴻恩字海春姓彭氏父諱舒尊以翰林治劇郡歷官有聲魁奇傑特不可一世而君文柔恂恂體故羸更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三

涉憂患亦厚自慙所居室無歡笑聲與人言若不任其氣者弱冠喪父母易太恭人嚴而有禮法君事母孝所命無敢違娶丁氏不得於其母君遂獨居終日侍其母未嘗與其妻相見女昆三人亦皆孝更番歸侍其母君得以其餘力自厲於學年十七爲縣學生員其後二十一年以訖於病治科舉業不少衰嵩燾開至其家謁太恭人堂上君嘗捧所爲詩文辭相就求益虛心聽納久之業益工病亦益劇君故有侍姬已有身矣太恭人命嫁之君不敢留以告陳氏女昆蓄之陳氏已而生子某終不敢以白太恭人亦不敢就視其子迨君病甚所生子

已六年能讀書或以其事告太恭人始迎之歸終君世無燕遊之樂無室家妻子之歡讀書養母欽欽焉恐一有不當憂喜笑怒惟母之從不自爲主知君者且憐且敬之君卒之月嵩燾往視疾君願左右具衣冠驚問故曰鴻恩始遭先公之喪蒙幼未知訖於今十有九年行狀久不具將竢博一第以報先人而後其言足以徵信今已矣以是累君敢再拜請命嵩燾敬對曰諾狀吾師志行誠莫如吾文宜於君病何與哉勉自寬慰幸病少間商榷吾文君聞甚喜逾數日計至而君死矣傷哉君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三十有二以捐輸助餉累勞議敘郎中子一人妾張氏所出也君卒逾年卜葬有日乃具述中憲府君居官行事以告君之靈並彙次君至德軼行爲人所難能附中憲府君行狀之後俾史官司記錄者擇而傳焉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七

五

郭武壯公家傳

公諱松林字子美湘潭人父縉修有學行名能書畫生平應人之急不為有無計人稱長者公少駢弛不羈以武健魁奇自喜讀書略觀大意嘗發憤言功名惟意指取度其父世儒不敢開陳己意一日適市聞威毅伯曾公提師出吉安即走赴之於道見鬻馬者驅馬數十睨其一駿馬也披取樹枝斷而挾之為箠出不意騰躍馬上急鞭之一日夜馳數百里曾公奇其貌留帳下每戰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八

一

先登無當其鋒者稍稍領一軍攻城陷陣功常最肅毅伯李公援上海詣曾公言曰某軍新集願得強悍如郭某者倡勇敢導先士卒曾公慨然資以行公益自奮堅城大敵以身當之不為前後顧慮而所至亦皆應時奏功其克無錫也方相持搏戰而公間道率輕騎掩至薄城急緣以上賊噤不得施諸軍亦皆驚顧相咋當是時郭軍剽悍之名聞天下既克常州定諸城邑遂復蘇州始以參將從李公游至提督授福山鎮總兵功益高名益顯而未嘗以勳績自多平居恂恂虛心善下於諸將帥皆得其歡心積功敘階聞其超遷咸喜相告以為宜

莫有忌嫉李公所部諸將皆淮人負氣陵上一語不得怒咤相諍是以李公尤倚重公如左右手焉李公臨事尤持大體方蹙捻匪山東李公駐東昌與山東巡撫丁公分河為守而劾奏山東守將失律事丁公大憾公曰臨敵將帥不和於兵法為大忌且山東主人而我為客客下主人在禮為宜乃以李公命詣丁公反復開說二公省悟交歡守河之議始定而事卒以濟公於是時權衡緩急輕重引大局為喻所保全尤大然則公之功蓋非徒戰勝攻取之為也初任福建提督未赴改湖北凡再任又改直隸所至兵服其教民懷其德常日夕退坐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八

一

東堂延納賓友討論古今成敗得失驗知其行事若者可法若者可以為鑒從容雅歌意量無窮其風尤可尚也公生於道光十三年癸巳歲十一月二十二日卒於光緒八年庚辰歲四月二十一日年四十有一其卒也妾趙氏仰藥殉焉督臣具其事以聞得 旨旌表君子知公所以庇其家者其教又行於女子也郭嵩燾曰武壯之起於諸將為晚出其家儒者有士君子之風余自廣東罷官里居武壯亦以憂歸日與往來甚勤未嘗聞其談說戰爭時事也其弟函萬狀其行實求銘亦不詳要其大節表表在人耳目得採掇其大凡

揭之墓道其軼事尚多可紀者就余所知缺略多矣然  
往往有關天下利病大計其語祕非世俗所稱道余竝  
論次爲壯武公別傳以遺其家藏焉

任府君家傳

君諱瑛字憩棠姓任氏先世自宋南渡時由河南偃師  
遷宜興二十四傳至君曾祖曰朝銓歲貢生祖曰醇文  
縣學生父曰懋先縣學生君生數月而父卒母湯太夫  
人守節自勵以長以教年十六母卒依祖父以生益發  
憤自砥於學舉甲午科鄉試又十四年丁未成進士年  
四十有五矣以知縣分發湖南卽用補桃源縣知縣調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八 三

補武陵值粵東西寇亂出郴永間多倚君營辦所補缺  
皆不及受事始署祁陽縣調署桂陽州旋攝嘉禾移知  
武岡州最後署永順縣兼權知永順府巡撫憚公保奏  
以道府用凡蒞仕湖南二十年初任祁陽值歲饑轉米  
衡陽平糶因仿朱子社倉法導民積穀立同仁局治棺  
具以賑貧者三年吏效其誠民懷其惠相與刻石浯溪  
紀其政行是時廣西金田賊起乘湘水而下越永踞道  
州烽火逼祁陽君亦募勇習兵而永桂土寇肆發粵東  
西賊乘之擾亂邊境無甯日君亦調署桂陽州旋知嘉  
禾並賊所往來蹂躪甫至桂陽賊犯新田急大府檄援

君馳抵新田助守城以蠟書告急今山東巡撫陳公士  
杰時陳公奉檄治鄉兵防桂陽一路悉眾至奮擊守城  
兵亦嗷呼而出賊逐城卒完君於其時掇拾殘破之眾  
瘡痍之餘噢咻煦嫗以時蘇息亦終君桂陽嘉禾兩任  
無寇警嘉禾故礮瘠君在任至無以舉火曾文正公治  
兵長沙察君清介餽二百金曰以助君廉無以飢寒自  
阻任武岡治盜捕得楊升者奇其貌廉知其非怙惡釋  
之其後粵寇朱宏恩陷東安趨犯寶慶武岡土寇尹二  
聚萬餘人應之楊升以變告且願爲導君急馳擊之斬  
尹二武岡以安其後任永順粵寇李復猷隨石逆入蜀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八 四

謀結苗匪擾辰沅君扼永順之衝以間阻之李復猷回  
竄粵東君名以大振敘功保以道府用而君遽引疾歸  
自言在官二十年出入兵燹之中無所顧戀而不爲寇  
傷飢寒困頓無所惜而亦終無官累得此足矣歸宜興  
十八年以疾終於里第君和夷粹溫終身無喜愠之容  
寡言笑廣坐議論靜默自守而發言必當人無以難之  
所至推誠與人輪寫心臆一無隱闕遇事疑難未嘗動  
聲色委曲往復必得其情是以人皆樂君之寬而服其  
誠夫人儲氏父進贈奉政大夫爲宜興望族其歸君獨  
祖父存耳夫人服勤左右必肅以誠君應禮部試京師

祖父患疽發背夫人日以舌舐之所患以平從之官一安儉約不易其素而數出私財佐君拊循百姓之阨艱者始祁陽聞寇警獄繫囚爲多君患之夫人戒僕役謹視囚時其凍飢滌其穢汙以安囚囚皆感泣君亦嘗言在祁稍得官譽夫人之助也先君三十一年卒君生於癸亥八月二十八日卒於甲申二月十三日年八十有二子四人日子中湖南候補府經歷日子誠候選員外郎日子齡以知府分發浙江賞戴花翎其季曰淦側室文氏出女四人孫十三人曾孫三人所著綴園詩文集若干卷其乞歸也捐所墊發軍需銀二萬五千兩廣宜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八 五

興文武學額宜人至今傳誦之

論曰吾於君爲丁未同年其時以知縣發湖南竝君九人戚少雲莊寄漁王槐軒以才能稱黃子春尤磊落權奇龐子臨雷蘊峰王定夫葉辰生誠篤端謹稱其志意目前用科目分發無及丁未人才之盛者未三十年淪喪以盡獨君杖履林泉垂二十年享田園子孫之樂小棠郡守狀君行迹乞爲家傳回思戊申乙酉間同集會城燕飲相歡其間和愉愿慤淵然盛德之容尤莫君若也又益推知先世之孝節流貽終以裕其家而昌其後蓋所從來遠矣

李石帆別傳

石帆先生諱濟湘姓李氏世居邑之梓木洞生而誠樸篤於孝友幼從父讀於書皆能窺知其要義數奇屢試不售援例入太學家固饒也數分析而生齒日益繁多其父慶堂先生以名諸生授讀五十年足迹不出鄉井石帆始冠卽爲遠游假館鄉塾資其束脩以爲養而尤邃於醫不樂以術名也鄉人病者爭延致之試其方輒驗石帆顧不樂受謝曰此吾寄耳而人命繫焉不當資是以爲生也既其父年高石帆則屏棄一切課其子躬耕食力而身自摒擋米鹽零雜節衣縮食以致養於其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八 六

親咸豐初廣西寇發自湖以南盜賊蜂起駱文忠任巡撫督各州縣治團練自衛石帆於鄉里爲有能名於是任鄉團之役先後凡十餘年恪靖侯左公避地深山尤偉視石帆凡有事於鄉里輒資石帆任之比曾文正公督師東下徵兵轉餉取資湖南捐輸釐課次第舉行石帆又任籌餉之役會辦益陽釐務又調澧州湯公煊爲總辦尤倚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與兵事始終亦十餘年晚乃盡以家事屬之諸子閉戶養神淵默自修鄉人益沐其化凡有辯爭齟齬得石帆一言以解蓋不知其幾也其斯孝友循循爲善於其鄉者與石帆之母於吾爲

從姑賢聲溢於鄉里無少長皆樂道之吾於石帆少相知也其後與恪靖避地山中益與石帆習其夫人常氏又益賢吾數十里顛沛相依掃除廳事棲予猶家人骨肉之相卹也吾與恪靖宦游於外所見人心風俗之厚誠無若梓木洞者其時石帆之父慶堂先生猶健在諸弟如鹿萃廣文皆能詩古文辭朝夕過從處兵戈擾攘之中而山水朋友之樂乃獨聚於一時自吾應 詔再出爲海外之游而鹿萃亦前卒慶堂先生墓木拱矣比歸而石帆又卒人事變遷而盛衰聚散之不常爲重可悲也其孫麓漁適館予家出其祖行實屬予爲之傳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八

七

稍就所知論次之石帆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年七十四歲夫人常氏長沙處士東立女先石帆十二年卒實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子幾人某某孫幾人某某其長者卽麓漁也石帆次子人森甚賢而有文以療疾卒石帆夫婦哭之痛夫人常氏之卒以哀其子遂疾篤石帆亦以是愴然不適於心此尤可悲者也光緒九年仲夏月

樗安家傳

君湘陰郭氏名崑燾字意城晚自號樗安生二歲母張太夫人教之識字所攜玩具一破硯及諸斷縑碎簡不

隨羣兒嬉弄年十二補郡學生又九年舉於鄉其文固已斐然傑出於時而性簡重檢束繩尺不苟言笑咸豐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邑之人皆曰是推君宜時居父光祿公及太夫人喪涕泣拒之明年廣西賊圍長沙巡撫銅山張公至君與左公應召主軍事自是以身任湖南安危二十餘年張公移督武昌賊始棄城東下撥拾瓦礫支木爲居公私掃地以盡城無居人於時巡撫駱文忠公方伯漱浦嚴公廉訪江忠烈公稱盛一時每日夕會事督署明日某治某事某治某事君操筆記其事以授所司明日日夕報聞則更議所行以爲常興廢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八

八

舉敝日新月盛張公每夕手挈總督關防以屬左公及君曰軍情緩急眉睫間耳有發先行而後告李開方擾懷慶自河南折而南夜半得報急調兵會鵝公頸驟與賊遇賊出不意大擾亂斬李開方殲其軍報至張公始知賊之分馳北竄者於是燿焉君嘗以自喜言稍逾時使賊徐行出平地害可勝言哉張公自任天下之重而任人尤信不疑雖在危難日忻忻以樂也張公旋調撫山東罷歸語君吾在兩湖得君二人爲助以有成功山東求一人不得是以無成駱文忠公自湖北移撫湖南曾文正公奉 命合水陸之師東征軍資所出一倚



左公及君營辦左公旋亦治師浙江君內簡軍實外籌天下大局援江援鄂援皖援浙援粵援滇援黔援蜀征兵四出隨事緩急聞警輒赴凡軍行山川險要策應遲速及將帥能否高下審事量敵受成於心惟所指發應弦赴節每軍出轉餉數千里遠輸近委未嘗有匱君一以任之自湖南始被兵訖粵匪之滅十餘年以一省之力支柱東南大勢君之力爲多君名能知人察幾觀變自守尤嚴涇縣翟公權撫事旬月君急引歸遣官四五輩就家彊起之君辭益堅吾問曰此其禮隆意勤不可少屈乎君曰矯亂者持其敝辰沉道請保防邊八百人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八

九

嚴斥其濫翟公曰無然我爲正之比具摺增加至九百人是且爲無畦町吾亦與爲無畦町無甯已矣其後歷城毛公至君旦入治公牘夜常就宿釐局曰治釐吾事也吾言日夕僕僕自苦何爲君曰吾得進退自由無顯去之迹亦所以全交也其於駱文忠公陽湖惲公景東劉公二十年所合無間視君所爲若出其身君亦視所治事若治其私蓋君才志足以濟世宏務寬明仁恕不立崖岸要其心求利國家不以利己介然之節未嘗一日苟安其身多人所不知者由舉人保國子監助教內閣中書至四品卿加三品銜 賞戴花翎皆祕不使

君知君知輒乙去曰吾自度不任仕宦多受 國恩非所安也江南平卽辭去景東劉公討貴州苗力起君苗將平又辭去軍興有成勞又在事久名蹟顯異莫逾君而敘功莫儉於君其行誼未知視古人何如要可謂性之安者矣年六十以無疾終其葬也平江李次青方伯銘其墓長沙王益吾祭酒又爲碑文樹之墓道載君行事甚詳嵩燾因摭拾君之軼事有關大節及天下所以盛衰別爲之傳藏於家其文章志行施之家而推惠鄉里爲時所傳誦不備述焉

馮府君家傳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八

十

君諱家浦字南雲姓馮氏宋參政文簡公之後有由江夏遷江西之豐城者十世孫中元值元末之亂再遷長沙十數傳曰序錦者是爲君之祖生子五其季曰傳儀君之父也長曰傳儂無子君出後焉少貧廢學娶妻毛氏生子三女二而卒時君年三十子長者十歲少者生始七月而所後父母皆在君既以身任衣食上事父母下撫孤煩勞委細事皆辦或勸之娶君曰吾力能勤子又多卽娶有參差徒自苦何爲遂終不娶子卓懷官萬縣知縣君就養入境喜曰吾不以仕宦榮喜循聲之達於民也其迎養在官如其在家一處以勤儉逾年歸歸

又逾年卒君豐頤偉幹貌赤色兀直敢言喜排難解紛鄉里忿爭有告者雖賤微必往質之剖論曲直使皆服乃已嘗塗遇兩婦人詬誶一女郎從問之爲某氏養媳也失一衷衣其母與其姑互相詰將要諸神君曰無然吾爲若償之兩婦人謝散去自萬縣歸益務爲善修楓林港石路以便行旅以馮氏自元至今族人生齒日繁總祠未建倡議建祠修譜君卒後卓懷卒用君志成之其精強任事識大體皆此類也君生於乾隆五十六年辛亥歲七月二十八日卒於咸豐十一年辛酉歲九月十三日年七十有一子作霖卓懷作桂孫八人曾孫二

養知書廬文集

卷十八

七

人封奉政大夫卓懷旋以四川候補知府加二級請封晉封中議大夫自君祖若父皆推封如其官

郭嵩燾曰馮氏遷長沙當元季爲舊族至萬縣君乃貴顯質直強毅伏一世及見君知其所從來遠也萬縣君以今相國曾公奏調江南還至家適君壽七十一其後由江南假歸而君病於君慶與憂皆在事福莫有隆焉者矣夫爲善者以子孫盛昌爲有後而命之豐嗇不常焉而身老且健以享其榮而益以達其志嗚呼豈非難哉

郭席儒傳

郭君諱芳鈔字席儒湘潭人生而倜儻豪縱自負奇氣不可一世願性孝侍父母愉色婉容委順以聽日從里中羣兒嬉怒相搏拍張叫呶務陵其上聞母呼立止會兵事起兄松林從威毅伯曾公討賊數有功君聞奮曰吾兄志欲蕩平羣醜吾敢後時哉遽起告父母負劔以行曾公一見奇之使充旗長當前敵咸豐十一年圍安慶穴地道環攻賊死拒相咋城久不下君偶出見新羅髮者數人知爲賊謀召與語甚懼驟問曰城今破矣若等相與俱燼奚爲乎眾愕相顧君曰亟開城納官軍舍逆而從順以功論賞若等身家幸完榮施無窮數人者

養知書廬文集

卷十八

七

皆拜盡以城中虛實輪君約某日夜官軍急攻東北而潛師西南吾屬舉火以應君亟還營獻狀至日大軍攻城東北隅急賊爭趨救而西南隅火起君躍馬馳至門大開賊回拒斬數人大呼躍入東北隅官軍亦乘城入遂復安慶論功擢守備自是君名大顯於軍中肅毅伯李公巡撫江蘇君兄松林以一軍從渡吳淞江連克嘉定江陰無錫金匱君皆領前隊以身陷陣擢游擊賞花翎攻金壇城外賊壘環列甚堅整君用降賊言請於李公賊壘堅密攻其一壘諸壘環救不可猝拔今聞中壘賊將與諸壘有隙必不出死力相救請募死士三

百人用夜半掩襲之果一戰毀其壘諸軍乘之悉平諸壘賊棄城遁李公上君功擢副將已而以父憂歸咸豐五年威毅伯曾公巡撫湖北君兄松林以提督從曾公堵剿河南捻匪君別將一營轉戰德安天門京山連破賊追剿至鍾祥之曰口賊驟至鈔圍官軍數十重君顧左右曰今日死矣然不手刃數賊而死非壯士橫刀馳突斬黃衣賊一人馬驚踣地賊縛君勸之降君笑曰若等亦聞郭大將軍號子美者乎乃吾兄也今日殺我明日將軍至斬賊若等如犬豕乃敢屈降而公賊大志縛君懸之樹引大槍擊之斃時年二十有六也事 聞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八

幸

贈總兵雲騎尉世職建專祠君性故豪而慈良溫雅喜周濟擊賊金匱途遇兩書生守一老婦哭訊之則父死母飢無食病且死君時為旗長罄所攜五十金給之兩生伏地謝求姓字而君已躍馬馳去其後赴安陸過一村父老遮道哭言村中壯者賊俘且盡遺老弱婦女數百人飢困不能起君惻然分軍行糧濟之告守令撫卹凡所至有惠愛焉

郭嵩燾曰國家承平久功業無所施才望無所須士大夫苟取充位而已豪傑偉人伏處沈淪驟遇事變羣願愕眙而後乘時以赴事機之會功施爛於天下然其間

奮起冒白刃以不克竟其志者蓋可悲也中興以來立功名多吾楚人天下莫不歎羨或用以為相忌忮刺讒而至不幸以死未嘗不流連慨慕重悲其人然則人心之公又豈忌忮刺讒之所能揜邪抑其人果賢而其死之果有足悲也予與子美同出吉安為遠族始相識松江其後數相見功日高量日益宏竊意子美之勇傑猶有能及之至力勝艱鉅推賢讓功蘊蓄之深進德之勇誠無及者願獨歎傷其弟之賢以為世無有也惜其早死嗚呼其尤可悲也矣

沈仲怡家傳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八

南

君諱棟輝字仲怡姓沈氏浙江歸安人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以公貴 贈通奉大夫沈氏故巨族世有顯仕君幼穎異有至性年九歲而父旅死袁浦兄廉往奔喪君固請偕曾祖妣嚴太夫人祖妣吳太夫人憐之戒曰兒當留侍我稍長從族兄鎬邳北通判任方築堰備河患君察其濇汎督工下榘隄堅濇伏因言治水當適其性勿遏其衝治民亦猶是也由是人知其才河帥麟公延請司章奏援例以通判分發廣東署雷防同知補承甯通判歷署廉州肇慶府兼護肇羅道清英土寇鄧南保等稱亂佛岡陽山君勦平之以功 賞花翎補詔

州府知府廣西賊李士奎劉八顏品瑤黃春晚等剽掠南甯橫廉之間踞欽州之那彭靈山之林墟爲巢穴眾數十萬勢張甚調君署廉州府事集兵得二千人戒曰賊方易我及屢勝而驕必無備我爲諸君襲破之潛師兼程入那彭賊巢倉卒出不意賊驚潰君以眾薄之殲焉因引兵急趨林墟分所部千人由大道多張旗鼓進擊自將一軍由間道出林墟後賊傾巢出拒而君已由間道入踞其巢遂躡賊廣平大寺平吉悉克之博白劉八者復率其黨數萬襲攻廉州君在欽州聞報急馳遇賊五里亭戰稍卻君大呼曰賊以十萬眾薄城退卽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八

莊

全城俱陷矣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斬先退者二人兵勇皆奮有楊身者手大纛陷陣眾繼之賊大潰廉人具鼓吹迎道左婦豎爭識君面傾城來觀道路填塞肩輿不能行望見君羅拜曰公來活我畱十餘日追勦劉八餘賊於沙河有馮子材者君知其沈毅善戰招撫之賊勢益孤而子材果戰功至廣西提督爲時名將由君收用之也久之賊復竄靈山君設伏早禾涌伺其半渡擊之賊盡殪劉八跳而免君卒生致之五黃山並其渠黨吳晚阮晚皆斬之西寇悉平陞授高廉道時兩廣總督徐公駐高州督勦羅鏡凌十八諸匪旋奉 命赴粵西

勦艇匪檄君取道北流鬱林至潯州上游會勦而以舟師截梧州君至潯州二十五里蒙墟賊艘三百餘環攻潯城勢危急君遣卒梯城入告援師之至且約期會戰潯州兵有難色左右亦謂君賊鋒方銳無遽進君怒曰吾與賊奴搏戰數十甯是之懼耶急引兵挑戰沿河設伏邀擊則縱火焚其船日夜不休賊怒登岸索戰君以偏師截其歸路大敗之賊宵遁君急檄水師迎擊而上躬率輕騎追躡賊前後爲官兵所乘沈其船無一脫者

賞加按察使銜會徐公授

欽差大臣督辦湖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八

莊

決焉賊既陷武昌犯江甯徐公罷歸兩廣總督葉公檄君回粵辦理軍需明年補雷瓊道未逾年而陳開之亂作陳開者福山博徒也咸豐四年三月倡亂佛山僞號大甯而省北何子海朱子儀豆皮春李文茂等各以眾數萬應之白石石門金山官窰北接福山爲犄角環逼省垣旬日間反者四起連陷數十州縣城以外賊壘相望道路梗塞逆首陳洗瀧屯省河南水賊關巨何博奮等海艘數千阻河絕外援葉公檄君總辦軍務都守以下悉聽節制適肇慶協副將崔大同戰沒人心恟懼公選精銳四千人集帳下令曰坐守待斃孰與出戰爾

等敢死者從我殺賊眾皆奮君分兵爲四隊以一隊出小北門躡賊二隊當前衝分駐流化橋西山廟張兩翼伺之而以一隊伏城中備策應令前隊伏健卒深林覘賊所向又分其軍各數十人爲一隊多張旗幟以疑之賊四面薄城官兵四出相抵城上發巨礮助之賊驚反奔城中兵盡銳衝出諸伏兵齊起賊大奔自是不敢薄城相持六七月而河南陳沈瀧復約水賊撲城公曰事危矣吾當與決一死戰自率千餘人渡河沈舟絕回顧攻小港橋賊營竟日不能下君望見賊後營火大呼曰賊後營破矣眾皆奮起斫賊壘短兵接賊棄營潰走追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八

七

至沙河斬殺以萬計蓋賊後營不戒於火君得以閒乘之都司黃彬以舟師守省河與水賊相持戰數不利時有把總蘇海熟悉河道君令添造礮船募驍勇爲水卒廉知有何高漢者未應募賊何傳奮之弟也呼至謂曰爾與賊爲兄弟吾不爾疑但能殺賊予重賞何高漢伏地戰慄曰願盡力君卽令守大尾港口而東路賊艇又以間攻襲獵德礮臺君督舟師游擊賊終不敢入踞省河危城獲全君以佛山爲倡亂區鑄重精銳所集佛山破餘匪可一戰而定乃調精兵三千合舟師與賊戰臨海廟是日大霧彌漫塞路眾懼止君君曰賊以霧不意

我出驚亂破之必矣進復瓜步礮臺焚壘濬賊營賊悉眾出拒君執桴鼓督眾前手刃數賊賊大敗次日分兵八路攻佛山賊懼乘夜浮海竄九江遂復佛山急分兵守要害部署甫定而賊已糾餘黨十三路來犯君亦分兵十三路應之時佛山人心未定新附者尙懷反側君明賞罰以安舊部布恩信以結新軍復分兵勦官窯小塘蘆荳等處以次蕩平當勦佛山時水賊鯉魚仔乘隙以礮船五百由石門入距城四里君聞警調舟師赴援至黃竹岐與賊艘遇下令各舟齊舉礮碎其巨艦而水寇黃幅何傳奮等艘尙數千環泊大石陳頭獵德槽帆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八

七

四集君曰我師孤注也可勝不可敗吾當併力攻大石使賊首尾不能自顧眾曰如約是日東風作君曰可矣麾舟師四出撫蘇海何高漢背曰成敗在此一舉何高漢揚帆上入賊水寨兵船繼之礮火蔽天君乘小舟往來策應而何高漢入賊陣奪其酋首巨艦以歸斃賊數萬君收兵東向餘賊悉揚帆由獅子洋遠遁賊黃幅者尙以戰艦千餘泊潭州自潭州至梧數百里皆賊君乘流由蓮花山進勦距賊數里命下旋以長龍艇數十伏舟後賊舟更番迭出擊我師君張蓋坐舟中指揮自若不爲動徐曰賊以舟連營可火攻也手揮長龍艇出乘

流縱火海風驟起賊惶遽斧纜而旋纜交加急切不得脫火賊舟幾盡賊大潰是日復順德次日復九江鶴山容奇陳村等處君即自梧取道赴北江復清遠英德抵韶州賊聞即解圍竄寇平授廣東按察使明年擢貴州布政使而君已以軍事積勞病且憊其年五月遂卒年六十有四 天子聞而憫焉 詔以布政司軍營

立功後病故例賜卹 贈內閣學士銜 賜祭葬

君少慷慨多大志讀書不爲章句博覽史籍沿革興廢治亂利病之原及人才高下得失燭照數計熟於胸中尤善讀孫吳兵法所歷州郡考求險要扼塞論其戰守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八 九

治軍明賞罰均甘苦當事不避難好謀能斷佛山陳開之亂土寇蜂起城以內賊黨環伺不可辨析人岌岌不自保公私埽地無餘兵食兩窮君以一身鉅細兼綜出則持刀殺賊入則握筦籌軍實人皆曰故督葉公靜鎮持大體成敗利鈍取決俄頃挈提綱維俾無傾覆駢君之賴嫡配劉夫人先君卒妾黃氏連氏子三長金鏗候選同知次金昆分發廣東補用同知劉夫人出三金潤承蔭知州連氏出女六孫四恩湛恩溥恩濫恩沛女孫二  
論曰沈君吾耳其名久至廣東觀其所設施而歎其才

天下之需才急矣強者治軍旅幹者理庶政苟人舉其職焉飭法齊政靡精以思疆力以行一軌同趨明作有功天下之亂其可以弭沈君沒蓋十年吾不及見之世變相尋財殫兵驕天時人事之推移日靡月銷而無有終極追求沈君之遺事流連太息想見其爲人孔子曰才難諒哉

唐蘋洲家傳

唐君逢辰字蘋洲江西萬載縣人父錫鐸留壩廳同知有善政君自少即習吏事隨父任析疑決策多所贊助援例以縣丞分發湖南湘潭縣丞升補未陽縣知縣咸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八 十

豐二年粵賊洪秀全連陷郴州興甯永興逼近未陽城居民遠徙一空君募勇得數十人乘城日伏城堞間夜輒炬火發礮賊偵至疑有重兵乃趨安仁北竄而君徵收民稅萬數千金方遣解省城而賊已陷永興或勸君畱勿遣君曰此數十人食城中見糧無虞缺乏賊即至死耳吾畱此待賊乎立遣之行於是湖南巡撫以君守城捍賊而所收民稅不爲私利緩急可倚恃有意嚮用之矣明年調補湘鄉賊由金陵上犯再陷湖北省城上窺湖南以水陸各軍集省城乃西趨甯鄉陷湘潭擾及縣境君力扼石潭馬託使賊不得西竄在湘鄉四年廣

學額置賓與田前令朱君孫詒故有惠愛而君能繼之  
巡撫賂公屢奏君才可大用調署澧州治蝗尤有聲除  
慝懲奸鋤其強梗升補衡州府知府至則增修書院建  
試院更定育嬰同仁兩堂章程同治元年衡州荒穀騰  
貴君飭各屬開常平倉平糶設廠施粥以濟貧民以籌  
捐軍餉敘勞加道銜未幾卒於官君抱負奇偉而慈惠  
溫溫平易近人所至士服其教民感其誠令出惟行無  
有扞格自奉甚儉而敦尚友愛推分弟姪不有其私鄉  
鄰戚族貧不能贖者周濟無缺年過七十而聰強完固  
如少壯時論者謂其所負宏而施之不遐而一病且死  
之尤可惜也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八

三

黃南坡事略

黃冕字服周號南坡岷州知州黃博次子年二十泄官  
兩淮鹽大使奉檄治振淮揚有能聲道光五年洪澤湖  
口決運道梗塞大學士英和請行海運江蘇巡撫陶澍  
主其議知冕有才略使條具利病冕馳至上海集沙船  
與議盡得其要領乃條上便宜澍用其議行之海運所  
由始也補餘東場大使調補江都縣改元和縣調署上  
海旋署太倉州知州時大學士蔣攸銛及陶澍先後任  
兩江總督林則徐任江蘇巡撫察吏安民振發昭蘇惟

冕所治稱善有大興作皆倚以辦擢蘇州府總捕同知  
旋以知府候補歷署常州鎮江二府事冕凡所至必新  
書院學舍增給膏火接賢士大夫以禮示民以誠興利  
除弊惟恐不及尤善治水在元和疏治劉河口數百  
里在上海滄浦匯塘資其利以溉民田在常州郡北芙  
蓉江孟河二水分注大江江水漲倒灌入壤民田以爲  
常而芙蓉江兩岸沃壤數十里冕度地勢濬孟河以注  
江而跨芙蓉江爲隄以障之得田十萬八百畝地故有  
周公隄前明周公忱守常州時所築歲久無遺址至是  
冕復爲之常州人爲生祠附周公祠以祀兩江總督裕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八

三

謙督辦浙江洋務奏冕隨營差委謙死甯波之難浙江  
巡撫劉韻珂誘罪謙詞連冕遣戍伊犁會林則徐亦以  
洋務失機宜遣戍議興伊犁屯田伊犁將軍布奇泰上  
其事冕隨水所至輒爲溝澮以導之墾伊犁田十餘萬  
畝得免罪 賞六品頂戴還至江南江蘇巡撫陸建  
瀛方議海運以冕初辦海運有成效喜甚與議方略於  
是盡革漕費歲省銀數十萬加運京倉米三十餘萬石  
爲御史劾奏歸長沙咸豐二年粵寇圍長沙時大兵皆  
出賊後倉卒無守具不知所爲冕時家居建議守禦巡  
撫張亮基藩司潘鐸皆新至凡冕所策畫立見施行城

圍解保直隸知州明年賊陷金陵大學士曾國藩起鄉兵討賊湖南兵四出征伐餉運艱絀免開釐局興鹽茶之利軍餉皆給焉又特開東征局專餉曾國藩一軍以功授吉安府知府時曾國藩駐軍江西獨省城數十里地無賊他郡縣皆陷冤起曾國荃於家使募一軍援吉安盡復吉安所屬十城國荃率軍東下冤復劾免歸自是一以餉事自任積勞加布政司銜補授雲南迤西道湖南巡撫駱秉章憚世臨尤重冤有事必諮以行世臨既劾免冤亦謝病不赴官冤涖仕宦三十年免歸又二十年任事無鉅細皆辦意量恢宏疏節簡目包舉無遺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八

三

而誠意益然委己求賢人士多歸之自賊踞金陵京師轉漕獨有海運冤始終贊成其議功爲多亦以是積怨江浙之食漕利者屢被劾不一盡其用然道光以來言幹濟之略皆首推冤云卒年七十五湖南巡撫劉峴奏請從祀駱公祠



曾文正公墓志

同治十有一年二月武英殿大學士總督兩江曾公薨於位 天子震悼贈太傅諡文正命儒臣撰賜祭文墓碑以葬公子紀澤紀鴻以銘墓之文屬之劉公蓉未及葬而劉公薨檢其遺書得所為銘辭而前敘闕焉於是嵩燾涕泣承劉公之意而序之公諱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湘鄉人咸豐初寇發廣西一隅之地所至糜爛盜踞金陵十四年盡蹂江浙兩省地披而有之公以侍郎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九

奉母喪歸起鄉里討賊奮其佔畢之儒粗糲之民盪長江萬里蹙賊踏之天下復覩父安民用蘇息已而合肥李公平捻逆於鬲津湘陰左公殄回亂於關隴皆用公薦擢席其遺規遂藏成功於時江以南構亂尤深公再督兩江墟枯窮餒煦濡羣萌孤嫠有養儒宿有歸漸摩淳涵納之太和故公功在天下而江南之於公若引之以為己私公始為翰林窮極程朱性道之蘊博考名物熟精禮典以為聖人經世宰物綱維萬事無他禮而已矣澆風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興而其精微具存於古聖賢之文章故其為學因文以證道嘗言載道者身也

而致遠者文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惟文能達而傳之俛焉日有孳孳以求信於心而當於古其平居抗心希古以美教化育人才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見能辨其才之高下與其人之賢否蒙古塔齊布公新甯江忠烈公忠源衡陽彭公玉麐善化楊公岳斌或從未弁及諸生獎拔為名臣其於左公宗棠趣向不同而奇左公智術以公義相取遂以顯聞即受公一顧爭自琢磨砥礪敦尚名節在軍必立事功在官為循吏曰吾不忍負曾公而公斂退虛抑勤求己過日夜憂危如不克勝自初仕及當天下重任始終一節未嘗有所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九

二

寬假及其臨大敵定大難從容審顧徐厝之安一無疑懼此公道德勛名被於天下施之萬世而其意量之闊深終莫得而罄其用而窺其藏也公以戊戌科進士改翰林又明年授檢討五轉至禮部侍郎 文宗即位求言公疏陳本原至計天下驚歎以為唐宋名臣所不及典試江西未至丁母憂會廣西賊圍長沙 命幫辦湖南團練治軍長沙又治水師衡州武昌再陷 命督師東征再克之轉戰江西丁父憂歸 上即位授大學士總督兩江節制三省而公弟太子少保威毅伯國荃以一軍特起復金陵 天子嘉勞錫公一

等毅勇侯晉太子太保旋調直隸總督復調兩江公生於嘉慶十六年辛未歲十月十一日薨於同治十一年壬申歲二月初四日年六十有二曾祖竟希祖玉屏父麟書自祖若父皆名德耆壽及見公爲侍郎受封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天下榮之配歐陽夫人子紀澤戶部郎中襲一等毅勇侯紀鴻 賞舉人女四人一適袁氏江蘇松江府知府芳瑛之子一適羅氏浙江甯紹台道追贈巡撫忠節公之子一適員外郎郭剛基嵩燾之家子也一字聶氏孫三人廣鈞舉人廣鎔六部員外郎廣銓六部主事年皆幼 朝廷推恩賞官有差公識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三

量恢閱望而知其偉人生平趨舍是非求信諸心不與人爲去就一言一事研覈無遺尤務規其大而見其遠始出治軍討賊以東南大勢在江險不宜盡弛與賊力請以水師自效爲 欽差大臣建三路進攻以規江浙兩省之議討捻逆河南建合四省之力蹙賊一隅之議皆策之始受事之日其後成功一如公言在軍戈鋌樓櫓短長尺度躬自省量無或苟者榮辱得失無關其心而未嘗一念不周乎天下一事不盡乎民隱傳曰爲仁由己公無愧焉公學行功業具見國史本傳及合肥李公所撰神道碑不復論著著其生平志節關繫天下

之大者揭於公之墓而繫以劉公之銘

羅忠節公墓志銘

公諱澤南字仲嶽湘鄉羅氏少貧苦力學得程朱遺書讀之慨然有聖賢之志來學者日眾年三十二補縣學生咸豐元年舉孝廉方正時廣西賊竄湖南邑令朱公孫詒召公與故記名道壯武王公鑫今四川藩司劉公替募勇守禦時皆諸生而鑫公受業弟子已而與鑫各募三百人爲一軍從今相國會公治兵長沙署其軍曰湘勇以平衡山桂東賊擢知縣旋從故湖北藩司夏公援江西分援吉安升同知明年曾公以水陸之師東征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四

公從下岳州功最擢知府 賞花翎進攻武昌克之升授浙江甯紹台道與賊力戰田家鎮大戰兩日破之加按察司銜克黃梅廣濟 特賞葉普鏗額巴圖魯勇號圍九江不下而湖廣總督楊需之師潰於廣濟黃梅武昌再陷賊潛自饒州趨廣信公馳軍救復其城又躡賊義甯蹙之以功加布政司銜公言武昌天下之衝長江險要尤所必爭上書曾公規畫天下大勢請由義甯間道出武昌時武昌以南自通城蒲圻嘉魚咸甯數百里賊屯相望公以一軍五千人左右馳擊七戰皆破之遂會湖北巡撫胡公軍洪山盡剗賊壘在郭外者當

是時湘勇之名聞天下天下望以討賊者曰羅公羅公咸豐六年三月初八日以攻城傷遽卒年四十九

特贈巡撫銜諡忠節江西湖南湖北建立專祠以祀焉公

高韻方頤精力絕人讀書潛思力踐言動造次必以禮

法究知天下大計敦慤沈密自任無疑在軍五年乘機

應會出入神鬼熟習山川形勢制行度之宜臨敵從容

沛然有餘人問公兵略所由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數語盡之矣門人王公

鑫李公杏春李公績宜劉公典楊公昌濬數十人從問

儒生性理之學後皆爲名將嗚呼公以諸生遭逢亂世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九 五

挈提子弟門生奮起立功名世謂公生必能平賊信矣

而豈足以盡公之深也耶曾祖諱某祖諱某並贈通奉

大夫父諱某封通奉大夫公卒 推恩賞加頭品頂

戴夫人張氏子兆作兆升皆賞給舉人女三人所著周

易增說孟子劄記西銘講義人極衍義姚江學辨皇輿

要覽小學韻語及詩古文集若干卷刊行於世其年四

月葬細鏡山祖塋既葬六年兆作使來請銘嵩燾曰然

無銘無以張公之烈乃承事而爲之銘銘曰

非才薦榮躋我皇壇扶傾拯藉烈士燿焉公以儒興乃

奮於武手提一旅春規秋矩誰與從者及門英英鼓其

義勇提槩爲城國傷奚恤民勞奚訴公拊而嘻曰以吾故萬目仰視窺公設施以腦塗原竟死何毗著書明道

同符聖哲維不朽三以揚公烈

陝西巡撫劉公墓志銘

公諱蓉字孟容號霞仙姓劉氏世爲湘鄉人少負奇氣

能文不事科舉與同邑曾文正公羅忠節公力求程朱

之學躡而從之尤務通知古今因革損益得失利病與

其風俗及人才所以盛衰慨然有志於三代思一用其

學術以興起教化維持天下之敝不樂貶道以求仕進

年三十五邑令朱公孫貽陰使其父督就試補弟子員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九 六

會兵事起與羅忠節公王壯武公治團練里中已而從

曾文正公長沙用團練功保訓導曾文正公既克武漢

轉戰江西羅忠節公從戰至義甯州上言曾公武昌再

陷長江要害盡以資賊誠欲埽清江路以復金陵必自

武漢始江西一隅利病非天下所繫請由義甯西出崇

陽通城規武昌據天下形勝曾公壯而許之公力言羅

軍去吾屬且坐困曾公曰吾固知其然幸而復武漢

天下事猶可爲今與俱困於此無益公曰誠然吾亦欲

西耳於是羅忠節公以左營屬公累功保知府 賞

花翎攻補圻弟蕃死焉公既痛弟又傷父年高解兵歸

旋丁父憂咸豐十一年駱文忠公總督四川調公佐其軍遂以知府 賞三品頂戴署四川布政使尋實授於時四川久困於賊陷城踞邑者數十而藍大順李短達爲最巨公策藍逆悍而李逆之黨多宜先其悍者急蹙藍逆於綿州又躡之丹稜李短達遣黨來援遂擊之眉州進圍青神而潛師擊丹稜大破之李逆亦以其間分踞合州定遠勢張甚公度賊勢緩急應之數殲其軍賊悉眾踞宜賓之八角寨而金陵巨寇石達開自黔竄入涪州遂至敘州滇南賊何金龍又分竄筠連高琪與石達合公念川賊勢漸平而石達開之氣方銳今並注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七

於敘其勢將合併以逞而不可遏急言於駱公請自視師敘州再戰擒石達開旋 命督軍陝南就授陝西巡撫時漢中已爲賊踞公力扼巴州而遣輕騎出甯羌復漢中以達長安會關隴饑甘肅回逆出沒北山捻逆又自商南內犯四川餘匪亦時闖入陝境公承死亡之後灰燼之餘外完疆宇搏擊剽悍推功獎勞而內拊循其民人噓枯蘇困開化勵學政教大行已而回逆驟薄省城存城兵四百人文武吏皆洵懼公曰賊遠至不知我虛實乘其計之未定可破而走也躬率四百人分兩翼馳而下賊驚顧大呼擊之果逸去陝西經亂久田卒

汗萊民無所得食公以鳳邠道黃輔辰精於吏事使經理回民叛產設法開治歲獲穀數百萬斛民安於耕吏勤於職廩廩然有望治之心矣以忌者中傷爲言官所劾疏辨語激 詔尙書羅惇衍治其罪坐降五級調用陝甘總督楊岳斌密疏懇留 上意解仍署陝西巡撫公以病乞解職乃畱陝辦理軍務而以喬松年巡撫陝西松年心曠公所爲以不得逞其志齟齬甚會有灞橋之敗自劾歸同治十有二年十月初一日病眩遂卒年五十有八湖南巡撫王文韶以聞 詔復原官四川陝西皆請祀公名宦四川又合祀之駱文忠公祠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八

公性沈毅而闊達開朗傾誠與人一無隱飾至其臨大敵決大計從容淡定內斷之心人莫測公所爲相顧驚疑事定乃大服在官與人以禮進退不以得失毀譽爲意解官歸自言志幾於道而行之有弗達學不足也天下之變無方而吾心之知有間及是時勤吾學焉可矣於是益自刻厲築玩易閣讀書其中足不出庭戶七年其志意淵然求古聖賢所以治其身以及天下不幾於化不止也嗚呼此公之死所以重爲天下悲也曾祖恂南祖有瑋父振宗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配王夫人子鴻業員外郎三品頂戴 賞戴花

翎麒祥出後弟蕃世襲雲騎尉候選同知女四人長適戶部郎中世襲一等毅勇侯曾紀澤次適四川候補知縣陳達善餘未字孫六人公所著奏疏若干卷養晦堂詩文集十四卷思辨錄疑義二卷經史譚論甚繁皆未成書公卒之明年二月葬某山之原嵩燾會葬畢退而掇拾所聞以志於公之墓自公父以上世有顯德公父尤恢奇有才識嘗私語威毅伯曾公國荃天下之亂已兆無有能堪此者其吾滌生乎君與湘陰郭君及吾家阿蓉皆中興之資也時天下無事曾文正公以翰林官京師其言若可怪愕而後乃皆驗云銘曰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九

民勞俗儆賢達孳孳方其未遇與世若遺委心於民羣譏眾媚浩然剛大何有枉撓公起逢掖贊戎操翰扶艱植危手盾之安道申身蹇孰謂非善指讓參回旬宣滄畎所學所行天下咸知意量淵闊朋知莫窺既沒還官廟堂所惜收功斂名以即幽宅

誥授光祿大夫薛公墓志銘

公諱煥字覲堂姓薛氏敘州興文縣人曾祖錦奇祖漢父啓樞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妣一品夫人公兄弟三人皆以學行顯兄某黔江縣教諭弟某華陽縣訓導而君用甲辰科舉人援例注選授金山縣知縣甫至大

府察其能會新陽災檄署新陽視振訖事乃赴金山數月婁縣盜發與金山有連坐罷旋以獲盜功復職廣西賊陷金陵公奉檄輸糧於軍向忠武公留贊軍事保知府江蘇巡撫許公勦賊上海檄公自隨向公惜不遣公以上海重地餉源所出賊烏集利速進遲恐滋蔓請往規形勝自效向公壯而許之屬以川勇千五百人賊果平 賞花翎授松江府知府會奉賢民抗糧勢洶洶將爲變公聞馳至繫治一二人皆帖服無敢譁者調蘇州府知府遷糧儲道擢江蘇按察使轉江甯布政使旋改江蘇大府既優公才事巨細倚公辦尤以上海洋務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十

利病所繫自糧儲道調署蘇松道其後屢遷官皆以甯辦洋務居上海已而賊陷蘇州巡撫徐公殉焉總督何公以罪逮問 詔晉公巡撫兼權兩江總督是時江浙各城淪陷獨上海一隅倚公爲重而兵無可集將無可選惟張空名號召徵集乘城拒賊曾公文正督兩江奏以肅毅伯合肥李公視師上海攝巡撫事而公以欽差大臣辦洋務公疏言洋務交涉地方宜總督兼任徒假虛名無益 上是之召入爲禮部左侍郎充總理衙門大臣補工部右侍郎時英人理太統獻議募西洋水師助攻金陵曾文正公奏言金陵距江三十里

西洋大艦無所施理太統以有成約持其議公爲疏析  
成約之言示以進退之權在我英使額爾金屈服即日  
趣理太統回國在總理衙門專務尊崇 國體正言侃  
侃念京營兵積弱請增練餉固根本坐與言事者互訐  
上怒落言事者職而鐫公級仍畱總理衙門旋以  
親老乞養歸光緒元年雲南戕斃馬加理 命湖廣  
總督李公往勘公副之由籍馳赴雲南既定讞仍乞病  
歸公爲政持大體高瞻曠覽規畫遠利不爲苛細尤嚴  
邪正公私之辨意所許可屬吏微員委己下之其所不  
可雖貴勢與引決當否未嘗趨和承意卽有造請必視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七

其立身植行可擇而取是以生平於朋友矜己服善斷  
斷論辨而意常有餘歷久無變其初家居倡爲布政使  
劉公蓉建專祠及廣科舉中額擗置尊經書院有關吏  
治及人才學校之原其功尤偉始以乞養歸既終喪奉  
使雲南而公亦遂病病三年卒光緒六年庚辰二月初  
三日也實生於嘉慶二十年乙亥十一月二十一日享  
年六十有六夫人趙氏次夫人金氏子三人華垣鹽運  
使銜以道員分省補用華坤蔭生按察使銜河南候補  
道先公卒華培庠生女五人長適戶部主事周鴻年次  
適一品蔭生李經畬湖廣總督李公之冢嗣也餘皆幼

孫四人嵩壽始督糧蘇松公以 欽差大臣駐上海  
論洋務利病公喜稱善曾文正公疏辭通商大臣嵩壽  
抗言總督兼銜奚避爲人世非意之遭艱難險阻罵譏  
困辱惟當以常道處之負天下之重而任其謗苟求避  
之誰當任此者公聞益喜及聞嵩壽出使西洋公慨然  
曰吾兩人以洋務爲詬天下其庶幾奠安國家一湔斯  
言乎而嵩壽終以病免逾年李公函告公喪且屬以墓  
銘之文曰此公遺命也已又告言公葬有日不速銘無  
以掩諸幽於是敘次公生平大節遺諸其家泐之貞石  
而系以銘銘曰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七

發跡一邑兼圻貳卿以彰有功邁德揚聲進榮於 朝  
退休於里延慶一身光明俊偉終其所懷已溺已飢道  
羸志絀所施益微施雖不多名則弗敵卒全終始光昭  
來裔  
誥授光祿大夫劉公墓志銘  
公諱典字伯敬一字克菴姓劉氏先世由江西徙衡山  
再徙甯鄉之白石寨遂爲甯鄉人曾祖繼揚祖振暉父  
允慎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曾祖妣牛氏周氏祖妣  
周氏 贈一品夫人妣蕭氏封一品太夫人家世業  
農而公起家文學自少開敏以文雄其曹及冠補縣學

生游學嶽麓城南兩書院得性理之書於湘鄉羅忠節公慨然有志於學雖為諸生窮乏而節行有聞鄉里矣會羅仙寨盜匪發巡撫駱文忠公檄公捕治誅其酉保訓導從羅忠節公武昌會忠節公薨恪靖侯左公奉

詔起一軍從曾文正公江南檄公與王公開化今漕運總督楊公昌濬總營務曾文正公駐軍祁門賊環集困甚公急出江西拊其背為聲援遂克景德鎮破賊樂平糧路始通擢知縣直隸州 賞花翎文正公奏以

浙江軍務屬左公俾有專責分賊勢轉戰衢州復開化遂安等城功皆第一保知府道銜旋授浙江按察使始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七

用其字立克勇一軍連克湯溪蘭溪浦江諸暨各城浙東以平賊乘間上竄徽州左公以徽浙犄角賊至徽必反截我後檄公回援破走之賊渠黃汶金復竄江西急馳饒州蹙賊湖口力戰青山橋賊竄青陽太平踞賊又犯皖南急馳抵徽州遏甯國入徽之路 賞阿爾剛

阿巴圖魯名號加布政使銜左公大軍屯杭州賊分軍四擾以撓我軍公東西馳擊彙糧募食出奇奪隘以與賊還格其奔突以蕞大功方是時克勇之名聞天下會丁父憂有 詔歸治喪仍令會軍剿賊會金陵賊酋上竄江西於是有助辦江皖軍務之 命既洪福瑱

伏誅餘賊竄福建陷漳州左公總督閩浙於是有助辦福建軍務之 命躡賊龍巖州破之賊竄廣東陷嘉應州左公奉 命援粵公督軍擊賊塔子壩陣斬汪

海洋賊不能軍夜走黃沙嶂盡降之 賞雲騎尉世職左公移督甘陝復奉幫辦陝甘軍務之 命授甘肅按察使旋改三品卿銜甫至藍田河南捻匪擾及同州旋入晉陷吉州左公躡捻東行奏畱公陝西於是有助辦陝西軍務之 命兼署巡撫時陝回踞甯州之

董志原捻匪袁大魁合土寇十餘萬分踞雲巖瓦窯金頂山自延長延川至綏米花馬池懷榆數百里縱橫出沒連歲大饑人相食公私赤立無餘公外支強敵而內拊循其民數月而陝亂定董志原回眾皆走金積堡公以其時澆鄭白舊渠引交水入城壕以便民汲脩治周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七

文故陵地旋以母老乞歸會左公視師新疆又以三品卿幫辦軍務而委公以畱守之任公提挈綱維剔蕪噓枯隱幽畢達而遇事諒請以行不自張其名大軍西行萬餘里周廬止宿時兵緩急資食與兵應若咫尺左公屢疏言使臣壹志經營關外無內顧憂劉某之功為多而公之心愈悴而病亦愈深矣以母老乞養請奉 旨數日薨於甘州時光緒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也年六

十事 聞 賜祭葬 子謚果敏救建專祠江

西安徽福建浙江陝西甘肅仍祀於其鄉子二本鑑候  
選同知雲騎尉世職 特旨以知府用本鐸候選主

事 特旨用員外郎公英姿嶽立沈默寡言笑威嚴

若神臨事量敵指畫方略應機赴會不失銖黍用兵尤

善審地勢每戰怒馬馳睨所在高阜騰躍四顧令某軍

出某所某軍伏某所度地廣狹開闢變化惟意所使諸

將趨走懾服既罷手一編集所將校論說道理和夷沖

裕意若有餘家居五年置義莊建公祠以集族修試院

置寶興田以勤學册修忠義祠以旌忠育嬰堂安良所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五

皆置田以善俗得其一善足以傳世於公末也公弟倬

雲從征討累有功保道員以公行狀來告曰公之葬

天子賜之碑文而銘墓之文久而未備無以據家大

人之哀思惟先生能知公願有述也嵩燾因謹次其生

平大節而為之銘曰

誥授光祿大夫劉公墓志銘

公諱嶽昭字蓋臣姓劉氏湘鄉人自曾文正公以侍郎

居憂奉 命治鄉團毅然自任討賊用戚氏練軍法

簡民兵教以句卒束伍節制之義而求忠信能讀書史

者與其生死於是士之立名義者雲會景從天下蒸蒸

而得之鄉里尤多若羅忠節公王壯武公李忠武公李

忠毅公彭壯節公蕭壯果公及公從兄武烈公皆起諸

生位開府特進而公獨任封疆督撫十餘年位尤尊年

尤高公始出佐蕭壯果公江西未知名每戰料敵先登

壯果公奇之俾領一軍曰果後營壯果公假歸遂以軍

事屬公轉戰瑞州臨江之交比有功由府經歷縣丞保

知縣累保同知知府加晉道銜 賞花翎會石達開

分黨自江西竄湖南公移軍茶陵備之而賊已直趨寶

慶湖南巡撫駱公檄公馳援至柳家橋遏賊東路賊勢

方東趨奮死力爭公堅營與盪決三日賊至輒披靡力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末

咋不得出已而諸軍並集賊進退窮沮突圍去於是公

名大顯石達開已出廣西折而北西趨綏甯城步掠龍

山入川公日夜倍道馳躡而踏之賊不得喘息駱文忠

公檄公從入川始至夔州適陳玉成陷隨州湖廣總督

官文公以公距隨近檄使援急旋軍隨州時川寇方熾

李秀成復犯江西曾文正公駱文忠公皆注意公勦辦

羽符交下公以攻城不可委去以餒人心且軍動賊氣

遂張荆襄大勢俱震為患劇力持圍隨之議攻圍益急

使降將劉維楨開賊誘致之設伏蹙其眾殲焉遂復其

城晉保道員按察使 記名加布政使銜 賞鼓



勇巴圖魯自是亦遂以平賊綏定 國家爲己任專意  
西向是時川東西羣盜如毛不可爬梳大者數萬人小  
或數千各立名號踞城以抗官兵叫呶四應而石達開  
以二十餘萬眾趨石砬以窺涪州李復猷亦由黔入川  
謀與石達開合蓋皆江南悍賊渠魁意在擅地非他寇  
比宜急先此兩賊餘賊可以徐理也尤宜力阻遏其軍  
使不得合併至則擊石達開涪州又擊之綦江連擊之  
合江長甯興文所擊殺動數萬人川東以安力保敘南  
扼石李兩賊之衝四川布政使劉蓉遂以擒石達開雅  
州而公亦補授按察使旋擢雲南布政使駱文忠公前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七

後奏雷防川皆不遺擒斬賊目有名號者曰蕭王曰白  
侯曰鄒王凡十餘股石達開餘黨竄陷陝西漢中府公  
又躡之甯羌盡復漢中各城於是石達開餘黨斬刈以  
盡而川匪亦平滇黔各匪之擾川者並集於黔黔患益  
棘川防驟不可紓駱文忠公奏請援黔而專其責於公  
川黔壤相接時綏陽陷於吳元彪正定陷於朱大王皆  
當蜀邊公擊破正定州城而綏陽守益固公視城北天  
台山高峻俯矚各營賊嚴兵以守凡所據關隘十餘盡  
擊奪之獨天台山負險不下乃列陣其山前而從山後  
徑梯緣而上平其壘列戍分屯綏陽失山險遂降賊劉

崑山者梟桀有名轄遵義百餘寨黔西七十餘洞仁懷  
三十餘寨勢張甚公戰擒之崑山請歸諭降遵義川西  
悉平既降綏陽而綏南徑遵義以東亦平黔西北路始  
通奉 命巡撫雲南方行又奉總督雲貴之 命  
雲南大亂二十年民回擾攘不相保持公曰此虜民忿  
起相毒螫當以德綏不當一以芟夷示武下令釋兵歸  
誠者弛其罪負固不悛則培擊之既至三年迺東迺南  
所失各城盡復同治十二年以述職 覲京師適歸道  
病言官論其稽留罷歸公性沈毅遇事深籌熟計有發  
必告無有回惑疑難同官屬吏傾誠相與粹溫和平情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六

意常有餘巡撫岑公負氣喜兵公至即罷遣其軍凡有  
部署征伐一推岑公每有調發進止方略必悉究論始  
終若計其私岑公亦心折首肯自以積功至總督始一  
受事在軍久厭兵又閱民氣敵耗公私赤立吏道苦雜  
則一以課吏爲事督開壘招流亡視吏勤惰爲黜陟度  
時量力動無過舉尤汲汲務興學復書院勸厲人才人  
人感激思奮其治軍治民務除苛煩充然若有得者言  
者以是賢公而惜其退之非其咎而益以追歎其賢公  
生於道光四年甲申歲又七月二十五日卒於光緒六  
年癸未歲十一月二十三日年六十夫人彭氏子三人

鎮楚署廣東高雷廉瓊兵備道錫恩某官錫勳某官女  
五人其二妾唐氏出也孫六人既卒逾年卜葬某鄉某  
山之原以嵩壽之習公也屬爲之銘銘曰

在歲丙辰臨瑞交兵桓桓武烈於公爲兄批獷洞堅搏  
呼乘城卒落江蠡而以命傾公於是時追隨壯果昧首  
腰韃握刀在左外示撲訥屹立磊砢驍然奔敵膏軸炙  
輓武烈之生未竟其施公奮六翮負雲而馳東西兩川  
顧盼旌麾盪滌瑕垢乾清坤夷餘功及黔兼滇作督狼  
嗥獸駭狷相屬睨公來蘇如日在旭綏之動之風嘯  
兩沃三年政成展 觀歸藩疾病不除譜言幡幡顧瞻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九

令子累功襲 恩一瞑百世以貽後昆

誥投資政大夫署理福建巡撫周公墓志銘

公諱開錫字受山姓周氏益陽人曾祖定績實有二子  
長曰澤珩次曰澤琥珩後有二子長曰揚之以拔貢生  
充戶部七品小京官改主事次日振之以乙未科進士  
歷官河南商城虞城知縣卒祀名宦澤琥早卒無子以  
振之爲子振之又無子於是公以父命爲之後自始從  
其父宦京師以能詩文有名屢試輒屈迨丁父憂年長  
矣困益甚咸豐二年廣西賊自湖南下竄起湘鄉曾文  
正公於家督師討賊公上書言兵食機宜退與其鄉人

治團練轉食餼軍又明年賊襲破水師九江武昌再陷  
胡文忠公自湖口回援遂爲湖北巡撫公又轉食餼鄂  
軍累勞保府經歷縣丞胡文忠公復武漢上言吏事與  
兵事相輔治亂之本莫先察吏檄公以知縣留湖北候  
補再保知州署沔陽州事明年公贊胡文忠公軍事於  
英山戰賊集賢關以功保知府 賞花翎文忠公疏  
薦人才自劉公蓉沈公葆楨以下十人公名與焉文忠

公薨公改從左公宗棠浙江署溫州府知府兼攝溫台  
道 擢授浙江糧道左公總督閩浙公從赴閩改授  
福建延邵建道署布政使司旋護理福建巡撫左公仿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三

西洋法製造機船設船政局以公兼提調左公調督陝  
甘公復從赴甘肅總統甘肅南路諸軍平金積堡克復  
渭源狄道皆有功辛未五月十五日以病卒於軍公性  
疏爽而沈毅有智謀能斷視天下事無險易沛然任之  
意常有餘尤喜因事規久遠之利不以難自沮始治團  
練以益民歲困於漕究知其利弊撓爲里征之法析縣  
爲四區擇鄉賢者督征畢征輸之縣而致贏餘於官官  
民兩利遂爲定法署沔陽州州介江漢之衝尤苦水公  
以自唐宋來廢陂湖爲田失溝渠之利因上治水三策  
以疏濬引河分水勢爲義其下策則令潛江堵築排沙

渡口澤口令天門堵築紫貝淵口吳淵口曰是苟以自完而已天潛完洩以幸完躬至潛江天門察水勢緩急仍請因漢北故支津多引水入江功未竟罷去其任溫台處道時值江浙淪陷獨所屬差完土寇乘機竊發所在道梗公急清吏治求賢士夫與其理剝剔爬梳內外斬斬數出師船擊盜海外盜賊屏跡轉餉大營無虛日所治溫州遂爲重鎮左公督閩命公先籌畫軍食公至歎曰安有富強若此而委之一二庸吏以取坐困急簡才能任之歲綜山海之入課估驟增餉四五百萬署布政使司益通府縣出入之數爲設條令除苛派在官衣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九

三

者委任以事守固而後戰謀定而後行連克涓源狄道諸縣進規河州會病亟猶至秦州計畫軍事甫就道氣絕久之蘇回鞏昌五日卒公生於道光六年丙戌七月初八日卒於同治十年辛未五月十五日年四十有三世以公貴 贈賈政大夫妣皆夫人初娶何氏繼娶熊氏子先湄早逝以兄開鑑子先濬爲嗣公高顴廣額目炯炯有光口能容拳自少有經世之志寬宏愛人意豁如也臨事立崖岸意有不可面折人無阿回而要務持大體興事立功必訖於成人與游憚其亢直莫敢近久而皆服其誠其總統甘南諸軍言脛事紛至爲蜚語達京師言官數論劾之及聞其病奔走祈禱相告語若憂所親其卒也哭之皆哀此亦足見公之爲人矣嵩壽於公久故相厚也又益相期許其弟開銘官翰林實從受業既葬有日來告曰願有述也乃詮次其生平納之礦而綴以銘銘曰

養知書屋文集卷十九

三

藏

署廣東鹽運使羅君墓志銘

君諱勳字子銘姓羅氏世爲安化人故雲貴總督文僖  
公次子也文僖公別字蘇溪君因自號小溪家世貴顯  
文章氣誼傾一時君益以才自高視天下事在吾掌握  
聲名位業惟所撮取於人罕所當意遇有不可以氣陵  
之箕踞大呶譙呵指據然熟於人情利病險易規時度  
勢引其端緒窮竟細微以故忌者多而無能持其短長  
相傾構者文僖公治軍襄陽及總督雲貴無素練之軍  
無取資之餉軍書旁午寇至無時一倚君爲辦文僖公  
薨免喪乃以道員就選京師時廣東海防大潰總督駐  
惠州巡撫駐韶州官吏望風引避君慨然曰此吾時也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誄

惟所處難則功易施卽詣部占注廣東旣至而勞文毅  
公移督兩廣尤重君才氣卽有疑難一以諮君已而權  
鹽運使事君責拒商督鹽責埠商督運定課程嚴句稽  
終君任歲銷倍常額吏無敢欺以事故事運商行鹽一  
引納所餘鹽貯之倉曰常平鹽以備乏會軍興餉缺君  
上言常平鹽積存無數可紀見存者數十萬可資以充  
餉文毅公與羅尙書惇衍故有恠愾其失効之調雲貴  
以去而怨君者因爲蜚語中傷君署督晏端書劾君擅  
動常平倉鹽落職自是存鹽十餘萬無旨不得擅  
發而舊存者累萬萬爲官吏侵盜以盡悉弛不問君自

以廣東督鹽勞最著罷官不以實鬱鬱不自得恥更以  
人世功名爲意西安將軍庫克什泰奏君幫辦軍務辭  
不赴署所居室曰蟄廬春秋行田賓客朋游雅歌投壺  
益務肆力於詩終老而意氣不少衰辨論得失常斷斷  
然未嘗引服讓人人亦憚君能莫敢與抗君生於某年  
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五十有四初配傅夫人繼配楊  
夫人再配劉夫人子二某某以卒之明年己卯二月葬  
於益陽鴉樹嶺之原君少豪宕徵歌選色窮日夜爲歡  
比歸痛自刮除舊習清修獨處客至徑造其室笑語款  
曲旣罷引去隱戶據几手一書寂若無人劉夫人賢明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誄

治家有法不以煩君卽有事引商理處兩婢執燭前導  
夫人延之戶外東西相向坐若嚴賓語畢又導以出喜  
蓄名馬日晡一小奚負胡牀從列廐高下玩其神駿清  
坐相對意常有餘將其中有不自適者而脫然於世累  
耶其才高樂觀世變欲以有爲而終所守如是是可哀  
也已銘曰

古人有言其智能謀其巧能辨又昇之時迎機觀變惟  
變無端顛覆乾坤孰綱維是固鍵重門莫爲者天因時  
爲量獨奮其能以與時抗吁嗟羅君而止於斯一睽萬  
世忌者安施

湖南鹽法長寶道郭君墓志銘

君諱從矩字定軒姓郭氏世爲山西長治縣人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君生十三歲而孤事其母朱恭人以孝聞年十六與其兄明軒同人學籍爲弟子員旋舉戊午科鄉試庚申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逾年散館授編修轉監察御史丁母喪服除仍爲御史擢給事中旋轉吏科掌印補授湖南鹽法長寶道再署湖南按察使以光緒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疾終按察使任年五十有一同治光緒間 朝廷憂邊事急屢下求言 詔

獎進御史備詢方略而淮南鹽法數變更公私利病中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三

外劫劫相持君一論伊犁事宜一論鹽法皆洞悉要旨施行河北連數省大旱積四五年已又大雨山東河患尤甚君疏請端本 君身以回天變以講學崇儒爲育才之本以砥礪廉隅爲清吏之本以崇尚節儉爲正俗之本而論君子小人陰陽消息之機語尤切至論者謂十餘年言事諸臣獨君此疏有唐宋諫臣之風在湖南六年其時檢治吏事多爲苛察而君務守大體持平初權按察使益陽民謀亂有迹君奉檄往勘因言造亂者一二人而已幸及未發按誅之事發則所誅殺數十百人猶未足勝也亟馳至誅倡亂者易龍泉

一人事立履凡君所爲一主寬大未嘗拂人意然病亟

時伏枕省文書意有不可乙去之辨斥斷斷始知其中有定守且死而神明不衰也君性故和易居官與人開誠布公意常有餘尤篤於故舊官俸所入一周親故室無儲待其有罷官不得歸君爲恤其家巡寒省飢月有餼歲有贍所存活者常多不爲其家有無顧慮君始娶梁氏繼娶葉氏子一人寶清其官湖南二年葉恭人卒又二年其兄明軒又卒始命其子奉葉恭人之柩葬長治梁恭人兆右比返湖南而君已病卒矣遺命合葬寶清乃具其事狀求銘銘曰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三

始初見君貌溫語良於人無校亦無否臧無忤於物應時弛張及久與習心虛氣下研窮書旨鏗而不舍作爲文章相就酌斟一言之契如石引鍼謂如君者可與適道推及吾民噓寒呵燠六年湘楚未竟其施生無畱年沒無遺資庶幾善人惟心之遂百年一睽豈有同異張少衡先生墓志銘  
張少衡先生既卒二十有四年遺命不爲行狀及銘墓之文詔其子自牧曰君是以爲名也其將紹述吾學而光大之無以名而以實其可乎已而軍事起自牧積勞至道員加布政使銜以其官 贈先生榮祿大夫盡

刻其遺書曰周易輯義十二卷曰詩義鈔八卷曰禮記輯義八十卷曰春秋經義百二十卷曰聽園文存二十四卷於是先生之學大光顯矣同治十有三年重治鶴壽山墓道以告於嵩燾曰吾先公不欲爲名以自張也自牧惴惴焉懼墮棄先人名德未敢有忘而訖於今無文於墓將使後世子孫無以考覽先人之德業以稱其家世自牧蓋尤懼焉誠得君文紀其實藪而掩之被之無窮猶先公之志也烏虜若先生者何所資於吾文然綜敘先賢政蹟與其著書固亦後死者之責也先生諱學尹字子任一字少衡晚年自號聽翁世爲湘陰人先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三

世以行賈寄籍宛平既舉進士奉父喪歸葬復爲湘陰人改官卽用知縣籤發福建署歸化莆田縣事補闕清縣知縣調補侯官擢臺灣府北路理番同知代理興化府知府以忌者中傷罷官歸歸而著書講學三十年年七十七乃卒先生赴官福建汪尙書志伊方總督閩浙考按吏事甄敘人才尤勤於治盜獨謂先生精敏值事龐劇它令不能辦治以任先生先生亦喜自負誅鉏梗化無避嫌怨捕盜爲句距之術推求按驗有發必覺抉姦搃伏肅若神明而要務爲民利未嘗有苛刻激激之行歸化地磽無生計民皆備旁縣造紙先生課之種竹

求得養竹法十餘事逾年竹成歸化紙遂爲閩中冠縣民張楊羅三姓日爲姦猾相訐控先生知其宋儒裔舊有橫渠龜山豫章三先生祠爲詣祠講西銘及豫章從事龜山淵源三姓人皆感服罷訟莆田馬洋盜發都司廖起貴蔽罪平海澳漁者汪公怒檄副將慶善會捕先生驚曰果漁者一健捕收繫之有餘多兵何爲誠往澳人殆矣因以計羈畱會捕兵急馳至澳集驗漁戶無出洋者告之故皆涕泣願從入縣受質先生以能口給十人行而上白漁戶無罪十人者皆得釋閩清俗停棺不葬歲久暴露先生收瘞之下令死三年不葬官爲收瘞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三

民爭卽山以葬俗以大變侯官故有荔枝貢先生爲定經制歲課園戶二百株備貢貢甫入而報言二百株稿且盡總督董公詰責急先生召示園戶則已別儲二百株以竢董公爲革領貢者承辦之名自是貢樹爲常例先生所至尤喜以儒術潤飾吏事興教化美風俗雖處繁勞御獷悍之民溫然若子弟之相接閩俗喜械鬪先生聞輒馳至以身捍之徐徐開說道義皆情伏退聽其罷官以失貴胄意先生願自喜曰吾道於世有宜不宜天也歸勤吾學在我而已吾何歎焉先生治經尤邃於春秋自漢以來說春秋數十百家窮攷其源流校論其

得失而一準之經以發明聖人之用心三代典禮與春秋所以異同由聖人言推知其然諸儒之說或合或否若操繩尺以絮度長短無爽錙銖常自言諸經有所論述一守先儒之遺未嘗自爲說惟春秋自得於聖人之意爲多其治他經亦多取舊說融會貫通而立論詳贍典雅自盡其意故世尤高先生之文章門人子弟刊行所說經曰師白山房講易曰毛詩講義其後皆有更定春秋獨晚成未及刊行而卒先生生於乾隆四十年乙未歲八月八日卒於咸豐元年辛亥歲九月十九日曾祖曰永嘉祖曰世湖考曰掄梁例貢生候選州同自祖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葬

以下並以自牧貴 贈榮祿大夫妣皆夫人配殷夫人繼配蔡夫人側室楊夫人子二州河南候補州同前卒自牧諸生以道員遇缺題奏加布政使銜瑚松額巴圖魯自牧蔡夫人出也而母楊夫人得並封女子子一人適衡山陳源 旌表節孝孫九人道琮湖北候補州同鴻分發候補知府璫分府行走郎中瑩鹽提舉銜候選鹽大使餘皆幼女孫九人曾孫二人先生罷官里居三十年在官行事未嘗爲人言又戒不求人文自表著至是距先生去官時且六十年自牧乃采取去閩送別詩冊及閩人所刻三山謠略存其事蹟以志於先生之

墓其春秋經義采擇未備自牧亦補具數十百條刊行於世於先生爲有賢嗣矣是固宜銘銘曰

有儒一生屈子之鄉勤學及耄載晞其光作宦於閩其施未閱有擠而踏斯文以昌堂堂六經掇拾散亡春秋聖功其義微芒權衡古先如尺在量生世不諧惟直以方沛然文詞與道借滅厥嗣紹家纂承闡揚遺書在笥光燭湖湘廿年斯邱山高水長鐫石埋銘以詔茫茫湖南卽補知府戚君墓志銘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葬

君諱天保字少雲姓戚氏世居湖北沔陽州之沙湖鎮曾祖壽庚祖世煌父從龍以君貴 贈朝議大夫君性孝友勤學勵志始就傅朝議公授以小學卽能釋其義稍長館於外家事一委之弟館穀所入悉歸之無私財善飲偶醉太恭人責之自是終其身不復過飲道光八年舉於鄉二十七年丁未始成進士以卽用知縣分發湖南初署安化治盜有聲調署新甯時廣西會匪蠢伏勢日張新甯匪民句結入其黨江忠烈公起團練擒逆首雷再浩當事懷姑息不肯窮治逾年而李沅發之亂作據新甯城君至急會今四川方伯江公練勇設方略斷賊接濟方伯忠烈公之弟也時爲諸生會總督裕公提督向公誘賊紫金山擒之新甯賊平保升同知直隸

州公念新甯巖邑逾年而反者再起下忿戾而無學上優容而無教此亂源也乃治文廟設學課拔諸生之秀良者以鄉團相保之法捕誅會匪絕其根株於是今直隸總督劉公江西巡撫劉公皆以諸生起家爲國討賊立功新甯義勇之名聞天下開之者江忠烈公而承大亂之後彌縫匡正獎掖以起者君之力也旋補常甯泣事二十五日會江忠烈公撫皖被圍廬州檄君與今四川方伯募民兵赴援君督後隊至湖北黃岡聞廬州陷病作遂自免歸咸豐三年調補長沙以病未赴任升補澧州知州旋調郴州亂民邱昌道聚眾爲寇君至卽部署鄉勇擒之以功保升知府而廣東賊翟火姑爲官兵扼之連平急趨郴州數萬人益至出不意州城陷君急投城河得救免以協剿有功爲民愛戴雖被議仍復舊職咸豐十一年署寶慶府事以籌餉功保加道銜明年委辦衡州釐捐以同治五年七月初七日卒於衡州年六十有五配萬恭人子一開萃咸豐己未舉人雲南浪穹縣知縣早卒女三孫一文栩君姪開莊將以其年歸葬君某山某原丐余銘其藏余與君丁未同舉進士始相知自是二十年見君更歷險夷榮悴常若充然有以自得於心值事變艱煩憂勞子子相顧口噤而君徐起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辛

謹

應之有餘才足以副其志量足以貞其遇是宜壽而亨者而止於是命也雖然同年生如莊寄漁黃子春王槐軒葉辰生雷蘊峯同官於楚皆年少才望隆隆十餘年死亡幾盡存者任芑堂張子聯官亦不豐君於時年獨長仕宦亦稍顯矣其得之命者固猶幸與而自數年來子開萃領鄉薦旅卒孫亦天其二獨一小孫年五齡耳開萃嘗從余學又賢子也君之老境哀傷逾度以不得盡其年又足悲也銘曰

甲子一終又羸五年世相循倏焉古百川騰沸鬪九宇滌姦爲良張我楚在身非腴所效應藐孤一孫繩祖武涉沔循邱奠幽囿於後有徵視茲土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謹

胡文忠公神道碑銘

故太子太保湖北巡撫謚文忠公諱林翼字旣生字潤芝湖南益陽人自少以文學起家侍從爲國家討賊立功任節鉞公忠果毅始終一節言者謂數十年來封疆大臣治行才望莫或逮公其薨也天下士大夫同聲悼歎失所仰賴而公是時年甫五十志氣恢然其施方長以是哀之尤深公以道光十六年進士官翰林充庚子科江南鄉試副考官正考官故大學士文端公文慶因事落職公亦牽連被議援例以知府分發貴州



歷署安順鎮遠思南諸府事補黎平府知府擢貴東道是時東南寇亂萌孽黔苗鴟張寢甚武備積弛公所至練民兵捕治巨憝覆其巢穴懲姦佑良威信大著於是人皆以公爲知兵矣雲貴總督吳文節公文鎔調任湖廣奏公襄軍事公募黔勇千人以行抵通城而武昌陷吳公戰沒湖南巡撫駱公秉章檄公回保湖南已而今大學士毅勇侯曾公國藩會水陸之師東討公從至九江與故甯紹台道羅忠節公澤南攻湖口梅家洲賊壘未下而賊襲破九江水師大營悉眾上犯武昌公時已擢湖北臬司曰我湖北官也義當回援請於曾公得副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誄

將王國才三千人以行再擢湖北藩司授巡撫益與今兵部侍郎彭公玉麟收集水師扼金口爲守賊是以不得越武昌而南會今陝甘總督楊公岳斌與羅忠節公先後至力戰逾年遂復武昌公以一身支柱艱危公私掃地無餘獨負其忠義感發摩厲旣挫益奮義無返顧卒收全功於是一以討賊自效旣克九江披賊勢遂與曾公定三路東下之策而今湖北巡撫曾公國荃圍安慶逾年軍不得進賊以其間陷黃州隳十餘城進逼武昌圖解安慶圍公屹不爲動督戰益急其時寢疾已深亦念武昌根本悉諸軍畱安慶而自回武昌鎮撫賊聞

公至遁走安慶亦隨下 顯皇帝憫公勞晉加太

子太保予騎都尉世職先是英吉利夷酋入京師

顯皇帝幸熱河公疏請勤王有 詔止行而

乘輿久駐熱河以至大漸公以受 知深不能出死

力爲 朝廷攘除外患解弛憂勤感激哀號疾遂篤以

其年八月二十六日薨於武昌 詔加總督諡文忠

入祀賢良祠 今皇帝卽位之三年旣定江南追念

公成勞再予輕車都尉世職嗚呼公以忠孝挺生受事

國家危難之際外總軍旅內撫循百姓廩廩焉講求

整飭吏事進賢退不肖一以公義不參己私又益念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誄

列聖培植之遺人才蔚然致上理二百年訖於輓近賢能失職釀患保姦習以成風馴至大亂慨然以獎進人才爲己任其所論薦多爲名臣 朝廷亦知公忠勤每有擢拔得公一言斷行無疑公少以才氣自豪視世俗無當意者晚年學益進氣益斂抑然常自以不足得人一長一技必務推而致之 國家以使其效其用臨大事決大策惟斷惟果退而論辨其得失委棄己能順從於人天下以是尤服公之德量公之考少詹事公以學行聞天下著有弟子箴言公承先志建箴言書院悉所藏書納其中因言天下事非能通知古今有學術豈

足勝此庶幾後來英秀有讀吾書而興起者公之引揚世澤作興人才以是綏靖我國家庶永有賴嗚呼豈易能哉豈易能哉嵩憲既譜公行狀次其家世與其生平偉節軼行甚具故獨取其有關天下國家之大者以揭於公之墓道而係以銘銘曰

樞機之司以國榮悴緯以提封扶翹制蕞嶽嶽文忠受命傾危披山導川返於康夷民有瘵呻是咻是煦吏有困瘥相其礪臚度地均賦蠲滌煩苛翕張以仁納之太和公曰眇爾為益能幾廢興由人孰究厥指窮幽扶遐揚於王庭蓀椒揭車擷其芳馨維公一身聖清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墓

之毗奮起東南挈提綱維豈翳鄂民私公歌哭天地風霾震驚淵谷公魂曷憑詔祀賢良萬人墮淚翳公之藏

署理四川潼川府知府彭公墓志銘

公諱洋中字彥深一字曉杭先世由江西徙茶陵再徙湘鄉遂為湘鄉人曾祖諱繩久妣李氏祖諱祖與妣王氏考諱興緒妣胡氏自公祖以行義名鄉里及公貴追贈兩世中憲大夫妣皆恭人公年始冠舉於鄉文名藉甚然終不得一舉進士以大挑官邵陽縣學訓導公為邵陽學官自其郡若縣政治利病得失及士民之

良莠周知熟覽衡量輕重以措於理莫或踰越邵陽士以為得師郡守及令苟欲舉其職以為得所諮詢他縣之往來邵陽者亦以與聞議論褒道德之餘輝開發啟迪得所歸仰道光之季粵西寇亂萌孽其黨散布寶慶實始發難反者四起故湖北臬司長白魁聯守寶慶日夕孜孜披剔姦頑期遏亂萌所與謀者幕客王治模及公公寄耳目士民往往下府符村社縛獻首逆致之法令以下皆弗聞以是忌且懟而終使盜賊弭息士民大歡則又相與德公及廣西賊起公益佐郡治保甲團練獻議積穀郡城得萬五千餘石其後廣西餘賊屢犯郡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墓

境及石達開自金陵率數十萬眾掠江西而南圍郡城三月賴所儲穀濟軍食而各鄉團練亦皆能據險殺賊於是寶慶屹然為重鎮忠義勇敢之士奮起立功名亦多出於其間皆曰微太守魁公吾屬終陷賊耳微公亦誰與佐太守以有成功寶慶圍解得優敘選授雲南定遠縣知縣而兩江總督曾公廣西巡撫勞公皆具公名上聞請隨營差遣會今大學士駱公辦理四川軍務奏公自隨駱公旋總督四川自川南北盜賊充斥石達開又由廣西陷石砭應掠鄂都而北圍涪州徵兵急命公總辦釐務佐軍遂以同知兩四川候補晉擢知府加道

銜委署潼川府事至則詢問民生疾苦督飭屬吏禁門  
丁差役需索日坐堂皇治官事聽訟獄興教勸學一新  
庶務潼川饑公自轉粟鄰州姦民乘機遏糶公請於大  
府卒得轉粟以食飢民並通禁州縣之遏糶者居潼川  
半載士民相與誦曰循吏循吏無異詞其年甲子十一  
月病遂卒年六十二配胡氏繼配左氏子一人廷弼女  
六人皆適士族孫一人焜光殤公豐頤廣穎沈厚端毅  
精力絕人遇事推求始末窮極幽微度可行行之必要  
於成卽不可行究論端委務盡其說生平自信所學以  
濟實用而已視人世毀譽無足動其心者而所至信從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美

既久益懷思之終亦無忤於人文章書法卓絕一時尤  
喜表章先賢偉節軼行新化鄧先生譔沉湘耆舊集纂  
輯郡志建前後五忠祠十先生祠宋明以來郡人士及  
官寶慶死事諸賢皆列俎豆褒顯無遺倡其議者鄧先  
生贊襄考訂與爲始終駢公之力及公蒞仕四川年老  
矣汲汲焉思一摠所抱求所以變化人心風俗而躬自  
砥礪勞苦以正其始其神明內充沛然不窮其用且死  
猶爲詩四章詔其子廷弼用浣花牋書之蒼勁不減平  
時去屬纊時纔一日也其詩有曰平生虛願大太息一  
無成讀其言思其人而哀之廷弼敘次公行狀請銘銘

曰  
博博之士維郡與縣其賢其違安危顯見天畀公才以  
康世屯臨老一試洞幽討源羣恬以嬉而公劫劫謳聲  
四達姦摧暴悞否道未終先以公傾校其所得誰虧誰  
成名成身逝遺詩在篋同孫二齡悲鳴夢呓奈何乎公  
又以孫隨嗟嗟廉吏而不可爲不可而可潼民思我有  
義者墳湘西連左

養知書屋文集

卷十九

美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廣西布政使江公神道碑銘

公諱忠潛字達川新甯江氏自其祖若父皆有名德不仕兄忠烈公忠源以舉人揀選知縣知天下之亂必起廣西新甯邊衝首受禍道其鄉人爲團保陰以兵法部勒馳驟再平雷再浩李沅發之亂以能兵聞天下而公及其弟壯節公幼陶觀察亦因以起其家壯節自始用兵廣西從忠烈公幼陶別起一軍並精悍耐戰名江家軍公守團練保鄉里不樂立功規進取忠烈公顧獨謂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

一

公才沈毅當事任自以不能及咸豐三年忠烈公以安徽巡撫保廬州賊環集公急募兵與劉武慎公馳援至則城圍已合連戰不得達頃之城陷忠烈公死公求得遺骸令劉公護喪歸自誓與賊併命廬州曰城不復吾不歸矣又二年竟從克復廬州先是忠烈公殉難廬州

詔賞公知州屢以破賊功保知府

賞花翎至

是歎曰吾以援廬來廬州復卽吾事畢解兵歸七年再募勇援廣西連克興安靈州及平樂府以達桂林時諸降將屯踞省城驕悍剽殺百姓不敏問白標者尤暴亂公受密檄馳入城白標方擁眾出驟掩執之斬以徇並

其眾殲焉諸軍聞者皆懾服無敢窺擢道員加按察使

銜逾年石達開竄湖南掠寶慶府而西公與劉武慎皆在籍拒戰新甯武岡之交比有功同治元年詔署安徽布政使明年授四川布政使四川號雄富侈靡承大亂死亡之餘抉剔拊摩革靡以儉化梗以和蜀民大安調廣西布政使公稔知廣西錢法之敝言之巡撫蘇公不能用及他事應興革者詰難辨爭持益力巡撫曠焉遂以內召再引疾歸公開豁練達而持重寡言笑人莫測其喜愠揣事料敵神明內斷緩急輕重悉稱權量尤精習吏事明條謹法持以端平不矜苛察不尙糾劾可云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

二

賢者而使其行未達其志澤未盈其量將非所遭遇然耶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五十有九配劉夫人先公卒于五人孝樁候選知府出嗣忠烈公孝模廣東候補道孝樸候選直隸州知州孝植中書科中書孝根候選州吏目女二人一適雲貴總督劉武慎公長子涼州府知府思詢一適記名總兵李輔朝次子順肅葬邑東鄉侯家寨十有八年矣其子孝樸來請曰先公之葬羅舍人文實志其墓而神道碑至今未立於禮有關焉先忠烈公之友今存者惟公能知先人家世行誼敢請文揭之墓道以章先人之績昭示來茲遂爲銘曰

桓桓忠烈道揚貔虎附鄂交腓以踵前武公之始出肥  
廬在圍援戈阻前疇與騰飛悍墨蒙塗崩墉乞乞兄危  
鼎鑄終投一沸盤環盪決搏擊風雷傳城不及神死心  
摧終其事功有聞天下始焉一注誰辨金瓦解胃橐弓  
屏翰江淮再移西嶠甯馨所懷歸與求志未終方始孰  
云其年詘於甲子公才江河所施豈宏翰儲餘贏斂此  
微名夫彝之山發名啓迹於後萬年考績貞石  
贈太子少保席公神道碑銘

公諱寶田字研鄉姓席氏先世自明由江西涖官東安  
占籍爲東安人始冠補縣學生行學嶽麓書院與劉武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

慎公同志相切劘會廣西寇起踞金陵劉公從江忠烈  
公以戰功顯名江皖間後劉公自起一軍援江西召公  
參軍事累功保同知直隸州咸豐九年石達開掠永州  
西趨寶慶眾數十萬連戰武岡新甯披賊勢寶慶之圍  
以解擢知府 賞戴花翎湖南巡撫駱文忠公檄公  
募千人備邊防號精健營廣東賊犯郴州桂陽金陵踞  
賊又數分兵犯江西往來馳擊數殄賊有功擢道員加  
按察使銜同治二年賊黃文金號黃老虎躡江西眾十  
餘萬江誠恪公忠義率諸軍赴援公副之數月江西肅  
清曾文正公檄調入皖援青陽誠恪公急馳復青陽城

以勞卒公更領其軍累功以按察使 記名加布政  
使銜明年 賞業鏗額巴圖魯名號已而李世賢汪

海洋挾賊數十萬趨江西公迎擊白沙關與相持 朝  
廷以賊勢注江西命福建提督楊公督辦江西軍務劾  
公援南豐遲延奪按察使降補知府而公實已力戰崇  
仁宜黃金谿梟其精銳賊創甚南遷又躡之甯都會大  
軍克金陵賊數萬擁洪秀全子福瑱由開化玉山走瀘  
溪公急回軍扼之新城賊聞即走遜日夜窮追至石城  
楊家牌危崖削立路紆阻日且暮軍止不進公怒曰寇  
窮且困可掩而擒也汪海洋踞瑞金咫尺耳縱使合爲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

患必烈斬前鋒一人以徇卽夜度嶺嶺盡見炊煙四起  
薄擊之賊駭顧散走擒其渠酋數十人洪福瑱竄逸部  
將周家良追得賊驚呼曰此小天王也捷 聞  
詔復原官加雲騎尉世職 賞黃馬褂時汪海洋方  
由瑞金趨石城迎福瑱未至而福瑱爲虜所部數萬人  
皆潰海洋奪氣趨鎮平公自平遠邀擊截降萬四千人  
急趨信豐扼鐵石嶺邀賊賊果由龍南逸邏至據險擊  
之又降二萬人賊趨和平陷嘉應州江西巡撫劉公奏  
公江西戰功第一得 旨以布政司記名題奏  
賞三代一品封典左文襄公旋克復嘉應州公以賊平

請解兵終養是時貴州苗亂二十年劫掠州縣頑民習  
教者全起應之有白教黃教紅教之分皆假天主爲名  
勢張甚湖南布政使兆琛屯鎮寧資防剿久無功而黔  
餉一取之湖南公私困憊會劉公岷巡撫湖南公故劉  
公提學湖南所得士也素知公檄募萬人援黔悉効罷  
諸將獨留李公元度一軍會辦至則度荆竹園爲苗教  
巢藪地險固破荆竹園而後剿撫有可施察北岡地稍  
平可乘而入進逼之戰旬日奪其壘悉平其四十八砦  
進至台拱台拱苗最强右清江左鎮遠連爲犄角公策  
規復兩城卽台拱勢孤可下遣將榮維善出奇兵越山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

五

襲清江連克鎮遠方合黃運昌軍會攻台拱過黃飄道  
挾苗薄之運昌維善俱死急遣龔繼昌蘇元春分克岩  
門甕谷諸砦遂破革夷復台拱城於是屢 賞御用  
珍物至是 賞頭品頂戴而諸悍苗悉眾踞九股河  
倚丹江凱里巉險爲守九股河者黑苗地也自明世阻  
兵約降而已未窮其境公乘銳督兵益急平其砦二百  
數十所連克丹江凱里於是乾隆中所設六廳城皆服  
苗酋張朽迷踞雷公山會暑雨公親執桴鼓督戰諸將  
肉薄奪其砦張朽迷跳免而勢已窮不能軍數月捕得  
之苗疆平 賞騎都尉世職公貌中人沈毅寡言笑

目奕奕有威稜用兵規畫全局不輕出遊利乘危薄險  
部勒堅忍不可挫撓駕使才侑程量尺寸必盡其用自  
其用兵數百戰未嘗敗衄而平苗功最鉅自漢西南蠻  
濡化內屬其種負山爲阻在黔楚者曰苗種最繁爲亂  
亦最甚明設土司經紀之畔服相仍未有衰止 國朝  
乾隆嘉慶數十年間大舉深入殲竭兵力終以改土歸  
流臣畜長養亂是用弭至道光之季又數十年矣撫馭  
失宜垢蠹叢生姦民散法窟穴其中相獎爲亂黔西苗  
竝起剽掠城邑滋蔓數百里故所營建地盡還爲苗西  
南邊防日棘連屯相持積二十年公審度形勢以知苗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

六

情向背緩急摧擊剽悍落其身角按剔巖窟蛇伏猱升  
窮極荒梗絕兵四擊苗驚以爲神每平一砦旁若降者  
推誠諭化示以信義苗民大歡言者謂 國家席全盛  
之勢經營數十年易置將帥度劉捷伐僅乃克之公以  
萬人蕩平苗砦數百斬刈者數萬撫綏安集又十餘萬  
黔西南大患以息湖南數百里邊疆帖然不知有兵公  
之功爲大旣克雷公山功垂成矣而公感瘴病風痺還  
軍施洞以龔繼昌蘇元春唐本有謝蘭階分領其軍指  
授方略揜其渠帥遂以訖功自公病歸又二十年册建  
詒經書院錫施族田及諸有益地方苟知焉必致於行

苟行焉必要於久恢奇自喜身負天下之重處鄉里益務發攄不以自弛其志曾祖際雲祖上錦並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父居正歲貢生 封光祿大夫妣皆

夫人以道光己丑歲某月某日生光緒十五年己丑歲

某月某日卒年六十一湖南巡撫以 聞 贈太

子少保事蹟宣付史館 詔湖南江西貴州建專祠

祀馬配魏夫人繼配萬夫人子五人曜衡縣學廩生鏞

分部主事匯湘縣學附生啟驊啟驪葬所居武岡玉屏

山之原公少貧出就學道經櫟社以爲常鄰嫗忽夢櫟

神告言席生非常人旦暮過我幸爲置門屏蔽我嫗以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 七

是奇公頗資給之其後嫗子亦以從軍功階一品云銘

曰

藉氏爲席原始自環曰廣曰衡漢晉之間光祿建威功

績以起爰及闡文列名於史以功受爵實徙湘西江右

再徙莫究端倪公之初起亦以文學俯仰苴繚參稽管

樂狂寇四制丁時艱虞用提一旅以訖天誅黔苗失馴

連三十稔地遐勢阻公計之審萬險羅胸騰爲虎鯨自

天下擊霆奮騰馳刺其梟頑馴良弼伏功輝截刈心存

煦育世亂才興實資武功湘土莘莘挖雅揚風公提兩

戈萬人辟易帷燈夜張沈酣篇籍未竟其施以贏其身

神祖名永來考貞珉

郭武壯公神道碑銘

公諱松林字子美姓郭氏其先江右人元至正時有官

考功郎諱啓元者徙湖南之湘潭遂爲湘潭人世以資

財雄鄉里至公父而貧公少氣高負奇讀書穎異尤健

於力在學雄長其曹偶指揮部勒謹諄馳騁爲戲不樂

章句之學久之益困奮曰是烏足發名成業聞今陝甘

總督威毅伯曾公募勇長沙往應之從攻吉安復景德

鎮克安慶陷陣有功曾公奇之俾長一軍每戰領所部

以先累保參將 賞戴花翎及團金陵曾文正公上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 八

言上海殷富獨制一方宜與金陵掎角奏遣今大學士

肅毅伯李公鎮撫曾公以公與程公學啟資李公以行

屢克柘林及崑山無錫各城方是時諸將皆新起挾才

負氣相角爭先以戰恥爲後於是松江常州鎮江皆下

累功擢提督總兵福山 賞穿黃馬褂丁父憂

詔起視師公於時兼統七營爲大將矣而年始三十於

諸將爲最少臨敵倉卒應機赴會進退可否取決於公

既定蘇州連克浙江長興四安鎮安徽廣德州授福建

提督 賞雲騎尉世職江南平餘寇由江西趨福建

據漳州公由海道急馳至漳攻下之賊趨廣東奉閩浙

總督檄還公江蘇同治五年威毅伯曾公巡撫湖北河南擒匪侵盜及湖北命公拒之屢克雲夢應城再從肅毅伯討賊山東擊斬賴汶沈張總恩河南寇悉平

賞騎都尉世職旋晉一等輕車都尉調補湖北提督以母羅太夫人憂歸服除再補湖北提督入 覲而俄

羅斯立約反伊犁侵地輕重不得相持急朝廷憂兵改授直隸提督至則按行邊塞規畫形勢條奏練兵事宜謀遂更定營制矯而正之以率先天下樹重鎮於邊頃之病以光緒六年正月二十一日卒於位年四十有七

天子閔念其勞 贈卹有加 予諡武壯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 九

勅諸所建功地立廟以祀其年十一月某日歸葬湘潭九都三甲茅陂山莊之陽曾祖範宇祖容光父縉修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妣皆夫人配楊夫人先公二年薨子七人人凱承襲一等輕車都尉承舉候選道加三品銜人瑞人滄人洲人詔人直俱幼女六人公魁奇瑋麗眉目如神氣矜喜勝好賓客梟盧飲博玩弄笑侮而刻意從善見賢於人委己下之惟恐不當意識拔諸將指使必得其任才否高下權衡銖兩具見表裏而於爲義若飢渴推惠均仁存問親舊時其緩急未嘗有毫髮計量也任湖北提督修襄陽江隄引江

水注之城隍使阻水爲險亦資其灌溉之利其於飢民無食者有振有卹襄陽民至今思之爲義莊贍其族罄所有田產五千餘畝建學育嬰恤嫠之法備具撫臣上其事於 朝 天子褒其義 賜署書焉蓋公性

闊達務施而才氣充然有餘於官於宗所在興事功規利久遠類如此始公在應城躡賊羅家集會大霧與大軍相失賊來益眾公弟副將芳鈔戰沒公率數十騎馳突爲賊所乘賊將望見公驚以爲神下馬拜迎問歸大營乎急扶攤以行軍中失大將所在擾亂莫知所爲而公已率降將數十人按轡以歸是時賊將多欲降者而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 十

受成俄頃之間挫敗之餘則公神明精爽有以動其慕而發其心也公於弟友愛尤至其季南軒亦累功保提督以病不仕狀公行實涕泣求銘其墓道者南軒也銘曰

文煥武敞與亂相靡乃假豪僞撥而正之不有其人雖聖曷施厥輿四騰桓桓虎貔公起軍校奮塵絕迹搏膺大呼風雷辟易撇江蹂皖掀吳剌越訖功於齊偃師溟渤解驪釋甲爲時豈多玉佩雍容投壺雅歌以施於官以效於家揚誦噢咻煦以惠和帝憂東藩界之邊鎖公拜曰兪豈不在我簡料鈞伍周視保珠庶幾小憩於時



幸可奈何乎公命茲不延弛荷修塗曷云匪天銘碑紀  
闕彌億千年有徵吾文眎此新阡

誥授建威將軍王公神道碑銘

公諱永章字綬卿姓王氏湖南甯鄉縣人少孤負奇氣  
不樂就學羅忠節公始治兵長沙往投之每戰先登連  
克崇陽通城蒲圻爲隊長洎攻湖口轉戰江西旋會師  
武昌羅忠節公卒從李忠武公戰望江東流銅陵克復  
舒城廬州比有功李忠武公敗三河君以隊長搏戰傷  
創甚歸會石達開竄湖南駱文忠公檄君開幕章字營  
是時猶爲參將名未甚顯然在軍往往相與指目以爲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

十一

能戰駱文忠公召與語奇之公之別領一軍取進止自  
此始也石達開出沒楚境經年粵東西積匪相踵起君  
轉戰郴桂間蹙賊廣西之賀縣復其城保總兵又截擊  
石達開永明道州降其眾二萬人躡賊寶慶與相持綏  
靖之交攻克黔陽會同阨之龍山之紅巖四日賊死咋  
不得逞竄入蜀於時君之功尤多保提督先後 賞  
戴花翎 賞振勇巴圖魯名號正一品封典竝以提  
督 記名簡放同治六年湖南巡撫劉公大發兵征  
貴州苗公獨當思南一路攻克大坵小坵逾年苗平而  
江華搖亂起以公節制諸軍兼籌勦撫於時以所部三

營駐防常德岳禮當西路之衝二十有發則馳驅赴

敵罷卽歸防 天子念其勞屢賜文綺玉柄刀決拾

之屬兵部尙書彭公奉 命辦理廣東海防檄公以

所部從遂以勞卒於軍得 旨優敘 賜祭葬加

賞卹銀二百廩一子入監讀書先給六品頂戴公性沈

鷲寡言笑與人無周旋而推誠闊達未嘗有所疑忌自

始居卒伍及任爲將臨敵必先論功常退處於後遇有

調發得檄卽赴一不以疑難自阻與強敵相持警報沓

至羣疑子子公從容指揮常若有餘兩署永州鎮總兵

一署鎮守鎮總兵一署湖南提督出入無儀仗一循在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

十二

軍之常身被數十創礮子如豆纍纍肌骨間氣血虧耗  
夜臥環兵爲守與人言忽若遺忘搏膺赴戰馳突無前  
當者辟易軍中嘗呼之王顛云君生於道光十年庚辰  
歲十二月初八日卒於光緒十一年己酉歲十月二十  
五日年五十有八曾祖修泰祖榮人考定昇並以君貴  
誥贈建威將軍妣皆一品夫人周氏 誥  
贈榮祿大夫振榆之女妾蕭氏劉氏劉氏子八人廷謙  
廷俊周夫人出也長者廷誥藍翎縣丞廷贊廷謀廷楷  
廷模廷杰將以光緒十二年四月卜葬善化一都魯家  
園之原而屬嵩燾銘其功揭之墓道乃爲銘曰

時危道昌勳哉桓桓盪滌艱屯以厝之安公起自微材  
官蹶張萬夫俯仰橫出莫當一戰之勛羣躋節鉞君經  
百戰始窺津筏自鄂達皖蓐食蹙趨衝城突陣癘瘡盈  
膚稅駕旋湘乃提一旅漸除戶闌以捍疆禦湘軍縱橫  
東南戈鋌獨專其功桑梓周旋東望滔滔海濤狂飈旌  
麾所嚮星顏雨駢功施里域歌斯哭斯樹碑紀闕以永  
謳思

誥封光祿大夫劉府君神道碑銘

自曾文正公起鄉里討賊湘鄉奇偉非常之士爭自刮  
磨立功名肩相摩指相望而揚灘劉氏爲尤盛若雲貴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七

總督劉蓋臣記名道劉峙衡其尤表表著聞者也晚乃  
得南雲瑞雲昆季其年資稍後與平金陵寇亂兵革亦  
稍息矣又從威毅伯曾公北泣燕晉攬盧龍形勝憑陵  
大江防海數千里當時諸宿將無幾存者南雲乃獨以  
武功顯其弟瑞雲觀察間歸告嵩燾曰先光祿公卒三  
年葬吾邑應溪金盆山之原而墓碑未立吾兄弟賴先  
人之蔭以幸有立而使先德闕而不章其奚以待考於  
後世非公莫爲之銘以表諸道昭示久永案狀公諱某  
字楚元曾祖某祖某父某世有名德而家故貧公憤曰  
儒而貧終不足發吾志事遂棄而爲買家日饒終以失

學自懲艾督課其諸子益急瑞雲補縣學生會兵事起  
南雲請諸其父曰弟任讀必光吾宗兒幸從諸軍後赴  
國家之難遂起裨將累功開幕府江上盡諸兄弟皆  
起從殺賊立功公亦喜悉資以行曰兒輩發名成業以  
勤國事吾終知勤吾家於是益務爲善貧者振之急者  
周之鄉里忿爭不肯下者平之開善而室惡講讓而戒  
囑立敦善堂置田三百畝鄉之貧無養死無斂皆取給  
焉修治福田橋路二十餘里建育嬰堂一以身任之山  
西大飢自家輸振二千金巡撫曾公上其事於朝  
天子爲賜署書以旌其門南雲兄弟自以效尺寸之績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七

蒙被 國恩顯榮褒大一皆公之遺信乎其意之勤  
而延之長非一日之積也公生於嘉慶十二年丁卯歲  
二月二十七日卒於光緒八年壬午歲二月初一日年  
七十有六夫人李氏子四人鎮湘候選同知卒於軍以  
道員 賜卹連捷 記名布政使世襲騎都尉加  
頭品頂戴蔚昌候選同知直隸州鴻年江西補用道加  
三品銜女一人適邵陽候選從九品謝隆江孫四人曾  
孫三人以連捷貴 封光祿大夫卽南雲也瑞雲將  
赴官江西買石樹碑以表公之墓將使公之名與其所  
以爲善於鄉旣大旣光揭示無窮嵩燾承事而爲之文

且爲銘曰

江流盤盤是惟連道蔚生賢達天授宏造曾公之興如  
川在源萬水趨之瀆薄騰騫翠提魁士納之軍幕張弧  
揚麾出入鋒鏑公籍於市與時沈浮豈甘讓入車前八  
駟乃詔諸子急赴 國難權衡重輕孰與絳灌佳哉鬱  
蔥若春載陽聲施所被車服旂常及公之生恢張門閥  
公日孜孜萬善之搨既耄考終於時有聞穹碑大碣視  
此刻文

誥授榮祿大夫蕭公神道碑銘

公諱韶字岷山姓蕭氏世爲衡陽望族科名仕履著聲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

五

前明 國朝析衡陽爲清泉遂爲清泉縣人其後數世  
稍衰微自君曾祖緯儒祖正元父耀祖三世皆不仕潛  
德聞行厚植其基公生四歲祖課以唐詩盡一帖能言  
其辭義見者皆曰蕭氏光啓有人選充辛酉科拔貢生  
朝考一等授小京官籤分工部虞衡司入貲爲員外  
郎改分刑部中丁卯科舉人光緒元年入直軍機充章  
京補直隸司員外郎遷安徽司郎中總辦秋審處保選  
御史補福建道監察御史充庚辰科武會試監試七年  
簡放廣州府遺缺知府補廣州府知府故事首府常簡  
才望守郡久以爲諳知地方事宜公始至大府奏公才

任繁劇廣州缺尤莫公宜兼飭赴任公上言 朝廷重

親資選受命補遺缺非有積資而膺首選又不竣部覆  
急往踐職任何辭以解於人願畱省竣後命改署韶州  
府知府未滿三月以部檄就任廣州十一年擢湖北荆  
宜施道大府疏畱調補惠潮嘉道旋署廣東糧道又署  
廣東布政司凡在廣東七八年始終不出省城擢浙江  
按察司明年轉江西布政使會病輿就道病益甚做居  
金陵數月卒公廉飭端謹終身無過言軼行見利常避  
若况爲政持大體踴厲風發奮身赴之不知有利病禍  
福涖官二十餘年所處皆要望綜勤職事無怠以玩在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

末

軍機最稱慎密退直閉門研誦書史門以外不聞車馬  
聲其仕外以廣東歷年久仕蹟尤偉沙基洋人欲驅沿  
河居民數百戶拓地基大府重違其議公力持不可卒  
寢不行其後粵人焚毀沙基洋房捕三十餘人大府諭  
嚴訊公曰此皆無賴何待深訊要當推知其由耳今且  
舒徐以觀其實已而洋人自罷其議三十人者皆得釋  
法蘭西之擾閩或獻言延英律師借方略公力爭又或  
請調銀八十萬充軍餉任緝賄或請調銀二十萬開白  
鴉票局公皆力爭時需餉急大府尤苦公已皆大服始  
終信任事皆倚公辦卽有遷擢輒疏畱不忍其去其官

知府獨置積穀十餘萬石清理獄訟扶掖學校日有華  
華官布政司曰藩司職在理財用人嚴財之出人剔弊  
爲先而道在無擾辨人之邪正不能不依律爲程道在  
無私其後按察浙江則姦保良常若所患之切其身窮  
盡根株昭晰無疑不以人言輕重故其在官無赫赫之  
聲而人安其業事集其功利興弊除無有缺遺立身與  
人和夷溫雅惟恐於人有傷而皆信其素守凜然無敢  
干以私其去官士民扶老攜幼相送製衣織以獻其卒  
也聞者相與歎息誦言其賢而悼其無年公生於道光  
九年己丑歲某月某日卒於光緒十四年己丑歲某月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七

某日年六十以其官 贈封其三代皆榮祿大夫妣  
皆一品夫人前夫人廖氏後夫人勞氏子四人邦愷邦  
懌邦懌幼者邦慎殤女五人長適候選員外郎長沙易  
秉範次適監生衡陽劉興瀛次適戶部郎中舉人巴陵  
方朝架四字湘鄉曾某五未字公弟某有賢聲始官京  
師家貧也任事其母泣官煩要司出納惟謹比卒奉其  
喪歸葬其鄉某原礮石墓道將銘以揭之而使言嵩壽  
曰湘人名德與兄習莫宿先生願有述也乃爲之銘曰  
元黃黷黷化敵民訛發難自粵激揚干戈東南救定海  
氛繼煽變端紛紜飛喝揭戰公於其時委珮乘驄介身

羣叟坐鎮雍容方旂鼓徵集雋講藝狂狎在門曾不芥  
蒂參庭抗言羣顧驚疑載其清靜衢謳市綬事效顯章  
交聲引重超遷首塗回章轉鞞名位已隆圻封已梯開  
藩自東中道顛躓歸喪故邱山川翕關考德徵文視此  
穹石

詒授光祿大夫劉勇介公神道碑銘

自曾文正公起鄉里視師削平寇亂一時奇偉傑特之  
才奮起立功名肩項相望而勇介劉公年最少儀容瑋  
麗神采奕然每戰搏膺大呼盪決馳突當者辟易他軍  
或少卻見結束端整奮矛直前相與指目曰此劉某也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六

則皆奮一軍倚以自壯同時湘潭壯武郭公與齊名而  
公之出稍先於壯武其沒又後壯武十年功尤多名尤  
顯公諱連捷字南雲湘鄉人家世儒者其族兄武烈公  
騰鴻領湘軍公以裨將從戰湖北有聲保千總巡撫胡  
文忠公壯其勇俾自領一軍時曾文正公駐南昌瑞臨  
諸郡皆陷武烈公援江西搏戰上高城下沒於軍公憤  
肉搏而登拔其城武烈公名將敢戰軍中失主帥奪氣  
公力自激揚氣益振曾文正公見謂公容貌舉止儒生  
也改保知縣會威毅伯曾公自起一軍薄吉安悉所部  
隸焉從克吉安保同知文正公駐軍祁門檄公攻太湖

擢知府克安慶功最保道員 賞果勇巴圖魯

名號自是轉戰廬江無為含巢和州旋攻太平府晉按察使銜威毅伯策江南北諸城批賊勢略盡而賊踞金陵十年所憑厚號召四應但出不意搗金陵下之即賊可滅功可成公奮請前行而金陵城守固驕不可拔李秀成以所部三十萬號百萬援金陵官軍固不滿三萬圍數重壘土列巨礮環攻發聲動天地穴地伏火當官軍營轟之公率死士捍營礮發即伏稍間則乘其懈出擊令善聽者循聲知所穴處開而迎之殲其人圍四十六日計窮遁去時以無為州通餉運公急率二千人突獲知書履文集卷二十

出賊前扼城以守賊至敗之論功以按察使 記名

加布政使銜再克巢縣含山和州奉 旨賞黃馬褂

江北事稍定乃謀合圍金陵約水師進克九洲洲斷賊

接濟公力爭下關賊壘兼斷城援突礮火薄登賊死咋

左右從者皆瘞血濺衣不為動卒奪其壘而賊援已絕

逾年金陵平以布政使 記名簡放 賞頭品頂

戴給騎都尉世職庚辰威毅伯巡撫山西奏公駐防關

外會俄夷構變移屯山海關威毅伯由粵督改督江南

而法夷據安南沿海戒嚴再起公任軍事父老望見相

戒言此故少年將軍能殺賊者皆大懼以勞卒於江陰

軍次 上聞 贈太子少保 子諡勇介詔所

立功省分建專祠明年奉 旨圖形紫光閣所著書

日臨陣心法 詔並宣付史館公機智警敏而貌深

湛恂恂若書生臨敵決勝精神倍出軍行迫險隘賊來

益眾分軍四應從容指麾意常有餘軍中號曰神勇性

孝友父課讀嚴公意不樂也獨喜孫吳兵法弟鴻年入

學籍乃啓父曰弟固才也得以文學世其家兒當從

國家之難以自發名成業既貴益務施濟延攬篤友朋

之誼患難比依輸心吐臆人奮思效推惠均仁由其家

以迨及其鄉使飢寒有備衣食有資武烈公卒家貧甚

獲知書履文集卷二十 辛

賙之尤至曰吾不敢忘所自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

於光緒十三年七月二十日年五十有五曾祖某祖某

父某皆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妣皆夫人妻某氏無

子以從兄子某為嗣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其

弟蔚昌鴻年立碑墓道表示無窮而嵩肅承事為之銘

銘曰

元會剝屯幹世以功文武憲章風動雲從公之初起因

緣即戎提戈奮飛造基自躬江淮狂獗其眾浩瀾縱橫

洗蕩一搏千里披其城邑襪滌垢疇大轟開張揚鑣佩

樂始終兵事訖三十年年初及艾而命不延 天子

有詔悼忠表賢千齡萬載永護斯阡

誥封光祿大夫胡府君墓志銘

公諱達潛字季甫姓胡氏益陽人晚自號曰默希胡氏世讀書不顯公之父諱顯詔縣學生始以文章道義知名卒祀鄉賢有子四人公其季也長諱達源以進士第三人及第官詹事府少詹事至是胡氏乃貴盛而公年逾四十有六始以道光乙未 恩科副榜與從子故太子太保文忠公林翼同舉於鄉慨然曰吾道如是足矣終已不言仕進文忠公既貴 馳封公光祿大夫自公少訖老菲言厚行務自韜晦不矜技能與人交無

養知書庫文集

卷二十一

三

差等視之惟均更歷夷險榮悴豐約百變淡然若忘惟意之適衣服言語衍衍爾亦惟均文忠公位巡撫督湖北諸軍討賊以進退人才爲己任公親叔父遠近士爭轅其門至則延納之不以賢否異視汲引窮困無虛日久之所言多不讎至以相訾警公一處之怡然始終無干其意縣有大興作若文廟書院及實典禮以諮公曰於我乎任既久詘於資工不時就寢諸富室以益之曰於我乎先費具授之所司一不問其出入盈縮蓋其視天下之事皆若可爲天下之人皆若可與款曲周旋獨使其心無所繫累以理於物而順於施豈莊生所謂

其德天全者耶其意念常有餘而年壽以有延君子以

是爲宜也公生以乾隆五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卒以

同治十年二月初五日年八十有三夫人陳氏子保翼

貴州仁懷縣知縣早卒業翼同知銜候選知縣出後兄

達灝孫之鼎曾孫學璘業翼卜以其卒之月甲申葬公

金塘鄉伏虎原凶嵩齋爲之銘銘曰

奚求於人摩頂決履輪敝馬瘖不濡其軌其生劫劫在

心冲夷視世一塵身與透迤無榮事功所得者壽方諸

貴顯獨爲恆久有我者邱包山絡岡埋我銘辭以詔茫

茫

養知書庫文集

卷二十一

三

誥封通奉大夫黃府君墓志銘

君諱世綬字翰青一字紫卿姓黃氏長沙人其少嘗試於有司矣困於無資用以進喟然曰學非爲貧也貧而求濟於學如弗學也則棄而爲買久之益饒卒用其資以致諸子於學曰勉成吾之志而其長子廷瓚遂以進士起家顯名於時廷瓚歷官南匯婁縣長洲知縣當江南繁富之地祿入有餘宜致養於官君曰江南賦繁重官民交敝吾夙夜憂之無更以我累也吾家居衣食不匱但期以令名貽我即養我多矣使至輒罷遣之故廷瓚在仕十年求一養君於官不可得已而廷瓚以太夫

人憂歸而粵寇起天下大亂今相國曾公奉 命治

鄉兵討賊廷瓚轉饗佐軍君一以家事自任子孫蒸然為舉人及博士弟子員者相環也益日夜督之學不勞

以事年七十有一矣猶彊步善飲食接待賓客勤而不倦同治六年丁卯歲八月二十日疾遂卒君端慤明練

遇事常若有餘與人溫然雖卑幼必謹於禮而嚴重持大體即有不可一斷以義無少依回其赴鄉里之急若

飢渴飲食之切於其身也勞問饋遺徒步往來油然樂之初以廷瓚官長洲縣知縣 封文林郎其後廷瓚

以籌餉功擢南甯府知府再 封朝議大夫及廷瓚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 誥

以道員候補廣西加按察使銜晉 封通奉大夫夫 人楊氏淑慎有禮法能佐君以興起其家先君卒十八

年至是合葬沙塘衝鳳形山之陽其兆域君所自定也 祖諱明萬考諱員珍竝以廷瓚貴 贈通奉大夫妣

皆夫人子男五人長即廷瓚次廷瑛附貢生早卒廷瑤 亦早卒廷璠廩貢生候選訓導廷理候選從九女二人

長適劉昌荃次魏名彝孫十一人傳禧戊午科舉人候 選知縣加同知銜傳祁傳禮傳裕竝邑庠生殤者二人

餘皆幼曾孫三人銘曰 在昔乙巳北歸揚舡肩隨嗣君旅拜於庭涉仕來還子

髮已星結廬相望兩岫煙汀蚤暮追從諷律稽經自始 迨終二十三齡醮顏溫笑發言猶馨一夕遽實歸神沖 冥夫人從窆式是儀刑考德徵詞來訖吾銘

誥封朝議大夫張府君墓誌銘 君諱啟鵬字幼煥一字蔗泉姓張氏先世有宗可者元

至正間自江西豐城縣徙居長沙之赤山坪以文學科 第世其家為長沙望族世稱赤山張氏曾祖尚交縣學

生祖峻國子監生父再英嘉慶丙辰科進士廣東海豐 縣知縣有子四人曰延詔陝西洋縣縣丞署西鄉縣知

縣曰延載縣學生曰法咸豐癸丑科進士掌山西道監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 誥

察御史君其季也君生時海豐君有事廣州移家其縣 之麗江書院君以是誕焉因自號麗江居士少讀書駿

博精敏世其家學尤喜深湛之思一字之未瑩一義之 未融鏗焉而弗舍也縱觀周秦子書採而翫之齊之以

度敷通之以訓誥故其為文絕幽鑿險百怪森列而辭 與理副洪纖應和粹然一軌於正舉乙未科鄉試歷游

香梅院豫吳越豫章之境而居鄂尤久所至盡交其賢 豪長者考覽山川形勝增助氣勢而文益奇志亦益遠

咸豐初選授永明縣學訓導時廣西寇發永明富陽 灌陽恭城三縣之衝賊出沒剽疾刀戟摩夏相間君至

卽議戰守方略相地勢扼邑南龍虎關爲守連拒賊有功保知縣已而賊大至培關入永明城小而敵無守備儲峙民散走且盡君坐齋閣不爲動左右持之急君曰頃乞援周領軍聞警必至豈宜空城以委之吾在則城爲有繫也周領軍者副將周雲耀時駐軍江華勇敢負意氣移時果至賊反出其後圍攻三日食盡周君與君計與坐斃無甯一搏戰戰幸完君走郡乞援與糧是猶有生望也遂出戰周君所部三百人賊數千迎擊周君死之君以閒馳郡白狀卒得援兵復其城君適以籌餉功開缺以同知用方是時湖南援師四出壤境所接無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

五

完士獨用課估轉餉衡州當兩粵之衝事尤劇部使者陽湖惲公知君賢又於衡習也屬君以衡州釐務十餘年剔弊摘姦導以廉勤訖賊之平轉餉案鉅萬民商翕然無怨者而君顧自疚曰爲軍食病民久矣大亂幸平吾得敵衣粗食以終餘年無爲久與螻蛇也卽自免去君性溫純與人交曲折盡其意無間始終厚於名賢碩德以求廣益亦用以資益於人其意勤勤常若有餘遇事規攬大局求遂所安未嘗避難自沮亦不爲喜事立名示人以圭稜故其在官與人更歷常變險徼處之怡然不見其有喜怒欣戚之色也將非讀書養性有得於

道者邪君生於嘉慶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卒於光緒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有八夫人章氏繼夫人許氏子四人祖同同治壬戌並補行成豐己未 恩科舉人常甯縣教諭分省補用知府璟同府學生候選州同知蚤卒百熙同治甲戌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己卯科

山東副考官山東學政觀同縣學生出後其兄沅女三人所著周易通義三卷心言三卷讀書記八卷梅墅文鈔二卷詩鈔十卷友石詞三卷無垢靜室時藝四卷續編一卷將以其卒之三年二月三日葬君善化六都葉家灣之原寅山申向兼艮坤以嵩燾知君久屬爲銘其墓之文銘曰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

五

浮邱湯君著書名子開蕩乾坤雄伏一世見君心言氣輸神移法言中說斯乃兼之尤於比耦闕深雋明百數十年隻立無兩謂當以文潤色皇衢卑棲一學出入戈爰獨畀之年以觀其微使車赤帷光施有耀不於其躬於其子孫千齡萬禩視此高邁

臆封承德郎黃君墓志銘

君諱大鐘字東序龍山黃氏父曰之翰有子三人而君居長家故饒自君兄弟始知學七歲讀書家塾師偶出羣從奔趨以嬉君獨鍵戶母自牖窺之則長跪坐口哺



喃自擗擊有聲母驚問故曰適讀書久未熟自懟既出就外傳聞遣僕歸祖鴻禩爲具酒食溫語丁甯君聞泣曰此以吾讀書故詔其勤我耳益日夜自砥於學年二十補邑庠生龍山邊邑少藏書學官弟子不能舉經史君求得之伏讀以思治禮經歎曰人道由此立矣入而承事其親出而應人接物悉準而行焉父之翰恢奇多大略而不知書君每侍演說古今人物事實父大喜以是通知史事居父憂考求喪制逾期猶衣衰終喪疏食居外其後處期功喪不釋服不櫛髮以爲常從母王氏卒已異居矣守喪次兩月弔者至哭拜喪服不講久矣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三

君蓋允嚴焉龍山知有喪禮自君始所從學舒君老而貧君爲經理其家其卒也親視斂營葬里有鬻妻者君贖還之既又念曰是無力自存卽還終鬻耳召使傭力其家厚資給之養其子以有成道光十五年邑大旱疫作君出米振鄉人躬自拊循人謂疫氣宜少避君曰死生命也何害人知君篤行而君固尤以幹濟自意邑南江當辰水上游水悍疾每歲盛漲常溺人君弟大鉞議築石橋君曰石力不敵水必圯不如多置渡船水潦降則聚船爲浮梁大鉞不從再建再圯卒從君議嘗言讀書須達識時務王安石以所學誤天下非但經術疏也

亦由不通知世務又言范文正以天下爲己任卽程子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士須以此自命在鄉黨則庇及鄉黨在家國天下則庇及家國天下平居以立社倉置義莊積書教族子弟爲意病且卒猶諄諄以詔其子俾卒成之夫人熊氏有智略田山鉅細皆綜知之人無敢欺君嘗與諸子夜深擁火論古今文章得失夫人笑曰若言偉矣吾不能知其深然恐無益世用益多論古人持身涉世成法以求有益君歎曰歐陽公固言之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卽此義也君以弟大鐘官柳州通判 贈封承德郎妻安人道光十八年二月二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三

十八日卒後十二年道光三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安人卒合葬城東黃鶴泉之原子四人一清候選教諭一漣候補州同一濡候補訓導議敘鹽提舉銜一鳴湘陰縣學訓導孫某某訓導君循循有學行與之言識道理能辨析人事當否心疑其生長邊邑早宦何以能有此既究知其世家而後知君之成學而教家者遠也嵩燾嘗爲君父奉直公墓表於銘君墓不復詳其世次云銘曰君世業賈而以儒興研考禮經以就規繩人綱曷曠在喪道徹挈隴瀆返依於制時有夷險道有汗隆尺寸權衡坦施以冲子子鄉閭其效能幾又閱其文韜英斂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誥授榮祿大夫蕭公墓志銘

君諱韶字岷山一字光甫姓蕭氏清泉縣人自少讀書善深湛之思敏華就實不苟聲譽年三十三以選拔貢生與廷試高等授七品小京官籤分工部入貲為員外郎改刑部中丁卯科舉人召試軍機章京又以高等入直君故才敏能官處機要益自敕密樞府大臣於君獨異視常最其列補直隸司員外郎轉安徽司郎中總辦秋審處兼充方略館協修截取記名繁缺知府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七

旋補福建道監察御史每有陳論審量民生國計求少裨助不以撝撫人過失為直明年揀放廣州遺缺知府署督使者奏君才任繁鉅即補廣州府知府故事任首會承宣上意使下喻其旨無同異督使者南皮張公負幹才尚氣諸曹推首受命唯諾喘汗無敢發言君獨亢聲陳說利病下令有不便輒引大體與爭或值盛怒引伏服謝而持益堅公久亦悟為罷其議以是益倚任君其自治官事清理訟案整飭士習儲置積穀毅然任之要於成乃已三年士習其教民懷其惠值安南沿海之警軍興供億終以不乏而倉廩蓄積有餘擢湖北荆宜

施道督使者以粵事棘不宜失此良佐密疏告畱調補惠潮嘉道旋署督糧道再署布政使司君以粵東積弊深理財用人端緒紛委簡料出入輕重之宜一準程式以自循守終署任莫干以私而信其所處公平無有怒者遷浙江按察使剔姦保民一持威嚴或疑君仁恕失其素守君曰是乃所以為仁恕也浙民犷傲之習亦賴以稍戢擢江西布政使司會病行次金陵病益篤就邸舍逾數月卒君生於道光九年己丑歲某月日卒於光緒十有四年戊子歲某月日年六十曾祖緯儒祖正元父耀祖三世以君貴 贈榮祿大夫曾祖妣氏周祖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七

妣氏張妣氏蔣 贈一品夫人夫人廖氏繼夫人勞氏子四人邦愷邦懌邦儁邦慎殤女五人長適候選員外郎長沙易秉次適監生衡陽劉興瀛次適戶部郎中舉人巴陵方朝架四字湘鄉曾某五待字君平易謙退與人交輸寫心臆不為城府篤於為善艱難險阻處之若夷有族葬地二所兼患水蟻葬者百餘人並困苦不能自存君居母喪往視閔之改置平原高爽地盡遷之里鄰知其事始皆疑阻終乃大服生平克己守約不失權度部使者景東劉公治鹽釐難其人以君居憂力致之不為應繼以文記私延君幕府又力辭曰是處貴而

無位高而無民之地指摘繁矣自湘陰左公不能免我何免焉君在官多偉節鄉里崎行於君末也要其磊磊大節所以自誌其踐履者一皆其志事之揚詡也嵩燾既爲碑銘揭之墓道又掇其軼事於君初若不爲意而人見以爲難序而納之墓中而綴以銘其辭曰

年優矣而壽未備宦顯矣而功未遂駢夫人之爲德宜礪礪乎一世開穹窿以建標偃雲雷而張幟晞古賢之宏濟曰道遠其焉至悼年歲之不淹揚鐘鼓而導志持一節以始終互今古而不敵

陳府君墓碑銘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三

江以西有隱君子曰陳琢如先生諱偉琳系出江州世所稱義門陳氏者也先世有仕閩者遂爲閩人祖鯤池由閩遷江西之義甯州再傳而生先生考克繩以孝義生子四人先生其季也始六七歲授章句已能通曉聖賢大旨端重簡默有成人之風及長得陽明王氏書讀之開發警敏窮探默證有如夙契曰爲學當如是矣奔馳夫富貴泛濫夫詞章今人之學者皆賊其心者也惟陽明氏有發軔振聵之功於是刮去一切功名利達之見抗心古賢者追而躡之久之充然有以自得於心一試有司不應選決然舍去務以德化其鄉人尤相獎以

孝友其事父母搏力壹心承順顏色不言而曲盡其意母謝太淑人病亟夜馳二十里禱於神比反太淑人疾方覺言神餌我以藥疾以霍然先生以太淑人體羸多病究心醫家言窮極靈樞素問之精蘊遂以能醫名病者踵門求治望色切脈施診無倦自言無功德於鄉里而推吾母之施以及人亦吾所以自盡也生平爲學不求仕與名獨慷慨懷經世志嘗一涉江攬金陵之勝東歷淮徐涉略齊豫北至京師所至考攬山川校其戶口阨塞險易以推知古今因革之宜與其戰守得失之數方是時承平久天下晏然無兵革之憂而亂機牙孽隱伏潛滋先生獨心憂之求思所以消弭之術欲因以識天下奇士人莫闕其涯際也及歸喟然曰士失教久矣自天下莫不然獨義甯也與哉誠欲興起人才必自學始於是倡建義甯書院爲賓興會資之赴舉曰非養無以成教凡有利濟無弗舉也有與創焉無弗先也已而粵寇陷武昌踞有江南數擾江西先生率鄉人團練擊賊比有功暇輒與講求忠義人皆喜自奮義甯以一城扼江楚之衝倚以拒賊者數年由先生治團練始也先生臨事必求實濟不憚勞不計名諸所以利人甚眾其卒也有男女二人伺其葬而哭諸墓則常以貧鬻妻爲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四

設方略保全之家人不知也先生豐頤廣顙嚴重有威而性樂易善啟發人揚人之善如弗及尤爲人士所親附武甯羅亨奎故奇士避亂義甯故事先生曰亂離中能相劑以道義此行爲得所師矣咸豐元年子寶箴舉於鄉益督以學戒無違試禮部日取經史疑義相詰難及朱陸之學所以異同而言學須豫也脫仕宦虛疏無以應學又弗及悔何追矣病且革手錄李二曲荅人問學書備論死生之故復書成德起自困窮敗身多因得志二語付寶箴庶幾神明貞固不亂者所著北游草松下談松下吟勸學淺語勸孝淺語通若干卷其於詩尤

長而不樂爲名故世亦莫能知府君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五十有七配李淑人子三人樹年某官觀瑞殤寶箴辛亥科舉人以贊席寶田軍積功保道員甯湖南候補加鹽運使銜女三人孫四人同治七年葬先生義甯之北隴又六年癸酉螯石加封以示後之人揭先生之行於墓命嵩壽爲之辭其銘曰  
身世而爲賢必有先焉惟其運量周天下而學術之被其身足以有傳闕其光以禮之其子施世而長延先生之卒至於今二十年既纂墓而昌世迺伐石以表阡其名與行之不磨炤三光而奠九淵

鄧伯昭墓志銘

伯昭鄧氏諱瑤新化人父顯鵬諸生有學行世傳芸渠先生伯昭以父字亦字小芸其季父湘皋先生名尤盛與其兄悌友終身自湖以南言詩文宗鄧氏尤傳鄧氏家法爲不可及子始交伯昭及其季父子小皋京師而小皋之兄孟華實與偕後七年伯昭之弟小渠與子弟意城同舉於鄉以是得盡交鄧氏兄弟乙巳冬謁湘皋先生於所居南村草堂孟華已前卒小皋事其父甚孝而伯昭小渠所以事其叔者猶事父也退而兄弟相友愛甚敬以和又七年而湘皋先生卒小皋以毀死又四

年小渠亦死者獨伯昭蓋予交鄧氏兄弟三十年盛衰生死之故多足感予心者伯昭以久故尤親又甚賢而能文於其卒也思之尤悲伯昭少能文湘皋先生廣交游章牘叢積伯昭年十八九常給筆札侍坐酬荅自道光丁酉選貢京師既試報罷遂以書記周歷湖南北久之謁選得麻陽縣教諭是時廣西寇亂萌孽其黨蔓延新甯反者數起寶慶知府長白魁聯思所以遏亂萌盡起郡人士賢者議方略檄畱君事以大辦於是人知君幹濟能任事矣赴麻陽任兩月丁母憂歸而粵寇起勞文毅公巡撫廣西邀君佐軍事湖南巡撫駱文忠公

以寶慶當廣西衝爲重鎮延君主講濂溪書院以團防屬之咸豐九年粵寇圍寶慶君以守新化縣城功加鹽提舉銜又以辦理新化捐輸保知縣加運同銜今相國湘鄉曾公及駱文忠公數薦君可屬以事曾公請以知府擢用會江蘇請揀員遂以知縣揀發江蘇君方佐布政使江公於皖不赴官江公改四川布政使又從入蜀已而直隸總督劉公陝西巡撫劉公皆奏請君自隨而君浩然歸矣同治五年三月某日出峽至巴東舟覆死君性嚴介而退然自斂抑不露鋒穎與人和夷粹溫可愛而親而心肫肫然思有以利濟於人爲鄧氏族人立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七

社倉備荒在安徽積二十金謀製一狐裘慨然曰吾族社倉幸立無憂凍餒而家子弟貧者多苦不得就學吾此一裘之費可使生積供一二人讀書之資即日封其金以告其宗人充學費焉守新化城釀金爲軍食事定計所餘千金君曰文武之用一張一弛實興禮廢久矣請畱以助邑人之賓興者新化有賓興自君始居常以兄弟死亡相繼忽無歡悰與人言輒嗚咽而其叔母年八十獨健在君曲意承歡朝夕爲孺子慕以使豁其哀其自四川請告歸也曰吾叔母老吾不忍久違嗚呼是足以知鄧氏家法矣然而君賢遠哉君所爲詩文集

若干卷已刊行於世其他譔述甚繁予論次君之行實貽其從子光輔使碣諸墓亦以導予之悲銘曰

君之戚友曹炳文者夢君冠蓋紛紜不知其死也知有王勃之後身就而與語諄然以樸厚謹慎詰其家抑又何其殷勤天之於君若有意若無意吾將信之所聞惟其文章質行耿耿不可磨滅庶幾有攻於斯文

誥封資政大夫瞿君墓志銘

君諱元霖字仲蒼又字春階姓瞿氏晚號天逸老人先世自蘇州流徙湖南占籍爲善化人君少卓犖負志氣不甘下人兄弟讀書爲儒而食或不充父友某君習刑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八

家言語其家曰仲也才以治刑名之學其成必易必有名跡可賴以療貧君聞大戚自陳於父請卒讀貧賤富貴躬自致之不欲俯仰從人以成豐辛亥 恩科舉於鄉援例爲主事籤分刑部四川清吏司君固敏於事又善服勞值庚申之變英吉利內犯京師曹司多避去君兼攝數司句稽案牘常至填委退則閉戶讀書感憤時事倚燈伏案強自排抑或竟夕不寢遂病告久之乞歸歸十八年以疾卒君篤於故舊之誼解紛急難均其忻戚在京師鄉人游食者周其困旅殯者歸其喪嘗送其友櫬還歸而大雨急馳前視而柩已發卒達櫬所省

護以行聞人一善道揚若己與有之人有過必咎責無少假亦若怨怒之切其身而終厚遇之不自以介意也工詩尤喜為駢儷之文請者無虛日每有作侍史操筆翰誦其事狀君則閉目審聽澄思須臾朗誦微吟應其文之節抑揚高下若宿構然見者驚異君生於嘉慶十九年甲戌月日卒於光緒八年壬午月日年六十有九以子鴻機所歷官封資政大夫祖諱運隆考諱岱兩世皆贈資政大夫妣皆夫人配殷氏封夫人子五人鴻勛兩淮候補鹽大使鴻錫運同銜分省補用知州鴻機翰林院侍講學士其二殤女三人孫六人女孫六人以光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九

緒九年葬善化八都安嘉壠之原嵩燾及見君父魯青先生儀容偉然善談論望而知其名德鉅人及與君兄弟石雲彤雲交好謂其家多才也必將有顯施於後殷夫人尤賢姻黨言婦德者交口推美之瞿氏之累積家庭間者益厚也君子子致學士既貴顯學行文章高天下狀君行蹟求為文以碣之墓其言可信嵩燾因序次而論之以著君之大節而綴以銘銘曰  
人莫蹶於室而躋於天孰有翳其明孰有昌其傳曰此天之所命而惟其子之能賢嶽嶽瞿君琦文瑰行一瞋十八載於世無營何幽之弗喬何德之弗被不聲耀以

名不光大以事事則孔多名昭無窮有子承之以考君之終

陶益謙墓志銘

君諱鏡瑩字益謙安化陶氏故太子少保兩江總督文毅公之孫父少雲以蔭得官積軍資以道員就部選部書吏追論其試蔭逾期將責賂焉遂棄去終以不仕有子六人其四君也母為今相國恪靖侯左公之女將誕君夢月夕數人若仙官挽一舟屋角鼓吹導引寤而生君自幼聰慧絕人嘗隨諸兄嬉庭下客有過者詔其諸兄曰明日夏也春盡今夕古詩人言之可舉似乎君應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九

聲曰未到曉鐘猶是春客問亦能誦詩耶曰未也聞兄誦之習也客大驚時方四齡也年十歲始學為帖括之文發題命開講遲久未成就視則已盡一藝蓋雖少而志銳氣果不以所能讓人又十年補縣學生益發憤肆力於學學幾成矣以光緒八年六月病洩卒年二十五君有至性篤於孝友讀書博攬精取無泛無雜為文章雄奇瑰麗馳驟往復以盡其變而性溫雅恂恂自下所交多名德長者無貴游子弟之好居室左右圖史自處如儒素將非循道守方受成於性者耶年之不遐成學之量之猶有未至則亦天道之適然或老壽以終或中

道殂落無繫其人之賢否也故曰人能宏道無如命何豈不然哉史稱黃憲言論無所傳聞徒以荀爽陳蕃郭林宗之徒交誦其賢其名至今稱焉而如所稱頌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雖其德量亦未有以名也君之誨述表見者多矣其於爲人深遠之量純篤之性固異於人獨世無荀淑陳蕃郭林宗者誦其賢而張大之古今人之不相若誠有宜然而士之生今之世不幸以早逝其尤可哀也夫君病革不能言以手詔家人進筆札處分後事甚悉中言立嗣以序則兄煌子紹曾以愛則兄觀儀子象曾因並立以爲嗣從遺屬也其遺文曰惜陰書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七

屋雜著並刊行之妻左氏生女三人光緒九年十一月初六日卜葬君安化一都賀家灣之原少雲以其長子煌述君行狀求志其墓雖予亦爲之感悼悲哽久而不能自克也稍次其生平大略而爲之銘銘曰  
是夢月以生其卒也雨霽而月適明仙官衙旋舟於屋屋可舟躬曾不如濶瀆豈其生也有爲而奪於無年乘虛而遊控掉無前鳴呼物固有成毀銖黍之與較生才以爲世於世奚效吾將訊之巫咸叩穹蒼以告

翰林院編修譚君墓志銘

君諱鑫振字貢二一字麗生姓譚氏衡山人家故貧也

父以諸生就婚湘潭李氏遂依以居君少長於外家外大父湘山先生故舉人有學行君年十歲已畢十三經外大父深器之益資之讀又三年補郡學生其言論文章已自成立傑然有異於人長者見之皆驚歎以爲不及年二十四以優貢生考授教職又三年舉庚午科鄉試累署巴陵益陽縣學事以庚辰科進士 廷試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明年赴京師道卒浙江之杭州年三十有八君少有至性事父母怡顏下聲先意承迎癸酉趨就禮部試至山東病病且愈矣夢其母白衣促還君急起馳歸歸十日而父卒又數月而母亦卒言者謂君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七

歸爲動於孝若有默相之者焉始攝巴陵學以能訓士有聲學使者廖君壽恆保授國子監學正再攝益陽學會士民有嫌於縣聚數百人捶署門大闕君諭寢之無敢譁者再保知縣指發江西君爲人疏眉廣額俊爽有英氣而語和氣夷與人交曲折盡其意部使者王公文韶尤偉視君延之幕府中文翰盡決之君從人高下多權洽無間嘗因大會賓客數十人君雅步趨踰拱揖道情故所不識輕重疏密各適體宜蓋生平練知人情而其才沛然肆應有餘亦以是自喜尤善李北海書法自湖以南無及者求請盈門無不立應其在浙江交益廣



名益盛嘗手振管而身與客周旋揖讓容相接而語相親也以是窮日夜不輟體故羸多病卒以勞嗜血不止數日卒君生於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十一月二十五日卒於光緒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祖鵬高父大達皆贈奉政大夫妣皆宜人妻李氏子三人學苞學華學英女三人葬衡山橫過塘獅形山之陽既卒逾年君弟振堯以狀來求表其墓吾聞君名十四年及得第以館後輩禮來見視其貌益癯而氣益斂以固憂其不能永年猶意其生之艱而得天之厚意固將以有爲邪孰知夫才者之不得所施以遠泯也君弟振堯述君狀尤悲而請之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志

尤勤其心意又有足哀者嗚呼君遂以吾文爲足傳君邪或君之所爲雖不多猶有足以傳者固將有意焉而用是以施顯於天下及今爲有望也

羅研生墓志銘

君諱汝懷字研生姓羅氏湘潭人自少讀書喜形聲訓詁之學求得顧汪戴段諸家之書精研力索曲暢旁通乾嘉之際經師輩出風動天下而湖以南闐然無知鄭許說文之學者君居石潭萬山中承其遺論獨以治經必先識字析意潛思受成於心不假師資年三十四充丁酉科選拔貢生則君學已成矣所著書曰周易訓詁

大誼曰禹貢義箋曰毛詩古音疏證曰漢書溝洫志補注曰古今水道表曰十三經字原曰六書統考皆粗具其義例湘鄉曾文正公道州何子貞編修以爲有國朝經師之遺風君性和雅貌溫而氣愉與人交洞見肺腑久而益親言事嘗使意餘於詞婉約微至雜以諧笑尤以利濟民物爲心部使者駱文忠公議治團防得君團練芻說節取頒行以爲式其後陽湖惲公籌積穀德興李公申明鴉片煙之禁其端皆自君發之曾文正公視師江西召君君至曰吾任爲賓不受事選授芷江縣學訓導改選龍山縣學訓導皆不赴同治初 詔編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志

忠義錄褒錄死事者君獨力任之先是新化鄧先生顯鶴輯沅湘耆舊集二百卷自唐以來湖南文獻可紀錄者探討靡遺又爲明季湖南殉節諸臣傳略以勸獎節義存鄉先達遺跡君曰永明之難湖南死節者爲多粵寇據有長江河南之寇徧及東豫而甘陝困於回逆兵師一出湖南死忠者倍焉 國家方盛成功立名震耀天地而死者之節則一也至論湖南之文傳世者無多而要關繫一方掌故政治學術尤有以見歷代人文之盛而一鬱而不宣此吾事也於是輯湖南文徵二百卷褒忠錄八十四卷論者以湖南文獻之徵得鄧先生及

君存其梗概爲有功於鄉里之大者君嘗疾近世漢學  
宋學之分以爲名物度數先王所以立教而學必先識  
其大未可偏勝故其學於六藝故訓地理沿革古今山  
水源流歷代法制氏族金石篆隸靡不研通而一本於  
立身行己尤務獎厲後進以成學誘勉之惟恐不至薄  
技微長必求所以振拔之而自處一守以約菲言厚行  
不爲聲名言者謂通儒而行誼當世長者尤難能也君  
生於嘉慶九年甲子歲七月初四日卒於光緒六年庚  
辰歲九月三十日年七十有七曾祖晉祖紹龍考脩澍  
以孫萱官 贈通議大夫君兄弟五人於次爲三配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五

周淑人繼配陳淑人子六人萱以縣學生軍功道員殉  
難黔中以按察使例 賜卹贈騎都尉世職太常寺  
卿周淑人出也克進軍功保知府加道銜分發江蘇陳  
淑人出蕘國子監生繁妾王氏出女三人孫八人君既  
卒就求其遺書蓋猶前四十年所見標具其所心得與  
先儒所以異同或多缺略無完書獨所著綠漪草堂文  
集三十四卷詩集二十卷研筆館詞三卷彙行於世克  
進葬君邑西龍家港粉壁山莊之原而述君行狀屬嵩  
燾爲之銘銘曰

湖湘以南有儒一生承經師之風以起而擷取其精著

書累數十萬言求之太廣而艱於成其單辭賡義表見  
於世猶足以見君之生平千齡萬代以無隕其名

姚桂軒墓志銘

道光之季廣西寇發曾文正公起鄉里治兵所任爲將  
帥及轉餉數千里外多求沈練樸厚之才爲之於是湘  
人士風發雲涌貢其智能希尺寸之效出處隱見所成  
就異而其志趣一軌於正凡其所行更歷數十年守之  
爲成法反復更變無能易其度嵩燾始督餉益陽周壽  
山舉文任臣姚桂軒任其事於是始知有桂軒者也胡  
文忠公巡撫湖北召致之幕中日講論語精義證之行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七

事推見古人用心之當否以求有合書旨處以賓友之  
禮不以參佐視也繼又從巡撫嚴公廣西巡撫涂公主  
權務治軍幕始終以貢生例得訓導不求仕進晚一保  
中書浼然自以非所任終身以爲愧疚涂公以河南巡  
撫調湖南再畱君幕中君年且八十矣從涂公求題墓  
碑曰清故處士姚先生之墓亦君素志然也君諱紹崇  
字桂軒世爲益陽人祖逢年太學生考國字子三人而  
君居長家固饒也以家難糾紛君痛甚挈其弟讀書龍  
洲曰吾與若當自發名成業既爲弟子員困於科舉則  
益刻己自勵曰士得志而功在人非可倖期也學與行

之在己者得志與否皆勉自盡焉莫吾阻也是以其讀書務綜實求當事理其出而任事竭誠以求濟盡所與賢否參差一約飭其躬不與人爲意氣人樂其和樂莫相疾怨者然終不敢干以私終其身舉止言笑皆有程度不失規矩尺寸所著書曰論語衍義十卷曰廣西志略十卷曰養正詩擬一卷曰子史撮言四卷曰墨筠軒詩集八卷惟論語衍義彙行於世君生於嘉慶十年某月日卒於光緒十一年某月日年八十有一夫人譚氏事姑以孝聞先君四年卒葬所居之茅塘山子一教雲縣學生候選從九女一人孫三人曾孫二人教雲既奉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七

君樞合葬茅塘山以嵩燾之習君也求爲之銘銘曰謂是隱淪而何奔走應舉之紛紜謂求仕者而終不與世爲羣嗚呼士固行其志耳君之志儻然自脫於埃氛其終以處士表墓庶徵信於吾文嗚呼姚君

誥授通奉大夫汪君墓志銘

君諱簠字鍊山姓汪氏世爲歙巨族明季曰然明者始遷杭之錢塘以文學主盟東南五傳曰上湖仍世能文科名仕宦相屬而上湖文益盛名益高是爲君高祖曾祖曰大任祖曰緒宜考曰科爵泄官江西蓮花廳同知生二子長曰範次卽君道光二十年蓮花君卒貧不能

歸柩又明年粵寇犯江西君奉母間道走闔時年十六治生計養母母病割股和藥以進君旣才高習吏事剖決疑滯所至稱其能謂可試以政於是援例以通判分發湖南歷署清泉常甯衡陽知縣旋攝瀏陽縣事君以能聽訟治獄平亭疑法重於時州縣獄不能決輒假君鞠治君引獄辭窮端竟委辨知其情僞集兩造使各盡其辭伺閒抵罅出一言折之皆輸心款服未嘗以擊斷爲能始至洩讞局斷獄稱最必得君訊治傳爰書案乃定凡在湖南十七年不離讞局始任清泉清泉有女子野斃體首不完窮治無端緒逮繫者眾語上聞巡撫於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六

君王公因曰非汪某莫辨檄君往代君廉知鄧元金者所事有連宜得其實一訊卽服於是歷年積案八百餘遂量其緩急輕重編次爲日程比年皆辦治邑無留獄所至正士習嚴盜賊釐剔錢漕積弊務安民善俗遂其生計吏能大著光緒初

詔舉治行優異者兵部尙

書彭公以君名應尙書籍衡陽與清泉同治一城知君治狀然是時君去衡陽益已數年也湘潭有盜連劫殺人邑令沈君坐縣差某差訴益急沈君持益堅檄君往勘沈君故能吏也盛氣視君君笑曰公領縣辨知良莠且識已受成某何敢以異同要令無枉而已召差及受

盜者與令會訊盜實艤舟城下得贓皆入舟邑人多見之以疑似注射及差沈公亦太息自言此吾過也卽責差緝盜弛前職不問以勞保知府加三品銜而訖不得一授實官君和夷溫雅粹然儒者出言必當於理與人交輸寫心意久而益親在官尤得民心推情與人不立崖岸而務杜絕私請寬而有別其吏能尤在聽訟下氣怡聲曲折以達其情未嘗有疾言遽色一時無及者體故羸也又善病或常乞告與病相守署衡陽任滿以父櫬在江西而母櫬寄關外具貲足以營葬數千里歸櫬西湖並自畱生壙其旁曰吾終與父母相守幸矣存養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九

諸姊兄弟爲姊子入官援例竭貲爲之經營無所恠其先世歷有明德著書甚繁變亂咸燬於兵君搜輯得十餘種彙刻爲汪氏遺書書成未逾年君卒論者以是傷君之志而益悲君之無年君生於道光十七年丁酉七月十二日卒於光緒十四年二月初七日年五十有二夫人呂氏陽湖呂君炯之女妾范氏沈氏胡氏無子以從兄箴之子塚爲嗣嵩燾識君晚而聞君治官事藉藉有聲因丁君次谷見君與之言怡然使人忘倦自述歲常奉委勘獄他郡縣憩旅舍聞其地有獄訟旁考博詢必窮極其始末至縣則問知其情與所聞絕異以是平

反甚眾其究心民事不以己所不與而有異視也嗚呼是眞良吏也已以卒之年十一月歸葬錢塘之普福嶺卽君所自治生壙也某具狀徵銘嗚呼如君者其可無銘銘曰

官不酬其才年不逮其志於君爲可悲而尤悲者吏事天之生人其猶搏埴或圓或方或偏或粹君一融而冶之惟所施而皆利嗟吾民之不幸訖未聞乎善治是哉峩者君之墳永冀表德於良吏

王子壽先生墓志銘

監利王子壽先生既卒十有七年其孫傳喬以書告言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七

大父之喪諸父無存者傳喬年在童穉邑人以鄉賢請左文襄公又奏請史館立傳大父爲有傳矣而銘墓之文闕然未具傳喬生晚聞大父之生知交徧天下內外文章道義相接訖今無一存存者獨有先生傳喬念非先生無與銘大父之墓者敢以請嵩燾自少學爲文則知先生而讀其樞言上下篇以爲懷文抱質有道君子之言也先生長於嵩燾二十年是時年未逾四十文章已冠絕海內湖南北講論經史文藝必歸先生卽有所述造老師大儒皆咋伏莫敢與並先生亦自以其詩文啟誘後進才雋見人一技之長譽之不容口推轂而策

勵之必使有所興發以成其善容接故人子弟尤厚家無僭石儲其急人之憂嘗倍甚於憂其私以其道德文章獨步江漢間五十餘年然先生遠攬古今勤求時要日思所以振厲一世之人心而厝之安豈思以文士終哉其始通籍卽乞歸養嵩肅就詢其故喟然曰政敝民頑盜賊肆行承平日久惟務以法律束縛馳驟天下賢者無所用其能吾官卑濡忍二十年得一郡守自審無能爲不如歸而事親之歡也先生言治術必達民情言兵事必明地險心和而氣愉貌慈而言溫與人處無不輸心感服久而益相親也誠得假手以效其尺寸所施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三

必有過人者而自先生罷官歸學益光道益高其心泊然不以榮悴隱見易其守大帥如曾文正左文襄胡文忠諸公有事焉必就諮有謀焉必待斷而終不能以一官強使相就也嗚呼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孰使其志終不一發據而天下言先生者徒歛噓感慕其文章亦豈先生之心哉先生名柏心字子壽明季由江西豐城徙湘潭再徙監利居螺山曾祖秉道祖文模父有端並以先生貴贈封如其官道光癸卯科舉人甲辰科進士以主事籤分刑部夫人楊氏跣坐誦佛有解悟實不能文也年四十卒與先生合葬螺山之邁園子家遇荆

門州學訓導家隆候選通判家休監生孫傳喬傳授傳治曾孫忠海忠訓忠誠忠禮先生生於嘉慶四年己未歲十月二十七日卒於同治十二年癸酉歲五月十三日所著書曰樞言曰導江三議曰漆室吟曰百柱堂詩通若干卷皆彙行未彙者子壽詩鈔六卷螺洲近稿六卷文集二十卷同治元年前上經論言事八條由雲貴總督銅山張公代進奉 旨褒獎詳家傳及所刊鄉賢錄嵩肅爲具先生之學行犖犖大者揭之於墓昭示來哲而繫之銘銘曰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三

其生先我二紀相望後我七年乃貢於鄉名聲夙馳通籍蓋晚浮湛卽署任薄道遠溢然南歸播揚馨芬昂霄躡景大需於文莘莘學徒門闈戶溢淪而通之道其湮塞大湖南北物望斯歸孕包眾能甯受鞶韞自致其名泰山北斗仕則匪豐其施孔厚

贈光祿大夫陳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維之字伊人姓陳氏桂陽州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積德累世無聲於時君生五年卽喪其父逾年又喪其母議婚州之尹氏妻父以學行聞遂從受學通易禮春秋旁及文選爲文章必澤於古連試扼於有司歎曰吾道求之已而已於時無所用不足以干時遂不復試

課其子自始學至於有立成教庭戶之間未嘗就外傳  
性方嚴於人無假借苟有過雖小出入必盡規苟爲不  
肖見則引去雖貴盛屏立不交一語嘗與同學十餘人  
俱晷夜謀摘取田中瓜爲歡飲戒侯君寢乃出啟戶聞  
嗽聲卽斂退無敢闖扉使有聞其見憚如此然其爲人  
仁厚有至性遇賓親尤有恩鄰里假貸及遠親至愈貧  
事之愈恭工醫濟人醫藥施舍無虛日宗族子姓飢寒  
疾病常若痛苦之在其身日夕營營必遂所求乃已晚  
年道益充氣愈和務斂抑自同於人然終無敢干以私  
者尤自喜能知人一日有叩門入者爲某親求方藥君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三

曰此察其神色非善所以來求食耳某親賢者必不屬  
以事其後詢之果然又或充書吏方有急來言所謀君  
笑曰若此言良是然察其意非能急人之急命具酒食  
餉之曰此足以酬君意矣言者謂君終身不受人欺而  
其辭趣亦莫能怨焉君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  
年六十有五子士元增生士杰己酉科拔貢生授戶部  
小京官累功官山東巡撫所謂雋臣中丞者也女四人  
孫十二人兆文某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兆蓉壬午科舉  
人兆璜兆槐兆葵兆泉兆葵某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兆  
蘭兆熊兆雲兆璇女孫十二人以某年月日葬州東甲

家衝越二十一年夫人卒合葬牛坳嶺夫人生於某年  
月日葬於某年月日賢明有法能卒成其夫之德佑啟  
其子孫其卒既葬十五年以書命嵩燾曰先人展轉營  
葬而未有志敢請志之稍敘次其官閥納之壙中事皆  
可傳載始雋臣佐曾文正公軍幕嵩燾與焉文正公名  
能知人獨謂雋臣有識鑒所部文武吏士始至必先令  
詣雋臣陰使相其能否因授以事嘗疑雋臣生鄉里一  
至京師得官滯遲若此乃能治事論人奇中以爲異及  
聞府君之事而信雋臣之賢能所至立名蹟得之家教  
多也乃爲銘曰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一

壽

其生貌孤艱貞自幼疇覆翼之綢繆婚媾卓立疑疑翹  
英擢秀終闕其施以詒厥後一傳而顯節鉞封圻諸孫  
翩翔如騶有駢詞臣世榮載輝具輝發基郎署在日猶  
踰歷三十年天授宏造始表斯阡用彰述紹鴻光比德  
後先同兆吾銘其藏於後有考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教授文林郎辰州府教授李君墓志銘

君諱長蕃字宣伯一字屏南姓李氏先世自宋熙甯時由江西徙新化十一傳名作梅者有奇節事母尤孝母病求醫道遇虎揖而祝曰母病急無退我行虎遂巡去值明季之亂轉側兵塵閒裨闔操縱完其鄉里其號曰松山因名所居爲松山坪李氏子八人起家爲舉人及明通進士以科第相嬗者六世再傳至文瓚雍正壬子鄉舉官桂東教諭是爲君高祖曾祖曰春光祖曰宗竹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一

父曰注以君後其兄溥而君從父治道光丙午舉人最  
有名君亦選充辛卯科拔貢生其後癸酉君子慶曾相  
繼爲拔貢生又後乙酉拔貢生長檀則君從父治子也  
蓋自松山先生以孝名於時子孫相繼爲孝友科名族  
望隆治一邑君出後伯父始生數年已能承事其母曲  
得歡心其大父母及本生父母皆健在大父母年既高  
君事之尤勤大父固篤文學治家嚴有法度內外肅然  
獨厚愛君一日違侍左右則顏不怡君既孤貧館食十  
餘年部使者濟南毛公合肥李公景東劉公相繼致君  
幕府待遇尤厚選得辰州府學教授一以勤學課士爲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二

職不問餼脩有無凡歷兩考益無儲糧橐無餘資常笑  
言吾館食二百金歲常有餘而官祿苦不足受之官者  
親戚故舊將仰食焉吾不敢私也君於辭受取與之間  
慎思明辨求適於心故能廉而不近名惠而不示德疾  
且革自述生平未嘗造一孽負一人益戰兢自守與身  
終始云君生於道光十年庚寅十二月十五日卒於光  
緒十年甲申十二月二十四日年五十有五所著書有  
靜娛室古今體詩荻微堂家訓夫人楊氏子五人慶曾  
拔貢生候選教諭慶豐太學生慶祥幼殤慶熙邑庠生  
慶嵩孫七人女孫六人君篤學精思文能舉其志行能  
達其言簡默端慤行止較然與君游者數十年未見其  
語言行事有纖毫過差篤於故舊窮通得喪均其欣戚  
存省飢寒推解無恹容其與人交樂易將順言笑恂恂  
多所獎掖務與爲同至有求請一斷以義毅然無少貶  
抑故其卒也學官弟子與常所往來哭之皆哀鄉里知  
君者無老弱親疏皆太息誦言其賢君卒之明年子慶  
曾奉君柩歸葬所居宅右之新山又逾年具狀求銘君  
與吾弟意城從事部使者幕中八年因以識君溫文君  
子人也既久益親而君年固少別去十餘年前歲以俸  
滿來長沙相見子固驚其早衰而遂以是冬卒人之生

世若是之可悲也因彙次其生平納之墓而系以銘銘曰

年躋於壽子孫眾多再貢成均仍世同科孝友詩書自爲切磋相視蒸蒸綬之太和名門盛業孰此之過施不酬德養不勝瘞有如畚土障塞江河始去辰陽目炯顏醜廿年繼見髭鬢已皤終焉一瞑於君謂何我爲銘辭表示巖阿年祖代永元石不磨

曾伯祥墓志銘

君諱紀瑞字伯祥一字符卿姓曾氏太子少保威毅伯巡撫江西沅甫中丞之冢嗣也湘鄉曾氏自文正公起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三

家宰相爵爲侯兄弟奮起立功名門閥日隆 詔書褒寵謂忠勤出於一門天下之人仰耳注目承望風采而君溫然自斂抑讀書爲深湛之思不一藉助聲勢以文自炫耀與人言常若不足未嘗以意氣加人志清氣明微言解紛對之心遠尤喜推解濟人之急獎掖寒賤憂喜同之權度衣食若營其私人以是益賢君而君不樂以爲名始君爲諸生每試第一及試優生輒誦辛酉應拔貢試又皆第一終亦報罷學使者廖公壽恆語人曰吾以曾氏功名過盛抑之君聞益自韜晦不爲疚怨而志意亦稍摧折矣文正公推與一品蔭生遂得

召試授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以母病歸終母喪遂不復

出威毅伯巡撫山西連數歲大旱死者數萬人至則急請振貸告哀諸部使者轉銀粟數百萬以贍飢人君亦走閭里告輸以佐父民氣大蘇所存獲累百餘萬人而君乃以是時病歲餘卒庚辰六月二十八日也距生於己酉正月二十日年三十有二配江氏子二廣漢廣河女三人始予見君威毅伯里第喜其方雅謂宜充文學侍從之選曾氏子弟皆多高才卓識能文章君德性尤優宜保世滋長及見君數厄於遇而氣充然若無與於己者又知君意趣之高遠也而仕未及就年未及壯而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四

病以死人皆曰爲善之報如是是可以惜矣雖然天地之氣損益盈虛與時消息天其或者厄君之年而將以大昌其後耶雖君高年顯仕終亦盡耳人之痛君者固必不若今之悼惜深長也然則厄君之年以昌其後君或將以是爲慰而亦足平忌者之心乎忌者安施而爲君悲者又安所究哉君弟紀官以其年十月十二日葬君衡陽縣九都之萊仙衝嵩巖爲志其墓而銘之以志子私痛亦以廣威毅伯之哀思銘曰

才峻居隆如日在暎有條其文而闕不宣職方試仕庶適其屯又促之生命也何言隆汗在天惟道所敦無爲



君悲永綬後昆

楊小皆墓志銘

楊君砥皆持其哭子之文涕泣言曰死者已矣求一日以生不得也雖然固其有可以不死者也而不及待其自致其志與事終闕焉微子孰與發之將待子之銘其碣以葬吾之悲與死者之心庶以不泯而有傳也嵩齋聞其言相與泣且曰然吾事也其忍不銘君諱謝先姓楊氏世爲善化人從其父之字曰小皆大父諱在煦以明經官衡山縣教諭有學行於諸孫尤篤愛君挈之讀睨視其敏異爲歡娛比病席君簣隅書聲琅然君少能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五

發憤自勵於學體故羸也以習勤日充健年十六爲縣學生凡十四年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選爲翰林院庶吉士自君入學籍傷大父不及見每語輒嗚咽既久困益奮指取科名恢張門庭以求一當意敵精劬思爲之不少貸比得第趨就 殿廷程式繩量尺寸而君已病不自知其耗憊也會假歸咯血益甚遂以卒年三十五君家世孝友跬步以禮無幾微過差與兄弟居游相懽也而進退唯諾衍爾唯謹居常館食於外父子兄弟交相存恤已而喪其妻又亡其弟及其女兒則大戚憂積中浸以成疾入詞垣年始及壯視其貌清而氣駿而

心常若不自得吾固已憂其病而不虞其死之若是速也其志意堅卓有所學必要於成不以自餒是可哀也

已君生於某年日月卒於某年日月始娶胡氏卒葬南鄉今遷耐君墓繼娶某氏女二人無子立兄子某爲嗣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坎土而窆其子於送死爲至哀尤有酷者在子而才愴予淚之淋浪哀殘編於食笥循東牀而銜恤破瑜珩而一盡嗚呼才而不壽固若是多耶於君則又何云庶以慰君之父母歷千億祀考跡於斯文

誥授通議大夫鄒府君墓志銘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六

君諱孔搢字公讓一字雲泉世爲新化人自其十六世祖名一彥者當元至元時徙居邑之羅洪又十四傳曰養性以孝行著聞是爲君曾祖曰江爲君祖曰楷爲君父有子三人而君居次鄒氏故望族自明以來尤貴顯又饒於貲君生三歲而孤比長端慤沈默專篤於學承事伯叔服其教無幾微過差年二十五補縣學生又十年舉於鄉以甲辰大挑選授湘陰縣學教諭是時粵寇亂東南縣瀕江數被兵 頒藏書籍無存者君曰此學官之責獨金購置經史凡數十種日進學官子弟課之讀曾文正公督師東下軍糧資用求助里戶曰吾此處

政宜求廉靜無害者爲之諮得君前後輸軍累鉅萬以功保知縣加同知銜選授江西峽江縣知縣是時駱文忠公巡撫湖南急通民情擢用士紳惟恐不當其意凡有興造特以取辦援兵四出徵調日煩以曾文正公偉視君咨留湖南佐餉事自是終駱文忠公任凡再至寶慶一至澧州一至攸縣一總理長沙善化捐事終歲奔走敝唇舌劬筋力以應在官之急累勞保知府加道銜受三品封 賞花翎駱文忠公既去更數任一重視君而君察人事日有變異而誠信不下乎卽自免歸歸而主講邑資江書院究心一邑利病仿朱子社倉法置穀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七

歲一收放以便農民而首經理其家政置墓田祭田推恩遠祖聯族眾而經緯之歲己酉饑君發倉廩平糶爲粥以食飢者後值荒歉輒踵行之以爲常巡撫毛公以惠周桑梓顏其堂蓋凡遇有善舉君無不與亦無不倡賞以先君所居當黔陽溆浦之衝會土寇發奸民囑羅洪饒富陰相鉤致君佐郡守治城備守具捕得賊黨潛入城者斬以徇郡得無事而羅洪反遭賊蹂躪君弟孔紳與其孫代震督團勇堵擊死於賊君爲請 旌祀於其鄉置祭田贈給其家然君自是不復敢任事深自韜晦曰人生爲鄉里善人得無尤怨足矣光緒八年春

正月病五日遂卒歲除日猶手書春帖云保精氣神以臻上壽通天地人之謂大儒距其卒五日也其神明完固不亂如此卒年七十有九自君貴三世均贈通議大夫如其官妣皆淑人配鄧氏封淑人子二長聚奎縣學生早卒次鼎熊候選州同升用知州女一適陳氏孫三人孫女五人以其年二月唐君高平牛眠山之陽而使來請銘君性和柔與人言循循善下雖處橫逆受之夷然而遇事振發諸所規畫必中程度豫計其事之終而委曲以赴之要於成乃已不一自餒尤篤於故舊之誼均憂比慶心意交輸歷久不渝其初嵩燾與君同舉於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八

鄉更歷患難相存卹君意常殷然有餘自廣東去官歸君年且七十鍵戶謝交遊獨走數百里相視常言與吾兄弟若意城蟄存談不知其倦也君妻父鄧湘皋先生文行高天下與其兄雲渠先生以古道相切劘君始婚反馬鄧氏雲渠先生日課以文笑謂君里俗新墾至日有燕勞吾家無酒食徵召以一文當一觴可乎君自是兼師雲渠先生論者謂君生平敦篤純穆亦其居游服習然也是於法宜銘銘曰

志則匪舒而用以光施則匪閱而壽以康畢勤殫能效於家邦幹濟時屯曰貞吾常既耄考終其德孔長納銘

表幽萬世之藏

誥封通議大夫黃君墓志銘

君諱習溶字雲岑姓黃氏系出豫章宋黃文節公之後始徙永之零陵又徙道州最後徙甯遠之梅岡遂爲甯遠人君少通敏向學其祖故有學行督君益嚴自始受書已能習知諸經文字形聲訓誥大旨年十四補縣學生以高等餼於學咸豐初洪秀全踞江南楚粵寇蠶起往來蹂躪衡永之間王壯武公鑫討賊至甯遠舍君宅君時挈家避寇宅虛無人壯武公得君所爲文敗麓中奇之問知其家世行誼卽率從騎數十走學官署排闥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九

入索君學官皇遠莫知所爲頃之君至握手談懽甚卽並騎歸是時君年二十語言嫺雅意氣岸然壯武公引參軍事行文書鉅細相倚暇則令與其弟讀書講說道理觀古今成敗得失君之練事亦由此也在軍以勞敘校官攝與甯學事丁父憂貴州布政使席公寶田用師於黔邀致君自道光之季黔苗數擾亂反覆湖南布政使兆琛往討久無功至是以席公換之屢平施洞台拱諸巨寨集兵日多而席公病風痺不能視軍以委之君分其軍爲三以屬大將龔繼昌蘇元春唐本有而君以幕府權度機宜緩急取進止君推誠殫思挈提綱維和

賊諸將使席公不以軍事爲憂每軍報至兵謀地勢分

合行度指受成規咸若目覩而躬驗之諸大府皆曰席公得賢佐以濟雖病而軍益治旬月之間刷荒夷道械其渠礫之君亦累功保道員加鹽運使銜事平飭君簡料席君千人雷防湖南君日坐武帳鑊鼓吹角練治其軍夜輒擁燈課書史嘗曰吾祖督教我自唐以來立功業天下多出科第吾不可以負吾祖之命一平道州之亂再平新化之亂所至蕩除凶蕪拊循休息其民曰此易爲耳吾心所寄在科第果以光緒五年舉乙卯科鄉試而君亦病且死矣君生於道光十五年八月十二日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十

卒於光緒六年五月某日年四十有六以明年五月歸葬甯遠城南黃甲山之陽曾祖世豪邑庠生祖玉田歲貢生父光南並以君貴贈資政大夫妣皆夫人配歐夫人子二朝康朝乾女三並妾李氏出也君寬惠愛人尤喜接文士諮經度善務自傾下不求聲譽所從事皆當時豪傑任事有氣力無敢異同而獨下君聽其計畫諸老將積資敘勤折節交歡無有與君爲怨者蓋君之意量遠矣君嘗建義塾里中蠲田二百畝廣書院賓興之費所興建無多於其志願未盈也而其意皆可思銘曰在豐而嗇下翔而蹙何數之奇委心向善仁義是踐維

德之施年之不遐萬口咨嗟哲人之思石有時泐銘昭無極表墓之碑

贈榮祿大夫儲府君墓志銘

咸豐三年曾文正公視師長沙招致文學士知兵者因得見儲君石友軍中文正公指言儲君忠信人也可倚任明年戰沒甯鄉文正公哭之痛且咎曰柰何以不賞之身投小敵而試之暴也其後余往來軍中文正公往往舉說儲石友家居時軼事知其弟竹隴先生亦義烈士也而其子鶴僑遂以戰功顯名黔楚之間余故悲石友之爲人而幸其有繼以起以光其志事久之黔苗平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七

鶴僑得解兵試官於黔至長沙詣嵩燾言曰伯父之卒文正公實爲之銘而先公墓碑未立不肖粗有立以至今日惟伯父及先公之教伯父喪歸自甯鄉不肖實奉以行先公哭且怒麾不孝曰伯父死而汝在耶何以責士卒輕棄其主將不肖駭汗而泣交頤跪不敢聲自是在軍不復有辟難之心若先公者可不謂之豪傑持大義者耶敢請先生銘而志之嗚呼儲氏忠孝世其家而所以爲教如此其以督其子無有一言之私繫其心足以風示天下萬世銘宜也君諱迺昌先世有任粵西右布政使者由粵至靖州家焉遂爲靖州人十餘傳至君

曾祖諱恂暨君祖諱子栻父諱其材皆爲州學生家世儒素君則與其兄石友一任讀一主治其家久之食不給而分又久之懟曰飢飽均也卽分能獨飽耶遂復合道光之季黔粵亂民四起官吏文飾蘊孽益深靖州密邇黔寇發卽至與其兄倡團練其鄉君固善會計亦稍居穀起其家則盡用以周貧乏繕城隍其意若迫不及待者已而天下果大亂石友從曾文正公治兵長沙君獨用團練支柱鄉里十餘年咸豐十年石達開餘黨李復猷入黔掩至州合兵圍城賴守以免而儲氏祖廟在城外者燔於賊君自以爲人子孫不能衛其祖考之廟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七

當大不孝刻自咎憾日夜啼泣遂以致疾以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一夫人周氏先君十一年卒合葬於邑之某鄉某原子七人先培鹽提舉銜出後其兄石友裕立貴州候補道加鹽運使銜卽所謂鶴僑者也先塋知府用加鹽運使銜先遠先坦先佳先址並早卒女二人孫四人世鑑世鑫世鐸皆州學生世錦女孫五人曾孫一人兆瀛以子裕立官累贈榮祿大夫觀君爲人篤於義而一發之至性不爲矯飾斯難能也已銘曰

天綱地維墮不完蝨身其間與控搏陰陽滲躓巧發難

喘汗奔迸萬首攢賢乎君哉理其端施則匪闕心云殫  
白日下燭九幽寒我爲斯銘永不刊

誥授通奉大夫周府君墓志銘

君諱昂奎字幼奩姓周氏先世曰宏章者自道州徙居  
永明於濂溪先生爲從祖父實居永明之東江爲君始  
遷祖世爲東江周氏二十四傳至之佐是爲君曾祖祖  
思旦考世纘三世以君貴贈通奉大夫君少貧力學自  
守貞介不苟所事起家丁酉科拔貢生七試京兆考充  
鑲黃旗官學教習積二十四年用教習報滿以知縣分  
發四川會駱文忠公總督四川以課吏優恤便民爲事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七

務摘剔貪頑興事勸功見君儔眾中曰周君渾剛不與  
人俯仰必良吏初試昭化縣知縣廉惠有聲改署縣竹  
事益治用採辦兵米功以直隸州升用適瞻對土司擾  
絕藏道與明正土司相攻明正打箭鑪廳屬也檄君署  
打箭鑪同知君至召諸土司宣示順逆曰自今取爾一  
草入官有如日時駐藏大臣阻瞻對駐鑪城 朝命進  
討明正未喻用兵意旨又困於苛求懷疑觀望聞君言  
冠服踵門以謝瞻對亦卒平再敘功保知府補江津縣  
知縣未滿一歲引疾歸君久困京師一歸視其親遭粵  
匪之亂連丁父母憂轉徙賊中與其弟昂齡訣挈妻子

還京師實不能名一錢逾年昂齡改葬其母遇賊護其  
母柩死君又走歸求得其遺骨以葬行則乞糧居則貧  
粟益自刻削日一粥忍飢不妄于人嘗自言更歷阨艱  
險阻人世不可居之境心志乃定及爲吏持是道不變  
隨所處豐約常若有餘而尤得力於習勤苦在官常挾  
一小童布衣手兩具周歷村堡時有所案事集民保料  
斷鄉民駭告官至走相視大驚已而大服遇疑獄亦輒  
就其地訪得之曲折詰難卽辭服無有遜飾在昭化賊  
出入川陝掩至昭化境君縱民出城避賊令曰願守者  
畱得百餘人又收得游勇數百人置要隘日張旗幟夜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七

縱火燒薪草爲疑兵賊以君有備會雨甚遽去縣竹饑  
君集富民斂穀得萬石每十里設振所用官價計民戶  
以糶訖事無隱糶無靡費仍餘穀二千石命曰備荒穀  
稍用朱子社倉法斂放至今爲利言者謂君治行似于  
清端君曰吾何敢言治行習勤而已嗚呼此君行所以  
以異也君在四川八年三爲縣一爲廳再理文案再佐  
發審查城局擢知府補縣名實兩得人莫敢望而君所  
至必舉其職於所宜爲內見不足急引去之無假所事  
爲名意然遇之非優用之非急雖君治行安所施於今  
日人尤以是賢駱公君始娶蒲氏再娶歐陽氏再娶盧

氏皆封夫人娶李氏子六人存者銑詒鑾詒並盧夫人出鑾詒出後君弟昂齡孫五人女孫六人以君卒之年八月某日葬長沙尊陽都之高爽塋君家居多爲惠於其家族與其鄉里然於君非所以爲異者嵩燾因獨敘次其在官之實而系之銘銘曰

康其身之腴沃其施德之符施而不有名成不居局門施鍵左書右圖芒乎知其塗之脩而無蹴之驅以固其樞以苞其萃以列於高爽之墟

龍襄堯先生墓志銘

楚之攸有隱君子曰襄堯先生諱友夔姓龍氏曾祖璠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五

浙江蘭谿縣知縣祖思見福建政和縣知縣通判泉州考彬邑庠生仍世仕宦履清以貧至其父益困館長沙家焉是生先生幼茹家學讀書制行發之於文皆巉巖有法度爲諸生三十有五年貢於太學先生曰嘻休矣不赴選不就舉門生子弟相從講授引繩絜矩傾所學與人隨其材質皆有成就以顯於時先生願自韜斂括除浮名自守硜硜嘗舉河津薛氏之言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身體力行以畢吾志足矣故先生以文名五十年未嘗有所論述而自湘以南言藝者莫高先生其治經論說道理多就先生辨證其得失得一言爲質

厚施約取臨事有制居鄉而躬化與人交氣肅而容和  
設行慢辭無敢至於前而要使人人各盡其意莫相怨  
尤自少迨老未嘗一問公家事與官人周旋會兵事起  
責富民佐軍實檄下諸縣采才望能服人者主其事先  
生承檄輒出與徒屣履一資於家有以意出入者力爭  
不可得謝歸其後御史論奏按治急先生曰吾可獨爲  
君子哉挺而出引辨甚力大府素重先生以其言直事  
得不究於是人又知公之德足以濟事容人非苟潔已  
以自足者諸子旣皆貴顯能以文名世又甚賢下逮婦  
女所事所言取則於古文詞斐然約身戢志豐嗇如一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三

以終其身以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有  
六夫人戴氏子男三人汝霖山西高平縣知縣升用直  
隸州知州溥霖候選郎中湛霖翰林院編修女二人長  
適舉人譚鍾祥夫死殉節得 旌表次適湖北候補  
同知何慶治孫三人孫女二人以子貴封儒林郎再封  
奉直大夫旣卒十月汝霖等奉先生之柩卜葬長沙某  
鄉某原屬嵩燾爲之銘嵩燾故與先生諸子爲友善爲  
能知先生學行銘曰  
人所勇馳退焉若忘收明勤誨身屈道昌惟行之粹端  
嚴渾剛施於後賢蜚鳴頡頏考終永甯積厚以光我銘

孔昭萬世之藏

誥封通議大夫白公墓表

公諱某字希甫號香田姓白氏晚自號曰潛淵先世自陝遷山西之介休縣遂爲介休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並以公貴贈中憲大夫妣皆恭人公生而孤母程太夫人自襁褓中啜泣提攜開示以學淬而厲之用訖於成年三十三舉於鄉太夫人前卒矣里中相與賀公自以不及娛親唏噓流涕賀者相視噤不得發聲以去以太夫人遺命置鄉學里中而述其略曰吾母病時手籍其所餘財貽其子曰吾數十年節縮衣食所儲存以授汝爾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七

尤勤求者囁嚅不能舉其辭率先意導之使各愜所願無少顧惜以道光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卒於家年五十有九公豐頤廣額偉軀幹而敦尚踐履立身制行有法度尋常言笑一依於禮嘗言自少刻勵不敢有過差推念吾母守節之劬教育之艱欽欽焉不忍於其心於學無得也母卒廬墓上岑寂之中洞達空明取儒先書讀之與吾性命相爲淪浹實始有嚮學之心嗣是四十年潛心此道灑然若有得者其在京師有句云而今纔許重關透活潑流行果在茲是其學也殆幾於成矣家故饒爲戶部郎中時權貴人有覩其富者謀致之門下公不應坐是京察皆報罷然在部同官憚其方正凡爲姦利操例持短長莫敢使公聞嘉慶癸酉滑縣賊起遣其黨驟出不意犯宮禁京師大擾公居室近附禁城矢礮聲相聞漠不爲動既事定人問故曰焉有 聖明在上朝無失政而危亂若是速者此可以理決耳論者尤多公識量能應大事云始公逾冠居母喪廬墓有白芝一莖生其旁上結爲二蓋大小環向邑人唐林續爲作子母玉芝記以爲孝德之符然則公之爲人成立卓卓蓋亦有自來哉初官京師爲中憲大夫及其子既貴再贈通議大夫配郭淑人繼配李淑人實有三子長某次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七

某其季某以翰林改官禮部今爲湖南鹽法長寶道加  
鹽運使司銜孫四人某某以道光七年十一月葬於所  
居村南三吉原杜文正公爲銘其墓長寶君與嵩燾同  
舉於鄉又同舉進士相善一日造嵩燾言曰先君子名  
德至行子孫能言之介休之人則皆知之其卒且葬至  
於今五十年矣鄉里長老輿聞先君子之風蓋無一二  
存者則懼子弟後生無以考覽先人之德而志之無窮  
也將求子之文表於墓道以昭示後之人夫德之及人  
歷時而微而文之至者足以信今而傳後與世長久嵩  
燾何足及此哉而承命不辭者幸公之德爲能有永則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九

固吾文之終託以不朽者也

誥封通奉大夫湯府君墓表

善化湯靖安先生既卒之二年將葬其子鞏昌太守加  
鹽運司銜曰聘珍者來請曰先人名德被於鄉里孚於  
士大夫之口而學不顯其施行不逮其志雖其子若孫  
論譏先世行業亦未有以眩世而動眾者則懼先人之  
美遂無以彰示後之人誠得公文表諸墓道闡揚先人  
之軼行使來者有考非惟世世子孫之所則傲亦使善  
人君子之生於世其志業無所發摠而其名猶賴以有  
承也先生諱某字新甫曾祖東曰祖師尹父璞園嘉慶

初贊征苗軍事有功得敘布政司理問有子四人先生  
其季也自其父與兄皆習刑家先生獨喜向學飭身臨  
事必依於儒者居鄉以廉讓稱尤敦孝友家兄心厚前  
母楊太夫人出也事之尤謹曰吾幼失怙兄吾怙也事  
必諮行必先其第三兄心需早卒撫其孤必厚於其子  
所在人服其德里有爭訟得先生一言皆立解有求焉  
無弗應也有難焉無弗恤也咸豐元年粵寇起天下騷  
動曾文正公起團練治兵討賊先生長子炳璣聘珍皆  
起從軍致通顯炳璣官廣東佛山同知聘珍官甘肅鞏  
昌府知府先生以所錄儒先格言積數巨冊分遺之曰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三

此官箴也居常語及時事慨然曰 國家深仁厚澤二  
百年誠知寇亂必可平而中興必可期也諸兒輩亦遂  
能殺賊立功名濫竊非分豈初意所及哉蓋鞏昌君所  
述如此同治十年辛未十二月十六日以病卒年五十  
有五夫人李氏子三人長炳璣廣東同知聘珍甘肅道  
員加鹽運司銜蔭瓊女一人適鄒氏孫三人初封奉政  
大夫晉封朝議大夫再晉通奉大夫以癸酉某月某日  
葬先生八都月形山之原於是嵩燾爲揭其實以表之  
而繫之辭曰

夫人善行積於身而施慶延於後此常理也德逾隱則



發逾光豈不在子孫之賢哉然而人且曰窮通顯晦是有命者司之無與於人事彼爲善或有應有不應焉是以君子重德行而輕富貴卒之富貴之在其身而推原所由必曰此善之積也然則人子所以致身以爲親榮誠無有踰於是者功名德業愈盛而名愈昌其爲親榮亦愈至鞏昌君兄弟皆壯年施於世方長榮於其親且遠無窮而汲汲焉揭其親之生平以表之墓不爲其身之榮而懼其親之德或有隱其爲子之賢也卽先生之賢不尤信與

吳南屏墓表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主

君巴陵吳氏諱敏樹字本深其自號曰南屏學者稱南屏先生祖傳經用貲財雄鄉里父達德爲善益力歲歉貸貧民穀逾萬石不償有名湖湘間至君自以文學起家自少讀書常兼人爲文章力求岸異刮去世俗之見見者驚歎以爲非常人年二十九舉壬辰科鄉試益專力詩古文之學方是時上元梅郎中曾亮倡古文義法京師傳其師桐城姚先生之說唐宋以後治古文者獨明崑山歸氏 國朝桐城方氏劉氏相嬗爲正宗君少習爲制藝應科舉獨喜應試之文崇尚歸氏聞歸氏有古文求得其書擇其紀事可喜者錄之哀然成冊不知

其時尚也游京師有見者以聞於梅郎中於是君能爲

古文之名曰盛於京師而君言古文顧獨不喜歸氏以爲詩書六藝皆文也其流爲司馬遷得遷之奇者韓氏耳歐陽公又學韓氏而得其逸而自言爲文得歐陽氏之逸歸氏之文同得之歐陽氏而語其極未逮也故於當時宗派之說不以自居而視明以來爲文者得失利病之數固無校於其心也凡君所得山水之奇朋友之歡及博觀周秦兩漢之書見聞所及瑰行軼迹以資益其文之氣勢微吟緩步獨喜自負久之以大挑選授瀏陽縣訓導旋自免去從弟士邁購九江樓君山有湖山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主

花木之勝君樂之爲堂於其前曰鶴茗堂而建北渚亭於其左歲嘗自其家棹小舟載書策行九十里至所謂九江樓者讀書吟咏於其中累月經時憑闌望遠雲煙淡碧澄澈如鏡或時聞風濤萬頃雷霆之聲以發其文趣視人世忻戚得喪無累於其心以自適其超遠曠逸之趣此君文之所以獨絕於人也君孝友恂恂貌溫而氣怡惠施而博與尤篤於故舊所與交盡始終之義無相違異以所能引逮後進傾懷與之必及其成乃已曾文正公尤善君之文欲使治幕事辭不赴已而走視文正公軍中文正公大歡賦詩曰黃金可成河可塞惟有

好懷不易開未幾而文正公薨逾年君亦病適有復修沅湘耆舊集之役遂卒於長沙書局君生於嘉慶十年乙丑歲七月二十四日卒於同治十二年癸酉歲八月十一日年六十有九夫人何氏子三人念謀舉人安徽候補知縣宏基四川候補縣丞鏡蓉副榜先君卒女三人所著周易注義補象國風原指論語考異孟子考義發孝經章句史記別錄梓湖文錄梓湖詩錄通若干卷湖南二百年文章之盛推曾文正公及君而君意趣曠然無忤於物而物亦卒莫浼有得於古文人之風夫人苟有得於其心則常內自足焉以無願乎其外視外物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二

之至無加損益於其心也是以樂之終身而無所歉君之於文其庶矣乎然觀其爲人益足知其文之深也吾故表而著之以告楚人之能爲詩古文者

誥封奉直大夫黃君墓表

君諱之翰字維周姓黃氏龍山人其先出自黃文節公世居江右明洪武中諱元愷者官百戶始家長沙十三世至君父鴻禧貧甚有柳生者善相人謂曰焉有如君而貧賤者盍遠遊乎資之金賈龍山日致饒富遂徙家焉生君及君弟世選妻喪年二十餘遂不復娶兄弟六人皆貧居長沙悉迎贖之龍山嘉慶元年教匪起連陷湖北之來鳳四川之西陽龍山與倚角發粟集義勇為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三

一

守城卒完年八十卒邑人具其事請祀忠孝祠建坊旌表所謂孝義黃君者也君少力備其父居龍山稍饒矣猶受雇為人負裝囊主者道卒距家百餘里君腰金負屍馳兩日夜達其家見君負屍至大疑執而鞠之君語狀出金封識宛然始釋君君固貧人也而恢宏樂善不知其曾忍飢寒受勞苦者始置龍山同緣堂施棺具推廣為義行治橋梁施茶而建支祠置義塾其旁以教子弟贍孤寡佐婚嫁又以龍山占籍多長沙人建會館置田歲壅土培孤墳益推以行惠焉嘉慶十八年歲大祲君獨任振事治粥食貧者佐以藥餌所全活尤眾喜排

難解紛邑有訟田者相持急君出數百金平其直得罷

訟來鳳人貸君萬金服賈數折閱益假之萬金既不得酬罄產償君得半值君曰吾一舉罄君產可乎復折半歸之邑有大猾李乙為患鄉里間數資之金君故方嚴嫉惡家人怪問之君曰吾固以是柔其氣使其惡猶有戢也李卒以是資衣食稍悔舊行人尤服君之德量夫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三

二

人晏氏為婦能委曲以順親心為母能恪恭以襄義訓與其弟婦王氏溫夷相善也王氏卒思之終身嫻鄰賢焉君卒以道光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夫人先卒三年別葬城西君既卒四十四年孫一鳴官湘陰訓導來請曰一鳴得及吾祖之生竊聞鄉之人敘及吾祖軼行知其一二小者其大者莫能詳也然自吾曾祖創業龍山以行義聞而推而大之其光顯先人之業而嘉賴其子孫惟吾祖之力而至今無碑於墓豈惟吾諸父兄弟之心憾然未安即又何以表示後之人顯微闡幽以勸為善於是嵩燾為次其行事以揭於墓君子三人大鐘大鎮大鉞以大鎮官柳州通判得 封奉直大夫女四人孫八人曾孫三十二人元孫十九人多能讀書蒞仕始君父以柳生言遊龍山遣君奉金為柳生壽而柳生已前卒君曰此金柳生之金也吾敢私乎乃更益金為長

沙宗祠學田君嘗過所親張翁方昇一棺出啣啣有聲  
驚問故則張翁次三女病以女多故怒甚急命藁埋掩  
之君要而毀其棺女旋適李氏早寡君優卹之今衡州  
教授李君之母也李君有文行與嵩壽交最久此亦君  
遺事之可紀者臨川王氏之言曰古者一鄉之善士必  
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  
也久矣然苟其行足以貴於一鄉一國則又烏能以無  
傳也哉具其略俾後有考焉同治六年冬十一月  
黃琴陽先生墓表

君諱輔辰字琴陽先世由江西瑞安遷醴陵十五傳至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三

三

公之考運裳公再遷貴筑遂家焉曾祖曰朝瓚祖曰承  
謨三世並以公貴 贈中議大夫運裳有子四人長  
曰安泰次曰輔廷山西垣曲縣知縣次曰輔相廣西右  
江道殉難潯州其季公也少貧讀書自刻苦遭父喪徒  
步走雲南三千里告貸所親得三十金歸葬自是貧益  
甚至屑糠以食日夜自砥於學無所得書故湖北布政  
使唐公樹義少與友善時攜小童負書籠就公公遂以  
博覽經史周知古今事變慨然有志經世之學由進士  
官吏部文選司主事遷驗封司員外郎再遷考功司郎  
中以知府分發山西公在吏部歷文選考功二司主天

下人才進退例案出入比校吏緣爲姦公輯舊案揭示  
吏部堂使不得蒙蔽匿飾遇事持大體論辨侃侃無阿  
回尙書長白恩桂公方厲威嚴以公言事忤意積九年  
不遷及病且死語灘縣陳文恪公曰黃君賢者而久淹  
滯此吾過也昆明寶君埴爲鐫石曰硬黃以贈公於是  
人知公直諫能任事而憂公之道不行於今公至山西  
聞貴州亂作遽歸歸則倡議團練躬自察形勢建碉堡  
積穀省城二萬餘石治垣堞樓櫓以其間撫輯清江水  
諸苗已而賊犯清水亂民四起公急馳至巴香平其亂  
以功擢道員旋署山西冀甯道時戶部鑄行鐵錢議就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三

四

鐵鼓鑄設寶泉分局於平定州鐵錢積滯不行京師錢  
法日壞而平定一州歲消鐵錢千餘萬當事以州地小  
請通行各府州縣鐵錢日賤物踊騰貴山西錢法亦大  
壞公以鐵錢餘利歲解銀三萬餘兩爲利無幾而爲民  
害甚大旣通行各府縣必議交納錢糧以三萬金之餘  
利而防數百萬金之正供是謂利一而害百巡撫英桂  
用公言上聞分局遂罷當事者注意倚公矣而公以抗  
直積忤當事於是人又知公之道不行於山西直隸總  
督恭襄公恆福故爲山西巡撫知公會天津海防急調  
公直隸爲部議所持公亦環視歎曰有機事者必有機

心吾老矣豈足堪此居久之四川總督駱公秉章馳書  
召公遂入蜀而劉公蓉適巡撫陝西議興屯田利病公  
爲屯田輯要曰成法者十七曰積弊者十四大旨在爲  
民興利而不與民爭利劉公得公書大喜密奏公授陝  
西鳳邠道公遂一以屯田自任正經界定限制行之期  
年墾田十八萬餘畝於是士大夫知公者相謂曰黃公  
之道庶幾一行於劉公而公以積勞病遂卒年六十九  
同治九年十一月六日也公爲政一主愛人而剛嚴守  
法無瞻徇姑息其在吏部易州牧以賄事發覺侍郎何  
公與同年陰護之公亦與同年因曰如此是執法也何  
養知書樓文集 卷二十三 五

惜一同年之納賄者而執法以徇之其治獄山西臨汾  
令以非刑殺人獄具矣而以疑詞上聞公爭之力已而  
奉 旨詰責卒從公議其勦巴香賊有武生羅憲章  
者大猾也與賊通族眾且強公至問曰巴香亦有以死  
拒賊者乎眾曰有羅燦奎憲章叔父也公召其子慰撫  
厚卹之眾感泣召憲章問通賊情狀厲聲曰誰能保憲  
章不反者卽反與同坐眾出不意莫敢應公顧曰汝羅  
姓亦無敢保者乎卽縛斬之眾大懼凡斬王登學張洪  
三人自是巴香民無反者山西大吏議行保甲求公在  
黔成法公曰事不躬親取行文書集事其可得耶苟非

其人法雖良爲害而已大吏意難之山西保甲亦終不  
行而公在黔在秦行之皆著成效其辦陝西屯田陝甘  
總督楊公岳斌請以陝西回民叛產變價充甘餉公言  
變產利近而害多募民開墾其利遠陝西民力竭矣募  
民開墾應者無幾甯復有越境裹糧以就危亂者如此  
則弊且不可窮詰劉公遂據公言覆奏府州縣有以屯  
田爲利者悉論如法是以陝西民思公尤深劉公於是  
具公事蹟祀陝西名宦而請以公治行編入 國史循  
吏傳得 旨褒敘如例嗚呼吏失其職久矣世所謂  
循良務在平易近人情邀流俗稱譽容頑保姦馴至大  
養知書樓文集 卷二十三 六

亂而賢者樂趨焉有能持正議行正道則見爲迂闊不  
能和同於人爲世大詬嗚呼孰知夫循良者非能持正  
議行正道而固不可哉微公誰與討論政治之得失微  
劉公則又誰與表章公道之有傳也公夫人左氏有  
賢行先公卒子彭年自陝西奉公與夫人之柩歸葬湘  
鄉蓋劉公爲之擇地卜兆庶幾能有始終者高燾與彭  
年同舉進士夙知公益知彭年學行能守家法乃敘次  
公行政大要揭之墓道以俟後之徵公執行者有攷焉  
揀選知縣楊君墓表

君諱任光字砥皆晚號西塘老人姓楊氏善化人自少

以文章學行名於時始冠中癸卯科鄉試英邁傑特儀容麗偉見者驚歎以爲異人及與之游神清而氣衷意勤而辭下欲然常若不足而所行一自勅以禮內外完整不失繩尺或罔以非道正容悟之默視不交一語人相與斂退敬畏終無怨者道光二十四年嵩燾就禮部試京師識君及周君子佩賀君禮耕子佩初舉進士爲吏部主事予與君及禮耕皆試教習時年少氣盛視功業可就而掇之也四人者暇輒就城南古寺淪茗談亦稍以承平久萬事墮壞憂且亂相與慨焉發憤君意超然若無所屑意又二年嵩燾成進士而君罷歸逾年而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二

七

廣西亂作嵩燾從文正公治軍江西再出仕再乞歸而禮耕早卒子佩官鎮江府知府數年亦卒存者獨予與君而皆有骨肉之戚君所處尤艱而哀尤多相顧志且衰矣回思數人者京師談譙三四年豈知其終若此而君自始亂不求仕進介然不可以名利浼也出入矢石鋒鏑之中亦未嘗有避就自曾文正公胡文忠公及今相國左公皆知君每見言天下所以治亂及軍事本末皆當意屈使爲助不可曰親在不遠遊也部使者遼東文格公德興李公以幕事屈君君一就之事有問竭誠以告有任焉必殫其力而不受保薦始終不進一階

軍興以來君一人而已言者以湖南奇傑非常文武之才高天下而君介出其間約身斂迹道益尊名益高君生有至性孝弟恂恂以父母年老資一館以爲養不敢有逾百里及居喪遂不復出晚年連失兩子一孫及諸女若婦遂以病卒癸未十月十有八日也年六十有四曾祖某祖某父煦歲貢生歷署衡山縣教諭衡州府教授配李孺人子三人瀚先廩膳生澍先丙子科舉人庚辰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先君卒澍先亦卒女四人孫三人所著周禮融注爾雅集注春秋左傳尊聞郡水道考分畫重韻辨異同辨西塘文存西塘詩存通若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三

八

千卷瀚先以君卒之明年某月卜葬善化東都鳳在山之陽嵩燾爲述所以交於君與其所知之大節表於墓以示後之人嗚呼自君祖若父積學累行不顯其施以有君及君子弱冠取上第非其積之久而蘊之隆耶迹君之爲人其於窮達死生安之素矣而蓄之於先以有待乎其後而隕折若此命之不可知而人事之窮聖者有未忘焉而人或曰天道久而始定意者參差反復終將有屬焉以大其業則死者不足悲而存者之事爲無窮也君於此亦可以少慰也夫光緒十有五年秋七月湘陰郭嵩燾謹表

周志子先生墓志銘

君諱鴻琛字費魯姓周氏湘陰人晚自號志子居士父錫溥以進士官甯朔縣知縣以憂去官遂不仕文章德行爲時取則卒祀鄉賢祠有子八人君以次居六少羸多病而喜深湛之思入學授章句端拱默坐一再覆已皆成誦侍諸長老談讌屏息肅立循誦所讀書鄉賢公於諸子中尤鍾愛之十歲鄉賢公卒哀毀盡禮如成人入而承事其母與所生母愛敬逾篤而身自託於諸兄有事諮而後行年二十補弟子員君自以病弱外視榮利以五經教授鄉里三十餘年其經承指授爲文章皆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三 九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三

九

有法度尤嚴於自治繩行矩步納之軌儀不失尺寸姻黨賢者獎而進之不肖者遠之造次酬答必依程式鄉里得其一言爭自刮磨以砥於善其爲不善望見君畏避之亦無敢怨者終身布衣疏食手一編弟子左右侍啣唔講誦病且亟輿歸遂卒人謂君宦家子甚賢而能文宜可以馳騁當世邀聲名仕進而以老儒終也嗚呼如君者可謂內自足而無待於外者矣夫人李氏能儉以勤佐成君德而喜施與道光二十九年歲大祲日市小豆和米爲饋以給餐而時時陰伺鄉鄰飢寒者周濟之從子某病狂夫人館而舖食之佐以藥餌既瘳益爲

之經紀其衣食庶幾能配君之賢以大其施者君卒以

道光三十年八月初八日年五十有七夫人卒以咸豐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年六十有九合葬柳絲圍祖塋之右子三人諱枝戊辰科進士諱枝諤枝均邑庠生女三人孫七人孫女六人周氏自鄉賢公訓飭子弟有禮法三世入學籍者十餘人能以詩書世其家循循雅飭里人語家法曰周氏周氏而尤以學行推重君君卒十九年諱枝成進士諱枝前卒矣諤枝夙與其兄以行義相高於時有名子孫之盛且賢亦莫君若也於是兄弟相與言曰先人名德無文以張之則懼泯而無傳乃始彙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三 十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三

十

次君行事可嵩巖爲之銘以詔諸幽銘曰  
觥觥鄉賢厥施以宏仍世述德有聞其聲佩服儒素以規升斗既斂既固有基逾厚用光厥嗣祖武是繩翹華揆耀後起蒸蒸考終再紀遺徽斯揭孰茹不吐以勸來哲

喻母朱恭人墓志銘

吾師喻鳳岡先生既卒三十一年而恭人以疾終於里第子恭和奉葬其邑清溪鄉之祖塋以書告喪且曰恭和少孤賴吾母之力歸先君喪京師而鞠吾兄弟以有成瘁心畢力以迄於今恭和兄弟無狀無能光大吾母

之志事昭示無窮念惟文章之傳爲不朽今子幸能文庶使吾母生平揭之墓以永有延也敢請銘嵩巖曰然惟恭人勤以恤其家思以嚮其子幸吾所知粗能詳宜吾銘案狀恭人萍鄉朱氏曾祖曰士成祖曰國華父曰文翥年十九歸於喻氏時吾師鳳岡先生爲諸生有名而顧貧甚恭人爲冢婦其父母兄弟皆資以養逾年先生遂以選拔與朝考得官豐城縣訓導稍能以祿養矣旋以舉人畱京師會試請開缺親友或勸沮之恭人笑曰吾爲博士妻未饜也安足限吾夫子乎已而先生果以進士改翰林擢左春坊左庶子卒於官其官翰林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三

士

一典湖南鄉試嵩巖所從受知也恭人在豐能安其約處變能貞其常嚴事其親以內治其言笑無弗嚴慈撫其子以下逮其左右使令無弗慈鄉鄰周濟不勌於施而終身操作自視欲然尤持大體始夫弟增口卒無子恭人閔其婦之無依以子恭瑾後之朝夕顧問曲體其心所不至使忘其哀鳳岡先生方官京師以書歸所言適同恭人曰吾固知其然所以不先請命者急慰吾婦婦之心論者以推知先生孝友之德之孚於家恭人之賢蓋又有自來也恭人生於嘉慶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歿於同治九年十月初一日年六十有五子三人恭

和候選訓導恭瑾壬戌 恩科舉人員外郎銜刑部湖廣司主事出後夫弟增口恭琛早卒女一人孫三人銘曰

我初京師師門盛昌逾年再至迺丁師喪有藐諸孤待母南行喪車蔽前拜送於堂攜持黽勉誨化諄諄各以文雄秋曹始振再光門閥子又生孫三十一年咀苦茹辛要終福善在躬靡缺中更多難璫枝一折卒躋老壽權然告訣吾銘曷徵遺徽之揭

舒母羅夫人墓誌銘

故登萊青兵備道舒蘇樵先生之夫人羅氏龍山人祖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三

主

曰榮堂拔貢生父曰秀南庠生始其父奇夫人之生將嫁焉而難其選會蘇樵先生幕遊龍山一見詫曰是可託吾女矣時夫人年已二十二出適爲舒氏婦又十六年蘇樵先生以進士官翰林改安徽巢縣知縣屢遷至廬鳳穎道調官山東夫人皆從凡三十有三年而蘇樵先生卒其歸舒氏貧甚饑饉衿綦朝夕營辦夫人終日勤而歡有餘其後益貴盛夫人則曰吾無裨於在官之職任敢無勤恤其家歲時經紀賓祭之供贖給親故銖分縷析而勤益有餘自蘇樵先生之卒治田宅長沙撫諸子及孫成立有室家夫人於時號偁老壽多祉諸



家無敢望者每晨辨色起盥漱整潔衣履子婦入謁以禮進退終日言惟主吉祥怡怡如也童僕訥訥如也門以內不聞譙呵諸爲唯殺粗厲煩憂促數之言莫敢於夫人前有所觸犯尤嚴於祀神御冠帔肅拜自晨達暮不以弛服偃息蓋其生八十三年未嘗知有愁苦不足意者而其子勳以遺命爲澈浦故籍置學田爲舒氏置祀田義田具規約條畫井井實受命夫人其於人世艱難困阨之情又皆曲體而微中焉是難能也夫人生於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初九日卒於同治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子三人所生候選道勳也長曰肅戶部廣東司郎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三

三

中副室王恭人出早卒季曰恭壽庠生副室吳宜人出女五人孫五人長運昌丁卯科舉人餘皆幼女孫二人既卒逾年子勳卜葬夫人長沙之觀衝坡將葬請曰非子銘何以有承乃序以銘銘曰

疇五嚮用古難其備繁祉曼年一身之萃惟德有常履坦居冲自我天覆何污何隆性爾彌矣第爾康矣女宗德象是名惇史有歆其獲孰知其由我銘孔昭以奠諸

幽

王母鮑太夫人墓志銘

國子監祭酒王君以光緒十年某月葬其母太夫人善

化某鄉之原而敘次其家世爲年譜涕泣來言曰先謙年二十而先公卒兄弟骨肉之戚相環也蓋母子二人相守以終二十有一年太夫人年逾七十壽固有窮也而其德引之而愈長不知其所窮也其自少逮老憂勞鬱傷與其身相刃相靡其哀又益無窮然則吾何以表太夫人之勤以寄其無窮之痛昭示永久將求先生之文揭之墓由今以訖無窮有所考覽太夫人姓鮑氏祖某自安徽徽州徙居湖南占籍爲善化人父敦祉爲太夫人擇所歸以適故贈通奉大夫王公及事其兩世舅姑能得其歡既終祖父之喪家益落兩兄妯依食其母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三

四

家母家又貧通奉公悉迎以歸曰寒饑均之可也已而伯妯病廢太夫人時其溫飽躬調護之扶持抑搔五年無間貧又益甚姑且老通奉公游食於外太夫人日市米一甌贍其姑每侍食輒假他故去問之曰食矣日常忍飢不一言洎通奉公之喪太夫人年五十有四矣家亦稍稍饒太夫人生子四長卒數年其次又卒通奉公哀其子甚亦卒其季尤才也又卒祭酒三娶妻有男子子二女子子四皆殤自祭酒通籍京師官顯矣家裕矣太夫人願日在哀泣之中與祭酒相慰存母子更依爲命而視其家衍衍然以肅聆其言秩秩然以和終不易

其常光緒八年三月十有六日以疾卒於京師年七十有四太夫人讀書識大體更歷險夷豐悴宏忍自勵尤篤於仁聞人疾苦必計所以援拯得當乃已親故待養者或有他缺乏爲之歛獻不歡下至臧獲皆然祭酒故人子寓其家偶失衣服寒燠之節太夫人見之歎曰是無母撫視以有然也日使人伺之或夜不能寐其心篤於仁而施之誠皆此類也太夫人四子曰先和曰先惠縣學生曰先謙乙丑科進士由翰林歷官國子監祭酒曰先恭縣學生以軍功保知府四女存者一嫁候選知縣龔運昉先謙官祭酒以其官 封贈其父通奉大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三

五

夫母太夫人自京師奉太夫人之喪歸葬善化其地卜之吉也其日當大祥之前一月庶幾以遂其孝思銘曰始勤家曰賢婦繼昌爾宗曰賢母生世艱劬得天厚百憂積心誰執咎仁德以隆美成久戚忻在人若身受以衍其基宜有後湖湘開闢元黃剖堂堂文宗肇祭酒夫人之子維我友負土成墳被岡阜更千億年詔不朽

張母許宜人墓志銘

宜人許氏浙江烏程人再世居湖南至其父勝鼎占籍爲善化人年十九歸永明縣教諭張君蔗泉爲繼室張氏故世族蔗泉益以文章有名天下而故貧甚家無隔

宿儲井曰常虛每發憤拍案狂譁宜人睨視笑曰貧也非病若是其病乎則抵掌歡笑以聲亂之蔗泉亦相與笑久之益忘其貧已而蔗泉以大挑選授永明縣教諭永明瘠邑路苦遠蔗泉意憂之宜人觴酒賀益爲豪語曰君以文章雄視一世世願莫知君君行矣雄長一學又何嫌乎相與負橐之官比至而廣西賊洪秀全陷道州烽火相望方是時 朝廷責團練急各府縣獨學官間曹無民事悉使治團蔗泉亦奉檄走鄉寨阨險完守保宜人常城居賊至走避賊退又就食永明而廣東賊大起出沒湖南邊境數年永明實當賊衝宜人數被賊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三

六

數瀕於死益處之夷然常以歸善賊朱洪英犯永明治急裝歸長沙而興安賊犯道州路梗畱何家莊進退皆賊十餘日道州賊遁去乃行次道州舟人大呼賊至急返舟宜人視城下居民狂奔召舟人戒曰江水湍急能挽而上乎賊至必不可脫吾死此矣盍往偵之往視則州使者縛賊斬城下州民奔視擾亂舟人謝曰微夫人吾屬自相蹂耳宜人避亂倉卒課責諸子不少輟自少粗知書授章句有疑難輒以意通之長子祖同試蜀客船從烏道回詩有曰劍森高閣迴波逐畫帆來宜人吟玩再四曰是有詩意可與學詩而宜人固未嘗習爲詩

也祖同中壬戌科舉人有二子宜人抱孫矣廣東賊既平數年不聞兵戈蔗泉督餉衡州佐軍支食月俸家有餘糧而宜人病病三年乃卒蔗泉泣曰是從我三十年十年食貧十年避寇而病又數年宜人窮哉而獨予之窮於世日夜顧視宜人以自廣天於是將以宜人慰予之窮而今已矣莫予窮矣宜人有子四人祖同壬戌科補行己未 恩科舉人璟同百熙諸生覲同出後兄澐女三人前夫人生也孫二人其卒以同治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其葬以同治八年而塋於長沙北原之邊塘衡山嵩肅與蔗泉相善也哀而爲之銘銘曰

養知書齋文集

卷二十三

七

博博之士封以厚許氏賢媛張氏婦生年四十又贏九外榮充實中紛糾茹苦猶甘心語口夫賢勤家子克負以是歸全無怨咎我銘其幽詔永久

羅母周夫人墓表

嵩肅始識羅忠節公長沙忠節公長予十二年而占學籍反後五年道光乙未嵩肅初爲弟子員忠節公應學使者試報罷貧不能具舟車徒步歸所居羅山用夜半到家會早見所菽田皆荒呼門入聞夫人張氏哭聲所生子又殤啟盜無儲米就竈突熱水爲飲則夫人以痛子故目盡盲不辨火有無忠節公愴然自傷久之學益

進從游者益多又踰年而周夫人歸公爲側室蓋忠節公數爲嵩肅言如此夫人江陵良家女家貧轉徙湖湘間既歸羅氏門以內之事張夫人所不能任夫人躬任之而事張夫人益勤有事諮而後行忠節公歲館於外父光祿公篤老夫人朝夕視膳時其涼燠調護之惟謹已而兵事起忠節公用團練從曾文正公討賊立功名遂卒於軍夫人部署家政酬酢實親權衡緩急輕重不失銖黍更歷險夷忻戚三十年在約無怨咨及豐益隆其施被服食飲終身無所加易訖忠節公之喪承事其舅以終而下育諸子俾底於成人皆曰羅氏之賴以有

養知書齋文集

卷二十三

六

立實惟夫人之賢子二兆作張夫人出也兆升並以忠節公推 恩賞舉人兆作又早卒兆升從伯相左公甘肅積功保同知以二品封其母太夫人夫人生以嘉慶二十二年丁丑某月某日卒以光緒六年庚辰某月某日葬衡陽金蘭鄉之原既葬五年兆升以書來曰願得先生之文以表於墓庶吾母之德有傳也兆升娶曾氏文正公次三女也於吾子剛基爲僚婿曾氏能知文又承命以請嵩肅謂忠節公早歲之阨艱得夫人而家日益隆夫人一生之勤得其子而名日益光天人之應於理有可信者因次其所知揭之墓道以昭示羅氏子

孫忠節公德業貽謀大以遠矣而夫人所以佑啟其家其勤賢又可深長思也

黎母宋孺人墓志銘

黎孺人姓宋氏湘潭人庠生銘笏女贈君妻也歸黎氏八年而贈君卒所生子三幼者培敬纔八月耳贈君無兄弟而祖姑舅姑咸在孺人仰事俯育克儉克勤常啜泣寢室而愉色易辭上堂問起居使祖姑舅姑忘其子之死舅歿祖姑歿更與其姑相守養遂其誠葬安其禮宗族稱能而自其舅歿諸伯叔以孺人煢然嫠也稍稍侵削之器用財賄求取紛呶先世藏端溪石硯甚良從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三

九

兄某欲強得之孺人正色曰兒輩讀書遺硯幸願終守他物惟所取耳某慚而退會歲饑諸從質田產求鬻昂其值持不決孺人曰某長者貧乏可念祖宗遺業當於我任之如其言署券於是一歲二三役皆任營辦而家實無儲積又倍值無所校諸從自是畏而服之諸子既長就學家事叢委不使知日無以紛其心同居兄弟爲樽蒲竊往窺之孺人訶責甚厲有從姑從容言兒輩幸成立益少寬之且令居外嬉遊誰禁之也孺人泣然曰此無父之子吾在一日盡吾一日之敬不知其他孺人生於嘉慶丙辰五月二十三日歿於道光甲辰十一月

初七日年四十有九既歿四年子培心培敬具其節行

以請於朝旌如例又三年培敬中式己酉科鄉

試舉人考充宗室官學教習例得追贈孺人又十

年培敬在京師狀孺人行事再拜請曰吾母歿十有七

年而墓碑未有立心則何安敢請先生詔之銘嵩燾讀

其狀拜曰是宜銘銘曰

德貞有曜焉用文之履艱定傾非才曷施始莞在疚人

謀劫劫塊處號陵鉤骨棘舌弛張在心羣聲寢譁挈提

關下

譚烈婦墓志銘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三

十

烈婦龍氏攸縣歲貢生友夔之女適舉人譚椿祥十有六年而椿祥死椿祥茶陵州人常依妻父讀以故烈婦從居母家椿祥應禮部試京師三年死烈婦父母匿不以聞兄妻許氏知書曉大義烈婦微窺得之迫問故又祕不言歎曰此必以我故也吾豈怯死哉久之察家人形迹益信夜叩許氏戶逼得其實烈婦曰前日見嫂切切語已決一死願吾譚氏婦明日歸茶陵死耳許泣慰之烈婦揚揚返室如平時既明告父母歸譚氏許憂父母往見烈婦益悲因請送以如譚既至成禮日夕掩戶卧無聲許屏息伏聽微聞喉間格格視烈婦服金屑死

時戊午九月十五日也距椿祥之死六十有幾日烈婦性明爽通書識古今語節義事尤辯咸豐二年粵賊犯長沙道攸居民奔匿烈婦蓄利刃自隨曰脫有急吾與其命居母家姻黨貧者多貸錢存活治女工絕精得者酬金帛歲常豐以其積資私置腰椿祥怪問烈婦曰尊章望抱孫且吾以均勞耳烈婦賢哉初椿祥病亟誦誦語忽張目曰有一言屬隸臣隸臣者烈婦之兄汝霖居海淀馳至椿祥已死且死曰隸臣妹賢也吾何言夫婦人之義以夫顯晦榮辱而惟節與烈則其夫附以傳焉自劉向傳列女至今凜凜存者固曰某氏婦然也嗚呼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三

主

椿祥亦可以無對於其死矣烈婦名佩霞字芝眉死年三十五無子以兄子泰來爲嗣旣葬有日汝霖以其妻許氏所述烈婦死事狀請曰益爲之銘銘曰  
蠕蠕之生以死忽焉泊死汝臨匪易斯艱孰執不撓一  
瞑九淵是宛宛者眉舒髮鬢急變紛紜其安如山覆燾  
均也日殉所天更無濡忍斯所以賢藏形茲邱旣固旣  
堅大銘深刻垂億千年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四

相陰郭嵩燾筠仙著

左彥冲及妻郭氏合葬銘

左彥冲既卒六年其妻郭氏卒吾次五女也時以奉使遠距四萬里外踰五六月乃知其死而哭之又二年東歸其家以耐於長沙羅洋山夏家灣彥冲之葬吾方奉詔北行未有銘也至是乃合爲之銘彥冲名渾實

爲湘陰左氏父景喬舍人以文章高天下其季父今相國陝甘總督恪靖侯尤貴顯舍人治天文恪靖通地理古今沿革及關塞險阨要害彥冲小字丁安與其同母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四

一

兄壬安竝精敏善學生八九年侍諸父談論能喻其旨指畫星次辨其經緯壬安能精思遂通弧角九章之術而彥冲尤工文自五經傳注及史漢之書皆爲之正句讀辨譌誤寫定之本踰二三尺終日操書據几俯而讀仰而思若迫不及待者一室悄然不知有人吾嘗以彥冲體不任氣血不華色憂其不長獨視其精神內斂嗜書若飢渴焦思極能以求有得不遺餘力又私幸其志銳而氣方昌宜不窘於用年二十二中庚午科舉人又舉一子明年禮闈報罷就省其嫡母兄定海應病歸其子亦殤又明年卒壬申二月初六日也以其兄壬安子

瑛爲嗣壬安亦旋卒遂以其子兼祧而所撫其嫡母兄女實許字吾次孫本謀五女性溫淑知書年十二喪其母遂歸左氏雖幼已能敬事其兩姑彥冲病割臂和藥以進既卒不食三日屑金服之皆不死其病也拒醫藥不御曰死吾志也何醫爲其姑論之爲進一匕以丁丑七月初八日卒年二十八嗚呼彥冲之才閻修深造窮極古人之域而未有已也孰使其生天闕無聞以不得昌其志若吾女者慈惠貞靜又豈多得耶天之於斯人也酷矣夫銘曰

左氏之興訖三百年文昭武烈載飛而鸞觥觥兩生躡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四

二

跡以起眎其所爲有進無止溢然以盡電沒風驅宛宛吾女追從其夫我悲無窮益莫非命萬古同穴於死猶幸

魏母王夫人墓志銘

夫人姓王氏衡陽人

贈中議大夫諱某之孫

贈通奉大夫諱某之子年十九歸魏氏實爲吾友魏君蔭亭之夫人王魏皆衡陽世族夫人少承禮訓嫻女儀尤邃於詩其歸魏氏舅葵臣先生官臺灣同知夫人奉姑於家與其娣姒朝夕承事能敬以和臺灣君卒官祿食無存餘而食益繁夫人區畫井井內奉姑外贈親族

能寬以裕已而蔭亭以佐今相國李公軍累功保道員  
加布政使銜諸子皆貴盛夫人躬不弛其勞家不易其  
素爲能順以有常也以同治丁卯六月初七日卒於銅  
陵之大通鎮年四十九以夫貴 封一品夫人某年  
某月歸葬衡陽縣西之煙沙衝子四人某某女六人適  
某孫十二人女孫五人初蔭亭以貧故奔走以給養夫  
人實承事焉既終母喪挈家東下會常熟賊乞降蔭亭  
奉相國檄往撫遂以其家入處示不疑賊帥李侍賢憤  
悉眾攻益急城無守兵蔭亭簡料居民與自衛兵四百  
人乘城拒之左右謀出夫人曰而公無守土責誠不忍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四 三

矣綱具狀言曰吾母營葬久而墓石未具及先生之在  
京師礪石丐銘輿致之衡陽亦吾父之命也乃追次其  
卒葬年月而系以銘銘曰  
維魏大名仍世紹聞夫人承之載揚休芬逢時艱屯奮  
戈從難父子齊軌隨陸絳灌褒功甄勞其施孔多不享  
其隆委蛇山河首邱衡陽面瀟負嶽彌億千年式此規  
護  
陳母李太夫人墓志銘  
太夫人李氏處士大嶽女世爲義甯州人年十七婦於  
陳氏及事舅與姑而舅年最高承事最久舅心安之每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四 四  
語贈公汝有孝婦無以我爲慮贈公亦嘗語人聖人之  
言曰終身可行其恕乎吾婦其近之矣以是施於家乎  
於人人推其致孝於舅姑者以仁其宗族鄉黨下逮臧  
獲視所推惠皆若其子弟然督課其子弟又若嚴師然  
當道光之季天下繁富以侈靡相高李氏故鉅族親黨  
問遺豐厚太夫人常裁之以禮曰吾求其有繼也其後  
十餘年東南亂作贈公治團保衛其鄉里以勞卒太夫  
人則獨家督子弟從軍討賊曰此何時乎汝曹盡一日  
之力宜有一日之效其子右銘觀察果用才能顯於時  
有名光緒元年右銘官辰沅道治鎮草鎮草新設之鳳

鳳廳也爲苗防重鎮地磽瘠軍米轉自旁縣城北臨江所謂烏巢江也沱江白江二水自西合流抵城下名西門江水湍激巨石離離蹲立截行舟使不得上陳文恭公巡撫湖南謀疏濬之不果右銘度水勢遠近鑿石通渠蠲俸入萬金猶不足以告太夫人太夫人喜曰是地方久遠之利未宜以難自阻計卽吾日食所需節縮以給用累少爲多功幸完右銘於是毅然任之自瀘溪北通沅水舟楫輻輳城下兵民大歡於是而知太夫人明敏斷決識道理當時賢士大夫或罕能之所以能貞於德光於有家施益宏而意量常無窮也太夫人生於某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四

五

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七十八累封至太夫人子三長樹年四川某官次觀瑞早世次卽右銘咸豐辛亥科舉人湖南候補道加布政司銜女某某孫某某曾孫某某右銘既卜地平江縣之金坪奉太夫人以葬以於嵩燾夙好也習知太夫人之賢來請銘銘曰天岳盤盤山水所都蘊真孕靈磅礴扶餘幽宮隩區是營是宅彌億千年以疎有德曷云天相惟德之恆造家延後於傳有徵累哀以榮是日賢母鑄石埋銘用詔永久

胡母陶夫人耐葬志銘

故太子太保胡文忠公既葬十有八年而夫人陶氏卒於長沙通泰里第其子子勛奉以歸益陽之某里某原啓封而合窆焉文忠公之葬也天子賜之碑銘褒寵休烈表示萬世而納壙之文闕焉未備於時子勛幼也夫人既葬之明年嵩燾歸自海外子勛具狀請銘夫人故太子少保兩江總督安化陶文毅公之女其家世具載國史年十六歸文忠公其讀書知禮法實始受教父母繼又受教舅姑氏人不知其貴家女自始笄又爲命婦從官京師及蒞仕貴州更歷豐約險夷欣戚夫人處之溫溫無弛勞無侈費而務勤施廣惠以蓄其德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四

六

終身不渝文忠公巡撫湖北任軍旅戡定東南夫人常畱居守刻己自勵珍食藥餌以時輸之軍無乏九持大體文忠公會師九江安徽賊屢上犯武昌以撓之夫人屹不爲動其後文忠公移營太湖夫人遂挈子子勛歸長沙幕中士丁取忠慮爲民望也阻之夫人曰吾義在殉夫無殉城之責向者之不去爲老婦一身無所惜今公以兒子屬我去吾分也取忠乃服文忠公建箴言書院未就夫人卒成之又建胡氏學塾教家子弟嗚呼文忠公功業在天下延施無窮學士大夫多能傳其遺事以自重其文若夫夫人之德無文以昭諸後世將使其



善行之在人者隱而弗曜宜於人心有歎焉此子勛所以請之勤也夫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六十有四無子立夫從弟子子勛爲嗣以廕 賞舉人由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合併爲三等男娶陶氏候選道稅之女夫人弟也一女嫁監察御史周開銘孫某某文忠公延攬人才嵩燾自翰林假歸文忠公駐師英山發使迎勞數千里至武昌夫人致饗餼有加其後雖家居有事必諮有故必省曰文忠公遺意也嵩燾以是感夫人之賢嗚呼是亦難能也矣銘曰

聖清二百年大湖以南元功傑士蔚然興焉嶽嶽文忠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四

七

實爲之樞機天下之士奔走輻輳以知所歸爲 國爲民具徵之史施之於有家惟夫人之媲美宛同穴之爲祥更千萬年旣用以臧匪吾銘之能恆德有恆而逾昌

李母吳宜人墓志銘

宜人吳氏湘陰人故州同銜吳公尙綱之女同知銜李公發甲之妻吳氏巨族饒於資宜人少習勤儉忘其爲富家女佐其夫理家政稱多量少爲李氏健婦李氏素富自宜人之世更變水旱寇亂凡富民居城邑耗敝無一完者而李氏益以起其家宜人之助爲有力焉宜人長於其夫一歲事其夫至八十有三又後五年乃卒老

壽繁祉於時爲盛終其身衍衍爾無尤怨於人無封靡於家子孫誦誦習其教無有踰越其賢尤可念也宜人

生於嘉慶二年丁巳歲十月十五日卒於光緒十一年

乙酉十一月十四日年八十有九子三人遵植州同加

同知銜遵蔚候選從九遵慕中書科中書女三人孫十

人孫女六人曾孫四人遵蔚遵慕早卒遵植將以其年

十二月奉宜人之柩葬邑南吳家渡山莊之陽嵩燾於

李氏兩世交好承事而爲之銘銘曰

居室以敬型家以正維德之順夫賢子良旣壽以臧於

時有光究觀終始彌年歷紀能此有幾湖湘之濱我我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四

八

者墳有考斯文

楊母陳夫人墓志銘

兵部尙書總督閩浙楊公夫人陳氏旣卒之十有三年子鴻度顯楷卜葬夫人安化豐樂鄉兔塘山之陽又逾一年而墓碑未立將使吾母之德闡而不彰無以昭示後之人子小人惶然在疚莫知所從實始受命吾父以先生之文能信而有傳也敢以請案狀夫人景存之女光祿大夫某之冢婦年十四婦於楊氏夫人不逮事姑而贈光祿公與其兄弟方同居夫人承事嚴舅以勤其

舅之黨而加豐所親澣濯饋爨一任之身而賓祭之需  
甘旨之供日儲以竣其乏而歡有餘若不知貧尚書受  
學羅忠節公從領一軍功最多左文襄公既出視師假  
尚書爲佐其家日榮顯矣夫人簡料有無內仁族黨外  
周姻故日殫心於所事而勤有餘若不知其身之貴也  
尚書爲布政使浙江夫人始從之官汲汲以求贊成其  
德有施焉先之有勞焉其之尤嚴於課子曰在官而紛  
靡之習足以奪其志趣也爾父在公無暇私憂其子此  
吾事矣故其卒也尚書以失其助親故之託以爲生者  
以失其依家人之供事左右下逮臧獲賤者亦皆失所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四

九

瞻事也夫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五十三  
子三人鴻度顯楷顯楨庶氏願宜人出也女四人孫二  
人孫女二人夫人晚而喜佛不茹暈酒病亟而神志湛  
然無他言惟連言且欲歸去而已豈其生固有自來耶  
嗚呼是可銘矣銘曰

雪隴炎溟江陬海維軍麾所躡乾坤夷朝夕齋鹽春  
秋藻蘋不有其家以勤夫人承事尊旄字仁嬰弱在困  
常亨處豐逾約族姻承之如華附尊量盈劑虛納之權  
度四十年餘詎云悠久繁昌博大乃在身後受福斯隆  
校德尤多納銘詔世昭信巖阿

胡母全太夫人墓志銘

太夫人姓全氏江西金谿縣人

贈奉政大夫諱啓

謨之三女

贈通奉大夫諱某之婦諱某之妻湖南

候補同知署邵陽縣知縣學潮之母也少習禮儀端靜  
淵雅年十六歸胡氏家固貧也贈公積精於學以家委  
夫人而父母皆健在潔晨馨夕劬勞黽勉以勤婦事生  
子學潮十歲而贈公卒扶持尊章檢誨遺孤婉順無愆  
德象有儀門庭雍肅里黨稱焉姑疾篤夫人視藥溫寢  
夜以繼日在侍累月罔有情容訖病且憊內姻見者敦  
勸休息夫人泣曰貧不能畜媼婢誰當侍吾姑者然夫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四 十

人雖貧拊搗綜理常若有餘諸姪或無力蓄室家常爲  
之擇婚得立門戶如是以爲常學潮既長始營祿養泣  
仕湖南夫人就養官舍茹蔬衣縞戒無令有加於居約  
時學潮由攸縣典史洊保知縣擢同知兩署邵陽縣知  
縣夫人皆從焉告令所出諮諏稟承曲得體宜偶沾微  
疾遂至大漸邑民祠禱山川以祈年壽感傷思慕德惠  
脩長是有徵也夫人以嘉慶十四年己巳八月十三日  
生以光緒十二年丙戌八月三十日卒於邵陽官舍年  
七十有一子一學潮女二長適江氏次適鄭氏孫一某  
既卒之明年學潮奉其柩歸金谿以營葬祖山請先爲

之銘學潮既仕具夫人節行請旌於 朝初 封太  
孺人以轉官加級累 封太夫人寵光維休承祚綬  
福上致服勤孝養之隆下有端操型政之美檢會始終  
可云純備乃爲銘曰

母始嬪胡實張門閼厥初艱劬薦葵茹蕪獨隆於養上  
奉尊章旦興夕作醴醢酒漿子生在嬰遽失所天扶持  
病姑身與縈旋子壯而仕拊膺自慰終持一節躬躬如  
畏既耄考終歲紀悠遐祿養匪置德則云多歸葬故邱  
山川清美納銘幽墟以紹惇史

周母陶夫人墓志銘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四

七

太夫人姓陶氏甯鄉縣人國子監生諱文洛之女適同

邑周氏舅諱厓縣學生

贈建威將軍累

贈榮祿大

祿大夫夫諱世泰

贈建威將軍累

贈榮祿大

夫周氏故豐於財自夫人之歸家稍替矣兩世舅姑皆  
在堂內外尊屬及夫昆弟雍雍濟濟充溢門庭贈公篤  
文學喜賓客過從酒食無虛日夫人以冢婦主家上奉  
尊章下支門戶饔糲井日蚤暮寒暑劬勞黽勉而歡有  
餘祖老失明祖姑又嬰錮疾夫人事之尤勤權其倦逸  
涼燠審容察微惟意所需進御以時無失銖黍祖病革  
歎言斯婦賢孝必有後也吾家其幸昌乎會兵事起子

達武累功至提督貴盛極一時餘子資文武歷顯仕者

相踵也夫人習守勤約疏食練衣戒其家無侈榮觀不  
易其素有餘以頒親族故舊同治元年正月初六日以

疾終於家年六十有七子六人振榆振貴太山寶慶協

副將振林達武甘肅提督

賞博奇巴圖魯世襲騎

都尉康祿湖北候補道殉難貴州新城

贈內閣學

士

子諡壯節孫四人家祜二品頂戴廣東候補道

家濂一品廕生家煜騎都尉世職家銳曾孫四人聲廉

聲庠聲慶聲庶元孫一人忠翰以其卒之歲某月葬夫

人縣南鶴數山之原越二十有六年達武官甘肅提督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四

七

遣兄子家祜來告曰吾母之卒也兵事方殷母命戒無

令達武知分軍旅之心達武歸視葬倉卒未能備禮銘

墓之文至今闕然懼無以彰吾母之德使後有聞也敢

請追爲之銘納之隧道以訖葬事乃爲銘曰

鴻山盤盤雄俊所都厥有賢母體靈應符自初來歸人

隆家裔負荷艱辛愉其容色聯翩六子奮起自躬旌摩

四羅堂宇尊雄險夷豐約隨其所處於心泰然何有吐

茹在困不憾處盈不矜發祥膺慶惟德之徵斂形斯邱

世滋芳烈千齡萬代視此銘碣

楊母向太夫人墓志銘

光緒十有三年春太子少保陝甘總督楊公奉其母太夫人自乾州移家善化逾月而太夫人病又逾月薨於所居之里第於時楊公年六十有五矣弔者至拜哭盡哀唁至必泣失聲喑焉未嘗有言自始喪至卒哭至葬不出喪次不輟泣湘人相驚告以純孝皆曰楊公孝如是是亦可推知太夫人之德比葬具狀徵銘勒於墓石嵩燾辱與楊公交好四十年於太夫人之德粗有聞也其曷敢辭遂承事而爲之銘太夫人姓向氏父永林與楊氏皆籍永綏廳生四歲歸楊氏爲 誥封光祿大夫寶臣公之配家故貧也太夫人少習勤篤事其姑向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四

七

太夫人孝而能養封公始以行伍起家居乾州累官至獨石口副將太夫人皆從咸豐初楊公領水師定東南寇亂名聲日盛太夫人乃語封公所爲透迤一官門戶計耳今更何埃即日去官歸年未六十也楊公擢福建水路提督督辦江西軍務旋授陝甘總督戡治回亂念兩親年漸高疏請終養凡五年封公薨中更越南之亂詔起領軍駐臺灣備海防逾年兵罷仍歸終養又九年太夫人薨太夫人仁施於鄉禮被於家積德累祉福祿純備同治二年楊公以水師轉戰長江薄金陵而太夫人病 上聞詔問起居 賞人棧光緒九年

皇太后萬壽

賞教忠衍慶額及紫檀玉如意大段紅絢就其家 賜之與封公皆逾八十之年及其子貴功成位高得請終養修晨昏視膳之節十有餘年初 封淑人 晉封夫人累 封一品太夫人蒙被 天恩垂問褒賜極人世之榮楊氏世承其休而載其德而太夫人始終之誼膺受多福咸曰宜稱夫人生於嘉慶六年辛酉歲正月十一日薨於光緒十三年丁亥歲三月十二日年八十有七子二人岳斌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總督陝甘一等輕車都尉兼一雲騎尉彪勇巴圖魯載壽湖北候補道前卒女一人適熊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四

七

國恩孫四人正儀花翎三品銜福建候補道懋儀江蘇候補道潛儀樹儀孫女五人曾孫七人道洪候選縣丞餘皆幼以其年十月葬善化一都溫江山之陽銘曰宏農之裔賢雋所鍾發祥有自肇基女宗 聖祚中興篤生耆耄膺期誕德是謂名母躋登耆耄終始衰榮仁風遐揚何有虧盈斂形茲邱遺徽永耀扶喪問疾天子有詔 曾母熊夫人墓表 夫人熊氏湘鄉人處士熊超羣之女今河道總督太子少保威毅伯曾公之配也夫人始歸曾氏其父母大父

母咸在督家嚴蚤暮請事堂上退與姒娣承事澣漱箴  
紆井臼庖廚推逸就勞夫人終日愉愉無拂色文正公  
躬定粵匪之亂諸弟皆從討賊威毅伯以一軍特起遂  
舉江南功最多凡浙江湖北資俸所入均推惠宗族親  
舊振鄉里之貧乏者夫人口裁手量稱其平終日欽欽  
無溢容文正公曰嘗語嵩燾曰吾家衡山之陰婚媾不  
出里術見聞不過耕穡樹蓄吾兄弟自命奇偉妯娌五  
人聚居一堂皆各負經世之略視天下事無不可衡量  
而重輕之吾父嘗顧自憙笑曰諸婦使治軍臨政事裕  
如也吾家庶幾有延乎嵩燾因是備詳夫人識量才略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四

五

經紀庭戶之內精潔嚴密鉅細有程度推解施濟規畫  
久遠必其利可常威毅伯以才伏一世罕所當意然獨  
推服夫人之言常誦而從之及夫人薨哭曰是事我三  
十年曲折完好惟躬惟敬猶吾私也其所見知裨益我  
者多也吾此良友其可無耶蓋夫人之德可述者如此  
自古有國有家者之興必有通德明識助修其內行以  
厚積其德於家而後其施之也隆而傳之也遠君子之  
正其家所以內事其身良厚也而固有秉成於天者焉  
太史公曰人能宏道無如命何吾觀曾氏之興內德之  
助何其多也聖賢推論天下之理必本於仁義仁以育

之義以正之由天下達之一家莫能易也夫人終身踐  
蹈禮法之中行而宜之可不謂義乎惠及親疏遠邇可  
不謂仁乎以仁義佐興其家可不謂遠乎曾氏賜爵受  
封胙土命氏以貽其子孫其故可思也非偶然也良有  
由也夫人以光緒元年四月二十四日終於里第春秋  
五十有一威毅伯方官東河總督既命兄子紀澤銘其  
墓而夫人之子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紀瑞正一品廕生  
紀官刻石埋之而樹碑於其墓道謀所以表示其徽行  
而以命之嵩燾於是著其有關曾氏之大者揭而書之  
以詔後之人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四

六

陳恭人墓碣

恭人陳氏名隆瑞祖遠熊父興塏所稱杜卿先生者也  
其家世居城西距子家數武兩家相得懽世相婚也先  
生始以女字子長於恭人既卒更爲恭人受幣子家故  
不甚貧自辛卯壬辰六七年大潦至不能舉餐子兄弟  
補弟子員恭人來歸生事漸裕然時苦乏歲暮責負者  
至相聚愁歎恭人視之怡然子赴陳太守館江西恭人  
涉贛江東出豫章從子信州還渡鄱湖浮大江徜徉而  
歸歸遂病明年子成進士粗能自贍恭人病歲加篤食  
之稍豐腆者未嘗入口衣之稍鮮飾者未嘗一被其身

也咸豐二年遭亂徙家玉池山又避寇湘潭之石潭奔走流離日暮就旅舍茶人輒遣從婢規視池井溪渠遠近曰有急以訖吾事再從子游數千百里相响相濡私咻咻然悲相泣也比子游宦京師願以病不能偕洎引疾歸茶人病憊甚臥起需人然竟能有身生女未逾月卒茶人性純慈約己厚施與人無怨惡予性褊多怒遇人有過失茶人一意掩護彌縫無敢聲言及久覺露子輒徙怒茶人家人習茶人之畏事也更相與咎過茶人漏言語以恐之茶人吶口短氣自懟所以蔽覆之益勤一不出語自明予嘗笑茶人慎而慈又益勞然無以易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四

七

其性也初吾母張太恭人病革詔茶人曰若善事我吾視若順也天其有以報若嗚呼孰知其病且死若是遽也可哀也已恭人生於嘉慶二十四年己卯歲二月十五日卒於咸豐十一年辛酉歲五月初六日年四十三所生兒篋也今尙幼女三人子爲恭人營窆某山之陽刻石爲銘銘曰

孰曳之輪而行次且孰張之弧而居睢盱恭人宛宛何吐何茹不喻其誠而反怒爲日月斯逝其庸可追嗚呼恭人苟有過而誰吾規

郭母羅太夫人墓志銘

太夫人姓羅氏湘潭人 贈武顯將軍諱某之子婦於郭氏爲 贈建武將軍諱某之配有子四人松林

湖北提督芳鏡候選知縣出後夫弟傳均南軒提督銜

記名簡放總兵芳鈐候補副將太夫人賢明有禮

法孝事姑推姑之教以善其家必當於其姑之心順事

夫推夫之仁以施其鄉必適於其夫之志郭氏世爲富

家至贈公始貧太夫人歲竭其力贊資祭佐施與躬自

節縮衣食儲所需以待應時取辦如未嘗貧其後貴盛

子若婦又皆孝求所以爲太夫人權無弗至者太夫人

居處飲食衍衍爾無異在約時子婦侍妾課以績紵日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四

六

有程如未嘗貴贈公始嘗有意置義莊贍族太夫人則

以命其子曰自汝祖以上十一世有甚富者十一世以

下則皆貧今歲出所有周之無甯竟均與之此汝父遺

志也於是提督君以下及諸子婦承太夫人命盡括所

有推而納諸宗族爲義莊存其籍於官歲會計其族人

斂所入均之及諸所爲利濟事咸備部使者以聞於

朝 賜署書旌之方是時太夫人之名聞天下 朝

廷亦驚異其所爲雖古所稱義田若吳范氏無此盛也

同治十有一年十一月壬寅太夫人以疾終於家年六十有一子存者松林南軒女四人其一尙待字孫五人

女孫四人以十有二年四月葬湘潭脈灣之鳳形山先是芳鏡戰沒南國贈公及姑劉太夫人相繼卒逾年女夫黃振楚戰沒滑縣芳鈺又戰沒鍾祥太夫人哀甚南軒體羸也又戰屢傷意尤憐之然間有 詔屬以軍事必速之行松林官湖北提督問一歸省太夫人戒曰我婦人猶知古義在公忘私今後無以我爲念南軒留侍太夫人以孝聞提督君在軍得士心在官仁賢又得民心凡行惠及人必咨告太夫人洎太夫人病襄陽士民奔走祈禳若憂所親聞其卒皆哭太夫人之德孚於人與其子之孝所爲能繼其志皆可述也銘曰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四

七

朝有寵錫以昌其延積善累基匪今伊先厥施隆隆自今逾廣遂殫其藏均仁族黨篤生豪偉 天子是毗歸榮所自德象女師斂彤茲邱其封若履鑄石埋銘敬告來者

胡母彭太夫人墓志銘

夫人彭氏益陽人父曰甲諸生壻於湯氏於

贈光

祿大夫鄉賢胡公爲僚壻相愛遂以夫人歸贈公次子春藻先生於時贈公之兄玉峯先生以力田起家子婦內外下及工作百數十人執爨井日以飭婦事無敢或逸太夫人遇勞必先妯娌之均勞者相爭以先其當食

與衣必退處於後妯娌之推食與衣者交讓以後鄉里皆曰胡氏之家勤且賢也如是是其將興乎已而夫兄雲閣先生起家進士官詹事府正詹其子文忠公遂以太子少保巡撫湖北推恩 馳封太夫人太夫人自

少至老服勤而身無倦容處榮而面無華色濯滌縫紉未嘗不躬親也祭祀賓客未嘗不致其蠲潔也惟勤惟儉以豐其家而惟恆以貞其德夫庸非婦德之常然者哉然而德之盛固莫盛於是矣春藻先生之卒夫人年且六十先後舉丈夫子七人女子二人又爲先生納側室劉孺人舉丈夫子四人女子三人皆天撫夫弟子渠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四

三

翼又天先生以憂傷嘔血死於是裴翼再以夫弟子爲之後夫人骨肉彫傷之戚蓋三四十年未嘗少間終其後子孫之繁衍裴翼爲尤盛將非剝極而復理固然耶抑天歷試之艱貞以終表夫人之德耶夫人生於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卒於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三日年八十有九子裴翼附貢生保舉知縣加同知銜孫八人子勛子勤子勤子功子勤子勸其二殤也女孫四人子勛出後文忠公裴翼將奉葬夫人泉交河洲新山之陽使來請銘銘曰

胡氏始盛夫人來家果勤以豐爲時光華種德自初其

生孔多十有六人女鬢男鬢世不一育鳳邪麟邪卒命  
之後附萼旁加莘莘六孫如春在葩俾熾而昌乃始萌  
芽九十考終象服委蛇甄德誅行溫惠柔嘉卜宅允臧  
泉交之河於萬斯年吾銘不磨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五

湘陰郭嵩燾鈞仙著

新甯縣江忠烈公祠記

咸豐四年江忠烈公殉難廬州 詔公死事地及嘗

所立功及湖南行省建祠以祀而新甯公生長地又數

有保全鄉里功邑人謀祠公因言曰禮祠無常制而居

廩不足以崇廣公德則益修其閑閔峻其墉垣堅屋崇

敵丹雘畢事公之弟達川觀察忠潛幼陶刺史忠淑則

引以自任以塗以垓取具於家曰吾敢勤邑人凡為費

萬有二千餘緡經始咸豐八年冬十月落成咸豐十一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五

一

年夏四月置祠田供香火歲穫穀二百斛以廟祝董祠

事而今廣東巡撫劉公長佑記名道劉公坤一副將李

公輔朝皆以贊公軍事致通顯又謀鍊金益置田供祀

事及歲脩之費幼陶以書來曰願有記嗚呼公之功慨

於天下而名孚於後世施於吏事未數月而民懷之用

於軍旅三年而東南數千里保障之功為大蓋公之生

與死天下以為安危而豈新甯之人哉然而人皆曰天

生公才以為天下而公二三年之間糜精敵髓剔剔彌

綸功之及人無窮而其識之遠神之完以施於用未宏

也知公深者尤相與悲哀悼歎痛公之無年然則新甯

之人習公深而思之有尤至焉者公始以孝廉究心當

世之務度廣西亂將起而新甯為寇衝倡團練於鄉手

擒巨逆雷再浩其後李沅發之亂公弟達川用公遺法

討賊有功而廣西賊果大起公奉 詔視師新甯團

練遂名天下比公薨六年石達開犯新甯猶用鄉團破

走之嗟乎軍興以來治團練起任將帥為名臣公與羅

忠節二人而已世謂平賊之方獨有團練而德義信勇

若公與忠節者誰哉而公獨發其端於亂機未兆之日

率先楚人發揚蹈厲功名節義相望以起新甯之於公

其尤宜追思不忘者與公弟汝舟忠濟數從征有功後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五

二

與賊戰死巴陵之羊樓崗 贈按察使銜得從祀公

嵩燾彙次公之大端記於石為之嗚咽流涕思天下之

艱難而重悲公之不復見也時咸豐十有一年秋七月

江氏義塾記

江忠烈公祠既成其弟達川幼陶復謀構學舍所居之

旁以教其族人曰先贈君閔族人向學者少欲為此而

未逮也忠烈公實言之敢無敬承其志夫古昔聖賢所

以必務使人興起於學豈將以為富貴利達之資哉其

澤之躬而耳目見聞之途正其措之事而君臣父子兄

弟朋友之誼明其教之成而風俗變而滄美其才之廣

而天下國家之事任焉而皆宜故夫學之爲術極天下之繁曠而不可終窮而其本在於忠孝仁義忠烈公以義勇爲鄉人倡田夫販豎皆知感激奮發以急 國難 國家德澤入人之深至此而益見而亦忠義之蘊於人彌綸旁薄自然而熾於天下者也而忠烈公於此急欲開以問學將自其族之人以達於其鄉其意以爲忠孝者生人心者也而是非得失之辨語默動靜之宜受成於古人焉而後沛然不疑於所行江氏義館之設以惠其族人也大矣夫將明先王禮義之教以淑人心文教明而人才懋焉將求之文也文愈盛而士氣日囂忠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五

三

孝之誼將薄故道莫著於明倫而莫先於廣識識定則持之爲有故而發之爲有本居鄉而化當官而理聰明廉潔而可以益其才武健椎魯而可以善其用此忠烈公之志也江氏以是爲學吾見其才之成大且多也有日矣爲之記而推明賢聖立教之旨以眎其族之人俾知所先務爲幼陶兄弟之一助焉

羅忠節公祠堂記

國家之盛衰興廢存乎天而治亂因乎人人道不終窮也則常有豪傑不世出之才起承其敝以與天之氣數爭勝得則功實昭焉不得而繼之以死而忠孝之誼以

明於天下嗚呼此人道之所以立而天心往復之機所以託而留焉者也湘鄉羅忠節公起諸生以一旅從督師曾公恢復武漢轉戰斬黃之間東出豫章平廣信義甯諸州郡武昌再陷上書督師規畫天下大勢請以所部間道出崇通與鄂撫胡公會於武昌以攻城傷遠卒

事 聞

天子愍焉

贈巡撫銜諡忠節

詔所在建專祠以祀蓋距公之起事纔四年而公始終所部三千餘人而已軍興以來戰功之多莫公若者天下以是哀傷思之尤深而公在軍亦慨然以天下自任艱難困蹙處之夷然獨念時事之日非生民之塗炭若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五

四

有迫而伺焉以惟吾心之咎其視功名榮寵猝加於其身無足爲其歡喜儻所謂豪傑不世出之才非耶在周易凡爲卦卽事以明吉凶而已獨於困曰貞大人吉於師曰貞丈人吉天地否塞道喪民流君子處此窮達異位皆困道也無已而行師斬刈吾民以毒天下此豈武人陰慘之能勝哉聖人於此急正人事之宜而戒之以貞剛中之德用以消天下之險阻而微功喜事無所庸焉二者之吉蓋以此爾故於師曰以律律者貞也亭林願氏謂以湯武之仁義爲心以桓文之節制爲用斯謂之律春秋傳卻縠以敦詩書說禮樂任上將漢趙充國

之言曰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  
觀於此公之以道濟天下之窮安危利病身任焉而不  
疑者亦可知其由來矣諸葛公歸自祁山乃謀校變通  
之道減兵省將明罰思過處極亂之時值事機之變兵  
多將繁民以重困寇以滋豐武人之氣昌君子之憂也  
公之出處本末可以爲丈人之貞矣而與尸之凶告焉  
然則爭勝於氣數以死而無悔亦豈非公之道然哉公  
故居羅山弟某子某爲祠堂於所居之旁徵記於予予  
是以綜公之生平記其大者而祠之所以成略焉其斯  
以發明公之志也夫

養知書院碑記

卷二一五

五

嶽麓書院碑記

古者立學詳於邦國而統於君師比閩州黨庠序之教  
皆各以其長董之降及漢唐學校之制僅存立教之意  
微矣至宋而書院興然後諸大儒者起任師儒之責以  
修明禮教之遺相沿至今而不能廢蓋聖人所以盡性  
而盡人之性者非能作而致之而已必將有詩書禮樂  
之文以游其心於高明之域升降揖讓之節以馴服其  
耳目手足於和雅之規而其爲教又在反而求之彝倫  
日用而要而致之於中正仁義使其性之所發無過不  
及之差心之所存無有奇淫邪僻之爲害者是以萃夫

民之秀者習而游焉沈潛而饜飫焉豈以是獎之爲利  
哉而百司之事於是裕焉而待理天下國家之任於是  
取求焉而不匱於用人才之成學校之效所從來遠矣  
漢興廣厲學官以文學掌故爲利祿之階則司馬遷非  
之而其時齊魯諸儒習禮孔氏之堂陳車服禮器考儀  
者習其容治經者傳其義尙有以自得者嗣是諸經並  
立於學傳習者少師儒之道益衰於是始有書院會天  
下之學者以道相承以業相助規濟學校之窮而廣師  
儒之益君子之學之大防有必辨者義利而已矣盡天  
下之學一出於科舉其所謂書院者亦以是爲程泛然

養知書院碑記

卷二十五

六

不知聖人之教與其所以學者之爲何事是豈立學之  
本意然哉嶽麓書院肇始宋初有四書院之名而吾楚  
嶽麓與石鼓並列其間守臣劉忠肅公眞文忠公次第  
修明南軒張氏及子朱子實躬教誘之七八百年間湖  
湘人文日盛而未聞有大儒名德相踵以起今相國曾  
公以道德文章爲時歸仰起鄉兵討賊一時任將帥若  
江忠烈羅忠節李忠武諸公乃多出宿學卓然以扶翼  
名教砥節礪行爲心意將有人焉起任斯文之責者以  
相維於兵革摧殘之餘同治七年中丞劉公閱書院前  
毀於兵有意振新之方伯李公發帑金四萬屬郡人士

成君果道黃君國瑞陳君乃濊丁君敏忠視講堂齋舍之就傾圮者除舊布新益廣前規凡在學者感發奮興樂書院之有成相與泐其事於碑方南宋時有朱張爲之師而士之學行猶悶而未光也元明以來人文稍盛矣抑又無與作興之今二公者爲政知所本如此其爲道與教又益絕遠於俗而吾楚忠孝廉能隆然以起有向學之資其將有明天人之分通古今之宜以大興起於學者乎於是舉也又始基之矣

九忠祠碑記

國家治亂盛衰倚伏消長原本人事而苟非否塞之極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五 一

則常有豪傑偉人介生其間以應天下之變弛張詘伸開闔變化終以其身與亂相靡既久而後定學士大夫意索氣潛不可復揚也倡勇敢肩忠義而殉之乃多出孤介沈淪傑特之士咸豐之初粵寇起東南今相國曾公奉 朝命治鄉兵討賊而忠烈江公忠源以一軍特起立功聞天下實開之先遂殉廬州之難其後忠武塔齊布公忠節羅公澤南皆奉 旨建專祠於是有二忠祠之建已而忠武李公續實殉三河壯武王公鑫沒廣昌又合爲五忠祠其後加祀文忠胡公林翼壯果蕭公啓江勇毅李公續宜忠毅張公運蘭名九忠祠其間

惟塔齊布公以蒙古人隸湘軍平湘潭賊有大功得專祀湖南省城其八人者忠烈江公籍新甯文忠胡公籍益陽餘皆湘鄉人始建忠烈江公祠得城北古荷花池隙地左右居民治園圃盡收其土拓而廣之以次相比爲九忠祠皆別室通前爲門右爲饗堂歲時祭祀奉其主而合饗焉祠右有池稍復荷花池之舊爲臺榭亭館雜植花木蓋皆出黃南坡方伯經營之功嗚呼天下郡縣之積設官尹民所以求治者其力皆足以致亂而出死力糜肝腦蹈白刃以與賊相咋挈疆宇以還之 朝廷其平生或未一霑祿食祿食矣而仕亦不豐是以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五 八

朝廷嘗寤而大之 賜諡建祠俾忠義之報垂美無窮文忠胡公以翰林開府武昌爲 天子股肱心膂負天下之重而頗晚出忠烈江公名最先其亡亦最夙忠節羅公實始從曾公起鄉里自壯武王公忠武李公以下皆所嘗從受業者蓋曾公以忠孝大節率先豪傑爲天下倡萃湖南一隅之人士厚積其勢與力騰蹕以起以能揉淬天下而湯滌之而終措之安前後十五六年建專祠省城九人文武將吏附祀各專祠百數十人別祀昭忠祠千餘人而忠武鄧公紹良武烈滕公家勝忠愍曾公國華靖毅曾公貞幹誠恪江公忠義武烈劉

公騰鴻忠壯李公臣典別建專祠又數十人不與焉於是推論始終敘列名諡揭之於碑以昭示 朝廷勸獎忠節慰荅臣民之至意

### 江幼陶重修新甯書院記

天地之道鬱積久而必洩而盛衰升降相衍相嬗常有人焉開之先楚以南地廣數千里南接五嶺新甯之爲邑當五嶺之右迤窮荒嶮阻民獠雜居而江忠烈公崛起其間以書生任軍旅率先楚人發揚蹈厲戡夷大難於是新甯百餘里間兼圻節鉞閭井相耀忠烈公之弟達川汝舟皆以一軍起家至監司其季曰幼陶屢出屢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五 九

自謝免歸博志一力樹績於鄉自孔廟文昌宮試院學田資興苟有裨於斯文廢者舉之闕者興之而書院工爲最鉅凡爲講堂一爲院長之居五爲齋舍生之居百有二十旁爲廳爲夾室四以居司院事者有興作於斯會議焉蓋幼陶與劉文卿郎中王丙垣學博鄧鑑吾孝廉爲之倡工費逾萬而膏火之取給於院田者釐舊增新費又倍焉捐資助工者十有五人而已既訖工屬嵩燾記其事於石於是嵩燾作而言曰古者造士必於學而常統於 朝廷唐之季州縣始自爲學道術寢廣民俗日趨而文爰訖明世以至於今十室之邑皆有書院

高者閎侈下者簡陋人文亦隨以隆汙焉屈子楚詞成於羅汨之交濂溪起自春陵天下之文開於楚而後無聞故自漢諸賢祀於學者六十有二人濂溪倡有宋道學之先楚以南無得祀者徐氏集經說百二十有一人阮氏集 國朝經說百有二人楚以南無得敘錄者前無與承後無與述相與沈淪汨沒終安於卑陋忠烈公以武功倡而吾楚蔚然顯施功業人相望也幼陶今又以文學倡夫文武之用一張一弛而常相待以遞興意將有人焉導揚楚風而紹濂溪之業者乎惟其積也久而發之以時人心怠而思奮其濡漬於學也將遂宏演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五 十

以肆挈提楚人日抵於賢聖斯豈獨新甯一邑之私哉嵩燾故樂爲記之竝以告夫吾楚之士之有志於學者船山祠碑記

自有宋濂溪周子倡明道學程子朱子繼起修明之於是聖賢修己治人之一大法燦然昭著於天下學者知所宗仰然六七百年來老師大儒繼承弗絕終無有卓然能繼五子之業者吾楚幸得周子開其先而自南宋至今兩廡之祀相望於學獨吾楚無之意必有其人焉而承學之士無能講明而推大之使其道沛然施顯於世若吾船山王先生者豈非其人哉先生生明之季下逮

國朝抗節不仕躬涉亂離易簡以知險阻通德達情  
既誠以明而其學一出於剛嚴闕深肅括紀綱秩然尤  
心契橫渠張子之書治易與禮發明先聖微旨多諸儒  
所不逮於四子書研析尤精蓋先生生平窮極佛老之  
蘊知其與吾道所以異同於陸王學術之辨尤致嚴焉  
其所得於聖賢之精一皆其踐履體驗之餘自然而懷  
於人心至其辨析名物研求訓詁於 國朝諸儒所謂  
樸學者皆若有以導其源而固先生之緒餘也先生所  
著書存者六十八種都三百四十七卷書逸者又十三  
種始刻之衡陽者四種善化賀耦耕先生刻之貴陽又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五

七

二種新化鄧湘泉先生刻之湘潭別爲二十種旋毀於  
兵湘鄉曾沅浦宮保刻之武昌合五十八種二百八十  
二卷凡歷二百餘年而其書始大顯鄧先生始謀建祠  
衡陽之故居不果行竊嘗以爲有宋諸儒之崇祀類由  
門弟子私祀於所講學地及所蒞仕之州邑既久而彌  
光先生伏處窮山無朋友之討論無門弟子之推崇潛  
德閤行慨然以斯道自任無所求知於人其書晚出天  
下之士皆知貴之吾楚或不能舉其名蓋其遇視有宋  
諸儒爲尤艱而心尤隱矣同治庚午嵩燾掌教城南書  
院始言之中丞劉公爲建祠南軒祠之旁而成君果道

羅君世琨實先後董其役將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  
學求其書讀之以推知諸儒得失而於斯道盛衰之由  
國家治亂之故皆能默契於心又將有人焉光大先  
生之業以上溯五子之傳確然有以知先生之學非元  
明以後諸儒所能及也儻亦先生之遺意也與

城南書院名宦院長二祠碑記

城南書院舊有名宦院長二祠各爲之總位名氏官闕  
弗詳嵩燾既請之中丞劉公修復各祠之就圯者乃屬  
羅君世琨考定院長余公廷燦以下九人名宦楊公錫  
紱以下五人蓋楊公實始建城南書院左公以次移建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五

七

書院及棚修各祠廟者也又得吳公榮光一人始以經  
學訓詁校試肄業生自雍正元年湖南北分闈省試成  
之者李公發甲而前此請定南北中額有趙公申喬始  
請分闈有潘公宗洛同時又有呂公謙恆典試湖廣屢  
以分闈請迄今無能舉其名矣四公者皆有惠於楚人  
士趙公李公既有專祠而潘公呂公之祀久缺友人李  
輔堂方伯議請以李公祠改建爲三賢祠意以主分闈  
者三公實先後之合祀爲允楚人以崇祀李公久不能  
易也嵩燾既爲二祠設位以祀乃於名宦祠上方增祀  
四公以存其梗概夫爲院長者學行各不同要皆有教

澤畱遺爲名宦者治行亦各不同要皆有功學者使夫後之人入拜祠下慨慕流連以知書院之建始自某公分闢之議始自某公而成於某公治經始自某公一政之及人俎豆歆之不能忘後起者可以勸矣亦使知夫書院之緣始與其讀書取科名疊更諸賢經營籌畫積之久而規模始具所以崇學而興賢者若是之艱難也承學之士繼而起者亦可以勸矣祠旣成竝爲記其事於壁俾吾楚之人有考焉

湘潭郭氏義莊記

自宋以來士大夫相獎爲推讓以仁其族下至委巷平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五

七

民家有饒餘則率出田均食宗親計口授餐名曰義莊然或百年數十年輒墮壞以盡獨吳范氏義田行於今蓋八百年古仁人有所興造於時各視其量之所極量大則傳之久長而吾觀范氏所傳遺法亦若人世義莊之爲無殊異者然則其所謂量者固非取具一時之法而已其道德聲名積之深而施之廣誠有其本也范氏義莊侵削者屢矣而卒延以永邦人士敬禮之官吏亦從而護持之是以將圯而復興歷久而愈光也吾宗子美軍門起家節鉞功被社稷名聲震天下同治庚午由湖北提督歸省長沙以母命盡編所有資產爲義莊以

贍其十一世祖以下伯叔兄弟卽其諸弟與其妻若子並以歲計口受分大吏以聞於 朝得 旨褒異

賜署書以旌之范文正公以德子美以功相望八百餘年以傳之久遠無疑而子美悉竭其私並其先世所遺畱及弟妻所蓄積傾之又未知文正當日所出俸祿之餘亦若子美之盡發其藏一無私焉否也是其奇節偉行且欲駕文正而上之豈惟郭氏子孫世世敬守以無失墜其自邦之士大夫上迨有司以達於長吏相與維持保護與子美之功之名照灼天地以永無窮載名簡末皆與有榮焉子美之弟涵萬軍門歸自襄陽傳其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五 七

絜園展襖圖記

同治十有一年壬申三月二十三日重集絜園爲展襖之會於時宿雨初霽晴雲靄空時露妍日圓花嫣然倚風微笑相與飲酒樂甚已而喟曰永和距今二千年相視猶昨日事以義之之文也當時願長康已爲作圖而蘭亭襖序至唐始顯長康之畫至元始顯傳世久而收名也遠今取快一日之間紀之以文摹之以圖取自爲豪而已則又何必後於蘭亭之游也是會也羅研生舍人年最高岸然撫膝想念唐虞老梅臥地如几一童子

倚杖旁立舍人所自號爲梅根居士者也冠素霞冠曳朱履撚鬚注視類有道者巴陵吳南屏學博也據案揮豪侍者環立旁一童子捧軸進大興楊海琴觀察以善書名者也高顙廣額面頰然槩薄一室老畫師會稽孫朗青刺史也據石端坐不甘短視揚其目若睇遠者平江李次青方伯也手書席地背負山傲兀自喜者龍山劉史亭明經也憑几睨海琴觀察作書回顧小童若有所語絜園主人張力臣方伯也蹲踞地上偉榦蹒跚自負霸王之略善化何鏡海觀察也瞑坐蒲團左右修竹颺颺若微吟皋蘭朱香蓀少尉也納袖間撫樹微眺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五

五

樂南屏老人之趣意引而近之玉池老人嵩燾是也入園引回廊兩梧矗立憑軒作草書嵩燾之弟崑燾意城也凡會者十一人以蘭亭序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十一字爲韻人賦一詩並以齒序嵩燾當第五人意城第七人南屏老人旣爲記而嵩燾序其後並其弟屈居十一人之末者謙也蘭亭會者四十二人盛於今日矣而自謝安石孫興公以下詩成若逸少之數凡十一人與今日人數適相當無憂罰巨觥者未知蘭亭之果盛於今日否也自西漢相沿以三月被灞上遂爲盛集亦或以八月而韓詩傳稱鄭俗二月上已執蘭水上以

被不祥後漢書禮儀志據以爲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魏晉以後乃獨以三月三日今之展禊猶漢儀也而唐宋詩人以展佳節爲名遂亦因之至於此會之由來詳南屏老人前記更歷二千年有欲追續此游可考而知也

石筍山房記

予往來醴陵樂其山水清夷曠遠特出雄秀意必有畸人傑士生其間及吾身求之而固未見也晚乃得稱三吳君稱三之言曰韓氏愈之文李白杜甫之詩實始盡變古人之體制而以才自放繼此數百年能者六七人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五

六

耳皆以才自放而極盡體制之變者也其餘才性之所近依類以求合焉皆足以取名於時而其久而益光者必其能自變化者也故其成有大小其才力之所極有難易要歸於能自樹立不苟同於人嵩燾竊偉其言夫衡嶽之峯七十二湘流九折環屈其前望之而若迷挹之而若絕其蜿蜒旁薄盡有七十二峯之奇以成其大遠近臨視盡態極意而莫有同焉斯極爲變化之盛者哉稱三所居曰石筍山林園之勝甲一邑有亭翼然有溪澄然峻坡巨嶺蟠旋曲抱十餘里而郭其外窅然自具邱壑有類其言文者嶽者山之極降而以山名不知



其幾千萬也。陔長疏密以獨擅其勝爲奇。杜韓者文之極降，而以文名不知其幾千萬也。清奇繁簡以能自立其體爲至。稱三之文予既受而讀之矣。儻遂能命駕醴東，訪稱三之廬而觀所謂石筍山者乎。夫山水蘊奇效用於人，一或之邱一卷之石，賢人君子流連寄意而稱三汲汲求詩文以表其居，憂遂湮沒吾見，稱三文日高。此山將日顯，後有語醴東山水之勝，低徊景慕爲其地增重者，非此山房也與。

浩園雅集圖記

光緒六年春三月，新甯劉公自粵移督兩江，衡陽宮保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五

七

彭公適巡江東，下相見長沙而善化少宰黃公方以浙江督學假歸省墓，於是李君次青、朱君宇田、李君仲雲、黃君子壽、張君力臣、鄧君彌之及吾弟意城相與會觴於曾太傅祠之浩園。彭公據石作古梅，高八尺，雄奇自喜。題詩云：莫言老幹堅如鐵，曾歷千霜萬雪來。起立四顧，拈鬚大笑，相將穿石步池上，循水榭，憑欄展坐，縱論天下得失。劉公獨上危樓，俯清池，橋亭水竹映帶左右，怡然有邱壑之思。其意量皆若不可測者。自曾太傅起一軍削平寇亂，將相接踵以起，聲名動天下。二公功益盛，名益高。黃公官翰林，且四十年爲老師，祭酒各以王

事會於鄉里，嵩壽得與諸公文酒從容揖讓一堂之上。此景良不易得，而諸公所至光氣照耀，學士文人追慕而贊頌之，以自矜寵矧。今聚集歡讌，衣冠言貌，偉視一時，於是十一人各圖其形，刊之祠壁，以志湖湘韻事。更千百年必有流連慨慕，想念今日之盛者，是會也。黃公自以居省會亦附主人之列云。

瞿魯青先生二圖記

瞿魯青先生嘗作二圖，一自寫其身，由少而壯而老，乘枯查方羊海中，少者持楫而老休焉。曰：自濟圖。一寫其夫人及其三子曰：課子圖。先生讀書負奇氣，困鬱無所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五

六

發攄隱於畫，以自見其自視其身無能，有爲於時而畢其心與力，以有待而爲生，雖其子之成否若亦無與於其身，而惟其身之計，抑古之賢者固有羹藜不糝曳履不完而歌聲出金石，彼其於身無待也。而其道之行不於其身而待於後世，然則先生於此其固無待乎。將以其無待者自幸，一日之生而泰然以自足，以其有待者屬之子若孫而已，無與焉。凡爲此圖五十年，其孫子玖學士始出而求所以表章之。其課子圖則學士之父與其世父叔父擁經環立，年皆未逾冠也。自古豪傑偉人之生必有所自命，雖在貧賤其氣概嘗加於一切功名。

富貴之上先生之視諸子誠有以異於人而待以發其志事跋而及之惟日不足而先生固曰吾有待也在我者無待而餘皆有待無待者躬任之有待者將假諸人以任之先生亦自意其夫人之賢足任其子之教也得所任而後其所有待以行者積焉而不匱行焉而不憂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王介甫敘仲氏訥當寶元康定間言者喜論兵然計不過攻守訥獨推言尙書所謂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爲禦戎議一篇盡其在我之無可待者自畢其心與力以無有悔而其餘利病得失之言可無言也此聖人所以待之天下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五

九

後世無疑焉者也嵩燾於是二圖竊有會其意旨爲其記俟有天下國家者取則焉

聶仲芳心齋跋

莊子人間世篇有心齋之文而曰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夫齋之言齊也潔齊其心是謂心齋非使其心虛而不受物不能使之潔齊故曰惟道集虛魏晉以來燕居之室名齋卽取潔齊之意仲芳觀察揭所居曰心齋人生大要莫如治心持身應事及當大任皆以一心爲之準則言心而萬事萬物具其中可謂持其本矣莊生知道者放言自恣而精微固存仲芳自得於心齋之義與

明世言心學者固有異也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五

三

武甯劉氏孝友記

光緒十有五年春二月劉定夫觀察權衡永郴桂道還至長沙過予談因及前歲權鹽法道尊公新樓先生實來就養湘人多道其盛德時年八十獨彊健儻尙可一至乎觀察曰吾父習儉以在官爲養之豐也不欲至因推言其家世甚備予爲心怡神悚聽之久而忘倦也君曾大父少堂公以孝友聞鄉里部使者具其事旌於朝家貧也事其母曲意承歡不知有貧善服勤居積常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六

羸晚益富則推與其昆弟子姓以逮其鄉里有興作曰於我乎任有事資眾力以辦曰於我乎先卒年八十四配張夫人年三十以卒遂不復娶于益齋公相繼爲孝友配張夫人侍其姑疾五年未嘗離左右姑病痿臥起需人夫人察言觀色以求得其意所適應時取具姑亦自忘其病及病篤執夫人手仰天呼曰嗟乎吾何修得此孝婦願天俾若子孫世世賢孝以報若也是時姑年三十餘又方貧夫人年裁及二十也言者尤以爲難少堂公性寬裕喜施與藹藹然仁也而治家嚴整有法度益齋公終日侍鞠躬屏息翹翹如畏而常曲體所欲先

事夙戒以疎命卽有施濟推親意而順成之生平未嘗與人校得失或有侵侮處之怡然而益推誠相與既久皆服而化之加敬憚焉生子三人次卽新樓先生也仍世孝友新樓公益讀書研究經史發其志業鄉里子弟多從受學所成就甚眾與人款曲怡顏自下而於節義名教所關侃侃無阿回人資其言以爲程式弟韻芳自少出嗣從父家中落公與兄韻芬哀計其資財與弟均分之旣分兄弟相守涕泣數日不忍言去配張夫人和其妯娌益加勤也今新樓公八十二兄年八十七弟七十八終日相聚歡笑治酒茗酬獻里人望若神仙馬觀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六

察曰吾父以上數世未有科名仕宦而以孝友聞一邑入其門肅肅如也登其堂子若孫若小史趨事者訥訥如也惟謹其質行人皆以爲不及又曰吾大母之喪遺言爲劉氏婦數十年及見先人之懿德歷傳而世守弗失將必有興者我死殯我西堂幸見子孫讀書有成乃葬我新樓公奉遺命不敢違時觀察已能讀書應試服闋補縣學生乃告於殯柩葬焉旋舉於鄉以進士通籍蒞官中外劉氏之興自其大母見之審矣善之積而福之應誠無踰孝友者雖然君子之爲此豈有意期於其後哉前唱後于仍世由之惟性所安母德之隆又若符

契斯所以爲積累之厚也少堂公名良承益齋公名謙  
新樓公名榮竝以觀察貴 贈封通奉大夫妣皆夫  
人嵩燾爲彙次其家世以著劉氏之所以興且以風世  
焉乃爲贊曰

人道之存孝友是基曷根於心而弁髦之君家保此以  
爲世資後先相因若營其私厥宗以光恩斯勤斯有來  
取則視此贊辭

新甯縣育嬰堂記

周禮鄉師歲時巡國及野振萬民之羸阨老幼窮困之  
待養王者委其政於鄉此邑賢士大夫事也宋真文忠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六

三

公安撫湖南建慈幼倉當時傳爲仁政而育嬰堂之設  
徧及荒州下邑雍正乾隆之交稱極盛矣後稍廢墜失  
其故焉牧令者之於民疾苦曠若不相及也士大夫高  
者廢事墨者營私馴至數百年所爲悉戾乎古而後  
良法之僅存蕩焉不復可紀由天下以訖一鄉一邑之  
事皆然也幼陶觀察爲善於新甯盡起已廢之典而聿  
新之間及育嬰喟曰誰氏之嬰而尸其名則悉發所藏  
責鄉正會諸育嬰之家歲總其數而均給焉行之一年  
又喟曰誰氏之嬰而尸其名於是營建城西隅地爲堂  
數十楹令育女者挈所生居養其中期以三年月米三

斗錢千帳裨衾茵之屬畢具所生母或亡或有他故則  
雇乳者分育之歲收養八十至九十年行之二年又喟  
曰新甯僻且陋顧如是多哉彼有贏焉而吾憊不支何  
以能久於是規其所入又益置田以廣之歲得穀二千  
石計其息以養五十人爲額闕者補之具其事於縣以  
達於府於巡道於布政使司俾邑之人循守爲經制夫  
使一邑之事得一二人綜而理之其利數十年或百年  
又將有人焉維持於其後而後利可永而法以無敝也  
推而至於天下猶是也慮始者之勞與繼此奉行者之  
力與奉行之久而敝而矯而正之以無變乎其初存乎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六

四

其人而已其爲功又豈有讓焉幼陶之意誠勤勤矣所  
活歲五十人耳惻怛以求之權度以行之更三年而成  
厥惟艱哉知其艱而儆精罷神以要於至善循途守法  
而使可以不至於亂嗚乎斯其所以賢也記名於石俾  
後之司事者有考於斯文

五賢祠碑記

光緒四年湖南增修貢院規模大備相與謂歷科省試  
長沙郡屬所隸士爲多喧壅雜揉不可比次謀就貢院  
前購地建坐棚集郡士其中設引牌導之臚傳序行無  
相陵越亦俾以時休息閱三年壬午乃訖工於是合辭

言曰自元設行省併荆湖南北上及粵西爲湖廣訖我朝雍正之初蓋五百年元皇慶二年行科舉法省試以八月爲期集諸路之士領於行省垂至於今亦五百餘年其始視湖以南邊郡耳言文學者弗及焉自雍正之初至今百餘年文物聲明炳然日新而歷漢唐千餘年魁人傑士挺生其間下至明季我朝之初文章節義尤稱極盛而風氣久而未開將非科名仕宦之未顯其氣固鬱而不揚耶此湘人追念河陽李中丞分闈之功所以久而不忘也李公專祠奉祀百有餘年其先武進趙忠毅公實以宦蹟建祠而湘人士所稱說亦並以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六 五

分闈一事趙公所請分卷而已宜興潘公繼之始以分闈請洎李公三疏言之奉 旨俞允終爲部議所格逾五年新安呂公典試湖廣又疏陳之時康熙五十九年也明年 世宗御極遂下分闈之 詔

桐城方氏爲呂公墓志稱其官御史疏請湖南北分闈省試 天子爲更舊制是 世宗之特詔卒成於呂公而湘人無能言者三公者始終持分闈之議以上感 天心而其名或顯或不顯或竟無知者如呂公是也李黼堂中丞始著議請改建李公祠爲三公祠歷年久遠有司亦重其事憚更張之煩至今日三

公之遺澤顯著昭列而報祀之禮或闕心則何安於是議就坐棚中楹合祀三公又上湖趙恭毅公分卷之請下推至雍正二年下 詔分闈卽於是歲舉行由李公始奉 旨具題方伯商邱宋公因明藩故宮建貢院旋改爲湖湘書院至是一仍其舊制湘人追念其勛始之勤亦有功於分闈者也合祀之爲五賢祠夫一事之成勞更歷數百年流連慨慕其功有足思也而枻始愈艱則其思慕也愈深湖南之建行自自分闈始也集數公之心力展轉以求成部議愈堅請之愈勤非有以表章而崇祀之則又烏知百餘年科名之盛人才之奮起所以成就之若是之艱難也書其事以諗湘人以存先哲之遺烈俾永無忘董其役者善化陳開瑞長沙魏瑞斗李銘勳劉毓蘭也

金鶚書院記

書院之始當唐元和時而莫及衡州之石鼓宋初有四書院之名湖南路嶽麓石鼓居其二名山勝境靈秀之都清淑之氣鍾焉集諸生講習其中藏書以實之謂之書院於時縣皆有學而書院會學之成歷數州郡而一見固必有道德文章之儒董治乎詩書磨礪乎仁義以開迪所學之不逮故其教之美踐成迹以循之以知

禮樂之原其才之成不越矩矱尺寸而可以備天下國家之用此宋元以來書院之盛陶成人才爲尤至也

國朝乾隆之初

詔天下立書院於是書院徧州

各縣或爲郡治則郡與縣常分建焉而書院遂爲通制所以教之一出於時文帖括之爲導之仕進而已於聖賢道德之旨修己治人之義未之或知也劉彥臣令君宰巴陵以郡有岳陽書院而縣無之相治南五里之金鵝山面洞庭而負抱郭諸山左襟澗湖右矚岳陽一城狀若仰孟顧而歎曰釋老之宮盛於齊梁歷千餘年盡天下名山皆梵宇也其幸爲書院鹿洞鷲湖可計數耳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六

七

而金鵝之山雄踞郡城之南訖今獨完將非天地之畱貽以發斯文之光耶商之邑士王啟昌廖文望劉鶴齡及提督陶君定昇鳩工庀材隨山勢環合繚爲垣建藏書樓其上下爲講堂兩廊齋舍各二十六循廊而西爲院長之居左阜隆然雜植桃李透而下建稻香樓於其前石有泉清冽可飲架屋一楹當泉之眉曰知味軒稍下數十武得平地盈數畝築小園藝蘭數十本曰蘭圃山之顛舊有文昌亭葺而新之後有洞窪然容數十人曰桃花洞用其名樹桃數十株游觀之美絃誦之音交會茲山之前夫爲政莫先善教而貽澤之遠且長莫大

於興起人文令君之爲邑修城郭廣積儲蠲苛去煩人

民大和以其餘閒勗置書院拓人士之咫聞舉百年之

廢典羣情翕戢刻期成趨事之勤與其純茂向學之

風有足多者而非令君之政有以得之人心其勤勤爲

學之意又足以相感發烏能若是成之易哉往吳南屏

舍人嘗言金鵝山宜徙建書院以爲他日人文之盛必

基於是數十年後當有成其議者今十餘年而令君之

爲此適與舍人之言相應前代學校之隆人皆自得於

學隨其造詣之所及可推見之施行今書院徧山州下

邑而悅怫古人名山之業若令君之爲不數見於天下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六

八

土風之敝亦至今極矣幸及書院之成尋求立教之本旨端其則於始而正其趨於漸遏虛浮以實踐化器陵爲禮讓吾衰且老猶庶幾及見之光緒十有二年歲在丙戌冬十有一月

重建湘水校經堂記

湘水校經堂南海吳荷屋中丞撫湘時以經學課士勗爲之名而實未有堂也時歐陽坦齋先生主嶽麓講席就齋西隙地建屋一椽存其名中丞罷歸此課遂廢而堂爲虛設且三十年濟南毛寄雲中丞重興是課黃南坡觀察爲集貲定立章程自中丞以下至郡守月一課

自是湘人士稍稍嚮學矣又十八年餘姚朱肯甫學使始取鹽筴餘款倡爲之集高才生二十人治經其中因故城南書院遺基治爲民舍者以名堂蓋距南海中丞始名堂時五十年矣古者學校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所以節民性而興民德一本於經自周之衰聖人修明纂述以教萬世三代典章制度散佚無徵猶得存其遺文以知質文升降之數因革損益之宜國家所以治亂興衰既得備知其故而又以窺理道之精達人事之變以漸至於察人倫明庶務下至起居日用之常進退揖讓之節莫不備于其中一日去之而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六

九

若耳目手足之無所措終身由於一藝之中而相與討論行習之靡有窮也漢承秦毀滅詩書之餘稍求遺書置五經博士聚講於京師諸儒通一經者又各以顯門教授鄉里天下之士爭以經明行修相獎爲名朝廷設六藝之科以整齊天下非經博士講授有異師法悉屏不錄是以學出於一人才之美風俗之醇恍然見三代之遺有宋諸儒出不專治經然其所謂師法相與尊守之轉相傳授人才尤盛焉班氏之傳儒林以爲百有餘年支葉蕃滋益利祿之途然也有宋諸儒於此急正義利之防諸經訓詁時有出入而微言大義所以振發人

心尤至於聖人成已成物之學一反求之心性本源之地以立之基而所用爲學者終亦不能離六經之文以自爲說歷元至明其風浸微然老師大儒昌明正學往往而在至於今日而遂泯然無有講論及此者矣學校之敝人心風俗之媮豈小故哉嘉道之間儀徵阮文達公立詒經精舍浙江繼又立學海堂廣東獎進人才爲盛自頃十餘年各直省亦稍建書院以治經爲名下及郡縣亦相率爲之而湖南校經堂課實開偏隅風氣之先意者經學將遂昌明承學之士有所憑藉以資討論庶幾一挽末世之頹風邪餘姚學使之功殆尤不可泯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六

十

矣抑吾聞學者之治經將自事其身與心以踈用於天下而或以學資其陵獵以長其傲慢之心則視空疏之弊爲尤烈是又在學者之自審耳

舫泊記

舫仙方伯於所居晏家塘拓地爲園構亭築池治小艇其中顏其室曰舫泊夫倦遊而思憩其廬倦宦而思返其初狀若浮沈大海望崖而求息彼其才與志所以蘄用於一世者願已盈而能已索也舫仙負經世之才當服官之年一試之政動遭摧抑甯能泊然無介於其心而觀其意量反若有甚適者譬之舟然斷潢曲港波瀾

驟興叫號失據者一葦之航也。艘艦巨艦當江海之衝，風濤震天力足以勝之，夷然不驚。其船艖其力定則其神裕材固有大小而量因以爲舒促。舫仙視艱難險阻，與其得志而娛樂，一自用其能以行其素，退卽休焉。仕止綽然，惟遇之安，所以爲力定而神裕也。日吾嘗聞舫仙言，晏家塘爲其先世始遷湘時所卜宅，今五百年矣。展轉易居，不越陳氏子姓，而方野崎零析，分贈公旭亭先生，分受定居焉。至舫仙乃全而有之。歲甲午，贈公應省試歸，夢乘巨舫泊於門，雲霞五色，照射庭宇，因竊自言：吾家當有興者，其應如是。時舫仙生四年，遂取以字。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六

十一

之曰：此吾所以志也。江湖舟楫之用，致遠以利天下，利其行也。而日必有息行海者，或至萬里數日而一息，其泊而息也，以蓄其行之機也。君子之道，蓄之己而已，無待於世也。而需用於世者，固有待焉。舫仙用其先人命字之意，以舫泊自寓，若將安焉，無待以行世，然而舟舫之用，終不廢於天下。獨安能以無待乎哉？爲之記以告世之知舫仙者。光緒十有二年歲在丙戌冬十有一月，書湘鄉易龍長先生軼事。

友人易君良翰述其曾大父龍長先生軼事多可聽，自其少以耕起家，歲校其贏，餘置田田益多，耕益勤，晚年

乃大富，盡以其田賃耕者，而日行田指視，而董勸焉。賃耕者亦日益勤，歲時宴勞，與坐釣禮歡，若家人租課入，計斗甬輸之倉，不加權概，布廣席，前除有沾濡，就席暴之，不以責賃耕者。久之，賃耕者自相誚讓，簡料所納，租乃敢進，湘俗隨租有雜款，若雞若稻，乘一弛不問他善行，服鄉里甚，取此尤嘖嘖，傳誦漢置力田科名臣大儒多始任耕，是以農與士並貴。自唐以後，口分永業自爲耕者，十無一二，大率受役富民而已。千餘年來，農失其業，而實與名皆亡。若先生者，其猶有躬耕樂道三代之遺風乎？能爲農所以成其爲隱君子也。嵩巖嘗聞之，先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六

十一

人曾大父望湖公，家巨富，歲常施貸於人，逾年一會計之，不刻期不責息，子弟私疑其過弛。望湖公詔之曰：緩急所時有，吾以有餘應人之緩急，而取償焉，幸矣。何多責乎？諸債者聞而爭相先而息，反贏此，皆在乾隆盛時。士大夫相習爲純篤，誠若固然，而人心風俗之累，積以成乎古處者，尤可深長思也。若先生之風，誠未易求之。輒近百數十年中，而其時人知敦實，不爲名善行，在一鄉沒齒而無有聞，蓋又不知其幾也。非易君兄弟之貴顯，卽先生之潛德，誰與明之？故夫行善而有聞，亦豈在乎賢子孫哉。



忠義祠明知縣楊開家屬題名碑記

道光二十有八年長白裕公督楚之十二年再舉巡方之典於是邑人合詞以故明知邑事潮州楊開殉張寇難事始末具呈請祀於學下其事於府於縣縣令劉公具以事實申之於府於布政使司以達巡撫都御史會名以聞於 朝 天子嘉焉 詔祀諸邑之忠義孝弟祠而以邑民黃鳳德同殉難者均焉其從難之縣役鍾調元邵受連程可行鍾楚貴竝楊公家屬十七人分別建祠以垂示久遠蓋去楊公死事之日已二百年發其端者吳參軍謙舉其謀者左舍人宗植而卒成其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六

三

事者吾叔孝廉名家彬者也明之將亡盜賊竊發賊役繁興其勢岌岌不可終日楊公至則蠲苛徭省急役與民休息其有德於吾民甚厚寇至城破死職耳而遲迴召募於數千里之白鶴山勢窮力屈始以身殉彼獨何求與其民衛從之嚴艱辛困苦相爲維繫以抵寇讎而待濟也蓋其勤矣夫至捐棄其家十七人奉其一身以圖於外幸此城猶可復得其終不可得而卒以死其心尤有足悲者始邑人以從祀昭忠祠請部臣議謂昭忠祠祀 本朝死節之臣無及前代者可祀之忠義孝弟祠嵩彝竊意忠義孝弟祠之祀各以其鄉之人楊公勤

事於職而效死於民祀之名宦祠可也而邑人昧然以昭忠祠請誠有過者其立石題名者若楊公家屬十七人若黃鳳德之妻皆無名氏可稽則各附於其主之下不別題名節孝祠於是戒期伐石周視堂宇屹立永固既葺事嵩彝爲之記竝箸楊公從祀忠義祠之略以俟後之議禮者釐正焉

案題名碑據舊志黃鳳德妻無可攷蘇溪墩黃氏譜載黃鳳德妻劉氏舊志失於討論耳

郭氏義莊後記

吾族自明季至今存丁百餘人猶有衣食不自給者道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六

四

光二十五年從父蓮舫公以從祖誠齋公遺命獨置義莊以所質吾弟蟄存西門二宅充之自四世祖以下諸房貧者月有贍歲有寒衣之費行之二十餘年矣嵩彝閱諸貧者生齒日繁所贍或不濟乃稍推廣增益竝及四世祖以上諸房悉族之貧者皆贍給焉蓮舫公故有記揭諸祠壁嵩彝復推明此意爲之後記嗚呼百人之族而爲望姓徒以科名稍爲繼續而已其間豐裕者數家自食其力以無憂困乏又數家其貧不能自存者相望也古之君子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豈以是爲仁哉不如是而道固有未盡也乃使一族之人飢者寒者坐

視而莫之救雖稍資濟之而果能獲其所與不能獲其所視三代之民固猶遠矣道德不足充人之志氣則士或覺職業不足盡人之程度則材或枉古之君子非恃其力能養人而已以道貞勝而以人養人有餘裕也此之弗能而區區自致其力以推及一族之人亦或有至有不至均之於道未盡也嵩燾竊用自疚亦願族之人以是自勉焉

重修考棚碑記

邑考棚棚自乾隆五十年道光中增置雲路門歲久剝蝕上漏下滲門壁不完光緒元年邑令冒公謀葺而新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六

五

之增置東雲路門各爲閣道屬之至公堂以避雨雪泥滯圯者墉之剝者鬆之添設几案編列號次於是規制煥然一新自漢以來所謂選舉貢其名於朝而已東漢乃有試舉之法至唐而諸道下訖於縣皆有試宋興乃一試之於學元明以後法稍備矣然自宋諸科之試常假諸寺院爲之則知其時與試者無多也元明定爲縣府試一試之府縣之堂至 國朝乃皆別立試院文教日昌人才蔚興五尺之童提槩懷鉛爭自濯磨以與觀光之榮湘陰縣試多者至二三千人聞諸父老往時縣試彬彬就列無或譁囂而後乃稍陵夷積久益失其故

夫物之將盛也必得其理其將衰也歧行逆施蕩而不知所歸其終亦困辱隨之以今日人才之盛視往時何啻倍蓰而學行固不逮遠甚則又未知應試者多少盛衰之果何如也古今治亂之大原端本民風而尤莫重於士習官斯土者以急正士氣爲先庶幾 國家作育人才之意可以無愧卽修葺試院之功亦不至終泯也是役也董其事者羅時松龔猷獻李其昌費至四百萬錢歷光緒三年工竣越三年顏邦翰韓城請紀其事於石而嵩燾爲之記

記戒壇僧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六

六

度羅喉嶺而南山峻削沙石楨勳相間折徑斜險稍透而西有峯嶢然離立眾表馬鞍山也望戒壇當山坳北達獅子巖繚曲盤鬱若隱若見出入高下取徑焉又西極樂峯益奇峭明如幻律師說法爲戒壇左右多古木壇外數武白菓松一本高七八丈九幹相糾結寺僧名之九龍松其右毘盧千佛閣松栝林立尤奇者活動松樛枝交重蔭垂一擘橫盤如龍引其一枝旁俱動搖如靡天風蒼陰猗移波濤自盪余笑以爲戒壇怪特於松尤勝自餘無取乎爾寺僧超塵進曰人亦有怪特若吾石山僧者豈願見乎乃道余上毘盧閣閣半接木爲飛

橋達山南麓一淨室有僧披髮繞肩三巾敝衣不襪貌  
獯惡獨坐一榻一高足按度諸經說十餘事以手導客  
坐使之年立五指以對而左右指火毀其四禿且盡兩  
臂然炬百數十焦腊可辨超塵言其里居故長安市上  
石工也三十六五時入某寺爲僧所師僧死守塔三年  
遂蓄髮忽立戒戒不語十年矣初不知書漸通文字能  
誦經其靜極慧生者與夫佛氏之說斷情欲外形骸生  
死謂之堅忍爲有不能忍於心而忍之者也然指蓄髮  
不語言何爲者乎非有迫之而有誘之強伏其心以讐  
傷其肢體甚哉愚也而惟用其愚強固不可動搖乃使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六

七

其心澹然泊然無役於體膚無營於寢處無所爲而爲  
其難不少餒焉吾儒之爲道也易矣而流蕩以失所歸  
抑何多也是游也旣睹諸松之奇又得是僧焉孰謂京  
師之大堅強傀特伏一世而無所爲者獨在是山間哉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七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太子少保益陽胡公祭文

先皇初阼狂獠芽孽奄忽橫流江淮蕩滂武昌龍盤倚城爲穴穰穰其來戈鋌如雪公提一旅搏戰而東軍麾四羅節使是從手披鄂城以遏寇衝耀兵溢浦寇來我攻江漢重騷孰折其鋒公於是時慷慨馳援有虓若神介馬腰韃控提飢羸其安如山摩城樹壘嗟峨插天

帝憫頽疆詔公汝撫虎符玉節錦張銅弩拜命

咨嗟曰此誰土忍俾姦猖蹂我庭宇淬精確思以燁厥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七

一

武並施溫肅秋稜春煦桓桓忠節武是偕協心同德從聲若雷爲公馳驅變化奇佻風颺雨泣忠節死綬公誠不撓金石爲開卒恢全鄂沃滌汙萊公曰嗟嗟蘊孽有初追原亂始豈不由吾吏媮民困昭蘇震奮剪蕝剔瑕綜攬材備不懈其馳如騶有斬其施需然維誠與信中更母喪承凶南歸里巷趨走衣冠涕洟拜送於塗其行駢駢公歸涉旬三河挫衄忠武授命乾傾坤覆痛哭在喪以義來告馳節黃州萬馬騰蹴黃旄赤倪羸卒窮閭駭汗衆息見公驚呼曰吾父母歸與歸與曾公再起並軌同趨夾江翼進相望旄旗批亢攻堅皖城垂下寇

援外失乘虛薄我遂鞞黃隨白刃滿野大官在城頤張

口哆驚憂眊亂民無顧者公聞急馳旋軍武昌羣相告

語還家於城士氣益奮刮蕩縱橫皖城既克收斬及黃

急難紛紜公以病呻爰及彌留捷書報聞 詔下喪

功旆旒在門孰云匪酷乃喪斯人夙昔從公訓詞深厚

嗟我有位毋曰利藪毋荒於嬉以叢疚垢庶幾黽勉相

要永久忠武之喪公爲誄辭至誠許與矢心自祈惟吾

與子拯亂扶危覲顏獨存斯言敢墮念公神明纒髭兩

頤觥觥五十於年未衰天穹地博忽焉壞毀公與枝幹

人綱人紀財糜師老有虞潰譁公往拊循馬騰士歌蓋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七

二

公生平用兵行政維德日新幾於哲聖昔聞公言正人爲神亂世之常於公益信愚鄙無知辱公薦牘來撫公里濱湘左右戒期南發就公信宿煌煌教言庶永相守存亡一瞥見公不又箴言學舍常在公心曾公來械與予是任遺孤始孩親交扶掖續公志事期無墜失凡公設施開闔疾徐於後有徵隨公矩規獨念公生一死何遽人殂道喪執測其故九州四遐慘慄失據矧予與公精氣滂瀟守官羈身喪歸不赴械辭告哀惟有哽茹祭曾文正文

文皇初基值時否蒙公手承天日月再中蘇枯煦幽熙

以兩風四海宴清孰匪公公功在人德由身致始以  
儒興演迤涵肆咀含文章照灼天地卷懷一室周情孔  
思道喪才散羣趨媚諧悞骨婷容躡迹崇階萌芽亂始  
積陰成霾抗言高談攘斥觝排萬口所譏公以理揆其  
所盛譽或瑣其耳惟不詭隨以衷於是單獨一心用中  
自砥人於功名御智乘危攀躋校量公退若遺及夫當  
事從容指麾弛張仁義沛然以施或有伎之蹈瑕抵巇  
阨艱哮怒相顧驚疑公心坦然乾清坤夷名都大邦豺  
鼠充斥手夷大難如措諸席九土云淪重覩開闢功謝  
不居受寵若惕胚胎賢聖功在疇昔自公初出眩愕刺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七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七

三

死須臾甯能理測不往而來翩翩歸旆輻輳畫掩何有  
見間慨念平生誨化殷勤走章劉君會哭江濱三十六  
年事往如雲天能爲人窮達天壽如公百年豈足云厚  
翼世保邦茲惟壽考冥臨獲福於世何有天意固然其  
又誰咎余病早衰自視甯久奔號恫恍從公恐後隕傷  
在心視此尊酒  
祭黃南坡文  
嗚呼公名有聞及余初孩朝翔一官羣謂公才涉仕東  
游公在江南委官娛遊侵晨往參少年豪悍談鋒箭筈  
相契一言神傾意豁爬梳漕政轉海銜釐公以閒退斂  
發樞樞爲彼利藪犄角磨牙再遭讒詬休老於家及歸  
倒屣相顧悲歎一夢幾時不可控搏狂孽起粵來乘我  
境公佐守禦規畫井井驅雷入治斂布歸屨兵強食充  
一身之肩丞相東討委積輸納錙銖自我萬軍一嘍  
上閔公才擢尹大邦桓桓威毅手授旌幢挈提九城  
還於疆吏緡鉅繩微中其忤忌觀察演迤誘者逾繁言  
官糾紛哆口如鼂志不求仕道不枉已遂以餘年掩關  
卻軌扶危起敝以身薦瘞孰使之然譏夫孔多子病免  
官髮變顏黝子焉寡儔惟公之厚激昂世事譏貶要人  
椎骨鉢心或怒而噴亦時嗟賞微言與旨傾談遺倦如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七

四

宮應微開戶四顧往適誰門童奴指笑溫溫宛園不見  
而思甚暫非久流連達夕飲余以酒數晨言病往視在  
牀訖於考終笑言琅琅撫摩方寸委心來去銀甲兜鍪  
端拱侍御公屬橫時以手撫膺曰方寸地來去清白家  
人恍惚見若神人銀甲兜鍪侍於門大驚公  
亦遂自承公喪陰霾塞天余病不出有淚在懸公才江  
海用不逾尺寤寐憂樂引爲己責篤於故舊仁於友朋  
孤榮顛連飢粟寒糴宦蹟豈多民賴蘇息終以讒黜愛  
莫能力晚爲國老人望斯歸矧余與公衰病因依悻直  
無能宜眾所棄望公傷懷惟有涕泗

陳恭人初七告文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七

五

嗚呼恭人之逝世日已七道家有言魄死其一生逾四  
十乃今永畢強半之年幽憂痼疾謂是無福乃行有常  
提提室家兒女成行生浮死休終焉允臧謂其有福沈  
痾昏愁終歲呻哦食粗衣垢中更寇亂流離顛踣殯葬  
倉皇置心惟疾矧予多病頽然已翁兒始成孩息女景  
從號咷無依髮鬢首蓬幼生始旬詎非鞠凶葬不得地  
厝棺巖陟生存華屋相距盈咫方病自言生平已矣與  
爲苦生甯甘而死其甘伊何哀樂奚似課夢諮魂來相  
告語禮有再虞卜日惟柔適當七日設醴承羞冥錢無  
多載屋一邱焚之冢旁庶達冥幽嗚呼疇昔之日讎會

重五苦勸加餐臨食嘔吐曾幾晨夕羅列肴脯招魂來  
食箸不一舉哀逝歎存茫茫終古嗚呼哀哉尙享

陳恭人小祥奠文

百年一息烏有脩短緣倪至耄歲時息偃泊夫死休日  
惟其遠歲周一期曾不逾瞬昨歲今晨臥牀餘喘呱呱  
寢帷相顧哀泣展中披篋音容在眼棄我彌年孰云悠  
緬忘情匪莊達生匪阮陳尊薦楮用告繾綣

陳恭人百日祭文

嗚呼惟恭人之奄逝兮倏已屆乎百日獨掩涕以潛處  
兮孰知予心之慘憾蓋相從二十有六年兮恆幽憂而  
痼疾葆滄德以淵懿兮細小心之翼翼歷豐約不失常  
兮實內蘊乎貞質予多病以連遭兮差骨肉之爲歡歲  
強半遊無定兮鬱憂思而在顏指繩牀笑相語兮懸燈  
影以常單蹇予歸而戢影兮甘糲食以游盤終沈痾以  
殄世兮傀獨處而流歎禮卒哭而哀遂紆兮悼精魂之  
銷弭瀝蒲觴又泛桂酒兮乃耐食於先禰含悲思以曷  
忘兮長攬袂而雪涕屆是日以陳薦兮馨肴蔬而酌醕  
聊攄辭以寫哀兮魂旁皇而延佇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七

六

告陳夫人墓文

惟夫人之喪距今蓋已八年其卜葬斯土也實當癸亥

之冬亦越五年以前所生一子而已敢遽望其能賢而  
叨陪省試幸廁名於庠序者亦庶幾乎泉之始達而火  
之始然嗟予之德未足振起乎後人惟夫人之小心躬  
躬一無所表見於世或賴爾子孫以有傳幸後先之踵  
武掇科第以聯翩奠椒漿而陳詞用告慰於重泉  
船山先生祠安位告文

惟吾夫子篤生衡陽悟關閩之微言尋墜緒之渺茫當  
明季之厄運隱船山以徜徉校諸子之得失補羣經之  
散亡其立身大節嶒然不滓與河汾疊山以頡頏而其  
斟酌道要討論典禮兼有漢宋諸儒之長至於析理之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七

七

淵微論事之廣大千載一室抵掌談論惟吾朱子庶幾  
彷彿而固不逮其精詳蓋濂溪周子與吾夫子相去七  
百載屹立相望攬道學之始終互湖湘而有光其遺書  
五百卷歷二百餘年而始出嗟既遠而彌芳咸以謂兩  
廡之祀當在宋五子之列而至今不獲祀於其鄉如嵩  
燾之薄德何敢仰希夫子而爲之表章意庶以鄉賢之  
遺業祐啓後進闢吾楚之榛荒營相南軒祠之右飭材  
庀工立之饗堂率諸生而釋奠薦誠懇於馨香諭神靈  
之降茲儼臨上而質旁

船山祠祭文

惟先生根柢六經淵源五子養氣希蹤於孟氏正蒙極  
詣於橫渠於易禮尤極精求視陳項更標新旨允宜追  
配七十子位兩廡程邵之班豈期歷世二百年闕本籍  
馨香之報爰脩祠祀用薦明禋恭值上丁之期竝隆釋  
奠之禮伏惟昭格降鑒精誠

小祥祭亡兒文

嗚呼兒死匪遙倏焉小祥人生類然石火電光在禮嫡  
長其經三年祥而服練纓履遞遷於今喪紀既期除服  
迭變以輕云何其促服則有制而哀無窮二十一年次  
第在胸遺雛始呱長者三歲次長二尺初能行地執喪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七

八

簞兒大祥告文

嗚呼兒死之辰於今再期在禮曰禫紆思解悲余獨何  
者含哀在哽鬱伊悲吽夢涕猶隕念兒之生小心抑畏  
文章貴顯有志易遂貽我兩雛在襁多艱疾病衰頽著  
我其間死者已矣存者爲孤纍然老翁奔走杖梧三月  
而葬大夫之制孰葬我兒茫茫大地一坏之土奄忽三

年大祥禮終往營新阡年殫歲窮寒荒雨雪吉凶冥昧  
疇能預決死生負疚我實無才兒乎有知宜爲我哀  
昌蒲塘告奠亡兒柩文

嗚呼亡兒之卒三年而始卜地於茲又誤於陰陽之說  
參差反覆終傷埋首之無期自去臘之九日經營安厝  
以時日之有忌避至今而又加挪移蓋爲期七十日相  
距二十有餘步頽然一老奔走雨雪困躓而流離悲哉  
吾兒之慈善柔弱英年逸志而忽焉以隳歲月幾何而  
又將及禮矣地無可卜葬無可營曾不知天意之將以  
何爲如吾之薄德寡能憂傷疾病而益之以衰願視天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七

九

地風飄電掣一瞬已盡而抑又何悲獨吾兒之早逝宜  
若造物者之所慘悼而何一棺之土亦若是其艱哉豈  
吾德之不良致此顛沛抑亦吾兒之自憤其不終不肯  
卽葬以求保其遺魄嗚呼吾復何能以妄希鬼神之佑  
冀吾兒之靈陟降在是其或者陰觀默相使茫茫之土  
自兆其機吾兒萬世之藏庶幾有託而吾亦可稍慰其  
哀思孑然一棺暫安於斯土尚冀營葬之猶有其時吾  
兒九幽之靈應自知之矣吾爲此文以告山川大地而  
亦以告兒之哀

道林衝新壟成告墓文

惟夫人之卒十有二年於茲始卜葬於山椒又改窆於  
斯墟其生也惟一子絕愛憐而顧惜後夫人之卒九年  
俾相從於幽宅予德薄而才謏卜一地之維艱富貴良  
非所期冀體魄之卽安儻茲山之有靈庶母子之相保  
歷千齡而萬祀永安固而完好生則爲夫爲婦爲父爲  
子而沒則爲神掬子淚以明哀並告亡兒剛基之靈  
支祠安主告文

惟我曾祖實肇丕基恢張門閥蘊真毓奇爰分六房稱  
圖定位如彼乾坤經緯天地歷傳五世其生匪繁幸無  
隕越以忝其先 錫命自天崇封一品遂新家廟前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七

十

榮後寢子孫左右環城爲居去寂就喧遷自鄉閭配食  
一堂分昭分穆駿奔對越執事有恪追惟先世締造艱  
難建堂耕心永庇以安庶承遺蔭千齡萬紀春秋蒸嘗  
適隆享祀

節孝祠告文

仰惟率履堅貞艱難宏濟式瞻遺烈備具前型茲以某  
某等竝以冲年遭逢多難始摩筭而銜恤終茹蘖以隕  
身幸叨公論之哀矜上荷 天章之寵被禮儀告備  
長載懷清履潔之風祠廟有嚴用章微顯闡幽之典參  
陪末席敬啓尊靈



節孝祠安主文

仰惟 國家褒崇節孝而 旌表徧及州閭士女相

勸而為淑行親戚相矜而彰盛美恭際 天恩之高

厚愴懷諸母之艱貞或髮髦而待期結縵或割臂而忍

嘯和藥乃至茹金絕粒先後同符九幽瞑天日之光一

室下鬼神之泣至情慘烈累世哀恫疊叨 綸綍之

褒嘉竝覩門閭之綽楔惟 聖世建坊崇祀曠典遠

邁乎前朝惟諸母苦節堅貞至行允符於一揆於戲有

所由來亦有所由為良非偶爾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曷勝悽然宜登女師德象之篇轉益寒門薄祐之感鄉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七

二

里之音徽斯在春秋之報祀長馨敢告

船山祠祭文

惟先生鍾靈衡嶽闡道湖湘衍關閩濂洛之宗風發易

禮詩書之祕鑰建芳馨於私淑資模楷於遺書乃以攬

揆之辰敬致明禋之薦七十賢師儒之班列後湯陸而

祀膠庠三百年師友之流貽攀芷蘭而陳遵豆伏維昭

格鑒此微忱

王益吾祭酒永慕廬銘

益吾祭酒為永慕廬屬嵩肅書之因繫以銘其辭曰人

皆有母獨吾母之為哀蓋躬習其教相守為命至老而

猶孩況若君之骨肉彫喪惟母之為依哀豈有窮哉君

之兄弟為龍為虎倏忽變化盡為煙埃其文章著述有

傳於世討論而表章之足以垂示方來是其告慰君母

者將使其家之人與天地齊壽歷千祀而窮九垓君以

一身枝拄其間亦豈非天之厚積其勢障頽瀾而使迴

然則君之有後決矣斯其旁薄鬱積之久而山岳為開

追思母德日月崔巍人壽終盡於百年年有盡而思無

涯人同此思而傳者獨以其才我銘其廬以告永懷時

光緒九年癸未長夏

聶仲芳戒欺室銘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七

三

仲芳觀察顏所居室曰戒欺屬嵩肅書之因為之銘曰

聖學存誠惟心自知知而復昧是名為欺欺由心生與

人為市人誰汝受受欺在己一行之愆一言之尤無苟

自飾當思其由緘心於室立之疆界嚴拒吾欺勿庸有

解

方子聽綴遺齋銘

古文奇字猶存彝鼎殊形詭勢得其要領釋文攷義開

關榛梗是曰綴遺用資正省

克己存誠二箴

次江述近日為學之旨蓋力求勝己私而克之以達

於誠視其所志之銳吾道之干城也作二箴以詔之  
聖功有程反求諸己維私在心乃與己比蜚塵漲天莫  
辨景曷蔽塗蒙首如土斯委其初泯泯發微無幾日累  
月積蚍蜉成坻泰山當前障之一指決勝豈多豁然反  
視臨幾立斷捷如繳矢一話一言訖於步履叢私納邪  
研微慮始高冠裁我佩玉之縈疵詬舍中神訶鬼皆理  
欲交爭強弱相踦知恥近勇維道之紀己克

言焉而狂行焉而諄爾躬蹈之能無咎悔行焉而頗言  
焉而誣爾心自疑張弧說弧所貴存誠兢兢內惑豈直  
皎然不欺其志聖賢言誠以人達天程功慎獨履冰臨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七

三

淵昔劉器之受命溫公自無妄語始曰此立誠之功行  
之七年反覆乎斯語表裏相應無有迎拒真積外形星  
日昭昭率時彝訓無或浮以囂誠復而通深造自得前  
聖之程後儒之式存誠

船山先生像贊

張文心大令從先生祠堂摹拓得之因祀之思賢講  
舍

濂溪渾然其道莫窺幸於先生望見端厓約禮明性達  
變持危闢場正學是曰先知二百餘年星日昭垂私心  
之契曠世之師

胡道生像贊

胡君年七十三其夫人適年六十七合得百四十歲鄉  
人念其轉水溉田之勞環集其室舉觴稱慶出所繪像  
屬嵩壽弁言其首遂作贊曰

古稀偕合今君尤異匪稀其年曰惟行義行義如何敦  
友睦親和於族里惟樸惟純在公無私處喧無競韜光  
斂華厥施逾盛秋暘涸泉萬口嗟嘻君引江流灌而溉  
之化愀以忻噓枯蘇槁曰君之賜穰穰載道視君多祉  
純嘏爾常稅之孫子既繁以昌婆娑二老萬福來集比  
年合歲百有四十圖像寫形望之若仙我爲贊辭於萬  
斯年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七

四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八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丁伊輔先生館課藏本書後

唐開元中置翰林院備顧問為文學侍從之臣無專職其後分掌制誥與機務至宋遂以知制誥為專官元制翰林兼國史院乃有修撰編修檢討之名然猶與諸曹司相出入明因以史事專歸翰林翰林轉官不出本署與諸司別異鄉會試考官專取之翰林蓋歷代翰林一官供奉內廷為天子近臣而其體制日益加隆明初定制以翰林儲宰輔之用俾諳掌故加館試故其地望清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八

要莫與倫比而其職司專在文章 國家當乾隆盛時上有稽古右文之 君翰林人才於是為盛始

詔以詩賦策論試其文筆之高下以為黜陟謂之

大考其 恩遇尤隆其轉官尤速自是相沿為故事

而所重尤在楷法視乾隆時宏博雅麗之才有間矣而

相與討論標新領要爭自琢磨以求極其詣冲容和雅

對揚 休命猶想見論思獻納之盛焉佩蒼文學出

其大父伊輔先生始官編修館課私試所為詩賦雜體

之文裝成巨冊屬嵩燾跋其後竊惟先生道德志行為

時軌範鄉人尊事之無異辭而其詩賦輕穠綿麗怡神

悅色循之而無滯機挹之而有餘妍以知 國朝館閣

體高出唐賢應制詩賦之上而先生餘力所及亦足取

證一代之風尚有如是也至其楷法端勁周規折矩允

如柳誠懸之言原本正心之學即此亦可推見其生平

佩蒼慎守而寶藏之蓋不徒為魏公之手笏甘棠而已

時光緒十有四年戊子春二月

湖南通志地理沿革攷列洪亮吉三國東晉疆域志洪

齡孫梁疆域志並自補陳疆域志舉例

彙府縣之志為省志以紀地理也史例也然史備一代

之制方志之書通歷代分合增省而詳其沿革史所不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八

載徵之私家著述以補其缺三國志不詳州郡而荆湘

隸吳多仍漢制兩晉疆域有參差矣其間又多僑置然

荆湘以南鮮所變更所增營陽平陽二郡而已梁世建

置最繁廣立州郡規以自大或一縣之地加置郡名析

其地為數縣而梁陳書皆不著州郡隋書備六代之制

略具裁併之由其他缺而不錄多矣洪氏為三國東晉

疆域志以補史闕其子齡孫繼之為梁疆域志於是前

史所未詳及所缺遺參錯見之數百年中皆可推攷而

知其略曰疆域志者不敢襲州郡之名以別於正史也

陳氏建國視梁又有增省而無能續為之志其因革損

益猶備具之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中間小有裁併不備列者亦稍取證府縣方志是亦洪氏之例也五代楚疆域不列五代史職方攷而列吳氏十國地理表以職方考惟舉分州大略而表爲加詳也詳歷代沿革之數而中有闕焉則於體爲不備陳改梁天門郡爲石門郡又增置通甯盧陽二郡皆其因革之大者洪氏舉其例循而求之而可推知其始末地志之書務在徵實損益輕重因時制宜又未可一概論也

問挽河復行淮徐故道與仍行大清河二者孰利

鄭州河決議者紛然北人利河之南行謂宜復淮徐故

養知書屋文集卷二十八

三

道南人利塞決謂宜導河使北然而河道之變遷亦其時會所趨非關人力而其間人力勝者必獲數十年之安尤勝者或及數百千年大率唐以前河皆北行決而南溢其暫也宋以後河南行決而北溢又其暫也善治河者導使歸海而已南北兩道均也史記稱禹以河水湍悍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證之禹貢禹廝之二渠其一濟也禹知河濟二瀆不可使合而地勢北高南下河愈南則行平地亦愈悍於是道濟使東而引河北納漳衛諸水以激蕩之使不得停滯禹功施及一千四五百年尤莫隆於四瀆之分至周

定王五年河徙出礫溪口而河始與濟亂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達淮泗而河始與淮亂河決而數與他水亂利其就下之性所漫溢處必益淤漢時之奪濟宋以後之奪淮亦漸積自然之勢也是以終漢世河患皆在兗豫之境其後曰徙而南青徐揚並承其害究其入海之道在北曰章武曰無棣曰渤海曰利津在南曰淮而展轉以出利津則自漢訖元相視爲大河經流所謂大清河者是也漢史謂之千乘海口通古今大勢言之隄防堵塞肇始戰國後世相沿爲成法其爲開濬之功效與效可紀者在漢曰王景在元曰賈魯史稱王景起滎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八

四

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磧直裁溝澗防遏衝要疏決雍積賈魯之治河也有疏有濬有塞歐陽元治河記載其法甚詳景功歷魏晉及唐千餘年無河徙之患賈魯之功亦垂及數十年此所謂以人力勝者也漢平當言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之文賈讓之言治河亦云爲川者決之使道然終西漢之世經營水利開渠濬川勞費不惜而於河工但有堵築無疏濬之文明潘季馴言治河用隄束水用水漱沙實爲以水治水之法 國朝靳文襄公力主其說以治河而河亦治反復思之而知其說之不可易亦時會所

趨然也蓋河流數有遷徙而入海止此一二口其馳突衝激必因各水渠溝之勢挾之以俱奔而所至成沙淤亦惟水力能蕩而去之疏濬之功無可施歷代之成法誠有不能越者然潘季馴所論脩守事宜言挑河及牘河疏濬之法甚備靳文襄公之治河首開清浦以下兩岸引河自清浦下達雲梯關積淤十年穿通數河爲推沙之法是皆有事於疏濬也故必知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與治河必求前人已試之功而後可資以取效唐劉晏言河不修則毀濶是以每年正月發近縣民夫奉長焚決沮洳知唐世興修水利於河亦歲有淘汰開濬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八

五

泛濫然後可籌堵塞而皆不及施功近年漕運改歸海道運河亦漸淤塞而山東一省濟南東昌武定諸屬地日憂昏墊委河以輸之東境可也聽其播蕩而不爲之所固不可也復兩漢通行之故道不恃河以濟運不縱河以病民以歲修隄防疏導責之東豫兩撫裁出河員及河營額兵以省經費通其變以酌其宜時會所趨自然之利所宜承之以圖功者矣

復淮南引地議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八

六

鹽法數十年必一變利之所趨弊卽乘之故常有所變更以持其敝管子書言正鹽筴計口授鹽計鹽定籍大率籠其利而歸之官所謂利出一孔其國無敵者是也自是三千餘年鹽法百變而爲國家經制所入總其大要不出二端一曰總司之官一曰分任之商一皆祖管子遺意盡其利歸官而已漢置鹽官煮鹽鬻鹽皆官爲之是爲總司之官其後置官主鹽或曰監或曰院或曰務所以爲法百變而鹽一皆鬻之官唐因舊監置吏聽亭戶糶商人聽其所之是爲分任之商其後設法行鹽或曰入中或曰開中所以爲法百變而鹽一皆運之商劉晏之擅鹽利非一稅之能勝也所置常平鹽居贏竣時盡縮天下財利而意取便民是以法行而民不擾自

宋立入中之法始有引名有綱名 國朝因之制爲綱商收鹽運鹽一歸之商而官制其課而總其成行之二百年亦常小有變通以遏其流而其弊固已積重難反至於引滯課懸不能不變易成法與之更始就兩淮論之初改淮北綱商爲票商繼又改淮南並爲票商大旨在省浮費除苛擾以利轉運而已而自江南之亂兩淮引地全失淮南引額數倍淮北引地積弊之深亦數倍淮北通計西皖楚三岸尤以楚岸爲最甚以川私上下江路官吏全據爲利持之太堅故也曾文正規復淮南引地析楚岸爲湘鄂二岸原定楚岸引額未經分別兩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八

七

北銷行引數至是始定鄂岸十八萬引湘岸六萬引旋並有增加湘岸加至十三萬引每年額銷仍不及半引地可復而久不復者行之未得其要處之未盡其宜故也今不敢通論淮南全岸且言湘岸鹽法首重緝私往時湖南鹽法之敝專在粵私衡永二府巡卡林立積久而盡爲粵私並西灌寶慶不復知有淮引川私入湖南獨由施南之來鳳縣浸及龍山東越辰常西越澧州之永定以達津市道光初設立辰關專卡徑稅川私以抵淮課川私由江達湖並船而上於是辰沅三府一州四廳之地盡爲川私值引地初復之時辦事者爲多可以

稍求緝私之實效蓋從前緝私皆爲美差添一巡卡卽添一弊端曾文正力能湔拂之兼水陸兵力皆倍於前江津扼要處有礮船在陸有防營皆可用以緝私而未一置議其失一也鹽法尤重督銷江督督運湖督及西皖二撫督銷均有責成皖岸最狹西岸兼有粵鹽浙鹽引地又爲次之惟楚岸地最廣課最鉅林文忠督楚一年銷數最爲暢旺則督銷之力也今定緝私匣費徧及府縣而楚督獨缺是明樹之敵也私稅利於支銷以資辦公引鹽行遂少數十萬之經費其爭執者猶公也至明樹之敵則其爲公之心又更以私爭之引地遂終無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八

八

興復之望其失又一也此所謂行之未得其要者也曾文正初定章程册設四岸督銷總局以司道大員主之最爲制勝之術而於引鹽初入楚境之武穴設立分局以資稽查武穴銷數遂以大暢蓋當私鹽充溢之時必設局督銷而後公私之辨明商賈有所憚而不敢鬻私湖南通其意多設分局長沙之湘潭益陽湘鄉湘陰及靖江新市常德辰州岳州及岳州之華容平江皆有分局多於皖鄂各岸而岳常兩局僅保府城自城以外皆川私也其無督銷分局引鹽遂亦不復運銷是往時三府行引鹽者今僅數縣耳至辰沅一路從前運商近就

三府及澧州一州銷售憚辰河之險遠無運往者遂爲川私所踞迨兩湖引地盡變爲川私川商又憚辰河之險遠無運往者於是辰州一府引鹽獨獲暢銷而永順受來鳳縣之川私寶慶受全州之粵私交注辰沅各府廳地逾千里食鹽戶口以數十百萬計皆應設局經理而不一置議其失又一也設局之初仍以加稅私鹽借平鹽價爲名而衡山之石灣清泉之東洲衡陽之大陂市收粵私鹽稅斤八文澧州之花畹岡收川私鹽稅斤三文而引鹽運至湘岸通收各省釐稅湖南所定釐稅已至每斤九文半是正引之鹽釐反多加收川粵之私

叢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八

九

以平鹽價釐稅反少委曲調停其終反以示弱而一切寬假之其失又一也此所謂處之未盡其宜者也言者徒謂私鹽釐稅百餘萬引鹽所入不足相抵此徒以一省計之其言似是而實非也 國家經制兩淮正雜各款解部者五百餘萬近年纔及二百萬獨引地與川私每年短解部款已至三百萬各省釐捐雜款亦略相等湘岸額引十三萬銷行六十州縣四廳之地每年銷及五萬餘引纔十餘縣耳州縣有繁簡之異而食鹽戶口固不甚遠軍興以來私鹽有釐稅引鹽亦皆有釐稅而私鹽釐稅所以勝於引鹽者所占引地十常八九引鹽

銷路短絀過甚故也言官持論反覆亦由商人之指嗾本未嘗了然於心而但據川釐爲說是獨棄二百年成法以徇一隅之私利而不一通籌全局當江路阻塞引鹽不行之時稅私濟餉自屬因時制宜引鹽既行徒使私鹽侵奪引地公行無課之鹽而更昌言助之不獨閭於利源實亦有乖政體曾文正議復引地持之以慎行之以漸無可議者其大失在獨荆襄安宜鄖五府及荆門州之地以給川私又獨湖南之澧州以益之是直六國割地之說也引鹽分立界限皆因山川形勢扼險相持以防私越宜昌川鄂要隘可以固鄂岸藩籬獨千里

叢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八

十

之地與之則堂戶皆失防維矣花畹岡川湘要隘可以固湘岸藩籬獨澧州與之則門戶盡無阻礙矣在曾文正當日爲一時權宜之計數年以後必謀規復曾文正卒鹽法已無可爲左文襄繼之力圖全復引額而行之太急所以立法之意又苦太疏不急規復引地而急增引乃使言官攘臂以爭商民亦爲之驚擾司農經國計者亦不能考覽全局以責成效而急與相持自是相與以規復引地爲戒而鹽法流極敗壞遂至無可挽救雖然鑒前事之失而束手以不敢爲固不得爲能任事者也誠欲清理鹽法必自規復引地始但一責成疆吏先

收復澧州引地以歸湘岸收復荆宜各府州引地以歸鄂岸而多設分局簡士紳以廉能著者任以督銷之責凡附近私場城垣市鎮商賈輻輳之區必有分局督銷嚴禁屯積轉運爲利者其鄉村負販聽從出入更不過問蓋自盛時引地之失久矣故但力爭口岸總其大要而不必多設巡卡與小民爭錙銖之利以滋苛擾如是引地之已失者可復四五又多擇廉明之吏資之以督銷卽所有引地核實求之銷數必逾常額戶部解款猶可不虞短絀漢唐鹽法之敝優於宋明爲在官猶能制其權也必使官能制其權而後私鹽之勢可以稍殺而

養知書屋

卷二十八

七

鹽利可興鹽法亦不至終隳自古議鹽法者皆總攬其利以歸之官者也聽引地之失則鹽利可以委棄不顧縱私鹽之橫行則鹽法直將毀壞而無餘矣 國家有成例官吏有職守初非能有異術亦決無必不能行之理也謹議

鐵路議

泰西汽輪車起於乾隆之季初猶未敢行遠也各擇所便爲之得利焉則納稅於官其馳走數百里赴利乃集會爲公司以董其事久之縱橫交互建造日繁始合併而納之官連爲一總公司又久之而通各國爲一公司

是以泰西形勢互相入亦互相維國大兵疆遂以稱雄天下國小者亦皆有所憑恃以自立蓋鐵路之興不及數十年而泰西之富彊乃益盛浸尋而至印度浸尋而至興安嶺以南日本亦通行之國中其勢且日相逼雖使堯舜生於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緩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末知其本而後可以論事之當否知其末而後可以計利之盈絀本者何人心風俗而已矣末者何通工商之業立富彊之基凡皆以爲利也人心厚風俗純則本治公私兩得其利則未治請言其本中國商賈夙稱山陝山陝人之智術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廣而世守商賈之業惟其性樸而心實也性不樸則浮僞百出心不實則侵盜滋多浮僞侵盜盈於天下朋友不相顧父子兄弟不相保而欲以攬天下之計權四方之利誰可與持久者彼其長駕遠御之略又非校量尺寸者所能任也才愈大則術愈工術愈工則祇以營私而不足以溥公利任大謀比俗之人踵而行焉莫之省也此本之失也又請言其末泰西人計利遠每舉一事傾資百萬不顧而期之數年數十年之後愈久而其利愈博而終未有舉無名之費爲苟且之計而不計利者中土計利則忘其害計害則

養知書屋

卷二十八

七



遺其利較利之多少而起應焉課利之遲速而爭趨焉  
朝爲其事而夕責其功無遠計也而假之公者又輒以  
爲國家不言財利不問有無資人之取求而乾沒之急  
其私不顧其公圖其始不究其終苟得一身之利而止  
矣苟得一日之利而止矣是以百爲而百無成此末之  
失也本失則凡所與謀者爲詐爲虞而無固心未失則  
凡所爲計者僥得僥失而無恆守本末俱失而可與爲  
國家久遠之利乎凡利之所在國家與民共之而又相  
與忘之斯所以爲大公也民與民爭則擾上與民相匿  
則潰擾者勢有不能行潰者情有所不能交達也今行

汽輪車必造鐵路則請先言鐵路之利害鐵路南北直  
達數千里其間東西馳騫車馬絡繹無有止息而汽輪  
車之發瞬息百里泰西東西交馳之道皆置柵門有電  
報以司啟閉然且有橫出鐵路之中相觸擊爲齏粉者  
彼此不相咎也中土一雞一犬之蹂踐議論繁滋有司  
已窮於訊斷其尤甚者鐵路之通利可以一日千里而  
必兩輪相輔左右鑿鐵路附著以行投石若堅木當車  
路車碾堅而有逾寸之懸則輪無附著左右偏強偏弱  
而行不利不利則傾從而外馳焉則橫決火力猛則暴  
裂一汽輪連車數十莫之禦也而方寸之石敗之豫東

馬賊一日踔百餘里以剽掠爲生方寸之石取之道途  
皆是也則慮掀車覆轍之日相尋也故曰鉞滑鬼瑣不  
可與興大工弛易齟差不可與言同利盡國家之利囊  
括以舉之委輸以糜之相與以興修鐵路爲名而已百  
姓無奔走效事之忱官民無樂利與同之願正恐鐵路  
之興非可旦夕期也

鐵路後議

泰西徧國皆機器也中國無能效之其必宜效者二一  
曰電報一曰汽輪車蓋中國幅員萬里驛路遠者經月  
乃達驟有水旱之災盜賊竊發之事利病緩急在須臾  
之間而所以應之常在數月之後有電報則信息通有  
汽輪車則轉運速可以處堂戶而坐制萬里之外是二  
者之宜行也無待再計決也雖然泰西立國之勢與百  
姓共之國家有所舉廢百姓皆與其議百姓有所爲利  
害國家皆與贊其成而防其患汽輪車之起皆百姓之  
自爲利也自數十里數百里以達數千萬里通及泰西  
十餘國其國家與其人民交相比倚合而同之民有利  
則歸之國家國家有利則任之人民是以事舉而力常  
有繼費煩而用常有餘夫權天下之勢非一都一邑之  
能取資也轉百貨之利非一舟一車之能任載也今羣

國家之利興修鐵路所治不過一路所經營不過一二千里而計所核銷之數視所用數常相百也是其意將以爲利也而但見其費未覩其利又一切行以官法有所費則國家承之得利則歸中飽積久無所爲利焉而費滋煩於是乎心勸而氣益餒泰西通一國之利以爲利日推日廣行之久遂以爲富彊之基中國竭府庫之儲以爲利利未興而害先見焉將並所已有之成功而棄之何則力有所不能濟勢有所不能周是其爲利終無幾也電報者通所治行省之氣有事則急先知之可以國家之力任之者也汽輪車者有事則徵兵轉餉莫

養知書屋文集

卷二十八

七

之或阻無事以通商賈之有無非能專以國家之力任之者也汽輪車之起當乾隆之季電報之起在道光之季用此以橫行天下戰必勝攻必取誠有以致之盡泰西十餘國比合以盡其利者也土爾機波斯附近泰西而制法各別電報起纔三四年皆能行之汽輪車在電報之前至今土爾機波斯諸國未之能行也此亦理勢自然之數也

新疆阿爾泰山設防議

元太祖以阿羅斯欽察阿速三部封其長子朮赤西起歐羅巴東界金山其後置嶺北行中書省統和林路總

管府自金山與安嶺以北盡北海之地皆隸之是今俄羅斯北境全屬蒙古所謂金山卽今阿爾泰山也山勢懸互東接興安嶺是爲外興安嶺 國初與俄羅斯分界之尼布楚雅克薩二城實在興安嶺下環興安嶺以達阿爾泰山全包蒙古之地是爲外蒙古徑北與俄羅斯接界統於烏梁海其屯兵處曰烏里雅蘇臺曰札薩克曰三音諾顏曰土謝圖是爲烏梁海四屬稍西科布多皆設大臣駐紮其地則蒙古也與新疆無涉向無阿爾泰山設防之議數十年來俄人出入蒙古之地無復防禁咸豐八年愛理定約自額爾古納河順黑龍江而

養知書屋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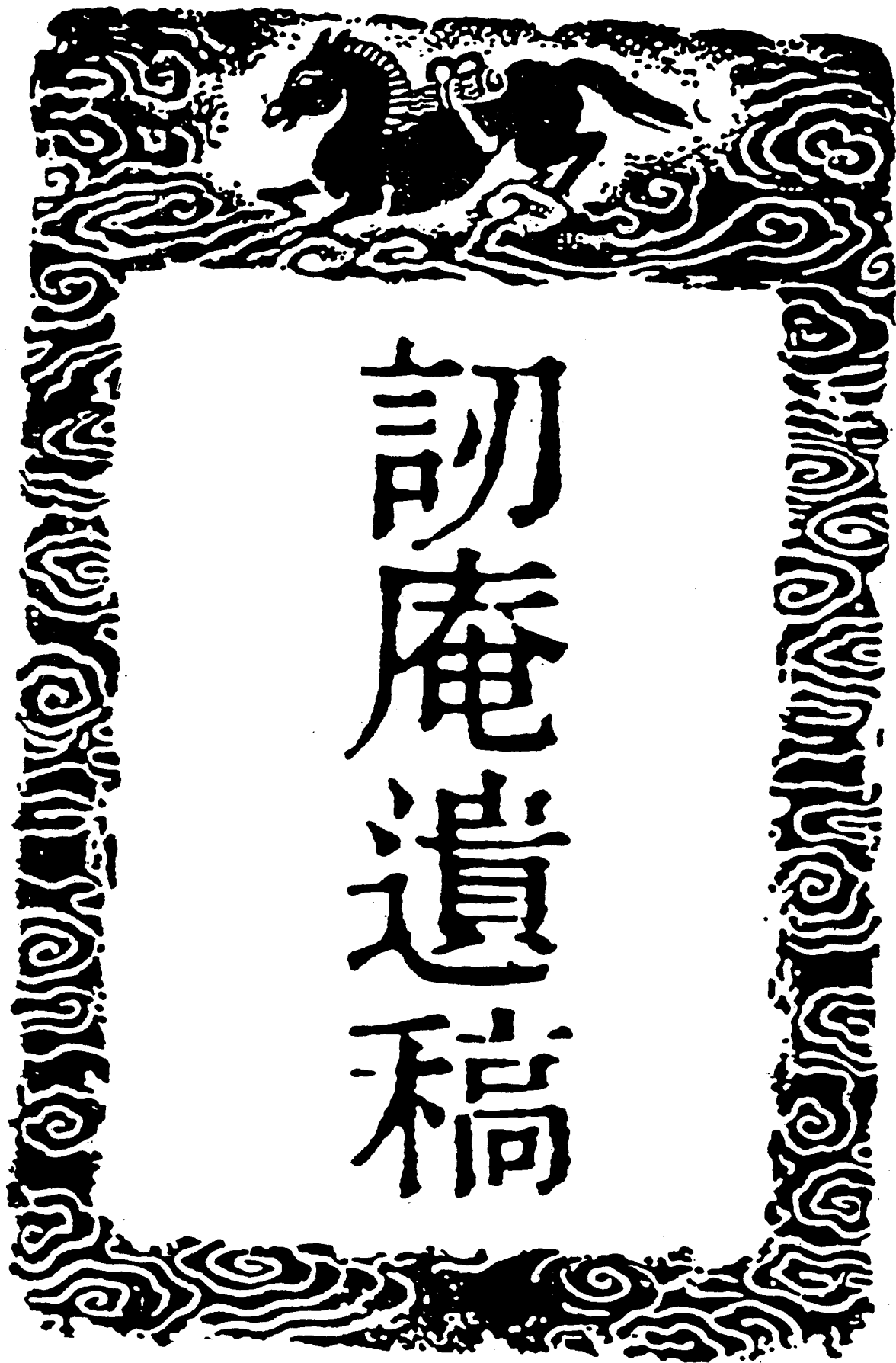
卷二十八

七

下又東北出混同江畫分俄羅斯之地二千餘里十一年黑龍江定約自烏蘇里河徑南出圖們江畫分俄羅斯之地又千餘里於是東界之邊防盡失同治三年塔城定約自哈克圖西過烏梁海出納林河繞塔爾巴哈臺徑蔥嶺趨浩罕環西北表長五六千里畫分俄羅斯而西界之邊防盡失光緒六年收復伊犁後又有畫分伊犁遂與俄羅斯接壤阿爾泰山以北舊爲俄羅斯西伯利部又析分其地爲八部及侵踞沿邊各番地環阿爾泰山至興安嶺加建城堡曰巴淖爾曰明努星克斯曰歐庫克斯曰浮克尼烏定克斯曰失爾喀江迨塔城

定約後盡恰克圖爲界阿爾泰山全境皆入俄羅斯亦  
並無設防之地總而論之泰西用兵無越險相持僥倖  
一戰者東盡黑龍江西界伊犁以出喀什喀爾擊析相  
聞烽火相望俄人所在經營製造開曠以濟用不此之  
憂而憂及數千里外之阿爾泰山乎布倫托海卽漢書  
所謂蒲類海也哈密巴里坤在其東烏魯木齊在其西  
內外蒙古各旗皆得以拊其背謂俄人出此路以圖僥  
倖知其必不然也自古策外夷者急圖治內內無憂焉  
無敢狡逞者泰西計利深而觀勢審游談之士以淺見  
窺之而慮其竊發無當得失利害之數也





初庵遺稿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勸庵遺稿

勸庵遺稿

擬作遊松風閣長調

大梁 周悅修原名源緒

時余奉院撫奏調捧檄從征路經三茆山下慨然有出世之想因拈筆賦此

長松夾道掀髯號洶若渤海翻洪濤插空一閣儼飛動戴爾知有三山整我不知此閣之高高何似伸手直可捫層霄遙挹長江作杯斗近俯巖巖同兒曹雷聲殷殷出牕格雲氣冉冉浮簷茆人言陶公駕鶴至清嘯夜發如驚匏山中宰相好裝束斜拖六幅紅霞袍我時獨遊謝塵世瞻拜遺像神搖頭願三三髮

勸庵遺稿

盡禿挂冠久欲從漁樵豈意中丞奮奏筆又令草檄借枚皋皖公城郭焚獵盡秣陵路斷無人抄顏垣敗塚夕陽裏身雖未到魂先飄二喬國色久黃土何苦又把周郎招卓官忽驚丹詔降窮命敢乞蒼天饒點蒼摩天高萬勿龍虎仙佛之所冀峯巒秀軼台宕外氣象古似媧盤朝何繇到此極樂界結茆永免兵戈遭何况聖恩作刺史儼與五馬分揚鑣勾漏仙翁我老友丹砂領郡交州遙寥陽司農終有待伏波橫海安容嘲行從一公假拄杖飛渡萬里如乘鸞身輕穩跨朱鷺背路險不踏金牛尻

病中得文兄金壇被圍之信

伏處蒼黃急遞傳屍拌馬革志何堅瞋眸按劍懷同憤灑淚扶

床慘獨眠恍惚夢魂驚死別飄零骨月仗天憐豈冠毒噬長毛  
繼留命人間豈偶然

### 金壇圖解

顛地呼天一逐臣支離南北走風塵那堪萬死投荒骨又作孤  
城替命人白鼻駟從關外返紅毛刀向陣前掄書生未有封侯  
願為報君恩不惜身

擊醜婪婪穴地穿危城慷慨命難全睢陽誓廟三軍痛汗督登  
陣匹馬先義激同官為死友恩淪飢卒奮空拳一通哀疏神前  
讀擊賊檄飛十萬磚賊由地道轟塌城西角城磚盡  
雙笳吹動老龍吟賊壘呻吟氣已沈馬隊直冲誰敢戰火槍夾

### 初庵遺稿

擊盡成擒憐才誇爾為強項報國於公見赤心多少英雄遺草

澤一時翹拜

張將軍兵到關解

百里鏡歌動地還金沙萬戶破愁顏虔心自打三茆醮赤手終  
擒八桂蠻洗盡槍旛新部落收回龍虎舊江山祖公楫與扶風  
嘯僚底沉淪血泪殷

### 宿遷糧臺贈車大令

車君吏考功屈體若無骨隨班畫諾前我眼已默識風雲百里  
才聲價連城璧杞我父母邦惟恐賢侯失中丞以君廉令佐糧  
臺席軍需督飛輓萬馬蹄皆穴悻然爭朶頤誰復病膏血君看  
大河南衝輞走絡繹貧戶獸藁空富戶田租竭胡忍更誅求不

暇念遺子慷慨發罪言仁哉老方伯指臂得賢令官卑氣山立  
敢觸將軍怒但求下民活天未福中州循良猶未秩我衰髮盡  
禿一麾竟未執每見幹濟才深懼終淪抑想像嵩少遊冀幸太  
平日嗚呼戎馬際瀝淚又成別

### 宿遷道中遇姚正甫自勝營歸

前年逢子茶黃灣連錢馳馬金貝鞍今年逢子峒唔鎮破帽籠  
頭禿兩鬢丈夫志在無窮遠顧我雄談若颺發赤手直搗料虎  
頭長身未肯依龍額棘門灞上紛雲電張眼不見真將軍肝膽  
淋漓耀白日途窮跋履投何門嗚呼男兒生不麒麟閣上圖容  
貌馬革裹屍泉下笑皇天老眼未模糊我輩孤忠有臨照方今

### 初庵遺稿

漁陽急鼙鼓賊氛直犯河間府獻縣城樓炮打墮津水浮橋血  
飄腐朔方獨任久無功栢直真憐口猶乳 聖人按劍赫斯怒  
皇叔登壇甥也輔拳毛戰馬朶顏來高鼻英雄奇幹部隨營厮  
養悉將才少箇書生贊戎伍看君左麾顧榮扇右把姚萇鐵如  
意行師料敵九州龜豈有賢王肯爾棄何況君家歸不得我行  
未到先迴轡叱咤傍徨道路問身是晚中一刺史願君對我勿  
思鄉雲鵬好展垂天翅

### 取道圖山關渡江

問訊圖關百里多長年催鱗夜深過推蓬落月啼孤雁按劍中  
流吼巨鼉南北兩軍皆坐甲大江羣盜競橫戈嫉光眇視揚州



女豺虎甘人奈汝何

送許中丞督師赴滬

黃浦橫流捲怒颿綠林散卒抹紅綃分軍遠自龍蟠橫排弩親  
摧羅刹潮狂寇游魂憑大海島夷深自颯天朝太阿迅斬鯨魚  
訖莫更寬恩議撫招

雲飄轉海萬嵯峩稊稻東吳剩幾多民命亟須防走險吏才忍  
再重催科連營翡翠蘭苕色一路黃牛白腹謫那有金錢充賍  
恤疆臣方寸是陽和

天狼嘅血徧江濤誰執威弧誤到今蒙古馬軍猶遠隔建平船  
筏已中沉公前飛動狂奴態僚底摧殘強項心片刺不投南大  
初庵遺稿

帥鷓鴣啄鳳最沾襟

辰哉未會弄清漪依隱盤溪把釣嬉  
整部民儀鷓鴣鳴草草金杯撤馬色匆匆玉帳移未敢攀留彌惜  
別湯公坊下立渡其

過彭城懷張石卿親家

時石卿被誣往黑龍江聞鶻音行

前飛鷓鴣後鷓鴣院中刺史歸故鄉  
吟官道旁昨過彭城參石佛整冠履拜聲環玦此行倘陪汧督  
寄誓死不作顛吾屬惟時賊氛徧兩皖首尾連亘江淮長卑官  
進退盡失據殘軀投虎如眠羊所喜賢臣舉進用張袁戚好同  
鷹揚填胸涕淚忽收拾時危賴有賢封疆盛衰翻覆那可保真

見黃河如帶小時河決彭城蛟龍偃蹇困泥沙鯨鯢縱橫戲行

療老人停車坐歎息何怪浮生事顛倒風雲將帥起張公手縛  
長虬定江表一從四履借偉人翻使孤生竄窮堡憤極霜飛鄒  
衍寃望穿節其馮唐查嗟我殘年得快婿有女垂髫還在抱那  
堪荼毒到深閨忍看伶俜出遠道兜離窮停非我都兄行何苦  
嫂亦俱一身投荒萬罪滅聖恩豈肯連妻孥雲龍山下好廬舍  
我願卜宅從公居他時來往成二老濁酒傾盡牆頭呼

舟中聞賊兵入陷清流北竄

吳楚蒼無極扁舟失所依旌竿莽迢遞風水互乖違屢陷清流  
險空堅白下圍滿腔悲憤意無路達天扉

初庵遺稿

投宿涪化鎮東嶽廟

白日慘慘荒郊瞰人既喘汗馬亦喘山環水抱好風景豈知已  
是無人村狐狸豎毛窮巷嘯鬼車載鬼譙樓殘燐枯骸紛紛  
地羣狗信信狂如吞與人指示東嶽廟此間尚有頭陀存入門  
氣象極衰颯殿草沒蒼煙屯東廊臥鐘蛛絲遍西軒啞鼓鳴  
涎噴龍旂金罽悉焚毀鐵尉木甲皆亡奔嗚呼唯神長五嶽赫  
赫威嚴傾崑崙真主受命必探策普天逝者咸歸魂如何一旦  
厄運至亦若羣鬼歸無門風袍雨笠夜燈下欲歎太息聲如聞  
貧儒無力作布施對之淚落同傾盆南窗老僧類有道圓蒲打  
睡忘朝昏疑是丹霞燒佛手與世了不通寒温折足鐵煨紅稻

五

飯缺胥釜煮青菠根瓶中米汁更清好醉倒烏識人奴尊

捉夫歎

干戈暗兩皖無地容犁鋤昨夜軍帖下大索臨淮夫定例役一兵兩夫隨之趨所以節兵力為王執戈父奈何寬大恩案此豺虎驅既非綠營選又非閭左徒鱧髻應召募殺人膽更粗搥我子與女鞭笞無完膚天寒道路遠終夜聞啼呼嗟汝良民乃為奸民奴世事日翻覆爾其忍斯須昨夜前隊過婦女載後車懷中襁褓兒涕泣牽母裾白刃斷兒手鮮血淋路衢何時王道平羣盜痛殲除若輩一坑盡普天得安居

午丈書來促行口占三律

初庵遺稿

六

忠義來相迫功名不可為跪辭先母墓極目大軍塵天地皆悲動風雲正亂垂捉裳爭送父忍喝最嬌兒老妻含淚問緩急仗誰憐流宕知何地飛騰自有大榴舒花莞爾蓮坼瓣鬆然闔閭無言對愁容亦稍捐頭白齒牙落煩公薦草揮棲身殘秩久報國壯心違仗劍投知己衝冠入重圍皇天臨照在老骨不求歸

舟停茱萸灣懷先仲兄

折翼餘生萬念休又措老眼望揚州傷心花月重城路盡付侏離洞猿遊滄海忽驚身後局白頭還在世間留長江量取思兒淚多恐江枯淚尚流

舟泊洪湖書憤

時逆賊退出揚州陷廬州江忠烈公殉難

扁舟夜縛黃蘆根黑風白浪相屠吞層冰峩峩雪又墮凍死不復回朝暾老人終日睡昏昏窗閉戶如坐柩性命默乞龍神佑赤膽忠心走何處豺虎獍狺正狙汝乾肉大饕餮已盡飢來且進糶糠餅野人獻芋堆滿盤一飽安知非僥倖臨淮關去路益窮廬州一城鼠雀空樹皮草根掘亦同狂賊屠城更慘苦馬踏人槽嚙人肚鐵騎東驅勢洶湧廬州之禍琦帥種南戒山河倚公重公死三江悉搖動長沙子弟後期來已不得公遺骸拋胸躍躍天為哀蒼天不憖遺一老我如嬰兒脫母抱骨拒骸枝蔽榛莽夜半骷髏作聲響亂離慘死非一狀不如拚身魚腹

初庵遺稿

七

葬我今捧檄無地投仰天獨立湖灘頭神魂恹恹不可收骷髏語余勿歎喟吾將引子以為類汝生汝死誰汝問汝去汝留悉汝聽男兒重介揖上官奚敢遐邇惜軀命中丞頭顱擲金斗百官跣足踉蹌走僚底號攀獨我後嗚呼奉天子命不能討一賊視顏人世亦苟活

書感寄呈午丈

時午丈奏請僧王督兵南下

謁帝向金殿因為萬里臣自憐衰病骨得遇太平春忽阻瀾滄渡來親銅馬塵飄零看一老吳會莫容身浪跡成高尚偏蒙老友矜頻移温札勸不下檄書徵感激時流涕艱危但撫膺擒王賊自定按劍看金陵

義旂纓號召穎亭盡投戈豪氣吞南帥孤軍扼大河巡城雙棒  
在拜表一冠峩亦念還朝去維持國事多  
天塹悲全擲艤幢賊艦長昨聞陳 聖主莫自棄南疆將帥橫  
戈久親賢仗鉞望萬年甥舅國容慮馬蹄狂

初庵遺稿

八





面城樓集鈔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 面城樓集鈔



## 面城樓集鈔目錄

### 卷一

釋廣

釋儒

釋彖

釋易

釋菊

儀禮名義說

繫辭說 上中下

庶姓異姓同姓同異辨

### 面城樓集鈔目錄

日月為易解

亞飯三飯四飯考

輪筭攷

問虞夏書商頌易卦辭何以不言性亦皆無性字

言性始於何書周人漢人言性其義與孔孟合

否

問儀禮釋宮何人為精確

虎門礮臺形勢條議

### 卷二

禮記集說補正附論序 代

鈕非石段氏說文注訂序代

虎鈴經跋

虎鈴經後跋

字林跋

字林後跋

獨異志跋

畫墁錄跋

江鄰幾雜志跋

東觀奏記跋

杜陽雜編跋

面城樓集鈔目錄

續博物志跋

摭言跋

摭言後跋

大唐新語跋

龍城錄跋

西溪叢語跋

墨客揮犀跋

墨客揮犀後跋

遂昌雜錄跋

鶴林玉露跋

泊宅編跋

搜采異聞錄跋

尸子跋

編輯楊議郎著書跋

編輯異物志跋

編輯交州記跋

編輯始興記跋

崑山顧氏日知錄跋

嘉定錢氏十駕齋養新錄跋

算迪跋

面城樓集鈔目錄

算迪後跋

古今紀要跋

古今紀要後跋

西洋朝貢典錄跋

百越先賢志跋

鮑氏戰國策跋

南燼紀聞跋

長安志跋

殘本宋太宗實錄跋

文館詞林跋

三



四書逸箋跋

陳觀樓楚辭音義跋

劉蛻集跋

周易述跋

洪範疇詞跋

火龍經跋

嘉靖本曲江集跋

杜工部集跋

卷三

延祐本文選跋

面城樓集鈔目錄

六家注文選跋

楊貞復雜著跋

宋本昌黎集跋

元珠密語跋

日本刊本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跋

呂衡州集跋

呂衡州集後跋

漢雋跋

王臨川集跋

清異錄跋

四

文鑑跋

儀禮注疏跋

儀禮注疏後跋

閩本禮記注疏跋

覆宋本禮記正義跋

舊鈔本太平寰宇記跋

萬卷菁華跋

本事方跋

嘉靖本詩經集傳跋

宋史新編跋

面城樓集鈔目錄

周盤銘跋

漢元延長安尺跋

跋石經尙書般庚殘字

甯翔碑跋

跋許小琴所藏周鼎圖摹本

新唐書校勘記跋

嵩岳祠碑銘跋

書東軒筆錄後

書王文正筆錄後

讀萬充宗兄弟同昭穆說書後

五

書長樂縣志張守備傳後

何邵公傳贊 并序

記沙鑽

廣州總督軍門銅鼓記

卷四

與任文田先生書

答口蒙泉書

與宋于庭書

答吳石華書

與馬止齋書

面城樓集鈔目錄

六

與陳觀樓先生書

上阮雲臺相國書

答翟茂堂都閫書

陳觀樓先生傳

鄧徵君別傳

張馨泉孝廉家傳

安徽六安直隸州知州馬君家傳

祁公竹軒行狀

關東榮先生墓表

定襄縣知縣廖君墓謁銘

南海會劍著 番禺陳璞編

釋廣

說文廣殿之大屋也从广黃聲按黃从田从艾艾亦聲則黃从光不獨取其聲近矣爾雅光充也此據釋文所傳孫氏本周語故能光有天下韋昭注光大也書光被四表漢書王莽傳後漢書馮異傳並引作橫被四表樂記號以立橫間居橫于天下鄭注並云橫充也是光本與橫通黃从光之古文艾有充大義廣之从黃蓋以聲載義也廣从黃而不从艾何也艾从廿五行之數廿分爲一辰與

面城樓集鈔卷一

蒿同意故广下艾爲度字訓爲眾而於橫陳之義仍未顯也橫或作枕从省耳說文田陳也釋名田填也黃从田从光則讀者釋而知其義矣故凡橫陳之字皆从黃木旁黃爲橫闌木也取橫以閑物之義水旁黃爲潢積水池也天河謂之天潢取互天而橫之義玉旁黃爲璜半璧也取天半見之義橫而視之如天半見也然則廣从黃爲殿之大屋亦謂殿屋之橫者也其不直作黃何也黃从田橫陳蓋其兼義按說文黃地之色也坤爲田故六五云黃裳元吉禮記黃者中也中央爲土土爰稼穡稼穡田所生當其熟則色黃此田光爲黃之本義而於殿屋

之義無涉故必从广从黃而後人知爲屋之橫者也廣

東廣西之偁廣又何也或曰廣州爲嶺南大府故舉廣州以統嶺南按嶺南漢爲交州吳黃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蒼梧鬱林高梁爲廣州其在廣州之西者仍隸交州則廣州不足盡嶺南明矣攷漢書地理志蒼梧郡武帝元鼎六年開莽曰新廣按新廣當嶺南之中有縣曰廣信卽今封川元封五年交州移治焉誠以其地握東西之要也惟新廣能握東西之要故宋分新廣以東曰廣南東路新廣以西曰廣南西路後人偁廣東廣西蓋又從省耳王莽之名新廣者新爲莽號若曰此郡新朝所廣

面城樓集鈔卷一

云爾郡本漢武開而莽好大喜功往往如此要之名廣之義實取乎橫嶺南地勢東西寬而南北促周禮廣輪注東西爲廣蒼梧郡處東西之中制其中而橫廓之故曰廣也至於後人加手爲擴充加日爲曠闢古人並止作廣又周禮廣車左傳楚之兩廣鄭杜注並爲橫陳之車然則廣之爲字雖所用不同而義總不離乎橫矣此六書以聲載義之道也豈獨廣字爲然哉說文所謂諸聲皆非徒取聲近而已讀者誠能因其聲而求之則其義皆可得而見矣

釋儒

說文儒柔也从人需聲按易需須也凡人躁則急不能待柔則從容自持从需聲殆以聲載義者也天下之心學問皆以躁壞之躁於仕則傲倖之心生躁於學則精細之思鮮躁於事則和順之氣乖昔孔子舉十五儒對哀公問儒行以大讓始以尊讓終讓則不躁矣故曰君子無所爭惟無爭故能讓讓故能柔惟柔而後成爲儒此儒訓柔之旨也然則子曰吾未見剛者何也剛非任氣之謂也物之至剛者必柔剛而不能柔則折此乃狼戾之人非真能剛者子所謂然也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又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孝經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曾子云君子博學而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由是觀之儒者豈貴乎以氣上人哉釋古聖賢造字儒从需之意又攷諸經傳垂訓之言可以識儒之義矣且需與柔爲雙聲凡从需之字其義皆爲柔臚訓臂羊矢臂羊矢肉之柔者也孺訓短衣衣之近身而柔者也繻訓繪繻帛之柔者也至如孺爲女弱孺爲幼弱孺爲水弱皆有柔義而說文獨於儒發其詁蓋明人之欲以儒爲稱者尤以柔爲重耳雖然柔亦有辨色厲而內荏荏柔之似也內文明而外柔順柔之德也子謂子

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卽於柔之眞僞分之歟

釋彖

易之彖何也曰鄭注乾鑿度彖者斷也易例變古爻不變占彖故乾鑿度云陽以七陰以八爲彖鄭注彖者爻之不變動者據此則彖之訓斷斷決不變之義也然則說文彖从豕省訓豕走何也曰豕在卦爲坎坎爲耳耳主聽伏生尙書鴻範五行傳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時則有豕既漢書五行志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據此則不聰謂偏聽也偏聽

生惑惑則不斷聽失其職故豕既應之豕居閑衙而聽鄭注尙書大傳聽而能斷豕之職也曰互部有彖訓豕也易斷卦彖爲不取之曰豕性剛突崔憬大畜六五爻義其走尤決不回故遺反夬三夬之四在夬時三動與初體坎其辭曰羸豕孚蹢躅宋衷云羸大索所以繫豕集解繫之不能走故蹢躅蹢躅不決也爾雅釋獸說豕曰其跡刻刻者走之決其跡刻深也決卽斷也斷卦取豕走之義故作彖不作彖也然則繫辭傳曰象也者象也爻也者效此者也其義皆以聲載之彖獨言材材在之部與彖音不相近何也曰說文材从才聲存亦从才聲詩存與巾員雲

韻老子韜光章存與先韻成象章存與勤韻據此則古讀才在之部亦轉入文元先部矣才與員雲等字音讀相近故與彖亦近孔子訓彖為材猶訓良為止皆聲義相從之例也曰據段氏六書音韻表才第一與彖十四部遠不通奈何曰段氏十七部乃一家之學未可盡據也訓詁之例有取同聲有取轉聲同聲則毛詩傳壺瓠祭餐之類是也轉聲則先鄭考工記注綆輪單也後鄭周禮司烜注烜火也讀若燬方言燬極也郭注所極為燬極聲之縹端末紀緒也南楚或曰縹或曰端或曰縹或曰縹氏燬端端十四部極紀第一未皆楚轉語之類是也段氏燬端端十四部極紀第一未皆楚轉語之類是也部則以為部遠不通轉者非據此則彖之訓材蓋轉

面城樓集鈔卷一

五

聲訓詁之例未可據段氏說以相疑也

釋易

說文易開也从日一徐楚金繫傳曰日開明也勿旌旗也得風開展一所以開也竊謂易即今之陰陽本字小徐之義似未協說文易訓開也者史記云冬至一陽上舒西京賦云在陽常舒舒義同開說文以開訓易以義言之从一一即易也淮南墜形訓六一地二注一陽易繫辭下傳貞夫一虞注云一謂乾元乾元亦易也說文易从一本此義从日者日為易从勿勿所以趣民詩三之日于耜三之日以前易上舒而猶微至三之日則為

陽泰之時趣民出耕鄭康成注月令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云陽氣蒸達可耕之候謂此古者趣民出耕未聞所以周禮里宰職趣民耕耨說文云勿州里所建然則趣民耕耨或以勿歟見勿即知易泰故易从勿又勿勿禮記訓為勉勉凡人能勉勉以赴功者是喜動也動為陽微此亦易从勿之兼義也即陰字在兩部而易不在日部者易無形日得易之氣而不能盡易之蘊故云日為易不可云易為日其不在日部以此若霏則有形矣霏从雨兩者霏交乎易而成形者也

釋菊

面城樓集鈔卷一

六

說文菊大菊蘧麥从艸菊聲菊日精日秋華从艸籀省聲鞠治牆从艸鞠聲按爾雅大菊蘧麥政和本艸引陶注云大菊出近道一莖生細葉花紅紫赤色可愛子頗似麥故名瞿麥則大菊之菊仍似麥之艸絕與今之秋華不相類固無容辨惟治牆之鞠爾雅郭注云今之秋華菊據此則與鞠渾為一或疑其誤以愚考之亦非誤也政和本艸引陶注云菊有兩種一種莖紫氣香而味甘葉可作羹食一種青莖而大葉作蒿文氣味不堪食者名薏考說文鞠與芟薏荈為類皆可食之物是為莖紫味甘可食之一種也鞠與蔚蕭芴蒹為類是為作

蒿艾氣之一種也由此言之郭注亦非大誤而說文亦可補注矣

儀禮名義說

儀禮十七篇諸侯大夫禮居其半而高堂生所傳獨以士侂何士當讀為事古聲士與事同詩勿士行枚毛傳云士事也鄭箋云亦初無行陳衛故之事是謂士即事也荀子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當為事士禮即事禮云爾禮器曲禮三千鄭注云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中庸謂之威儀威儀猶事儀也鄭注不侂士禮何鄭以士為事之假借故直侂事禮猶周禮幾珥讀為劓衄而雜記注即引作劓衄注家例然也

面城樓集鈔卷一

七

漢藝文志侂后倉推士禮致於天子何禮不下庶人自天子至於士降殺以兩推士致天子蓋惟服器等威耳若觀聘燕射非士所有何以推焉漢志曰禮古經與十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猶齋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謂齋于曲臺記之說非譏儀禮之侂士禮也彼士禮之文與高堂生士禮文偶同而義實異猶春秋傳侂周禮在魯說文侂周禮五歲六禘三歲一祫皆與今周禮殊別焉爾然則士相見亦有大夫禮以士侂而其義不為事何當篇小義

舉其篇首之詞十七篇皆然無關宏旨且士相見者以

職位相親承摯相見下大夫以雁上大夫以羔皆如士

相見之禮經有明文故經中兼及大夫而篇首以士發

端即以發端之語名其篇固不得與十七篇之以士為

總號同比士相見之士用本訓士禮之士用假借義各

有當也士昏禮篇首日昏禮下達納采用雁經不侂士

而目侂士何篇題士昏唐後人為之白虎通德論引士

冠經三統見引昏經五嫁娶士冠經即士冠禮昏經即

士昏禮則古經昏禮上不題士也鄭注士喪禮侂引士

冠禮曰素積白屨而注士冠引昏禮曰房中之洗在北

面城樓集鈔卷一

八

堂注禮記郊特牲引昏禮曰酌沤酒注于尊三屬本于尊彼鄭云屬注則鄭本冠禮上題士而昏禮上不題士也故直引作注則鄭本冠禮上題士而昏禮上不題士也賈公彥疏侂引士冠甚多而註冠疏引士昏則曰見下昏禮再則曰案昏禮行事鄭君昏禮相錄注娶妻之禮以昏為期賈釋之曰鄭知是註取妻之禮者以記云記士昏禮故知是士取妻則賈據本冠禮也題士而昏禮仍不題士也若篇題已侂注則其義已明賈何煩引記耶尋此三證故知篇題侂士唐後人為之也疏大小數止侂昏禮無士字但彼侂冠禮篇首言士亦不言士且非鄭所據本故此不引冠禮篇首言士而昏禮不言士何大夫無冠禮而有其昏禮冠時雖天

子之子亦士也而昏則否鄭注士冠記云大夫或時改  
要有昏禮故篇首不言士篇目亦不言士也特牲士禮  
也不言士名何言特牲而士已著猶少牢大夫禮言少  
牢而大夫亦著故不題曰士曰大夫諸篇皆僂禮而大  
射儀儀何賈公彥曰射禮盛威儀多故言儀要之此為  
經文作解耳至於篇題則本無儀字鄭君注射人弓入  
所引皆止僂大射可證也既夕有司徹不僂禮亦不僂  
儀何既夕為士喪下篇有司徹為少牢饋食下篇篇首  
無禮與儀之文故不僂也綜而論之當篇小號與七部  
大名義例不同當篇發語必不離其宗故即當篇發語

面城樓集鈔卷一

九

以目其篇可也若一部所載條分件殊而欲畧舉首篇  
之一字以明之所謂望一漏萬也烏睹其能彙括大義  
哉故當篇之義不必違其全書而當篇之名則不以概  
其全書古者著作皆然不獨儀禮也儀禮本名禮又名  
事禮曲禮威儀何所以明事必有禮小大由之其儀之  
委曲繁重者皆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心於以存敬  
於以致其旨為甚大名雖有五而義則一也

繫辭說上

或問易始畫而已爻卦下之辭孰繫之曰鄭康成以為  
皆文王為之文王欲盡其言以明吉凶而告於人於是

乎有辭曰繫辭亦文王自名乎曰否孔子贊易言繫辭  
者六繫屬也以此辭屬於爻卦之下故名之曰繫辭曰  
陸氏釋文謂辭當作詞何也曰說文詞者意內而言外  
也从司言司察也周禮媒氏禁殺戮注意內而言外者意不可見  
以言形容其意也爻卦之陰陽剛柔升降消息意也元  
亨利貞及天地人物之象言也司察其言而言外之意  
自見故謂之詞若夫辭說文云說也據廣韻引從齒辛衛辛  
猶理辜段懋堂大令曰謂文辭足以排難解紛也周禮  
大行人故書汁詞命鄭司農曰詞當作辭明詞辭義異  
辭乃篇章非形容之用也曰經之繫辭固無篇章矣孔

面城樓集鈔卷一

十一

子繫辭上下篇各十二章據劉瓛所分也孔正義下篇九章非篇章與  
曰此傳也非辭也漢書儒林傳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  
韋編三絕而為之傳然則繫辭上下篇傳之一耳陸氏  
釋文引王肅本有傳字後入直僂繫辭者誤也且孔子  
之繫辭傳與文王之繫辭體故不同文王之詞所以形  
容爻卦形容者諠頌之類也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故句皆有  
韻孔子之傳所以解釋繫辭解釋者論說之類也故句  
不皆有韻皆韻便於諷誦不皆韻便於抒意也曰劉彥  
和云有韻者謂之文故孔子文言有韻繫辭亦韻而不  
曰文何也曰文以言飾意廣雅文飾也意在言中詞以意主

言詩蓋裴傳意在三言外交卦本有吉凶文王以物象形  
容之是主意乎言非言飾乎意也故孔子不名曰文而  
曰詞也

繫辭說中

曰賈逵馬融皆以爻詞爲周公作見左傳昭二年正義而鄭以爲  
文王何也曰漢書藝文志云人更三聖顏師古注引韋  
昭曰伏羲文王孔子是未嘗及周公也且周公作周禮  
而爻詞往往與周禮不合文王三分天下以服事殷爻  
詞多殷制故鄭以爲文王作也曰有徵乎曰曲禮國君  
春田不圍澤正義國君不圍則天子春圍周禮大司馬  
中春敎振旅遂圍禁中冬大閱設驅逆之車是周制合  
圍且逆要不得令走也比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與周  
田制異王制云天子不合圍皇氏以爲殷制正義史記  
湯立三面網而天下歸仁三面網卽不合圍之意是從  
禽舍逆爲殷制矣此爻詞爲文王作非周公一證也詩  
幽風東山之子于歸皇駉其馬傳黃白曰皇駉白曰駉  
孫炎爾雅注駉赤色是周制昏時之馬黃而赤鬣也賁  
六四白馬翰如匪寇昏媾與周昏禮異明堂位殷人白  
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是昏用白馬爲殷制矣此爻詞  
爲文王作非周公二證也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入出泉

面城樓集鈔卷一

十一

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注布  
泉也是周制用泉布也損六五益六二皆云或益之十  
朋之龜震六二云億喪貝與周錢幣之制異說文具解  
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古者與周並舉則古謂  
夏殷也是龜貝爲殷制矣此爻詞爲文王作非周公三  
證也據此三證則鄭義信不誣矣然則朱紱赤紱金車  
繫帶諸制又同乎周何也曰此周之因殷非周公創始  
也

繫辭說下

曰周制因殷既聞之矣爻詞多文王後事如孔穎達所  
舉岐山箕子東鄰西鄰及左傳宣子之詞以證爻繫詞  
周公作亦有說乎曰孔氏所傳蓋郢書燕說也升六四  
王用享于岐山竊謂王斥太王王季隨上六王用禮記  
大傳正義引合符后云文王立后稷配天追王太王王  
父王季麻則古公公季在文王時嘗追尊爲王矣然猶  
謂其出於緯也史記周本紀亦有追尊古公爲太王公  
季爲王季之文史遷時緯學未興則追王蓋古詩書之  
說小雅天保爲文王時詩其四章曰禴祠烝嘗于公先  
王箋云公謂后稷至諸蓋則先王必斥古公公季無疑  
中庸又言周公追王者蓋文王尊以王號至周公則改

面城樓集鈔卷一

十一



葬以天子之禮此本鄭氏說中庸云追王太王王季上天子之禮為太王王季邠封之度也周禮當作一句讀謂以王為天子號故曰追王又曰以天子之禮故不同耳又史記殷本紀云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據此則王號在殷時未為至尊之稱故自帝太甲至帝乙帝辛皆稱帝天子既尊稱曰帝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日帝曲禮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諸侯尊稱曰王尙何當為夏殷禮若周則無帝稱也嫌乎古公公季既追尊為王故文王繫父詞即本其追尊之稱曰王也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漢書儒林傳趙賓云箕子者萬物方茲滋也釋文引劉向荀爽並同則作茲滋蓋秦漢經生相傳之義疑本作箕子故趙賓以

面城樓集鈔卷一

十三

聲近訓為茲滋其乃茲之假借子者滋也按史記律書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人以爲稱則滋者子之本訓人以爲稱乃許君說假借之義也自其譌作箕曲禮梁曰蕪其釋文子之本訓又晦遂與彖傳相混而其本作箕是其證誤耳五君位易例不得舉箕子為說也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虞注泰震為東兌為西坤為牛震動五殺坤故東鄰殺牛在坎多眚為陰所乘故不如西鄰之禴祭是東鄰西鄰皆以象言之與西南東北之以納甲言者同例非必謂紂與文王也鄭氏坊記注曹大家幽通賦注並云東鄰紂西鄰文王舉人事以明易耳豈以紂解東鄰文王解西鄰哉左傳韓宣子見易象

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宣子見魯春秋故曰周公之德孔穎達乃謂享岐山為文王箕子為紂諸父東鄰西鄰斥紂與文王周公之德贊易象鄧書燕說何其惑與吾故曰爻卦繫詞皆文王為之鄭義未可破也

庶姓異姓同姓同異解

左傳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曰薛庶姓也又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乃長滕侯說者據之謂不同姓非昏姻者為庶姓庶眾也統於異姓猶羣姓云爾劉謂其說非也吳語眩姓於王宮韋昭解云備也姓庶姓曲

面城樓集鈔卷一

十四

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周禮巾車革路以封四衛賈公彥疏云四衛非謂在衛服者以其諸侯非同姓與王無親即是庶姓然則庶姓統於異姓之說實本乎此然以周制攷之天子稱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異姓稱舅者以嘗為昏姻也非必當時為昏齊桓為伯舅齊桓當時未嘗與周為昏姻也如韋賈之言庶姓無昏姻之親將稱為舅耶抑不稱為舅耶司儀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注庶姓無親者也異姓昏姻者也庶姓與異姓分別甚明伐木正義舅文含庶姓劉按司儀注則正義非也禮記載衛孔悝之鼎銘曰公曰叔舅則諸侯稱異姓大夫亦曰舅矣諸侯不下色國大夫有昏於諸侯之禮諸侯斷無昏於國大夫之禮且衛

孔哩母為衛莊公之姊則非公之舅明矣而偁為舅則  
甚廣凡非同姓皆為異姓然獨不  
含庶姓故司儀分屬最為明確  
蓋周制庶姓實統於同姓  
則異姓從庶姓也此言庶姓卒章言同姓三  
兼異姓知者筮云祀也棘也異類喻庶姓非宗不  
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彼以二王後為同類是  
嘗為天子為同類天子諸侯有君臣尊卑之分為異類  
與國語異姓坊記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  
服魯語孔子曰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  
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皆同異並舉不及庶姓是庶  
姓統於同姓之證又文王世子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  
諭父兄鄭注治之證又文王世子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  
聚會之事則與庶姓同按鄭此言謂內朝則然其餘  
者獨席於賓東其餘祭祀之序昭穆則與庶姓同以昭  
穆為次無賓東之席記曰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

面城樓集鈔卷一

五

位是也以此推之庶於同姓中以有服無服分之則五  
姓統於同姓審矣庶於同姓中以有服無服分之則五  
世後無親者別為庶姓耳故昔儒謂庶姓猶言氏族與  
同姓對言則別散文通也或據中車注同姓王子母弟  
與吳無服屬而論語曰娶於吳為同姓天子母弟  
伯父叔父晉文侯於周平王無服屬而文侯之命曰父  
義和則同姓又賁庶姓之證也然中車獨指為王子  
母弟者以四衛為庶姓對言則異其實散文通也若  
然薛任姓與滕非同姓滕偁之為庶姓者蓋從黃帝賜  
姓時對姪為正姓言之也知然者禮同祖為同姓其適  
為正姓其別子以下則為庶姓定元年傳曰薛之皇祖  
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春秋釋例曰薛任姓黃帝之苗  
裔奚仲封為薛侯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

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已滕此滕為姓  
夫論蒧任荀偃姑偃依是也據此則薛實出黃帝矣鄭  
君駁異義曰黃帝姓姬晉語曰唯青陽與倉林氏同於  
黃帝故皆為姬姓史記索隱曰國語文誤青陽當為元  
翬是帝嚳之祖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據此則周姬  
姓本自黃帝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者姓公孫按晉語  
史記所言乃以氏為姓耳周本紀曰號曰后稷別姓姬  
氏左傳隱八年正義云后稷別姓姬不是因黃帝姓姬  
此語實本史記而誤攷史記稷為帝嚳子嚳黃帝孫也  
是稷本姓姬而又云別姓姬氏者稷不後嚳不姓姬  
賜以黃帝正姓使故為正姓薛任為庶姓滕侯曰我周  
別為一姓祖耳故為正姓薛任為庶姓滕侯曰我周  
之卜正特重其詞曰周明滕出於正姓之周且薛祖又

面城樓集鈔卷一

六

為庶姓庶姓不可先正姓適庶之義然也或疑在周而  
免有遙遙華胄之誦釗以為非也禮記武王克殷未下  
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漢書地理志注云薊故燕國召  
公所封燕世家曰召公與周同姬姓然則為黃帝後羽  
者猶可引為同姓其同出黃帝者不可引為庶姓乎羽  
父又以為異姓者黃帝賜十四人以姓時二人姓姬為  
正其餘十二姓皆為庶姓其後周公制禮繫之以姓從后  
稷受姓始於是十二姓之同出黃帝者原為庶姓以周  
制定之皆為異姓可以通昏姻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  
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左隱八年正義黃帝之子兄弟  
異姓實本諸彼按季子從周制言之其實當時為庶姓  
故周公武公皆娶於薛此異姓昏姻之說也大傳庶姓  
別於上別即異也殷法五世以後通昏姻故曰別周法

則不通昏姻其通昏姻者惟異姓周禮正名曰庶姓則不可通昏姻明矣若謂非同姓而無昏姻之親為庶姓則是庶姓於禮可以通昏姻將何解於雖百世而昏姻不通之說也司儀土揖庶姓記於前者蓋從無服言及有服也庶姓皆無服異姓有無服有服庶姓從帝賜姓時言之於周為異姓各有取爾不必同姓皆要之周禮大傳庶姓從周姬言之皆同姓左傳庶姓從帝賜姓時言之於周為異姓各有取爾不必同姓皆要之周禮大傳庶姓從周姬言之皆同姓左傳

面城樓集鈔卷一

七

不可  
日月為易解  
說文引秘書云日月為易按參同契亦有此文則許君所云秘書疑即易緯也太史公書云易以道陰陽不云陰陽為易而必云日月為易者何陰陽乾坤也乾坤大用在坎離坎月也離日也故以日月言之繫所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古之言易者皆宗孟喜喜以卦氣推易以一歲象易也一歲分之為十二月此云日月為易又以一月象之也一歲象易不以名易而一月象易則以名易者何四時之有冬猶月之有晦也驗四時以

氣氣無形測晦朔以日月日月有形無形者微有形者顯象易從其顯故不以歲而以月也月之魄受日以為光合朔三日出震八日見兌十五日盈乾陽之息也十七退巽二十三日消艮三十日滅坤陽之消也陽息之盈則日月相望消之盡則月死魄相望者會於中宮日東月西既濟象也死魄者會於壬癸日上下未濟象也易之為書不從既濟象而從未濟象者何繫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惟當未濟憂患思所以易之故曰易孟子曰天下之生也久矣一治一亂既濟而未濟朔而晦由治而亂也未濟而既濟晦而朔由亂而治也不象朔既濟而象晦未濟者何未濟晦象為六十四卦之終即為既濟朔象之始孟喜卦氣亦以未濟為始繫曰生生之謂易朔生也晦生也此易取象晦時日月之義也繫又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古文明从日从月易不以明為名而必以易者何日月相推一日之象也古之易義一日象二卦一月然後六十卦周此以晦時日上下下名易之義也易二篇以未濟終而名易乃從此象者何猶春秋終於獲麟也獲麟而春秋作未濟而易作其義一也

面城樓集鈔卷一

六

亞飯三飯四飯攷

論語微子篇有亞飯三飯四飯說者據白虎通禮樂篇云平日食少陽之始晝食太陽之始晡食少陰之始暮食太陰之始數語以爲天子四飯魯僭天子禮有初飯之證劉按其說非也少牢篇三飯注云或言食或言飯食大名少數曰飯疏云一口謂之一飯玉藻飯煇者三飯也疏云三飯竝謂煇謂三度煇也皇侃論語義疏云飯謂煇也據此則論語與白虎通不同義矣攷膳夫職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王制云天子食日舉以樂禮言舉皆言舉食樂或止言舉食非也王制王三日不舉注云食樂是其證尋其文義言日一舉則餘食不稱舉可知矣言舉以樂

面城樓集鈔卷一

九

其非舉則不用樂可知矣膳夫疏引鄭注論語亞飯三飯四飯云皆舉食之樂尤足爲惟舉有樂侑之明證日三時食并稍食爲四而獨朝食偁舉侑以樂其餘皆不用樂侑者以其非盛也故周禮禮記特言舉以樂燕食膳夫奉膳贊祭不言以樂侑明燕食無告飽之文不以樂也玉藻云日中而餽奏而食注餽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又云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餽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據彼文則日中及夕食亦有樂但彼云奏蓋如沐醞進禩進羞工乃升歌耳非侑也按奏謂奏鐘也大食大司樂令奏鐘鼓燕食亦當有鐘知者檀弓云平公飲酒杜簣入聞鐘聲春秋

襄三十八年左傳鄭伯有夜飲酒擊鐘據此則諸侯大夫飲酒皆奏鐘但非大食則非大司樂令之耳以義準之大食及朝食樂侑亦奏鐘鼓燕食則奏鐘而若侑食已進禩進羞升歌蓋倚琴瑟而歌皆非侑樂也樂章每飯不同包咸注云亞飯三飯四飯皆樂章名是也特牲少牢尸有三飯九飯十一飯鄭注有司徹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疏云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魯侯禮以事死如事生之禮準之當有十三飯不備言者掌樂者未去官故不及耳其不言初飯者或以爲大師領之或以爲魯諱亦非也禮器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注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攷特牲少牢爲士大夫禮其尸侑皆自三飯始三飯告飽故有三飯而無再飯推此而言魯諸侯禮有亞飯無初飯亞飯蓋因再飯告飽而設惟天子一食告飽有初飯魯非天子故無初飯也若然禮器所陳尊者少卑者多特牲少牢所記卑者少而尊者多不同者禮器言告飽之始特牲少牢則要其終也少牢注食與飯不同禮器則謂飯爲食者對文則異散文可通說經大例也

面城樓集鈔卷一

子

輪筭攷  
攷工記輪人砥其綆注鄭司農云綆讀爲關東言餅之餅謂輪筭也戴氏攷工記圖改作筭引說文云筭蔽也

所以蔽甌底甌算中央隆高而周圍算下輪之輻股近內而牙稍出似之賈疏云鑿牙之時其孔向外後三分寸之二使輻股外算此說誤也釗謂賈說固誤戴亦未為得按下記云六尺有六寸之輪輻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注參分寸之二者出於輻股鑿之數放輻近轂者為股近牙者為蚤然則注云出於輻股鑿之數出猶生也謂其數由軸股鑿而生也記云欲其蚤之正者謂以輻堅著其近輻之股齒使與入牙之蚤相直耳而疏云鑿牙孔向外侵戴云輻股近內而牙稍出則是其數出于牙鑿顯與彼注所云出于輻股鑿乖矣竊謂筭當

面城樓集鈔卷一

三

从卑齊人謂斧柄為桺見盧人鄭注爾雅盧說文作桺此經便从更更本从丙先鄭讀為餅謂卽輪筭以聲求之當作筭不作算甚明說文筭筭筭也方言筭筭筭筭也注今江東名小籠為筭然則先鄭所云輪筭謂輪之籠歟史記田單傳單傳車以鐵籠蓋斷其軸故假鐵以為固若其恆用蓋固以革而漆之左傳謂之笠轂正義引上一日車轂上鐵東京賦謂之重轂續漢輿服志謂之貳轂釋名謂之桺梘卽此輻一也知輻卽重轂等者輿服志云貳轂兩輻劉昭注引蔡邕曰轂外復有一轂抱轄其外乃復設轄抱銅置其中鄭注匠人軌謂輻廣

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幅廣三寸半輻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間三分寸之一按彼所云金轄似不斥專頭當卽輿服志所謂抱轄之轄在輻與輻之外而相近故并之為旁加七寸若謂專頭之轄則為蓋弓覆軹之數其廣一丈一尺六寸何以云轍廣八尺耶以金轄為抱轄之轄例之則輻為貳轂可見矣專頭之轄可脫可置故置之則曰設脫之則曰投此金轄在貳轂外不可脫故曰抱抱轄本非轄也形同轄故曰轄貳轂非轂也形類轂故曰轂記不曰轂者嫌其棍于長轂短轂故名為輻以其周于長轂之外

面城樓集鈔卷一

三

其漆革堅強臂臂然有裨于輪以正輪之秘齒前却故又名為桺梘亦名為輪筭筭从卑桺亦从卑檣弓注桺之堅強臂臂然也用革為而字作輻从糸者古从章革字亦得从糸如鞫作紕紕作鞮之類說文作鞮訓車束也从必聲詩鞮亦作玼刃室下飾也然則从卑者亦可以必矣蓋卑必聲近此輻環于轂外如刃下飾然故謂之鞮玉篇作輻訓堅也蓋輻輻輻皆一聲之轉鞮正字輻假借字輻後出字也用革而謂之籠者梓人為侯纒寸焉注纒籠綱者彼紐約侯綱謂之籠故纒約鞮亦謂之籠與籠有隆義方言籠籠說文作穹隆輻厚三分寸之二此據乘車若大車輻有隆然于輪中之狀故亦曰籠知鞮必以束者鞮圍

三尺二寸而以三十輻湊之則兩鑿間所餘之木甚薄而易壞又蚤指牙處有槩而股入輻處無槩輪行時若前若卻則輻搖動故必加之綆以正其前卻乃能固記云綆三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注云出于輻股鑿之數正謂此也若戴謂輻以偏柄入牙而出之牙厚不盈二寸三分有奇則輻當牙僅一寸三分有奇輻廣三寸半而倨句處削其二寸一分有奇與記參分股圍去一以爲駁圍之數不合且輻之殺所以使泥弗濂也若牙稍出之則輻不滿牙其濂泥尤易與記文不合矣或曰毛詩箋云輻長轂飾也別之曰長轂則大車短轂無輻矣

面城樓集鈔卷一

三

輻且無何得有綆劍按箋謂飾蓋以朱約言之為車之法革以為固采以為飾長轂盡飾短轂無飾非謂無革約也故棧車欲弁飾車欲侈之文見於輿人不見於輪人鄭注彼云飾車以革輓輿賈疏棧車不革輓輿也言輓輿不言輓轂則棧役有轂籠審矣蓋輻為飾著于轂空之旁故文从氏說文氏山脅旁著欲墮落者綆為固所以善其轂故文从更更善也飾轂容有無善轂則凡車皆有之此制作命名之意也

問虞夏書商頌易卦辭何以不言性亦皆無性字  
言性始於何書周人漢人言性其義與孔孟合

否

經訓莫古於虞夏書皋陶謨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鄭康成注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下相協乃成其德尚書疏引據此則九德即性也而不言性者性之內有欲命於天而麗於身皋陶曰無教逸欲有邦逸欲猶縱欲無教縱欲即所以治性也又曰慎厥身修慎修其身所有之性也帝歌曰敷天之命惟時惟幾整理天命之性在於順時慎微也易疏引鄭注教猶理也一云整也言欲言身言命而性已包括於其中矣命

面城樓集鈔卷一

否

性也左傳莫保其性性命也商頌不言性者元鳥之篇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鄭箋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殆即蓋即書太甲顧諟天之明命無逸中宗天命自度之意據此則商頌言命即所以統性矣易卦辭言利貞文言曰利貞者情性也今本誤據此則卦辭不言性而性義已該矣然而性字仍不見者蒼頡作字未有性先有生故說文四百五十部有生部是也生即性字周禮物生杜商以前皆然惟是生从山出土有氣而無心知嫌於人之性不明於是加心旁為性商書西伯戡黎篇曰不虞天性性字始見於此

雙書長文三編卷五下七

自時而後召誥曰節性卷阿曰彌性易象傳曰各正性命皆式虞性之訓後世言性者莫有切實於是矣然以諸書言較之節性為尤顯惟節故能正此召孔之心傳也且夫性命受於天而猶待於節何哉樂記曰人有血氣心知之性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鄭康成論語注曰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注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據此則有血氣無心知非性有心知無血氣亦非性故仁義禮智信皆性所有而命不能無賢愚吉凶召誥曰今天其論命吉凶哲智也既有智則

面城樓集鈔卷一

圭

有愚可賢與吉為性即愚與凶亦為性性無諱乎愚與凶亦願其節之何如耳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口之於味四支之於安佚皆性也蓋此即性之欲也性既有欲非受之以節不幾於敗度歟善乎孟子之言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又曰動心忍性此即祖伊虞性召公節性康公彌性孔子正性命之旨也然不特孟子言之矣告子曰性猶杞柳也又曰食色性也又曰生之謂性皆若與孟子不類究之性猶杞柳即孝經說性者生之質之義食色性也即孟子形色天性及口之於味之義生

之謂性即从心从生之義然則告子所誤者等人性於禽獸又謂義為外耳謂義為外故曰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杯棬不知性中有仁義而杞柳中無杯棬今日以人性為仁義則與木神則仁金神則義悖矣此孟子之所以辨也不然孟子何以不曰禮性而曰禮仁義哉荀子曰人性惡其善者偽也又曰性者本始材利也偽者文理隆也無性則偽無所加無偽則性之不能自美據此則人謂下愚惡與美對謂陋也書洪範五曰惡荀子榮辱篇人力為此而寡為彼陋性惡猶言性朴陋也日陋也楊倞注由於性之固陋耳惟其朴陋故善必賴於偽偽即偽字與孟子乃若其情則

面城樓集鈔卷一

圭

可以為善之意未嘗異也故正名篇曰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雖為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雖為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欲雖不可去求可節實與召公節性孟子君子不謂性之義合性惡篇曰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汗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其言又與孔

子性相近習相遠之義合然則後儒以荀子爲異端豈  
不過哉蓋孟子精於詩蒸民之篇曰有物有則鄭箋其  
其情故孟子曰若其情可以爲善趙岐注  
若順也以性之才言  
也荀子精於禮司徒之職修六禮以節民性故荀子曰  
人性惡其善者僞以性之質言也要之性善者善性惡  
者亦善善者善於禽獸惡者惡於聖人謂善於禽獸者  
則當盡性謂惡於聖人者則當化性其大旨皆道入理  
性而已論衡董仲舒性情說天之大經一陰一陽入之  
大法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  
氣仁曰性善者見其陽也然荀子書特其顯著者耳世碩  
也謂惡者見其陰也

面城樓集鈔卷一

三

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  
則惡長性情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據此謂人之性  
有善有惡皆從善長惡長之後而言之善者性之德惡  
者性之欲性之德爲陽陽爲善性之欲爲陰陰爲惡一  
人之性具有陰陽故一人之性具有善惡也不曰惡性  
而曰有惡是謂性之欲可以爲惡也養而致之則惡長  
謂欲不可縱縱欲則惡長也大有與節性合然數字皆  
聖人之徒耳呂覽出不韋而本生篇曰物者所以養非  
以性養也重己篇曰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  
費也節乎性也貴當篇曰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

面城樓集鈔卷一

天

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  
數也大旨亦與周孔合蓋呂覽集諸儒爲之故微言大  
義往往而存此周人言性之大凡也漢陸賈之論性曰  
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  
之謂道論衡夫曰禮義之性卽孟子所謂善也禮義之性  
在口目耳鼻四支之中故必察己之祿命何如卽孟子  
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董子春秋繁露曰凡人之  
性莫不善義又曰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爲  
之立王以善之又曰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  
禾未可爲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又曰孟  
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  
所善故謂性未盡善又曰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  
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王教則質樸不能善  
按董子此言卽召公節性之旨亦卽孔子相近相遠之  
旨與孟子異而實同者也楊子法言曰學者所以修性  
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又曰人之性  
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卽爲惡人夫曰學所  
以脩性卽所謂節性也曰善惡混卽所謂性中有欲也  
曰善人惡人卽所謂相遠也脩其善脩其惡卽所謂習  
也許叔重說文解字曰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性人之陽



氣性善者是即孟子性善之說也蓋皆言性之純者也  
劉子政之論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  
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者則謂之  
陰論夫性人之陽氣說文蓋本易義虞仲翔易注乾爲  
性乾爲純陽卦也而子政言情爲陽性爲陰則與易義  
悖矣王仲任論衡曰孟子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微  
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  
視之及堂聞其啼聲曰豺狼之聲也紂之惡在孩子之  
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  
者夫紂與食我之暴戾凶狠乃不能節性積習使然究

面城樓集鈔卷一

五

其初生不過受性之愚與凶者耳而仲任舉以證有性  
不善則與孔孟悖矣然子政云在於身而不發是即中  
庸未發之中也仲任云原情性之極禮爲之防樂爲之  
節性有謙卑辭讓故制禮以道其宜情有好奇喜怒哀  
樂故作樂以道其敬是即王制脩禮節性也此皆言性  
之得失半者也然二子之失仍在事淮南子人間訓曰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倣真訓曰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  
目不耀思慮不營又曰聖人之學欲以返性於初而遊  
心於虛達人之學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寞於是  
始以心言性而後世之謬論從此起矣

魏書釋老志佛  
獨嗜欲習虛靜

而成通照翻譯名義佛有覺性而無情皆  
本此訓或謂禪經儒不知實竊淮南耳 大抵淮南好  
黃老崇清靜其書取文子爲多然其間亦有合於周孔  
者如泰族訓曰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  
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又曰率性而行謂之道又曰  
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又曰性者所受於天也命  
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  
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又曰  
縱欲而失性蓋當時採襲古書傳而成皆古訓之尙存  
而未泯者此又漢人言性之大凡也綜而論之商周人  
言性皆以事解惟漢淮南始以心通然其時如董子劉

面城樓集鈔卷一

三

向揚雄王充許叔重鄭康成數大儒仍式孔孟之訓亦  
可見性之說在漢時未盡昧矣晉唐以後佛氏之教行  
李翱竊其旨著復性書其言曰情之動靜弗息則不能  
復性而燭天地爲不極之明又曰本性清明周流六虛  
自以爲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而實當時未盡從其說也  
杜牧著論  
本性惡 宋儒拾其餘以爲直接孔孟墜緒又索儒書  
得樂記人生而靜一言於是復初之說興天下後世奉  
爲金科玉律無敢異議矣夫樂記言人生而靜謂樂音  
未感之時豈佛家寂靜明覺之謂哉且佛書梵字本不  
可解其性字在彼國不知爲何語自六朝人翻譯取儒

書近似假借者以性字當之然後彼書中有此字耳顧  
言性者猶汨於其說不求於詩書孔孟旁證以周漢諸  
子何也

問儀禮釋宮何人為精確

儀禮釋宮自宋李如圭始 國朝江慎修增注皆為專  
書其他如任翼聖宮室考焦里堂羣經宮室考秦蕙田  
五禮通考林喬蔭三禮陳數亦於宮室制度頗有所發  
明至楊信齋儀禮圖旁通圖張皋文儀禮圖則圖其曲  
折方位間附以攷證而已然諸家中焦氏張氏為優惟  
大夫士左右房則依江慎修 江氏實本陳祥道禮書合  
云依江氏者從其原書所

面城樓集鈔卷一

三

也天子三門則依戴東原究不及如圭悉本鄭氏按釋  
宮云天子五門攷鄭司農注周禮闈人云王有五門蓋  
五門之說當出古周禮說故康成但破其誤以雉門為  
二門至五門則漢魏以來無異議也又小戴記郊特性  
王獻誓命庫門之內則王有庫門審矣匠人營國方九  
里經涂九軌王宮當中經之涂則方三里長闊九百步  
典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  
九為節注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賈疏以此推  
得天子城十二里宮千二百步因謂匠人為異代制非  
也按典命注謂王遷秩羣臣之書則以九為制以五  
為節者非公侯伯子男尋常之典可知矣司服公之服  
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戴記王制三公一命衮衮冕九  
章三公加命為上公得服之則城九里宮九百步制足  
怪耶坊記正義引鄭駁異義云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

侯伯五里子男三里而於典命 泉門為外門內有外朝  
注又兩解者蓋義各有當也

攷工記朝市一夫畝百為夫長闊一百步則泉門與庫  
門相去有百步故諸公為賓朝位相去九十步可以容  
也以此例五門三朝共有五百步矣燕朝之後為路寢  
有堂尚書大傳天子之堂廣九雉張皋文據之為圖堂  
深四雉室深三雉雉五步則路寢得三十五步路寢之  
後有燕寢左右小寢各二 宮人掌王六寢之修注云六  
者名燕寢在旁者亦名側室鄭注內則云側室謂夾之  
室次燕寢正義云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  
燕寢在旁 斯干詩築室百堵西南其戶鄭箋築燕寢也  
天子之寢有左右房南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則燕

面城樓集鈔卷一

三

寢有房也詩又云有覺其楹內則夫人入門升自阼階西  
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鄭注入門者入側室之  
門則燕寢亦有階有楹也有階有楹則必有堂有  
楣則屋必為五架然深廣未有明文金輔之禮箋云隸  
僕掌五寢掃除糞洒之事五寢即五室王宮六寢者合  
小寢一而言 小寢按當 按五寢準世室之五室則燕寢  
之堂亦當準世室之堂攷工記堂脩二七注十四步五  
室三四步注四方室脩三步中室脩四步則燕寢合堂  
室得十八步矣燕寢後為后夫人治事之朝春秋成公  
十六年左傳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

是也攷工記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與路門表之九室制同則庭深當亦百步后正寢當君路寢則深亦二十五步小寢當君燕寢則深亦十八步燕寢或名小寢春秋三十二年公其制度同可知也小寢亦名少寢春秋公秋哀公二十六年左傳盟於少寢之庭斯干詩殖殖其庭則燕寢有庭后小寢當亦有庭矣庭三其堂深堂十步當各四十二步宮後為市市一夫長闊一百步綜而計之王與后之寢凡三百九十步又加五門五百步總八百九十步益以觀闕都牆適合三里九百步之數若止三門三百步則贏二百步與九百步不合矣且周禮校人職云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則廩在宮中也廩當在庫門內故郊特牲庫門鄭注云庫或作廢園人職云掌園游之獸禁春秋襄公十四年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乃知公在園故往見則園亦在宮中也月令正內離宮室在亦有林苑豈三門三百步所能容哉釋宮云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下又據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聘禮賓館於大夫君使卿還玉於館賓退負右房證大夫士亦有右房而云當攷是猶未敢違鄭也陳用之著禮書云據鄉飲酒記以難鄭如圭疑其非故存其說云當攷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鬢帶麻於房中注

於房中則西房也而士喪禮主人鬢髮袒眾主人免於房婦人鬢於室據此不於房於室者無西房故耳江氏慎修乃惑於用之之說作釋宮增注謂東房西室不成制度按顧命側階傳北下階聘禮北襲注側猶獨也金氏禮箋北下唯一階故名側階江氏亦云北下唯一階則西房有北壁無階據此則左房有北堂與階而右房無北堂與階其制度亦不必整齊可知矣且江氏之疑鄭義者以用之據鄉飲酒記及少牢饋食禮薦自東房注無說耳攷鄉飲酒禮迎賓於庠門是行禮於庠也庠有房室序無房室又止有一門則庠序自為學制與宮室不同不足引為大夫有西房證明矣儀禮鄉飲酒禮義曰坐賓於西北萬斯大焦里堂俱疑賓席過西序而席西餘地無幾不能容眾賓席蓋志卻行禮於序與特牲饋食禮豆籩錮在東房注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少牢饋食禮東房注無說者蓋此東房與特牲東房為一彼已解之故不復出注家例如此不足引為大夫有西房證又明矣聘禮卿還玉於館賓退負右房賈疏云不於大夫廟於正客館故有右房此鄭義也攷君善儀禮集說不然賈說乃援右房以難鄭秦樹峯五禮通考從之按曾子問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

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注公館若今縣官宮也雜記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注公所爲君所作離宮別館也喪大記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注私館卿大夫之家也鄭志鮑遺問曰注曾子問云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注雜記云公所爲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答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爲也據此則張逸讀館於大夫如公館賓之館卽上經所云大夫帥至於館也公館賓者爲賓將去

面城樓集鈔卷一

三

公親存送之此本鄭注卿館於大夫者賓始來公命大夫使親存之故皆謂之館若所館之處則在公館謂之正客館亦謂之公宮左傳昭公十八年鄭火禁舊客勿出於宮亦不言館於大夫廟公宮故有右房不足引爲大夫西房證亦明矣釋宮云戶東曰房戶之間按士冠禮房戶之間注房西室戶東也斯干詩西南其戶孔正義大夫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東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其中其戶正中比一房之室戶爲西詩正義可謂與儀禮注相表裏矣釋宮云夾室之前曰廂亦曰東堂西堂按觀禮注東廂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西堂西夾之前

近南賈疏卽西廂也爾雅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郭璞注夾室前堂公羊疏又引爾雅李巡注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據此則東西廂卽東西堂在東西夾室之前明矣任氏宮室考乃謂房東爲東廂西爲西廂北廂東廂西廂南廂諸堂東爲東堂西爲西堂堂上東西牆曰序序東爲東夾室西爲西夾室南廂東廂北戶偏諸東東爲東堂西爲西堂是謂東西廂在房之東西東西夾室在堂之東西東西廂之南東西夾室之北則曰東西堂也攷公食大夫禮云賓升公揖退於箱下云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注西鄉立序內地也受束帛於

面城樓集鈔卷一

三

序端據此則公退於箱者蓋在序內夾前故得受束帛於序端若廂在東房之東夾室之北則必歷堂而後至序端豈待事之便乎特牲禮云主婦視饔饔於西堂下記饔饔在西壁注西壁堂之西牆下舊說南北直屋柁據此則西堂下爲近堂西南隅之地故注云直屋柁若東西廂之南東西夾之北則直後楣矣何云直屋柁乎奔喪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東階東面階釋宮申之曰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面堂有西階也江氏乃謂奔喪篇之東階據尊者言之東西階之上爲東垂西垂見顧命疑東西階者人君之制合四面有五階大夫士無東

西階南北兩面三階是亦所以爲降殺按特牲饋食禮大夫禮也云主婦視饔饗於西堂下注西堂下堂之西下也又云盛兩敦陳於西堂席用萑注盛黍稷者宗婦也蓋是時饗在西堂下之西壁宗婦饗黍稷熟則盛於西堂之兩敦若無西面階則必升降於西階時眾賓眾兄弟列於階下而主婦宗婦升降其間有是禮耶據此知大夫士亦有東西階所以爲降殺者在左右房室不在東西階矣士冠禮注坊在堂角賈公彥士喪禮正義堂隅有坊以上爲之故釋宮定其說曰堂角有坊張皋文申之曰禮公襲於序坊之間是坊有築土也而江氏

面城樓集鈔卷一

三

謂堂之四隅卽爲坊非別有土爲之按既夕禮設於西堂下南順齊於坊大射禮小射正取公之決拾於東坊上又云以笥退奠於坊上戴記內則士於坊一據此則坊自爲一物非卽堂之四隅可知又爾雅境謂之坊注在堂隅坊帶或作端說文坊屏也从土占聲則賈氏說築土非誣也闌門概也孔穎達以爲一闌謂棖闌之間爲門中故釋宮定其說曰門之中有闌近儒江慎修秦樹峯張皋文林喬蔭皆從之賈公彥則云二闌以二闌之間爲門中焦里堂從之攷儀禮士冠禮布席於門中闌西闌外西面小戴記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闌右

注由闌右臣統於君玉藻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棖與闌之間士介拂棖注此謂兩君相見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闌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又公事自闌西私事自闌東注公事謂聘享也私事覲面也經傳竝無二闌之文若從賈說則由闌與拂闌爲東闌乎西闌乎闌西闌東爲東闌之西西闌之東乎記旣無明文且鄭注云上介夾闌若有二闌則上介自闌西擯自闌東中隔一中門何以謂之夾闌乎又周官大馭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注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則路門應門能容車出入也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

面城樓集鈔卷一

三

路先設西上賜必於廟則廟門亦能容車出入也攷工記廟門容大局七个注二丈一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注丈六尺五寸應門二徹參个注二丈四尺若二闌則門皆分爲三廟門路門固非八尺之徹所能容卽應門二丈四尺除二闌約各數寸則二闌及棖闌之間僅七尺餘亦不足容轍矣儀禮旁通圖引爾雅概謂之闌注門中央之概名闌郭注闌門闌與此不同則此當爲孫炎注也孫注遂初堂書目猶存據此則闌在門之中漢魏以前古訓也如圭不惑於賈說可謂有識矣惟堂上東西有楹一條云梁楹也侏儒在梁之上誤以前楣之梁爲案廂之梁篇末又據顧命

辨鄭志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爲未必然不知廟寢制如明堂蓋營洛以後制度顧命則仍豐鎬之舊鄭志已辨之甚明如圭殆偶有未攷耳然如圭生當南宋時陳祥道禮書方行而能依據鄭義不以空言說經可不謂豪傑之士哉我

朝經學昌明江氏戴氏精於攷訂制度猶稱李氏書爲治儀禮者之圭臬卽間有攷辨而證以經文究不夫原說之確亦可見鄭義精審承學之士所當依據也夫虎門礮臺形勢條議

一議大小橫檔南北相距二百餘丈水不甚深以沙石

面城樓集鈔卷一

五

填築出水二尺爲度東西兩面築塼安礮可三百位其塼之字相連其礮路十字橫直交擊其外繫隅頭石爲濠溝以阻攻突其內爲池蓄水備用且省經費

一議小橫檔山凹築塼置礮以防襲我山前并可遠擊

一議震遠舊臺逼隘難以更戰迭息按舊臺之北谷口寬平內可容兵外可置礮與大虎橫檔品字相應最爲得力且其山與威遠相連若鑿路由山內進兵運藥則夷人不能窺我矣

一議震遠舊臺山頂築土爲牆內安礮位遠可以助威遠聲勢近可以擊襲小橫檔外之船此亦用奇之法也

一威遠舊臺礮路皆向西南無東南出者故夷人可以旁擊今議於舊臺之左山麓四十餘丈畧爲填高北與靖遠相連爲之字形三面施礮似爲得力

一沙角爲虎門外戶夷船出入必由土名沙堆內過距沙角僅二百餘丈惟是舊臺頗高且礮路多從西擊似乎失勢今議於舊臺之南山脚沙坦填高五六尺接連舊臺築牆置礮作之字形其舊臺仍修復之以便擊夷船桅盤上用礮者至於後路或種笏竹或築塼防守

一大角南已淤沙東連龍穴校杯石約數百丈不能通舟然夷船旣入沙角西駛必依大角前過方能入橫檔

面城樓集鈔卷一

四

之西是則大角爲橫檔之西外門也但舊臺畧偏於南礮路未甚得力今議於舊臺之北填高五六尺闊十餘丈北連湖州南接舊臺外爲濠溝內留爲田旣可控制夷船不敢西入而防守之人亦可屯耕

一鞏固礮路東出原與永安臺爲夾擊之勢但人居遠隔高嶺陟降並無藏身之所不便進退接應爲艱而且礮路爲小橫檔所掩不能直擊小橫檔山南今議於鞏固之南小谷之口添築土臺礮路東北出使夷船不敢襲小橫檔之南而鞏固舊臺礮路改從南出與谷口之礮爲交擊之勢較夾擊似更得力

一議大虎舊臺南垵畧為前山所掩今拓其南高坦安置礮位更為得勢

一三門雖淺狹亦可通舟前年夷人駛火船入太平焚舊寨增築土臺置礮既以拒其入太平亦足以防潛

襲

中立謹案向來礮臺其形或方或圓或橢故其礮路皆散而不聚聚而不交礮多虛發船可闖入道光二十一年秋先大人奉委守蚶蛇洞創為曲臺形如之字使礮路交聚或迎擊或橫擊分班迭發循環無端由是夷船無有過者二十三年春祁制府奕將軍等謀修復虎門各礮臺借先大人同往相度形勢先大人進此條議極蒙稱獎方議照行惜武員知此者尠咸謂舊無此臺形未便改築遂不果茲

面城樓集鈔卷一

聖

敬跋數語俾後之讀此者知當時實未採用云爾

面城樓集鈔卷一終

南海會鈞著 番禺陳璞編

禮記集說補正附論序

代白小山先生作

三禮之學皆與而博然儀禮周官詳於制度而禮記發明大義獨多故宋元以來說禮記者率究義理不及制度焉顧余嘗繹記之言曰禮以治人之情夫情非空言義理能治也古之教出於一由禮而不惑近世之教分為三此曰理彼亦曰理於是堅白之說興且有挾元理以恣肆者非義理之害空言義理之害也禮也者文著而事實行於君臣尊卑有位焉行於父子定省有則焉

面城樓集鈔卷二

一

行於長幼先後有序焉行於夫婦內外有別焉行於朋友交接有辭焉夫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情隱而不可窮欲顯以治之舍禮何以哉且夫禮治情非必討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而告之也其凡吉凶軍賓嘉其別朝聘喪祭冠昏食饗鄉射相見而其升降揖讓繁瑣由殺則範圍天下之心思才辨固束其肌膚筋骸強者柔懦者立而不自知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皆禮之致也余觀於禮記小之為曲禮內則少儀玉藻深衣投壺諸篇大之即為禮運樂記中

庸大學得斯旨焉禮記舊有鄭氏注說制度最精核元

陳雲莊集說一變而以義理說之 國朝長白納喇氏

病其疎舛為之補正然其書攷訓詁名物僅十二三而

據義理推求者十六七夫禮有義理有制度義理不能

自見而存於制度之中制度為實名義理為虛位使非

實事求是而空言義理則古不交拜而反以昏禮無交

拜為疑矣五帝為五德之帝尊之故曰天而反以六天

之說為妄矣魯郊孟春下天子被袞者袞斂之比僖公四年

傳凡諸侯死王事加二等於是而有以袞斂而反以魯公之受為非矣然猶自

詡曰斷以理余未敢信其理果是也近年視學粵東順

面城樓集鈔卷一

二

德羅君在思將刻其先博學禮琮所撰補正附論而謁序於余余受其書讀之其說之精者如湯郊冥齊反葬諸條皆考證鑿鑿發前人未發其他說較補正所得亦多其言曰解經當遵傳注於注之稍可者不敢駁由斯而談可謂篤守之儒矣假令治經者皆如是何至鑿空妄說為經蝨哉學博又有經史辨論其說儀禮周官附見此書者亦能精確羅君更出而刻之有功三禮不尠也已

鈕非石段氏說文注訂序

代阮雲臺先生作

段氏之學精於詩音其注說文皆以十七部繩之余謂



十七部可以讀詩三百篇而不可以讀說文蓋三百篇作於周說文作於漢相距數百年其音讀有流變者勢也何以證之三百篇用韵其韵在之哈部斯在支部而說文斯从其聲按鄭氏禮記射義注旣期或為旣勤左傳襄二十四年注計其城陸氏釋文云漢書其作斤勤斤在文部史記日者傳云分策定卦旋式正棊棊與卦韵卦从圭聲圭在支部則漢人讀其轉入支文矣意韵在職德部秩在質櫛部賓之初筵秩从乙聲失从乙聲而說文肌从乙聲又作臆从意聲按釋名臆抑也熹平石經意與之與今本意作抑文王世子鄭注億可以為之也億即抑字

面城樓集鈔卷二

三

抑為聖之轉聲與乙同在質部則漢人讀意轉入質櫛矣惰韵在元寒部圍在脂微部而說文冑从口聲按徐爰射雉賦注云齋與稍同詩吉蠲鄭注周禮引作吉圭圭與口聲近釋名淮圍也淮从佳聲佳从圭聲圍古作口則漢人讀冑轉入脂微矣衰韵在尤幽部穗在脂微部穗古文而說文衰从采聲按袞袞也古者音義相從則衰當即音袞袞又作衷从由聲爾雅由自也書胃子史記引作穉子廣雅雖狄也狄从穴聲曹憲音柚狄亦从穴聲高誘淮南注讀中山人相遺物之遺自穉遺音並與采近則漢人讀衰亦轉入脂微矣身韵在眞臻部

簾簾从鹿聲在支佳部而說文身从厂聲按詩太任有身一切經音義引作太任有娠漢書高宗紀注孟康娠音身娠身音同娠从辰聲辰从厂聲鉉等疑厂呼早切非厂也則身亦从厂聲無疑戴記身者親之枝也明堂月令辰支也則漢人讀身轉入支矣來韵在支部艱在諄文部而說文欸从來聲讀又若銀按堇部艱籀文作艱从喜聲易艮止也喜止皆之哈部欸从來聲正與存从才聲同例則漢人讀銀轉入之矣干韵在寒桓部悵在覃談部而說文引詩悵作𦉳从火干聲按干部干犯也女部奸从干聲三倉亦訓犯則干音近犯又軒从

面城樓集鈔卷二

四

干聲讀若憲禮記中庸憲憲令德詩作顯顯頁部顯从畧聲一曰讀若唵舌从干聲金部銛从舌聲讀若挾桑欽讀若鎌犬部狝从舌聲讀若比目魚鰈之鰈唵挾鎌鰈皆在侵覃部則漢人讀干轉入侵覃矣凡此皆音讀流變之大畧也而段氏猶以十七部繩說文所謂鶴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究與大徐執今音以疑非聲何異哉且夫三代漢時故無韵譜周人作風雅頌以聲諧為詩初不求合於商許君作說文以聲諧解字亦不求合於風雅頌周詩从段之字在虞模部祁凡四見皆在脂微部而商頌元鳥假祁河宜何同用假讀

如嘉假樂君子中禱讀如多鄭箋禱然眾多皆入歌戈部與

周詩殊焉夫三百篇皆孔子絃歌之以合乎韶武者也

而猶音讀不能盡同況說文乎執三百篇以繩說文必

合無是理也余生平治說文服膺段氏注而頗疑其輒

刪聲字爲武斷欲考漢時音讀以訂之懷志未就道光

四年夏吳縣鈕君以所著段氏說文注訂郵示屬敘余

讀其辨駁段氏之增刪篆文迺易部弟皆鑿鑿有據信

而好古其謂十七部不可以繩說文尤與余同夫說文

者五經之鈐鍵六藝之津梁也自唐宋迄明蕪蕪甚矣

非段氏之專決不足以發揮突奧非鈕君之嚴謹亦不

足以辨別正譌二者皆爲古義耳豈操入室之戈奮爭

名之筆者乎余樂段氏有諍友而說文學將更明也因

畧舉漢讀之不合三百篇者書於簡端以復鈕君倘居

多暇日更刺取諧聲之字徧攷之其爲功許氏何如也

小學向未津逮突奧所不敢知第據此文論古今音

讀流變不可執十七部以繩許氏之書則段氏得失

了然言下循是以求可以得此事塗轍是亦足爲功

於學者也至其援舉周漢音讀之不合尤足徵博辨

之一班矣欽服無似桐城弟方東樹讀跋

虎鈐經跋

面城樓集鈔卷十

五

右虎鈐經二十卷宋主簿許洞撰洞吳人咸平三年進

士解褐雄武軍推官嘗忤知州馬知節又會私用公錢

知節奏之除名歸越數年當景德二年乃應洞識韜畧

運籌決策科獻是書於朝是時眞宗方厭兵思休養天

下士歲不惜三十萬幣輸契丹定和議洞以是報罷除

均州參軍終烏江主簿嗟乎惜哉洞不遇時使當建隆

乾德時洞以進士起佐太祖經營天下安在不爵卽不

然方咸平初洞既舉進士又當天子憂北邊晨夕出陣

圖及險要示宰相議戰守方畧洞於時苟不黜歸究其

機宜致之宰相薦之天子一旦以推官召爲戎臣師建

奇策佐大將軍謀帷幄中名豈出雷有終馬知節輩下

雖然洞果爲戎臣師建奇策佐大將軍謀帷幄中則追

奔逐北上功幕府何暇假毛錐子著兵經垂於今無疑

自序云創意於辛酉之初成文於甲辰之末考辛酉爲

太祖建隆二年迄甲辰眞宗改元景德蓋歷三十八年

所而書成史稱洞精左氏傳著有春秋釋幽五卷又演

玄十卷集百卷檢前明及國朝諸家藏書目並湮不

傳惟此書卓然與陰符六韜等著於錄司馬遷曰虞卿

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余於洞亦云是書缺

實沈鶉首鶉尾四篇文字謬舛尤甚就其可知者

面城樓集鈔卷二

六

爲之正一百有二十字乙者四十有五減者二十有四不可意測者闕之俟再校焉嘉慶癸酉中夏十日識

### 虎鈴經後跋

是書見宋史藝文志而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馬氏文獻通考藝文考明陳氏世善堂書目皆不著錄文淵閣書目棗竹堂書目所錄僅一冊四明范氏刻入二十種奇書歸安茅氏刻入武備志亦非完書唐荆川武編何惟聖陣紀引之僞爲元人蓋未得完書讀之不見其進表故也表明言備識翰畧運籌決策科此科開於宋真宗景德二年元世無之以荆川之淹通若見其表

### 面城樓集鈔卷十

七

詞必不僞爲元人決矣然則是書之不顯於世久矣是書以發揮孫子十三篇李筌太白陰經之秘要爲宗筌之所畧又據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開元占經乙巳占等書補之致爲賅博而風角烏情六甲壬遁又近世儒者所不講宜其傳者尠也此刻不知自何人譌脫顛倒幾不可讀今春重爲校勘復正六百四十六字減二百字乙三十四字添注一百九十字於其所不知仍從蓋闕昔人校書如掃落葉余之從事此書十得六七畧可讀而已錢氏讀書敏求記載宋刊本前有許洗序何從訪得之再爲整理更愉快耶咸豐壬子正月又記

### 字林跋

此書亡佚已久嘉慶甲戌冬仲余從雙闕書坊見之坊友爲余言江蘇任子田暨其弟文田徵君纂定者今徵君至粵故得有是書越數日余得晤徵君遂假歸輟它事竟日夜抄之凡有所見卽爲校增昇若干條不揣寡陋附注於下茲附劄劄使如薦福斷碑歷數百載得復見原本也已卯閏四月二十日記

### 字林後跋

臧玉林曰治經不可不讀說文余正然今傳說文徐氏本天从干旭从九皆以爲非聲駛驥以爲羸子鼈以爲大鼈洹水出齊魯濁水出厲嬌山澌从我聲殿八繫九類非許氏之舊矣余正釋水無異出同流漢之文汝爲瀆與說文所引乖異釋樂郭注籟以木釋蟲螭失羊反釋獸鼯鼠未詳亦多疏畧非得字林何由剖學者之疑哉余夏間刊諸板僅印刷數十部秋九月燬於火於是方有內艱讀禮少暇檢核此書復補正若干條將再梓焉冬十二月七日又記

### 獨異志跋

獨異志三卷唐李亢撰此刻李亢者誤也又唐宋志崇文總目並作十卷此三卷不知并於何時然此書不盡

### 面城樓集鈔卷一

八

語怪異大約紀古今所僅有者故名之曰獨異唐宋志乃與博異志元怪錄同類恐歐陽脫脫輩亦未目竟是書也書紀唐事十得二三間有與唐書相表裏者亦有謬誤者在分別讀之爾庚辰四月十八日記

### 畫漫錄跋

右畫漫錄一卷張舜民撰所載多當時瑣事間正新唐書之謬當與吳縝糾謬並讀也惟神宗初出閣封潁川郡王一條清波雜誌嘗辨其誤狄武襄以三班差使殿侍出爲清澗城指使一條案東都事畧本傳元昊叛擇衛士徒邊以青爲延州指使仁宗紀寶元元年十二月

### 面城樓集鈔卷二

九

元昊反僭號於夏州二年十二月夏人犯保安軍狄青敗之康定元年城青澗此句本綱目則青出爲指使時尙未有清澗城之名疑舜民誤記爾不獨永洛之役徐禧不知所歸一條與宋史神宗本紀書徐禧死之云云大相乖舛如四庫書目提要所言也庚辰端午後二日校正數字并舉此二事以證觀者

### 江鄰幾雜志跋

右書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作三卷漫翁說林四庫書目作二卷此本與續百川學海唐宋叢書又不分卷然校說鄂本已三倍之頗備完備惟姚寬西溪叢語摘

其誤以西陽雜俎象膽隨四時爲山海經一條說林所載凡十六事此本皆無之則亦非完本矣諸家書目並稱嘉祐雜志說林但稱雜志文淵閣書目稱江鄰幾雜志與此本同攷晁公武讀書志又云嘉祐雜志卽江鄰幾雜志則宋時已二名竝稱要之此書不特記嘉祐事鄰幾嘉祐五年死則書必不始創於嘉祐係嘉祐之名實不可解也端陽後三日記

### 東觀奏記跋

東觀奏記三卷此本作唐裴庭裕續百川學海作宋裴庭裕按書中自注兩條皆作廷裕通鑑考異作延裕以字形近譌例之則作庭裕非是廷裕自序云奏記於監國史晉公晉公蓋杜讓能昭宗初爲三公景福二年貶死又昭宗卽位更名晁此書於李德裕子晁諱其名云與今上御名同則是實成於唐景福以前以爲宋人亦非也書中所記間與史傳異同考異嘗摘其誤者數事然宣宗一朝用人行政惟此書敘述最詳通鑑宣宗紀多據之雲谿友議稱韋厘貶潘州司馬據此書實貶永州司馬則又可證傳記之譌讀史者固不能廢也庚辰端午後三日校畢識於張氏嘉善堂

### 面城樓集鈔卷二

十

### 杜陽雜編跋

杜陽雜編跋

杜陽雜編三卷所載異域奇物類皆不經又宣宗在位十三年而以爲十四年同昌公主下嫁在咸通十年而以爲九年亦有舛誤然繹其卷終物極爲妖一言撰述大旨主乎諷戒後人或挹葩藻或譏夸飾皆膚見也端午後四日記

續博物志跋

續博物志十卷李石撰書中屢及宋事又引子程子之言則當爲宋人石字知幾資陽人文獻通考載李石紹興末爲學官乾道中爲郎歷磨節以論罷趙丞相雄其鄉人也素不善石石是以晚益困云云此書之作蓋卽

面城樓集鈔卷一

十一

此人與唐李石非一人舊題唐隴西誤也庚辰大暑後

三日記

撫言跋

撫言一卷南漢王定保撰定保南昌人唐光啟進士仕劉龔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卒此題唐誤也又宋史藝文志作十五卷此僅一卷元百三十門此僅百二十一條則其所刊除多矣揚州刊有宋賓王家足本惜商君未列殆未見也庚辰大暑後三日記

撫言後跋

按畫墁錄辨唐書云太宗一朝五放榜每榜一名安得

有綴行之士則此書所云太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云云雖爲唐書所本而其實誤矣然遺文瑣事記載甚詳考據唐事要不能廢焉

大唐新語跋

右劉肅撰大唐新語十三卷諸家著錄並同 四庫書目提要引唐藝文志作三卷蓋所據別一本誤脫十字此書自唐宋以下著錄並列雜史惟 四庫書目改列小說按文章一門近於詩話諧謔一門近於說部誠自蕪其體然所記多國典朝章可爲法戒終與劉義慶世說新語不同又尤倉子世傳士元撰一卷此書併王

面城樓集鈔卷一

十一

源撰二卷藝文類聚今傳本但題歐陽詢此書併令狐德棻同修近東洋進有羣書治要五十卷諸家著錄並無此書有之皆足補史家志傳之缺則昔人列入雜史似非無見矣原書總目大唐新語下注補序論子目第四卷有政能一篇今書中無之則刻者誤脫校之不精也庚辰長至記

龍城錄跋

龍城錄二卷唐柳子厚撰河東集附錄同浙江采遺書目作一卷蓋所見別一本也然唐志無此書何蘧春浩紀聞朱子語錄並以爲王鉅性之作按許彥周詩話柳

子厚守柳州日築城得白石微辨刻畫曰龍城柳神所  
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此柳子厚自記也云  
云今龍城錄正載此文然則許云子厚自記者謂自記  
其事於龍城錄云爾性之紹興初始以薦爲樞密編修  
而許詩話成於建炎戊申則龍城錄非性之作一證也  
五百家昌黎集注引樊汝霖曰子厚龍城錄云云朱子  
韓文考異二十一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載方云樊謂  
云云考異目錄前又載汪季路書偁樊澤之弟據文獻  
通考樊著韓文公志樊宣和六年進士是樊在性之前  
安有性之依托而樊偁之之理則非性之作又一證也

面城樓集鈔卷一

三

但所錄似與柳文不類然出於隨筆劄記本不求工亦  
猶昌黎習之論語筆解與其文集如出兩人耳又其文  
句拙樸終異宋人文字何可據唐志不著錄而遂疑其  
僞耶至夷堅志謂劉無言作亦屬臆說不足據也庚辰  
六月十九日記

西溪叢語跋

西溪叢語二卷宋姚寬撰寬字令威卷首有紹興昭陽  
作噩仲春望日自序見說郛此刻已佚去矣其書考證  
舊文頗多精確下卷記宋朝立班官制數事尤與史志  
相表裏惟解陶詩田子春引漢書劉澤傳田生爲王漁

洋古夫于亭雜錄所糾議又易肥遯或作蜚遯肥蜚聲  
近通借而令威乃云肥古作蜚不知說文無蜚也又云  
蜚卽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不知遯上九爲乾盈盈  
爲肥本集解無取於高飛遠去也詩或春或揄或簸或  
蹂說文引詩或簸或否令威據之遂謂後人改否爲蹂  
不知揄毛傳訓抒曰正與說文否合陸氏音義揄下引  
說文作否則唐本說文引詩元作或春或否令威見本  
引或簸或否蓋傳寫誤也詩深則砾令威謂砾出集韻  
類篇不知說文本如此集韻類篇竝據說文耳又王元  
澤引古本孟子盡信書不如無爲書此乃好奇妄作之  
過令威不能駁正東坡董雙成故宅絕句卻把飛仙乞  
肉芝或云元本作丙今印本作肉按肉芝食之卽仙出  
抱朴子令威亦不能辨正而云肉之與丙皆未曉此則  
其疎舛也然宋自理學盛行遂以讀書爲玩物喪志令  
威生當建炎紹興間獨能深思博考亦可謂豪傑之士  
矣庚辰六月二十二日識

面城樓集鈔卷一

七

墨客揮犀跋

墨客揮犀十卷宋彭乘撰案宋史志作二十卷此只十  
卷考陳氏書目解題亦稱十卷別有續十卷史志蓋并  
續計之耳又史志及書目解題竝不著撰人姓名文淵

閣書目題爲彭淵材而此題爲彭乘考書中有自注云彭淵材名几卽乘之叔父則文淵閣書目誤也彭乘宋史有傳官里與此不合四庫書目提要謂此別一人爲筠州高安人云庚辰六月二十三日跋

墨客揮犀後跋

四庫書目提要摘其文同冷齋夜話及採錄晉書數條疑爲後人竄入按書中採夢溪筆談尤多至中書檢正一條竝予字亦未改正而提要據以考其履歷非也蓋此書採集諸家而成非彭乘自爲其與別書相同皆非後人竄入也七月一日又記

面城樓集鈔卷二

五

遂昌雜錄跋

遂昌雜錄一卷元鄭元祐撰元祐官至儒學提舉見四庫書目提要其書林景曦葬高孝二陵遺骨一條與輟耕錄作唐珏癸辛雜識作羅陵使銑不同考高孝二宗雖生平好道家言然癸辛雜識乃謂其骨蛻似屬不經又謂發陵在己酉考至元丙子元兵下江南至己酉將十載法制已定亦安得有發陵事耶輟耕錄載唐義士冬青行及夢中詩與林景曦作大畧皆同考唐傳云發諸陵寢乃斲文本爲匱複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非但高孝二陵可知而詩云雙匣親傳竺國經

謂高孝二陵之骨也則當屬於林無疑矣然以事理測之當時義士必不止一人羅銑唐珏亦或身親其事周陶各據傳聞亦不足怪在讀者從其事而心知其非而已庚辰六月二十三日揮汗記

鶴林玉露跋

鶴林玉露十六卷補遺一卷宋羅大經撰其書持論頗正所記瑣事亦足資考據惟李泰伯不喜孟子趙師舜犬吠二事已爲前人駁正至檀弓一條又謂梁木其壞下古本有則吾將安伏句考鄭注梁木眾木所放則漢經師相傳無此句矣高廟配享一條謂洪容齋在翰苑

面城樓集鈔卷二

六

以呂頤浩等四人爲請考朝野雜記思陵復土洪邁奏以四人配享思陵復土在淳熙十四年洪邁傳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則奏請配享時容齋非在翰苑矣紹熙甲寅一條謂壽皇升遐上不能喪羣臣牽衣至福甯殿考宋史光宗本紀留正傳皆在壽王未崩之前爲請上過宮候疾事又牽裾只留正一人羣臣但隨入甯壽宮耳則牽裾亦非羣臣矣自古盜賊敗績脫身一條謂黃巢髣髴爲僧考黃巢之殺唐書有明文則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非巢語矣蓋詳於議論畧於考訂大抵宋人說部多然然書中如韓平原爲南尉秦檜

自金歸諸條亦足補史之未備也庚辰六月二十三日  
讀畢中夜得涼挑燈記之

### 泊宅編跋

泊宅編三卷宋方勺撰勺自號泊宅少翁故以名書宋  
史藝文志傳十卷此本僅三卷說郛采數十條此本又  
僅存一二蓋刪落多矣然無別本賴此載入稗海中較  
說郛尙稱爲完備則商氏之功亦未可沒也此書載元  
祐訖政和間事頗詳足與史傳相表裏又龍圖閣傳假  
龍大龍小龍蓋當時縉紳沿習之詞得此書疏通證明  
其有功於考證亦大惟蔡卞二子史有明文而勺乃謂

### 面城樓集鈔卷二

十七

卞只一子漢地理志東海郡祝其縣南禹貢羽山按今  
江南贛榆縣有祝其城而勺乃謂登州渡海卽至島島  
有五所卽禹貢之羽山漢三體石經見漢書而隸釋所  
載今所傳僅分書而已蓋漢三體各爲碑也若魏三體  
石經隸續載之凡一字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亦有不備  
者而要非隸書一體乃勺載其弟甸石經跋尾謂今此  
所傳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而不加辨正皆未免疎誤  
又於宗澤譏其好殺陸佃趙抃其祖墳亦似非是非  
之公而未能無所溺惑也庚辰六月二十五日記

### 搜采異聞錄跋

搜采異聞錄五卷宋永亨撰永亨姓名不見於史 四  
庫書目提要以爲明人剿取洪邁隨筆僞撰今核其書  
信然所載多考證舊文間記當時瑣事其體在雜記雜  
考之間頗有可采惟梁灝九十二卒脫脫宋史有明文  
亨乃謂以國史考之卒年四十二則實不可解亨又引  
史臣謂梁中塗天謝云云今宋史亦無其文然灝及第  
後乃丁內艱若果八十二狀元則其母百餘歲矣似當  
以亨言爲是也庚辰六月二十六日記

### 尸子跋

右尸子一冊吾友任心齋所輯三代兩漢遺書之一也

### 面城樓集鈔卷二

十六

尸子元二十篇隋志存十一篇此本從羣書治要錄出  
得十五篇亡者五篇耳然爾雅注引尸子松柏之鼠不  
知堂密之有美樅邢疏以爲綽子篇文今本無之則羣  
書治要所錄之十五篇非全文也治要近出東洋蓋唐  
魏徵輯云

### 編輯楊議郎著書跋

謹按隋書經籍志異物志一卷後漢議郎楊孚撰交州  
異物志一卷楊孚撰新舊唐書志交州異物志一卷宋  
以後史志不著錄殆亡於宋時歟水經注引楊氏南裔  
異物志藝文類聚引楊孚交趾異物志初學記引楊孚



臨海水土記隋書有臨海水土物志沈瑩撰非此書而隋志又皆無之黃

泰泉云太平御覽以南裔作交趾臨海水土記後人亦

改名異物志然則三書蓋流傳稱名之異非隋時有佚

也考楊孚為漢章帝時議郎而臨海置於吳太平二年

又續後漢書五行志注引楊孚董卓傳據此則議郎歷

漢末至吳時尙存蓋百餘歲人矣而史志猶稱爲漢議

郎其不仕吳可知粵人著作見於史志以議郎爲始而

又享大年秉忠節如此其遺書烏可任其散佚無傳爰

刺取羣書以宋爲斷俾楊孚撰者得若干條編爲一帙

其不著撰名惟俾異物志者雖灼知議郎書亦別爲一

一帙附於後愧讀書不多缺漏且誤尙冀博物君子補

而正之道光辛巳南海曾釗識於粵秀書院之東齋

編輯異物志跋

謹按議郎著異物志一卷其後沿襲其名往往有之如

譙周異物志引於蜀都賦注薛瑩異物志引於吳都賦

注孫暢異物志引於初學記曹叔異物志引於爾雅翼

其他著錄隋唐史志者亦不下數家顧羣書引用必著

撰人之名惟引議郎書如齊民要術引稻事類賦注引

橘之類直俾異物志而已然則羣書所引異物志疑皆

爲議郎書蓋異物志創自議郎惟議郎得以專其名斯

面城樓集鈔卷二

五

亦引述者之義例歟余既掇拾議郎遺書并編此爲一  
帙以無明文別附前帙後從疑事無質之義用示矜慎  
云爾已酉春識於南園寓齋

編輯交州記跋

按劉欣期交州記隋唐志皆不著錄太平御覽徵引不

少而圖書綱目所列書一千七百餘種獨無此記之名

殆亡於宋以前歟劉欣期不見史傳不知何時人然以

記稱太和封溪縣二條考之太和爲晉海西公年號封

溪晉志屬武平郡宋志無則劉欣期當爲晉時人記又

稱九真郡軍安縣考宋志引何志云晉武帝之太康地

志無是軍安立於太康平吳之後又記俾李遜征朱厓

考通鑑太元五年冬十月九真太守李遜據交州反則

欣期當爲太原以後人矣記所載皆博核足資志乘考

據惜其久佚爰刺取羣書所引以類相從分爲二卷其

不俾劉欣期名者爲一卷劉澄之姚文咸二則附焉姚

不知何時人劉澄之有江州記揚州記宜都山川記宋

初古今山川記殆劉宋人也道光元年秋中識

編輯始興記跋

謹按王韶之始興記隋唐宋史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

錄隋志載王韶之集十九卷唐志二十卷或記在其中

面城樓集鈔卷二

三

如吳萊集南海古蹟記之比王韶之宋書有傳終吳興太守水經溱水注文選李善注引並稱王歆之水經滙水注又稱王歆考宋書王歆之列循吏傳不稱其著述御覽經史圖書綱目王歆之南康記王韶之始興記分載甚明則歆當爲韶之譌文無疑始興郡吳立屬廣州晉成帝度荊州宋元嘉二十九年又度廣州三十年度湘州明帝太豫元年改廣興韶之卒於元嘉十二年其時尙屬荊州領曲江桂陽陽山嶺陽含涯始興中宿七縣元嘉初徐豁爲始興太守有政聲韶之未嘗至始興或卽從徐豁討問故事筆爲此記歆酈道元水經注雖

面城樓集鈔卷一

三

止引二條然其餘尙多暗用則此記爲當時所重可知第書佚已久今刺取羣書所引七縣山川故事畧備惟原書卷數體例無從考索聊以類相從尙有關遺以俟後哲道光元年四月識於粵秀書院東齋

崑山顧氏日知錄跋

日知錄三十二卷崑山顧亭林先生撰先生之學不專一家然頗有是末師而非往古者如謂司空因穴居而名謂二南幽詩皆非風謂二南卽雅南之南謂小人所腓義取隨車而動謂以其緩復不當破字爲綾謂皇帝輦出房爲秦儀鄭注書出廟入廟皆步據書云王朝步

自周則王之步不但於廟云云皆攷之未確者也何以明之周禮疏序引鄭尙書注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據此則司空卽共工名異實同又孟子上者爲巢下者爲營窟此在未命禹之時書稱禹功曰平水土則職本與匠人營宮室不同其改名司空者空从工聲空工可通借薛尙功鐘鼎彝器款識司工釋作司空故堯因寵異禹遂取同聲字改其官名耳焉得謂取穴居義乎周南召南幽詩皆稱風蓋七十子之微言也詩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鄭詩譜

面城樓集鈔卷一

三

風有周南召南周禮注幽詩幽風七月也此風而言詩者詩總名也據此則焉得謂二南及幽非風乎二南以化行南國名若小雅以雅以南毛傳南夷之樂曰任蓋任南同聲故名任爲南宋儒不解混而一之豈足據以疵舊說乎小人所腓鄭箋讀腓爲芘蓋戎車小人所芘卽幽風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是也又腓从非聲芘从比聲古音非比相近書荆辟史記周本紀作體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引鄭駁異義荆泉陶改作贖則从非聲者可从賓禹貢蠙珠說文引宋宏說淮水出玼珠是比與賓同聲亦可與非同聲鄭讀詩腓作芘蓋聲音通轉之學

宋儒乃謂小人隨車而動如足之腓豈知腓在易象爲躁動而非隨動豈足據以釋詩乎雜記以其綏復鄭讀綏爲綏周禮天官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注綏故書作禮杜子春讀爲綏鄭謂綏爲綏之誤蓋說文無禮當卽禮字鄭讀爲綏禮家古通耳杜作綏乃傳寫之失非杜以爲車綏也不然者杜豈不知綏非可建之物又諸侯大夫升車得有綏王者履乘石何綏之有然則鄭雖破字要豈無據乎周禮巾車象路以朝司常道車建旒注道車象路也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據此則王在宮以道車行非秦儀矣所異者輦耳又王風譜

面城樓集鈔卷二

三

正義引鄭注尙書曰從鎬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廟曲禮正義引曰告文王廟則告武王可知史記魯世家集解引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卽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父恭也云云則當時成王以疾爲恭故不埃車而行本非常制安得據以謂周制王之步不但於廟乎大抵先生以經世自命故長於史至於說經則韻學最深其他訓詁或尙有未精考者非學之不博也蓋先生以宋儒爲歸所未通然後上求於漢又未嘗致力說文至以李仁父五音韻譜爲徐鉉所定此其所以疎也嗟乎以先生學之淹貫一不守古

訓其疎舛猶如此孰謂漢儒可輕議哉劍不敏嗜先生音學五書最篤而於此書有不從者不敢阿所好也爰條書其後以詒學者

嘉定錢氏十駕齋養新錄跋

錢氏養新錄二十卷考證經史金石地志之得失可謂博矣惟易韻一條據說文彪訓虎文謂文炳之炳當作彪以與君韻按君古讀若威見說文艸部著字注窘从君聲字林巨畏反炳从丙說文鮪爾雅作廩纒从叟叟亦从丙周禮攷工記注纒之爲言算也據此則炳古讀近畀自與讀近威之君協矣畀威皆十五部何容改爲彪乎旭有好音一

面城樓集鈔卷二

五

條據釋文引說文讀若好謂今本說文讀若勗爲徐鉉所改按釋文引說文往往與字林相亂旭字集韻引說文云云在三燭引字林云云在三十二皓則讀若好實爲字林非說文審矣又攷勗从冒聲書君爽迪見冒馬本冒作勗顧命冒貢馬鄭王本作勗貢並見釋文趙岐孟子注引康誥冒聞上帝胡廣侍中箴曰勗聞上帝古文盤庚懋建大命懋簡相爾隸釋載石經懋並作勗又詩邶風以勗寡人坊記引作以畜寡人孟子畜君者好君也畜與好音近據此則勗亦與好音近今本說文讀若勗安知非許之舊而決爲徐改乎蓋徐但不解古音勗近

好故疑九非聲若本作讀若好好與九同紐徐尙何疑於九聲乎禮使子路問之一條據唐石經及相臺岳氏本作子貢按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竝同攷史記世家孔子適齊反魯在三十七歲仲尼弟子傳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則孔子適齊反魯時子貢年僅六歲安有從遊過泰山側之事耶至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之衛之蔡之楚之晉子貢實從行然核其道里所經無由得過泰山凡此皆言之似是而攷之未確者也要其全書能發前人所未發如挈本爲韋網本爲綬夕桀爲互桀勉卽俛字玉女當爲王女諸條尤精覈有功經典至論

面城樓集鈔卷二

三

算迪跋

天道論道論五倫論忠恕亦平實足救心學之流弊固宋明以來雜記家之最精確者也

右算迪八卷西池先生族人某所藏道光辛巳余從西樵馬秀才德偁假得篇中途乙增刪往往以報之小印識之蓋先生手定本也癸未三月秀才書至索甚急爰輟校禮之役而抄存之其原書按語加注書於簡端者多注本文下以◎別之或有脫誤亦僭爲添改而著其故書起三月望日日寫八千文中阻試事六月晦日乃畢弟三弟八卷則吳縣江君子蘭哀余挽脫爲助寫云

同邑後學會劍識

算迪後跋

序偁并舊纂算迪一冊合爲十二卷而書止八卷與序不合然首尾完具又總目亦止八卷則非殘缺甚審或疑序爲字誤以余攷之竊謂不然總目卷二方程下注云詳方程論纂卷三測量注云詳三角舉要纂此二編疑卽舊纂者舊纂四卷合此八卷故爲十二耳惜今未見當續訪之是夕漏三下釗又識

古今紀要跋

是書原本十九卷末卷紀宋神哲兩朝事此本十八卷

面城樓集鈔卷二

三

至英宗而止蓋殘缺不完矣然是書流傳頗渺此本又爲宋刊固未可以殘缺薄之也書中如證無逸祖甲非太甲列荀子於儒生皆爲有識朱暉市牛與范書不同亦足廣異聞惟竇固爲竇融弟子此以爲竇融子未免少誤或傳刻者脫弟字耳道光四年四月廿二日識於兩粵節署之東堂

古今紀要後跋

此書乾隆間有翻刻元槧本然魏證改魏徵伊慎改伊慎雖與史合要非黃氏著書避廟諱之舊此宋槧之所以可貴也卷首目錄以元槧補故行數不同五年五月

又記

西洋朝貢典錄跋

右西洋朝貢典錄三卷揚州阮氏文選樓所藏道光壬午余館廣州節署借錄之一皆依仿舊式間有闕字亦悉仿之雖瓜哇國篇行間滿者伯夷地名以下五十三字滿刺加篇行間永樂初詔以下二十七字余審知其為夾注也仍不輒改云乙酉夏勉士記

百越先賢志跋

右百越先賢志四卷順德歐大任植伯撰植伯師黃文裕公佐文裕公修廣東通志每傳未必詳著所據此書

面城樓集鈔卷一

三

承用其例可謂善矣東漢陳元有二見儒林傳者傳費氏易見列傳者傳左氏春秋列傳傳元蒼梧人辟司徒歐陽欽府經典釋文傳京兆陳元司空南閣祭酒是二人里貫官資迥不相伴但釋文又云京兆陳元字長孫兼傳左氏春秋則又提二人為一于後地志遂沿之此書錄陳元傳獨言傳春秋而不言傳易尤可謂謹嚴若其載郭蒼撰周憬碑事乃仍歐陽氏集古錄之誤要非專咎也其書流傳絕少此本從虞部集錄出四庫書目提要備舊有游朴刻本已散佚第存鈔本弟二卷養奮傳蝨地鄧盛綦母俊李進諸傳皆殘闕陳某一傳殘

關尤甚僅存姓而佚其名此本養奮諸傳尚完陳臨傳不過漫數字而已惟傳蝨地無傳與提要所言不合未詳所以他日尚當取庫本校之道光五年二月南海後學會創謹識

鮑氏戰國策跋

道光丙戌八月借揚州汪孟慈農部所藏至正本吳師道戰國策校此本其款式大畧皆同惟汪本卷首有牒文一通及各職名弟二卷以下每卷於大題後竝著鮑彪吳師道之名如卷一之式又弟二卷四卷五卷六卷八卷十卷之末皆著校勘名氏此本皆無之汪本每章

面城樓集鈔卷一

三

之次行則亞一字此本則皆平格寫之汪本於吳所補及鮑元作之字皆以口識之此本則以墨蓋其上是其異也至於此本秦策范雎至章皆匡君臣之事句以墨圍其臣字汪本無之然則此本又經校者矣惜將出都匆匆未暇細校一過也二十七日識於都中之泳珠堂

南燼紀聞跋

右南燼紀聞一卷諸家罕著錄惟汲古閣祕本書目有之篇中所述與宋史時有異同如書字衣領付何桌召康王云云考建炎二年遙授何桌為觀文殿大學士時桌已卒於金則桌從二帝北狩未嘗南返自當以宋史

遭曹勛爲確然其他足補宋史未備者甚多宣和遺事後集實本此則其書見信當時可知矣道光丁亥游香山觀於陳州伯鹿萃爰借而命梁福錄之既畢遂書其後如此端陽日記

長安志跋

此靈岩山館所刻舊有明西安明府李經刻本其圖列長安志之首此刻亦仍之 四庫書目提要分爲二書各從其代是也然提要據元史本傳傳好文元年除國子祭酒改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尋遷河東道廉訪使至正四年仍除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六年始除侍講

面城樓集鈔卷二

五

學士此書蓋再任陝西時作按下卷有至正二年陝西行臺監察御史樵隱必申達而涇渠圖序傳前祭酒李公惟中今爲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每以撫字爲念嘗刻涇水爲圖集古今渠堰興壞廢置始末與其法禁條例田賦名數民庶利病合爲一書名之曰涇渠圖說據此則此書實初任陝西時作提要偶有未核耳提要傳自序圖舊有碑刻云云此本無之則有所脫佚借當時不取李本一校也

殘本宋太宗實錄跋

宋太宗實錄殘本卷廿六廿七廿八廿九三十七十六

七十九八十八凡八卷原本八十卷錢若水等修李燾長編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太一宮成注云實錄於明年八月丙申始書太一宮成今按此本實在十八年十一月與長編注所引不合長編注往往引實錄別本彼所傳豈出於別本而偶有脫文歟抑此爲別本歟嘉定錢氏跋蘇門王堯圃藏本云十二卷此本僅八卷不知異同何如當借較之道光丁亥九月記

文館詞林跋

右文館詞林四卷日本刊佚存叢書之一也舊唐書藝文志載類文三百士館詞林一千卷殆卽此書宋史藝文志有文館詞林詩一卷崇文總目有文館詞林彈事四卷而原撰一千卷不著於錄迨陳氏書錄解題晁氏讀書志且并詩彈事無之則其散佚在宋以前矣此本所錄詔令與史時有異同暇當取而校之

面城樓集鈔卷二

三

四書逸箋跋

右四書逸箋六卷攷核淹貫惟所引宏明集子族不知其出史記列女傳舜妹繫不知其爲擊之誤而誤分繫與數爲二人 擊實數手之合體師古注漢書已辨之 蓋偶有不照不足爲是書病也世間流傳頗少曾刻于光華增訂雜錄中名四書識遺不分卷此從張海鵬墨海金壺本以于本校

之如夫里之布條引孫奭云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

張本者何二字作未之小國井田之數條三分去一除田七千五

萬畝張本作七千五百畝記刑第五條引漢書刑法志完者使守

積張本作則皆擇善而從其有兩通者如數首于本作

數手雖與漢書人物表史記正義初學記合而數首亦

見說文未詳孰是今姑從張本至於兩書同誤如沽酒

條引周禮賈公彥疏作孔穎達置郵條引集注作集句

似皆原本筆誤今輒改正古者校定舊籍不敢泯其故

書然分綴句下頗嫌行間斷續別為一篇又不成卷茲

附著於此俾讀者有攷云爾道光癸巳十二月南海曾

面城樓集鈔卷二

三

釗記

陳觀樓先生楚辭音義跋

按是書原為音韻流變而作記於楚辭篇中未立楚辭

音義之名迨音韻流變既成旋遭回祿先生不復撰述

先生歿吳石華學博從楚辭簡端錄出刻之其實是書

當名辨韻不當名音義也後有刻者當改題之道光庚

子後學會釗記

劉蛻集跋

文泉子集十卷陳一齋世善堂書目有之又劉蛻詩

一卷世善堂書目編於萬曆丙辰然則是集之亡蓋在

萬曆後也 四庫書目傳文泉子集一卷崇禎庚辰韓

錫所編此本出於天啟又在韓之前而分為六卷近年

刻全唐文即本韓編以校此本多論令狐濤不宜為左

拾遺疏一首蓋韓據吳本而又有增矣項氏家說傳

劉蛻文集有湖中靄迺歌此本無之則所佚蓋不少然

始事者難為功此本正未可輕也吳又刻孫可之集十

卷今尚存此集惟傳抄本其刻本海內當有俟訪得校

之道光庚子五月記於欽州學舍

周易述跋

右周易述二十卷大旨以陰陽消息升降歸於乾元用

面城樓集鈔卷一

三

九而天下治其道則通諸明堂可謂貫徹三才深明易

義者矣劉向別錄傳賈董有王佐才余於惠氏亦云或

以其宗禰仲翔於所未通以它說合之所謂真賞殆絕

知音者希也昔鄭氏箋詩間用魯韓注周官兼傳鄭杜

注儀禮兼載古今文後人未嘗以非專家少之蓋詩禮

之學至鄭君乃集諸儒大成也知此義然後可與讀惠

氏易道光己亥春謹識

洪範疇詞跋

右洪範疇詞宋蔡季通撰其質詞則潘士權所補士權

嘗撰洪範補注五卷首卷為疇詞二卷以下分內外篇

內篇蔡氏書外篇三卷士權自撰合著龜卜筮五行卦氣聲音律呂交互言之此蓋其首卷也余偶存此卷亦見一斑士權乾隆間人官至太常寺博士

火龍經跋

右火龍經三卷明焦玉撰卷首有玉自序稱此書二卷殆原分卷上卷下今分上卷爲二卷故卷一卷二之後又有下卷也書中所載火器雖多由意造然實有適於用者如飛雲霹靂礮卽今夷人所用之爆礮其火礮火箭噴筒之類今亦多用之明戚少保號知兵所撰武備新書載木馬木人等器卽採此書是則此書未可以意

面城樓集鈔卷三

三

造少之審矣而傳世甚罕且轉抄多佚下卷道光廿一年秋余承檄扼夷於番禺獅子洋北嘗做其意製藥爲彈又製鐵筒木發煩食藥與彈如數千斤礮而數人卽可輦之以行皆以爲便及事竣報銷局員不識煩字駁而不收入冊中竟棄諸地上以此見此書之少人讀也秋暑蝨書偶閱一過爲之三太息道光廿五年七月也

嘉靖本曲江集跋

陳氏書錄解題稱曲江本有元祐中郡人鄧開序自言得其文於公十世孫蒼梧守唐輔而刊之卷末行狀神道碑諡議蜀本無之此本得於館閣中而卷末無行狀

神道碑諡議則是蜀本也今曲江本有千秋金鑑又非陳氏所見之本矣此本近亦難得當寶藏之乙巳八月八日記

杜工部集跋

此書元時有三刻一爲勤有堂刊一爲廣勤堂刊一爲汪諒重刊勤有堂刊本門類目錄後有皇慶壬子鐘式木記勤有堂鑪式木記傳序碑銘後有建安余氏勤有堂刊篆書木記詩題目錄及卷二十五後別行刊皇慶壬子余志安刊於勤有堂十二字此廣勤堂刊本卽勤有堂原板而增附文集二卷又於鐘式木記所稱皇慶

面城樓集鈔卷二

三

壬子改刻三峯書舍鑪式木記所稱勤有堂改刻廣勤堂傳序碑銘後所刻建安余氏勤有堂刊篆書改刻廣勤堂新刊正書而卷二十五後皇慶壬子余志安刊於勤有堂一行仍未鑱去此本卷二十五後無之乃以別紙粘接又無文集二卷書估殆欲以充宋槧者歟汪本較此本字畫畧肥此本終爲皇慶原槧亦可寶也序缺第一頁第二上半頁容補錄之道光二十五年二月記

面城樓集鈔卷二終



面城樓集鈔卷三

南海曾劍著 番禺陳璞編

延祐本文選跋

此元延祐池州刻本也文選李善注單行本宋有尤氏本元有此本而已 國初毛氏本偶從宋本校刊而廿五卷陸士龍答兄機詩注有向日翰曰之文與此本正同殆即據此本耶此本訂五十二冊為卷六十今缺弟廿七卷一冊俟鈔補完之道光戊申二月記

六家注文選跋

右六家注文選明嘉靖間袁氏娶以蜀本覆板字體匡郭幾於亂真按知聖道齋讀書跋尾載宋本識二條一云此集精加校正絕無舛誤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又識云河東裴氏考訂諸大家善本命工鏤於宋開慶辛酉季夏至咸淳甲戌仲春工畢把總鏤手曹仁今此本載前條而後一條無之蓋所據本偶缺也文選原三十卷五臣同惟李善分六十卷此本仍六十卷自當以李為主陳仁子茶陵刻本六卷以李善注為首乃注內先載五臣後載善且往往偶善注同五臣又據五臣本偶善本作某皆於體例有乖然善與五臣表上本不同時題曰六家文選不曰六臣則較他本為名稱其實耳戊申三月記

面城樓集鈔卷三

二

楊貞復雜著跋

右楊貞復先生著書凡七種先生號復所歸善人明儒學案節錄其證學編餘六種未詳也此抄經當時刊刻然今世罕傳本寶顏堂秘笈刻其孝經引證一卷此抄亦無之當補錄以備嶺南文獻戊申三月記

宋本昌黎集跋

右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遺文一卷宋明麻沙書坊刊本也卷一列一行云海菴朱先生考異留耕王先生音釋卷首又載凡例偶朱文公考異十卷在正集之外自為一書留耕王先生倅南劍時併將考異附於正集

面城樓集鈔卷三

二

本文之下以便觀覽留耕先生又集諸家之善更定音釋猶未附入正集仍於逐卷之左空其下方以待竄補而觀者即比較彼又為未便今本宅所刊將南劍州官本為據併將音釋附正集云云據此則今本匪特非朱子之舊併非留耕之舊矣近世所行韓文考異乃將凡例併卷一首行刪之致文公裔孫竟為校梓欲以表揚祖業不重誣耶此本具載凡例猶可考見朱王及今本異同之故戊申三月重裝爰識卷末俾後人知其可貴如此若徒賞其體式古雅猶為骨董家習氣耳余在京師曾見南劍不全原本以囊乏不能購歸此本凡例自

傳本宅又不自著其何氏當更爲詳考之勉士記於面  
城樓之東偏

元珠密語跋

右元珠密語不著錄於唐志 本朝四庫書目及各家  
書目亦不載惟宋志有素問六脉元珠密語一卷明文  
淵閣書目素問元珠一冊無卷數而錢遵王讀書敏求  
記又稱元珠密語十七卷卷數懸殊按宋林億校素問  
序云王氏元珠世無傳本今有元珠十卷冰自序亦稱  
十卷是則十卷爲原書宋志一字或十字之闕筆耳余  
藏有二本一從儀墨農半耕堂借錄十卷一從書估金

面城樓集鈔卷三

三

春山購得十七卷細核是書爲發明素問五運六氣而  
作素問所言有司天有在泉儀氏本終於對化司天三  
十法不及在泉是非全書也金氏本十一卷紀間化司  
天十二卷至十五卷紀在泉諸法十七卷六元還周紀  
發明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最詳備當爲王書原本所有  
而儀本缺之或後人因原書卷厚重故析十卷爲十七  
卷傳抄者偶得十卷殘本以爲與林億所傳合遂相傳  
錄耳金本有冰自序儀本無之亦殘缺之一證也然儀  
本少誤字今以儀本校金本凡文字異者注之脫者添  
之倒者乙之無者一之皆殊識也其十一卷已後俟訪

得善本再校焉冰寶應中仕太僕令年八十餘以壽終  
見林億校素問注引人物傳而文獻通考作王砮後人  
多從之考砮仕評事杜工部有送其使南海詩爲大歷  
四年作今按冰此書自序云少精吾道苦志文儒後因  
則天理位而迺退志休儒是冰當武后稱皇帝時年已  
非少當在弱冠年也下距寶應元年恰八十餘歲若又  
於大歷四年使南海上距寶應元年則九十餘歲矣有  
是理乎 四庫書目提要不作王砮實爲卓識然仍據  
唐書宰相世系表謂非仕京兆府參軍全唐文小傳因  
之考唐表烏丸王氏下有名崇者京兆府參軍無王冰  
其人不知提要何據或所據唐表漫漶冰字與崇字形  
近因之而誤歟

面城樓集鈔卷三

四

日本刊本七經孟子考文補遺跋

右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日本所刊末題享保辛亥六月  
穀旦梓畢寬政三年辛亥六月再補享保辛亥當 國  
朝康熙十年寬政辛亥當 國朝雍正九年外藩人竟  
能畢志窮經可謂奇矣其書所引足利本多與中國所  
傳宋本合如左傳昭二十年皆未死而賜諡校云無未  
字而字與何義門所據不全宋本同孟子趙岐章指邵  
武士人疏不載汲古校本猶多缺此本每章具載章指

鹽微波榭校梓宋本合固未可以外藩人輕之也儀徵相國督學浙江曾刻為巾箱本此其原刻尤當寶藏之戊申三月記

呂衡州集跋

池北偶談載此集卷首有劉夢得序未附柳子厚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此本無之然池北書庫本係馮乙蒼本則卷六卷七照目取英華文粹寫入固不如此本為得其真耳已酉閏四月識

呂衡州集後跋

宋人萬卷菁華卷之二十九引魏鄭公贊為唐宗臣致

面城樓集鈔卷三

五

唐无疆二語在此集卷九凌烟閣勳臣頌中據頌序云以河間元王為讚首則是贊而非頌審矣當從萬卷菁華題作勳臣贊為確辛亥四月又記

漢雋跋

右漢雋十卷無序文按直齋書錄解題括蒼林越撰而不言何時人據樓鑰序班馬字類嘗偁其書樓序作於淳熙壬寅則林越為淳熙以前人也書錄解題言分類為十五篇其書每卷五篇十卷為五十篇書錄解題當為傳刻者誤倒耳文獻通考亦作五十篇尤可為證已酉中秋後五日

王臨川集跋

右王荆公臨川集一百卷宋紹興詹氏刊明覆板者也按文獻通考王臨川集一百三十卷與此卷數不同尤袤遂初堂書目有王文公臨川集又有王文公奏議此集不載奏議當是別為編錄或文獻通考并奏議數之故多三十卷歟荆公文多用拗折之筆故其文峭刻如其為人近人文章深入八比膏盲不求醫則已如有志治之此集為對證藥也已酉九月朔讀畢識

清異錄跋

陶學士清異錄分上下二卷 國朝陳世修勉之刻頗

面城樓集鈔卷三

六

精緻按讀書敏求記此書四卷補遺一卷自詡全書攷陳氏書錄解題載此書二卷竝無補遺是則錢遵王本實經竄增非學士原書未可據以議陳勉之所刻之不全也庚戌四月記

文鑑跋

右文鑑一百五十卷宋時刻本經元時改印按此書成於淳熙六年而光宗諱亦加以□則其刻在光宗時可知也蓋當時所遇各諱皆空格寫廟諱及上諱等字後經刊補乃改寫惇擴等字故遇此數字皆占二格而敦廓等嫌名則空一格成公書成孝宗賜名皇朝文鑑今

各卷端末仍此名或有刻聖宋者體例未盡一耳要以皇朝文鑑爲定故稱皇朝爲多其有缺皇朝二字獨刻文鑑者則元人改刊之迹中尙有皇朝二字隱然可辨字體古雅其爲宋刻無疑道光庚戌端午後三日蝨書備臺記

儀禮注疏跋

此據正德本前此賈疏單行不附經注也同時李元陽刻十三經注疏於閩中經文下標注字此刻無之明以疏附經注故分卷仍從十七不爲五十卷其中自有微旨耳聞人詮與李元陽同嘉靖丙戌進士今李刻注疏世多有此刻特少偶引殆刻成摹印不多歟余所藏有其校刻周禮注疏不審他經尙有刻本否道光庚戌上元日識

面城樓集鈔卷三

七

儀禮注疏後跋

南雍志云監本初無儀禮注疏以楊復儀禮圖補之嘉靖五年陳鳳梧巡撫山東乃刻儀禮注疏取以入監云云據此則正德本亦嘉靖初本耳以舊監本經疏原皆宋元刻板遞有修補至正德而止故相沿稱正德本其儀禮注疏實新刻於嘉靖初余前跋稱爲正德本誤也二月朔又識

閩本禮記注疏跋

此嘉靖間李元陽刻於閩中世所謂閩本也正義原七十卷南宋時劉叔剛刻注疏乃改爲六十三卷附釋音注疏亦自是以後皆從之宋刻不可得此亦其次矣庚戌中後一日記

覆宋本禮記正義跋

此刻蓋和相國得錄惠校本鏤板京師據惠跋以宋刻單疏七十卷本校毛本此本六十三卷既非惠據之本而惠校之字無有同者當時蓋爲書估所欺以舊本塗乙稱爲惠校及鏤板又不附惠校於後而僅刻其一跋亦何爲哉於以見刻書非有學問人亦不能善如此然其所依究屬劉叔剛本如三十五卷十行本若帛席上此帛作婦五十五卷十行本有國家此無家字章善此作章義又閩監本所闕一皆完具尙可取耳庚戌中秋後一日蝨書記

面城樓集鈔卷三

八

舊抄本太平寰宇記跋

此書每帙俱有毛子晉及其子辰印蓋汲古閣藏本也內闕第四八十二一百一十一至百十九凡十一卷按四庫書目提要稱汪啟淑本闕百十三至百十九凡七卷近世有兩刻本皆從之若朱氏曝書亭藏本有八十

二卷而餘闕皆同其跋云上元焦氏所藏宋本闕卷亦同然則此書無足本以 四庫本爲善矣此本所附校勘間有脫誤不如近刻之詳然以其舊鈔終有佳處故並存於笥以俟考道光三十年三月望記

萬卷菁華跋

右萬卷菁華前集八十卷後集七十八卷續集三十四卷無序跋亦不著撰人核其避宋諱嫌名匡耿恒徵讓樹瑱桓構慎惇等字而不避昀字則是光宗時太學生徒所作也孝經論語自唐時已列爲經孟子列於經亦在北宋已前此書引歸子類中豈當時有此議不久

面城樓集鈔卷三

九

而復故史未詳耶書中分門極繁瑣似爲題解而作取便查檢而已近世流傳頗稀文淵閣書目止載十冊菜竹堂書目止載五冊惟范氏天一閣前後續三集俱全或以其多習見之書少之然其中引孝經鈞命決尙書中候春秋演孔圖劉向洪範五行論春秋釋例三禮義宗五經通義五經異義五經要義五經析疑薛瑩漢記東觀漢記華嶠漢書劉昭補後志序漢書百官表注王隱晉書何法盛晉中興書曹嘉之晉紀劉向列仙傳帝王世紀三輔決錄注陳壽耆舊傳張隱文士傳汝南先賢傳晉起居注漢雜事記晉東宮舊事魚豢典畧時鑑

新書劉氏瑞應圖顧野王符瑞圖環濟要畧張華博物志梁元纂要玉燭寶典胡廣漢官漢舊儀應劭漢官儀

翼鳳凰角書風俗通白虎通桓譚新論唐三朝訓鑿唐職林慎子不下四五十種核之於今或全書已亡其存者或佚其句此書所引猶足以資考證第以碎寶埋沙礫中難於倉卒識拔耳此本爲明人舊鈔較天一閣書目後集缺七十九八十八凡二卷續集缺十九二十二

一二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凡六卷釗暇日披覽將所引孝經鈞命決春秋演孔圖春秋釋例東觀漢記漢舊儀胡廣漢官應劭漢官儀漢書百官表注風俗通白虎通

面城樓集鈔卷三

十

慎子博物志諸佚文鈞沉起墜簽識於各書中復詳記此書之後以俟他日採掇存亡書梗概可見宋人類書雖最下者猶有取如此不獨孝經論語列於子類爲足備異聞已也咸豐元年立夏後二日記

本事方跋

此書爲王陳梁所刻序無年月不知王陳梁何時人也四庫書目提要偶自明布傳甚少此刻每頁十六行殆元時刻耶每卷皆鈐以張鏞小印張鏞中永樂十八年鄉薦官至鹽運使以清苦名行間有朱筆校蓋卽鏞據宋本校者簡端墨筆論方藥極有理間有偶鈺按云

云其何姓氏則不可攷矣

嘉靖本詩經集傳跋

右詩集傳二十卷明嘉靖丙辰廣東所刻丙辰為嘉靖三十五年是時學者尙嚴謹不敢妄改古本此刻如無使龍也吹牛羊下括不可畏也成不以富爰其適歸以篤于周祐幅幘既長等文猶仍舊文爰其適歸句注云爰家語作奚想朱子原本如此較近刻集傳竟改者大逕庭矣近儒斥集傳以是歸過朱子蓋未得此舊刻讀之也頃因寫定毛詩畢并書數語卷末以論讀集傳者咸豐元年五月

宋史新編跋

宋史新編二百卷明柯維祺撰序文已佚近世傳本頗少無從補錄卷首頁有翰林院印蓋乾隆間修四庫書時江蘇巡撫採進又有樂意軒吳氏藏書印吳氏名成德號懶菴其父號容齋藏書甚富北宋禮記單疏本其最著也與惠松崖徵君遊世偁璜川吳氏容齋卒後書稍散佚懶菴重自蒐羅築書樓三楹題曰樂意軒其孫名志忠號有堂亦好刻校古書余藏正德本孫可之集有堂手校字小如蜂蟻端楷可愛然則吳氏讀書蓋數世矣辛亥五月記

周盤銘跋

右盤為斌觀察良物此拓本則琅嬛仙館所藏也其銘云惟王一月辛酉晉侯告平戎既覲於王按左傳僖十一年秋晉侯平戎於王彼晉侯為晉惠公此銘有廼祖文公之文又事在一月則非惠公審矣成公元年傳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彼晉侯為晉景公據杜征南長歷是年一月甲子朔辛酉在二月則一月不得有辛酉此銘云一月辛酉又非景公審矣襄公四年傳云冬無終子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下云使魏絳盟諸戎長歷襄公五年一月戊午朔下推四

日得辛酉據此則銘所云一月當在襄公五年晉侯當為悼公王當為靈王傳云和又云盟與銘云平其義皆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傳載其盟辭昭七年燕暨齊平傳傳盟于濡上魯語齊侯乃許為平韋昭注平和四年冬平戎故五年春一月四日告於周也左傳五年不見悼公覲王之事蓋記載不詳是年傳云王使王叔陳生翹戎於晉當在告平戎之後王以晉既與戎平而戎猶凌暴不已故翹之左氏記此蓋謂平戎第為晉利而非尊周悼公覲王之事徒為夸飾所以從畧也銘又有二月甲午丙申丁酉之文據長歷襄五年二月丁亥朔則甲午為八日丙申為十日丁酉為十一日聘禮

記旬而稍賈疏賓客之道十日爲正一旬之後或主人留之不得時反卽有稍禮晉侯一月四日觀王二月八日然後歸蓋容有留間耳銘云構吾懿親謂王子帶召戎伐京師事僖十年溫遼董樊鄆六邑董鄆不知所在文七年趙盾禦秦師於堇陰在今蒲州府說文鄭蜀廣漢鄉皆非此也遼卽原郢卽陘晉語偁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綸鉏攢茅是其事左傳作陽樊溫原但名數畧異要其銘當非無據矣雖卽鴿字暫卽析字爾雅象謂之鴿鴿與響同聲相假廣雅響分也響卽勞字勞者必券卽倦字說文券勞也从齊者券之省涼較疑卽大戎二路中

面城樓集鈔卷三

十三

物文牡文馬也敲弓畫弓毛詩傳行公羊注定四竝云天子敲弓蓋當時天子寵異晉侯故以天子之服賜之亦如天子有虎賁見國語是時又以虎賁三百人賜之耳左傳有彤弓茲弓無敦弓又不言僕正三人皆文不具也

漢元延長安尺跋

右銅尺阮賜卿所藏長安京兆縣此其所作尺故以名之禮記月令仲春仲秋同度量而漢志同度量無明文考靈帝永和二年嘉量欵云大司農以戊寅詔書秋分之日同度量慮僂尺欵云八月十五日造此尺欵亦云

八月十八日造據此則漢同度量惟以秋分不用春分可補漢志所未詳矣尺之長與晉銅尺等晉尺欵偁周度漢志劉歆銅尺竝同則此尺實歆尺所本也

跋石經尙書般庚殘字

漢石經尙書孔冲遠正義偁爲今文然第提舉夏侯歐陽而不析其何家按此拓本建乃家下空一字蓋般庚旣遷已下別爲篇推之般庚作上亦當空一字別爲篇矣漢書藝文志尙書經二十九卷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惠松崖徵君云伏書二十八篇歐陽般庚出一篇加大誓一篇故三十一據此則

面城樓集鈔卷三

十四

石經蓋本歐陽書也王西莊光祿尙書後案以惠爲誤謂歐陽般庚不出二篇至鄭本始分出之劉攽之其實不然尙書大傳述大誓之文凡百餘字王充治今文尙書論衡是應篇亦偁蒼兕是今文尙書本有大誓特稍殘缺不及河內女子所獻之完整耳故數其全具之篇爲二十八大小夏侯并大誓數之爲二十九朱竹垞太史謂經二十八并序一篇故二十九此說不然按序云般庚三篇伏書果有序則般庚不應爲一篇般庚一篇之文見傳序歐陽并般庚所出二篇數之爲三十一孔氏正義謂鄭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般庚二篇蓋歐陽書孔氏不得見故以爲始於鄭耳東京歐陽之學盛行蔡

邕傳偁同奏定五經者有光祿大夫楊賜賜者震之子少傳歐陽尙書靈帝時以通桓君章句侍講華光殿中桓君卽歐陽學然則歐陽學又時王所尙也豈有奏刻石經不用歐陽本者乎全石不傳此拓本存三十字其與孔傳異者如或稽作或迪予丕作予不按迪由也由從也不其或迪言不從我遷於殷羞進也予不克羞爾江良庭徵君集注云不克進爾於安土皆較僞孔傳義爲勝崇降弗祥作興降不永按詩斯千興與夢韻班固西都賦興與公韻馬季長長笛賦興與重同終韻詩江漢永與方韻蓋古讀興永與崇祥近僞孔以聲近改之

面城樓集鈔卷三

五

甯翔碑跋

石碑在欽州七星坪道光六年州人耕地得之石尙完好惟石角逆缺損一十三字耳唐書南蠻傳甯氏世爲南平渠帥陳未以其帥猛力爲甯越太守陳亡自以爲陳叔寶同日生當代爲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瘴不能進猛力死子長眞襲刺史及討林邑長眞出兵攻其

後云云考元和郡縣志欽州大業三年改爲甯越郡此碑偁長眞軒車薄伐介馬專征又爲行軍總管下云改光祿大夫甯越郡太守按薄伐專征卽指討林邑事在仁壽大業之間長眞至此始爲甯越太守則大業以前欽州無甯越名明矣南蠻傳甯猛力陳末爲甯越大守蓋誤也碑偁猛力宋壽縣開國侯考隋書志有宋壽郡而無宋壽縣方輿紀要欽江廢縣劉宋時宋壽郡治也齊梁因之隋廢郡爲宋壽縣開皇十八年改曰欽江縣爲欽州治蓋古者以郡名其縣往往有之如零陵郡零陵縣桂林郡桂林縣宋壽縣當卽其比而不見隋志者

面城樓集鈔卷三

六

或立名不久故史不載歟贊之名不見於史碑云開皇十四年帝以公衣冠子肩遠來入朝既秉誠心宜升戎秩考北史令狐熙傳猛力驕倨恃險未嘗參謁熙手書論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遣以藥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碑所云贊入朝疑在此時蓋猛力朝而使其子贊之禮經猛力尙在贊不當見於天子故史文畧之歟碑云維兄及弟陳兵林邑下云鋪船新墉之江出寇陔緣之海賊艦千乘公舟二十旭旦幟交侵霄未止考隋書劉方傳方經畧林邑親率張慈李綱舟師出比景尋此碑文則贊實與舟師之役而史亦畧之



當以碑補其闕新墉江不知所在徐邈音見與陔近黎山則安南志畧偁師古讀他佐反禮記釋文過大緣江賊據險又擊走之是其事也昔劍與修廣東通志金石畧十七卷皆所手編獨未得此碑粵中金石若此類可勝數哉茲亟錄而考之俟補刻焉道光十六年五月記於合浦學齋

跋許小琴所藏周鼎圖摹本

此鼎銘竝圖葉公東卿摹以贈小琴少尹咸豐元年春予遊沙灣小琴索子題其上子嘗讀詩六月薄伐玁狁至於大原傳云逐之而已大原者鎬之原去周京千里

面城樓集鈔卷三

七

時玁狁方強吉甫何以不戰而能遠逐之及讀此鼎銘曰博伐玁狁於洛之陽考洛水出靖邊西南界距周京六百里而遙遂啟謀以奇兵先行朽首執俟扼吭擣虛形格勢禁玁狁自救不暇不戰而走然後知吉甫能成遠逐千里之功者遂啟謀之力也玁狁內侵至於涇陽距周京百里而近吉甫拒之是爲正兵啟謀伐於洛之陽是爲奇兵蓋王師之貴多算如此而詩咏吉甫獨不及啟謀者毋亦以奇出於正歟小琴其討論之

新唐書校勘記跋

謹按是書有宋嘉祐本珍藏 天府非人間所得見

別有元大德本南海曾氏面城樓所藏未附董衝釋音成於崇甯五年所據猶是嘉祐本大德本與之多同則大德本亦偁嘉祐本矣今據以校明北監本文字有異引他書疏通證明之附每卷之後大德本經明成化宏治補刊今所據凡補刊之頁則偁成化補刊本宏治補刊本又有萬曆本即明南雍本也內有嘉靖舊刊蓋嘉靖時徵各史板置南雍其中有漫滅者補刊之至萬曆各板更朽壞乃爲重刻嘉靖尚仍成化舊體萬曆則面目一新矣今偁嘉靖補刊本萬曆本汲古閣本刊於崇禎間更在北監本之後雖偁據宋本實以南雍舊本爲祖與今世所傳南雍本間有不同故校勘竝採之至新書與舊書多異同先儒間有論及而未條辨今刺取羣書竊下已意質之通人考定得失非敢附於吳氏糾謬也不揣樛昧用就深是學者正之

面城樓集鈔卷三

六

嵩岳祠碑銘跋

右碑無建立年月碑中段文皆缺泐惟上半截下半截尙多成文可讀今據以考之蓋始光初脩嵩岳祠碑銘也按魏書釋老志載寇謙之泰常八年牧土上師李譜文來臨嵩岳遣弟子宣教云嵩岳所統廣漢平土方萬里以授謙之作誥曰今賜汝遷入內宮太真太室九州

眞師治鬼師治民師繼天師四錄脩勤不懈依勞復遷復賜汝天中三眞太文錄凡六十餘卷號曰錄圖眞經付汝奉持轉佐北方太平眞君出天宮靜論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起眞仙矣始光初奉其言而獻之崔浩異其言上疏讚明其事世祖欣然乃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遂起天師道塲於京師之東南重壇五層遵其新經之制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肅祈請六時禮拜云云與碑所云繼天師寇君名謙又云九州眞師理治人又云遂循科條乃立壇治又云脩岳祠奉上帝之禮春祈秋報諸文皆合然則此

面城樓集鈔卷三

九

碑卽始光初祭嵩岳時所立也始光魏世祖紀年文有云大代者崔浩傳云方士祁織請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帝應期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傳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是當世祖時國雖號魏猶不廢始封之名金石錄有大代華嶽碑卽其比矣顯作顯依據漢校尉熊君碑北魏時碑字體多如此咸豐四年正月十七日記

書東軒筆錄後

東軒筆錄十五卷宋魏泰撰泰好爲僞書此獨署其名蓋記一時聞見朝野事與碧雲駮用意不同王銍跋范

仲尹墓志稱其用私喜怒誣讒前人非也但書中所記傳聞容有失實如陳搏相壽王一條按眞宗進封壽王在淳化五年陳搏卒於端拱二年則搏至闕時眞宗實爲襄王耳寇萊公欲廢章獻立仁宗一條按史爲周懷政事是時萊公已罷相矣狄青征儂智高一條按史俚青下令具十日糧夢溪筆談俚青元夜宴諸將未罷青已度昆侖關則諸將非晨起張立也孫何榜一條俚試卮言日出賦錢易進卷太速太宗怒叱出之自是科場不開者十年按文獻通考孫何淳化三年及第其後眞宗咸平元年復舉行之則停舉實五年耳李淑奉敕撰

面城樓集鈔卷三

三

陳文惠公神道碑一條按六一文集則其子求歐陽公作又王曾志不在温飽一條舊聞證誤嘗辨其歲月不合此皆泰之疎也泰書作於元祐中皆追憶少聞其有乖誤曷足怪哉

書王文正筆錄後

王文正筆錄一卷所言多可據李燾長編頗采之惟俚太宗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竇儼對上時燕服儼於屏間見之不進云云按丁謂談錄作太祖召竇儀與此不同攷宋史竇儼傳儼嘗云丁卯歲五星聚奎子不及見也丁卯爲乾德五年則儼之卒在太祖世矣又傳云宋

初就轉禮部侍郎則儼入宋亦未嘗爲學士文正殆誤  
記耳儀在宋與遷工部尙書再入翰林爲學士史有明  
文晉公談錄云太祖登極儀猶在翰林亦少誤也

讀萬充宗兄弟同昭穆說書後

甚矣議禮之難也孔穎達文二年左傳疏云兄弟昭穆  
同萬氏此論爲之疏通證明可謂卓識矣顧其言廟制  
猶循東漢同廟異室之說竊嘗稽合今古不可通解凡  
有四端古者宗廟之制皆前堂後室周禮攷工記凡室  
二筵注宗廟王寢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據此室深丈  
有八尺若兄弟同廟爲二室地太逼狹烏能容尊俎哉

面城樓集鈔卷三

三

其不可通一也詩西南其戶一室之戶在堂之西由戶  
入室其東南隅謂之宦西南隅謂之奧東北隅謂之窻  
西北隅謂之屋漏若同堂異室則新室之戶又在何所  
鑿於堂東則妨牖室西則妨奧其不可通二也禮新主  
耐廟壞廟易檐若既同廟故主未祧理不能易其不可  
通三也尋此三難求其甚解或者廟室異地如子太叔  
廟在道南寢在道北乎然寢與室不同寢藏衣冠室交  
神明禮曰坐尸於堂詔祝於室若廟室異地行禮睽遠  
其不可通四也然而萬氏猶持之甚確者謂五室可以  
證耳兄弟相及五人五室足容至於六七人將何如耶

且五室爲明堂制宗廟明堂同制謂堂階之崇室室之  
廣修非謂形制同也觀於考工記言  
明堂不及廟而鄭  
注特及廟可見若宗廟見於書顧命詩斯干頗詳竝  
不聞五室萬氏傳會牽合不足典據也然則兄弟同昭

穆其廟亦同乎曰否否唐中宗睿宗兄弟也會要載開  
元四年別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祔睿宗於太廟是兄  
弟別廟之故事也不特史有之禮曰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廟者猶言七世之廟耳故荀子  
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其言三昭三穆亦謂昭穆之班不  
言廟數殷六廟周七廟而三宗文武不在其數今兄弟  
同昭穆而別立廟昭從昭班穆從穆班卽其例矣萬氏

面城樓集鈔卷三

三

見未及此徒爲近似之談遂令博識如顧甯人亦靡焉  
從之甚矣議禮之難也愚慮不可行用爰書其後如此  
後有考禮者將有取於斯

書長樂縣志張守備傳後

道光二十七年冬同年温伊初以所纂長樂縣志示余  
余讀至張守備清齡傳書沙角殉難事不詳伊初曰此  
採訪之畧也請爲我補之余嘗泛舟觀海於虎門至沙  
角臺舟人曰此陳協臺連陞殉難處也臺門西出而東  
北倚山迤南爲礮塚入省海道由東來經臺下轉而北  
余登岸有老卒守臺詢焉對曰初林制軍之禦夷也調

一千五百人命三江協陳公守沙角陳分爲五以三百人守臺一千二百人守後山間道凡四營營皆有壘礮力足相救及琦侯至撤其千人陳乃以二百人守臺左之山麓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夷船從零丁東入經臺陳以礮擊之不能過越日夷以奸民從間道襲臺後所過皆空壘無知者謀者在臺左山望且以爲鄉民也至然後知其爲夷皆走海濱會潮大至二百人遂淹沒夷登山以烏鎗俯擊臺卒不能立足發礮夷船乃過臺下登岸攻臺門破張守備持短兵立門左戕夷入者凡數十人力竭死之陳公接戰重傷死其子某勇甚跳臺外死

面城樓集鈔卷三

三

廣州協把總翟某中烏鎗死守臺卒三百人生不及半臺外冢壘是也沙角既破而威遠遂不可守夷船及省垣矣余聞而傷之及觀於羣冢周覽其故壘尤信烏乎古今用兵未有不走間道勝者知敵之所以勝則知己之所以守惜乎當時見不及也然關提軍名知兵乃以沙角爲號令臺著其說於籌海集中是則沙角不以爲重地自大將已然又何怪文臣哉斯足爲輕視間道前車也已伊初曰然時北風正勁洶洶撼屋瓦有聲爰奮筆書其傳後且牽連詳其事之本末云

何邵公贊 并序

何氏公羊之學義古例奧讀者往往疑之如黜周王魯嬰齊禰兄衛輒拒父邾婁叔術妻嫂其尤也然以釗測之人言蓋誣妄焉傳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解詁云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其義於王者惟王者而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據此文則是託王者之義於魯而已他注有所謂春秋王魯者亦謂託王於魯非直以魯爲王也託猶寄也傳不云乎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如直以魯爲王何乃僂文王哉古者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氏王父字則繫王父字於孫上如僂仲孫叔孫季孫傳曰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此言不僂公孫嬰齊之故蓋僂公孫嬰齊嫌與公孫歸父同僂則後歸父之義不顯也傳解之曰爲人後爲之子也者此約儀禮喪服之義以况嬰齊言若爲之子也其文義猶僂公元年傳曰此非子也其僂子何臣子一例也云爾傳又曰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僂仲何此言不僂仲孫之故嬰齊繼歸父爲大夫據世大夫之例是嬰齊之世與公孫之子同次公孫之子當以族紀故嬰齊亦以族紀明其支所從來也傳解之曰孫以王父字爲氏也者言

面城樓集鈔卷三

三

惟孫乃以王父字爲氏嬰齊不言孫明嬰齊是繼歸父  
爲大夫非以仲遂爲王父也何氏解詁云不言仲孫明  
不與子爲父孫其言昭然明白矣至於蒯賁入戚齊國  
夏衛石曼姑圍戚曼姑受靈公之命以立軌義固可以  
拒蒯賁輒於蒯賁入戚之時但當責其不避位不能加  
以拒父之名解詁引論語子貢問夫子爲衛君事正以  
明輒當讓也叔術讓國傳賢之非賢其妻嫂凡此二事  
傳皆有明文說者猶或誣妄况其與義乎邵公爲公羊  
學閉門覃思十餘年然後成書學者欲以耳食膚受譏  
謂之多見其不知量而已因讀解詁有感於此爰爲之

贊其詞曰

面城樓集鈔卷三

五

於惟漢京公羊孔昌攻仇討賊有功素王後人曰否黜  
周王魯拒父禍兄三惑其蠱卓卓邵公博通六經尤篤  
此學條例研精周道已傷乃賢伯討新周之云黍離同  
儔於魯託王義本孟子天子之事知春秋矣圍戚非輒  
厥惟曼姑臣受君命子豈父圖仲後歸父氏不併孫惟  
繼大夫匪亂弟昆人言謬悠世莫能辨集矢先儒傷哉  
淆亂嗚呼邵公學浩浩徐彥猶誤曰善妻嫂而况餘  
子誰其剗通繡惟大義嗚呼邵公

記沙鑽

沙鑽之事權四材之長短以爲無牙之輪而倚轉之刃  
也者以爲入沙也軸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激  
水也筓也者以爲任浮也四者一有失職不能爲良凡  
取軸之道二鐵梨爲上紫荆次之非鐵梨紫荆則不沉  
凡斬軸長十有五寸五分其長四在上以爲之身一在  
下而殺之以爲之骸骸圍六寸當半之當其未入刃也  
望之掣爾而織也三分骸圍益一以爲身圍竝其身圍  
以爲之鑿鑿已深則傷軸已淺則設輻必大杙凡爲輻  
水松爲上凡斲輻小則失勢偏則畸重是故十分其刃  
長以其五爲輻廣亦分其廣益一以爲高十五分其高

面城樓集鈔卷三

五

以其一爲之厚窪其面隆其背自齒至於蚤微殺焉五  
輻若一無所取諸取諸均也凡設輻毋偶偶則左與右  
直及其用之也左欲旋而右制之則難爲轉矣是故竝  
其軸之圍而五分之以設其輻水之行於輪也前輻迎  
水轉而後後輻受水轉而前次第推之如人爲之推焉  
無所取諸取諸疾也凡設輻已高則浮已低則闕沙是  
故四分軸之長而中設輻焉去刃蓋八寸無所取諸取  
諸不蕪也凡爲刃重則不靈輕則不入是故以軸身之  
長爲刃之長十分其長內四之鏑六之以其內之長爲  
之圍夾其內而孔之關其骸焉三鏑廣皆一寸有半重

一百有二十二兩今夫刃之鏢刻則是以刀割沙也故雖有礫礁弗之能拒軸之勢沉則是以鐵投水也故雖有勁波弗之能漂輻之機得則是以水轉水也故雖有厚沙弗之能滯然而非人持之則傾刃軸輻胥失其職此無故惟已重且無氣以為之攝也是故以其軸之長為箭長五分其長以其三為之圍凡為箭無過篋竹厚無過十分寸之三中空二寸有十分寸之四上節距下節無過一尺齊其上節而截之遠其下節四寸而截之以冒於軸軸上建築焉長六寸圍一寸有十分寸之六挺四寸內廣一寸有十分寸之二外廣十分寸之七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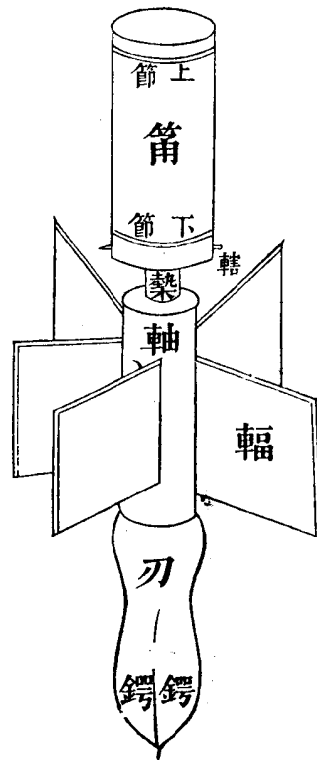
面城樓集鈔卷三

三

一寸以入於軸而出之十分槩之長七在下三在上而稍其盃十分寸之四以木為之轄而鍵其箭箭必密無使水入焉然後可以攝軸水激軸則傾以箭鼓之旋傾旋起如人持其上倚而轉之故雖有勁流弗之能偃無所取諸取諸浮也軸沉箭浮然而不能立者此無故惟水淺不及沒其箭積不厚則負箭無力也水深箭浮然而又不能轉者此無故惟水平不流流不疾則激軸無勢也故四材既得水不失理謂之器之良

中立謹案沙鑽一器道光十五年先大人疏靈洲河時命工做製試於勁流中投之果能倚立水底旋轉不停遇有厚沙隨鑽隨起水行沙去弗復淤積誠濬河善後之良器也借當時未及多製以廣其用茲

繪圖於後俾讀斯記者有攷焉



面城樓集鈔卷三

三

廣州總督軍門銅鼓記

道光十有八年春制府南陽公治軍政於廣西梁蔭林中丞以銅鼓遺之歸寘聽事中劍以建初尺度之高二尺有二寸強三分其高益二以為面圍竝其面之中設隧焉徑一寸有十分寸之六十分其面圍損一以為腰圍二十分其腰圍以一為邃延身兩旁設耳四耳廣一寸有十分寸之五兩耳相距三寸有十分寸之九面四維設蝦蟇四若相逐然皆長二寸弱廣一寸後高一寸首高十分寸之五身周方罨文其暈四十三以帶三分之上下皆十三中十七面雷文其暈九精細如畫非

秦漢人不能製也考銅鼓之說有三一以為駱越人作  
一以為伏波一以為諸葛丞相按後漢書馬援傳交趾  
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璽書拜援為伏波將軍軍至  
合浦緣海而進據此則援之征交趾從湖湘入離水至  
合浦浮海若柳州賓州皆非經由之道而皆有銅鼓宋史  
五行志元豐七年賓州獲銅鼓柳州  
志融縣銅鼓山下得銅鼓為銅鼓灘是銅鼓非伏波作  
一證也傳又偁援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不言其鑄  
銅鼓事且銅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必非一鼓所  
能成如毀多鼓以為之駱越非乏銅成物不毀援豈殊  
情東觀漢記藝文類聚引載援奏以所得駱越銅鑄以為馬

面城樓集鈔卷三

三五

則援得駱越銅并非得銅鼓甚審范書云得銅鼓或當  
時之誤或後刻之譌鼓字疑連鑄字讀謂乃鼓鑄為馬式道章懷注之則流為丹青矣  
虞喜志林太平御覽引述銅鼓事無一言及援喜晉人去援  
時校近是銅鼓非伏波作又一證也至諸葛丞相蜀志  
注引漢晉春秋第云遂至滇池滇池今雲南省非粵西  
地今粵西所得銅鼓相傳云諸葛瘞以鑲蠻其誣固不  
待辨矣裴淵廣州記後漢書注引狸獠鑄銅為鼓鼓唯高大  
為貴初成懸於庭尅晨置酒招致同類來者盈門然則  
銅鼓實駱越人作漢晉以後雖有鑄造其製多花草文  
且畧粗此鼓雷文絕精色瓜皮綠黝然而光與古鼎彝

相類其為秦漢前物無疑雖然銅鼓歷數千年無所屬  
獨屬之伏波諸葛二公何哉夫二公於銅鼓非惟不鑄  
亦不必得而後人猶以屬之蓋物雖工非人不傳不獨  
銅鼓然也南陽公遭際昇平非漢時比而且申明舊制  
約束粵人趾美伏波立法施度科教嚴明趾美諸葛然  
則荳林中丞以銅鼓歸公豈偶然歟廣州總督軍門故  
無銅鼓有之自公始不可無記并考辨舊說以諄來者

面城樓集鈔卷三

三

面城樓集鈔卷三終

面城樓集鈔卷四

南海曾釗著 番禺陳璞編

與任文田先生書 甲戌

昨從書肆得拜光儀不以其愚無識輒示所輯字林一書奉歸夜誦忻然達旦蓋微特為古人幸也僕比年讎校說文繫傳凡六書之書自玉篇已下多所搜畜而尤欲購字林一證其是非然久之不可得而經典釋文文選注諸書所引則又散見雜出如入琳瑯天府百藏千厨玉璫竝陳卒難覓收及讀先生昆仲著書乃知千古奇珍已有人收而內諸匱中待識者挹領而不自吝秘

面城樓集鈔卷四

也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僕之忻幸宜何如其違立異同哉然竊惟古籍散佚非一二人之責况僕幸承指導奚敢諱其憤悱而不言請畧陳之伏惟諒察支部歧僕謂當从玉篇收入立部按歧訓倚也詩伐木倚矣箋云倚猶倚倚立不端也故歧从立支聲而誤收入支部則自正字通始口部圍下注云此字說文無僕謂無圍字者毛氏刊說文本則然耳汪刊小徐繫傳猶存此字集韻於圍下亦引說文云則許氏書本有可知也口部呀大空兒僕按文選西都賦注如此大著作大空也則據後漢書班固傳注然攷司馬上林賦注鈔呀澗谷形容

也司馬彪云大兒則漢書注作也字不如文選注作兒

字之確手部挽注大杖僕按明本五音韻譜毛本說文注本繫傳皆作木杖大著作大字似據後漢書禰衡傳注然傳云三尺椀杖三尺奚大之有則彼注所引恐或字誤耳自當从許氏本書改正也至於文選注諸書引字林而大著作漏畧者亦數十條如西都賦注引字林云叢聚兇南都賦注引字林云亘竟也穀梁傳釋文引字林云蜎尹緝反史記索隱引字林云挽他活反諸如此類似當分部補入第恐僕年少名卑受性又最愚陋於學多所未通前輩論議罕所聞受凡茲愚管亦猶河

面城樓集鈔卷四

濱之人奉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而已耳雖然先生昆仲方以表章古籍是任苟凡有裨古籍者雖芻蕘小子猶將下訪之譬諸修千百年史書一人總其成其朋佐者數百十人不以爲多廣採稗官小說不以爲濫何者不如是不足成一代信史而使後人不得疵議也與其批摘於殺青之後孰若嚴覈於議梓之前故僕愚不揣輒縷塵觀覽倘矜其意而原其妄不惜時賜示及使得改竄其非以無獲罪古人則幸甚矣不宣

答口蒙泉書

承問堂室淺深廣狹之度周禮攷工記乃言三代明堂



非大夫士制儀禮注疏於此尺度亦不甚詳惟以侯道  
 推之燕射在寢庭用鄉侯侯道三十丈庭三堂之深庭  
 既能容三十丈之侯道則庭深亦三十丈三分之堂得  
 一則堂深當十丈然此連室計之未暇晰言也憶伏生  
 尚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  
 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  
 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  
 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  
 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以  
 一為高有室無房堂鄭康成注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  
 之內此言堂室廣狹之度最詳然又未言堂室深也檢  
 匠人疏引大傳云周人路寢東西九雉此并序南北七  
 雉此并室室數之故日室居三室居二雉蓋三可與  
 前說相備據此則天子堂廣十八丈此除序深十二丈  
 室與東西房各廣深九丈東西序各廣四丈五尺深十  
 二丈公侯以下以此遞推可知也皆以廣九深但以鄙  
 意言之盛邑建崇義祠似當用士制又大傳無大夫之  
 文或伯子男五雉之下分為二等大夫廣四雉士三雉  
 亦可此禮蓋以義起張皋文先生嘗言之然匠人疏亦  
 只言天子之堂深而未及士今試以意推之士堂深蓋

四丈廣六丈東西序各廣一丈五尺室蓋深三丈廣九  
 丈所以廣如此者通天子至子男所謂堂房之制皆名  
 之曰室也至於以大夫廣四雉計之四雉十二丈深應  
 九丈三尺與以侯度推得室深亦一雉三丈以九丈三  
 尺除三丈則堂廣八丈深六丈餘東西序各廣二丈也  
 鄙見如此未審合否乞裁之  
 與宋于庭書 甲戌  
 承示尊箸封禪議野有死麕辨皆能發前人所未發惟  
 堯典中星辨力闢前人之說以為非歲差鄙意竊不謂  
 然又車制解謂軫加軻上軻加軸上其崇已逾八寸亦  
 似誤以圓徑算方徑蓋圍徑方與圓不同圍圍求徑大  
 率三之一方圍則徑四之一此皆軾與軻當免之圍皆  
 當以方圍求其徑軾徑二寸八分弱當免之圍徑三寸  
 六分強合之約得六寸四分準七寸尚餘六分以為伏  
 兔之抵其伏兔在軾之下當從賈疏蓋輿板厚以一寸  
 二分為率本周禮疑以置伏兔必不能固故知賈疏在  
 軾下之說是也其軻踵承軾下疑別橫一木以制之謂  
 之衡任衡橫古今字耳鄭注謂駕馬之衡似誤其在輿  
 之而正故與軻同祭若謂軻之踵當入軾中如足下之  
 說按軾徑二寸八分弱除與軾平之輿板厚一寸二分

更爲輶踵之鑿一寸九分強合之已三寸一分有奇豈  
軫徑所能容耶鄙見如此未審有當否伏惟核而改之  
不宣

答吳石華書

乘車以轂徑上下輻牙并計六尺六寸而大車獨以轂  
徑一幅四尺五寸上下牙并計九尺爲例不一豈云吻合此  
釗所以不敢強附解也釗前書云當免徑三寸六分蓋  
本鄭注圍尺四寸五分之二推得足下本車制解當  
亦不相遠毋乃誤以圍徑起算耶又車制解訂鄭注軌  
前十尺之誤似實據誤本記云軌前十尺自有明文鄭

面城樓集鈔卷四

五

何至誤其注云合七爲弦此與弓人合七成規文同謂  
輶弧爲圓半周七爲弦當以弧矢法求之非謂以十尺  
爲弦八尺餘爲股如車制解所云也注又云以求其股  
股則短矣以句股言不以弧矢言者此卽句股割圓法  
圓之爲弧曲方之卽爲句股古法有句股而無弧矢故  
鄭不言弧背仍言句股耳車制解讀合七爲合七遂有  
此誤此以知精刻之可貴也足下如更有所得希勿吝  
教爲望

與馬止齋書乙亥

觀望溪先生文最愛其讀孟子書柳文後左忠毅公逸

事三篇耳其文大抵以理法勝才力似有未到故簡淡  
者使佳至傳誌多用紀言體亦所謂善用其短也竊謂  
文字當從難入難故有力力所以負其氣韓公自言其  
初爲文陳言務去夏夏難之今觀謝上表平淮西碑曹  
成王碑送鄭尚書序石鼎聯句序與孟尚書書等篇筆  
筆見氣句句見力所謂從難字過來者若其他文從字  
順之文意皆應酬所作顧其氣醕意厚閱肆不失爲大  
家至宋代歐公只學得送王舍序馬少監墓誌諸篇而  
望溪學歐所學又雜以歐之氣法故奇崛終未得耳僕  
非敢論議前輩但晚學無師法妄欲剖判流別以定所

面城樓集鈔卷四

六

適從然未敢自信其是竊聞足下從事此道有年又酷  
嗜昌黎兼愛望溪必有得其深者故率爾言之不自惜  
其僭罪有以教我則幸甚

與陳觀樓先生書

昨賜讀段若膺六書音均表焚膏披誦喜其剖析甚精  
第恨日間課徒未能一心探討爾然其中亦不能無疑  
者如詩經韻譜鄙風我以爲君以君韻奔考奔从賁省  
聲賁從卉聲是古讀君似當如畏也易革象傳順以從  
君君亦讀如畏與炳蔚韻而若膺讀君與今音同遂謂  
炳讀如份蔚讀如盪豈知蔚雖可讀如鬱古音鬱同盪

然說文引易其文斐也斐字豈可讀如氲耶至炳讀如份未見所據其意亦謂炳難與蔚合韻故為此武斷耳不知考工記視其綆鄭司農曰綆謂輪輦戴東原釋車自注綆算聲相邇夫綆从更聲更从丙聲此炳亦从丙聲則亦可讀近算也炳蔚古既入微部則尹自不入痕部考君从尹當言尹亦聲說文不言聲者或寫脫耳尹說文治也以聲義相從之例推之是尹聲亦近治爾雅釋草蒹葭華榮釋文葭樊本作葦尹葦聲近故可从尹亦可从葦尹既近葦故知古讀君當如畏也又爾雅君姑漢律謂為威姑威亦畏聲近而段氏讀奔為本平

面城樓集鈔卷四

七

上阮雲臺相國書

秋仲李孝廉能定自 京師還奉到頒發江君韻書王氏二十一部韻表并擲回二十一部韻稿本訓誨諄諄不勝感佩到竊以為韻出於聲聲著於字之偏旁十而七八其餘象形指事諸文雖非諧聲而皆以聲載義故即義可以尋聲之部分第今世所傳之廣韻凡四刻明中涓本曹棟亭 國朝刻本皆未見顧甯人本與澤存

面城樓集鈔卷四

八

堂本雖注有詳簡之分而其韻字大畧相同往往疑澤存堂本譌者檢顧本復如是偏旁既誤韻無所歸不得不推原說文以求其形聲之本說文無者又不得不旁徵玉篇集韻以求其沿譌之故即如寢韻之朕為朕古文甚不可解觀集韻而後知為解之譌據欵識而後知奔即奔之異文朕騰等字入蒸部戈部羸从羸聲與戈韻遠觀集韻有羸無羸然後知羸从羸入戈部皓韻顛从皇聲觀集韻而後知皇為臯之譌又如虞韻涓逝不知所以觀玉篇而後知當从冒从匚凡此皆以定字之偏旁即以定字之聲韻故旁涉玉篇集韻不以為繁也

但不審有當否耳

答程茂堂都閩書 甲辰

昨奉手書備聆種種到當時築臺頗費經營向未嘗自陳茲因明問請畧言之當夷人既歛而畔也燒石船數十艘礮斃多命且聲言攻大石村制府震怒委到等防堵到以為現在守法應由內及外於是與何魯人太翁商先守大山馬頭廟以固大石村且控官山門旁通大石之路尋又偕劉明臺守戎駕小舟至新造履勘守地明臺病足瘡不能行到與其妻兄黎贊福由新造步至大岡邊察其地可以設守惟地對深井口逾半里許不

能兼控旋步至蚺蛇山黎贊福指山外曰何如釗謂此在深井口之衝礮路已過其下况地無屏蔽論船堅礮利我不如夷願欲與相角更非自爲不可勝之道乃從蚺蛇頸南下至今築臺處望沿山水綫知其流必深沿山流深則對流必淺夷船畏淺不得不竝山足深流而進然山勢高陡能蔽夷船橫身之礮使不得發夷船至山足僅露船頭我礮卽攢擊相距僅二百餘丈我礮所中彼船堅則推而漩於淺不堅則洞穿莫我能禦而彼船頭礮直擊他所與我臺無與其船頭橫身又無礮是不啻使夷人駛無礮之船甘受我礮而奪其所恃也且

面城樓集鈔卷四

九

蚺蛇洞山從東來斗出海中內南而外北夷船乘南風入虎門至是轉居下風而我置礮於山南麓礮路北出悉占上風又其地適當深井口夷船分道而進亦足兼控故論此處地利夷不如我今築臺爲正防大岡邊爲犄角夷船必不敢入此孫子所謂伐謀也於是囑表弟潘祥身往督工揚言開墾種植越數日釗由大石移在蚺蛇洞內之山屋村李家祠猶慮蚺蛇山與夷船相距不及二里聲息可聞乃潛僱近村農人買砂入蒲囊乘夜扛至今建臺地出夷人不意僱工連晝夜堆成礮塚置礮其中顧向來臺形或圓或橢或方其礮路皆散而

不聚足以破賊舟而不足以洞夷船釗乃創爲之字形使臺曲如蜎縈夷船出山足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及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之礮集擊船頭爲正其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之礮集擊船尾爲奇倘夷船冒死闖入臺前則第十四至三十一之礮迎擊爲正第六至第十三之礮橫擊爲奇如夷船又稍進則蚺蛇洞之礮皆爲正大岡邊之礮皆爲奇奇正相生循環無端礮勢聚擊首尾受敵夷船雖堅豈能飛渡哉雖然塚卑臨海易於衝突猶可慮也乃於塚前剔溝以限之溝北地又掘品字坎以爲阻焉礮勇皆近村農民

面城樓集鈔卷四

十

孫子所謂散地又可慮也乃於塚後三丈許剔溝以斷其後而一其志溝外又設土塚置噴礮及子母礮以護前臺此當日築臺經營之大畧也至於用礮之法當時常謀及矣以礮口照星瞭左右人所共知也以句股算彈子所出高低人所不知也譬如礮身長八尺礮口高一寸則彈子至一百丈高一尺二寸五分矣若礮口高一寸則彈子至一百丈竟高一丈五寸其能中船乎釗乃以硃綫識礮身之右從礮口通至礮尾以求地平之綫使礮勇瞭頭平視度礮口之硃綫不過高礮尾一二分而止則礮彈高下尺寸可自操矣礮塚既曲礮彈必

聚人所共見也一發之後裝瞭不及人所無如何也釗乃分礮位爲三班譬如十礮同擊一處以一四七十等礮爲一班二五八等礮爲一班三六九等礮爲一班第一班礮已發卽趕裝藥推歸原位迨第三班礮發而第一班礮可復發矣此卽連環鎗法惟連環鎗直行進退礮則橫列迭發矣然此特守臺之事耳假令後路疎防則臺亦不能守蚡蛇頸及冲天鳳山腳設礮以防近臺後路其冲天鳳山外有二路曰馬鞍岡曰莘汀夷人常登馬鞍岡以千里鏡窺我臺若由此逾田陸薄北村可襲冲天鳳臺而奪蚡蛇洞之援故設備字壯勇於山上

面城樓集鈔卷四

十一

河則蒙閣下之惠豈獨釗一人哉釗去年撤防後此臺經委員重修毀原築二十九至三十一礮塚其礮遂不能擊至蚡蛇洞山足之外有正無奇似爲可惜然其地尙在臨時堆沙囊爲塚置八千觔礮亦可用也茲并及之伏乞卓裁不宣

陳觀樓先生傳

先生姓陳氏諱昌齊海康人也乾隆辛卯第進士明年授翰林院編修充三通四庫

面城樓集鈔卷四

十二

與盜爲市然其地少田民食於漁者數萬戶嚴一切下海之禁則無以爲生故先生嘗曰吾輩爲官不能弭盜養民乃畏民通盜絕其食邪而巴圖魯一等侯德楞泰以奉

如夷人由石頭嘴登陸度田陸則率而下守北村西口外種梅高地以木發煩及子母礮俯擊之若由沙路登陸經莘汀而來則率元字壯勇守北村東口外之山坡與莘汀石牌坊隔田以木發煩及子母礮平擊之善字壯勇以大鳥鎗守得勝岡下助其聲勢此六韜所謂處山之陽備山之陰也或示其守形或不示其守形使夷無從窺測此又孫子所謂形兵之極至於無形也當時未敢告於人去年四月撤防瀕行乃語屈道卿以其處閣下知兵想皆在計中所以復縷陳者區區苦心非閣下無可與言抑藉大才以告守者使夷人永不復入省

命閱兵至不知其意以爲海禁未嚴也謂曰盜易盡矣海岸添設防兵晝夜巡檄無使一人下海則水米道絕水米絕則盜不斃則散矣先生曰侯固未身其地耳因以指畫地作海形勢而言其故侯默然久之稱善初先生官刑科時建白以爲廣東海防舊分三路廣州中路惠潮二府東路高雷廉三府西路昔人皆以東路爲最

要沿前明備倭舊說耳我

朝海波不驚所謂海防惟內地會匪與洋匪相表裏而中東二路督臣提臣駐節之所盜匪尚有顧忌惟西路僻在一隅若雷州之瀾洲高州之廣州灣廉州之江平爲匪船往來避風要地可以設法截勦明年又奏曰高雷廉三府土曠人稀城村鎮市相距遼闊在塘汛官兵實有鞭長不及之勢惟沿海居民自少採捕爲業習拳勇熟水勢向爲匪所畏懼自經招誘從匪者往往有之因思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居民旣惟利是圖可爲盜卽可用以捕盜乞令地方官於附海村莊明張告示有能

面城樓集鈔卷四

三

相率出洋剿捕或乘匪上岸併力殲擒送官驗實者除將所得軍械繳官庫外其財物及陸上或有匪產概給與充賞卽經聽誘下海之丁壯若能禽匪連船械投首亦准免罪一體給賞其禽獲勾引助充之會匪確有證據亦視此例其言事明切而中機宜類如此及在溫訓軍卒繪海道圖方欲有所施設會桂部議降調遂歸一十五年卒年七十有八著有經典釋文附錄六卷大戴禮正誤六卷淮南子正誤八卷呂氏春秋正誤一卷楚詞音義一卷測天約術一卷營兆約旨一卷囊玉秘旨別傳一卷賜書堂集六卷先生歷官中外數十年未嘗

一至權貴之門在翰林時和相國珣當國欲招致之竟不往在溫桂部議

上命刑部尙書景祿光祿寺少卿吳俊按其事或語往謁辨之不可溫厥造戰船動支帑不及十之五以是歲負責數千金會鹽運使某入覲大吏委權之先生曰此脂膏之地也卒不就卒前一日謂其子簡曰吾以清白遺若輩於願畢矣何用錢爲及卒幾無以殮

面城樓集鈔卷四

十四

曾釗曰先生在京師與戴東原王懷祖善東原論學少許可好漫罵獨折服先生懷祖有子曰伯申博學負氣不肯下人懷祖患之命謁先生論大戴禮記往返千餘遂屈釗少聞其事以爲必魁偉人也嘉慶二十三年冬先生以修越志來廣州釗幸從其後接言論風采乃恂恂儒者旣卒江鄭堂吳石華皆言先生善拳勇擊刺烏乎賢者固不可測哉

鄧徵君別傳

徵君名涓字粹如一字樸庵姓鄧氏東莞人少有高志年十一歲春日侍父登樓命賦詩落句云置身高百尺舉手摘星辰父異之弱冠遊府庠有聲識與不識皆以騰達期許然徵君讀書郡城北之三元宮獨愛白沙陽明諸集稍稍習靜行導引術有得旋讀程朱遺書乃悟

其非遂棄去不事遍讀歷朝儒先書有志正學一言一動日記之爲乾惕錄以自省粵自白沙倡學江門士率以養出端倪爲宗其實白沙讀書至勤每倦時以水沃其足與朱子卽物窮理用力久一旦豁然貫通之說不異而世儒不知也徵君纂言行錄因及於諸名儒凡見史傳地志文集者蒐輯靡遺得若干卷又以餘力著嶺南叢述茶山家譜主一齋隨筆家範輯要寶安詩正若干卷蓋其生平著書自樂一切科名得失泊如志素定也性尤廉介不苟取於人嘗歲饑傾貲賑族人米又性好書往往棄產購藏用是家益落而終不易其操道光元年舉孝廉方正當是時自督撫至知縣皆耳徵君名而徵君未嘗干以私惟聚徒講學而已久之以貧病卒年七十五易箒時賦二十八字云虛度韶華八十年立功立德兩茫然兢兢惟有存眞性還與蒼冥一昊天其憂道不憂貧類如此

張馨泉孝廉家傳

君名杓姓張氏號馨泉先世浙江紹興人父某遊幕廣州僑居番禺遂爲番禺人少聰穎異常兒雙目炯炯坐黑室中往往露其光如兩炬射人讀書過目成誦不忘人稱爲神童同里鄧某奇之招至其家讀書以女許字

面城樓集鈔卷四

五

焉弱冠爲古今詩駢麗之文輒勝其儕偶時有陳仲卿墨者十餘歲以詩名不可一世惟畏服君不敢睥睨視然君不自滿假四十歲後折節治經學攻隸書凡說文隸釋隸續金石文字之書考證十三經注疏之說研硃蠅頭小字錄於簡端晝夜不輟手道光辛巳阮文達督粵開學海堂課士君爲首選壬午延入節署課其子嚴日督課夜點勘羣書恒達旦不寐目力過竭膏乃大作遂辭出明年主南雄道南書院講席歸而雙目瞽矣君爲人短小有氣與朋友同禍患不爲威武屈性豪雖貧得潤筆錢輒散諸朋友之窮者代單寒士謀如切諸己

面城樓集鈔卷四

六

不滿其意不休教學徒尤循循不倦從遊者成就甚眾梁玉臣國珍韓珠船榮光陳棠溪其銀曾子充猷需其著也目既瞽貧益甚而豪如故年七十一歲卒幾不能殮君中嘉慶戊辰科舉人嘗銓選教諭以目眚就國子監□□家居爲學海堂學長平生著作不自顧惜卒後其子輯其遺帙若干卷存於家

曾釗曰君感外舅之知鄧孺人于歸而卒矢不再娶及目瞽然後從友人力勸置妾生子藉以輯其著作嗚呼有文爲不朽然則君之瞽殆君之所以不朽也君爲人奇而天之所以待君者亦奇哉然而酷矣悲夫

安徽六安直隸州知州馬君家傳

馬君名福安字聖敬又字止齋順德縣人少聰穎讀書數行下嘗夜讀文選班孟堅兩都賦鼓再下背誦不遺一字然好先儒語錄立志與古賢豪相頡頏不屑屑以記誦自域年二十二充博士弟子員嘉慶二十四年舉於鄉道光九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四川犍爲縣知縣人咸惜之而君獨自以爲幸曰知縣親民之官可以行吾志矣既上事卽議裁陋規將次第行之丁內艱服闋揀發福建署順昌縣順昌當閩省南北衝故多盜長汀兵餉過境被搶君捕之不得要領先是縣

面城樓集鈔卷四

七

有劉三妹者大猾也與胥吏勾通前政歷緝之不能獲君廉知其居竝默識所從入之路故事知縣初上事軍徒人廷參君呼而語曰若能從我捕盜乎皆對曰可請所之不答夜三鼓下將至劉所居劉跳去君追而獲之置之獄至是出而問焉對曰久在獄中雖有聞亦不能悉君遽脫其郎當而與之酒肉曰若必知盜蹤勉爲我行劉諾去不隨一役餘五十日獲十一人以歸果巨魁君大喜解諸省大吏才之題沙縣知縣委署詔安縣君赴詔安忌者甚諸盜翻供詞坐失入罪落職詔安民誤謂君爲虧空也置十櫃通衢投之錢一日得五千貫君

不取強之乃舉以益育嬰堂孤老院書院諸經費當是

時民皆不平君獨泊然置度外至省寓候部議延建邵兵備道徐公繼奮聞之憤然曰馬令所獲十一人有經某親訊無異詞者今若此某不敢庇護屬員亦豈能視屬員之受屈而不爲之伸雪乃謁督撫白其事鍾公祥時總督閩浙令堂訊諸盜日當午坐堂上布政按察兩司及徐公夾坐皆南向忌者西向坐諸盜北向跪徐公問曰昔者若云何盜熟視轉目忌者曰不敘不翻也鍾公悟曰案定矣吾固疑之幾失吾良吏乃奏請開復君爲吏廉吳中丞文溶初至卽知之及開復滋欲委善地

面城樓集鈔卷四

六

爲調劑計而君請漳浦吳公曰漳浦罷做不可重累君君謝曰公爲地擇人不爲人擇地且漳浦民陷水火久某不敢避難坐視遂署漳浦縣知縣漳浦善械鬪南路尤甚命案積數百蓋歷十餘年矣君至執巨盜四人斃杖下威旣行則滅騶從獨身至其鄉爲文諭其首領洪拔山邱峙梁諸人皆匿不出君日至洪書塾與蒙師言久之蒙師感其誠入言之洪拔山乃與各紳耆皆出見君勸諭愷切皆感動願洗舊習繳於官不復鬪至邱亦如之凡五閱月而二姓始和好如初爲捐廉設鄉約命兩姓公舉族正分治之且命設壇矢於神自後世世永



不肯約立大石碑記其事當是時觀者如堵兩姓父老子弟交拜壇上歡聲雷動咸謂康熙陳汝成後無此好父母云由是東西北三路聞風聽命凶暴之俗頓革已而吳公

陞見

上問福建循良吏吳公以君對越數日有

旨命各省督撫保舉道府州縣實心愛民治行卓著確有實跡可據者以聞吳公保薦三人徐公繼畬劉公耀椿州縣則君一人而已奉

硃筆圈出調取引

面城樓集鈔卷四

十九

見會海口有夷警以君得詔安漳浦民心奏留團練防堵事竣引

見諸大臣皆指爲閩省循吏爭相認識越二日

召見稱

旨發江南補用遷六安直隸州知州丁外艱歸服闋引

見奉

旨仍發安徽到省邸病卒年五十八君好讀書手不釋卷自經史諸子以至唐宋大家詩古文詞無不能上口尤熟於西北輿地險要口講指畫聽者如親至其地性孝友愛其庶弟過於所生父母有不豫色卽長跪請在

鄉黨恂恂然而事上官則抗直不肯少屈居嘗儉約十年不易一衣每當貧乏無聊輒誦孟子動心忍性飢者易爲食二語以自廣而好施與又若自忘其貧者其自憐爲歸也西潦大至田廬淹沒窮民替替君搜囊出千金倡賑凡六月所活不下萬人服闋將北上行裝蕭然猶分贈諸友之貧者及卒幾無以殮著有鑑語經世編十六卷明代名臣傳贊十二卷止齋文鈔二卷賈冬詩存一卷藏於家

贊曰余與君爲秀才時同治古文詞所宗各異議論不相入而相知益深君居嘗以宋范司馬 國朝陳清端

面城樓集鈔卷四

二十

自勵聞者竊笑之余獨信其不謬也向令仕福建時不爲忌者所抑蹉跎歲月勲績必大有所成就然向無徐公爲之申雪又安得漳浦以發其蘊蓄哉然則君亦未可謂不幸也太史公贊晏子曰爲之執鞭所欣慕余於君之遇徐公亦云

祁公竹軒行狀

公諱墳字□□號竹軒山西澤州府高平縣人少聰敏好學不爲兒童戲年十四補邑弟子員越三年戈太僕沅以名御史按試山西奇其文謂不可伍於眾獨揭一榜表異之且贈以詩期許甚有好將姓字垂今古莫

但功名耀鼎鐘之句年十九舉於鄉明年嘉慶元年丙辰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久之擢員外郎督學廣西所取多知名士今方伯陳三元繼昌其尤著也公於書無所不讀尤深明律意不肯輕重阿人十三年以事望謾蹶而復起數年間由刑部七品小京官復授主事充律例館提調擢員外郎郎中在刑曹二十餘年先後遭內外艱服闋到部堂官輒奏留之辦理

赦款減等及纂修例文多出其手道光四年出爲河南糧鹽道大梁書院故在城西湫隘公捐廉遷建城東且重幣聘名進士劉公師陸爲山長由是河南人士愈學

百城樓集鈔卷四

三

於古浙江徐某妾倪謀殺其夫姪妻蔡訟於官不決控於京臺公方運漕通州

上命按察浙江平之公鉤稽故牘婢秋香長慶及小婢某爲一宗秋香長慶皆傳質獨小婢未至疑焉密令黨知縣金衡易服訪得才九歲召入內署終日哭不言多方誘之乃言蔡實倪殺且述倪姦狀時小婢年七歲倪不之防故得在旁目擊事遂白某郡解囚供狀押署草書不甘心三字問若識字乎曰不識曰押非若書乎曰隨手書之不知何字也退之而問同行囚皆翻供公曰若非聽若囚教乎不承以他言詰之不能諱獄乃定蓋

草書押囚訟師也其聽斷精心推勘多類此遷貴州布政使既上事交代有文卷無檔冊詢老吏其來已久公以謂如是是使吏得上下其手也病之乃徧核文卷以十年之通定其成貴州布政司有檔冊自公始城中流泉滙於司署南而貢院在其側渠久不治數淹浸爲試士患公綜核司庫羨四千金或勸公取不可則盡以爲疏淪費其餘刻四子書五經善本及古文雅正等書置版書院中署後隙地寬而貢院故隘邦人士請以廓之貢院號舍遂增若干間每及夏雨雹傷禾稼若牛畜公言於中丞建電神祠自是數年不爲災入爲刑部右侍

面城樓集鈔卷四

三

郎尋出巡撫廣西盤均華者湖南江華徭徙居蒼梧者也江華逆徭趙金隴誅廣東連山徭又叛連山與賀縣接壤公令署按察使戚公宗彝署梧州府同知易公中孚融懷營參將滿公承緒駐兵賀縣防堵而以知縣吳扶曾舉人吳元德撫良徭盤均華不就撫僞徭王蒼土徭二千餘人由大貴山下龍井村出道石墟謀奔江華奪徭山爲逆易同知滿參將相與謀曰道石墟北通芳林渡逾三空河歷富川東爲江華境假令盤均華得至此湖南將復不靖也乃率兵裹糧追截日方午及於芳林渡口盤均華已率眾逾河據河岸且以妖術拒我

師我師集鳥銃隔河擊之妖婦以撒扇揮鉛子皆墜河不能及我師趨土阜據高發火礮轟擊妖術不驗斃二百餘人至夜分猶相持黎明又斃二百餘人蓋其術能制鳥銃不能制神礮也我師乘勝渡河徭賊少退我師乘勝追剿又斃千人生擒男婦三百餘名口奪獲旗幟鎗械無算乘勝搜捕又獲三百餘名口明日又獲賊目趙金祿等二百餘人是役也始終不及三日斬首二千四百餘級擒獲八百餘名口叛徭殆盡湖南賴以無事道光十二年六月也七月盤均華竄湖南竹排沖獲之舉人吳元德亦撫降犁頭山徭千餘人廣西徭平晉

面城樓集鈔卷四

三

太子少保明年調廣東巡撫公在廣西二年習知西江皆由廣東入海而廣東又承北江之流兩江勢合數為患其故在下流不疏洩及調任廣東數月南海官窰隄決水及省垣深數尺既塞決口復謀保隄之法官窰對江曰懶矢埽埽首激水齧隄址成潭乃捐廉鑿埽首小河達於埽尾由是水勢稍殺又於靈洲山前開復故河洩其流且籌數千金發官窰典商權子母歲修理之今年西北江水大漲而官窰隄獨完者公之功也廣東少田仰食廣西不雨數月江淺舟膠穀值驟貴前相國宮保阮公元督粵招致洋米然海事不常且米貯不能久

公慮焉捐廉為倡得數萬金以其半買穀建惠濟東西倉儲之半貸於商而薄為之息時穀值甚賤較今值減五之二公之遠謀宏識多類此十八年入為刑部尚書賞紫禁城騎馬京察

詔曰祁頊執法精詳奉公敬慎著加恩交部議叙會英夷犯廣州陷沙角礮臺

上命奕公山為靖逆將軍楊侯芳隆公文齊公慎為參贊大臣徵天下兵會廣東以公督辦糧臺旋授兩廣總督時英夷已破虎門破烏涌破大黃滘破鳳凰岡夷船火輪船進泊省河公將至或勸其道靈洲山過石門艤

面城樓集鈔卷四

三

舟坭城由北門入不應明日從花埭口逾白鷺潭艤舟永清門外當是時百姓爭目公兵壯爭窺公夷人亦從船上爭睨公公翼翼巍巍肩輿入永清門進署接印視事如常時居月餘奕將軍用謀士策夜以火船焚夷船頃之天反風我師敗績夷人攻西甯臺川北鎮總兵張公青雲禦之相持達旦夷人別以大船襲坭城奪耆定臺俯瞰城廣州危震公與中丞怡公良議調礮分置南西二門為死守計而檄召西北鄉勇攻耆定臺河南四十八鄉壯勇襲焚夷船會夷人請款城中民亦求官如所請於是奕將軍與議款而城北民間廣州城困相率

奔援丈夫揭竿婦孺饋食至者數萬人敗夷人於三元里殺其大將百麥進圍耆定臺夷人懼求款愈急廣州解嚴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也欵議既定夷舶火輪船以次退出公謂彼夷叵測不如我民可恃然既恃民即當衛民廣東少農多商省城商旅輻輳必使省城不驚而後民力饒裕足爲我用議於達省海道築椿投石設險先大石次瀝滯次獵德其施工大石也度夷舶之修而曲之廣而狹之以置其椿而投石焉築椿爲左右拒偏也聯五椿方之伍也縱橫句距彌縫也見石於前正也伏石於後奇也蓋取魚麗陣法焉旣而瀝滯亦興工夷

面城樓集鈔卷四

三

人火石船撓之公不動催購石愈急夷目迺亞是以火輪船駛大石海拔椿椿固以尺度椿疏數曲直計大船不能入乃掉小艇追石船至三山瀝火之且昌言火大石村公怒立募鄉勇數千人爲守禦計時虎門諸臺未修公議以獅子洋北有隘形可設戍孫子所謂盈之也乃先後檄署糧道西公拉本南韶鎮總兵馬公殿甲候補知府今肇慶府知府楊公需高州鎮總兵趙公承德督標水師參將今南澳鎮總兵曾公逢年遊擊李公志和遊擊今陞參將趙公如勝分督欽州學正今加知州銜卽選知縣曾劍守蚶蛇洞及大岡邊爲南路外口正

面城樓集鈔卷四

三

防義民今候選從九品林俊英守穗石文學彭鶴年守壩頭廟武生今候補把總范廷安守南亭職員何森守大山策應舉人今候選教諭陳文輝守官洲義民今候補外委曹文基守官山門爲東南路正防文學今卽選從九品衛綬光守瀝滯策應文童生今候選從九品楊汝正守三山爲西南路正防兼守大通河爲間道策應副貢生今候選教諭高佐廷武舉人今卽補千總關鵬飛守南石頭爲南路內口正防原任澄邁教諭今廣州府教授虞世珍守東壘策應西公馬公自守龍船墟得勝坪及獵德諸臺爲東路正防舉人李國賢守員村文學今候選教諭葉煌守下渡頭拔貢陳大勳守東礮臺策應文學今江西試用同知林福祥統水勇爲遊兵皆扼隘據險因險募兵星分綦布而蚶蛇洞山從東來斗出海中山足水數丈較諸路爲深始夷人之攻廣州也道官山門及東礮臺輒膠膠舟最後駛三重礮大船並蚶蛇洞海直驅而進至是公檄曾劍建堡於山南麓外爲池隍以備衝突內爲溝塼以擬重臺後爲望卡戍以防偷襲夷舶乘南風逾虎門道獅子洋迤從山北入轉居下風而其礮又爲山掩蔽皆不能發我礮路集於山足相距二百餘丈夷舶僅露其首卽攢擊之礮彈所到皆

成陣勢首尾交應錯縱午貫循環無端不見其形夷人  
礮攻無所施民心愈壯公知其可用奏令肇慶府訓導  
今加內閣中書銜黃培芳拔貢生今候選州判余廷槐  
捧檄周諭各鄉敷陳大義民益感動遂團練南海番禺  
順德東莞花縣三水龍門從化清遠諸邑士著良民爲  
七社而以三江協今廣州協副將余公萬清經理之又  
募捐金建太平西平兩倉儲穀二萬餘石用正白旗附  
監生樊封策開屯田於虎門海墻若干頃而以督糧道  
今按察使孔公繼尹龍門協副將今南澳鎮總兵曾公  
逢年經理之且耕且守不費官帑一錢而民心固結輪

面城樓集鈔卷四

三七

戊虎門諸臺一千三十人有奇聽調五萬人有奇皆礮  
戈待命如宿私仇由是聲勢聯絡夷舶不敢犯廣州公  
之功也已而廉洋盜起公咨水師提督吳建勳往剿留  
十日不行公慮其怯也檄肇慶府知府趙公長齡馳赴  
廉州商同知府音公德賀剿之以會劉習知廉州情形  
與焉時盜竄瓊南崖洋復劫越南國裹銅兵船殺其官  
兵二百餘人奪大礮二十餘位火藥數千觔而吳提督  
統廉州府所募商漁船駐師儋洋不敢誰何獨以招撫  
爲事趙公長齡音公德賀與曾劉議曰盜猖獗非剿之  
不能撫目今遠颺非困之亦不能剿且聞狗頭山尙有

零盜零盜以瓊盜爲銷賊之所瓊盜卽以零盜爲接濟  
之人欲洗瓊洋不可不先事狗頭山乃團練欽州沿海  
居民以杜岸奸別募商漁船十餘艘梭巡西至防城港  
南至狗頭山以杜水奸且令之曰凡獲賊船若米油出  
海者籍礮械火藥獻官其貨帛貨財悉分給船勇官不  
得與數月零盜盡接濟絕瓊洋盜窮回竄狗頭山竹山  
求食而吳提督仍駐儋洋趙公長齡音公德賀連函飛  
催回帆會剿逾旬吳提督乃以廉州府所募商船至趙  
公以其船授瓊州鎮總兵鮑公起豹署龍門協副將王  
公鵬年會剿劉謂狗頭山以西水道非梁國定等商船

面城樓集鈔卷四

三八

所習派漁船老舵工於梁國定船爲導一遇於州塾再  
遇於狗頭山三遇於烏囊人自爲戰旬日三捷前後生  
擒一百八十餘名口擊殺落海無算盜懼以吳提督故  
議招安遂率赴投首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也而公子曾  
劉書曰僕以兵威既壯自可一力剿辦乃仍歸撫局此  
美中不足也其用意深微多類此先是公以外禦內籌  
積勞膺疾眩暈間作至是益不支十二月病啞血奏請  
解官

上許之而病日革道光二十四年五月甲午薨於省邸  
享年六十有八公性淡泊鎮靜無媵妾不飲酒不苟笑

與人謙和然非其義不能奪也敷歷中外四十餘年賄賂未嘗敢至其側疾惡不爲己甚而持法必嚴龍門營副將劉大中守橫檔敗績遁公廉得其情劾而戍之水師提督吳建勳剿廉洋盜逗留儋州事平公劾降副將嘗曰我輩爲官寬厚可也姑息不可也設官衛民而盜殃民若之何縱之平生爲治大小躬親不猛不寬不爲赫赫之名務以得民爲主而尤好接見寒士有言民難治者輒曰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聖言豈欺我哉若自不得民耳或言士不可近日我與若未仕亦士也士固不肯近人若何自遠焉士請謁退輒條記其言而藏之

面城樓集鈔卷四

完

而積之一人或至數十條備採擇且默察其賢否而用舍之及薨士民嗟悼行道浩歎且議建專祀春秋焉有哭於寓門者尤哀問之曰南海陳世閩嘗賈於廣西來賓道光十一年至武宣盜劫報官被繫久公查積案知其無罪釋歸今聞公薨走觀寓門信是以哀也米利堅素服公廉威及是爲下旗服喪五日公娶楊氏誥封一品夫人五子長之鈺由舉人選福建沙縣知縣次之銓戶部湖廣司員外郎次之鐔太學生先公卒次之鏐候選直隸州知州季之鏞道光二十三年舉人皆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俾當世大人君子有德行能文

章者撰神道碑採焉其在刑部尙書侍郎敷奏及督撫任內陳事 國史自有傳外不克聞例弗書道光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關東榮先生墓表

釗少聞鄉之老儒曰關南株先生通五經尤善尙書禹貢登堂講授其分別川源也若飛鳥之下視其判釋舊疑也若曾冰之及春其聽者樂聞所未聞也若兒童之於歌謠雖未及門皆口相傳以熟嗚呼說精哉嘉慶二十三年得交先生之子昌言既以長女許嫁昌言之子匡時過從間出先生所著禹貢圖論讀之大旨遵蔡氏傳而貫穿羣書以得其折衷然後乃知先生之學也博非守一家言者也先生諱遠光字南株東榮其別字也

面城樓集鈔卷四

手

廣州府學生員生於乾隆丁丑年終於嘉慶己未年得年四十三孺人陳氏同鄉人事先生無違德先生歿太孺人在堂孺人躬紡績以奉甘旨得其歡心昌言少孤孺人爲母爲師以養以教卒有成立後先生十四年卒年五十八既合葬之十一年昌言將甃石爲塋兆以胡公調德所撰墓誌示釗命爲文釗曰余小子何足闡先生幽德且生平行義胡公既詳矣釗何言雖然釗少治經經注得失嘗思及之禹貢三江之說迄今無定論據

導漢云東滙澤爲彭蠡導江云北會爲滙則江之滙卽漢之滙承上文故不復舉彭蠡耳近儒據酈氏水經注乃謂北會於震澤南折由餘姚入海爲南江以合三江之名果然則經云南江既入震澤底定可矣何云三江既入乎大抵禹貢之北江中江皆據大江言之非震澤之三江震澤之三江與周禮職方三江不同蓋江與漢至荆東境而後合故荆州稱其川江漢江漢既合至揚州境而分爲三故揚州稱其川三江皆大江也漢地理志會稽郡吳南江毗陵北江丹陽郡蕪湖中江皆云揚州川與具區揚州數會稽揚州山同稱則班氏以彼三

面城樓集鈔卷四

三

江爲職方不爲禹貢審矣庾仲初揚都賦注以婁江松江東江爲三江皆震澤下流當得其實先生從而申之云凡南方之水皆以江稱三江之江豈必疑爲大江之江其論不深切明快矣乎實事求是至此益可以信今示後也與昌言曰唯唯先生之祖挺三父萬福孺人之父敬參皆處士生男一人昌言邑庠生女一人嫁同鄉陳敬其孫男四人匡時匡國匡方匡勳皆幼學墓在本縣西樵獅子嶺之原道光四年十二月也

定襄縣知縣廖君墓碣銘

君諱翽字鵬興又字羽皋姓廖氏南海人曾祖迪康有

德事在邑志祖文璧諸生父崇衣

覃恩贈文林郎君少英俊甫弱冠卽以文名於時嘉慶二十四年省試第一越八年舉進士第出爲山西定襄縣知縣君素講陸王之學又官山西其地北控雁門西據潼關古稱四塞之國君奉檄所歷必究其山川阨阻益以經濟自期姪姪不肯徇大吏意求進取居久之歲大祲定襄米石錢至萬君請發倉平糶故事減時值三之一君以爲米石錢七千猶不足濟民乃抑市價以報大吏既宿憾君不親附又以他縣米值皆昂獨定襄值不及萬錢疑其冒賑大怒委員按之當是時飛檄如霆

面城樓集鈔卷四

三

民心洶洶慮君得罪且去則走白於委員嗚其故頃刻間數千人委員以白大吏事乃寢然君終強項如前日未嘗有幾微患失意座主吳侍郎其濬嘗稱其才於巡撫某又以書語君君婉言以不願遷調辭或勸君輒面赤持不可獨視民疾苦則切切如恐失之有訟獄者溫言譬喻務得其情以解或以逋賦逮輒寬其期遣去不施撲笞以故民不忍欺循聲載道口傳以熟大吏尋悟方且倚用遽遘疾卒於省邸年五十有二時道光十六年正月也士民哀臨數百人欲祀君名宦祠格於例附其主晉昌書院嗚呼以君之能文且才既登第爲邑宰

七歲不得遷將遷矣遽卒不能究其施可痛也已生平好學雖簿書委積不廢經史著詩釋尚書釋四書釋若干卷秦隴行紀一卷皆可傳娶林氏生子男一人大廷女一人君卒之明年十一月某日葬於西樵白山之原其族弟舉人灼習知君屬子銘不獲辭銘曰騏驎弊於鹽車杞梓摧於構欄闢戟扉渠用爲儲胥蘊光不舒以昌其書

儀君墨農墓志銘

君諱克中字協一又字墨農其先山西太平人也曾祖型祖繼極父培邑學生就職鹽運使司知事分發廣東

面城樓集鈔卷四

三

知事家食時娶盧太孺人生克勤及宦遊廣東納李孺人生克已泉君知事卒歸葬太平克已偕君奉母李反居番禺遂爲番禺人君少有奇氣讀書經日成誦嘗遊街彈縱觀告令歸背文不遺一字人咸異之嘉慶二十二年今相國儀徵公節制兩粵延方聞士修廣東志以君爲採訪絕幽躋險剔苔捫碑多翁學士金石畧所未著錄者儀徵公材之金谿戴尚書觀察高廉故善君詞及君至數損騎從詣寓邸談藝不倦廣東志成儀徵公開學海堂課士君和方字若南海百詠一日夜哀然百篇儀徵公益奇之陳觀察觀樓楊方伯桂山黃潮州霽

青錢給諫心壺顧茂才千里江上舍鄭堂皆折行輩論交高麗客卿李鴻船遇君京師傾倒甚君既南還萬里郵詩索和由是名益震然南北試屢躓於有司道光十二年程侍郎春海典試廣東搜遺卷得君策大賞之中式舉人君性儻好俠既成孝廉益讀書有利濟志十四年夏廣州官窰大水決堤室廬傾蕩居民流徙值君南還今尚書祁公巡撫廣東請爲記室君言水患所由非濬靈洲渠勢不足殺祁公倚任之三閱月葺工積勞發背瘍幾殆久之少愈則又念丙丁龜鑑言請建惠濟倉周一年經營謀畫或達旦不寐以此疾作卒卒

面城樓集鈔卷四

三

年四十二時道光十七年十二月癸亥也嗚呼劍與君仲兄同學時君僅十歲及同修通志同疏靈洲渠同建惠濟倉同爲學海堂學長嘗以見義勇爲多君十一月侯孝廉康卒君方謀周其身後越月而君亦卒可哀也已初娶楊先君卒妾林生子文嚮尚幼其仲兄以明年四月丁巳葬君於白雲山麓貓兒岡丁癸未丑之原乞銘銘曰生奚喜死奚傷立不朽在脩名渠之水流湯湯倉之穀積穰穰千百禱人不忘考實行視銘章

面城樓集鈔卷四終







# 陝南池館遺集

鷺洲沈深淵博學有根柢來京師名公巨卿折節與交一時有才子之目當塗尙書新安太傅先後延寫御製集六十萬字嘗佐學使者校文兩出關門往來燕代經古戰場弔支單于之舊蹟於關塞阨要接別講論著有灤水說及宣鎮二長城說前人未有也表裏輦下十餘年不能博一第得一官久之無聊念老母春秋高脫然南歸養親衡門憔悴而死死之日室停九喪余爲釀金埋之不半年閒鷺洲先人之楮捲及生平著述隻文片紙盡在他人篋笥而故人之子西華葛帔矣比余知之多方購覓僅得其叢殘之稟十數冊顛倒重複首尾不具出都以後之作無有也可勝歎哉鷺洲少問學於頤道居士故其詩驚彩絕艷及入都後得山川朋友之助發其鬱勃奇瑰之氣一變而詩近少陵文近昌黎我鄉作者自趙損之少卿後可謂再見昔李申耆先生謂鷺洲詩文合昌黎少陵香山眉山爲一手初頤園侍郎云時賢中多一作家老夫讓出頭地矣爲通人所許如此惜乎其彙不全也余老矣念此故紙他日恐淹沒無聞因錄其出塞諸作及雜文數篇編成兩卷刻之不足以盡鷺洲也然亦足以傳矣

咸豐元年二月

徐渭仁書時年六十四

咳南池館遺集序

二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上海喬重禧覽洲

登塞山絕頂望口外諸部落

萬里風消漠北沙撥雲隱隱起狝狝依然日月同中  
國始識邊庭久一家獵騎哨圍星鏘勁瓊廬貼地爨  
煙斜

聖朝牧馬眞蕃息應有神駒貢渥洼

出關日雷竹泉比部文輝寄七古一章見懷卽

次元韻奉答並寄李瀛門子喬

男兒作達輕萍絮浪跡頻年不歸去東風吹人塞上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一

來長城立馬空低回出關春比關中好三月春光猶

未老鶴嶺晨霞爛杏花龍堆積雨蘇芳草我思故人

夜正長六街踏月塵俱香我見故人日嫌短一夕傾

尊席不暖今春自洛河還京與君及瀛門子喬小敘一夕人生離合無定時

况我又借鷓鴣枝居庸虎北劃中外更比通潞雲歸

遲多少長安故園客酒星搖搖海天碧門角鉤心各

逞才乘車帶笠微分迹卽今王師下蔡州檣槍墜

地河西流生擒元濟傳車獻一路弓刀接戍樓承平

醜類無遺種報國文章公等重長楊詞賦淮西碑要

博傳至尊顏色動塞山無塵落日初耕屯清暇民安

居城隍雨帝識土木卻嗤前代邊防疎毳幕行觴血

麕滴獵旗夜卷陰山黑秦人朽骨滿渾河到此有詩

吟不得停雲溯漠歸路遙關山一曲感蓬飄比隣二

李定相見且把清樽慰寂寥

咏塞上古蹟十首

古長城

雄邊限中外萬境積土櫓句驪基始塋劉昫書可補  
遺址垂龍荒神功俾大禹

涿鹿山

鴻荒肇軍旅一戰蚩尤平南巢牧野後宇宙紛戎兵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二

至今桐鼓曲夔吼兼鵬爭

槍竿嶺

勇匹來護兒長逾秦武衛塞山百戰場十五具裝備

太平閒綠沈梨花落天外

紇干山

陰崖不可登太古積冰雪寒風縮馬毛盛夏亦凜冽

瞥見凍雀飛生處樂豈必

零丁城

奚霽本隣部地與烏桓分漢家虎落周校尉長屯軍

冷冷龜茲絃琵琶不忍聞

託遷臺

名將號無敵躍馬四州復痛遭潘王妬異革陳家谷  
長城實自壞登臺徒一哭

燕然山

燕然何高高上有穹碑畱績校銅柱勝名比雲臺優  
何須証地志車騎傳千秋

摩訶院

池邊蕩蘭橈花中起蓉殿時有香車停春浮捺鉢宴  
可憐禮佛龕荒煙瘞苔薦

明昌苑

咳南池館遺集卷一

三

鶯花沾露盤苑草初迴青燕趙全無土杜宇難為聽  
誰灑蔡州淚長懷野史亭

羊房堡

夢中飛白龍游畋愛家裏諷無移監爭權歸牧人喜  
惜亡三百羣補牢悔晚矣

塞上得田季高編修

當年

書卻寄

作客分勞燕呼童剖鯉魚自從三輔別纔接一封書  
勸我加餐飯知君扈屬車

時南苑春蒐

賜詩應和罷殘墨

洒周廬

棘棘瞳小憇

危峯怪木絕躋攀扼險三邊堡砦環老樹根枯堅化

石飛沙地迥涌如山門塗粉宇防豺虎弓勁圍場窟  
獲獲一望秦城新柳綠春風欣逐馬蹄還

朱公祠弔明季殉難宣大巡撫朱忠毅公

有序

公名之馮大興人天啟進士崇禎十六年以

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明年三月闖賊陷大

同監軍中官杜勳總兵王承允先納款於賊

約郊迎公密計執二人會賊至勳等出禦避

去公集將吏設高皇帝位歃血誓死守居城

樓半月盡出家貲犒士祇畱紅公服一襲語

咳南池館遺集卷一

四

家人以此殮足矣賊至助承允遽開南城降  
城遂陷公南向叩首草遺疏自縊死贈兵部

尙書謚忠毅

自古賢奸不並立況守危城在呼吸城存與存亡亦  
亡豈意奸謀死忠烈君不見明季宣撫忠毅公一領

紅袍慘埋碧賊入太原陷大同宣府一鎮當其衝神

京屏翰賴宣府恃此長城扼畿輔鼓角休教天半聞

臥薪嘗膽忘艱苦賊攻愈久守愈堅善治樓櫓修戈

鋌朝理軍履夜巡邏半載寢食高城巔城中無兵復

無餉盡出家財犒諸將徧圍義勇厲眾心泣誓高皇

設遺像誰為鎮帥誰監軍曰王承允曰杜勳先期納  
款獻降表郊迎兩字爭傳聞以降誘公公怒噴以威  
脅公公如神上方劍利手三尺惜未斬此兩逆臣雁  
門關前陣雲黯枳兒嶺下刀光粲獨立和門望蟻屯  
傷心眾志多離散叛閣逆師鳴騶來麟服迎賊南城  
開香花燈綵爾何事舉礮掣肘尤堪哀父老叩城頭  
惜公受牽制願公退居庸以待援師至賊入城父老  
數百人上城  
勸公移節入關公謝去  
有欲擁公行者公斥之  
公謝父老無多事今日吾死  
日此地吾死地退此一步即非計疆場之事豈容避  
父老去公登樓草罷遺疏再叩頭一腔熱血冰練收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五

風日黯晦天為愁吁嗟監鎮求榮苟偷息一死毒鉗  
一駢磔承允為賊持掠骨碎死於  
道勳謀叛凌遲死族誅何如朱公生氣存  
萬古名節留乾坤從公更有兩烈士姚生申生同日  
死廩生姚時中題詩洋宮  
死益死諸生申町不屈死合附公祠配公祀有姚君  
專祠  
不見西湖鐵人鑄岳墳監鎮魂應長跪此

義士行 并序

姚時中郡庠廩膳生闖寇陷宣府眾議郊迎  
時中怒曰不去討叛而反迎賊天地閒有是  
理哉儒服入洋宮益死殿右雷詩云報國無  
權偷生不義何用此身惟有一死竊比夷齊

乾坤正氣妻子無知付之不計

不共討賊反迎賊義士裂皆怒填臆紛紛梟獍誰可  
言寇騎城中況充斥儒冠儒服入洋宮廉恥獨振膠  
庠中讀聖賢書學何事心識綱常凜名義平生貞潔  
慕首陽妻子何知敢私計大成殿上詩再哦詩成卽  
是正氣歌歌聲遶梁泣風雨尺練從容自高舉見危  
授命聖人語七十二賢定心許崇禎歲甲申三月十  
二日前朱公死盡忠後申生死殉烈謂申生旺  
後一日死塞山  
高高石不泐兀峙完人鼎足立義士姚性時中名史  
乘大書郡廩生祠堂有祀墓有銘皎皎日月光堪爭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六

至今洋池之水徹底清兩廡時有英風鳴  
入居庸關

居庸依舊陟崔嵬吹角重關四扇開七鎮風雲橫馬  
邑三邊鎖鑰扼龍堆杜陵出塞詩堪擬王粲從軍賦  
漫猜候吏有情還識我笑迎款段勸深杯  
時清戍候靜無煙爭鑄犁鋌棄戟鋌代北久看耕廢  
壘遼西今不是窮邊五更明月鳴雞度卅里紅雲策  
馬先入達嶺杏花盛開  
三十里一望無際翻怕今宵鄉夢繞重勞跋涉  
路三千

昌平陪學使師游明十三陵

開國神威遠風雲護寶城地形聯虎穴天意啟燕京  
鸚鵡童謠驗熊羆殺氣橫蒼涼孝陵樹啼煞夜烏聲  
聖朝恩誼篤三恪備園官幸免冬青種惟嗟蜀碧刊  
金縷祿殿隱石馬鼎湖寒老佛墳何處西山忍再看  
奸閹頻誤國駕馭惜中才亦有高常侍長陪金粟堆  
王承恩附 葬思陵側 黍禾甯遠鑿松栢鬱餘哀南國朝廷小曾  
無土一坏

弓劍靈威式樵蘇厲禁承宮人斜用卜崇禎思陵卽田貴妃園寢

規地甚隘雨帝識何憑謂景泰廢陵文物唐三輔規模漢五陵

亭林遺老在瞻拜感難勝謂顧亭林先生炎武

咳南池館遺集卷一

七

紅羅山

紅羅山僻野花開土厚林深富炭材地產木炭誰築一亭

添韻事銅阮定載老椿來

叢菊鄉園萬種嬌惜無翡翠戲蘭茗檀山兩度匆匆

過未乞佟家綠菊苗

密雲懷古二十韻

城闕連三輔峯巒控九莊地分秦俊靡縣置漢漁陽  
萬堦排空起千家負郭蔽北平雄列鎮東路首巖疆  
穆峪開屯遠潮河入塞長關雲時化雨邊月總如霜  
淀浦金溝紫煙凝石匣蒼古懷紛驛柳客思感滄桑

射虎將軍箭追鷹壯士槍檀山無羽檄黍谷有蒸嘗  
魏帝威何在鄒生律最良龍祠神女逝猿洞野樵荒  
嶺險仍元鹿濤飛話白狼前朝事經畧此路亟兵防  
莽莽雙崖戍蕭蕭百戰場艱難增衛所倉卒倚邊牆  
劫已昆池過天教旬服康 橋陵環寶樹樓櫓固金  
湯星拱殊馮翊風聲徧朔方庠奚稽舊治策馬度高  
岡

曉發密雲城六十里至石匣營飯畢陪學使

師乘馬游南天門攬勝軒夜至北古口宿

沈沈曉月光蕭蕭班馬鳴騎馬出門去一月隨我行

咳南池館遺集卷一

八

扶桑倏照眼紅浴朝霞明舉頭見樓櫓鼓角開巖城  
露重四蹄滑日上三邊清崇岡積沙確碎石相縱橫  
漸高勢漸險拳礪無一平身從樹杪出雲向衣邊生  
須臾上岡頂忽見雲四傾足下沛驟兩頭上暄朝晴  
始知境千變立腳須高爭

白檀何峻岫山翠撲人面路轉峯復迴奇詭駭聞見

其下潮河經衝石聚雙堰水怒不讓石奔湍劇飛箭

石又不受水激水向空濺直下噴急流萬鼓震雷電

魏武征烏桓曾此駐刀劍至今水石聲兩軍恍酣戰

危橋駕雙峽絕登通一綫朔氣多寒陰匿日易驚眩



欲借鄒律吹春溫使人戀地有黍谷 鄒衍祠

邊關利軍屯中路爭扼堡千家聚市井殘堞聳林表

峩峩石匣營羣峯勢迴繞櫃匱取象形中豈蘊瓌寶

惟此計里遙逆數千至卯并覺甌脫無奚止村墟少

馬嘶人亦飢粗糲易甘飽遠視候吏迎境阻心已造

況復羅酒漿饌饌味逾好坐聞風雨聲騰槽鬻枯草

飯罷鼓游興選騎尋雲根玉驄穩且矯直上南天門

試宣府日師於張家口外買代馬四匹一路皆 禧騎坐今日因南天門之游特乘小青馬試之層霄

洗寥廓曾次涵中原左眄小碣石右顧懸崑崙一白

浩無際海氣搖魂扶欄步階城攬勝登幽軒手堪

陔南池館遺集卷二

九

飛鳥攫氣欲罡風吞天空失萬象星斗忌朝昏慨歎

古豪傑到此無一存不見戰場草化蝶飛無痕

朝駢辭序奚夕轡止虎北千山闊陽關雙崖束陰磧

南負喜峯襟西連太行春設險譏不征鎖鑰有專職

我懷飛將軍何處覓遺石秦城起遼東萬里阻延埵

元魏逮前朝外垣屢增益此地通木蘭釐道平且直

明發復出關輪程不遑息夜月掛邊牆客愁感悽惻

出古北口

睥睨連秦嶺排雲石棧孤金刀新校尉玉帳古單于

橫塞驕邊馬吹笳起幕烏狼煙銷久盡不必塞飛狐

百戰前朝地風雲右北平萬山雄虎氣一堵關龍城

絕壁花無主沙場草不生至今甌脫外猶戍赫連營

續武隆昭代年年獮典脩關門通捺鉢謂避暑 山莊輦道

接長楸久重行圖例何煩左顧憂卅旗臣僕在常望

翠華游

搖鞭出關去熱酒醉葡萄人骨番僧吹黃教以人圖 骨為角

場寒女豪關外婦女 皆開騎射煙衝鴉穴迴風旋虎峯高莫飲

潮河水霜痕照鬢毛

大雨度青石梁用兩開房壁閉韻

征塗畏雨風久客賤性命三年雲朔游頗暢看山興

陔南池館遺集卷二

十

棄車就鞭韉豪縱愜野性朝出虎北關奇觀意先慶

詎謂濕霧蒙黧昧天光暝兩崖掩皴皴萬山失艷艷

冷雨西北來灑塵儼相迎邁邁雲捲空靈霽一氣孕

初猶散絲飄漸覺急點逆亂襟雪片皆狂挾颺輪更

支傘瓊幘便代瓦油衣稱平原尚坦夷輦道直且正

滑雖愁蹶蹄巉不慮折脛行行陟陂陀稍稍度巖嶷

路轉迷孤村峯迴迫危磴漏天條傾盆白點光倒映

撒菽窮天厨拋珠碎照乘猛箭射必穿銀河瀉疑磬

暴漲方後擠奇峯又前且巍巍青石梁壁立豎梯陞

迎面森崢嶸當頭盤瘦硬一綫直入雲千仞高關徑

空嵌斧斤削銛利劍鋒瑩昂首豕立齊碎尾蛇門鄭  
怪禽啼蠅螻惡獸蹲獮獍分明蛟春偃莫測龍身質  
聚形鍊鑪錘散置羅匱釘鼓勇試攀躋惕息喘難勝  
峰腰紆羊腸峽束磽确團團磨牛轉歷歷禪龜釘  
雨勢故相拒亂弩射人定十步九步卻山聲雨聲併  
盡作瀑布傾欲折時力動急進竟無地方躍復阻滄  
如逆牖壩上逆水拚與競如突矢陣圍洞體不呻病  
齧脚涌瀾洑泛曉棲淵澄卒窘負弩逃僕逸脫驂贈  
馬夫策騎前導至此七去兩僕避人行李大車以馬  
交驛卒帶往前臨余轎車先已過嶺遂冒雨獨行  
吁嗟顛危際陳力孰使令感歎我馬瘠依倚尙堪凭

咳南池館遺集卷一

士

絕頂益駭駭左右亂緯經危危洄漩中寒斯凜夏孟  
滑澁蹄蹄鐵溶滴漂鞍鐙滿訝鮫宮翻響落虎谷應  
衣裘濕逾重袴襪凍將凝俯視淵壑深空若無底甌  
人馬共呼吸捺縱敢或輕設想罡風吹飄墮卽陷窞  
援絕魂魄孤怖極死生聽到此險備管力憊心益恹  
試較蜀棧艱百倍非運庭下坂捷走丸一落千丈竟  
回顧亦嶄絕微倖免踰躑世路多波旬雨雪况交橫  
安得快劍揮一掃陰霾淨野寺暫憩避塞僧殷問姓  
禪牀豈不安空山隔青磬淋浪聲未停前嶺昏若悞  
卻疑夜色慘滅燭守孤檠又疑醉漏卮濁賢清乃聖

豈知山靈憎世醉我獨醒作意弄霖霖驕奪造化柄  
復恐兩師寂巧致六出騰萬事習坎多百年以水鏡  
槽憐疲馬求泥雷歸鴻證望望旅館遙書爲游子傲

黃土梁復值大雪

前梁尙驚魂後梁復到眼石梁勢過危土梁境稍坦  
雨天慘象增陣陣雪花羸覓路綠峽啤衝寒上巉嶮  
戴土原名阻連雲亦成棧手排玉龍翔足蹴白鷹飛  
白戰鼓勇塵不鐵氣無懸漸覺素陣頽似奪騰六悍  
豈知獐鷃狂着地輒倒卷掩袖亟障風撲面已吹滿  
頗比利鏃堅奚言撒鹽軟乘銳拚直前沒髀泥又限

咳南池館遺集卷一

士

渟淖匪易掀礫礧四蹄舛思就石徑避候急不暇揀  
一朝兩險并沂淪况驅轉塞山多互寒陽氣伏崖窵  
時交立夏近痲指裘失暖陰嶺積未消凝素儼待伴  
懸溜成薄冰窘步迫餘喘下坡駭梯空村中炊煙斷  
慨慕山中人高臥掩白版

宿常山峪夜雪更大

雪踏千萬峰雨馳四十里歷盡百險艱暮方達旅邸  
入門駭汪洋庭院皆積水造梁通往來樵木排齒齒  
巖寒奪窮冬陽氣伏夏始時四月初二去立夏三日銀海沓尙迷  
酸風號益起唾地碎若珠重帷薄逾紙氣結冰在鬚

鞍久僵痲指揉雪鼻漸融凡凍耳鼻即以雪揉之方回近火則脫見元楊氏  
京雜却裝鶻猶飢委同衣裳與鞞袴一溼無表裏易裘  
裘失溫狐貉竟難恃亟煨楫楸紅就鑪熱村燈思挽  
膚粟回猛借燒春抵百榼魂始蘇火匠醉堪倚漫空  
折竹聲徹夜聽未已萬山壓恐頽一白瑩窓几夢游  
玉宇中醉墮冰壺底錚錚衾鐵重裙凍砭骨髓吁嗟  
寒士寒一寒乃至此

塞山大雪行

燕山雪花大於席平地何曾過三尺出關一夕得奇  
觀萬嶺桃紅盡無色常山峪外疊嶂環開門忽失青

咳南池館遺集卷一

三

屏顏渾疑天上白戰號令肅聚米無地倉箱慳只得  
傾困倒廩堆邊關寒光殺人比劍快燥奪雙眸不敢  
對填萬里路將俱平逾百歲人未逢再自有此山無  
此雪自有此雪無此大羣生如還太古初一白眞包  
天地外夜雪積未已晨雪勢益道三朝三暮無時休  
芻糧告匱不可留常山峪居民僅三十餘家糧食俱取之口內每五日爲一集不能多餘也學使者上下幾百人騾馬以三四百計阻雪于此兩日而供頓不繼  
驕僕夫慘目僮奴愁出門上馬馬僵立向背全迷徑  
蹤滅豈僅巖淵浩不分直憂輿騎埋難出同雲汗漫  
積素連羣凍氣合寒無邊不知長城以外山川草木

亭城市井落何處但覺舉足不到地舉頭不見天零  
雩霽霄一色盡化兜羅綿塗無一人逢驛無一騎止

毳帳明駝陷竟多紇千凍雀飛俱死多倫諾爾蒙古部落支道帳依

道旁紅喇嘛二人倒雪中死千夫開道荷鍤行邪許

不敵爬沙聲馬蹄纔過勢復合毛髮慘逼心魂驚灑

陽去尙二百里逆計三日艱輪程安得玉龍百萬氣

力并變此瑤臺銀闕爲考棚不然移取熱河試院來

王營常山峪四十里地名王家營石梁土梁剗易平左右號舍寬

且宏絳帳指日起使解來朝扇門前鶴立皆俊英白

袍爛爛定與雪色爭光明胡爲坎窞深八性命輕信

咳南池館遺集卷一

古

宿已斷厨煙青君不見峩眉山雪萬古白天山雪嶺  
連戈壁此地雖邊非絕域料得今年入夏暑氣清五  
月六月無炎熱我喜披襟恣弄筆高咏陽春定中律  
塞山巍巍夢難越心迹差同玉壺潔莫賦三邊行路  
難人生幾見桃花雪吁嗟人生幾見桃花雪

三道梁

亂山樾峩峩凍雪涌層浪凌晨霽然霽霓霽迎人旺  
言登三道梁厓厓失背向惻惻馬毛縮凜凜心魂愴  
惟有老松孤倒拔雲根上山頂孤松甚奇積素勢欲埋參天  
不肯讓屈鐵筋骨堅故作攫拏狀雷火燒不死盜斧

伐無恙迺彼落葉奇山莊出凡木共凋喪此地古

興桓川流匯三藏山莊固都爾呼河茅溝河養音河

熱時於山凹閒遠見奔濤壯撐犁無漢烽屬珊失道

帳刀耕與火種時清慰農望獵場黃鼠肥誰共鮮鯽

餉黃鼠鯽魚皆山莊美味客懷皎冰稜出險脊清曠白翎叫晴

空愛茲琵琶唱

葦峪至喀喇河屯道中作

雪郵既阻艱晴郵復入坎鬱拂陽氣蒸凍解泥若鬲

舉頭眷嘈噉拔足困糗糧深易闕額過濁難揜

初遵坡纒聯繼陟嶺空嵌韜駭流斯漂響訝絕壁墜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五

礧石懸空梯掀掉窳埃窟分寸蟹爬磯卽漚魚投慘

斜避路屢岐逆上勢益慘山瀑疾於弩觸括已到領

人馬併目注夫豈他視敢瞰前惜錦障踉後濺髮髯

半里百蹉跌十步九軻輻峯半絡斷崖一過輒震撼

忽蹴轟雷崩絕響破鬼膽樹醜蛇慣盤谷狎虎猶耽

漸上境漸佳嘗蔗譬倒噉巒扉抱枯松樵風合苜蓿

回望來徑長數峯色黯澹夕陽下崦岷萬象阻遐覽

微聞波潺湲濼濼合章穎殘雪明戍樓城鼓迎統統

出險豈不歡望雲軫傷感

灤河

禦彝牧厥阻千盤入塞遙遙會合難水各一源文異

義休將浙浙例濡灑余著有灤水非濡水辨

承德試院感懷四首

弊鏹墨斗氣蕭森廣仁嶺一名墨斗長日獨懷思滯滯十載

飢寒游子淚萬山冰雪老親心關雲白卷狼河下塞

草青連雁磧深鄉國音書空目斷蒲桃酒熱獨沾衿

羌笛聲中怨逝波流光揮斷魯陽戈人因春去傷懷

易詩愴年來哭友多並世奇才俱草莽半生酒病戀

關河皮絃翎雀真豪激愁絕琵琶送紫駝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六

潤英雄血漬野花香啼驚妾夢鶯原巧革裹忠魂馬

亦良今日春風中外合玉門休說月如霜

出塞詩偏愛杜陵行程錄又擬王曾少年未覺更憂

患久客方知慎友朋名士虛聲灤水鯽健兒猛氣黑

山鷹歸鞭有約攀雲上再攬天門第一層

伊遜河試茶歌

中冷玉泉清且輕較量黍會持其平塞山伊遜性亦

合五雀六燕符權衡大江中冷泉京師玉泉與此伊遜河三水輕重相等我生

嗜飲病消渴往往到處攜瓶罌江心屢過艤舟汲風

浪不避蛟龍爭十年京國遭水厄苦井甜井妄品評

油穢膩椀色血紫鹹苦澀舌汗旗槍新紈淨濾偶細  
淪觸鼻五濁仍羶腥內城銅井價太貴一車載到千  
錢傾因思淀園門若快玉泉如玉流昆明芙蓉殿外  
看花想輒共供奉磚鑪烹昨游灤陽氣候肅立夏雨  
雪還崢嶸雪水消後礮壑溢瀑布勢滙涵渟渚三藏  
武列豈足數愛此一碧羊腸橫俗名爲羊腸河茲河發源水  
蘭遠索頭訛訂桑廊經水經名伊松衣素譯古語宜  
孫儀粟垂今名靈藥益壽百疾愈膏被豐草園場盈  
純皇定論賜天藻秋彌臨攬輝龍旌知者樂水契動  
樂流坎悉本中和情坡翁論茶有同癖佳人佳茗借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七

喻精手洗瓦鉢煮龍井蟹眼魚眼催瓶笙煩痾盡捐  
塵穢滌兩腋便覺清風生玉泉山高松瀑鳴入夢宛  
汲泉瓊瑋尚書南歸使星遠謂左田尚書及程春海  
祁春浦許慎生三先生  
滇黔楚皖離愁并田李池 翁庭名生春  
高池 新入南書房扈直近頗寂  
何況逝水年華更吳淞江水清復清我亦歸去思揚  
胎妙高臺前郭璞墓第一泉復煎中冷徑欲橫江東  
入海秤量海水窺滄溟

磬鍾峯 有引

峯形下銳上豐俗稱棒鍾 聖祖賜名  
磬鍾卽古所稱石挺也酈道元水經注三

藏水又東南列溪謂之武列水東南歷石  
挺下挺在層巒之上孤石雲舉高可百餘  
仞峯側石幢一鐫屎洞帛②四字攷屎古  
戶字見許慎說文③爲武壘所造日字見  
郭忠恕佩觿餘無考

左峯佛指舒右峯僧冠覆五指山在山莊東南僧冠  
峯在山莊西南形如毘盧  
頂猶嫌肖物工未極賦形陋茲峯狀獨殊岵嶻峙岵  
岫星柱爭浮懸雲根儼削就本弱末乃強上豐下轉  
瘦巨首秃若髡長脰纖懼仆頂圓截鷲卵根細俯蛇  
脰鈍椎或豎撞砧杵訝倒構比挺古制符呼棒俗名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六

狂貌蠢無餘舒肌粗渾皺皺軋霄依傍空拔地盤拄  
透混沌鑿難齊神鬼險相守道元考訂精水經熟句  
讀其下武列經三藏源可究旃雲冠靈幪照影見飛  
溜石幢何代鐫奇字類篆籀棗實甘許餐韭畦說疑  
謬乾隆閒有人梯木登峯頂見綠韭一畦旁列  
酒食有遺履一雙據言峯頂方廣約畝許云恍移  
隱屏奇峯嶺置邊嶠嘉名錫自天靈氣結仙圍持以  
清道心時聞梵音奏特立世所艱植品期克副

前燕慕容駮墓

十六國稱雄威名震紫濛戰袍銀鎧雪獵騎黑山風  
亂世清言尙窮邊典禮隆鎮軍與海北建爵起遼東

版齒姿原異虛心聽最聰  
耕田親二月諫鼓納三終  
侍旦戈爲枕行兵面駟銅  
旌旄奇首隊智力筆頭公  
遂有將軍璽誰陳刺史功  
遺墟榆嶺外別殿柳城中  
石趙強能制劉翔使効忠  
君臣猶恤緯兄弟竟關弓  
落日盧龍賣荒煙石馬空  
元貞雷字在絕塞弔蠓螭  
孰使劉翔獻捷于晉爲求  
大將軍燕王章璽謂諸葛  
恢煥冰何充等日發婦猶  
知恤周之限今晉室貼危  
慕容鎮軍志在  
參四逆云云

### 後燕慕容熙墓

龍騰埋廢苑遺冢說符家  
戰氣風雲嶺恩情姊妹花  
橫尸悲束葉記夢憶承華  
欲問徽平碣松林啼暮鴉

### 風雲嶺晚眺

驚沙風卷夕陽明松漠茫  
茫積翠橫殘雪數峯猶噤  
馬落花四月未間鶯玉益  
灣遠無牙帳銀鏡星寒弔  
柳城塞女琵琶邊戍角聽  
來總是可憐聲

### 布達拉華言普陀宗乘之廟

玉階懸千級琳宮起七層  
佛天真富貴 聖壽祝升  
騰 恒花墜獅溝增香浮鶯  
嶺鐙班禪會卓錫寶氣御  
碑

### 札什倫布華言須彌福壽之廟

黑山一角盤烏灤花宮高  
築基局寬布達拉外構尤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九

傑 詔許黃教脩泥洹法界華嚴開覽路須彌頂上

慈雲護階碱文看白玉雕堂基地盡黃金布慧日光

明朗七層滿堂瓔珞拂珠繩玳梁珊柱眞堪陋玉宇

瓊樓豈足矜將作輪般遜奇巧仙山恍惚遊蓬島到

眼全迷鹿女花化身欲奪龍王寶我聞富貴佛最豪

色相所現皆幻泡慈心種種在濟世斷臂割肉常相

遭 本朝黃教羈縻久宗喀巴下宗支剖首日達賴

次班禪坐牀兩藏分前後黃教之祖日宗喀巴後分

巴實弟五十四輩之達賴喇嘛坐牀西藏位呼圖克

最尊弟二弟子號班禪額爾德尼坐牀後藏呼圖克

圖紅黑分漠北又傳哲卜尊兩支外又有兩小支一

帽沙瑪納皆稱呼圖克圖住持於庫車察罕諾門諸

處宗喀巴第三傳嫡嗣稱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在

漠北 彙宗善因首被寵支嗣俱是章佳孫康熙開喇

圖克圖來朝先後奉 詔住于 瑚必勒罕文殊種智

多倫諾爾之彙宗善因兩寺 慧人天盡推重 高宗皇帝眷禮優會定藏經修

韻統第三次瑚必勒罕賜對乾隆開被 詔更定大

親王校正 藏經咒應眞名號以今藏語校定譯本又佐莊

同文韻統 一從佛國劫刀兵絕微卑禾百戰平烏蘇

江險皮船度丹達山高鐵騎橫金瓶選佛 天威赫

拔姆宮前 御碑勒心震中原可汗尊繩行沙度來

供職卓錫珠宮又幾傳塞山宰堵冠諸天 聖謨不

使禪心喻白鬚名籙頂禮度堯眉舜目拈花笑第七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辛

高宗 絕頂金光萬方照飯依常得度慈航肯向西  
御容 天尋大詔寺名在西藏

武列水

三藏志水經源別東西中西出察罕境海眼陀羅通  
中出玳瑁溝默沁翁受洪一出三道溝賽音流琿琿  
茅溝固呼爾分合名字重東南會溫泉始著武列蹤  
熱河卽武列環抱山莊東南厯石挺下倒影青芙蓉  
由此達烏巒入海觀鴻濛兩開水號萬濫觴終難窮  
豈知無二源支流或異同譬之人類多一本軒轅宗  
武列雖甚細氣脈由天峯不觀在山清出山濁易蒙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圭

杯勺許清汲一洗塵顏空

殊象寺觀後苑疊石

一碧藏初地鍾聲出杳冥石爭夔峽險樹卷海濤腥  
空色俱含綠斜陽亦染青雙飛白蝙蝠混沌老巖扃

白翎曲有引

白翎雀生烏桓朔漠之地雌雄和鳴自得其  
樂元帝命伶人碩德闍製爲曲管絃饒鼓皆  
有腔節以合琵琶其曲不傳余爲按其情事  
補之以詩

雪花瞥見晴空落羽羣嬉飛放泊玉冠珠噤摺殊

姿生長烏桓巢朔漠鳴聲中律和以舒雌雄作對迴  
翔餘宮商細叶鴟絃譜一曲琵琶碩德闍龜茲絕調  
聲豪激玉帳狂歌拓金戟臂講慣縱海東青手鼓真  
嫺雨點白一聲清越一聲哀壓倒開元阿濫堆愛學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圭

過唱叫山黑河日落霜笳起毳帳茫茫夜如水月口  
星心萬種情一齊彈入皮弦裏盛時化育少虞羅美  
爾天山飲啄過願效歸昌鳴聖律回中聽和捉天鷲  
皇上行闕例歌飛  
燕捉天鷲曲

遼宮五十韻

廢殿傳耶律殘基弔馭安都巷新部族遙輦舊山河  
業胤夷裔堇權歸樞斡甲坊司世燭乙室比蕭何  
開國昭英武勤民慣撫摩仰漁分捺鉢鞍馬卽行窩  
絕微千支隸中原百戰過屬珊軍矯矯提轄士番番  
金甌方銘箭璇闡亦荷戈首酋楊繼業膾落李從珂

灰洞芻糧壯瀆淵鎧伏羅築城連渤海獻馘及茶陀  
畫忽觀音感刑惟暴里苛人皇歸未得兒帝誓無他  
地盡燕雲闕情唾石晉阿珍裘親脫贈寶劍孰橫磨  
宮制垂興聖朝章盛統和鐵驪琛絡繹回鵲尚嵯峨  
南北官稍別東西帳不頗俗仍奚語陋國用漢儀多  
經藉名儒閣賢良取士科一莊頌水磴重穎兆嘉禾  
晶硯滿毫祕牙笙炙氣呵拜山尊並禘射鬼禮同儺  
大典先旗蘇常裝重笏鞭屬車環撻馬錫宴薦頭鶯  
奈灤兼松灤瓜塢接杏塢祥徵三足烏貢異獨峯駝  
特總黃皮室頻臨白草坡牛隆帶村祀鳳集滌陰柯

陔南池館遺集卷二

三

託賦思鷹隼同書制蚪蚪五京堅鎖鑰三失悔媿媿  
征討疲中主莊嚴信釋迦堂虛圖日月爵竟濫杪權  
後代滌醜啓蕭牆篡奪俄殺機生鹿無沴氣變鵬窠  
枉頌千秋鼎空傳五子歌毬衣耽擊鞠角觝戲飛墻  
禪議援靈武強鄰叛尉佗烽煙塵女直冰雪困沙陀  
珠帽驚塵掩鈴岡落日趁兵殘摧白馬地名帝走之青  
羸天祥兩敗于白馬灤假張仁貴馬遁入夾山澤痛燕燕斬詩憐瑟瑟哦  
十淳猶似續再造已蹉跎甘受湘陰號難爭特母哥  
迴心愁院嬪斷腕話宮娥朔漠畱陳迹西遼更剎那  
耶律大石破忽兒珊自立爲銅琶悲棄土毳帳罷吹帝世號西遼爲乃蠻王所篡

螺何處魚兒泊全荒鴨子波焚椒遺恨在敗瓦瘞苔

莎

灤鯽

甘池一日涿重脣十載燕山美釣綸今日更知灤鯽  
貴天然尺半不生鱗房山甘池出一日魚涿州水中魚皆重脣灤鯽班而無鱗

黃鼠

稭稭登場鼠正肥灤京尙食擅珍奇元時會充御膳黃花嶺  
下圍場在好讀楊家本事詩謂楊允字灤京雜詠

鹿尾

沸水濃蒸芡芥薑截尻流液馥瓊漿頻年福壽堂前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詩

讌除夕分甘 賜上方峇江夏時每除夕歲朝

果子狸

生憎玉面穴山阿榛鼠椒鷄品共羅不惜老饕充俎  
醢上林佳果素餐多一名玉面狸

口蘑

菌蕈漁陽辨異同銀盤松繖釘沙中麻姑質小鍾馗  
大美比僊人醜鬼雄苗小者名蕈苗大日鍾馗

凍梨

張公大谷好同誇脆嚼壺冰響齒牙手汲井泉親沃  
凍笑他文字說哀家凍梨堅似鏡以井水沃之即潤



阿濟克鳩卽目 有引

阿濟克鳩漢語爲小廳峪在玲瓏山下東北

國朝秋獮 駕幸阿濟克鳩爲進哨第九圍

玲瓏山勢俯崇岡浩浩平沙接大荒天關圍場資羽

獵地臨絕塞走名王養茸麋鹿呼羣衍得氣驪駟戀

草香六合一家還肆武雄文應陋漢長楊

半截塼歌 有序

半截塼在齊爾博庫南數里有土堆周圍里

許爲垣牆舊址中存一門低不可入塼大小

二大者在垣內稍東頂半圮小者在垣外則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姜

上截全圮矣門外前後碎璃瓦數堆色黃碧

斷石一刻鱗爪形又數石刻馬跡瓦似圮殿

所遺石似階城也又垣外碌礮二一完好一

已斷裂土人謂爲元至元中所造無考不足

據而行人過此每剔取塼上石灰爲金創藥

年代之久可見若查初白和揆愷功詩不明

言二塼則初白亦未嘗至此注稱元某萬戶

夫婦脩道處左田尙書因謂地當爲佛寺遺

址而把塼卽萬戶夫婦埋骨之所當時寺外

或有田可耕故碌礮尙存暇日偕居停游眺

所至爰作是詩

主人招我上塞遊云有古塼圍場雷凌晨策馬度崖

巘眼見繚曲頽垣周一門如穴限肩脰四面積土迷

荒邱領摧斃碎不可數金碧光采猶眩眸窅堵坡二

頂全圮上輒已剝金塗髹想當寶索造阿育幾歷劫

火恒沙稠斷石數簇紋漸裂龍螭牛馬窮雕鏤不知

碌礮置何用雨淋日炙無人收烏桓帳部僻戎虜單

于契丹雄荒陬二庭五京阻羶俗防邊幾輩煩紆籌

朝鮮長城失考証魯村古剝艱徵求甌脫以外孰載

筆史乘那復能兼接卽如此塼罕題識遺蹤仿佛招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姜

提幽劉綱夫婦死埋骨建塼雷此土一坏寺前有田

熟可刈築塲或者維耕牛殿瓦旣廢瓦石毀蟪蛄亂

叫忘春秋我 朝聲教迄中外紫濛白霄咸置郵長

楊羽獵盛秋獨屬車所莅停旌旂齊爾博庫其憑眺

往往過客傳歌謳查詩雖善末親歷至元之說殊謬

悠摩抄相輪當銅狄浮屠餽彩靈光休歸塗鞭指磬

鍾碧一聲鈴語問獅溝 獅子溝布達拉廟有塼甚高

重游札什倫布

問訊班禪老衣冠太古黃珠宮開覺宇寶塼禮慈航

石氣撲人冷松聲落澗長談經靖滿部膜拜徧名王

敬瞻 避暑山莊前後七十二景恭紀 有序

山莊為行宮重地人民不得擅入值總管府

修葺屆期獲隨監督諸臣率工匠進內仰瞻

宮殿及園中前後七十二景每景謹題一贊

入文集而並系以詩

捺鉢開松漠高山作自天地殊唐繡嶺制陋漢甘泉

樓閣連三島旂旛控九邊上蘭藩部盛望幸又經年

敢作長楊賦欣逢禁鑣開雉知文囿樂龍抱鼎河哀

芝徑千隄雪松聲萬壑雷山莊松樹最盛頻沾嫗硯墨回首

住蘭臺七十二景區對皆正書屋全集校閱往時先朝宸翰蕭繹寫養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毛

注中恭讀一二今得躬親瞻仰九非常欣幸云

輓故鄉諸親友詩八首

陳小雲通守裴之漢皋

消息驚傳楚客歌招魂愁阻洞庭波騎鯨豈竟歸巫

峽賦鵬何當弔汨羅君去歲以江上懷李白及弔屈原宅諸詩寄余毀譽已

銷知論定英華太露患才多研桑心計儒林業辜負

高堂白髮皤

王秋泉州判元字松江

身是韋平七葉孫瑯琊族大一人尊世傳獨行思君

子天以高才顯相門圓柳煙波消別淚平泉花木斷

吟魂從今愛日庭邊月悽絕論文舊酒尊余何至松江家招集飲無虛日

蔡爾梅明經壽昌德清

零丁萬里遂烏私孝子詩人海內知君尋親萬里甫於粵西相見迎

歸一字師資懷鄭谷十年兄事愧袁絲雲歸南國出

圖畫君南歸時余為題瀟河送別圖月落西崖冷酒卮先月樓雅集黃在軒文作

李西庄別業身後遺文誰論定古梅殘雪最相思

淳熙梅花書屋君詩文集名以家有宋淳熙老梅故也

王井叔明經嘉福京江

淵雅高明冠兩朝斜川集亦阿龍超生虛壯志標銅

柱死抱奇才謚洞簫一代詞壇傾泖澱九秋雨夢憶

金焦瀧阡慈訓誰能記白髮萱幃淚未消

孫古雲襲伯均吳門

一角蘇臺當臥遊早辭蒲穀返林邱詩人舉念思將

母才子何心戀小候北海簪裙虛鶴蓋東山絲竹老

菟裘頻年書問煩青鳥豈獨人琴感涕流

改七菴畫史瑞松江

慧心天賦玉壺清三絕爭高藝苑名殘月曉風爭柳

惺膠山絹海替伏英滄桑壇坫誰知己衣食嫵娟老

此生君畫仕女尤工惆悵舊遊渾似夢吾園喚鶴嘯園鶯

王澹淵明府 慶麟 河南

修門一別隔人天 嶽色河聲總惘然 宦轍鴻消梁苑  
雪詩魂鶴化敬亭煙 君居宜 城久 才如太白狂猶謫 文到  
坡翁忌亦傳 聞道佳兒頭角嶄 父書能讀慰重泉

李符香光祿 筠嘉 上海

卅載吹笙謠白華 仙源裙屐麗情賒 園編香雪詩人  
集樓倚慈雲孝子家 金穴頻年傾郭況 瑯嬛何地讀  
張華 君身後 書已盡散 海天從此風流盡 高柳斜陽噪暮鴉

英煦齋相國 和 都統 熱河枉顧節院以所書楹帖

條幅見惠賦謝二首卽和課孫詩原韻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无

九香鳳羽感乘除 薛若邊山枉使車 朝野重期司馬  
相煙雲恍展右軍書 公藏有 獨孤蘭 亭煨餘廢字本 近光三宿懷仙

島 近光樓 公舊時直廡 清闕于秋艷石渠 公家藏書 畫秘籍 甚富 半出 上方

且喜課孫娛暇日 公構長 孫隨侍 蘭芽綉茁重璠璣

若舊三朝鬢有霜 又持虎節領駝裝 華彝地雜懷柔

遠盤錯身孤獻替 忙將相及門 歐承叔公卿繞膝郭

汾陽憐才漫憶藏松閣 落日吳興感慨長 乙酉春公 招同趙斗

恒給諫集 邸第 嚴松閣 出示 所藏 松雪真蹟 今給諫已下世 三年矣

度廣仁嶺

中原無奇山秀麗 入雕削出寒峯 縹緲多瑰譎 擅各各

造化妙剗闢 滿眼震昨嶸 茲嶺插漢孤 厓巘互蟠礴

策馬登崇岡 突起龍脊若梯墜 高排雲分寸屢廻卻  
僕夫驅重車 步步墊礧礧 漸上路漸紆 再休氣再作  
下坂勢愈急 猛力無可託 艱難解驂駢 盡向轅尾絡

倒走蟻馱 輶斜行 蝸負殼 須臾就地疾 千丈駭一落

輪蹄雖鐵堅 磔擊日消鑠 此地古北安 嶺屬遼北 安 州地今為 豐

甯縣波 羅河也 波羅控奚幕 罌對與雲渡 曾王記參錯 嶺名 又名雲渡 見曾公亮武經總要及王沂 公行程錄 聖祖渡此賜名廣仁

仁皇錫嘉名 恩德浹沙漠 右灤左索頭 河流夾林薄

境疑烏桓開險或慕容 拓千秋戎馬場 靈囿啟五柞

回瞻石挺青 如人聳肩膊 感懷五嶽遊 願借鹿盧蹄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羊

慶雲峯歌 有序

熱河三座塔 地有石名慶雲 萬態奇峯 宋花石

網之遺良嶽中物也 前明曾移植瓊花 島不知

何時遷置 塞外乾隆開紀 宗伯昉訪得之

陰山夢醒紅羊劫 片玉寒凝靖康雪 五色仙雲照眼

青一拳天水傷心碧 御園良嶽起神霄 剔藪接巖苔

驪騷萬里黃封艱 挽運一時赤縣罄脂膏 劍池蒼蒼

九華紫朱勅蔡京 善承旨 鐵瘦深穿灑瀆根 玲瓏巧

剖我肩髓 豈料崑岡玉石焚 汴京烽火駭揚塵 白衣

蒼狗須臾變萬態奇峯化陣雲  
卒靑衣悲北走誰挈陳倉石  
日邊一月照宮槐仙島瓊華長綠苔  
岫偶停三座塔麗霄曾侍九成臺  
花石宮庭事微細詎知一代興亡繫  
雪窖難期馬角生  
盛朝只合龍沙棄復日歌垂糺縷  
雲垓堦磐石鞏無垠名山五嶽兼  
天下霖雨崇朝是慶雲

馬鬪子

塞上皆高山岡嶺作郵驛此開何平坦  
踏土不踏石草香無定名樹老積寒色  
山凹聚蒙古圍帳羅几席  
駝圓馬亦嘶炊煙繚卡柵停轡偶相問  
際漿勞行客言此古戰場前代事  
兵革往往廢壘耕沈沙拾折戟  
時清戍城閒禮讓化鋒鏑乃知守  
四夷恃險不如德野花媚行旅  
舖菜露紅白今朝風日和歸心  
捷鳥翻揚鞭就遙靑石梁似相識

晚宿老虎峯下

腥風起長林猛勢欲拔樹一峯  
嶺然高其下虎所聚月黑星無光  
偃鬼哭如訴爾虎豈不威誰攫負  
嶠怒出山恣吞噬況有瓜牙助肆  
其鬻餐求人肉慣爲脯得計恃所  
憑一飽卽颺去豈知髮皮人狙擊  
伺當路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三

此地隣北平行求射石處懷哉飛將軍  
千秋動思慕

九松嶺

名山鍾閏氣千年生瓌材國家需棟梁  
乃遣工師來崇岡多喬松蚪身高崔嵬  
大已合數抱不知何代栽歲寒鬱深翠  
飛瀑驅風雷久爲過客重惜被樵人摧  
斧斤伐作薪轉眼成切灰吁嗟廣厦姿  
不遇良可哀我爲用材惜度嶺空徘徊

將入關夜宿兩閒房行館和壁閒韻

暫依候館息勞筋賦到刀環感疥皸飲  
水心清三藏雪看山身染萬峯雲曲  
讎勒勒呼鷹隊夢斷筍笳牧馬羣款段  
依然重入塞棄繻年已愧終軍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三

宋楊太尉祠

古北口外山頂有楊令公祠相傳爲宋  
楊業駐兵處余按太平興國五年業北  
出雁門破契丹兵十萬拔雲應朔寰四  
州明年契丹再入寰州復陷業陳保全  
三州之策護軍潘美刺史王侁忌其功  
不聽復撤陳家谷援兵業轉戰至谷口  
失援爲虜所獲絕食死者考之圖經揆  
以當日情勢實未嘗至北平而復雲朔  
時居民皆戴其德旣死立祠以祀未可  
知余過祠下作詩以弔云

太原降將人中傑防禦恩深矢忠烈親破遼兵十萬  
雄威名不愧揚無敵雁山戰鼓如轟雷四州克復重  
關開老謀持重惜不用曹田潘王皆庸材避虜之讓  
誰所設谷口之兵誰為撤時危戰苦陣雲孤空卷自  
張目皆裂矢亡馬蹶身就禽將星墜地天為陰滿腔  
碧血酒蕃帳謗書嫉善知何心喪師那免歧溝辱嘍  
暗偏裨同殉國落日愁登託邏臺招魂望斷陳家谷  
開國邊材飲恨休燕雲永兆靖康羞萬里長城先自  
壞傷心一曲白符鳩

煤戶 并引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三

古北口外迤北一帶皆山煤戶穴山而居無慮  
數百家山洞高下若蜂窠蟻穴矣作詩以哀其  
擇業焉

煤戶家於山鑿穴希陶復高低蜂作房上下猿升木  
堪謝楹桷煩豈須瓦缶覆櫛比高過墉空嵌虛若谷  
非仙喜巖棲類隱置石屋嗟爾拙生計採煤忘寒燠  
石炭古烏金本草名有屬本草綱目煤卽石炭石炭  
卽烏金石上古以書字謂  
之石墨煤墨音相功補薪炭缺幽燕用尤獨我聞伐  
近也亦見日知錄取艱冥行入山腹額上縛油燈腰間置畚掘洞口仄  
且深蛇行仰而伏刻意披崖垠揮利斧斤速掘久山

必傾一壓無骨肉前旣與煤化後卽當煤劇或鑿地  
脈通慘落黑海壽九死幸一生風輪扇何酷黧黑如  
漆髹誰能辨面目錢刀性命爭九幽甘自鬻因思利  
民生宜以法令束要審採掇時一山分幾族劍斲自  
頂開鋤礎起堯塙禁毋創山根明罰示重戮掘井法  
可參庶免生理蹙天德本地珍資貧同菽粟宋韓魏  
公燒煤

重登南天門

星斗在天門層霄盪眼昏側身空大漠揮手指中原  
曉日光疑暈罡風勢欲吞白雲南望遠歸思滿乾坤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三

由石匣營過白檀山道中作

晨裝發朔河黃沙曉晴晝微雨洗埃鬣掃淨塵雜糅  
牙豁林壑清神骨爽巖岫一峯秘甌匱紋粗質蠢陋  
孰窺陰陽竅裏姪蓄奇媾混沌鍾腹胎般倂妙剗鏤  
檀山樵路通崑崙互膚腠肺雲扈歸聯泛瀾瀾洑湍  
險勢羣升孫靈迹孤筭鸞魏武一世雄北征兵甲富  
今考烏桓名過客尙能究戰氣消邊山興亡何太驟  
白河洗征塵金溝醉清酌臨流野花媚近郭柳條秀  
望見庠奚城傳舍心急就

塞下曲

一隊銀貂曳落河蒲桃結客醉顏酩莫教飲馬長城窟窟底流嘶馬骨多

拓拔都巷總劫灰揮毫誰上單于臺慕容城郭遠宮殿僥倖詞人弔古來

吟出秦城萬里秋短衣長劍策驍驎男兒莫怨飢寒誤歷盡邊關是壯游

琵琶何處唱刀環策馬新從絕塞還一夜角聲吹夢醒照人明月尙關山

宿薊州郝善人宅感賦 有序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七

薊州郝氏家城外盤山下七世同居未嘗分爨

食指以千計男耕女織家法嚴肅士讀書應考

入學中舉人不赴禮部試無入仕者子弟出游

不得越二十里內外官僚奉使過其地咸主其

家備供頓不纖悉累地方四民之往來則設酒

醴飲食無虛日其餘睦姻任恤事不勝書人皆

稱郝善人余借學使過此仰其宅爲行館供張尤極豐腆云

義門張公藝盛閱尉遲恭峩峩薊州郝鼎峙千秋同

彝訓守家法會食追古風干指合一心七世無分饗

執業絕游惰豈維禮教從讀書務修明勿慕印綬封

餘事施濟兼守約調恤豐壺漿徧道路供張及王公

薰德化善良義問周畿東古人尙宗法收族必敬宗

庶人各分親 見左傳 九兩繫族隆 見周禮 授地壹貧富井

田仁政通慨自宗法亡骨肉難相容孝廉父別居西

漢陋俗叢後世盛析箸子孫書契重豈知通德門保

合和氣濃積慶易卦協惠洽虞書崇德厚世益昌仁聲垂無窮

新安相國曹儷笙太傅 振鏞 長白穆鶴舫尙書

彰阿奏刊 御製詩初集猥以 禧 道光三年承校 養正書屋詩

文全集始終經理用資熟手時甫還京二日下

榻初定蒙太傅枉顧寓齋相招假館並介春農

師堅訂辭之不獲因賦四詩志感兼贈程春海

學士 恩澤 祁春浦侍講 博藻 許演生贊善 乃普 田季高 嵩年 池籥庭 生春 兩編修

下直沙隄枉賜聽禮周適館逮書傭翅材黃閣和衷協定本紅綾 御氣濃 御製詩文進大內者爲黃綾凡奏請刊刻皆於紅綾本銀葉 叔重淵源參入法 太傅議書法悉依 幼安膏火足三冬蕭曹畫一期遵約墨飽金壺瘳恪

西清東閣舊招延  
嬌視香流已七年癸未歲在江夏時事自闢

聖功基養正又欽  
文治麗初編頌來鳳英煦齋州國都隨依光近

家到牛心拜寵先  
塞上停雲江上月統熱河黃左田

宮保子告還鳩茲已三載矣皆癸未歲居停主人也回頭一夢抵鈞天

故人先後返征帽程祚詩三君皆以學政任滿還朝供奉班行冠六

曹星使共占唐李  
邵賦才多美漢王褒  
鑾坡仙定長

庚謫天錄光分太乙  
高車笠重逢仍筆末  
累他落葉

校讐勞

扇子湖波一鏡明  
淀園修竹影逾清  
鸕鷀隊許聯裙

展蟻蝨臣蒙奏姓名癸未嘉平望日養正書屋全集定本告成進御時左田尙

亥有池信遺集卷二

毛

書以賤名上奏業論備覽無一誤字圓室復鈔虞秘監鄉關空夢庾蘭

成時余將髮京兆試後南歸以此復滯籤排計日呈瑤席玉檢金縉仰

振聲

神化

神守於心游於目窮於耳往乎萬里而至疾其為化如寒暑風雨之動物雷動鳥獸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物受之而不知其去來故聖人畏而存之存之以五倫五倫視五行五行視五土官有六府樂有五音人有五藏五藏配五常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有所衰有所旺病矣本曰委和委和之紀其藏肝其味辛酸其聲角商其病動搖注恐從金

咳南池館遺集卷一

一

化也火曰伏明伏明之紀其藏心其味苦鹹其聲徵羽其病昏惑悲忘從水化也土曰卑監卑監之紀其藏脾其味酸甘其聲宮角其病雷滿否塞從木化也金曰從革從革之紀其藏肺其味苦辛其聲商徵其病噓欬顛飀從火化也水曰澗流澗流之紀其藏腎其味甘鹹其聲羽宮其病痿厥堅下從土化也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非有聖心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且夫道之制在人而物之制在氣五行所以更王而不能不相害君臣之義生於金也父子之仁生於木也兄弟

之知生於火也夫婦之禮生於水朋友之信生於上然而天地之性眾勝寡故水勝火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音團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說者謂火性熱水性寒然有溫水而無寒火何火生於木而還燒其母何存其神平其氣隨其時而調劑之消息之非貴有物土之術而奚貴矣管子地員篇曰九州之土為等三為物九十為種三十六羣土之長是惟五粟五粟之狀淖而不朋剛而不穀不湍車輪不汙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則乾而不格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

咳南池館遺集卷一

二

粟土之次曰五沃沃土之次曰五位位土之次曰五蔭蔭土之次五壤壤土之次五浮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中土曰五蒸五蒸之狀廩焉如監音檻潤濕以處蒸土之次五纒纒土之次五監監土之次五剽剽土之次五沙沙土之次五塌音革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其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次五吐五殖五穀五臭五桀凡下土三十物種十二三等之土其甘為五味其應為五音其氣為五形五形之人又五熊所自別也木形之人其屬角而左角缺角上角大角判角異火形之人其屬徵而右徵少徵質徵上徵判徵



異土形之人其屬宮少宮上宮大宮加宮左宮異金  
形之人其屬商水形之人其屬羽而右商左商何以  
辨泉羽桎羽大羽何爲分形可見也而形之屬不可  
見不可見不可知化不幾窮歟然而木形則佗佗然  
遺遺然隨隨然推推然栝栝然火形則核核然肌肌  
然恇恇然皎皎然頤頤然土形則敦敦然婉婉然坎  
坎然樞樞然兀兀然金形則錚錚然廉廉然脫脫然  
監監然巖巖然水形則延延然頰頰然紆紆然潔潔  
然安安然而又詳其所以類所以形者審之以陰陽  
太陰之人狀黓黓然黑色念然下意臨臨然長大脰

陔南池館遺集卷二

三

然未僂少陰之人其狀清然竊然固以陰賊立而操  
險行而似伏太陽之人狀軒軒然儲儲然反身折脰  
少陽之人立則好仰行則好搖其兩臂兩肘則長於  
背惟陰陽和平之人委委然隨隨然愉愉然臙臙然  
豆豆然眾人皆曰君子察之於希夷茹之於精微而  
慎持其樞機非天下至神而能之歟古之時天子有  
田以處其子孫故帝王降而霸其初盡農也周之主  
伯非耶在公孤師保大夫其宗皆農也周之庸次比  
耦之亞旅非其義耶農有宗而人類以盛農不知宗  
而世運遂衰周禮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日宗

以族得民左傳師服曰士有彘子弟庶人工商各有  
分親井地之法不壤故五土有別而金木水火土皆  
生也學校之教日修故五音不亂而仁義禮智信必  
盡也制其田爲天子養天下收其什一之賦爲天下  
養百官天下之養未有不出於地者天下之人未有  
不統於宗者敬宗收族之誼明故世無析產之嫌而  
貧富均下有至足之勢上有獲福之君樂行倫清血  
氣和平水鹹者立甘土蠹者立肥火燭者立熾金騰  
精於大冶木敷榮於將朽禮樂被而慈祥疵癘化而  
老壽神明之化匪聲匪色不可得而終始也然則冥  
滓龐鴻大道無象吸萬有於無有羅太元於一元機  
妙於應無形而形惟聖人爲能存矣是故謂之化是  
故謂之神

陔南池館遺集卷二

四

除蟒公傳

除蟒公姓氏里居皆不傳蓋明末石隱者流少年任  
俠好擊刺父爲人陷死除蟒公年十六七逃去與劉  
大將軍縉先將軍一綺先後學於少林僧時先將軍  
業已成除蟒公後至輒喜與將軍較優劣一日師他  
出將軍與賭射射勝賭劍劍勝賭鎗鎗又勝最後賭  
拳腳亦勝除蟒公泣於暗暝謂劣若此何以快我父

於地下由是學益奮十年而成師語之曰子貧賤人也所以來學於吾者豈無隱痛在荆軻攝政今優爲矣顧何以自解於法劉與喬皆忠節士功名未可量得一可以免子禍然不及矣子不朽業當在東南開行矣勉之歸手堪仇人抉其首告父墓憶師言遁居吳會空山中嘗過川沙一訪將軍而已從戎出關去遂徙居松之峯泖開築草屋兩楹傭山民之田以自食聞深河死難事先將軍殉深河之戰仰天長歎噉吁累日曰吾不獲鞭弭從也郡之南朱涇者巨鎮也屬華亭轄時天久旱不雨者七閱月天馬橫祭之間深山大澤

咳南池館遺集卷一

五

故有巨蟒二數百年伏處未嘗爲人害至是一蟒忽自山中出至鎮之野戕雞犬嬰兒無算蟒巨甚盤伏農人田禾苗盡掩烏鎗擊之不能中反爲蟒斃官民惶窘無所計邑令懸千金募力者斬之鄰以公告令乃具禮詣公公年已六十餘髮禿盡見人不知寒暄口訥訥若無所能者次日手一杖以出至蟒所蟒方仰首噴毒樹鳥聞卽飛墜公伺其不備擊其首不中急躍至百步外蟒已及兩肘閒肘後衣寸寸裂矣又回擊之中其背而蟒已繞公身六七匝縛若巨繩幸一手向外亟扼其頸久之公狂呼一聲手足劃然開

蟒骨節皆裂殲矣令具千金爲壽造其廬而公已不知所往於是人始相傳誦爲除蟒公云後廿年雌蟒出求其雄復至故所殺人畜尤多人爭思除蟒公顧慮公年愈高當不復在人閒或龍鍾非蟒敵會有販湖綿者言湖州山中容狀偵之果公聘不至時涇民數百詣山中環其居日夕號若中包胥之泣秦庭者公曰吾服氣鍊形無求人世冀百齡從赤松子游今若此不復歸矣乃出手不持寸鐵詢蟒所在遽躍近蟒蟒盤旋纏縛如前仍以手握其領騰躍去地尋有咫居民皆閉戶惕息不敢出但聞砰訇跳躍一晝夜

咳南池館遺集卷一

六

視之人與蟒皆死居民感其德釀金肖公像立祠祀之題曰除蟒公祠  
重禧曰童時聞先大父嘖嘖談除蟒公事甚詳長而稽之郡邑志皆不傳甚矣方志之陋也夫宇宙奇傑瑰異之士造物必不使之虛生其閒涇之櫻蟒害且至于再而卒無有能除之者乃天早置一人於東南山水之閒爲千百里生民救大患或以公數奇不獲立功亂世膺封侯易名之榮爲公懣呼爵之曰公而謚之曰除蟒朝廷之典豈遠勝于億兆之口碑也公顧不榮也哉

釋鳥獸一

飛於天游於藪皆鳥獸也而制其義別其等則王者以之治百官而百官以之治天下義軒顛譽之世制尙簡畧少皞以鳥紀官而未詳於獸至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六官所屬掌鳥獸者蒸詳後世公卿大夫各統所屬大鳥制小鳥大獸制小獸而受其制者於以尊朝廷奉條教無敢或紊民亦視其長上若義所固然十室之邑百乘之國有鳥獸而民靜無鳥獸而民亂繩之以尊卑差之以品級臨之以聲靈齊之以刑法消焉息焉操焉縱焉調馴其性而厚參之者王心而已矣三代盛時麟鳳偕來而弱羽駑駘皆得自效其力周禮曰一命受職再命受服書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有所制也厚其別也精微之至也

釋鳥獸二

鳥曰羽蟲獸曰毛蟲人曰倮蟲人亦鳥獸類也以鳥獸治萬民非賤人而尊鳥獸以鳥獸治鳥獸而已矣民有身家不能理民有獄訟不能決民有禮義廉恥不能興啁啾而撫字之威驚而剖斷之馴擾而化導之視其事非鳥獸而按其等盡鳥獸也則鳥獸之權

重矣而鳥獸之責亦艱矣夫民死於水火謂之災死於盜賊謂之亂死於鬼神謂之氛祲謂之疫癘民顧不甚畏愚者無賴者或身試焉罹于災亂氛祲疫癘而不知惜獨於畏鳥獸則甚於畏水火盜賊鬼神且毒鳥猛獸出而戕賊人者類甚衆民又往往束縛而玩弄之彼聖禽仁獸開世一出或以爲祥或以爲不祥其故何哉曰所習然也非民之盡愚也

釋鳥獸三

鳥獸何以制天下制之以不可知之機而已民數號萬而四其等耕於野曰農藝於國曰工貨於市曰商賈農有良莠工有巧拙賈有梟商有賢桀其心智皆欲併天下之利而有之畏鳥獸故不爭不爭故其氣平而機神然而有士焉以仁義爲耕以詩書爲藝以聖賢爲市在下則與農工商賈並受治於鳥獸而在上則亦以鳥獸之治治民古之士身列庠序據所肄習殷殷然實事求是兼綜祖宗之遺法而通乎天下之故夫是以措之當世之君其量十世百世小之亦足以保一邦善一邑其衰也不鳥不獸慕小鳥小獸小鳥小獸慕大鳥大獸慕生貪貪生僞僞生奸假仁義以濟其惡飾詩書以售其術盜聖賢以固其藩不

爲威鳳祥麋而爲鷹鶴豹虎不可問矣故王者制鳥獸必自士始制士而後制農工商賈其機順列子曰萬物出於機皆入於機孝經鉤命訣曰三星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微夫微夫王者不以鳥獸輕予天下士非愛名器也重士之至也故齊民不敢與師儒抗而國家永享養士之報

釋鳥獸四

鶴也錦雞也孔雀也雲雁也非甚貴於白鷗鷺鸞鷁鷓鴣也然而貴矣麟也獅也非甚威於虎豹熊彪也然而威矣夫貴不自貴威不自威有假以貴竊其

咳南池館遺集卷一

九

威者而後鶴錦雞雲雁鷹師之屬亦若忘其所本無而據其所固有嘗見貴禽威獸偶一翔集而鷓鴣鷓鷃麋獍驕前驅後扈氣驕甚而勢猛甚蹂躪禾稼驛騷都鄙上下張皇而無所底止責之者必曰非鷓鷃鷓鴣與麋獍驕者之所爲而鶴錦雞雲雁鷹師爲之也然則爲貴禽威獸者如之何而後可哉守之以至約出之以至嚴詳審於一羽一毛之微謹持其原而善防其潰

釋鳥獸五

博矣夫古大人之言鳥獸也易曰鶴鳴子和曰豹變

虎變言聖人則鳥獸之象可以化成天下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聲氣之感善不善所由以著鶴錦雞孔雀雲雁白鷗之屬鷹師虎豹熊彪之屬豈無有聲氣者其感當類是不類是則以應求自便上不歸于其君下不歸于其民而祥和純厚之氣日壅於宇宙所謂鳴陰炳蔚亦無自感發此道消道長一大轉機也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鳳皇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見白鹿來白鳥下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政頌平則南海輪以駿馬乘木而王政昇平則南海輪以蒼鳥乘水乘火而王政和平北海輪以白鹿南海

咳南池館遺集卷一

十

輪以文狐瑞應圖謂赤色者鳳青色者鸞黃色者鷓紫色者鸞鷁白色者鷓宋志謂天鹿者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角端日行萬八千里曉四夷之語周印者餘者幽隱之獸能辟災害歧蹄善言語皆以王者仁孝有德而至然則深山密林幽遠宵冥嘽嘽鳴嗚嘽嘽焚焚雉雉萬物變化日月之所不及照雨露之所不能澤寒暑之所不得侵而雷霆之所不敢加者又未嘗無異爪靈風瑰奇魁能之姿羣萃而潛伏設覽其德輝而下被以文采繫之繡紘網羅而致之廟堂之上重以馨香之祝其善氣之長利我邦家當視鶴錦

雞雲雁白鵬麟師十倍過之抑豈肯以鷓鴣練雀能  
彪辱之哉然而有竊鳳形而似者矣西有頌雀東有  
諫珂北有定甲南有錦駝鷓鴣飛光而映天鵬綬曳  
彩而駢羅有竊摩形似者矣青若聳孤赤若炎駒白  
若索冥黑若角端則又深山密林非無有也而非常  
有其材或可用或不可用卽求之者亦有至有不至  
是在有心者善爲鑒別與其材之自命何如而非可  
遽以聲氣信矣夫雞並畜則鬥馬同槽則蹶相傾軋  
之形千古一轍也鶴者錦雞者曰吾視雲雁白鵬鷓  
鴣貴麟者師者曰吾視虎豹熊彪貴固寵而怙所有

陔南池館遺集卷二

十一

聳然各有聲氣忌才不忌不才忌才之勝已兼忌才  
之異乎已一喙而羣助一啤而百和反是者搏擊之  
吞噬之不必自爲也鷹鷂其羽翼而豺虎其爪牙矣  
于斯時也異爪靈夙瑰奇魁能者出則必擊之噬之  
以至於殺之殺之不以刀不以斧不以鼎鑊亦不以  
髮膚不及首領能文以才殺能藝以巧殺能語言以  
辨殺能作爲以智慮殺上不告於君下不告於民中  
不告於刑官且無別異則辟諸名而其甚於刀斧鼎  
鑊等起視瑰奇魁能方且啁啾焉躑躅焉嗚號焉日  
夜節晦以冀其一免則非特網羅之所不可得抑其

去且遠甚夫至異爪靈夙去日遠則所謂聲相應氣  
相求者不可問矣且彼怙寵而恃所有爲有羽翼有  
爪牙足自保耳吾又嘗徵之簡冊矣其在博物志曰  
鷓鴣能勅水故宿水而物不害鳩能巫步禁蛇啄木  
食蠹能畫字成符鷓有隱木鷲鳥不能見鷓有長水  
石故于巢養魚而水不竭燕知戊己故巢不傾其在  
山海經則謂狴狴善走蠶蚩不昧獫狁不風搏詭不畏  
孟槐天狗俱禦凶駁禦兵靡疏辟火之數者奇材異  
能似足以自衛而弱者肉強者食又比比也自來鴻  
毛遇順風鷓鴣搏扶搖神駿籥青雲瞬息千里而傾

陔南池館遺集卷二

十二

巢破卵折足蹶蹄不旋踵因之爲世譏晒則當其際  
者卽不爲天下黎民計盍早爲一身榮辱計矣又混  
瑰奇魁能之材潛伏於高山深林與非鳥非獸伍推  
其心豈不欲出其歸昌之律炳蔚之象助盛世之元  
音振一代之大文者乃啁啾躑躅嗚號輒以爲毛羽  
不豐滿不可高飛識者且爲之慨惜而不能已若既  
鶴矣旣錦雞矣旣雲雁白鵬矣旣鷓鴣鷓鴣鷓鴣與  
鷹師豹虎熊彪矣薦之廟堂之上恩何如隆被以馨  
香之祝責何如重君望其報民待其澤培國脈正人  
心上下交相濟而聲應氣求之盛乃公而非私非曰

分職率屬可者可之否者否之已也被文采而繫繡  
絨縻太府之金錢炊天庖之玉粒耗閭閻之脂膏則  
可以耀祖宗長子孫而已亦不惑歟

釋鳥獸九

倉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緯經曰不祥之甚者古之  
世以刀消簡謂之刀筆書契以降文墨踵興於是陶  
泐陳元毛穎楮先生等皆得操號令生死之權而不  
可易今使問鳥何事無事也獸何能無能也然而陶  
泐陳元毛穎楮先生者且什伯千萬於是入其室伏  
案者屬稿者營營相與謀者大書若科斗小書若蠅

咳南池館遺集卷二

古

頭墨或濃或淡朱書有點竄爛然若珊瑚鈎或薄而  
釘高閣而束緘而封或布於牆張之邦國都鄙達乎  
道路識者詳焉則盡獸蹄鳥跡之文而刀筆文墨者  
之所爲而已然則泄天地之秘發鬼神之藏者危夫  
怖夫而非是之謂夫

釋鳥獸十二

足穀翁足於穀守錢奴足於財此天下所訕笑而菲  
薄之者也生不荷耒鋤長不讀詩書不習吏事內不  
識名義外不交於朋友非冠昏喪祭賓客不一具衣  
冠然而鶴鵠焉鴻鵠焉鷺鷥白鴨焉或熊彪虎豹焉

詢之穀不知其去幾也錢不知其耗幾也不以所固  
有驕天下而以所本無者炫天下天下亦竟有爲其  
驕受其炫者曰若祖父積功德某進士某孝廉銘其  
幽而飾其碑矣然而視其子若孫聽其所親者之稱  
道亦已與貴冑埒

灤水非卽濡水說

余東游永平過遷安地有灤河岸浮橋亘其上水流  
湍激與眞定滹沱同泉出古北口至熱河又經灤河  
繞山莊之左詢之土人謂卽伊遜下流發源牧廠一  
名索頭亦名武列經石挺豹河過金蓮川雪峯寺入

咳南池館遺集卷二

古

塞至盧龍之潘口會蘭涇清涇入海攷古者疑水經  
地理諸書不詳灤字謂古水無灤今水無濡遂以灤  
與濡爲一水漢書地理志遼西郡肥如縣註元水東  
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陽顏師古曰濡乃官反遼史黃  
涔水北出盧龍南入於濡水五音集韻則云濡一作  
溷水名在遼西郡肥如海陽閒又云濡奴官反音灤  
廣韻韻會正韻皆同方氏通雅亦云乃官反後人又  
以溷灤形相似疑古二字通用余按字書灤音鸞瀾  
流也又水名廣輿記灤河在永平府又州名直隸永  
平府欒州商孤竹國漢海陽五代屬欒州亦以水得

名據此則灤以欒通而未嘗及於濡古二字非可通用豈得以浙澗例之哉一統志灤河源自口北開平來經遷安縣界至盧龍南合漆河四十五里入欒州又南至樂亭縣入海欒州志灤河在州東三里其源發於炭山亂泉噴湧合流東一百二十里至宣府又東北一百二十里至雲州又東北三百六十里至桓州自桓州過口北自北而南入上都開平界東流七百里至欒陽營又一百六十里至遷安縣東南六十里至盧龍西南合流於漆水又南四十里至欒州五十里至岳婆港夾樂亭縣分兩支東爲葫蘆河西爲

淀流河又合流六十里至馬頭營二十里爲綠洋溝入於海書夾右碣石注謂遼濡溥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引入北海然後可以達河畿輔通志炭山在宣化屬萬全縣西南境自宣鎮而東而北而南凡經流一千八百餘里皆歷歷如繪而宣府承德諸志失載則秉筆者之陋矣桑欽水經曰濡水從塞外東南遼西合支縣北漢令支卽今遷安音零歧古離支也東漢縣廢遼始於令支故城遷定州置安喜縣金大定開始易今名酈道元注云濡水源出禦驂鎮東南其水二源雙引夾山西北流出合成一川又西北經

禦驂故城東鎮北百四十里北流分二支其左則連泉水注之西北涇淥水池南其水淵而不流又曲而東遷故城名曲河連結池沼謂之連泉浦亦名連淵此一支也其右則汗水入焉汗水出東塢南西北流經沙野南名曰沙鎮又西北入難河此汗水與連水之入於濡者濡水又北遷沙野西又北遷箕安山又北流遷林山北有池潭又東南經合支故城東卽王莽令氏亭壽河水入焉是水出令支縣藍山南後魏輿地風土記藍山者其色藍翠重叠故名此壽河水入濡之可攷者由是觀之一則發源宣化之炭由東

北獨流並不與宣鎮諸水會至承德而始以灤河著一則發源禦驂鎮爲北魏故壤卽今木蘭圍哨之牧廠界蒙古伊遜云者漢語爲羊腸河曰連泉曰曲河以其連綿屈曲如羊腸則濡之爲伊遜無疑然則灤與濡水爲二水字亦二字其未可強而合之矣惟水經謂濡水從塞外過遼西令支與一統志灤水之從口北開平來經遷安盧龍者說畧同蓋灤自炭山由宣化東北遷迤至興桓爲今熱河喀喇河屯地與伊遜會實卽與濡水會會伊遜以後則人祇知爲灤水矣故就所經縣曰灤平河曰灤河州曰灤州自是而

下濡之名隱卽武列諸名亦不著顧道元於禦彝發源不卽繫以伊遜等名者溯其源則爲濡而疏其流則謂之伊遜謂之武列謂之索頭各隨其地以爲別至承德而諸水皆滙於灤河後人輒就既會以後言之遂疑濡灤卽一水而未嘗攷其源之截然爲二高江村謂溷濡灤聲同以自沙鎮入難河者証之此牽拉之論不足據也夫濡水之入口北也至令支會壽河水而止所稱遼濡滹易必引之入海而達河者其道已不可考而灤則自遷安盧龍諸境合漆水以至岳婆綠洋皆注海故道漆水近潘口綠洋溝卽蘭陘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七

古人之考灤水原未嘗不詳或謂禦彝鎮在宣府鎮之赤城縣東北雲州亦在其地與水經注所云灤水由宣府東北一百二十里至雲州者合且水之源必權輿於山而山磅礴綿亘往往非一邑所能固水經注但言濡水出禦彝鎮東南而未詳其東南之所自安知不發自炭山卽謂灤水卽濡水非無據而云余以爲亦非也古今山川城堡遷革絲芴塞外自契丹鮮卑瓦剌台吉割據分合輾轉更多故疆域之通古於今者當以地之沿革爲斷而形勝之合今於古者又當以地之廣狹爲斷謂炭山近禦彝東南此不知

地之廣狹者也謂濡水所出禦彝在宣府此不知地之沿革者也按赤城在宣府極東而萬全在宣府極西中隔鎮遠白陽龍門等處嶺壑關堡數百里炭山且在萬全西南豈有折而跨赤城北以近於禦彝東南之理且禦彝不獨赤城有也魏太和中自上谷漁陽至興桓置鎮名禦彝者有六今雖興桓諸鎮久廢而濡水所出者在牧廠界況赤城之禦彝爲鹵水發源水經注鹵水出西北山東南流逕舊鹵城北城在居庸縣西北二百里故名候鹵太和中更名禦彝今屬赤城是不特無與於濡并無與於灤水若謂赤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六

城有雲州而卽據以証灤水之所至不知雲州故城遼金本名望雲縣至元始改爲雲州明廢爲堡曰望雲則去雲州尙遠非卽經水之雲州亦可知灤之本義爲漏流今考炭山所出曰亂泉潰湧若不擇地出者則與漏流之旨甚合其所至所逕又確鑿可數濡雖會壽河以下無聞而與連淵曲河汗水諸流相值則皆詳識羅列不若鹵水之存其源而不詳其所至然則鹵水雖出禦彝其不得指鹿爲馬斷斷然也又水經注武列水東南歷石挺下石挺今名磬鍾峯卽峯側石幢鑄有尿溷帛◎四字者攷塞外大黑山當



張三營西北伊遜河北來繞其足黑山卽古陰山分  
支自河套蜿蜒東走經承德全境其正幹爲興安嶺  
興安嶺布喇有饅頭山下爲吐兒子山河近涼淀見  
富鄭公行程錄他若烏灤若儀粟皆盤繞山莊與伊  
遜匯其餘枝水三十餘爲道元考訂所不及蓋識其  
鉅而畧其細體例所在非可以私臆逞矣元葉隆禮  
契丹國志云由口北至中京東過小河唱叫山爲契  
丹主避暑處有夏居炭山一語或卽指爲灤水發源  
之炭山在宣化西南地相去遠甚字內名山山川名同  
者到處皆有與桓亦有炭山與赤城禦籜鎮一也卽

陔南池館遺集卷二

九

謂當日女祁以西亦契丹地安在不於此山置捺鉢  
者顧遠史何以有避暑多在吐兒子山河之說吐兒  
子河實在黑山東北三百里在黑山東北則其爲興  
桓境而非宣府之炭山明甚惟土人稱伊遜下流逕  
金蓮川一語按之宣府兩鎮三關志謂今隸於三廳  
之屬未有伊遜既滙灤河又折西北與金蓮合者然  
志稱金蓮川曠蕩靡有涯矣或其性甚駛枝流又溶  
瀄泛溢洄漩於口北爲伊遜所經亦未可知然未可  
執一川以概也至於水之名濡他郡縣亦有之左傳  
昭公七年公與齊侯燕人盟於濡上注濡水出高陽

縣東北至河間鄆縣入易水又廣輿記濡水出易州  
窮獨山一名聖女又出蒼梧亦名濡說文濡山涿郡  
故安東入漆凍又水經注濡水出永豐縣西北濡山  
之五者地殊而名同與禦籜炭山二源皆無與也而  
要足以臣僕吾說且懼方聞之士又以之五者渾禦  
彝之濡且渾灤也故并及焉

代考

代有國有郡皆古蔚地國則都蔚郡則治蔚國有變  
遷若文帝之晉陽如意之清河是郡有更置若隋初  
之雁門唐初之陽曲秀容是自後人考史疑代之地

陔南池館遺集卷二

十

廣謂南有上黨銅鞮蔚不過北境又以明代州爲代  
在雁門南蔚非代舊治於是引韓信斬夏說於闕與  
以証代之地廣誣文帝都代爲卽代州以証代之在  
南國與郡不分無惑乎人之疑之也夫代自漢以後  
國屢易然大抵有三曰山北曰山南曰山東山北之  
代舊國也始於商湯歷代因之齊桓之所服趙襄之  
所并代成安陽之所封公子嘉之所奔趙歇陳餘之  
所王夏說之所守劉嘉之所廢陳豬之所監所謂蔚  
之廢城者也山南之代徙都也始於高帝十二年分  
山北爲郡而稍割太原地益之以自爲國文帝之始

封中年之所徙入繼之所自臨幸之所復以及子武子參之所分後武徙淮陽子參復合之所謂晉陽中都而仍名爲代若山東之代則再徙矣始於武帝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爲阻徙代於清河後王莽繼絕改號廣宗是故王義之所都子年之所廢如意之所復卽今清河是已秦廢封建始郡縣置漢雖有國已非三代之舊於是言代郡代守尉皆爲吾土今以朔方諸地理志考之前漢代所領縣十八後漢所領縣十一皆因前漢之故而無延陵沮如陽原參合靈邱廣昌鹵城晉所領縣三後魏所領縣四若平城太平

武周永固曷嘗南及闕與且文帝都晉陽不都代矣夏說之闕與不過出師於彼以逆韓信之來可遂以闕與爲代地耶且夫考畧域者不明乎累朝遷徙之故則不足以表山川而定沿革蓋自烏桓鮮卑之襍居而邊土漸夷建安黃初之不競而邊郡多廢由茲以降元魏屬之司收齊人止置靈邱而代遂不郡唐初代陷於突厥廼因隋改雁門爲代郡也則置代於雁門因後周置蔚於靈邱也則僑治蔚於陽曲又僑治於秀容皆非代舊治貞觀破突厥置郡靈邱而仍蔚舊稱天寶更定名復代郡而仍雁門地後人以代

爲代以蔚爲蔚而不知雁門之舊爲代代之舊爲蔚也明尹氏之言曰代可移之南也而磨笄之山不可移雁門可改爲代而勾注之山不可改孰是說以往可與攷郡國志矣

宣鎮二長城說

顧氏炎武謂長城不獨在北邊中國亦有之史記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梁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後漢志濟北國廬有長城至東海太山記云太山下長城緣河經太山一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此齊之長城也史記蘇

秦傳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界後魏志河南郡有長城經陽武到密此魏之長城也漢書匈奴傳秦宣太后起兵伐殘義渠于是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此秦未有天下之長城雖在北地而非今宣府之塞垣宣府塞垣則以燕秦元魏之兩長城爲斷燕將秦開襲破東胡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諸郡師右曰造陽在上谷今媯州地襄平卽遼東所治其可攷者一秦滅六國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

自九里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案臨洮西郡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秦長城

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田官至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韋昭云北假地名括地志云漢五

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屬余按

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五原北假膏壤植穀

太康地理志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即上谷

其可攷者二若元魏之長城則始赤城止於五原長

二千里為今宣化大同外垣其可攷者三余按宣鎮

圖志鎮垣實自東四海冶鎮南墩接順天府薊州火

焰山墩起西至西陽河南土山墩接大同府界牌墩

界止長二千一十五里為邊墩一千一百餘座皆為

宣鎮外蔽而燕與秦之長城則在今宣大之南此二

長城之說也蔚人尹氏兩鎮三關志云秦長城起臨

洮至遼東上谷在其中據此則燕長城自造陽至襄

平者與秦長城俱為宣府外垣彼漢所謂斗辟之造

陽儼然在塞垣中矣而前漢匈奴傳何以有棄斗辟

縣造陽北九百里之說况斗辟為極北地漢上谷北

境盡于女祁女祁之北不設縣邑斗辟猶在塞內豈

有棄長城內九百里之理宣志云欲知古當証今今

之自陝至遼亘萬里以為限者一長城也自四海冶

陝西池館遺集卷一

三

至河東亘二千里以為固者又一長城也此兩長城

者一自昌平北之居庸關歷鵬鴉接嗟西折至龍門

衛城又折而北至六臺子臥陽墩與外垣接外垣則

踰張家口迤邐而西又越中高西大等山以接於大

同鎮之東陽河堡界顧相接而仍有不可合一之勢

若據尹氏之說合之則將使今之郡地廓之至于襄

平而後可以合燕之長城又將使燕之長城約之至

于四海冶而後可以合今之郡地且將使秦長城之

自臨洮而東者至大同西境又折而北而東而南舉

今宣大之地悉收之長城之中然後折而東築以盡

于遼東而內三關之閒不當復有版築之迹乃今三

關之閒不但有城且與起臨洮至遼東者為一城而

與四海冶至河東之城截然為二則尹氏之說不可

通矣明嘉靖閒翁萬達屢築塞垣蓋即元魏起赤城

止五原之舊而增葺之魏都平城故於此築外垣與

大同西千八百之河朔並亘內垣之外北塞形勢至

是大條若燕與秦所築俱在上谷南境即今宣府之

南山俗名為萬里長城是也而亦謂之造陽者居庸

本隸上谷則亦造陽地耳又史記趙武靈王北破林

胡樓煩築長城自代至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置雲中

陝西池館遺集卷一

四

雁門代郡括地志謂陰山在朔州絕塞外突厥界高  
關則在朔方臨戎縣北連山山中斷兩峯俱峻余以  
圖經考之當在今北高巖梁兩墩之間屬雲州界山  
高林密舊爲朵顏支部落游牧所者是此又宣鎮外  
垣長城之一証也漢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  
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  
北齊天保二年自黃櫨嶺起長城北至社平戌四百  
餘里置三十六戌六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城自  
幽州夏口西至恒州九百餘里通鑑注幽州夏口卽  
居庸下口隋文帝開皇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  
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綏州綿歷七  
百里六年復發丁二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  
十城七年又修長城此宣鎮南山長城之可証者也  
唐書地理志媯州媯川郡懷戎縣媯水貫其中北九  
十里有長城東南五十里有居庸塞而卽繼之曰東  
連盧龍碣石西屬太行常山長城與居庸相去一百  
四十餘里曰東連曰西屬指居庸言也周靜帝大象  
元年發山東民築長城立亭障西自雁門東至碣石  
不言居庸而居庸在其中由居庸而東曰古北口亦  
曰虎北卽石北平再折而東而南至永平屬之臨榆

曰山海關皆燕秦之長城所至者也出居庸關而西  
越八達嶺岔道懷來縣土木堡踰保安鷓鴣驛至宣  
鎮折而北過御名遠站出張家口外爲臺站明永樂間  
又築石垣繚亘千里爲塞垣外蔽其西北則草地河  
套直達伊犁皆沙漠瀚海之區由是言之宣鎮臨大  
邊爲神京枕背北門管鑰於是乎在前漢方拒保塞  
之請後漢乃啟延敵之門劉石符秦慕容拓跋擾于  
始宇文突厥契丹匈奴鮮卑瓦剌台吉紛於後金人  
冶鐵鋼關門而不效明正統至有土木之難是豈長  
城之重疊捍衛不足自固歟亦世運之所係者大而  
所以守者無可恃也夫疆域形勢隨時變易燕秦之  
世居庸塞外皆匈奴地故築城起臨洮至遼東足以  
自限元魏以後兼有上谷雲中女祁諸地故必築赤  
城至五原者爲長城而後可以爲攻戰扼守計顧長  
城皆恃山爲險其谿谷間隙塹險中斷之處明又築  
自四海冶至河東者亘二千里以相接而邊防乃無  
虞其疏史記酈食其曰距飛狐示諸侯實形勝之勢  
後漢耿況傳注謂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如入囊  
中明唐龍謂宣府大同藩籬也居庸長城門戶也滿  
籬密斯門戶固神靈與宅赤縣之首區畿輔之屏翰

邊徼之門闥皆恃此兩長城者以為拱衛扼禦易曰  
王公設險以衛其國有備無患之計雖曰人事亦地  
利使然惜乎兵燹遷易數百年以來載籍已不能詳  
言之矣世之言長城者多據劉昌兩鎮邊關說翁萬  
達宣大河西諸邊圖論魏煥九邊通考霍冀九邊圖  
說及寰宇通志一統志諸書然所載宣鎮塞垣不過  
十之一其書已多不可考而又與正史畿輔通志互  
有異同他若尹耕兩鎮三關志孫世芳宣鎮志胡以  
溫宣鎮續志則又於二長城建築分合界墩垣瞭官  
軍之迹不合即一事而政治之得失亦可考而見焉

陝西池館遺集卷二

三

我朝誓一海宇漠內外皆歸版圖自討三逆蒙古  
兵從張家口調遣康熙三十五年征噶爾丹乾隆間  
討準噶爾餘孽運糧至烏里雅蘇臺或由張家口或  
由獨石口皆出入於二長城閉至于今邊境清謐民  
生其閒者不知干戈且二百年墩臺屯戍垣牆閒有  
傾圮而守衛既密邊計自嚴則城與戍之交相為用  
大也余丙戌丁亥往來宣鎮覽南北兩長城之雄麗  
綿亘而竊歎邊民之混而稱之也故作二長城說以  
補顧氏之所不及亦以備後之考長城者采焉

恭讀  
純  
皇帝文集有古長城說一篇是辨朝鮮界之長城今  
僅存遺址志所謂古長城是也蓋洲此文為宣府兩

長城而作似非舍  
訓而引諸家也 聖

高麗金判書澹園游金剛山詩序

朝鮮歲修職貢使臣之來者每喜與  
天朝文士大夫通款悽論詩文禮成告旋有一介便  
猶時寓書及其所著相質拳拳不能已蓋其人學博  
而情摯天性然也澹園判書嘗銜其君命三至 上  
國余獲交於癸未甲申之閒其人溫粹璞質所為詩  
出入於唐宋李杜韓白韋柳歐蘇諸大家而機杼獨  
造性靈自甄即之嬰嬰叩之醴醴英氣外澤幽光中  
深京師文士大夫咸傾倒之今年春郵其所著游金

陝西池館遺集卷二

天

剛山詩一卷來索序於余余謂詩之為道發於性情  
成於學問而必求助於江海之灑瀚雲嶽之雄偉則  
其胸臆高曠用筆奇論詭變不可名狀金剛為箕邦  
名山永郎安詳之迹鏡浦叢石之麗閭浮吉祥九龍  
萬瀑之大觀聳特於東國者蜿蜒磅礴而無所止澹  
園早歲登仕籍賦遂初著書之暇挈其二子左琴右  
簫窮二十八日之游極一千八百有餘里雲三色而  
為霽五色而為慶露結采而成文結味而成甘觸境  
証學據文寫懷植効連理動呈肉角峽猿海鯨空青  
錫蘭瑰恢綺燦燦然若圖畫流盪巨幅之土動吾

之神移吾之情且置吾之身於永郎安詳鏡浦叢石  
闔浮吉祥九龍萬瀑之閒嗚呼是非本之性情學問  
而得之江山之助者高且遠則奇譎詭變之狀何能  
獨鍾於斯人之筆端耶或謂吾

朝幅員之廣爲唐宋以來所未有澹園雖奉使屢至  
而嶽有五未嘗躋其一瀆有四不能涉其二彼所游  
特金剛耳不知金剛一支孕秀長白環抱醫巫閭江  
水則發源於混同實爲大小訥陰與巴克塔法布爾  
堪之外蔽山靈效順數百年亦培臣之屬矣澹園本  
登高作賦之才抒其忠順翼戴之節近復巖棲谷汲

陔南池館遺集卷二

无

與山夫堯監徜徉酬答歌詠太平是又李杜韓白韋  
柳歐蘇諸人所心賞於奕禩以上者也

雪浪石贊

有序

石二其一殿在直隸定州定武書院坡公謫海外石  
幾廢沈沒西山荆棘甚久元符中張芸叟守中山覓  
得之重葺雪浪齋安盆石余旣用公韻賦詩而復爲  
贊

以爲雪兮失報眉之空青以爲浪兮走灩澦之濤聲  
孕元氣於太行兮借笠屐而成形閱七百載而不泐  
兮呵護乎坡公之靈慨身世之淪謫兮幾璞完以難

免老瑰材於空山兮臥荆榛而翳蘿薜天愛惜此一  
拳兮迺韜晦而復顯何宦海之不平兮涉冰霜而欲  
泣寄騷愁於上黨之春兮渡滹沱而憂水淺吾不能  
起元祐罪人而與語兮今見雲根之峩峩又不能接  
中山之賢守兮鬱古懷於夢婆豈無蔥龍如仇池兮  
胡不侑晉卿以寤歌但想九華於壺中兮陋蓬萊之  
彈窩不知慶雲紺雪幾遷徙兮誰歟攀長岳而叩銅  
駝割寒潮兮千疊幻天花兮六出墨露皴於軒波白  
筋纏於瘦骨滄桑有痕髯仙常存恁闌徘徊我思古  
人眞耶非耶視此苔盆

陔南池館遺集卷一

三

別丁香樹文

有序

居京師十年寓齋手植白丁香一株晚春始華日久  
長於人矣茲寓屬他姓余出都有期樹亦將斲予去  
不忍別也爲文使聽之曰

碧城冥冥誰窺玉扇花海一角瑤臺萬星情情書破  
依依硯屏花耶人耶天爲合并我醉能扶我歌能聽  
性烈而腴態憨而貞卽之倏離儷子以形佩之忽無  
媚予以馨意淡彌永心通乃靈揉玉魄碎碾冰魂清  
梅雪糝徑犁雲溢庭一笑矜重百回叮嗚咿噴斂喜  
孕此瓏玲卽恩生怨結此恫惺其境善變其幽難銘

月落宵長孤鏡自焚若夢在空猶神于情虛廊倘恍  
韻紗晦暝川水易逝歲華不停方滋灌溉忍視飄零  
望帝血紫王孫草青前度人遠今宵酒醒新雨舊雨  
長亭短亭寒日戀樹淒風穿櫺可憐之色不平之鳴  
柳絮狂飛化爲流萍我歌代絃天風泠泠歸兮歸兮  
彈向滄溟

重定回疆見聞小錄序

回部之先世嘗爲準噶爾所役有大小和卓木者兄  
弟也一曰布喇呢敦一作波羅泥都一曰霍集占其父爲準  
噶爾誘執二子亦被囚準噶爾部落歿其故壤曰庫

陔南池館遺集卷二

三

爾喀喇烏蘇曰噶爾巴噶台曰巴爾庫勒曰烏魯木  
齊曰伊犁庫爾喀喇烏蘇者卽今庫車城阿克蘇城  
地也其人性貪忿無厭入居喀爾喀賽音諾顏部又  
入寇赤臣土謝爾汗

聖祖朝屢用兵征逐之噶爾丹西走仰藥死其兒子  
丹吉喇又收其舊人收其西境地輾轉強大擾清海  
逼西藏隣俄羅斯繼乃逐回部囚和卓木父子乾隆

二十五年五月

高宗純皇帝平準夷二十二年十月又用兵西陲達  
瓦齊阿睦爾薩納先後授首再定伊犁和卓木父子

既釋歸故土負恩肆惡旋殺阿敏道據眾反噉二十  
四年十月討滅之遂闢新疆南北兩路二萬餘里築  
入城設將軍參贊領隊辦事大臣駐其地玉門內外  
悉隸版圖犁而畏懷休養生息六十餘年矣逆裔張  
格爾者布喇呢敦之孫薩木薩克之子也當回疆底  
定霍集占函首至京薩木薩克逸出未倫僭伏婦家  
布魯特部生逆裔

朝廷恩同覆載累代不孛既不淨其根株亦未加之  
按捕薩木薩克幸保首領以歿張格爾既長又潛入  
未內往來和闐葉爾羌喀什噶爾之閒游奕爲生漸

陔南池館遺集卷二

三

交匪類狼貪鼠黠牙孽潛萌嘉慶二十五年庚辰糾  
結外夷蓄謀煽動逮甲申乙酉閒浸以滋蔓屢警邊  
陬而從前任事諸臣撫馭失宜因循兆釁亦非一日  
道光五年冬乃勾結安集延白帽回子外連布魯特  
逆夷稱眾十萬剽掠四出六年夏戍官吏陷回莊遂  
據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喀什噶爾四城以叛其明  
年丁亥

命將出師楊威將軍大學士長齡參贊陝甘總督楊  
遇春提督楊芳山東巡撫武隆阿帥吉林黑龍江陝  
西甘肅四川兵三萬六千餘名前往征討三月而四

城克復越十有二月而首逆就擒戊子五月獻俘京師大兵凱撤是役也永芹巴彥巴圖失機於前慶祥舒爾哈善等殉難於後將軍參贊稟

廟謨酌機宜斬將奪旗攻堅斫銳奮天戈於三萬里外卒不一年而元兇檻繫繫組藁街飲至策勳告功

廟

社圖形紫光閣勒碑鐵蓋山紀戰繪圖屯田善後蓋自乾隆二十五年以來西陲再奠仰見我

國家霆雷厲鴈綏蕩如神天心下應於民心

聖武上繩於

陔南池館遺集卷二

聖

祖武天山以南蔥嶺以北凡外夷諸部凸鼻纏頭之眾阿渾浩罕默赫爾默特數百支莫不戴德畏威震

懾誠服在昔

純廟紀十全紀三大事我

皇上製文以紀製詩以紀

先聖

後聖其揆則一以視黃帝之禽蚩尤有虞之格三苗數千百年武功之盛未有如今日者也顧自復城進勦迄乎揜渠一歲之中凡八大戰渾巴什河之戰以戰爲防也柯爾坪之戰開進兵之路也洋阿爾巴特

之戰分三路以據戈壁也沙布都爾莊之戰以步騎勝阿瓦巴特莊之戰以馬騎夾擊勝皆已逼近賊巢也自是收復喀什噶爾有戰收復和闐葉爾羌有戰喀爾鐵蓋山名生揜張逆又有戰其始末皆詳載國史及方畧外臣不得與聞而其間見之邸報見之上諭見之

御製詩文注見之將軍參贊及督撫臣奏報露布中者久已頒示中外原委洞晰咸可考而知禮久客都門輦下捷音既真且速而大憝俘囚自繫獻以至市

磔又親見梟獍伏誅憲典聿申人心大快矣下帷之暇輒與京朝二三文士大夫考詩書而談記載慕本朝之盛列揚風雲之後塵思山澤之癯見聞或隘估畢之士韜畧爭奇用敢詳綜邸抄謹折衷御製詩文注作爲小錄使衢童巷叟里社僻陋之子讀而識焉

陔南池館遺集卷二

西